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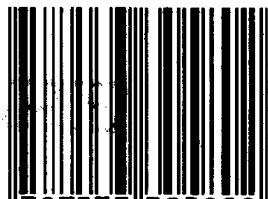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u6/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一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章義十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寅青樓刻本

一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元〕吳澄撰 〔清〕朱軾校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至乾隆間刻朱文端公藏書本

二四四

禮記章義十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寅青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章義十卷》提要

禮記章義序一

聖人之經其散佚而不易以章句屬義理貫者莫如禮蓋禮周衰籍去聖門之徒以次相傳漢興諸儒三禮各爲專說文分義晰如山川之各辨其脈絡源委然去古既遠制禮之意什失其幾矣朱子彙纂經而集其成禮記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未嘗及全經其餘諸儒互有義解惟崑山衛正叔集說萃聚而決擇之至詳且精乃前明大全僅主元東涯陳氏之集說牽綴簡畧特以爲學者科舉之具於聖人節文之意三千三百之數不復講求則夫恭敬辭讓由乎人心之秉發者亦漸凌微而無可稽也丹陽姜子潛心禮經者久紬繹經傳本諸儒之說排攢其次第而於大義有所發明爲章義若干卷手自繕錄屢加刪訂終復采入衛氏集說以補其未備嗚呼科舉之學興三禮尤漫散莫之考究

聖天子網羅羣書鼓勵實學是書必將有采而進之者以此爲肄禮者之所依據綱舉而目張言約而指遠姜子之有功於禮經也不小矣姜子名兆錫字上均庚午與大受同舉於鄉學醇而品方附識於此

康熙五十二年秋九月壬戌嘉定張大受序

禮記章義序二

漢唐以來經生家並稱三禮而小戴記單行於學官則自朱熙寧始然鄭氏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朱子曰儀禮爲經禮記爲解冠昏燕射之義禮記與儀禮相表裏而周官六典大之朝廷郊廟小之車旂罽組一各一物往往錯見於禮記使後之學者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故爲禮記之學者其於周禮儀禮探源以窮流則順以達而沿流以測源則逆以阻也夫以荀卿呂覽公孫尼子之書雜然並陳益以漢儒之補綴分之爲二百一十四合之爲八十五又增之損之爲四十九其間純雜互見非若周禮儀禮盡爲三代制作之遺而成於聖人

禮記

序二

二

寅清樓

聖天子昌明正學

御製周易折中首布遐邇易書春秋之經相繼告成或舉是書呈諸覽裁而定之庶幾鼓吹羣經而非區區科舉之業弋名釣譽者所得遊其畔岸也是亦大化翔洽之一徵云爾
康熙己亥立春後五日同里王澍序

禮記序論六則

程子禮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爲貌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燕射聘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實入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國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實文不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秦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文義增有低昂然其文繁其義博博而約之亦可弗弗惟達古道者能知其言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
愚按此文見伊川先生文集而禮記大全載爲永嘉周氏作未詳豈周恭叔在先生之門錄習此文而集之者遂以周氏標之與故今正之而識此
又曰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禮記

序論

三

寅清樓

又曰禮記雖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及檀弓表記坊記之類其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若儒行之考大經解之害義理及開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本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自其本於道德仁義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自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貴於禮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夫吉凶之殊軍實嘉之別言不盡於意意必寓於象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以人廢天聖八不爲惟其天秩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尙多漢儒附會之說此學者所宜精擇也
朱子曰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語來如樂記所謂天宮且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詩文字如此

愚按禮記多謂出於漢儒而朱子又以理約之而為此說何耶考漢書藝文志載曲禮九篇為后舍記而記百三十一篇王史氏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說者以為古明堂之遺事也則其非漢儒作明矣又考樂記乃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及諸子所作又如王制文帝博士諸生作月令呂不韋令諸生作則諸記蓋多在秦漢之際此所以來自經傳者粹然非漢儒所及而其出自漢儒附會者或不無雜與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昏禮鄉飲酒禮燕禮聘禮禮記各有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記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其書何休又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武帝以為末世遺儒所驗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刪錄禮記也

禮記章義附論八則

章章句義義理也義理在章句中亦在章句外不舍章句以言義理故首定章句不執章句以言義理故次審義理義理不分章章有失而經亂舊非不析義義有失而經滅求無一

禮記

序論

四

寅清樓

失猶恐失也況多有失而任之乎故編章義將益以尊經也舊不分章者畧之也然如檀弓月令曾子問明堂位坊記表記冠昏射鄉各義之屬雖無分章而章段自明其餘或不分章即脈絡失而義理舛者多矣且如曲禮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為章擬人必于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條為章而舊解皆失其義學者以類推之可見章之當分有數類有義通為一篇而脈絡自判者分為各章止如一章然也如王制禮運禮器祭法祭義祭統學記之屬同源各委分亦自合如樂記一篇記以前本有樂本樂論樂言樂施以下十一篇之分而自記合為一篇今皆不可攷矣據文析義合自須分又有義本非一篇而牽合為篇者則分為各章宜如各篇然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雖先儒畧發其序次之意而必牽合為義則整齊其他如曲禮少儀以及雜記小記之屬並多章萃而成而哀公問居燕居等篇今考家語其互相牽合尤明而章句未矣而句之害義猶章也如內則差糗何粉分章既定所句抑未矣而句之害義猶章也如內則差糗何粉查禮食常為句周禮自明但此粉下關一養字耳而舊未之考乃率以食字另為一條害豈淺鮮耶章句雖定而編簡有錯即章句不亂猶亂也錯簡多矣如禮運禮義以為紀七句當在謹於禮者也之下而簡錯在前如射義

簡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卿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之詞而簡皆互錯更害義之尤也凡此皆義理在章句中若章句正而義理背者則義理在章句外也說義之失記義者指不勝屈而其顯背先聖之禮以立義者尤甚焉如孔氏之不喪出母條降婦人而後行禮條與父昆弟之喪條天子練衣以燕居條其變而之古祭也作之類今以儀禮考之謬皆可見至其記義之失經義言則畧見於程朱及諸先儒矣學者推義理於章句中又求義理於章句外章句末也義理本也不薄章句而後不困於章句不億義理而後不越于義理章句義理交得而經庶得矣故編章義將益尊經也洮錫又識

禮記

附論

五

寅清樓

禮記章義目錄

卷之一

曲禮上

曲禮下

卷之二

檀弓上

檀弓下

卷之三

王制

月令

卷之四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卷之五

禮記

月錄

一

寅清樓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卷之六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少儀

學記

卷之七

樂記

雜記上

雜記下

卷之八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卷之九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表記

緇衣

奔喪

卷之十

問喪

服問

問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禮記

目錄

二

右公除學府章句今訂爲章義如左或問學官舊有元東瀛陳氏禮記集說而近世於集說外別裁爲編者亦夥矣今又訂爲此編何也曰道在尊經也尊經何也曰將推其蘊而致其精也夫周禮集禮經也禮記則傳也而自宋熙寧以來禮記與易書詩春秋並立學官則以傳釋經而後之明傳者凡以明經也故官禮裁自周文公孔聖定之自七十子後遠至秦漢之際凡王史氏后倉及陰陽明堂與諸記述之家選爲之記漢興得其書猶多至二百有四篇其後二戴遠刪爲八十五篇與四十九篇之書矣又注以鄭氏疏以唐孔氏凡歷代學禮者各鳴其說而元陳氏復集之駢至明儒彙爲大全亦轉相補益也凡皆推其蘊也而或有未推則其蘊塞也然大全諸家斷必無背於陳氏鄭孔証疏斷必無乖於諸記而諸記又斷必無背於周孔也此以致其精也而或有未致則其精又難也昔周子之通易也曰聖人之精盡卦以示又曰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故文之後天非義之先天孔之仁義禮知非文之元亨利正然推之而不雜者精與蘊互相足也今考東瀛集說雖備而朱崑山衛湜集說之百十六卷及國朝成德集說補正之三十六卷其蘊蘊之當補者不乏矣至其間章句混流簡策錯互而其文遠義外至與周禮儀禮背而馳者又不一而足也則亦豈所謂致精者耶泰運熙朝修明典章禮樂明備而某叨沐春官涵育之澤番數十載編以山中閒暇補葺十三經未備傳誦而於三禮又加龍焉今周官義已譯荷海內有道之士翕然獎借而此編所討論精蘊以補東瀛之闕畧他日更時讀禮經傳反復潛讀以卒遠葉庶先聖之大經大法不至渙蕪而於國家翼經明道化民成俗之意或未必無少裨云爾丹陽姜兆錫謹題於鶴溪書屋

禮記卷之一

姜兆錫章義

曲禮上第一

經曰曲禮三十言節曰委曲其多如是也此故即以前篇後人以編簡多又分為上下云云○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朱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乃小學之支流餘篇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毋禁止辭程子曰至一之毋不敬是統言至宰處也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則敬者之效也此乃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於安人安百姓蓋以是也○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宰萬事之本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則心存萬理便森然於中古人謂敬者德之聚也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真氏曰曲禮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句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敬者謂○敬不可長欲不可從志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敬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放去聲長上聲從縱同樂音洛○此章與丹書禮記曲禮上卷一

卷一

一

從所謂義從而欲內也豈但放哉即志亦不可滿滿則必覆豈但欲哉即樂亦不可極極則生悲蓋分言之敬義夾持以進而統言之祇一敬也○朱子曰此篇雜取詩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教不可長以下不知何書語又自○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此即賢者以示人平情之用崇之也下安與論語懷居之居相似謂意所便安處也朱子曰賢者於所親能敬之於所畏能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於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雖處安而能徙義凡○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也○朱子曰此章言利義之辨也思難也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此章言利義之辨也思難也充其原即君子意欲成仁取義之道不外乎是乃義之大用而學者所○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氏所見聽彼決擇若虛而有之專務強辯則是身質言語矣按上數章皆言敬義之德之意雖不言禮而禮之全體大

用是矣自此以下或雜言禮之節目或統言禮之指歸或指言禮之本質至人生十年以下乃即禮而類言之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夫音扶齊濟同○尸謂祭時之尸其生必莊故生朱子曰劉原父云此乃大戴禮會子事父母篇之詞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試不言言必齊也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禮從字失於刪去鄭氏曰敬者禮之常時者合於時宜從俗者因乎俗也呂氏宜使從俗曰敬者禮之常時者合於時宜從俗者因乎俗也呂氏旋無窮應氏曰五方皆有性○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里不同風所以入國必問俗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別音離○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禮主於和車服器用有等殺雖如男女不親投受嫂叔不通問之類別同異如車服器用有等殺雖如男女不親投受嫂叔不通問之類別同異曰定親疏者若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屬者為親小功以下服屬者為疏是也決嫌疑者若妾為女君期而女君為妾報之則太廟降之則嫌舅姑為姑故不為之服是為決嫌若孔子之喪門人疑

卷一

二

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為決疑也別同異者若本同今異為姑姊妹本異今同為世母叔母及子婦之屬也明是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稱表而弔為得禮曾子裝而弔為失禮也愚按前後章多言禮之節目而此章特言禮之指歸諸篇言禮皆灑於此乃五禮之綱維萬事之總合也疏姑引服制以例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則得矣後凡引以明例者放此○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說悅同○禮以遠庠序邦家必達可也豈矣○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去聲○踰節過於禮侵侮好狎不實如是乃守其齊莊中正而遠於庠序矣○應氏曰不妄說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敬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信行篤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為禮之本質此與篇首諸章敬義○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朱子曰之意畧同○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此與孟子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為人索取法也章家求我明自遠來是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我求重

家好為人師是也禮有取於人所以
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無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
故謂之德仁者心德之全義者制事之妙
此皆非禮而不得於心
以教為本敬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立教於上示訓於下凡以正民
者德之聚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爭見於事分則曲直不相蒙訟形於言辨
則是非不相辨禮以正曲直明是非也故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
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
官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
以明道也非禮則道隔而不親
班朝治軍
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朝音潮○班朝者正朝位治軍者齊軍
政蒞官行法者臨官所以行法令也禮
則有威而人不敢犯有嚴而人
不敢違故非禮則威嚴不行
禮者所求祠者報賽祭祀自常祀而言凡皆以供給鬼神
莊神也禮則誠本於心莊見於貌故非禮則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撙節抑之意所謂禮王其威也恭敬
禮記曲禮上 卷一

為本撙節退讓為用
此結上文之意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
麀離去聲夫音扶麀音攸○鸚鵡鸚鵡鳥屬鸚鵡屬南音有之猩猩人
面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不離禽獸處植本作走獸一云禽者
鳥獸之總名故猩猩通稱禽也聚猶共也獸化曰鹿是故聖人作
父子且然况其他乎甚言人之不可無別於禽獸也
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朱子曰聖人作絕句○
也為猶制也有禮如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之類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太上謂皇帝之世貴德者
報也其次謂三王之世此推言禮之因時而起非重德而輕報施
如老氏之見也蓋德不務報而禮則以報施為主德言其心禮言
其理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安危
子至於庶人未有
無禮而安者也
夫禮者自外而尊人雖貧賤者必有尊也而況

富貴乎
夫音扶○貧者事于力賤者事於利富貴而知好禮則不
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懣懣
去聲懣之沙反○不上文以
淫貧賤所以懣懣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
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愚按自道德仁義章至此極言禮制
之所關者大而為人所宜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
學亦自其指歸言之也
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
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
年曰期頤
冠去聲○朱子曰十年曰幼句學字句下至百年皆然
之小事服官政者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
仕德成乃為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其力減惟以指使使令於人
老則無能為矣故傳家事於子也耄者知全衰而已昏憊者知未
及而可憫故皆議有期頤節也願養也人壽以百年為期至是以
往飲食起居
推待養而已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此以正
禮記曲禮上 卷一

四
曰老之意也致遠也謝如辭謝之謝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凡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適也
四馬之車皆立乘安車則一馬之小車坐而乘也
稱名呂氏曰老大夫長者之稱其國稱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越國來問者以其年高德劭也必告以制者禮以文獻為徵也○
此章備言人生老幼始終之節以起下各章事親敬長之禮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長上
平聲○謀於長者謂就而謀議也辭讓為非禮明當謙虛也應
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說弟子之役其禮然耳○此
章言事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長之禮
○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後皆放此惟為人子者父母存
節兼存歿而言耳溫以禦寒凊以致涼定其進席省其安否此四
者正言孝之事也醜類夷平也猶言同類也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一於遠讓此推言孝之理也
夫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

47

人

卷一

九

卷一

+

如之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髮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
蓋以父外言不入於柩內言不出於柩也細門限也內外有限故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非幼所佩香纓也夫故謂大事姑
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
不同席女子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皆男女之通稱說重言子以
見其爲子也兄弟不與同坐食者嫌疑之意無所不致其
嫌也父子亦不同席者嫌疑非施於父子然禮有不得廢也况
其他哉○鄭氏曰兄弟弗與同席同器雖未嫁亦然也呂氏曰父
子不同席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有不得同席况女子已嫁
而反乎愚按本節言姑姊妹女子子句故下以兄弟父子分疏
之如此姑姊亦父子之屬也而陳註父子不同席句徒以尊卑卑
等釋之則於上下文義未屬而考諸內則復與父母在子雖老不
坐之禮相背也且其註兄弟一條以爲遠同等之嫌則似異等者
無嫌矣又自子盾予凡陳註如此類者皆似是實非學者詳之
○此章類言男女○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別嫌明微之禮

卷一

士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
也齊謂同食音嗣別音離○行媒謂媒氏往來也名者男女之名
也齊謂然後親交之禮成而分定矣日月謂娶期告者媒氏書以
告其君也厚之言重也慎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取妻同姓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妾則輕於妻矣然亦卜
之者欲審其吉凶以辨同姓與否也○此章指言婚娶之禮○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也若非有見焉則難以避奸
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此○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
亦前章別嫌明微之禮也○使某某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若代以爲先祖後
序也是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如
此蓋舍名曰禮而謂之有客是特任其供具而已非賀也記者殆
因俗而名以實其○此○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
禮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而財非貧者所能辦非強有力○名
禮者不足以行禮而力非老者所能勉○此章言行禮之變

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命者有五如左傳名
類是也國者晉侯周衛侯晉日若殷甲乙丙丁隱疾若黑臂黑
肱山川若獻武具散五者非以示教且常語避諱難也左傳云不
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官則廢職也男女異長長去
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也○男女異長長去
名爲伯仲示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冠而父前子名君前臣
不相干之義男子二十冠而字字之敬其名也父前子名君前臣
名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猶不得以抗故父前無長幼皆
故君前無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所尊也春秋鄧陵不敢以抗
之敬樂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爲君前臣名也女子許嫁
笄而字許嫁則十五而笄米許嫁則二○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醢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
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載音恣食居之食音嗣炙音柝藻音商
自處內以上與公食大夫之禮同肉帶骨曰醢純肉切曰醢切
曰膾火炙曰炙炙骨左肉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俱

卷一

主

之異故居醢醢之外醢醢食之主故居醢醢之內醢醢亦醢醢是
爲加豆故處席末也或酒或醢又處羹右若兼設則又左處酒右
處羹也疏曰脯訓甫甫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也薄折曰脯
撻而施薑桂曰醢脩伸曰脰中屈曰胸邊際曰末呂氏曰食脯脰
者先未故右之也自此至制瓜節通爲一○客若降等執食與辭
章備言飲食之禮而此首言設饌之禮也○客若降等執食與辭
至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降等謂降於主也公食大夫禮臣
大夫於卿士於大夫則若降而不遽降故起而主入延客祭祭食
致辭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亦致辭乃就坐也○主入延客祭祭食
祭所先進般之序編祭之食音嗣○延導也古人不忘本每食必
必主導之乃祭也食飯也胡氏曰黍稷稻之屬祭所先進者而巳
若般之序則以次編祭也般鄭謂通載醢醢而言也呂氏謂專指
飯而言如舉幹舉醢舉肩之屬也○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
於豆間有板盛之卒乃徹去王氏曰客舉一饌於主食至則必與
辭祭則不敢先舉舉則不敢不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般辨
辭先嘗先飽若客載則不然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般辨
偏通○疏曰三飯三食也禮食三食而告飽須勸導乃更食儀禮
公食大夫篇賓三飯以清饗鄭註每飯飲酒以敬攝攝食正飯即

禮記曲禮上

卷一

三

禮記曲禮上

卷

古

笙無不與處

賈饋公

利、宣

也齒木兒曰

成心應

生有

禮記曲禮上

卷

古

也齒木兒曰

成心應

生有

喪去聲○舊說側獨也專單也禮賓主之席必有定向有愛則獨
席而不對設賓席貴賤之席各有重數有喪則單席而不加設重
席也一說側席謂偏設之席於正席席謂獨坐而不加設重
與人共也○此章言我行疾及凡有憂有喪之禮也○水潦降不
獻魚鰾也魚鰾易得故不獻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弗佛也佛如
晉挑畜音旭○佛振轉也惡其啄啄
人故以翼佛之畜鳥則順其性而已獻車馬者執策緩獻甲者執
盾獻杖者執末疏曰策馬杖也緩上車繩也車馬不上於堂但執
末杖也○故獻民虞者操右袂征伐所俘曰虜持獻粟者執右
契獻米者操量鼓謂傳別也執右者右為尊也鼓量器名粟米皆
有量有契分言者互文也或曰米可即為量器名粟米皆
食為量故言量粟可久儲為緩故云書獻執食者操量齊就熟同
○齊齊為食主故操之也如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謂書其數而
見齊齊必知獻魚鰾之類獻田宅者操書致致於人也古者田
宅皆屬於公非下所得而獻也豈上所賜邑有故還以凡遺人弓
獻納不則又或請於上而行之與蓋亦未可強通矣

卷一

主

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悅若主人拜
則客還辟辟拜詳遺音位尚上通附音附悅音悅還旋通辟避同義
日賜敵者曰遺也張弓角內而筋外弛則反是上上曰獻上於下
也肅弓頭也差料似肅故名也附者中央把處也尊卑猶言高卑
義與上如揖下如按相類惟佩中其授受稍變折而悅垂蓋高
卑俯仰之節然也客還辟者主拜則客必答而弓尚在客手不克
答則少遠還以辟也○陳氏舊說尊卑垂悅謂主客尊卑相等
則授受之際皆稍變折而見其悅之垂也今按本文稱尊卑垂悅
而已初無所為至客尊卑相等之義考鄭氏原註云授受之儀尊
卑一蓋謂主客不為尊卑其儀一也疏家乃云客主俱是大夫則
為尊若俱是士則為卑而陳註因以尊卑相等括之若如是則鄭
註不論尊卑而陳引疏說乃專論尊卑必垂悅高下之節也馬
氏註云禮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之異也若賓主授受與
主臣別則尊卑皆垂悅不異耳今考陳氏之說最主主人自受由客
精馬說雖非本義然猶有抑氏註意也學者詳之

則客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手之下而承其附因覆右
手提其簫之下頭而受之蓋此時主與客並南鄉而立然後乃受
故其儀如此也○方氏曰賓主異等授受異鄉敵者則鄉進劍者
與客並也何氏曰上言客授主之儀此言主受客之儀也進劍者
左首進戈者前其鎗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鎗後其刃進矛戟者
曰鎗也首者劍附環也客在右主在左劍首為鎗故以授主也或
戈鎗子戟也刃當頭而利鎗在尾而鈍故不以刃授也矛如鏃而
三廉戟即今之戟授以鎗亦以其柄尾平進几杖者拂之也拂拭
底也凡並授則為左右相對則為前後進几杖者拂之也拂拭
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效猶獻也牽以右手便也犬執
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續禽泛言鳥也左首者猶授劍之意也飾
受珠玉者以掬謂兩手共受弓劍者以袂謂承以衣袂也飲玉爵
者弗揮揮以去源也恐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使去聲○稷曰苞苴謂魚肉果實器物之屬或包裹
禮記曲禮上

卷一

夫

初受命時即謹其升降進退之容如已至彼地也○此章歷言凡獻贈授受之禮○凡為君使者已受命
君言不宿於家為使並去聲下同○受命即行不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言君使至而敬君命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朝音
呂氏曰遣使不下堂使反則下堂者始以己命往○博聞強識而
終以君命歸故也此又言使於君而敬君命也○博聞強識而
讓敦善行而不忘謂之君子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忘謂之君子
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向外人者易實故處以虛由中
出者易倦故濟以勤也○此章言君子修己之道也○君子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好於我忠謂忠於我呂氏
也貴厚而莫應則交傷矣不望之太深不愛其必致則○禮曰君
不至難繼而交可全也○此章言君子待人之道也○禮曰君
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抱孫不

禮記語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呂氏曰抱孫之為君戶
為言生於孫幼此則借以明尸必以孫不素昭穆之義也為君戶
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
以几君尸猶言公尸謂卜吉將為之也見尸則下之者禮致齊各
於家散齊猶得在外及祭之且俱來入廟故得於路見齊下
之也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君或不能盡識以告則下也尸不下
君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充禮以答故式之而已若廟中則
主拜無不答也車前橫木曰式故乘車者憑以禮人即名為式凡
乃尊者所以養安尸之乘車用之亦以尊尸也○疏曰禮祭天地
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其尸但卜吉則可不問
同異姓也賜國社稷則士師為尸廣祭則又有女尸惟祭陽無尸
○此章言○齊者不樂不弔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敬事必齊齊者
敬尸之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階不由阼階出
入不當門隨毀瘠傷也形謂骨見也疏曰居喪許羸瘠不許骨露
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不衰於滅性且送死大事將
廢而莫行也其可乎不由阼階不當門隨則執人子之禮未忍廢
禮記曲禮上

卷一

七

也○此章通言
居喪之禮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平聲瘍音羊勝音
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不勝喪謂滅性成疾而不能治喪
也朱子曰下不足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奉先故比於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食肉處於內衰者
五十始衰故不極毀六十則又衰而不可毀矣七十益衰故○生
優其養且處內而不居處也○此申上章首二句之意也○生
與來曰死與往曰為三日故曰來日治殮殯死者事也自死之日
數之為三日故曰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
○此章言治殯之禮
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近於溺
弔者禮之損乎外傷者情之○弔喪弗能暍不問其所費問疾弗
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信不問其所舍喪去聲○以財助喪
曰賻三音皆不問以

徒問為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與者小
愧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與者小
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適墓不登壘
禮故不問其所欲○此章頗言交以誠敬之禮○適墓不登壘
助喪必執紼致教紼引棺索也必執以致力○臨喪不笑以哀為
執紼不笑句○揖人必違其位以變為敬也上下文皆言喪此
當在此下
不歌入臨不翔不歌猶不笑也當食不嘆此句亦錯見下文飲食
而嘆者則有矣諫獻子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相去聲○
鄰最近里次之故其禮如此○適墓不歌哭日不歌亦望慟不送
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辟塗潦不荷棺於勞也○臨喪則
必有哀色○上下富有關○執紼不笑句當在前文臨○臨樂不嘆此句
見之文今樂以鳴豫與進食以致養一也易燕樂之介冑則有不
時為悲嘆之境豈所謂喜忍哀樂發而中節者哉
禮記曲禮上

卷一

大

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陳註此章白揖人必違其位
富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
有不可犯之色四句之外皆是凶禮之節記者詳之如此因言每
事戒慎則無失禮不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愚按陳註似失但
味則有二字介冑以上當有脫落蓋歷舉凡色之所宜以及介冑
之色而因以君子不失色於人特之非泛言禮於色以外也記文
類皆燦燦綴拾而牽合為訓可乎按上文臨喪則必有哀○國君
色語勢正是此類以表記第三章推之其為雜亂可知矣○國君
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此章言君與大夫同出若君過
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也蓋尊卑之等如此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皆自士始以庶人卑賤則力或不能行禮故也其欲行禮者則假
士禮行之而已或說此承上文而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
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度時則否是不下庶人也但禮下
二句相連今見家語五刑解乃冉有所問於孔子而答之者顧率
上文而為詞可乎刑不上大夫者古者大夫有罪君聞而議讓則
大夫曰冠蓋轡造闕請罪不使有司就縛牽掣而加之也周官掌
八議所不赦則無知之何矣然猶必適甸師氏以隱之也况可漫

以刑加之乎聖王仁至義盡之意於此刑人不在君側人若苗近
可見此發聖人禮刑之制之意也○兵車不式路也兵
人則凶德耳又慮有隱怨生變如開殺餘祭○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
之類也○此因上論刑而言待刑人之意○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
取威猛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綏通○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
故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綏通○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
旌旌舒散若乘綏然德車蓋王金象木四史載筆士載言也史氏
輅之總稱德美在內故總結其旌於干也○史載筆士載言也史氏
同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言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也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
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
獸則載貔貅有變異則以示軍衆代號令也青旌疏謂青雀之旌
乃水鳥也鳶鷂也鳶鳴則風生塵埃起鳴雁也飛有行列與車騎
相似此皆畫於旌而載之也士師謂師衆虎皮威猛亦師衆之象
故載其皮於旌擊獸總謂虎狼之屬獸衆象之亦畫於旌前朱雀
旌也獨虎載其皮者蓋軍中自有虎旗而不可混與行前朱雀
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
禮記曲禮上

曰壘荒猶穢也○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土廣人稀經理無法
故荒而不治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上卑不與謀國而田里亦其
職也故其言如此○此章○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
言大夫士當思遠辱之道○祭服敝則焚之祭器
做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呂氏曰人所用則焚之焚
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組也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
以上助君祭則君使人歸其組若大夫以下自○卒哭乃諱虞虞
祭則使人歸賓組○此章類言喪祭之禮也○卒哭乃諱虞虞
而卒哭至此乃諱者其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嫌名謂字不同
前猶用事生之禮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嫌名謂字不同
謂名有二字者偏皆也按二違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事父母
則不諱王父母諱及也諱王父母者推父母之心也故父母及不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私諱不避於公家私諱書不諱臨
文不諱○臨文何氏謂執禮文行事時也二者一恐惑於廟中不諱
禮記曲禮上

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喪為並去聲○旬十日也用日在十日之外
之內主人告筮者則云欲問遠某日也喪事謂葬若練祥之屬吉
事謂祭若冠昏之屬喪是奪家之義子近有不忍即行故下先
遠日不吉而後及近吉則反是故下先近有不吉而後及遠也
命辭也假爾泰筮者尊之詞下則稱泰龜筮剛柔泰筮言為卜
吉且稱爾神吉凶常可為信而下筮不過三下筮不相襲過也
決之此約舉命者龜之辭也
不過三者自所卜筮者而言如近日遠日之屬上辛不吉至中辛
中辛不吉至下辛終不吉則止也不相襲者白卜與筮而言如卜
不吉則止不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因而更卜也○呂氏曰凡
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若大事則否如洪範龜筮從
逆之類是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愚按呂說善矣但所引
洪範之屬乃卜筮兼用之義非卜筮相襲之義夫因卜不吉用筮
筮不吉而用卜乃名為相襲若本當卜筮兼用即已得吉猶用也
是乃合觀若若龜若筮若卿士若庶民五者從逆之大小多寡耳
豈得以相襲名之哉不過三之義乃易事以占故至再三若不
事則更無再三之理矣易家卦龜為卜筮為筮美音折○筮者也
云再三實則不告可考也

禮記 曲禮上 卷一

主

也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
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筮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
之與豫同豫鄭讀為善音誤也今從王氏請如字○猶與二獸名
或曰可或曰不可是猶與也日謂讀日也踐猶履也蓋有疑而問
之下筮聖王且不專況下民乎時日則信而不疑也鬼神則敬而
不褻也法令則畏而不玩也雖疑物混而相似故決之猶與事行
而不斷故定之皆卜筮使之然也若有疑既筮而中不信讀日行
事而身弗踐是不誠矣不誠豈尚有物哉○君車將駕則僕執策
放引言以結之也此章頗言卜筮之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
立於馬前策馬杖也僕執已駕僕展輪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轡音零上上聲○展之言省也轡
由轡故展視轡頭而即試乘之也僕說日也八而致白於君也
轡者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後擬僕右之升故僕取以升車
而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之也轡者駟馬索也一車四

馬中兩馬夾轡各服馬兩邊各一名駟馬四馬凡八轡而兩轡馬
內轡繫於轡前因分其六轡半納於左之空手而半納於右執策
之手中也駟馬五步即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攬辟車驅
止而立以待君出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攬辟車驅
而駟同轡作遊駟駟同○并合也合六轡及策納一手手中而
今侍從執役諸臣皆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
卻避以便馳驅也
間溝渠必步撫僕手者以顧命車右故也就上也凡君乘車君居
命之也必步謂車右也禮君子過門闕必式若式則臣當下又溝
渠險阻亦須下而扶持之此所以步也僕不下者僕下則車無御
矣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凡為僕者
授人不但臣於君然也若僕等級射下如士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於大夫之類則直受之不然則必致辭讓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溝○降等則受矣然猶撫止其手者
雖不欲受而僕必授則又卻手從其手下○客車不入大門曰客
而自拘取之也○此章言僕御駕車之禮

禮記 曲禮上 卷一

主

車不入所以敬主至車出迎所以敬客親禮偏為不入王門公食
大夫禮賓乘車在大門外西力是也若諸侯不以客禮見王則車
可入大門親禮墨婦人不立乘故也犬馬不上於堂大馬充庭
車龍所引朝是也婦人不立乘故也犬馬不上於堂大馬充庭
而已奉馬而親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故君子子式黃髮
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式者敬也下者敬大臣也禮君出
而先下車也不馳者恐車馬驚蹶人也必式者下室猶有忠信况
二十五家乎所謂不誦十室也○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雖
辭也愚按上文呂氏註云不入大門敬之也不立乘安之則則君
子之禮且下也蓋亦以爲敬而不馳亦以安人與犬馬同句則則君
車之禮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送同○御迎也
類及之也○介者不拜為其拜而憂拜者有所枝持不利而伸也○此二
條於上下文不屬蓋言禮之以君命○祥車驢左乘君之乘車不
使與禮之以軍事而類及之也○祥車驢言吉車也驢用生時乘車為祥車故
敢驢左左必式祥車猶言吉車也驢言左僕偏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君之乘車則不敢獨者王五路正金銀木車王自乘一而己餘四
則從臣乘之若空左恐疑於祥車也左必式蓋雖居車左而不散
安於左矣○此○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進猶前也疏謂僕
言乘車之禮○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在中婦人在左進
左手以持轡使身○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俯謂俯首也禮
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以相向為敬故
進右後左而俯首以致敬也○國君不乘奇車○奇車謂奇邪不
○此言僕御執轡不同之節○國君不乘奇車○正之車謂奇邪不
之馬也疏謂僕御即今之鈞車衣車如轎而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臣也一謂奇如奇偶之奇言必有副車也○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立視五馮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轂居直反為音○方氏曰不廣
慮手容之駭視也○馮謂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
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步總
為十六步半立車上者視當如是也式謂憑式也馬駕車其尾近
車闕式時不得遠顧但得視馬尾而已不遠顧則車中不內顧之
意○國中以策簪郵勿驅塵不出軌○簪音遂郵蘇末反勿音改○策
郵勿簪也塵也人國不馳唯以策簪微近馬體撥摩之尊若今章帶不
用簪策也車轍曰軌行緩故塵埃不揚出軌外也一云國中以策

卷一

車

禮記曲禮上
齊郵句勿驅塵○郵二字
相連如播摩之義亦通○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
路馬○齊齊同○下謂下車也首二句文誤熊氏謂當作國君下宗
廟式齊牛也○此章中二節泛言乘車之儀而前後指言君
大夫士之○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朝音潮○
謂臣乘君之車馬以習儀也○禮君乘車居左勇士右僕執鞭授
綬今臣乘君車居左必衣朝服以示敬鞭策但載而不用其車自
馭以行而無僕授綬亦不敢使車右以綬授○步路馬必中道以足
已而居左亦必式而如不自安凡皆敬也○步路馬必中道以足
蹙路馬勿有誅○誼路馬有誅○蹇蹇同○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
蹇蹇蹇誅責也○誼者謂其齒以量年數也馬氏曰察馬力必以年
校馬年必以齒而亦責之者非其所職且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凡
章言敬君路馬之禮也○此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上聲○奉持黃印手以
當心提挈者屈臂以當帶○執天子之器則

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綬之士則提之○上高也衡之言平此謂
平故謂當心為衡綬垂下貌天子器不宜下故上於衡諸侯與
衡平降於天子也大夫綬之又降於諸侯也士提之則又下矣
執至器執輕如不克執至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主者通王侯大
也如不克聘禮所謂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尚上通方○行不舉足車
氏曰右手力強尚左所以為客下右所以致力也○行不舉足車
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舉起也足後曰踵謂其行不全起足而曳
之行容也佩玉佩也謂僕折如磬之背而主佩倚則臣佩垂玉佩
玉佩從兩邊懸垂也此執至器之立容也○主佩倚則臣佩垂玉佩
垂則臣佩委○此即立容而推言之也言立容雖以垂佩為正而臣
容微俯則倚前小俯則垂下大○執玉其有藉者則揚其無藉者則
俯則委地皆於佩見其節也○執玉其有藉者則揚其無藉者則
奠○古人之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外有裘若葛其上皆有易衣易裘
云無藉謂衣澤特遠而不開謂之裘開而見出謂之易衣易裘引此條
以證璋加於束帛之上故執璧璋之時其人則揚也一說執圭而

卷一

吉

垂纁為有藉執圭而屈纁為無藉也愚按楊襲所以異者蓋因有
藉無藉而為之質文也味有無字義前說為得之○此章言執至
器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
妾相去聲長上聲○不名不以名呼之也疏曰卿老謂上卿世婦
妻之妹皆從妻來為妾者家相○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助知家事者長妾妾有子者○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
列國之大夫與士其子皆不○不敢與世子同名○呂氏曰世子天子
敢稱嗣子某者避嗣君也○不與世子同名○呂氏曰世子天子
之子不敢與同者惟名在其前則世子雖為君亦不避也故梁傳
曰衛齊惡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
所名○此章言○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上下名稱之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呂氏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病不可以○侍於君子不顧望而
不能辭也負薪賤役士所親事疾則不能侍於君子不顧望而
對非禮也○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敬先人也應氏曰○君子行

五

史稿

美

天十

禮記曲禮下

卷十

七

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屨素縗乘髦馬不蚤飾不祭
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禮作嘯鄉去聲緣音
首戴說如字復去聲○聖位除地為位也鄉國向本國也徹去也
去中衣之采緣而緣以素也縗周禮註四夷舞者所服革履是
也縗者車覆闢也以白狗皮為之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帶是
也髦馬者馬不馴髦也治手足爪曰蚤治鬚髮曰蚤食不祭先
代為食之人者禮不備也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者過則稱已也
御謂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捐親戚長墳墓失蘇位
乃變故之大者故以凶禮自處也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大
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通辟避通下同○言
還轉退辟而不敢當乃再拜稽首以致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
不敢答拜又言初至其國大門外其君若迎而拜之則又大夫士
相見雖賤賤不敵王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相
禮記曲禮下

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君於士禮無答拜其答者唯他國之士而男
女相答拜也男女別嫌亦多端矣然拜所以行禮豈以行禮
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鷹卵春田曰蒐鷹卵也或
故曰圍羣聚故曰掩羣微故曰取君大夫士位有等降故取有
限制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也此與王制文異○
此章言君大夫○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縣平聲下同樂音格○周
示不殺牲為盛饌也不食穀明芻具也君行有馳驅之道不清道
故不除祭必有樂不樂故不宿縣公食大夫禮正饌後乃加設稻
梁凡燕飲無算爵無算樂乃為樂無○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
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通上章言君大夫士常變之儀禮○此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安取
禮記曲禮下

禮記曲禮下

卷一

夫

亦承上言出聘時也賁賤不敵謂士於大夫非弔喪非見國君無
夫及大夫士各有上中下之三等皆是也凡弔喪非見國君無
不答拜者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蓋以助役而非以行禮之義
蓋不敢以抗禮之義即上文不敢答拜是也舊謂士見本國之君
尊卑窮故君不答拜然死二條並列之義乃言下不敢當禮而不
答非謂上自全其體而不答兄君於士不答拜之文自在下條而
此則明言見國君乎舊說之卒甚矣二者之外無不答拜者迹無
所嫌而禮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有當施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國君及大夫拜其辱疏謂聘禮見其國
辱蓋大夫士始相見雖同國不敢襲故有加禮與熊氏以三條首
為本國君大夫士初見之禮疏不之取而陳註從之夫求一條首
稱同國則上二條為異國末一條乃稱始相見則上二條非始見
易明也且章內三稱國君既以首節國君為始見而又以上節及
本節國君為本國是自矛盾矣今以同國大夫士始相見者推之
則凡大夫始見本國君士始見大夫固有加禮然用為末條之補
條之正文不已汰哉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

禮記曲禮下

卷

无

屬吏之衆

禮記

卷

幸

子者。賓詞。曰。

曲禮

卷十

第

辨復構字

記
曲
禮
下

卷一

新刊

侯燬滅卬

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外者十五減同姓者三而或不生名莫非出
王侯法戒之意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君臣以義合也其義與交友異同亦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之意也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虞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
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直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諫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是也 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藥必先嘗
疾於君親尤慎也然猶必嘗三世乃服者呂氏謂其治人多 ○擬
用物執功已試而無疑故也 ○此章言事君事親之異同也 ○擬
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 ○方氏曰禹饒顏回
俱以為聖孔門以有若似孔子俱以為賢處伊尹迹不同矣孟子
以管晏願孟子則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愚按方說備矣則疏止
以貴賤言者似淺也然以下文推之此句蓋問天子之年以下問
九條發端之詞方氏意雖善而義未合疏則引其端而未發耳 問

卷一

禮記曲禮下

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千尺矣 若千者未定之詞顏註食
也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天子止對以服之尺數者不敢實言
至尊之意也疏曰謂中主新立或遠方異域人來問而其臣答之
如此下文問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廟社稷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也 問
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
始服官政大夫士之長幼不待言也御謂御車大夫不徒行其子
有御之道也 ○疏曰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御事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 典主也謁請也士賤
請之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負薪者庶人
事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力役之事也
亦止問其子者古者庶人三十而受田亦不待問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數地廣狹有定數故數之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山澤所出無

定數則即其在境內者對之而已如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
器衣服不假 宰邑宰也 有宰則有采地而得食下 問士之富以車
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庶人田有定制唯
以對 ○此章言天子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庶人田有定制唯
以下稱答之倫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望山川祭五祀歲徧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冬祭
天夏曰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又
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天子歲徧也
諸侯有國必有方如東諸侯則惟春祭其東方也山川亦惟在境
內者祭之其同於天子者惟五祀而已此諸侯歲徧也餘放此 ○
呂氏曰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
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
然考於經皆不合曾子問稱天子未始五祀不祀土 凡祭有其廢
喪禮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則祭法言涉不經也 凡祭有其廢
之莫敢舉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

卷一

禮記曲禮下

祀 鄭氏曰廢之舉之若殷人廢柱祀棄後人不得廢棄祀柱
祀之莫敢廢也呂氏曰廢之舉之若殷人廢柱祀棄後人不得廢棄祀柱
祭者若魯之郊禘及祀爰居旅泰山是也淫過也神弗享故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曰肥二者皆在
滌三月然後用之大夫則臨時常用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疏
而巳 稱宗也士不用牛又降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疏
祖廟廟在宗子之家庶于賤不敢祭若宗子有故則庶子攝祭然
猶必告於宗子也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
也繼祖繼宗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支子不祭蓋亦
諸侯不敢祀天子大夫不敢祀諸侯之義或宗子為庶子為大
夫以上則亦得姓祭於宗子之家然其親曰孝子某為介子某為
其常與則雖用其祭不敢專其事也其宗子去任他國則支子攝
主以祭而其禮殺矣思按二條雖微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
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臚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黃腸 豕曰剛鬣
頭也武足蹄也豕背毛也臚充滿也翰音謂振翅長鳴也黃腸特牲
禮所謂羹臠醢肉之通稱也豕牛肥則蹄大豕肥則鬣剛豚肥則

童子委摯而退委攸也委而退明不敢與成人野外軍中無摯以
纓拾矢可也纓馬盤纓也於射時也矢簡也或婦人之摯棋棹脯
脩棹栗棋音舉○棋棹栗四果名脯脩二肉名皆禮婦見舅以
之謂也○此章歷○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
言凡摯見之禮○大夫曰備酒漿備百姓以下事上也備酒漿者以內贊外也備
期而為自與之詞也○按祭法王侯皆備百姓而唯稱於天子者
曾王也詩采芣采芣大夫皆備酒漿而唯稱於國君者魯君也故
國君止稱備酒漿而大夫止稱備酒漿而已此尊卑之殺也

禮記曲禮下

卷一

事

禮記卷之二

姜兆錫章義

檀弓上第三

疑是其門人所記

以篇首二字名篇分上下者情曲禮之意也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于游篇內亦多言之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喪夫聲凡死喪喪以喪失之喪並去聲
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之族檀弓名魯之即禮者也免也免也其
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却向後而繞於背本五世
之服而朋友之客死而無主者亦為之服若其有主者則弔服加
麻而已今檀弓初非同姓而具家亦非無主不宜服此疏謂因其
麻立而為過禮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
之服以議之也

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
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何居怪詞也子服氏

伯子字註謂仲孫茂之玄孫景伯蓋主人之兄弟也禮過于死立
過孫為後引以仲子遺命舍孫而立庶子故怪之而小敘前主人
未若作階猶受弔於西階之下此所以就伯子於門右以問也檀
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詞伯邑考文王之長子衍微子之庶弟微
仲也微子舍孫立衍疑是殷禮文王立武王蓋亦大王游問諸孔
王傳位季歷之意先儒以為檀弓信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
子孔子曰否立孫應氏曰檀弓信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
之義自天子下達得聖人言而後天經地義萬世為昭○事親有
也三代而下王侯廢立之禍多矣則此義之不明也與

禮記檀弓上

卷二

一

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致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
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喪平聲說見上章後皆放此○就養猶言
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趨承也饒氏曰左右或音佐佑非也左右
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無方者言或左或右無定方也子於親
不分職守事皆當理會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而已故言方不
得越左右不得越方有定方也臣於君各盡職守而已故言方不
朱氏曰親者仁所屬於自隱無犯君者義所屬故有犯無隱師者

道所屬故無犯無隱劉氏曰隱犯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責善而傷恩故當幾諫君臣主義隱則畏威而害義故勿欺也而犯之師弟恩義兼又以傳道授業解或也故下必犯亦不必隱致之言極謂極其哀也方之言比謂比於親也二者皆斬衰三年心喪則身無哀麻而心有哀戚○季武子成服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劉氏曰成服而夷人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又命之哭矯以文過也且喪以安身乃處於人之冢上墓以安先乃處於人之階下乎皆非禮也○子之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汙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伋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伋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思子思之子其母子思之出妻也子思之先君子喪出母服注謂無服白子思名伋也此章陳註全背禮制與古註歷相反今一以古註正之鄭註曰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無服孔子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記禮所出廢也疏曰按禮喪服經傳子思既在出母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禮可隆則從隆謂父在為出母宜隆厚也禮可殺則從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宜減殺也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聖祖亦過矣陳氏曰伯魚之母死則而猶哭孔子以為甚是哭於期以內則可哭於期以外則甚也道隆而隆故喪出母道汙而汙故喪不遇期于思知之而以不能自謂始非也愚歷按古註蓋言先聖之蓋禮而子思始變之也而陳註乃謂伯魚子思皆為父後不合為出母服伯魚期而猶哭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為權詞以答之蓋欲子思之守常以行禮而不欲其加隆以變禮也夫陳註之與古註其是非如是相反者何哉原其病蓋緣禮為父後者無服解有不合而然也陳註不論父在父卒而直以伯魚子思皆為父後者則於母自合無服而古註則以父卒乃與尊者為一體所傳重而後無服故相反也陳註則以父卒乃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此經也又言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此傳也又釋無服之意謂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此引舊傳以釋傳也又釋尊者為一體之意謂不言與父為體而言與尊者為一體本祖以下而言也此以註釋傳也出傳及註推之蓋長子正體於上嫡嫡相承又以前重為宗廟主是為父後本於父無承重非謂父在時也且經傳不言出妻之眾子為母期長子則無服而言出妻之子為母期為父後者則無服是其言出妻之子始該眾子長子而言而其言為父後者乃以父卒長子承重得名又易明也喪服小記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註云事宗廟為祭主者不得服其私親也夫出母是私親以父卒身為祭主而不得服則父在父為祭主其為之服宜也如之何以父尚在之伯魚子上安謂之為父後者而不服出母也且陳註以伯魚子上皆為父後而不當有服則伯魚期則非矣現期而猶哭乎伯魚固難辭而夫子乃不彜止其期而徒微其猶哭則是違禮徇俗而姑謂終孔子之徐徐爾也而至聖又豈為之哉考孔氏三世皆母與嫡絕孔子之徐徐爾也而其後應伯魚之喪之者父在時也子思之母嫁於衛之戚氏而不為服者父卒後也今子思尚在而不聽子思之母嫁於衛之戚氏而不為服者父卒後也論父在父卒而長子不聽子思之母嫁於衛之戚氏而不為服者父卒後也自不為其母服矣不待其不聽子思之母嫁於衛之戚氏而不為服也孔氏三世始未並見此篇之內則註疏稱父卒為父後者乃無服歷考註明而陳註未之思也故愚備載而煩之以俟達禮者擇焉○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顧音懇○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切之意先加敬於賓而後盡哀於己是得行禮之序故為顧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是極白盡之道故為至從其至者亦與易寧戚之意也朱子曰拜而後稽顙者先交手足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却交手如常也愚按家語孔子以上有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孔子既得合葬相焉問啟殯於孔子十七字較有緣起宜增之○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識志同○合葬者孔子父墓在防奉母言遊無定居也識記也一則恐人誤犯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一則恐已難察故封高四尺以識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音茲○雨甚墓崩故門人修築而後反告之者三而孔子皆不應且泣然流涕者以弟

子不能謹樂以致崩圯古人則敬謹之至無事於修也○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使去聲○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師弟之禮也聞使者言而命覆其家之醢者蓋痛而不忍見其似也○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章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之也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友於寢門外今中庭在寢外門內故陸氏謂哭以○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卓根陳師友之問進之也○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卓根陳年之外可無哭矣蓋因上章哭于路○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謂明器也必信謂於喪三年以為極句亡則勿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愛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樂音洛○既葬日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故雖已葬而不忍忘親也

禮記檀弓上

卷二

四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一朝之患如冢宅崩毀之類惟一出以誠信則無此患矣此蓋言喪有盡而哀無窮之意也○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卿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少去聲父音聲之獨也卿疏作鄭文之誤也曼音萬○不知其墓謂父墓也五父衢名殯謂殯母也殯葬皆有引殯引飾棺以精葬引飾棺以櫛也禮無殯於衢者謂欲使人怪已以發問端也人見樞在路皆以為葬而引乃殯引可怪甚矣卿曼父人名故問其母而得之也○馬氏曰叔梁宋大喪葬從殷制槨而不墳此孔子所以少孤而不知其墓也陳氏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父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母顏氏之死時孔子年二十有四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身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母死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其曾祖法之宗主而忍為之哉馬遷又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而鄭氏謂何之則益惑矣且如後世臣亮臣駿之誣非孟子辭而闕之段世謂何之則益惑矣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者多矣孟子曰主殯道於衢人齊嘆何以為孔子今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者矣愚按此說乃生於戰國魏之臣李山山母少寡與李音通而生山王愛之而

問曰古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將為子折毀也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乃曰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子順問之以語王王曰由假以自顯無傷也子順曰造謠誣聖非無○鄰有傷也事詳孔叢然則馬遷蓋承其說而記者亦錄之與○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說見喪冠不綏冠必贊以笄以紼繫并其於於前為綏喪去飾故不綏蓋不相不歌○有虞人瓦棺夏后氏棺以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燒土為甕而四圍於棺坎有梓之象殷人尚梓始以木為棺與梓同又於棺旁為甕墻墻則畫飾矣非直為觀美凡以盡乎人心也聖周一名上周火熟之曰聖柳衣障棺墻成謂之棺即喪大記惟也之屬墻狀如扇喪大記謂聖柳衣障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梓葬長殯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長上聲○十六至十九為長殯十下殯七歲以下為無服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昏戎事乘驪牲用之殯生未三月不為殯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昏戎事乘驪牲用

禮記檀弓上

卷二

五

之殷人尚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飲用日出戎事乘驪牲用駢大事喪事也驪黑色○駢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驪赤馬而黑尾也○殯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齊音咨○殯公魯君名不參之子名申厚者體稱者粥○布幕衛也終慕魯也慕音莫或作縗此先言王侯以下禮之達也布幕衛也終慕魯也○晉獻公將殺其嬖為祭則僭天子矣此因以見王侯禮之等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重耳驪姬蓋音蓋下同○獻公以驪姬即文公也蓋何不也勸其言志於公而不從○然則蓋行乎世者悉言則姬以讒誅使君失所安而心傷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吾何行如之勸

其奔他國而亦弗從者既不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少難並去聲○狐突申生傳也辭孤突別氏也狐是總氏伯則以字爲氏後云叔氏專以禮許人亦此類也○疏曰申生自縊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諡恭而已○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莫暮同大音扶○祥謂祥祭教衰廢而猶能行三年喪之禮故不備責之而其言如此○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出而子又言此者以存禮之正也蓋三年之喪實則二月十五日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聖人於此○魯莊公及宋人戰於禮記檀弓上

卷二

木

乘止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下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乘去聲縣賁陳堅同○乘止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下皆氏也右謂車右凡車右以勇力者爲之大崩曰敗績戎車之副曰佐授公綏使登佐車也末微也公賁卜國微末無勇而賁父亦自責遂皆赴敵而死也○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及魯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內則知非二子之罪矣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諡大夫以上爲爵周爵雖及士猶無諡也莊公以義起遂誅二人以爲諡明變禮也○方氏曰諡以達善之實○會子腰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會元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贊與子春曰止會子聞之瞿然曰呼音何呼去聲○病者疾甚也子春會子弟子元與申會子子也華者華飾之美好曉者節目之曰平望贊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嗟呼之聲

華而曉大夫之贊與會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曰者童子再言也以會子未嘗爲大夫豈可卧大會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會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革音亟○也彼謂童子也於是決不從會元之言而易之也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朱子曰易贊結綴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會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當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問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人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覆覆如有求而弗得既葬頃刻之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覆覆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充充猶塞之狀親始死心形充屈如道極

卷二

七

無所復去而窮也○覆覆覆顧之貌哀親在極如有所失而求之不得也皇皇猶惴惴也○樞歸草土無所依托如望而不見至也慨嘆廓落也○修至小祥撫而增慨又至大祥惟情意寥廓不怡而已蓋五者情無窮而節漸殺也○方氏曰下篇顏丁居喪則皇皇於始死慨焉於既殯問喪又言皇皇於反哭先王制禮器○邾婁復之爲之節而已思親初非有隆殺也故言有不同如此○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婁復之爲之節而已思親初非有隆殺也故言有不同如此○邾婁復之十一年時邾師雖勝多死傷軍中無衣故復用矢然復者孝子之不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以衣復之可矣肝腦塗地豈有復而再生之理况又復之魯婦之壘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臺音過以矢乎其壘甚矣○魯婦之壘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臺音過臺音過也○古時以編布茹髮謂之纓內則去纓以布約之而茹髮謂之壘魯爲邾敗於臺始於臺公四年壘非以弔其時戰敗宋家有喪故壘而相弔也方氏曰矢以施於射非○南宮縚施於復壘以施於喪非施於弔而弗改皆非禮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慰爾蓋縚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縚音切音壯○縚妻夫子之兄女也從從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縚音切音壯○縚妻夫子之兄女也從從

視新表而差故其姑死而夫子致之爲壘之法也筭即魯也吉壘
尺二寸喪髮一尺新表筭用箭竹齊表筭用棗竹以布束髮謂之
總而垂其餘於後新表總髮六寸齊也○孟獻子禫而樂比御
乘八寸此因教以爲并總之法也○孟獻子禫而樂比御
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音覃孟獻子必二反○
祭名大祥後間一月而禫謂之禫者禫然平安之意也此大也
猶言十五日之次五日之次也一日及也謂及當御之節也雖而
不樂者但懸其器而不作樂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孔子既
之當御者而猶不入也雖記云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復類引孔子之事以明之也家語十日之下有過禫二字謂彈琴
而不成聲者凡十日至過禫而後成笙歌也當以家語爲正此脫
文耳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記祥無絢綳冠素紕今即以絲
爲屨飾以采組爲冠纓其變已遠矣然有若似聖人者恐未必然
故稱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方氏曰戰陣無勇非
以疑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方氏曰戰陣無勇非
立於嚴牆之下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有溺而死者乎三
者皆非正命故過在所不弔也應氏曰情厚者豈能不弔但其辭
禮記檀弓上

卷二

八

未易致耳陳註曰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則以畏懼而死者有
矣如自經於溝瀆之類是也恩按畏而死一條以類推之陳說較
合○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
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後而己又寡兄弟故欲於降制反其本服也行
道胡氏謂道路之人也子謂此先王之制禮不忍非所論也彼
行道者皆弗忍矣豈獨子之於姊哉以兄其不可不除也吳氏曰
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姊之喪○太公
大功服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故夫子並止之○太公
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也○此音界下樂音洛首去聲
太師故葬於周子孫不忘本故亦自齊反葬至五世則盡而後止
也蓋樂生故本樂樂之道生樂於此豈死而後之哉正首爲狐鼠
藏之地其死而正首以向亦不忘本之意故以仁目之也○疏曰
周公封魯其子孫下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宋地春秋

所載周○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公是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孔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三年
在期而不哭父沒爲父後者無服今伯魚父在出母沒○舜葬於
而過期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也詳見子之上母章○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葬於蒼梧之野
遂葬之也三妃長妃名娥皇無子次名女英生商均次名癸比生
二女曹氏明燭光後皆不從舜葬也附葬也記季武子之言者
見古無合葬之禮自周公以來始也書蔡傳云史記舜葬於
蒼梧孟子言卒於鳴條未可知是今魯陵九疑有舜塚云○會
子之喪浴於爨室○士喪禮浴於適室今魯陵九疑有舜塚云○會
席未安而沒未言及此使果遺言爲人子者○大功廢業或曰大
功謂可也業謂非禮而踐其親之業廢之者恐忘親也謂則謂
功謂可也業謂非禮而踐其親之業廢之者恐忘親也謂則謂
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禮記檀弓上

卷二

九

平聲○申祥子張之子終猶曲禮所謂卒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
有卒故曰終小人直與物朽故曰死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
君子○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禮記檀弓就尸於東
正當其肩蓋使死者有所依也其奠惟以生時○曾子曰小功不
閣上所餘之脯醢爲之亦事之如生之意也○曾子曰小功不
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
哭言思也亦然○委曲也結曲卷者謂無天故以讓小功不爲位
疏以下二條爲曾子所引皇氏謂原憲也疏謂即孔子孫也按
馬氏曰凡哭必爲位以叙服屬嫂嫂雖無服而爲位者一以遠男
女近似之嫌一以爲兄弟內喪之親也然子思哭嫂爲位而婦人
先踊蓋以姊似有小功之服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耳至申祥
之哭言思乃妻之昆弟也而如子思之哭嫂則非禮矣夫妻之昆
弟無服且外喪也則不得如內喪爲哭位之主記曰妻之昆弟爲
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哭踊下爲主而哭踊則婦人又不當
倡踊○古者冠縮絰今也衡經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衡經者裝

積稿少其前後一直縫之也。衡縫者多，樂積作儀而并橫縫之。也。古謂周初今謂周未周以前尚質，吉凶冠皆直縫。周尚文，吉冠則非古矣。故記者識之。○黃氏曰：斯蓋謂喪冠直縫，始反而為吉。周公之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為非禮也。愚按黃說於句理最明。變禮也如此，說是乃吉與喪異，不是喪與吉異。且喪冠只是仍舊如何，却云非古耶？蓋周制吉冠雖尚文，喪則從質，其冠猶古而後世乃非古如此看。○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設音金。○三日中制也。七日則衰減性矣，有扶而起者有也。○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退也。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言若是，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終無服矣，其可乎？蓋以見禮記 檀弓上

卷二

禮不可執也。○疏曰：不稅謂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乘並去聲。○攝，貨也。古者帛四丈，從兩頭各卷至中為一兩，五兩為一束，通計帛二十丈。乘馬四馬也。徒，空也。冉子知以財行禮而已，聖人則惟其誠不惟其物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至，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疏曰：夫音扶，為爾之為去聲。○見弟出於廟而內所親者故哭。諸廟父友，鄰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君德而具親視父故哭。諸寢門外，所知又非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愛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

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表微，其審於哭泣之位如此。方氏曰：伯高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于貢而見故哭於其家，且使為主以明恩之有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平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情而已。故夫子教之。○石梁王氏曰：為爾哭。○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禮居喪不飲酒，食肉若有疾而當養，則飲食之矣。仍釋文而。○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此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疏曰：去聲。女音汝。與平聲。離去聲。羣音悉。各反。禮記 檀弓上

卷二

○喪明以哭甚故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疑女於夫子者，謂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也。曰爾適言云爾也，索散也。謂人別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喪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病以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也。愚謂子夏固不為無罪，然引過不遑，且深以離友散居為○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齋也。○內謂正寢之中，外謂中門之外。晝而居在房，謂晝亦端處於寢與之內，與思按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之室，居內，復孔子問其所疾，子貢以為問故孔子答之以此。○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見音現。○孔子弟于疏曰：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子臯悲無聲其泣亦如出血然也。人大笑見齒，木中笑見齒而微笑則不見齒，其哀末也。○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衰音崔。下同。當去聲。○物謂布

制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禮而疑後世若無衰則禮不行之
而其制度猶或識之也愚謂此蓋不得已而甚言之非與人無衰
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齊衰音谷○邊猶偏也喪服宜敬
也言齊言大功舉輕以重也此言喪禮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見重也此言喪禮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
天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脫同鄉惡並去聲○舊館人舊時舍
館之主人也當車兩馬為駟兩旁各
一為駟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驂驂為
驂而哭驂是以厚恩待孔子而孔子之賻則答云意而然也陳氏
曰上文既稱入而哭之哀又何必
迂其說而以爲過至人之哀乎○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
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

禮記檀弓上

卷二

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
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志同○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
親之至情也子貢謂如疑則反遲不若速
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大○顏淵之
子申言小子識之且謂我未之能行也則此豈易言哉○顏淵之
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
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尚上通吉事尚左陽
也凶事尚右陰也蓋
拱手以立而
右手在上也○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族夫子殆將病
也遂趨而入放上聲○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負其杖也
消搖音遙自適之貌趨音救也言言人爲衆人所仰

望族放猶梁山之於泰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腰疾
七日而沒東階亦稱阼東階爲主位西階爲賓位兩楹之間爲
奉之也與賓主夾之者以主禮將之也猶賓之者以賓禮
變通之禮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昔昨也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知是因微者蓋坐奠兩楹之間兩面之
尊也今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宗予而居尊位乎惟殷禮殯於兩楹
之間予以殷人而享殷禮此將殯之兆也予之告賜如此其後
七日而果陰然自今觀之自王宗尊萬世正祀抑亦其應也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
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
所謂心喪也陳氏曰後

禮記檀弓上

卷二

章二三子經而出特弔服加麻而已非五服之正服是無服也疏
曰王侯大夫之弔服以錫衰士之弔服以緇衰其所加之麻謂環
經也五服經皆兩股惟環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
一版凡弔服不得稱服也
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披音祕○公西氏名赤
識也柳車邊障曰綽喪大記謂之帷雜記又謂之帷裳木屬障車
曰綽帛持棺曰披喪大記謂之綽二畫嬰二版前纁後玄纁崇于
也詩疏懸鐘磬處以采爲牙其狀隆隆然謂之崇牙綽之言綽也
也詩疏懸鐘磬處以采爲牙其狀隆隆然謂之崇牙綽之言綽也
識夫于之喪於是以柳車飾棺爲環棺之飾而其外爲纁障如纁
車邊又置木嬰爲障又設披使左右維持之此皆周制也其送葬
于有設旒此則夏制也按公西氏之尊大夫至矣然非尊師以道
之意也夫禮惟其時稱而已雖制隆三代其子張之喪公明儀爲
於聖人豈加毫末哉亦徒自處於非禮而已
志焉褚幕丹黃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公明儀子張弟子張即柳車
爲之又於四角置蟻蟻之形交結往來此殷禮之遺也○子夏問於孔子
上之葬飾言此亦以明公明氏尊師之意也

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苦悶平聲朝音潮○殺者以喪禮自處枕干者以兵衛自防不仕者誓不復不忍仕也弗與其天下猶言不共戴天恒以兵從故不反而求兵也此極言父母之讐之重也○或曰周禮鬪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不得入而此謂遇諸市朝不反兵何居按禮有三朝在應門之內者正朝也其路門之內為內朝卑門之內為外朝鬪人所掌者中門之禁也其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而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則又無不可入也且兵亦謂佩刀以上而已豈必子儀之屬曰請問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為魁至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使從並去聲○衛猶奉也至人謂其子也由弗仕而為使則遇之不鬪是亦次鬪於市朝者耳執兵而陪人後蓋又其次與此言兄弟從兄弟之通殺也○方氏曰禮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昆弟說此稍異者蓋於交游猶不同國則從父○孔子之見弟可知於從父昆弟猶不為魁則交游亦可知矣

卷二

禮記

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經謂經綈之經一說而環也按經綈喪服記朋友麻註謂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為服弔服而經綈麻之經也然其服居則服而出則否今二三子於孔子雖出亦經以隆師也儀禮言朋友而不言師對言之為師與友統言之皆為友五倫下言師弟而言朋友亦此意也故此因類以明○易墓非古也謂殷以前也其時墓而不墳故不易治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其則則禮或有不足若哀敬可自盡也孔子言此亦刺餘也宰成之意但家語孔子以語子游與此子路聞諸孔子為小異○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地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禮作奠徹聲之誤也從去聲與平聲夫音扶○此節多疑義外說今考儀禮之負夏南地也奠徹謂徹祖奠也降謂降婦行禮謂

行弔禮也蓋負夏主人既祖婦人已自堂降階而祖奠設於柩車西矣曾子弔至入堂之遂徹奠推柩而反令婦人復更降階而後行受弔之禮此蓋示死者將出遇賓而反疑亦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然非禮之正矣故從者問之而曾子對曰吾是正遷柩為反柩行禮之計耳且則何為不可復反乎蓋因事而遷之也○按東甕相似皆降以適闕門而乃可受弔也而註疏乃分二句為兩日兩事謂其日反柩婦人升堂避柩以受弔越宿乃復推柩向外降婦人於柩而重行奠禮也如所說其日合漆婦人升堂主人受弔諸文而事始備又降婦人之上合漆越宿二字而日始大也而記有是文理乎况奠徹釋為徹造於其說尤疏玩本節有既則後又釋祖為且則其為祖時之祖奠而非葬時之遺奠審矣且遺奠時初無婦人降之儀又安得自遷之升堂而復令降之之事乎儀禮既夕篇喪食凡四條既夕既葬皆祖遷於祖重在先奠從從之也實明徹奠之奠更設奠於柩西至日則却下柩載於柩問乘屋車乃降下其奠設於柩西而為行始謂之奠也於是柩設於柩乃設奠於柩車西此祖奠也厥明徹奠更設奠於柩車西是為遺奠然後徹奠包牲下載以載之遂行此徹後各奠之節如此

卷二

禮記

而註疏乃謂曾子之弔正當至人設遺奠之時至人乃徹遺奠而弔至明日而後再行遺奠也不亦亂既夕禮各奠之節且背本節釋祖為且之義哉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飯上堂徹去第○子游也飯者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以米及貝實尸口中也飯者於尸於戶內以斂於柩也殯者飯後擗建於西階之上置棺於棗中而塗之也祖者飯而將葬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也進者往而無退後而還豈可推臥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至人既小斂祖拮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上夫音扶○禮主人未變服弔者服朝服蓋表玄冠緇衣

以楊之此楊表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服朝服以表襲之加武以經友則又加以帶此襲帶經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尚從吉○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音現子上聲和去聲○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是過之者爵而就之哀尚也故各子之琴然琴有和而和者子夏故也按家語及詩傳所載文有同異疏謂當以家語詩傳為正○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司寇惠子衛之弟鄭氏謂惠叔蘭也子游以其麻嬌于虎而立敗于故特為失禮之服以譏之亦禮引免公儀仲子之喪之意也蓋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為之今以為衰則已輕弔服之經一殺而環之今用壯麻絞經與齊衰之經同則又重敢辭者辭其服也諫以非禮禮記檀弓上

卷二

未

為禮明讓之矣然子游就知禮者文子信之未覺其讓而遂退也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適嫡同○大夫之家臣位在賈深義之文子尚未喻而弟辭之也及固以請子游趨而就客位時而覺子游之意矣故扶適子復喪主之位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時賈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在門東近南並背北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按判亡無通幾平聲中去聲○將軍文子即鄭子人謂其子簡子改稱文氏之子者古人多以爵里為氏也禮無弔人於除喪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弔者然深衣古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所在待而不迎亦受弔之禮不哭

而垂涕者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於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是無此禮而為之禮也其舉動皆中節矣疏曰此深衣即問傳麻衣制如深衣者也緣以麻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始死至練祥來也是有文之禮今祥後見是無文○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冠五十以伯仲周之禮也○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冠五十以伯仲周以前不然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周以前生號死諡稱之舜禹湯之類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宋子曰賈疏有誤按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孔疏為○經也者實也麻是如今人於尊前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經也者實也麻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經象緇布冠後缺項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又有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帶子以頭貫其中而束之首經要經五服並用麻帶則斬衰用麻齊衰以下用布朱子曰首經大一端是母指與第二指一頭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也○按此句錯簡應在下篇并經葛而葬之上以其下文亦論周殷并呼之異而誤也若移定此句則彼此各從矣○掘中窆而浴毀窆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當音濁綴音綴○疏曰中窆室中也掘室中之地作也學行之坎以林架坎上浴尸令浴汁入坎也綴連也人死足禮記檀弓上

卷二

七

葬房不可著屨故用毀窆之毀連綴其足令直可著也毀宗毀廟也躐踐也行謂行神也其神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廟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以幣告神竟乃躐行壇上而出今向毀廟出於大門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者舊謂學於孔子者蓋孔子為衛司徒敬于相喪禮而○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學者因行之也詳見家語○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弔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弔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當音育○子柳魯仲叔皮之弟也何以班諸兄弟之貧者也謂班之也班錢也班曰乃流曰泉布曰布皆謂錢也班不家於喪者惡因死者而為利也班猶分也不謂庶弟之母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古人乏財如此○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應氏曰家死而義不忍存也按家語子路問賊武仲敗於狐駘而無罰孔子言危○公叔敗則宜死亡也君有詔則不致謂此蓋節錄其文也

文子升於瑕工。遜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止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緩請前。從去聲。樂音洛。○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穀，伯玉名孫。劉氏曰：伯玉惡其欲讓地以自為身後計也。遂曰：吾子樂此，則○弁人有其母死而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音扶。○弁地名。泣音若。謂無節也。聖人制禮有節，使人可傳，可繼。若無節，則過禮矣。家語節末尚有而變。○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句。但除有期句。

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與此微別。今以本文解之。禮冠斂畢，雖惟主人括髮袒於房，婦人髮於室，然後舉尸出於堂。蓋為舉尸故袒而括髮也。今武以待舉者舉尸出，然後袒而括髮，失禮節矣。然而子游許其知禮者，所謂於有過中求無過，而與其心也。蓋袒且投其冠括髮，味其文義，乃武叔迷而失禮，深自悔過之意。故子游不絕之而與之耳。舊說以○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為嗤之者，此豈足語於聖賢之氣象哉？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禮記檀弓上。卷一。大。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當作僕。俗音誤也。○師長也。君疾時僕人還尸以之，以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也。方氏釋師為東應氏以還尸為小筮之人殆失之。○游氏曰：傳曰男子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於路，則為死不以道。故人君之獲疾也，有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則外庭共治其喪，疾則外庭共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古者之制，婦官序於內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序於王所宮中，之治掌以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亡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何以能然哉？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從去聲。夫人之夫音扶。○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無服，故曰君子未之言也。而或又曰：同爨總者，蓋亦原其情而極禮之變與。○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而極禮之變與。○鄭氏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夫與舅之妻皆無服，何也？下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愚按鄭說以二人相為服而言，朱說以甥於二人相為服而言，以義推之，朱說為優。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遠不峻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註：縱作提。陸氏並讀如字。○縱讀作總。辦事簡要之意。折讀作提。處事整暇之貌。雖急遽而不亂其節，雖止息而不失於怠。蓋以是也。故騷騷而太疾，則若野人之騷；鼎鼎而太怠，則若小人之鼎鼎。惟猶猶而緩急得中者，乃君子行禮之道也。○李氏曰：縱猶爾詩，惟猶救之是也。折折爾詩，好人提提是也。陸氏曰：喪有縱無折，故雖遠不峻。吉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思按李氏引詩，詞句救之蓋言急直之意也。陸氏意未甚明，然以縱折互形為義，蓋讀二字為如字而縱以直讀言折，則以曲折言與所以不峻節不怠者以觀騷騷有間也。○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具謂衣之物具，棺衣以下皆是也。君子恥其具者，嫌不以久也。待親也。蓋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修遠變而不至矣。然一日二日可具之物，則不為。○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之具所謂緦緦衾衾而後制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

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恩為可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也。姑姊妹姪在室皆不杖期，然出適則有其夫服期杖以厚之，而若以此服相投矣。故本宗皆皆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說見論語。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註謂客之族也。次者客於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既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孔子曰：之死而死，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饗，饗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如去註作沐。按家語作饗蓋誤文也。饗音荷。饗音戶。○劉氏曰：之性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沐謂黑光之沐也。平亦和也。言往送死者而

禮記檀弓上。卷一。大。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恩為可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也。姑姊妹姪在室皆不杖期，然出適則有其夫服期杖以厚之，而若以此服相投矣。故本宗皆皆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說見論語。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註謂客之族也。次者客於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既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孔子曰：之死而死，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饗，饗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如去註作沐。按家語作饗蓋誤文也。饗音荷。饗音戶。○劉氏曰：之性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沐謂黑光之沐也。平亦和也。言往送死者而

禮記檀弓上。卷一。大。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恩為可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也。姑姊妹姪在室皆不杖期，然出適則有其夫服期杖以厚之，而若以此服相投矣。故本宗皆皆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說見論語。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註謂客之族也。次者客於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既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孔子曰：之死而死，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饗，饗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如去註作沐。按家語作饗蓋誤文也。饗音荷。饗音戶。○劉氏曰：之性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沐謂黑光之沐也。平亦和也。言往送死者而

禮記檀弓上。卷一。大。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恩為可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也。姑姊妹姪在室皆不杖期，然出適則有其夫服期杖以厚之，而若以此服相投矣。故本宗皆皆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說見論語。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註謂客之族也。次者客於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既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孔子曰：之死而死，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饗，饗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如去註作沐。按家語作饗蓋誤文也。饗音荷。饗音戶。○劉氏曰：之性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沐謂黑光之沐也。平亦和也。言往送死者而

禮記檀弓上。卷一。大。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恩為可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也。姑姊妹姪在室皆不杖期，然出適則有其夫服期杖以厚之，而若以此服相投矣。故本宗皆皆一等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說見論語。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註謂客之族也。次者客於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既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孔子曰：之死而死，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饗，饗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如去註作沐。按家語作饗蓋誤文也。饗音荷。饗音戶。○劉氏曰：之性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沐謂黑光之沐也。平亦和也。言往送死者而

國雖貧多男無行可多男上目下之步不二這不寧山步之不長

則所謂禮以俗成與○鄭註曰子游曰具大功饗所服也親者屬

大功是橫渠張子曰異父兄弟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為太功者亦以太過以少功服之可也愚按異父兄弟禮經不載其服非關也先王之禮如是而已今且以出母言之母出與廟絕衆子期而不禫為父後者則無服是出母且不得於其子也更以繼父而言其同居繼父齊衰期居今異居繼父齊衰三月若不同居則無服矣是繼父更不能得於妻之也故異父兄弟禮無其文蓋亦朱子所謂推不去者而當以同異居繼父之也考家語紀人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而問於孔子孔子固以此意曉之矣而聖門諸賢之未聞教者猶皆憤憤而不敢實言也而遂懸斷乎此鄭氏之汰也可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

卷二

三

喪服篇無其文按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喪服為出母期而嫁母與出母同也游氏曰子思之意以為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備禮則行之必有不備者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淫之特亦弗可以備行也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為禽禮懷母不懷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為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禮有不備以為母絕於父與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禮之道謹於禮者之所畏也愚按子思之處嫁母如此非大賢以上見道卓然者豈足語此哉然其教子思上則不免過當者此所謂未達一間者也道無過不及之謂中子思作中庸而未與道為體章以白未服母為嫌與過此以往則聖之特而大化之之謂矣餘見 ○縣子瑗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篇首第四章及下篇第五十章 ○縣子瑗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

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夫音扶易去聲○后木魯孝以安死外內精治則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此誠孝子仁人所當思而自盡而縣子所以垂訓也然后木逮此言遂自以屬其子則陋矣馬氏謂此記者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徹去聲○尸未設飾者始死其後設飾足畢具肺醢之奠事雖小定然猶未設飾以俟沐浴也故設帷於室俟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仲人其謂夫婦方亂者則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如此鄭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哀之言方亂非也愚按二說一為死者而言儀禮士喪小斂大斂皆斂畢徹帷是也一自生者而言喪大記賓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斯猶乃也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小斂有席而奠無席此子游人奠在西方斂畢乃設奠於席而據以為禮也故記者言未世行禮之失以正之○陳註曰按儀禮士喪禮小斂布席於尸內註云

卷二

三

有司布斂席也明非奠席也及大斂則奠席在東方其東萬物生大斂奠而有席猶神之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明矣方氏曰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親之意也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總首歲○方氏曰葛之纈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精而疏者謂之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總為裳是取其輕涼而已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減子畢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本條之義制也○子蒲卒哭者呼減子畢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本條之義詳謂減子蒲名也復者呼名哭豈可呼名故謂其鄙野而不達於禮也據王肅謂人按子氏之論視傷註似善矣以禮考之皆未盡窮自謂亡滅也今按王氏之論視傷註似善矣以禮考之皆未盡窮也禮自謂亡滅也今按王氏之論視傷註似善矣以禮考之皆未盡窮也禮自謂亡滅也今按王氏之論視傷註似善矣以禮考之皆未盡窮也

美

美

有男棺又其外有六棺而四棺上下四旁悉周棺束縮二衡三柱
每束一而巳以木爲之形如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
呼爲小要用以連合棺與蓋如柱之連合前後柏梓以端長六尺
陳詩曰端頭也長六尺其方蓋一尺疏曰謂端頭而作四阿也胡氏曰
梓材每段長六尺從下繫至上其端頭相向而作四阿也胡氏曰
以柏木累於棺外頭皆內向也愚按諸說陳徐言其義自以端二
字言中解之証疏及胡氏言其形從以端長六尺五字言外解之
但所謂端頭內向者推胡氏累於棺外頭皆內向二語言簡意明
而疏所謂從下繫至上者不無語累也考後章散塗龍輅以梓註
謂散塗木象梓之形象梓者如此則梓可知是此梓材乃如散木之
此所以四面有四阿之形而其高制與梓實約長六尺也然則註
說有難通者故詞類而轉與學者參之○天子之哭諸侯也
爵弁絰紼衣士之祭服爵弁弁色如爵也紼衣絲爲之○註曰程

禮記檀弓上

卷二

衍字也周禮王甲諸侯乃升經纓衰也疏曰此遠哭之而已故不
服衰纓而止服爵弁紼衣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下也服也愚按註
疏核矣今此兼稱紼衣殆或曰使有司哭之註曰衰成不可處脫
約舉弔哭二禮之服與或曰使有司哭之哭非也蓋或者之妄
詞爲之以樂食謂不以樂伯食也疏○天子之殯也散塗龍輅
以梓加於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敢首擯輅音春○散塗也

也以梓者象梓之形也蓋以輅車載棺而散塗塗之如梓然也
者棺衣如斧文也梓與棺皆而開其上因用棺衣從之如梓也
畫也覆竟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四面盡塗之也陳○唯天
氏曰散塗龍輅是輅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輅車而須棺也○唯天
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別者分列之也親屬諸侯使同列位同若喪
哭所以序親疏也姻戚○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
位焉嗚呼哀哉父誄去聲父誄山○凡作誄先列其行實謂之
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爲傷悼而○國亡大縣邑公卿大
已首稱孔丘者君臣之詞此與左傳小異

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
謂大音泰○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樂備曰舉后土謂社也
應氏曰哭於太廟者傷統業之不繼哭於后土者傷封疆之已削
也不舉自非此指也○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野哭謂其野而
或曰君舉者非也○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野哭謂其野而
呼滅子也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陳註曰所知吾哭諸野子言之
矣然亦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若哭非其地又且倉卒驟人故惡
之也方氏說恐未必然愚按方氏之義今考家語有據家語云子
蒲卒哭者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
遂改之則方說亦無可疑矣而陳註乃疑其未必然者其於前文子
蒲卒哭者呼滅子游之野○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
曲爲解也義詳子蒲卒章○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
之命以物遺人曰稅子弟內不專財外不私惠故不敢稅人或情
義所難已者則以爲命行之可也獨稱未仕者仕則體家事
而以命行之也○士備入而後朝夕哭○哭謂必依次位爲節士
人畢而後哭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玉
人畢而後哭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玉

禮記檀弓上

卷二

樂歌樂也從之言改也孔子謂月則其善也○按是月禫徙月
樂二句相連爲義以見禫月不即歌樂之意非謂祥之月即禫祭
也夫祥祭服以是斷故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而畢問傳云又期而
大祥中月而禫則二十七月而即吉也喪大記云既祥變堅猶致
飾也其下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又云禫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其變皆有漸初非謂祥禫在一月中也且雜記云期之喪
十一月而禫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此母居於父而服齊衰期
之節也夫居母於期且中月而禫光三年之喪無所風而祥禫乃
在一月中乎而馬氏乃以此漫謂祥禫施於三年其月同施於期
其月異且謂三年以爲極者禮不可過而斷於期者情過可伸也
不亦曲而待於禮○君於士有賜而禫○禫音莊○禫者小者之
乎學者幸慎求之○君於士有賜而禫○禫音莊○禫者小者之
人供之士卑不得自爲故待賜也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適嫡同長上聲乘去聲○君適南五等諸侯之屬也公亦謂君註
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殯十五至十二爲中

髮變也。愴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去上聲。○疏曰：袒衣括髮，親之變而愴者，親髮為甚。理應常袒而有袒，又有襲者，哀甚則袒，輕則襲。此又哀發於袒括髮之節也。升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股人舁而葬，喪時冠服皆凶，至葬則而其上用葛為環，經所以然者，以親托體地中，則當以體親之心交於山川土地之神，而不敢以純絜之服交之。耳股舁猶周弁也。○按節首當有經也者，實也。○疏曰：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至之也。為去聲。食如字。○歡謂君使之食粥，即所謂君命食之也。至日不食而大夫以上君於時命之歡粥者，蓋為其德至愛篤，鄉里或不能勉其食而至於病，所以重其體而奪情以致養也。若士以下則君不命矣。問喪云：鄉里為之廢粥以飲食之，是也。舊註曰：凡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當親視歡粥之時，為歡粥病困，故君命之食疏飯也。愚按：三年之喪，紆粥之食，既莫然後疏食水飲，此天下之達禮，命其於歡粥之時易粥而飯，非禮之正。況本文歡禮記檀弓下

卷二

音

主人主婦室老為句，而以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二句釋其義。若以歡與食之分為兩義，初非本章釋經之例。且既以歡字為歡粥之時，即歡字自為一句。主人主婦室老六字更無所著。而為歡粥之義亦更不得通矣。故今斷以陸說正之也。考喪大記：三日不食，後主人宰老皆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主婦疏食非食粥也。其通曰：歡主人主婦室老者，統於主人也。或疑主婦自不食而疏食，不得云歡主婦則主婦自不食而疏食又何得云常。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堂室謂廟中之堂室。禮卒變平生祭祀冠皆所行禮之處。反哭之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禮也。反哭之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拜稽顙送於門外，達適宿宮。然其弔於此時者，何哉。以其時亡矣。失矣。不復見吾親矣。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蓋哀痛至無復加而弔弔正以此也。殷禮多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子曰：殷以慈吾從周。侯主人反哭而後弔。弔則從周者蓋親在上固可哀，而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也。其哀尤甚於北方甚故弔於墓為已慈而不如弔於家者情文兼盡也。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去聲。○北方國之北，北首首待親葬則終死事矣。故葬於北方而北首，三代通。既封，主人贈而用此禮也。南昭明北幽，贈通釋。北方北首之義。既封，主人贈而視宿虞尸。反祭於廟，宮以進也。虞祭名虞之言安也。多卑迎柩而贈玄纁束既受，主人用以贈死者於墓，而視則先歸而虞祭之尸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為尸。尸之言主也。不見親之形，祭心無所繫，故立尸。服死者之服，以使孝子心至於此也。親既反哭，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至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釋士虞禮虞牲以特豕，几以依神，筵以坐神，舍奠也。左，東也。孝子先率有司視往別，今有司釋奠，墓東以禮地神，待其反，即於日中虞祭。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去聲。○通釋：既安以後，日中即虞祭矣。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虞有三葬日之初虞為柔日，次虞為柔日，後虞用剛日。易於祖父，猶改也。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成殯禮遺之類皆謂之禮記檀弓下

卷二

音

喪奠至是乃易而為虞祭。卒哭第三虞明日之祭名也。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而止，惟朝夕哭而已。故名卒哭曰者，祝詞其詞曰：哀薦成事，謂喪禮至是乃成矣。虞祭猶為喪祭，至三虞之後乃又易為卒哭之祭，是為以吉祭易喪祭也。神亦祭名，謂之言附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所附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明日乃奉新主入廟，而拜告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附爾於爾皇祖某甫。畢事將新主仍復於寢待三年喪畢，遇四時吉祭而後奉其變而斷主入廟也。祔必附祖，祖昭穆同位，所謂祔必以班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此音變即易也。之猶至也。變而之吉祭，即以吉祭易喪祭之謂也。此音變必於是日也。接即明日祔於爾祖之謂也。乃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之意，亦猶不忍一日離之意也。方氏曰：不忍一日離推生者之情，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死者之理也。○舊註曰：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謂變其常禮也。以有故違棄虞祭雖行而卒哭之吉祭尚遠，其中間不可無祭，故遇剛日則接連其祭，自虞至於吉祭，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日而後卒哭，是也。之往也。自虞至於吉祭，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日而後卒哭，是也。之往也。記而言似非無據，然細玩此文，變而之吉祭，豈變易乎。常禮之謂哉。况玩其字也。字又勢直貫至是日也。按為義此謂吉祭與祔相

接非謂虞與吉祭相接也接者連續無間之義惟今日吉祭明日
謝故連續無間而下文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釋之若謂初非
者與吉祭尚遠而每遇則日則祭以接之則每間一日而祭初非
無間之義而下文何以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乎且本節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與前不忍一日離同為中釋之詞義例對舉尤無可
疑者矣得章句破疏脈脈承張如舊注所云乎學者所宜潛心體
也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練而耐亦謂練祭之明日也
殷不急於鬼其親故善也此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刻執戈惡之
上文釋耐廟之義而推言之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刻執戈惡之
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列音列惡去
惡鬼神所畏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是也列音列惡去
不詳蓋惡凶邪之氣故巫執桃祝執刻小臣執戈備三者辟除之
若臨生則惟執戈而已此其異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
禮也哉其不得已而然者喪有死之道先王所不忍言也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朝音潮離去聲○子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朝祖是
順其孝心也以死者必自哀其違棄喪處而欲至祖廟而告訣也
禮記 檀弓下 卷二 三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殷大斂後即奉柩朝祖遂殯於廟周
體之蓋則為善與此亦因上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
文釋朝廟之義而類引之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此孔子
用明器從葬而不取殷之用祭器也葬明死者之器善夏之
祭用生者之器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餘通見上篇其曰明器神
明之也塗車芻蕘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蕘者善謂
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塗車者以泥為車也芻蕘者束草
類而已備者木偶人也而口機發太似人而不能動靈之界似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趙氏曰木人設機能動其故名備也○此章
凡數十條備言喪事始終之○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節與士喪禮之屬相表裏○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
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

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平聲與去聲陸堅同○穆公魯君哀公
以禮而反服猶孟子言三有禮斯為之服也今之君子反是直
以冠帶待臣也則其臣不為冠帶之服也今之君子反是直
有也孟子之告宣王豈不為冠帶之服也今之君子反是直
非臣子自盡之道宜兩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聖
人之意詳盡而詞不迫者其○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
氣象如此學者恭觀之可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
為君何食為去聲○悼公見前昭子康子之子名提敬子曰食粥天下之
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
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上如字下
謂仲孫叔孫季孫稱情實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禮
事君者既著矣勉強食粥而為瘠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
非以真情而處喪瘠乎不若遵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
問有君子而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衛
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至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至人既小
斂記 檀弓下 卷二 三

敬子游出經反哭于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至人未改服則
不經與平聲○司徒以官為氏也此與上篇會子襲喪而弔子
游弔喪而弔同意然會子悟禮較速于夏考禮較嚴也○
會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晏子齊大夫名嬰會子
為本也論語久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而敬之是也○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遺
車遺食之車也有子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而不易是食於已遺
車止一乘是食於親及慕而之說即還是食於賓皆義其後而失
禮也今謂所包食往之个数也禮每遺車一乘載食往一包天子
遺車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士三乘其食往每往三體前歷
折取臂膊後歷折取膝大夫以上皆太牢少牢少牢二牲六
體分為三包遺車三乘太牢三牲九體大夫少牢五體五乘
諸侯分為三包遺車三乘太牢三牲九體大夫少牢五體五乘
子減五而一其能免於議哉蓋申此以例其餘也○會子曰國無
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此又會子

慕也夫以見居喪當如是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夫而無多爲辭誦之節也

亦竟足爲勝病哉

斯師也者則謂之何還旋同竟境同大音泰語普彼反僕去聲○
殺屬戮災疫之人也大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指語也
多言猶能言也何不也嘗試也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
顯我出師之名也今家人大宰語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屬
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

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屬與其不謂之殺屬之師與曰反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二毛謂斑白者子謂所獲臣民也與語還侵畧之地縱俘獲之
人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此無名之乎此言語善於辭令而能
救敗也○石渠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事語如何都陽洪氏曰按
新乃吳大宰陳遣使正用人則僕乃陳臣也記禮者備冊錯互
故如此當云陳行人僕使於師夫差使訪問行人僕而○顏丁善
對之如此乃得忠直公作春秋詩引此亦當辨正云

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
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息止也謂止而待也始死惟
尸在而已故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惟

禮記檀弓下 卷二 四

在而已故如有從而弗及葬後棺井無見則不復如有所從矣然
猶且如不及其反而行且止以待之也蓋孝子之狀如此餘見上
篇第十○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為其
八章

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言乃讒者命今始布
冠不言害於政治而夫子解

之如此與論語畧相類也○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季
調侍鼓鐘杜蒧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知去聲音快○知悼子晉大夫名也平公

晉侯彪也凡三酌者既酌二子又自酌也平公呼而進之曰曠
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飲

子在下同○開啟發也在此堂正室也言爾之初人我意爾心或有教
諫開發於我者是以靜息而待乃三酌之後竟下言而出爾之飲曠

何說也黃言祭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若不樂
樂况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此卒哭不樂樂則悼子在隨而可
作樂燕飲乎紂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而飲調何也曰調也
故以為大於子卯謂告也蓋罰其不告也

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為去聲○言謂
於一飲食而忘君違

禮之疾故罰之也爾飲何也曰責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

與知防是以飲之也七音比其供同與去聲○非猶不也言宰夫

開之事是侵官職在刀匕今乃不其其職而敢與知諫諍防

矣故罰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蒧洗而揚

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

謂之杜舉揚舉也沈而舉致潔敬也平公既命黃酌已又欲為世

舉也觀此則黃酌而平公亦可謂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設

善救過矣春秋傳作屠則文亦小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設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成音度○文子衛大

禮記檀弓下 卷二 四

賁猶言有數大夫士三月而葬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
易代也死則諱名故諱以代之也

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
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

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難去聲○有難者魯昭公二十

公如死鳥也莊者尊卑之大制者多寡之節蓋因舊典而修舉之
也不稱惠貞而稱貞惠者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蓋

有三而唯稱文子者○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以為
鄭謂文足以兼也

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
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也言言台適嫡同○駘仲衛大夫石祁之族沐浴佩玉則兆下人
之言兆謂吉兆也方氏曰兆有吉有凶下以求吉為兆故以兆
言吉也陳氏曰有意於得而不兆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為
有知蓋溺於利而忘義蔽於情而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遠

傳以待也之有禮服營之祭而狎釋晉之在堂而候者相去遠矣

果爾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反求諸心而知其不可

於是遂歎息以止之也○按此章假之論固嚴矣而其所稱引則失也禮天子六綽四纁諸侯四綽二纁大夫二纁二纁二纁無碑大夫之不可借桓桓諸侯之不可借桓桓也似不欲以巧廢公其義矣以此推之則知明堂位及此類所稱之語而可以識禮之正矣應氏謂周衰禮廢而成陵替之弊亦以此也○戰於郎公叔馬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

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行皆死焉○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於郎務人昭公之子公爲也其時魯人避師或以兩手負杖於頭走入保城困而止息務人錡之其疲敵勞苦乃歎之曰魯役之煩雖不堪也稅斂之數雖過厚也若上下協心以禦寇猶可也今卿大夫不能盡謀士不能死難言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可不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錡皆往○魯人欲勿傷重汪錡問於仲尼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錫也不亦可乎○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葬以禮記檀弓下

卷二

四

禮而不儀待以賓故以爲問而孔子許之記○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遇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者哀其無主也展謂首也事死而盡孝則事死可知也遇下墓謂人墓過祀謂神廟下謂下車也遇墓與祀而加敬斯無不敬也蓋孝則欲離而不忍故爲行者○子尹商陽與陳乘疾追吳師及之陳乘疾謂子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子尹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反○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音石轅音暢與去聲○子尹楚宜商陽其名弓於乘也乘疾追之執弓而商陽乃執弓而令射而乃射三人皆見其不忍殺也掩目不忍視也止御不忍驅也不坐不燕詳見燕

禮言士位卑禮薄如此可以稱塞也孔子謂其有禮者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制暴斂殺底仁義與禮節並行也然商陽亦非謂臨敵致果而反以勇戰爲戒也詳見家語曲禮○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鄭許桓當作宣聲之誤也曹桓應卒於會諡曰宣舍者朋友相啖食之義襲公朝於荆康則喪者之役也而曹使諸侯行之記曹之非禮○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晉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平先拂桓荆人悔

之朝晉朝強上聲拂音弗○襄公晉君名午荆而貢州名楚國之木訖晉侯公元年始稱楚襄公二十八年朝楚遣楚子昭之喪晉人以其請襲之非乃用召臨臣喪先拂桓之禮○滕成公之故楚覺而悔之此又見楚以非禮待晉而反取辱也○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滕成公喪在魯昭公叔桓公七世孫子服惠伯氏名樹桓公六世孫考世失蓋惠伯爲叔叔之遠叔也進書謂奉進君之弔書介樹也懿伯爲惠伯之禮記檀弓下

卷二

五

嫡族敬叔之遠叔也其忌未詳據左傳註忌也敬叔先弗魯於懿伯故不欲與其姪惠伯入膳而以惠伯之一言而入是傳敬叔之有禮也據疏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其姪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而惠伯則知其意而開釋之是記惠伯之有禮也劉氏曰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註言敬叔欲避惠伯則當受命之日辭行不當及郊之役辭入如疏言使惠伯果修怨則其言雖善安知我誘我耶而遂入乎按爲懿伯之忌爲字左傳作遇是及郊方遇也或者忌只是忌日之忌懿伯爲敬叔之五從祖惠伯之嫡叔父過及滕郊而遇此忌日故敬叔欲後至次日乃入而惠伯以禮曉之然後敬叔從而入與恩按劉氏本左傳正定爲字爲遇其言有義宜○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蓋官而受弔焉○同○哀公魯君時謂除也道俠而路廣故辟除於路蓋爲官室之位而受弔也○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當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春秋傳作

隨寧之誤也○藥莖事在魯公二十三年狹路曰隨梁卽植也左傳紀殖華還載甲夜入且子之降以戰死故妻迎其柩也陳尸也執柯也齊侯聞其言遂弔諸其室引此以明畫官受弔之非也然紀梁方迎柩故可歸弔若將葬則即遠無退無還柩歸弔之禮學者以義○孫子黃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度禮則得矣○孫子黃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梓幃諸侯輅而設幃爲偷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禮記檀弓下

卷二

禮記檀弓下 卷二 哭 陸氏於榆沈字去字不中宇之義覺爲○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得之記此殆以惜有若而美顏柳與○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去同齊音哀音崔與平聲○悼公之母哀公之妾以妻我謂以爲我妻也此哀公溺情文過之辭疏曰王侯絕旁期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雖繼也長上聲○臯一作羔孔子弟子高柴也夷廣也劉氏曰成人爲哀之類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事之有無不可知然其不獲葬於主不見葬於友者以犯禾事小而買道之害大也蓋非以不葬不葬爲驕於文飾之詞也耶記謂其情禮庸庸而方氏直以不仁不恕罪之殆非○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矣豈賢如子羔而有是哉○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王制位定後祿此未

獻出使他邦則稱寡君此言其與臣同遠而去國則不爲舊君服此言其與臣異所以然者以仕同而祿異也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爲貢士之詞而寡則自謙之意以其有賓至之道故也故居其國而君薨固服之遠則弗爲服也愚按方說上二條有味○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禮未宜從之○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禮未前賓官奠脯醢米有尸不設几筵事如生也古者生不諱名木葬猶生也矣諱至既葬而虞祭始立尸以象之設几與席以奉之自是卒哭而始諱其名矣蓋生事畢既卒哭卒夫執木鐸以命於鬼之禮相爲終始者如此已諱詞 既卒哭卒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周禮宰夫掌大喪之戒令木故謂高祖之父也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位遷 二名不偏諱故舍故而諱親也外朝門爲庫門內朝門爲寢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二字爲名也孔某在斯之類是不偏諱也○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此意類記諱名之禮也○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

禮記檀弓下

卷二

禮記檀弓下 卷二 哭 不載葬議 葬音高○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捷敗謂之憂素服哭祖無功則祖命辱矣凡告喪之車曰赴車今告敗亦稱赴車者與素服同義也○葬甲衣張弓衣甲不入繫弓不入報示再用也○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謂宗年宣公之廟新入主而遇災春秋書曰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蓋善其得禮也亦字當爲義文或曰以新對舊而云爾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平聲識志同○式而聽之亦見齊衰者雖隨乃曰也苛政猛於虎者虎雖殺人然出於倉卒之不免而已苛政之害宜未至死而朝夕愁思之告有不如速死之爲愈者此所○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

懷弓下

卷一

四

之道而

櫓弓下

卷二

兇

近之十

卷工

率

烏蓋君

卷一

王

門不常

再請若終不得通還可也何必威儀悚動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
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則見容飾而加敬也
而君子乃曰修飾之道斯其行遠則足見容飾而加敬也
德行無以行遠而惟區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
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說統同○陽門宋國
門者司城官名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為
同城子罕名樂喜戴公之後也覘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
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詩作
○善者善其善治體也詩鄭風谷風之篇扶服竭力之貌微
非也家語作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文義甚明言宋以子罕
得人心而晉不能當固也然豈獨晉國而
○魯莊公之喪既葬
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經者首經要經之總名也
若經案直麻經既葬三虞行卒哭之祭斬衰更受成布要經易麻
以薦若首之麻經不易也時莊公薨子般為慶父所弑閔公八年八
禮記 檀弓下

卷二

三

歲葬莊公既畢即除衰經於庫門之外易吉嗣位而不與虞與卒
哭之祭士大夫至卒哭祭畢亦不以麻經入而皆易吉矣或言經
或言麻蓋互文與此記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
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天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
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孝者孝從去
梓木光澤如沐也登升之也言人不託與於歌音者以起歌之氏
意也如梓者之斑然言其文理如就女手之卷然言其潤澤則氏
曰壤之發政禮法甚矣夫子宜在所絕而乃作焉不聞而過之故
從者疑而問也夫子言為親戚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焉故
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焉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
源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之白好及其夷儀則以杖
叩原壤太過者朱子曰這說却差如壤之狀力是太惡若要理會
不可但已只得其休至其夷儀之時不可不放而故直貴之復叩
其原壤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容他過非朋友之道矣胡氏
白數其母死而歌則壤常絕叩其夷儀之狀則壤如故人耳蓋德

中禮見於周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
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
朱子之言其深得聖
人之處所難處者矣○趙文子與叔譽觀平九原文子曰死者如
可作也吾誰與歸文子名武叔譽即叔向名譽皆晉大夫也言卿
大夫誰從乎蓋設問
以與叔向其論賢否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
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處上蓋文子直知去聲○處父晉襄
立其後為鳳射姑所殺不得葬終
蓋專權恃性使然與是不知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
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從亡十九年可謂忠矣然反國之時正輔
此哉是不仁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武子士會也姓范字季食邑於隨利其君
左傳稱其家事治言於晉國無憾情
以此故文子自言其願歸者在是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
禮記 檀弓下

卷二

三

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
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勝平聲屬音屬○中謂身也見儀禮鄉射
其口所謂似不能言者此猶武子不忘其身而謀之之意也管錢
也庫藏以管為關閉蓋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武子利其君與
不遺其友之意也然其人雖為所舉而生則不與交利將死亦不
以其子託之此則廉潔之至而與武子之不忘其身而謀之者又
得其意於形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
述之表矣
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
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註讀作櫻聲誤也總音咸○叔仲皮
叔孫氏之後子柳其子也學即學也魯純也衣為齊穆為魯者禮
婦為舅姑齊衰絰經兩股相交曰櫻放謂之絰即儀禮喪服傳疏
衰衰齊壯麻絰是也叔仲衍皮之弟也總衰輕於小功服環絰一
服施於以姑姊妹如斯者疑婦服為已過請總衰而環絰者承叔意而
欲輕之以姑姊妹如斯者疑婦服為已過請總衰而環絰者承叔意而
不必行也夫其妻雖魯地猶知為舅服其正服而子柳及其叔乃

○於人有其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

同○成晉邑名范蜂也蟬蜩也蠶絲如績蟹背如匡蜂首似冠蟬

然雖有綏實非爲范之冠也今成人況死直爲之服衰乃其服非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月而不食。曰。吾每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惡平聲似賢矣然過制非情也不用實情於

大暴至而還者且天則不可暴人之義六句意句其乃不丁其

[illegible]

下爲句。左傳註：瘠病而面向上，也。暴之，冬月，卒大暴，至三日止。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徙移也。庶人爲國喪。罷市而日用又不可闕。

旱以自糞也縣子以其責已而不求諸人故可之抑考魯僖公以太

謂徒市爲可豈見不及此與○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

死則詞定孔子蓋善魯世家語

三



姜兆錫章

班爵祿之制已不詳今禮書掇拾於眼儘之餘

司徒司馬司空三官皆取於公羊氏言朝聘之節則取於

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蓋

制祿爵此篇備言主制而篇首冠以班爵祿之制者天下

此言班爵之制也。公侯伯子男爵施於天下。卿大夫上中下

畧同若孟子公侯伯子男之止首列天子爲一等而子男合爲一

等卿大夫士之上亦首列君爲一等與此異也蓋孟子自言聞其

孟子王制之文互異也以此推之可以得其大意矣天子之田

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言班祿之制，而此一節通言其班於天下者，見不能備，故言附庸。

聚也民功曰庸望地小不與朝令其功勞附大國而遂於天子故曰附庸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本農夫受田而逆惟之

五家爲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爲州九千億畝此以方計者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卽視伯，天子之大夫

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一節專言祿之班於王國者也視

三
名
臣
傳
卷
之
一

也不言中士下士者惟上士得視附庸也○按此節首二句與諸書皆不同以周禮命推之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爲正○長樂陳氏曰周禮命上公九命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元士以下殺在內者非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屈而祿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而祿不異內則名仲而實有所守也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去聲食音嗣○此言庶人之制夫百畝農有上下故養有多寡庶人在官其府史胥徒之屬皆多不過食九人之祿寡不過五人之祿亦隨其高下以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一節又專言祿之班於侯言次國以下卿祿遞減而大夫士並同者方氏謂由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

卷三

二

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給是以或同或異也○按此二節至本孟子周禮則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一節之意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尊卑之相當者如此而凡聘會之賚必以此爲序也詳見左傳成三年晉衛來聘○陳註曰鄭氏云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之位自在大國卿之下若小國是卿大國是大夫則同位之中小國卿猶位於大國大夫之上所云爵同則小國在下爵異因在上者蓋如此恩按註說得之但大國與大國相去小國與次國其相去僅降一等當以是爲序若小國與大國相去已二等則不然矣蓋一以其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本條各說並未據惟臨川吳氏註此爲錯簡當在後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說文義甚明蓋天子及三等侯國之制自元士上士而止故言此以足之其數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凡四海之內九州士皆三倍於中士所謂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訓音開下同○此下三節復申班祿之制也九國之制如此八州皆然即上文公侯伯子男之田是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一則形勝非五服得專一則賦稅與三壤有別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開田○此言王畿附庸之制如此即上文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之田也○大國以祿三公與王之親子弟次國以祿九卿與次親子弟小國以祿諸大夫與諸子弟上節各國皆言封此改言祿者析言之則王畿爲祿外爲封疏謂外侯世國有封建之義內臣不言祿有祿賜之義是也統言之皆爲封後文天子之縣內皆言封方是也○朱子曰此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陳註曰鄭氏歷指公孤卿大夫士與致仕者并下子弟以實所祿九國二十有一國六十三國之數皆應證無明證周制六卿兼公孤不更勝地如周召之支子世爵祿累

卷三

三

朝之王子弟未能盡有封也○愚按王畿附庸及畿外諸國之數與禮無考惟職方氏有凡邦國千里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之類與此文全列此正朱子所謂諸侯做箇如此算法者也如此條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蓋亦周禮載師大都小都采邑之制然其數乃約舉之詞視所祿之多少以爲進退官則有專兼已仕者則有存亡王子弟則有陪替且有美惡與仕否皆未可泥而鄭註乃將九十三國之數與三公三孤六卿諸大夫及王子弟之類牽合配搭硬爲之詞是則說有未融而宜以朱子陳氏之說通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總上文而言九州之國數也內一州爲王畿卷九十三國外八州各一千六百八十國總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下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此一節復申王畿祿祿之義也共官謂供給王朝府官府簿書之具雜用之需爲御謂凡天子之服用○疏曰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四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百里而各五百里二者相去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資百官之供疑若不足然者所稱不爲有餘也且以近者與人則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已

則難致而有節百里內非不爲御也要之以供官爲主千里內非不供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愚按百里之內卽周禮國中至近郊遠郊之地千里之內則盡王畿以內矣近郊遠郊當除宅田士田官田牛田之屬其餘王畿當除采邑小都大都之屬而後以供官以爲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入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長上聲○此一節復申侯國班正連帥屬長並爲所統總之爲設方伯而已又總以二伯分主之者八伯各爲一州之伯卽曲禮九州之長曰牧也二伯爲天下之伯卽曲禮五官之長曰伯也此卽春秋傳周公召公分陝之職蓋以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按此節周禮無文文曰籍去不可考如夏官小司馬之屬多閭閻是也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總申一節復之爲多閭閻之意也禹貢甸侯綏要荒爲五服每服四面各五百里其爲方千里王畿曰甸服總銓粘粟米各百里爲五等其外侯服禮記王制

卷二

四

百里采百里男三百里侯爲三等又其外曰綏服三百里據文數二百里當武衛爲二等又其外曰要服三百里表二百里蔡爲二等又其外曰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爲二等方氏曰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遠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按此節本禹貢與周禮九畿之服不同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下三節復申班得之制而此節言王朝之制見上下文○按此節皆裁篇亦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皆命於其君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有三卿當如鄭氏之說也二十七人之下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

分二句錯簡在前今並正之○此節又言侯國之爵也馬氏曰周

官所謂設其參卿三卿也傳其五卿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卿上

士二十七人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
辨也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也愚按
周禮卿即上大夫次爲中大夫次爲下大夫而不言侯國卿大夫
之差今侯國卿之外皆下大夫似無所爲中大夫也然前云小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大國三
卿之外乃又有上下大夫是其所稱上大夫者即中大夫而特變
其文耳蓋對上大夫之卿則其下之中大夫亦稱下大夫而對下
大夫則其下之中大夫又可稱上大夫此馬氏所以謂大夫實有
上中下之辨與至其所謂上有上中下之異者與臨川吳氏所定
獨簡之說亦畧同但吳氏以二十七人爲有上中下而吳氏乃
各居其上上之三分別意皆別矣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
之國國三人謂州也一州三人八州共二十四人亦以佐二伯也
○按此節別無文說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此節
見千里之外設方伯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此節
中王朝侯國班祿之意也畿內采地爲王官食邑故曰祿畿外封
國使其子孫世守故曰嗣內亦謂之諸侯者公卿大夫視五等侯
元士視附庸故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禮記王制卷三

五

三公分服之制也天子之三公分八命亦服七命之說見加一命則
出封大國爲上公而服九命之說見若此外更有加茲則雜記謂
之衰衣出於待賜而已豈命服之常制哉所以然者以人臣之爵
至九命而極也次國之君七命天子之卿則六命小國之君五命
天子之大夫則四命封國不言大國王臣不言卿以下者省文也詳見周禮典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
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節言侯國之爵也方氏曰大
知次國之卿再命而下卿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
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而言卿專言上卿中
卿也上中卿特言卿通言諸卿也○按此節與周禮典命不合而與
前文上中下之所當者亦不同未詳其義蓋此篇綴拾綴燼其義
之不可得詳者多矣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其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論去聲朝
下二節從總中班得祿之意也論猶商秀之論謂考詳其行藝也此
辨之言明猶定也任猶勝也士猶仕也此條論材得祿與周禮相

異而後不正者各歸其正也尚書蔡傳曰晦月由積日而成其法則由粗以及精萬事皆受法於律其法則由先備以以及未故立言之序如此此言遵守大審法制也○孔疏曰先備以同爲齊同之同鄭荊云同陰律也周官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愚按陽六爲律陰六爲同周官亦謂之典同註疏固核矣然以齊典同律度

以圭瓊俛以瓊瓊上公九命得賜圭瓊而爲壘或未賜則稟取之而已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頴泮同○學通謂大學小學也吳氏曰學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敎不可不資之天子所以

○此章言田里賦役之屬之制以起下章之意也藉而不稅者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孟子勸者藉也是也廬而不稅者但賦其市廬之租而貨則不稅而征者但察其異服不稅者人而貨則不征孟子去關市之征是也以其時人而不禁者今民取物必以其時而不禁其所取之貨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及澤梁無禁之類是也周禮閭閻有征以此異者蓋周禮立法而此則以行夫圭田無征夫猶曲禮若夫坐如齊之例當注者與詳見周禮註夫圭田無征為衍文圭田祿外供祭之用名圭者潔白之義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是也無征周禮所謂如田無國征也此上二節言賦之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惟師旅之屬則不拘此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管育○粥賣請求也制耳此言役之輕也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管育○粥賣請求也今民居非可以粥賣家人及墓大夫掌邦墓令國民族葬無待於求請故夫一屬田百畝謂之恒產而私地城有相爭者則官聽其訟獄也此亦田里賦役之類故及之陳氏曰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類之田里墓地仁也不粥不議義也事在義則輔以仁事在仁則處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愚按國家之有賦役事甚重矣然先王之世故從其薄施取其厚事舉其中人生其間者君子

禮記

王制

卷三

以厚小人以養使民養生送死皆將各得其所而王道見於此矣故下章因言度地居民以為教民之本也○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音舜沮直去聲○此系上章之意以明度地居民之事也司空周禮事官也今職闕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候其時而日時猶辨其土而日土也事謂國事力謂民力也蓋執度地居民者酌量陰陽以定其勢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者察向背以圖其利也量地遠近者審偏正以適其中也與事任力則所以成之而已此條與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相表裏乃下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音上音嗣下如字○壯者食多而功亦多今雖壯者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食厚之至也此亦上章用民力役之事然承上與事任力而言正為度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居民而後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音和並去聲○此因上度地居民而推言五方之政

俗也居民材舊說居如化居之居材如天生五材之材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教即後所謂七教政即後所謂八政言聖王之因民而治也必因天地所宜為之利導其間廣谷大川言天地初分形制固已不同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性情緩急亦氣之所稟然也而飲食器用服物之異因之則聖王於此亦奚事強而之哉惟是因革張弛相為表裏所修者天網人紀之教而不必易其俗所齊者經世宰物之政而中國戎夷不必易其宜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教所自始也中國戎夷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以下推言上文異制異俗之類也性者鄭性各隨氣之昏明俗之醇厚而不一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可推後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衣並去聲○其類而以丹青涅之也交猶親也足指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西北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被髮文身雕題交趾自身而言衣皮衣羽毛自服而言穴居自居而言不中國夷蠻狄秋火食粒食自味而言此蓋錯舉不移之性之類也

禮記

王制

卷三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承上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韞音低譯音亦○不通則必達其志不同則必通其欲先王設官以導之亦修教齊政之意也方氏曰寄象韞譯周禮通謂之象寄而世俗通謂之譯劉氏曰此四者皆通言之官寄者託也以其難通託意事物而後能通也象像也象其形似通之也狄猶遠也擬戎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迹而通之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音去聲度音鐸樂音洛○此結二者相為終始以起下章教民育材之意也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有定地居有定邑民有定居三者相得則達之天下而井地之良法備矣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既無曠土游民而井地節事時以安其生必皆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以從乎教此先王所以導其恒心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也蓋此篇自庶民既定朝巡修禮樂征伐能邇來遠使民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

皆王者之大經大法而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
新然後下自鄉學上及國學優柔巽伏以教民興其賢能而此極
至於人材聚於上治法於下則法制之大備而王道成矣故此
節總而序之以見其表裏終始之義必參相得者邑大民少則土
曠邑小民多則民游也樂事勸功尊○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
君親上蓋亦所謂好義而興仁者與○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
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此承上章言教民育
言鄉學之制大司徒總其政令也司徒周禮教官也其職掌六德
六行六藝之教而無六禮七教八政之文今考禮政教具見篇末
六禮七教亦六行之意也道周禮謂之道藝即六藝也德即六德
也又特明養耆老恤孤獨者蓋發政必先斯四者之意而崇德恤
惡又舉善教不能而使民自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
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帥青
同與去聲○此下三節言鄉學簡不肖以紕惡之事也鄉即王畿
郊內之六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鄉學名也上耆老通國老歲
禮記王制

卷三

古

老而言此耆老乃致仕之公卿大夫所謂國老也元日猶言善日
也射以命中故曰上功飲以序年故曰上齒蓋耆老會不帥教者
習射與鄉飲酒之禮而其大司徒教官之長則不變命國之右鄉
帥其俊秀與執事使之觀感而變於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變
則左右對移者以易其歲修游息之所新其師○不變移之如如初
友誼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初禮指上文而言不變移之如如初
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屏音丙○郊者
郊之外地也自此以漸而遠屢教而猶不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下二節因言鄉
事即周禮鄉大夫賓賢能也劉氏曰論者論述其行藝而舉之也
秀穎出也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其穎出於鄉學者又穎出於選
士而於司徒是日選士選者謂選出於鄉者也其又穎出於選
士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又論述而升於國學是日俊士俊者謂才
過千人之上也愚按此數節或稱司徒或稱大司徒蓋自官制而
言通謂之司徒自正長而言則特謂之大司徒也○此以上習射

卷三

五

序黃虞也詳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見文王世子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正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
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奇終身不齒
將出學謂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司樂之屬周禮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學正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令簡不帥教者以改考之也又告於王而親視
學者乃以身教而庶幾改之也棘鄭讀作樊訓為偏陳註讀如木
字棘急也欲其急為遷善也寄寓也若暫寓而終歸然蓋猶不忍
終棄矣此一節論鄉學之簡不肖以紕惡也○陳氏曰廢者至於
四不變然後屏之而貴者止於二不變者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
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
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
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
之可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政官也考大司馬掌進賢與功以作邦國而其屬司士掌羣臣之
版以從詔簡以功詔祿其諸子又掌國子之倅之教治故秀士之

將入仕者皆告於王而升之也。進者謂登進仕版之中也。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任祿。辨別也。論即論賢告王也。官材即論定後官也。○劉氏曰：古者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遇用為鄉遂之吏而已。其選用之在司徒也。國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其論進之權皆在司馬。此其異也。此二節猶鄉學之上賢以崇德也。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廢其事如失職而敗國殄民生則捨棄死則貶降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田之屬周禮大司徒掌國之六職以辨九職之民而治其徒旅之政令是也。教以車甲猶所謂習射上功亦尚賢崇德之意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講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職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車甲選士則司徒辨論官材是職而通之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贏力果反。○此以下承造士末職之制也。言人而執技則論力之優劣而已。故其適四方惟贏出股肱以競射御之類無他事也。蓋其自待者如此而下文所禮記王制

卷三

三

以待之者。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言凡執技以事上者。統詞也。又言凡執技以事上者。謂視史射御百工以外之類也。不貳事則所業彌精不移官恐他職未善不與士齒列者。後賤故也。然必出鄉乃齒者。本鄉猶不。○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音壁。○此章司寇則聽刑官也。時法刺殺也。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而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典謂新刑用輕典平刑用中典舊刑用重典也。三刺一日訊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也。必三刺者。聽民之所或刺或殺之。則則聽決難矣。於是附刑也。意也。若有發露之意而無備殺之迹則聽決難矣。於是附而入之則從輕赦而出之則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此首言刑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當作倫。邦尤同。刑所謂聖制刑言大辟也。周禮謂野刑刑鄉刑官刑國刑為五刑。此言施於其地者各有不同耳。即合倫理也。尤即呂刑五過罰

即呂刑五罰也。天理至公無私。凡斷五刑者必酌而合之。即有過罰皆於事附麗而當其宜也。蓋呂刑所謂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過者如此。正之言質也。平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別音寵。○原親如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之類。正義如見其當權也。其犯雖同而輕重淺深不同者皆不可不別。又必明視審聽而察之辭色之間忠愛則體而體於意言之表然後清無不得而盡也。汎廣也。疑則廣詢諸眾眾其疑則有之矣。此猶例也。其不疑者小罪有比大罪有大比察而成之故無往非公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周禮作有。○成也。謂責禮記王制

卷三

三

正謂士師之屬棘木之下外朝之側也。參聽之者復與司寇正其平之也。有寬也。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如此而後行刑者。君為愛下之仁。臣有守法之義也。此上三節總始終該本末極言正刑明辟之用而下因結言其意也。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例刑同。○輕無赦者立法之意所以使人難犯也。例刑體也。刑之為例猶人之有體也。體一而成而不變。獄辭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矣。故君子之心無不盡而不變。獄辭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盡者。凡以體立法之意而慎用法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此又言刑故無小之例也。或分散言詞破壞法人心是皆足以亂政更若淫聲非先王之法音異服非先王之法服奇技非先王之法行奇器非先王之法物以至行雖偽而堅不澤又或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而肆為之詞

大

卷五

九

盈而不飲立而不坐獻畢而止禮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或飲之君若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諸老孤子四也食禮者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為主也禮亦有二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兼用者春用虞夏用夏饗秋冬用殷食周尚文故也饗食於廟燕於寢春秋傳享以訓共饗燕以示慈惠也○此首言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四代養老之制之異也

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皆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國中之小學學謂大學達者自天子達無降殺也養自五十始者始衰故也八十與無目者雖有命但足一跪首再至地以備再拜而已九十則又使人代受不必親拜

矣○此又言五十以下受養之異數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膳飲從於遊可也

也宿肉者以隔日備也貳膳者有副不缺也常珍者凡食皆珍也

不離膳內則所謂有間也從隨也○此推言五十以下常養之異物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綏綏給食置死而後

卷三

三

禮記王制

制者須三月可辦故時制其易得者一月可成就故月制九十則指衣之屬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日檢修之而已綏以末衣終單被也食大被也皆以覆尸首以棺尸四者並詳喪大記死而後制物易成不違為也○此因言六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十以下時日之異備也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指有爵者與祭義八十謂則就之亦此類也此就見九十者蓋往致尊養之義也○此又因言五十以下杖履之異節也七十不侯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侯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待朝畢也當致仕而不得謝故禮如此告猶問也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杖請常膳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矣○此又特言七十以下國老之有加禮也

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

弗及也

則喪服也或謂齊衰為齊衰也八十不齊則不祭子代之祭矣喪下則不及也按曲禮七十已老而傳不至八十始代之祭且八十或有親喪豈樂不及乎或說為是方氏曰事之常者五十已不從其變者六十然後不與也從者力從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者旁加之也謂非特不能從事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

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之禮致仕以不能勝職任之勞有喪唯服衰麻而已禮節皆所不責也○此亦上文之意但指國老而言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人之老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虞之上庠殷之右學皆大學也在西郊虞之下庠殷之左學皆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

卷三

三

禮記王制

東夏周反是夏之東庠周之東膠皆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之西庠周之虞庠皆小學也在西郊此獨言虞庠所在省文也○此又言四代養老之地之異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皇收皐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其制深遠故名深衣也燕衣黑衣也燕飲服之故名燕衣也緇生緇素色制如深衣故得本名也玄衣一名緇衣六人為玄七人為緇故可通名也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衣裳皆白周兼用故玄衣素裳○此又言四代養老之服之異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此又通言三王養老兼引年之制之同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齊音咨家音崔期音同○政亦謂引政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蓋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皆

王者所宜恤也○疏曰將從於諸侯者謂王畿采地之民從於諸侯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從於王畿采地也故周禮旅師新賦之治無征役鄭註引此為證也王畿及虞氏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矣愚按將從不從政謂舊國之政來徙不從政謂新國之政凡有將往即有來徙少而無父者謂之義五見也○此又因養老而泛言老者之類也

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此乃言恤孤有常痛癢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此言因跛跛我反奇嗣○此因言矜疾苦之制也痛者不能言言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者兩足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短小百工家雜技藝也器猶能也六者各以其所能受食如國語威施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此因言遠男女之制也凡男子婦人同出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也父之齒兄之齒謂年與父若

卷三

三

兄弟等者朋友謂年相若者隨行隨其後也○輕任井重任分班白者雁則並而稍後不相踰並行而齊也○輕任井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井去聲○皆輕者井而獨任皆重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徒食謂無菜而食庶氏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愚按由二說推之此雖言養老之意而選賢與能之典愛親敬長之道一端而王道之成益見矣學者詳之○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九萬億畝陳億畝誤文也○此章推言井田封建之形體以申首章班級之制也方里謂長闊各一百步也蓋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長闊各三百步通計田九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以下放此十萬曰億九十億畝乃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九百萬畝九千億畝乃九萬萬畝也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四海獨東者東海在中國疆內西南北則築微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者其時百越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未盡開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應氏泰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藩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愚按衡山以上凡三千里自其輿而言東河以下凡三千里自其表而言通計四海之內方三千里即孟子四海之內方三千里者九是也方千里有九千億畝則方千里者九通計有八十一千億畝今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猶言八十九萬億又一萬億畝蓋承上為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獨明百里

卷三

三

禮記王制

國為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周今謂漢也周尺之數未詳鄭註曰按玉尺六國時多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東田方氏謂即詩南東其畝之東也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註推為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孔疏又推為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畝有奇陳註謂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之四也愚按諸家皆駁正記文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之誤而陳註與鄭氏畧同蓋陳氏為詳也里亦放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首二句已見上文此蓋覆中畿外一州封國之實以申之餘剩也謂除封百里者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國尚剩七十箇百里也

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又
次國者申之也於上所剩地內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國通除二
等封國尚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地方百里者二十九方
十里者四十即封方七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
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復即封小國者以申之
五十里者四十國通除三等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所餘而因以爲附庸之國
及閒田也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即前言南有功德於民者加賜
是也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即王畿之額又對方北
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
禮記王制

卷三

三

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又即領次國者以申之也又對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
里者九十六又即領小國者申之也此上三節皆推如畿外之
者蓋從省文與畿外封國多餘地少而畿內則領國少諸侯之下
餘地多以附庸少於五等侯而士多於公卿大夫故也諸侯之下
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
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食音嗣○此下三
之祿之詳也次國祿食之數即孟子中士以上皆一倍卿四倍大夫十倍卿是也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
六八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
百四十人次國之卿祿三倍大夫故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
各受其祿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則其食祿百四十
如大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則其食祿百四十

子所命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
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此節又明監侯之祿也
替臣職也前言監侯於方伯之國而此言諸侯之國者方伯乃擇於諸侯中以爲之牧也方伯爲朝天子皆有
湯沐之邑於天子縣內視元士爲大卿朝音潮○湯沐之邑春秋
而往朝也惟方伯乃有者許慎謂周十八百諸侯世子世國大夫
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
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此下三節復申王侯國臣班祿之意也世
不世爵者先王使人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
人必以德功爲準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
未得賜爵則雖其國其衣服禮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
數視天子之元士而已重王命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去
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去
此章又即司徒所掌者申之也冠昏以下並見儀禮陳註曰六禮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士祭士鄉士相見也

禮記王制

卷三

三

禮記王制卷三
禮而陳氏所引如此何也夫鄉射亦鄉也喪服及士虞皆喪也也
考與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長上聲別音鼂量去聲○七教於五倫外又
統於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食衣服者以民生日用所急而導其正也若百工技能之事爲而
必安於常五方習尚之異別而不流於詭以至度則不使有長短
之判量則不使有大小之殊數則不使有多寡之分制則不使有
廣狹之異皆先儒謂難或苛者此明禮修教更不必以政齊之也○陳
註曰此篇先儒謂難或苛者此明禮修教更不必以政齊之也○陳
又且多祖維翰書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
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與學以
上修六禮以下其明也
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月令第六 泰呂不韋集諸儒若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
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維舉三代及秦事爲之也

生德之盛也。兵凶禍危不得已而鬻寇可也。兵自我起。是變易天
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具殃也。宜哉。此蓋

命有司省圜圉去桎梏毋辱止獄訟音悉非反○音器○音諒去上聲○圖來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註謂大合聲客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亡。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

訓

制

01-66

也。大合樂於春末，則中聲之所止也。今按周禮大司樂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鄭謂助宣陽化，蓋以此與仲春習之故。至此大合而亦仰視之也。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平聲。○春陽既盛，物皆產，馬遊牝於牧地，以蕃其生，而其內有中犧。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牲之川。及馬駒牛犢，皆書數以備稽校也。○春氣難離於國中，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罪盡也。厲氣除，故此難離惡之作於春者也。仲秋難離陰惡之作於秋季，冬難離陰惡之作於冬，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惡不能作故也。春充盈足，曰芳，燥伏，雖不言從，可知矣。吳氏曰：難者，使人之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先王變理之一端，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愚按陰陽和而後萬物遂，難固所以和陰陽也。而方氏惟謂難陰惡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陽養而陰應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則先王固亦平之矣。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惡淺故難，惟及國季冬陰惡深，故難備於鄉。若仲秋平陽暑而已，故惟天子行之。天子儂於朝國。

雖自朔及國大離自朔與國
 以及鄉義各有當未可偏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靡
 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
 山林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民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
 並起
 戌土之氣所應也沈陰不舒貌
 按四季皆屬土故註皆
 日應而與孟仲通曰洩曰傷曰折曰淫者別也餘時放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之月畢宿在中實沈之次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中上去聲下仲同
 炎帝火德之君
 祝融火官顓頊氏之子黎也鳥曰羽蟲火之屬五音徵爲火仲呂
 已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竈火之養人者
 故夏祭之也祭先見孟春○蔡邕曰祀竈之禮在與先設主祭於
 簾蟬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下脫靡草死二句在聚畜百
 藥之下說見後○此記已月之

非

一、

經 101—67

樂考禮故
凡川發源於山欲祈雨故祭山川百源亦祭川先河後海之意也
謂是也天之至幸謂之帝舊謂為南郊之旁祭五乃命百縣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謂凡內外之邑百辟卿
士天子之尊上及於帝百縣之尊可矣是月也農乃登黍
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黍於是始熟而登蔡氏曰
雛云內則雛為稚鳥此雛為稚雞也羞進也合桃果名一名櫻桃
謂之明仲夏未熟也諸月無薦果之文獨此蓋合桃者以此果先
熟而薦以爲取舊黍非新成何率至此蓋註不審孟秋農乃登
穀專指子稷之義故誤以其穀為黍稷之總名而遂誤以此黍爲
孟秋登穀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禮記月令

卷三

季

索艾刈同暴音僕○母艾藍未詳鄭註曰夏小正五月收藍藍
此月藍當栽培未可刈也陳註曰藍色青爲赤之母刈則母
傷矣二說未知孰是火性滅而爲灰燒之燬傷火也陰功成而爲
布暴之慮干陽也閉謂阻行旅索謂索匿貨也母閉者順通達之
氣而宜之無索者體挺重囚益其食此下脫養壯使句在器高以
盛大之德而寬之也挺重囚益其食粗之下○挺者拔出之義釜
加也重囚禁繫也游北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別音籠○季春游北
嚴密故加恩也游北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於牧今班孕已遂故
別之繫者止蹏囿也班布也馬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
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句節
蓄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黃帝同者嗜同○
刑陰事也晏爾雅云柔也成亦定也夏至日長已極陽盡于中而
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成陽氣而方長者生感
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於是君子齊戒以養心掩
蔽以防身而舉動必安抑聲色之奉省滋味之調而氣欲不縱且
令百官皆息事戒刑而司或苟作焉凡以和陰陽而慎死生也蓋
天地之氣順則則通於柔陰初生之際順時保養如此則循

序以行安定而鹿角解蟬始鳴牛夏生木董榮此又記午月之候
無所虧傷矣
名解脫也牛夏榮名生於夏午故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又因而盛
名木董榮名別於董草故名也
陰之害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此
順陽明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子水之氣
之時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滕音特○那木之氣所
言百勝明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西金之氣
非一類矣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西金之氣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夏正建未之月柳宿在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電祭先肺林鍾未律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
學習腐草爲螢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蟲名時猶未能飛但
學習腐草爲螢居其穴之壁耳至七月則飛而在野矣習數飛貌

禮記月令

卷三

季

其雞始學飛也腐草成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曰溫風溫
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者離明之會故幽化爲明也應
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擊鳥已習擊迎殺氣
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陰蟲已居壁迎涼氣之微也天子居明堂
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旌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粗明堂台个謂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言伐以暴惡不易
也鼈龜言取命澤人納材葦蒲葦生於澤而可用爲器故稱材葦
易而賤之也命澤人納材葦葦人周官澤虞之屬數者不以是月
起之省文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
靈以爲民祈福共供同爲去聲○四監未詳舊謂即周禮山虞澤
牧林衡林衡之職也在周禮惟甸師委人各言薪芻及山虞澤
虞言薪芻田與供蒲葦而已若川衡安得芻薪乎前百縣葦內外而
言此百縣指鄉遂而言秩有常也數芻爲教養之用各有常數也
○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非獨其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神祠

靈爲民祈禱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是月也命婦官樂采
補綴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舍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
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貨音武倉作套
給王氏當作級誤文也○婦官謂周禮樂人也○與黑黃之類
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故舊也樂造必用
舊法使之質正民善而毋參差假借以爲章也○詳見春官司常
明顯之義或云書其事名號於旗以爲章也○詳見春官司常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行上聲舊作去聲
虞之通屏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
大事以挫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
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大事即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類
主農事之神也未及期而發令徵召將使民待而廢事也水潦
大則農功迫此時舉大事以妨農天殃必矣况又慢令而待乎是
禮記月令

卷三

美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其
田疇可以美土疆土氣潤故蒸爲溽暑而大雨時行也燒薶草也
利猶善也水氣與火性迥其殺草如熱湯然也註曰謂欲其美
地者尤謹草乾燒之至此月雨潦流溢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
地美宜謹周禮羅氏職云夏日至而萌之又云如欲其化也則季
以水火變之是也凡土爲醜難耕謂之疆田疆則土疆美矣
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鮮如字欬丘蓋反
風欬因風而欬疾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未稼不熟乃多女災
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未稼不熟乃多女災
謂妊孕多敗此戌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屬隼蚤鷩四鄙入保此丑
土之氣所應也
○中央土土寄旺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
應也○中央土土寄旺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
故寄旺如此而末月在火金之交又居一歲其日戊巳其帝黃帝
之中故特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
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其祀中霽祭先心保華上聲○四時各屬十干之二而戊巳復屬
黃帝土德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闕黎以火官黎之子黎也舊註句龍
爲后土既死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以火官黎之子黎也舊註句龍
日保蟲大戴禮曰鯀爲長三百六十龍爲長三百六十龍爲長
毛蟲三百六十龍爲長三百六十龍爲長三百六十龍爲長三百六十
人爲長故人亦有龍神鄭氏以保爲虎豹之屬非也土爲君象故
以人屬五音宮爲君最尊而十二律遠相爲宮獨黃鍾之宮冠於
十二律而爲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長故與土爲君象者相配又
季夏律中林鐘林鐘之外中央土別無候氣之管因擬此律聲之
尊而且長者以應之故曰律中黃鍾之宮明非如十一月之律中
黃鍾亦非諸月各以律管候氣之比也天五生土土十成之四時
各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又積水一火
二木三金四之數以成土木火金水之四者成則土無不咸矣故
不舉成數而以生數明之也甘香皆屬土室中爲中宮亦土神古
者開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雷之後因名室中爲中宮
也於先見孟春○蔡邕曰中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
黃旗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閭閭音員○太廟太室
禮記月令

卷三

美

明堂右个而又居太室者蓋一至明堂右个而即居太室以應土
之中氣而順時序與或曰土寄旺四時每季十八日亦居此室也
闕者象土之容萬物○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
建中之月翼宿在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隄之次建星說見仲春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肝音肉
之君金天氏也稷收金官少皞氏之子該也獸曰毛蟲金之屬五
音商爲金夷則金律長五寸七十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音商爲金夷則金律長五寸七十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下說見孟春○蔡邕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極涼風至
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說中月之候戮也猶季
鳥先殺鳥爲祭然後方殺以食如新穀也舊註謂始天子居總章
行戮爲人主順時行令之義非十二月記候之例矣天子居總章
左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總章左个謂西室之南偏或說兵車也白馬黑鬣是月也以立

單

單

聖

聖

都邑穿窬害修園倉害音救國音者。四者皆救藏之備也。註曰：方非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已命此又促之也。以助穀而凡積聚皆多則儲峙無不備矣。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以續新舊之穀者。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故特勸且督也。陽氣日衰。水始涸。此又記仲秋之候也。說見仲春收斂也。謂始收。農稍少及寒甚。乃寒也。水涸。謂氣。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義與仲春暑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之用。百事乃遂。易去聲。○朱氏曰：貨所聚。易謂無事。征以致苦難也。如是則商來貨納。而民以便宜。散而不以。故言來集。遠而在外。故言皆至。財以待用。不匱則用無乏。所以作事無。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陰陽調。之。前事皆遂。

禮記月令

卷三

星

長之數。因猶依也。如長養乃陽之類。最蕭乃陰之類。順時令而應之。則不逆矣。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郭本之氣所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復扶又反。○午。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數音朔。○于水之氣所洩也。先行者。○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在卯。大火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無射。律長四寸六分五。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蜃。鞠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十五。二十四。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蜃。鞠有黃華。羽乃祭獸。獸食。始音合。鞠。本音菊。○此記戌月之候。仲末賓者。已至而為賓也。一云。以仲秋先至者。為至。季秋後至者。為賓。味文義。却非。高名。大水。謂海也。始音合。鞠。本音菊。○此記戌月之候。仲末賓者。已至而為賓也。一云。以仲秋先至者。為至。季秋後至者。為賓。為蜃。蜃化為蜃也。蜃色不一。專音黃者。秋令以黃為正也。蜃。名音戰。禽者。音乃鳥獸之總名。曲禮。猩猩通曰。禽是也。餘見孟秋。

候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西堂之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凡事務。政於內。以合天地開藏。季春不可以。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入之數。如周禮。月要。歲會之要。收之神倉。將以供養。盛也。祗敬。謂內盡力。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志必飭。謂外盡力。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入室。以。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之屬。如燕禮。記下管新。是月也。大饗帝。句。犧牲告備。於天子。宮。入三成之類。是也。是月也。大饗帝。句。犧牲告備。於天子。評曰。大饗。帝者。偏祀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下。是也。書者。謂書。也。犧牲。仲秋。已全具。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矣。此告備而用也。

禮記月令

卷三

星

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二句。註云。合諸侯制。絕句。言屬不言告。省文也。制。即制。令之制。謂奉王制。以制。令之也。制。曰。猶言正朔。即廣書所謂。人時也。貢職。謂入貢於王之職。諸侯稅於民。而貢於王。其輕重多寡之度。數皆王。者以遠近土之宜。制之也。意謂正朔。授民時。以端事之始。應貢賦。給郊廟。以正事之終。此所以民定。而國事舉也。○劉氏曰。期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命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今考呂不韋相。秦政。十餘年。大集秦僮。損益先王。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為一代典。王之典禮。又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便。鄧侯。則對諸侯。侯已久矣。不韋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則其奉得天下。大半。故立制。欲久矣。然其後徒死秦。并天下。李斯相。盡廢先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此因獵而用弓矢。父子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旗。授馬之政。令使其色力各以類從也。

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指北而誓之指首進卦音相○侯周
子馬有六種各一驛至之并總王者為七驛也折羽曰旌龜蛇曰
旛周禮司常等級有九此約舉之也屈謂軍門之旛司徒周禮大
司徒也執印更楚二物也北面誓之者以六軍皆南向而陳也蓋
六軍統於司馬而隸於司徒故命僕騶建軍旗整飭等列而司
徒因指北以天子乃屬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必
屬武飾以視獵者慎武備以敬祀典也主祠謂祠官也獵竟因命祭四方以報本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
薪為炭螽蟴咸俯在內皆墜其戶墜音規○俯垂頭也內謂穴之
皆墜之詩所謂寒向墜戶是也或乃趣獄刑母留有罪收祿秩之
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促同當養並去聲○母留所謂促也刑與
之收不當謂恩賞之沒濫者不宜謂膳服之修幣者收之亦順嚴肅之令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
先薦稷廟稻最遲今如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

禮記 月令 卷三

多魘魘音求噉音嗜○未土之氣所應也季夏大雨時行故大
口皆病土生而火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境
也分裂地隆圻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與不居
應也居止息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夏
之月尾在寅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折木之次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顓頊水德之君高陽
氏之二子曰修曰熙左傳修及熙通為玄冥是也介甲也屋始之
類曰介蟲水之屬五音羽為水應鍾玄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六者水之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鹹朽皆水屬受惡穢
故氣朽腐也行以通往來冬貞元之交往來之義故祀行也祭先
賢諸君○蔡邕曰祀行在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
門外之西北面設至於轅上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
不見見音現○此記亥月之候雉鳴名大蛤曰蜃雉為蜃龜雀為
蛤也皆武庫中忽有雉鳴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說雉側

禮記 月令 卷三

果有蛇蛻亦其類與陰陽氣交而為蛇此時陰陽極乎故蛇蛻伏也天子居立堂左个乘玄路駕鐵
驢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蕡其器閑以奄玄堂左个謂北
玄問者中寬奄者上穹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
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音義立冬之日天子親帥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郊祭
死事謂為國事而死是月也命太史贊龜策占兆審卦吉凶贊音
者孤寡謂其妻孥也命太史贊龜策占兆審卦吉凶贊音
甲與著筮亦用之也占兆者玩龜書之辭以待上審卦者審易書
之象以待筮凡以豫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猶正也謂治獄
而察之應事也至掩蔽曲直也○按此條乃命是月也天
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
子始裘至此乃衣之也

禮記 月令 卷三

通閉塞而成冬上下不通則不通不通則閉塞矣○按此條文義
理疑節末脫前是察阿黨二句蓋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
聚無有不斂復申仲秋積聚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
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侯徑鍵音仲○壞者補其缺壞也城郭
戒備須日鍵鎖簡曰閉鎖匙曰管籥或有破損故言修不可妄開
故言慎要塞謂要害之地也關梁猶言關津徑徑謂僻岐之跡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塗土塋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
賤之等級飭喪紀者飭正喪之紀律若辨若審皆是也死者與生
者有厚薄塗土塋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數位有貴
賤之等級故宜審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
飭焉馬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不冠正塋之屬孰不欲致
美以爲說者然窮其欲而莫能則富者備於有餘貧者儉於不足
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先王視其等而是月也命工師效功
制為禮以紀之使各隨其分而不敢逾也

禮記 月令 卷三

陳祭器按度程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致讀為綴當去聲○其功實也陳列也按按也諸器皆驗實獨陳祭器而按以法式者傳祭器也此總命之也蓋靡巧變也此或謂其過也敬謂功力密敬也上猶善也此勉其不及也勒刻誠實行治也每是月也大飲燕物勒名以察實而因治罪以窮情此又深警之也

註曰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率國飲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率國以飲飲酒禮代之也燕謂有牲體為組也疏曰按國謂王公侯伯子男大夫之禮當用房燕半禮也新組公當饗卿當燕此大飲是王公大夫之禮當用房燕半禮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勞去聲○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牲以祭謂之割祠公社冬祭名勞猶命曰勞酒之勞謂因蜡而勞農燕樂也○註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蓋正厲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燕正臘臘者鬼神之祭則以禮屬民而飲此祭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也又按難記子貢觀蜡一國皆若狂蓋鄉飲酒禮初正齒位至無禮記月令

卷三

果

新舊之後則若狂矣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祭曰臘今考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愚按周固稱臘但其臘在丑月黨正祭鬼神正指季冬建丑之月也天子乃命將帥讀武習射御角力

將帥並去聲○註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也凡禮其孟冬先命豫習於禮無文且非左氏皆於農隙以講事之義也考下月仲冬並無大閱之令豈有豫習者載為合而正行大閱反不載其文之理又考仲冬之令有飭死事一句文無首尾先需以為衍文而通考十二月之中文亦多脫札錯簡則此乃下月之令所錯無疑蓋此篇原在呂氏春秋本十餘萬言而漢儒刪集為篇故其弊如此今以義推之庶政令以時與周禮春秋傳諸文皆合而兩月中之篇簡亦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各完首尾矣餘詳仲冬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母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漁師周禮澤虞人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也蓋猶周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

出復扶又反○已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之氣所淫○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

建子之月斗在丑星紀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鐘子律長九寸水益壯地始坼鴈旦不鳴虎始交

許青乘鴈音易○此記于月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旌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饒其器閔以奄

玄堂謂北堂之富大室者飭死事

註曰飭六軍之士心厲必死之志也疏曰因殺飭文也愚按此句文義未完宜朱子曰為衍文交今考孟冬有天子乃命將帥讀武習射御角力之文乃此月仲冬所行大閱之禮錯簡在彼而此句則因大閱以戒軍士而使之為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

土事猶言上功蓋謂凡掩蓋之物也起大

卷三

卑

果亦指興作而言但此較諸事為大耳以上下文推之可見因堅也而汝也猶其也此皆順開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總結上文以起下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贊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讀如詩沮洳之沮或作上聲非○沮泄猶言滲漏上文而言天地之固閉氣類猶居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以干陰陽之令則諸蟄且死而民必疾疫喪亡相隨而見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為暢月萬物皆當使充實於內故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官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重平聲○奄者掩尹主領奄奄之官周禮內宰掌奄寺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是也重閉內外皆閉也省考也淫過也內宰正其服禁其奇裘展其功緒歲終稽其功事是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則嬖幸也○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宮正官伯之屬皆士大夫為之而大臣不得與聞官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宮以隆尊用宦者而人君熟乃命大酋執稻必齋麴蘗必時湛熾游居養之事大臣饒復知矣

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曾監之母有差
貨遺音失下齊制同貨音式○酒熟曰餗大曾酒官之長周禮所
制以時必潔而形無汚必香而氣無惡必良而酒完備之述必天
得而適生熱之宜以上六事皆大曾監制如法不致差忒也
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
息井泉水所汲而養冬令方中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
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
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取之不詰惡其不謹罪之不
一以正用皆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者同
○短至日短已極也陰陽爭見仲夏陽動也謂萬物之生機動也
齊戒以下與仲夏亦暑同但彼言止聲色而此直言去彼言節嗜
禮記月令

卷主

兕

欲而此嚴言禁者蓋仲夏陰初生則盛陽未甚傷至此陰極盛則微陽當善保也
麋角解水泉動○此又記于月之候說見仲春芒與荔挺皆百草結
大者熊氏謂鹿是山獸為陽故夏至得陽而解角鹿是澤獸為陰故冬至得陽而解角也動者亦陽動而水泉滋也日短至
則伐木取竹箭也○大日竹小日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
之無用者塗闢廷門閭築園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官權設以
達以備用天地閉而萬物休矣故可罷去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
發聲○此午火之氣所損也火燥而旱火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瓞
不成國有大兵○此酉金之氣所淫也雨雪雖下曰汁方冬言大兵氣
有淺深也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癬○此卯木之氣所洩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之月女在子亥時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五律長八十二百
始巢雉雉雞乳○雉音脂乳去聲○此記丑月之候雉亦鳥
立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苽其器
閑以奄○北堂之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雞鵲同
惟鵲鳴仲秋惟天子難此則下及鄉人而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
門皆磔牲以禱不但如李春九門磔穢而已出土牛謂月建丑為
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蓋此時強陰既盛若
不去陰邪恐來歲滋為厲害故磔牲出土牛以驅送寒氣也
鴈疾○鴈音簡當在記候節征鳥謂鴈也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
天之神祇山川之祀地祇也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
冬已前天神人鬼也天神謂天神也天神祇天神也亦言祇者便文耳舊註孟
冬已前天神人鬼也天神謂天神也天神祇天神也亦言祇者便文耳舊註孟
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漁
禮記月令

卷主

兕

先薦饗廟○親往為薦先也猶水而而已至此則腹堅可
藏故命取冰以入之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
具田器○種上聲○五種謂五穀之種田器謂耒耜以耦耕也
修具諸器以豫備之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吹去聲○鄭氏曰歲將
終以樂思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是也乃命四
諸曰自今至後年季冬復如此中間一年停頓故曰罷○大曰薪
監收秋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小曰柴薪燎謂炊爨及
燔燂之用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專而農民母有所使○歲更重平聲○窮盡也次謂日行於
日窮于次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
一度也月窮于紀者月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一月也
其大盡也月窮于紀者月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一月也
每月而日月會於一舍至一歲十二月會於十二舍則其紀

蓋也星回于天者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亦每日行一周天而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二十八宿始歸其故處則其天復也將幾將近也其亦將也以節氣言則每歲比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恰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為氣盈以月朔言則每年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未滿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為朔虛此於歲數不為正終正始故云將終將始也專指而放也承上而言人君當效法農時得役使以妨始數也○按前七句言合為一節且上五句言候必得末二句乃言令也舊以末二句別為一節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其如節非○猶周官歲終之政令也宋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御其變時令有序論之以審其善蓋歲時更始事亦異宜故以待之也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上帝社稷之饗○列謂次國小國之列故次而賦乃命同姓之邦其饗廟之芻豢○芻豢亦此通指諸侯而言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歷亦次也宰歷官故次凡在天下九州禮記月令卷三辛

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上帝社稷饗廟山林名川之祀此自民供力而言也凡諸侯以至庶民賦牲季冬行秋令則白與供力如此者以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此戌土之氣所應也入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胎未日逆傷生連死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此未土之氣所應也

禮記卷之四

姜兆錫章義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論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子自言問答之詞故名篇應氏曰曾子以醇懿之義為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故歷問吉凶難出不齊之事於聖人而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一貫隨聲應答終無留難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秦穆至謂上卿攝國事者王六服裨冕為上餘衰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通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裨冕茲服裨冕者重世子從吉之禮也

禮記曾子問

卷四

等謂階等祝聲三所謂噉飲之聲以飲神聽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舉幣舉而埋之西階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于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大音秦少去聲奉上升聲衰音從從去聲見音現○如初位者也子某之子某也子拜哭且踊奉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與房中並踊衰服朝奠以成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子殯三月乃名于殯以名徧告及社

稷宗廟山川告于廟告于廟官也名其子也備告謂告于同盟
待之者然蓋亦請侯也按國無廟月無廟君之理今其禮猶若虛位
稷言其變與○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冕而出

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音潮下同

字之誤也○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廟者互文也奠者奠幣為禮

而告之也○視朝侯氏神寢故適天子必冕而視朝乃命告羣祀也

命之言誠方氏謂諸侯有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

則於城外委土為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於其上行神

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轅之而遂行也告者遍謂社稷宗廟之

諸侯相見必告于○諸侯相見必告于

禘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

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禘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

禮記會子問卷四

入○入

衣○衣

亦謂之朝服也○亦謂之朝服也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

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食而後辭於

殯遂修葬事其處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殯遂修葬事其處也

母側之非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母側之非先輕而後重

及葬謂葬後出也自母政殯以至極出而後輕先父後母也

之奠及葬謂葬後出也自母政殯以至極出而後輕先父後母也

不食之奠謂葬後出也自母政殯以至極出而後輕先父後母也

之有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此則孝子思其親也修養也及葬而

喪尚在殯故不得為母也此則孝子思其親也修養也及葬而

反力於父也故先重也此則孝子思其親也修養也及葬而

先輕奠以盡禮故先重也此則孝子思其親也修養也及葬而

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禮待後葬此之謂也○孔子曰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

故年雖七十猶必再娶重宗故也然此亦謂宗子之○宗子雖七十猶必再娶

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曾子問曰

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開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

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

去簪下同○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

人揖讓以入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

吉內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而可以冠但後不必

醴禮子惟微去設饌而歸除之以即位而哭其如賓與贊者未

至則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

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

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

於禘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冠者著喪之成服而

禮記曾子問卷四

加喪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當更改行吉冠之禮

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

賜冠冠弁服則受者榮君之賜歸則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

時惟有冠之醴無冠之醴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惟孤子除

喪而冠已冠則地以祭禮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引此又以

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為

改冠也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而

無醴酢日醴每一加則一醴三加後總一醴之醴輕而禮重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問之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

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行旅非禮也

練祭主奠酬於賓賓前賓不舉其後亦不別舉尊以旅若大祥

則酬旅矣孝公隱公之祖蓋並引二公以正之也○朱子曰旅祭

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其大夫齊衰者其士則朋友其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預章內並同爲去聲○饋奠謂殯奠反者反而上也大夫謂望皆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而恐不足也○曾子問曰有大功之喪可與饋奠之事否乎蓋以已喪不可干他人也孔子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禮皆可也孔子蓋據爲所服者饋奠而言也○曾子不悟此旨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爲人之謂也凡殯奠至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斬衰者與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與士諸大夫不以齊衰者與故朋友其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此蓋爲所服者而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會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四

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虞與卒哭之祭即孔子與祭士祭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虞與卒哭之祭即孔子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但言有喪服蓋指總麻而言祭謂吉祭也相識雖厚總麻服雖輕然既有喪服即不得自祭其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蓋極言已有喪服而與○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祭於人之不可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脫同相去聲○廢猶除也○上答既知爲所服者奠之而而爲人奠之非矣故擯以除喪與奠爲問夫子言方脫衰而即與人奠之是忘衰太速爲非禮擯相事輕亦或可耳○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服重決不可執事於人疑大功服稍輕或可與人殯奠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服者奠而不可爲他人奠○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爲所服者奠而小功亦不可爲他人祭矣乃曾子又疑總麻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言之吉祭也故孔子

直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總麻由重而漸輕也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曾子既知此遂疑斬衰之後或可與人饋奠乎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也○擯相可者畧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爲之爲得也○愚按舊註本章脈絡多未明惟吳氏此條爲近之但孔子據所爲服者而答首節答詞已明而次節猶以輕喪重祭爲問何也蓋參也魯故其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如字○吉日謂婚期也○弔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其父喪則亦稱父名弔之者皆稱其宜也某之子之某伯父名姪壻子故亦稱子也嗣繼也言繼此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五

不得爲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不稱夫婦者未成婚嫁也使某致命之某使者名也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而使之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及壻稱後女父母諸壻成昏必俟壻終弗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也壻亦如之者謂女之伯父亦如前致命而諸禮皆同也○按本條既葬之後各致命不得嗣爲兄弟而終不敢嫁若娶及既免喪而終諸皆禮也其終不如此請而別嫁則別娶而何也蓋有親喪嫁娶而視亡親如草芥者茲乃有終喪別嫁則娶而何也蓋有親喪嫁娶而視亡親如草芥者子之言也蓋此意當於周禮媒氏職得之也本條首稱納幣有吉日則固可謂昏姻以時矣其有故而失時則變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且察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禮制也而其間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所謂故謂喪荒之故也則有故而不用令者亦可原矣此亦禮意也故二者同謂之禮男喪女不敢嫁則女喪壻亦不敢娶故曰壻亦如之女不敢嫁者壻自不他娶壻不敢娶者女亦自不他嫁則免喪後之使人請壻弗取不他娶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壻亦如之者蓋言非壻弗之取則必弗嫁而非女弗之嫁則亦必弗取耳味而後二字正明不取○曾子問曰親迎嫁不取取之意也而以詞害意可乎學者詳之○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綯總以

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夫聲○嫁服士妻祿衣大布深衣白布爲深衣也縞總生素絹爲總而束髮也婦人未成服之服蓋如此女反不言改服者省文也○舊註曰女子在塗爲父三年父卒爲母亦如之已嫁則期今既在室矣蓋非止下奔喪之禮而服期其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愚按舊註殆非也下章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廟不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未廟見且未成婦況在塗乎婦於女氏之黨不夫則又何以婦服之也夫嫁女之所以降其父母族屬之本服者以其受服於舅氏而義無兩重也其父母族屬亦各爲之降其所服者以有代而受之者也今以女死不遷祖不姑及婿未成服之義推之則在塗之女未受重於舅氏者不得降其本服而其在喪以至免喪則又必各以禮請而後可嗣爲兄弟也此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喪謂婿家之喪也男改門外之次女改婿家而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各即位而哭不言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者齊功服輕女不反歸也○曾子禮記曾子問

卷四

六

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除喪通謂婿之父母喪及其齊功之喪也反猶復也謂復爲昏禮如初也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況輕者豈可反於初乎蓋除喪但如凡人從御復喪而已亦不復行昏禮也然○孔子不祭亦止謂四時之常祭耳若禘祫大祭則過時猶追矣○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離取並音見○思相離則不能廢麻故不藏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質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易姑存厥明婦見舅姑沒則三月見於廟而祝詞告曰某氏來爲婦也擇日而祭謂於三月之內擇吉廟見以祭非廟見後更擇祭也成婦之義者成婦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不祔主而列於姑次也壻服齊衰期而不杖且不著草屨不居哀次而女則歸葬於姑

女氏之黨凡以未廟見則未成婦故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亦如之者女以斬衰往而節同也註曰既葬而除○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未期與三年之恩故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膏肓神祇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上猶尊也膏肓神祇其尊之無二上猶天之曰土之王也此以明廟無二主之意而喪之無二孤不待言矣○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器○此以下明二至二孤之由也亟數也禮師行載遷主以示尊奉今不用遷主而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掛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禮記曾子問

卷四

七

季康子之過也○鄉去聲○公爲主者國君卿大夫之臣卑卑不等北面哭拜稽顙今哀公既爲主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而有司不能辨正是二孤矣豈非過乎言過而不言始者康子爲孔子同時故也蓋公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桓子卒註謂當爲出公蓋謬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符同齊魯同○遷廟主謂毀廟之主也○君行則師從言巡狩而師征具其中矣金路謂之齊車上章言軍立偶○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主之非此又言軍用七廟主之非也○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視取殯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至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卒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必踞老聃云○祫音洽聃音耽大音泰從上聲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玉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玉告於祖廟之主則奉奠神之也反則告廟埋藏而○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乃出於廟亦不敢喪之意也

人

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曾昭公始也少喪爲並去聲○良善也○禮慈母無服而昭公託練冠燕居之說以服之其違禮明矣○况復喪慈母如母乎此又引以申上文之意也○鄭註曰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子爲其生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其母齊歸是不少且母喪無

九！

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落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大音泰○旅衆也方色註謂旗服之屬東方青南方赤之類兵謂兵器隱義云東方鐵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陰陽爭故正五行方色以厭勝之火則救之而已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

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
后夫人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前大廟王廟之大廟也后夫人王后及諸侯夫
人此上二節言王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
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下二節言王祭遭變之禮
是也說見王制簠簋既陳猶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
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當祭承上言若
祭也接之言連提連之義日食大廟大較王后崩為輕故牲殺之
後謂變不廢惟務在速畢無繫綴節文耳舊謂其祭無迎尸入坐
謂是也然日食而皆連祭而不廢若大廟火其郊社五祀連祭
廟火救火還至為急祭固當廢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
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十

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既殯而祭謂自薨至殯不祭
迎尸而入坐也伯勳也肅食畢而以酒漱口也王侯之祭禮亡今
以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
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然皆須尸三飯後視乃
食今則尸三飯告飽則止視更不侑也尸飯畢主爵尸尸酢至
又獻祝獻佐食今視既不侑亦自無酢主以下也此殯後祭五祀
之禮也肅謂既殯也自啟殯及反哭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
而其祭禮漸向吉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佐食以下仍闕此
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
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
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
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此必二反帥者率○此言使祭道
既陳互文也君即諸侯亦謂暴喪也此及也飭備也謂其既殯葬
而祭社稷之禮亦若天子既殯葬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
及五祀者俟禮無郊祀大嘗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

陳簠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
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
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
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此言大夫之祭遭變之禮以及於士也
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乃止
也室中之事而已者尸在室中之與祝在室中之北廂南面佐食
尸獻祝獻佐食乃止也若常祭主人獻佐食畢次主婦獻尸獻祝
獻佐食又次賓長獻尸尸奠爵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焉今皆
以喪殺也士之祭但道總喪即廢惟所禮之喪士於死者雖有服
而所祭之人於死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
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弔哭不亦虛乎練小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十一

旅聚也羣立旅行則為忘哀况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以為飾
直衰絰杖為至痛飾也若重喪而弔哭哀彼則忘親哀在親則弔
為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問此言而禮會子問曰大夫士有私
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
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
而後殷祭禮也因親喪而問若喪也殷祭謂祥祭也言君服在身
服之禮乎此所以時過不除惟待君服既除之後然後次月行小
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也蓋義以斷恩而不復除親之服其
禮如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
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慮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舉之
祭謂時祭也言先王制禮有節過時不復追行禮也今不追除服
非緣不能而弗除也患除制也且如春祭或以事廢至夏則推行
夏祭不復追舉春祭矣時祭之不追行如此若親喪之行殷祭而
不追除服又何疑哉○按喪有帶之成服有祥之除服此止也

若有君喪而遭親喪則其時但舉親喪之殯禮而不成服若有親喪而遭君喪則其後但補親喪之殯禮而不除服此權也故親喪既葬而遭君喪者其後雖補小祥大祥之祭既練而遭君喪者其後但補大祥之祭而皆不復行除服之禮此所以曾子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也所以然者除喪因祭而舉也祭不為除喪設也此喪服小記之義也故祭與除服為二禮而此則祭而不除服或乃誤以祥祭除喪為一禮謂君服而追祭惟嫡子之為大夫士者行之若庶子為大夫士則嫡子主行喪禮他日雖除君服而不追祭是終身不除親喪矣此曾子所以復問也夫合祭除為一初非禮之本義且嫡子主祭則庶子從祭是即祭矣何不祭之有以不明祭除分合之禮遂失經義而并過問不祭之義○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也殷事謂薦饗之盛禮也之適○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啟啟殯也歸哭親喪也此二節皆對推若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之君所所有殷事則歸家朝夕恒在君所也若親喪既啟而有君喪則亦在君所而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反送親殯也○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室老室長行事謂攝行其事也大夫士既反於君所而親喪朝夕之奠有不可廢者大夫尊故使室老攝士卑故使子孫攝也○按陳註君未殯而臣有親喪亦與親未殯而臣有君喪對推之恩細玩不然夫君未殯有親喪則且舍君之殯先歸以殯親而後反於君所矣豈有親喪未殯反舍親殯以殯君而後歸殯者哉故此節對推之說非也蓋臣有尊君抑親之理如此文反於君所而室老子孫行事是也若先親後君之理如此文歸殯而後反於君所是也所以然者殯者送死之大也君殯不必一臣而親殯非子親行不可也此其與朝夕饋食之事固殊而其權衡輕重亦大夫內子有殷事自見矣則陳註又安得而輕為一切之說哉○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內子上下大夫卿之妻也不言大夫妻事上以見舅姑之喪則其禮如其夫之歸居於家故有殷事亦之君所也○所而朝夕則否也儀禮喪服云妻為夫之姑如婦為舅姑○賁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

也然其行為誅以定讞也稱天以誅者君尊無二惟天在上故也雖天子猶假天以稱之則誅貴誅長及相誅之失明矣○曾子問曰君山崩以三年之戒以柳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柳音闕其供同從斂並指也應不即歸或久於外而客死故以從也其殯服謂供至人殯時之服也人謂柩人也孔子言其時已大斂而供殯服則子從柩合若麻弁經疏衰菲杖直杖之服至柩入時則自宮門西邊而入其空闕之處乃就實位之西階以升此蓋親已殯而以事死之殯事之也如或方小斂而未成服則子首徹者免身亦惟著布深衣以從而其入則自門升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未殯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矣凡此乃○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送君柩也不俟子者下棺即歸不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而返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祭禮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必往宗子家而祭而介者介為副祭之義貴貴之道也常事謂歲祭之常事稱庶某薦者宗子祭而薦庶大夫之詞稱使某執者庶大夫祭而薦宗子之詞蓋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者有攝主不厭祭不旅不罪則不隨行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謂同辭謂作辭綏綏謂作辭○介子者凡五以其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謂之攝主而禮祭於宗子受也所謂不配者祭禮尸未入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亦謂遂送親柩也改服服君喪也雜記布深衣○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祭禮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必往宗子家而祭而介者介為副祭之義貴貴之道也常事謂歲祭之常事稱庶某薦者宗子祭而薦庶大夫之詞稱使某執者庶大夫祭而薦宗子之詞蓋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者有攝主不厭祭不旅不罪則不隨行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謂同辭謂作辭綏綏謂作辭○介子者凡五以其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謂之攝主而禮祭於宗子受也所謂不配者祭禮尸未入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

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今攝主則但言焉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所謂不降祭者降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陪祭主人減黍稷牛肉祭於豆間尸減豆及黍稷廟祭於豆問今則尸自陪祭攝主不陪也所謂下報者報福慶之詞也尸十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攝主則亦不報也所謂不旅者不旅酬也謂見前章所謂不廢祭者廢飲也其禮有陰陽有陽慶迎尸設之後佐食徹尸則設於西北隅陽之虛故曰陽慶迎尸此手皆庶具享而廢飲之義此以次當為陽慶而今亦不廢祭也此而陳也雖庶具也又言酬賓時布食爵於賓北之賓亦不歸於南而不舉以酬見弟以中不旅之義而其助祭之賓亦不歸以酬則又具不備禮之一端也其將祭告賓之禮又有三若宗子於廟則又為兄或為弟則宗子兄弟某其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辭此則告賓之通例也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古

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然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子家之廟亦不敢自於其家行祭故當祭時但望墓為壇而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自祭於其家矣然其稱祫稱子某而不敢如宗子稱孝子某惟庶子身沒則庶子之嫡子可稱孝子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而已矣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六

館

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禮也蓋甚非之之詞

故曲禮謂之函丈相對如此取其便於問也列陳也問終則却就
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有未達則必待其
陳言已盡然後更問而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不敢先問以參錯之也
釋奠未詳方氏曰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莊子一師也春謂夏弦皆
大師詔之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冬讀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
釋奠秋與冬各一釋奠也官通謂教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
疑脫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即夏字之誤也按方說亦自有理或說
較平正也釋奠也其禮但奠所薦之物而無祭禮迎尸食飲之
節蓋主於行禮而已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若後
世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
有伏生詩有毛公之屬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
行事必以幣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
也事即謂釋奠之事始立學必用幣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幣而時教莫不用幣亦立學必用幣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則否合謂合樂也惟國有內喪之故則不若非國故則釋奠豈凡
大合樂必遂養老言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惟常
事合樂則不養老以見敬老之為重也凡語於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手

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句
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去聲○語論語也郊如學也斂
屬連振也以用也其同等中有可進者進之而其同進者則以其
序序之也謂之者目之也成均董氏謂五帝太學之名上尊堂上
酒尊也及爵得之言凡論語於郊學者必舉賢才為重而其間道
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此三事者取士之正也其或無三
者之可取而有曲藝欲試者皆戒之使習以待再語而考論之必
舉說三事而有一可善者乃拔之而於學官則亦得取爵於上尊相族勸
人雖止目為知人而遠之而於學官則亦得取爵於上尊相族勸
以為榮焉此則又其取士之廣也此以上特言與政者養老尊賢
之典也本節多闕文疑義舊註人字之字均皆句絕姑依之然
文義不甚安或疑遠字為達字之誤當是人字均字為句絕則義
協矣按何理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俗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與齊同○器謂干戚羽箭之
屬隨謂禮賓也退饋於東序

未詳舊謂東序夏太學名諸侯有功德亦兼立異代之學東序與
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此蓋釋菜於虞庠而退饋於此也
一說即學中之東序非必自為一學蓋行禮於學而退饋於此也
之東序也詳見始之義也備言立學之初始成禮樂之器蓋既
畢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而繼又釋菜以告用也其禮以備
質焉敬既不用舞自不投舞蓋禮畢而退禮其賓亦推行一獻之
禮無質介無合語可也此中釋奠先師之意也○石梁王氏曰節
末三字衍文也愚按鄭註以為禮上事者得之今坊間鐫刻文字
亦標識篇題數字於各簡之末即其意與後○凡三王教世子必
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懋恭敬而溫文修內以和心志修外以飭威儀似乎
樂自內而達外二者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合外內之道矣此
所以其成也懋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溫雅之象也謂之釋者與
論語不亦說乎之說相印蓋修習既熟而中心悅懌其進自不能
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驗也○此以上從陳註之意也今考孔疏
云內外有樂而心悅懌知故其成也釋內外有禮而貌恭心敬故
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其說將五字分疏與陳註全別學者參之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主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
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
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
能也少養行並去聲疑如字○養者誨育養陶之意審詳審也示
保養以事也師謂太師少傅養以言也保謂保以言也保謂太保少
保喻諸之喻猶教也教喻之喻謂世子喻其教也事即事父事君
之事之屬德即忠孝之德之屬身謂世子之身也天下無事外之
德故教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身外之道故謹其身以歸諸道四
輔謂前賢後左輔右弼也三公保傅師也四輔與三公不必
全備唯可備職者乃設之六句皆記文也不言傳輔翼詞也語
則道不虛注故立其人以養之也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
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百
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
而不揚責之弼思按道無不貢而父子君臣之屬其大也自父子
君臣之屬以達於百為萬事之備皆禮以修其外樂君子曰德德
以修其內至禮樂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德成矣君子曰德德
成而收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君子曰德言世子
謂之有德也德成則教道尊嚴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而國無
不正矣此世子他日為君之謂也所係如此而謂教可緩乎此以
上又特申教世
子之重且大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
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問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政而治此則相字而下文又衍周公踐阼四室皆記者之失劉氏
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公蓋以冢宰攝行天
子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
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矣然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况周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公不遇迂其身之所行以成
君之善乎宜乎優為之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
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淫作
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
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
不慎也
事人使人謂事長使幼也武王崩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
警敬王也君與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
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行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然則養
之可不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
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
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
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
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學教同○
善謂眾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
故疑之而知禮者從而曉之曰彼蓋父在之時世子之禮當如此
也然世子如此而眾皆知父子之道矣下放此學之教也語古
語也樂正即所謂大樂正授數主導率其學業者也父師即保傅
師主成就其德行者也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
萬邦皆正矣此以上引孔子所言周公之教世子而因以申明之
也 周公踐阼說見上文教世子條劉氏曰此四室說者以下文更
公踐阼天子位之說此其後致○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
新莽居攝纂漢實此其後之也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
蓋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子通謂之國子而
適長貳其父謂之倅故名也此總言庶子治公族之政也 其朝
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者潮章內並同○內朝
公若內朝則立於西方而東以次而南雖臣有貴者一以昭穆
長幼為次父兄雖賤必居上也此言其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謂路門外之治朝也若公族於此朝
見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為次不序年 其在宗廟之中
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朝見之位為猶治也 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俸獻受爵則以上嗣此
言宗人治公族於宗廟之禮也宗人詳見儀禮其職掌凡宗廟之
禮百官之職事故名也以爵者爵各有等卑不踰序也以官者官
各有職使供其事也登升也食尸餘曰饌上嗣即嫡長也按特牲
饋食之序先時祝酌爵饌於饌南侯主人獻內兄弟長兄弟及
眾賓長為加爵然後宗子使嗣子飲嗣南之賓爵於是尸洗爵
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來爵洗爵獻尸

文王世子

卷四

世

必赴練祥川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宗室而君臨

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殺卿並去聲○此下二節覆解
上文正公族以下各縣也內內之也明父子謂序昭穆體異統謂
嫡繼嗣則祖始尊五服自親及疏則親不棄燕食以齒爲序則孝
弟不特而且親觀施於生豈有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豈有深遠
之思不敢以輕當事故君臣之道著不敢以卑並尊故讓道達廟
不敢以貴賤隔於親不忌爵既以賢者殊故無能爲賤至若平
臨賻賻禮以敬施則又所以和睦而友愛之也凡此庶子之官治
而父子以定長幼以序其教之以孝弟睦友于愛者是恩明義
美而邦國有倫矣則衆有不同方面趨禮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
教者乎甚矣設官以治公族者之要也

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願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

禮記

卷四

張

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爲遠並去聲○正街猶言常法與猶
許也慮度也蓋族難親而法難犯故與衆一體以治然猶不許國
人得度其過惡而爲之隱也刑既加而祖已辱故於禮一槩不加
然猶加私責以親其骨肉而不逃絕也官刑謂之腐刑如木朽腐
無發生之理故此刑不及公族而類始不盡矣凡此又其待公族
之有罪者所以爲仁至而義盡也○此以上述庶子之職以明待
公族之道與世子法相爲表裏其在外朝宗廟雖司士宗人治之
蓋亦庶子總攝之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斯音族更平聲首音醒養去聲○大昕日初明時也
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初明謂之大肌鼓鼗鼓也徵召也將親
學學中先以此警衆也有司謂司教之官與舉也秩節猶言常禮
謂釋奠也反復也之註謂往也疏謂釋奠事畢復命天子乃又之
養老之志也適亦行也先老先世之爲老更者也視學在虞庠而

養老在東序故將適養老而先釋奠以禮之也老更所養之老也
註曰二老及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爲喪三老三
人也五更五人二說不同然皆年老更事故仕者故名也饒謂饒處
人退修之者謂酌獻也設席位異天子親至其處省視醴酒及凡
珍羞之具乃作樂發歌延其入卽賓位而退酌饒以獻之是修行
孝養之道也○按註疏始之養也緊承卒事反命卽始字與卒字
相應蓋卒事乃始更之養老之處也而其訓始字乃又訓爲始本
學以謂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也彼此何矛盾且本
章專言養老而養老禮行於學校故以視學先之今若訓爲始立學
則上下脉不相蒙卽前列視學節又何謂耶兄其訓爲始立學而
釋奠於先老者爲立學而然非徒爲養老而然也爲立學而然則
前章言始立學者必習奠於先聖先師初不言釋奠於先老若爲
養老而然則養老之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初不言釋奠於先老若爲
禮之常也而乃卒始字爲始立學而反失上下承接之義可乎又
按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學皆周之小學也其辟雍或謂之
成均此其大學也如註疏之說謂視學在虞庠而養老在東序是
二者皆小學耳而考應氏則謂此學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也祭
義樂記皆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所視卽太學而所適卽
其東序明矣視學養老無兩地也亦無兩期而其
始與卒之相承接又明也始立學之說胡爲哉
反登歌清廟既歌

禮記

卷四

三

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房反席也。清廟頌之首篇。語所謂合語也。老更受獻時立於西階下之東。而天子既退而酌醴以獻矣。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德音詩。味文王之德之音也。其所語說皆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乎清廟詩中德下句。管象舞大武。句大合衆以事達音之極。致故爲禮之大也。

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下管象舞

大武都堂下以管奏文王象舞之曲。而於庭中舞。武王大武之舞也。周頌維清詩乃象舞之樂歌。武諒則大武之樂歌。衆謂諸學士也。凡此歌舞之盛大。會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固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而其中綴兆行列之間。君臣有位。貴賤有等。上下之義亦無不行矣。則先王又豈徒於禮之大者。苟託之說語而已哉。陳庭曰。鄭氏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而疏固以爲管中奏象武之曲。註中鄭氏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而疏固以爲管中奏象武之曲。下故以下管象爲武王也。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韜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太師帥。管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非象

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今考嚴氏之說甚明也禮書曰維清奏象言文王之典季札見舞象而曰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而鄭氏以爲武王誤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聞音闕○開終也此時儀內諸侯及卿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仁愛終皆徧及也得氏曰石渠於此塗去幼字今按疏存養幼之義而鄭註無文疑是譌擯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養去聲兌當作說音悅○記事猶下章世子之記之意陳註謂四代皆養老後王養老亦記序前代之事也處舊謀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故謀禮而推行之也敬以心言禮以事言以敬而上總指各條之意以禮而下行則分指各條之文也喻曉也引說命者因養老禮行於學而備終始之義故借以○世子之記曰朝夕結之也○此以上申言人君養老之禮也

文于世

卷四

夫

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教世子之禮文石梁王氏謂古世子之禮以此餘其一節以附篇末是也滿亢也盛也容儀也文王朝王季曰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蓋又因以見文王武王之爲至聖而異於常人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品味也所進所食也命膳宰即篇首所命詞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齊齋同養去聲○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玄端服蓋敬齊而親養也善猶多也○此章又推言世子之法以結篇首之意也

多也。○此

草又推

之首
其之

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后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三王之世爲小康。有老氏意，其稱夫子云爾者，蓋記者爲之詞，與愚按此篇亦見賓諸而。又頗有同異家語爲得之蓋經傳之失與也甚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與去聲。蜡音乍。觀去聲。家語作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而共下無仲尼之嘆二句。

蜡禮詳見郊特牲篇。觀門兩旁懸國上而感嘆也。嘆魯見之兩觀而子與爲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之兩觀而子與爲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之兩觀而子與爲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

第四十章言偃孔子弟子游也。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三代之英，謂三代之時。方氏曰：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行對惡而言英，則對質而言也。夫子言我今雖未及見此而有志於其所爲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故因問而發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

應

卷四

氣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選去聲下同矜矜同分惡爲並去聲○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私其子孫如堯舜舜禹是也所選者賢所與者能德才備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內外合也是以親其親以及人親子其子以及人子使老若壯若幼者皆寡孤獨廢疾者各得其所男則各修士農工商之職女則得歸良善之家貨惡其棄於地也然但得賄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不起而外戶可以不閉矣豈非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向於內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蓋諱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謹於禮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
知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為已之為並去聲
上聲○家語無禮義以為紀至兵由此起十句今味文義禮義以
為紀以下七句當在謹於禮者之下記者蓋緣上文以為二字
文勢相類而錯簡也此殆非小誤蓋正之天下為家言以天下為
私物而傳之子孫也大人統指王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
為及以賢以功者以勇知為賢而以功為功也紀綱紀也考明
考成也義質而禮行故曰以著信先而禮後故曰以考明猶法也
講猶習也常謂常法指著義以下五事而言勢猶位也不由此五
者則勢位且去而天下以為決民也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家語
亦無此句○陳氏曰此亦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之意
故言大道為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然其
說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愚按篇首本有語病又緣
禮義以為紀七句上下錯簡末後增小康一句其病滋多宜王氏
陳氏辯之嚴也學者以家語參定其文而世論之可矣又按篇中
數番問答其上下文脈雖相承而意緒各出今畧依孔氏分為段
禮記 禮運 卷四 三

禮記 禮運 卷四 三
落此上三節為第一段首答子游 ○言復復問曰如此乎禮之
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
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夫音扶下同相去聲
先王下有所字無故失以下三十八字較得之微效也列序也本
於天者因天道之盛虛而為之節殺於地者順地勢之高下而為
之等列於鬼神者參造化之屈伸而為之用喪祭以下八事折言
禮制之目也○此節為第二致子游仰禮發問而約言禮之始終
本末以 ○言復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自此至禮之大成也七節家語禮運篇並無而錯見於家語問禮
篇○也夏之後宋殷之後微證也夏時夏書名舊謂即夏小正坤
乾商書名舊謂即歸藏也孔子言我欲觀者夏殷之道故適二國
而求之乃皆無可徵驗僅於杞得夏時於宋得坤乾焉以此觀其
義理等列而已二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問乎論語曰文獻不足
故也義亦相做蓋以示禮文散失之慨而下文僅舉其意以約之
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恐漢儒依做為之如其
說則小正坤乾何足證禮大抵此段微證論為之近儒有反引以
庸亦無是說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
黃梓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音扶燔音煩捭音百汙
燒也捭捭也釋黍米擊豚肉加燒石之上而播之古未有釜甑故
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也黃梓按字書
以草幹為鼓椎也土鼓以土為鼓象也蓋上古世風及其死也升
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
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孰同鄉
禮記 禮運 卷四 三

禮記 禮運 卷四 三
禮對祭禮而言也畢恭語祭某死者名也呼之者次今體魄復合
即楚詞所謂招魂如是則不生乃行喪禮也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
化之法取生柏木為合飯也其熟者用中古火化之利義熟肉為
遺食也故始死望天而招之以知氣則升而上也既則葬地而藏
之以體魄則降而下也死則首北向而幽而歸根生則首南者
向向明而相見凡此皆從古初之遺制而非後世所能易也昔者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音增衣去聲
於高阜也積聚也聚薪為巢於深林也茹猶食也後聖有作然後修
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
醴醑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祀音庖亨音烹醴音洛○首獨言修火之利者從其急而約言之
也范字當從竹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鑄以木曰模以竹曰陶
皆鑄器之式也范金者范范形範以治金也土者合土者合土者
也與燒曰燔加於火上曰燔燔於水曰烹而置之火曰炙醴醑

所與猶拔也越席蒲席也郊特牲所謂蒲越菜

國之公卿大夫士人相率而王之後復得以其國處戶

而尸亦以其爵酢君其餘惟用時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之器而已今川此以及尸君則爵矣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是謂爵君武衛而大夫之家爵之非爵其君而何哉大夫具官祭
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大夫之家臣不能具官
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田祿者設而不備也又周禮
大夫有判縣而儀禮少牢饋食無樂或君賜乃有之今皆反是則
無等而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
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衰
音崔朝音潮○臣者對君之稱僕者從主之名非齊列也人臣有
重喪或新昏期年君不之使何入朝之有哉今乃不喪於家而以
衰裳赴朝又或與臣僕雜居齊齒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
列是衰禮而君與臣共此國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子孫通謂支
子孫也天子之子世其天下其餘子弟有功德者封國為侯次分
以畿內之采地諸侯之子世國其餘命為大夫有功德者賜以國
禮記禮運

卷四

高

中之末地大夫之子世家其餘亦養以末地故天子適諸侯必舍
之祿言此以見王制之慎而反是為無等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
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舍去聲○舍止也廟
其祖廟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備其禮籍以入而後法諸侯非
紀不忒不然是以其尊慢人之宗廟而自居於敗亂矣諸侯非
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此則衰禮之禍恒必由
之如陳靈公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之類是也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音覽儆猶同家語作列鬼神立政
度曲禮決嫌疑之意也接賓以禮曰接按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
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陷於失也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
用之必得其中也總承上各條而結言禮之為綱故政不正則君
紀如此以見其為政所以治君所以安之本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
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社園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倍音同班音慈○又承治政安君而反
暗竊也肅峻急也敝敗壞也由禮失故法亂而由法亂禮益蕩也
士者民之首也不事以業言弗歸以心言蓋一不正而君臣士民
之患如此非疵病之國而何藏猶安也決言君是故夫政必本於
之安身以政正以見治政安身之必以禮也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
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殺效同
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本猶根也殺猶法也降下也本於天以
命於下所謂天之經也社即地也指其神曰社指其形曰地法於
地以命於下所謂地之義也或言本天或言本地者變文與仁義
所謂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興作非材用不成故降於山川制度
自宮室而始故降於五祀第二章本天殺地言禮而此言政者法
無常而禮無列政得其中心而禮在是矣政與禮豈二物哉故下因
言禮序民治之意以申之○經曰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
不見也正義曰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本盛而君身靜也故聖人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
禮記禮運

卷四

臺

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
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樂音洛財材同○並猶合也承上言
政而已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以治
禮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道而不惑合而化聖
人法以制樂民之所以治也故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自體
於父而德成於師此四者惟在人君正身修德禮制度則義成
輔相以左右民而天地親師一以貫之矣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而
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人君以立於無過之地者端必由此彼
不能禮以治政而身不安矣如正人何哉○此上十四節為○故
第四段極言失禮之敝而因明禮為治政安身之善物也○故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
非事人者也故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
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
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養分並去聲○明陳註謂為明蓋字之誤也
今推下文則君二字當從之有過謂不能立

禮運

卷四

集

明中

禮運

卷四

三

本報特刊

和十二食之風旋相爲質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
十二衣亦謂十二月所衣也如春以青爲畫繪之質地夏以赤爲
畫繪之質地而六章皆因以相別是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音覽○此承上文而因言人
即所謂天地之德也五行之端以氣言即陰陽之交以心以理言
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
人皆欲禍之又如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愚按
朱說錯舉二條引而不盡大約謂人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蓋天地
之德者所性之全體而心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則所謂
心與德者豈二物哉學者詳之故聖人作則必
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
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
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
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

卷四

禮記

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
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
也量去聲畜音旭○此以下又承上文以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因
也反復推之也作制也則法也聖人制爲禮法也以爲本者謂乾
元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乃萬理所從出推本於此則物可奉以行
也以此爲端者謂陰陽剛陰柔陽舒陰肅之象乃萬物所見端求端於
此則情可推而見也以爲柄者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之屬執此
爲權則大綱舉而事可勸而從也以爲紀者如日中星鳥日永星
火之類推此爲紀則綱目張而事可列而示也量爲程量之義如
月令明堂太廟左个右个之類皆有程限不逾以爲量則功疏以
通有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相依之義凡上文郊社宗廟山川五
祀之屬皆與政相係以爲徒則事安以固有如據守然也質猶
本質之義如洪範曲直從革炎上潤下稼穡之屬皆爲事物所本
以爲質則事繼以增有如往復然也以爲器者備禮義以爲物所本
正德成如田事治而養賢閑之不失則生入得所歸宿也以爲畜
者四靈爲萬物之長本非可養而致擾之者而今狎至如家畜
者然則其長至其族蕃而萬物無不咸若可知矣而謂民生有不

遂其飲食作息之情者哉凡此十條天地以下七者歷推法象之
本禮義人情二者切指道教之實四靈一者則極明功化之神也
特相與也○張子曰○天地爲本至四靈爲資一理也
足治矣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爲畜行至此無義味陳註其長至
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充庖厨者矣愚按聖人在上語其心雖
安百姓猶猶然其化非至於萬物各得其所不以爲足也四靈爲
畜即虞書所謂鳴若于鳥獸草木上下而飲食有由即所謂耕田
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者豈若王氏陳氏之見乎且其以
長至族蕃爲可供食徒因下文不洽不獨不洽爲之詞耳而人情
不失句將何以解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
魚鮪不洽鳳以爲畜故鳥不狘麟以爲畜故獸不狘以爲畜故
人情不失鮪首委徐音因獨音獨彼音獨○魚獨言鮪者舉大爲
皆從故不驚也龜龍能前知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此上六節
爲第六段推言天人始終之道以見聖人制禮作則之本末也○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繯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

卷四

禮記

御事有職禮有序○此下三節爲第七段承上聖人作則
祭法瘞繯於秦斯是也或曰瘞之言瘞理幣以贈神也瘞也蓋
先王重祭故定期於著龜而陳禮文設制度如此是以國得其禮
官得其治事得其職禮得其序也○方氏曰秉著龜以決禮之疑
列祭祀以修禮之敬瘞繯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情
國必設官設官以治事治事以行禮故其大如此愚按設制度以
上指祭禮而言以下指治國如視諸章之意皆曰國有禮而通推之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
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伯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朝音潮○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列
此也本仁者仁之實在乎事親也情實之也言天子上祀皇天而
天位正矣下祀后土而地利著矣中祀祖先而仁敬達矣而且祭

鈞之屬自有輪輻之象是也馬圖伏義時龍馬負圖是也麟鳳龜
龍如麟遊於淵泉巢於閭神龜負書於洛之類非胎可解而偶備
莊子至德之世鳥雀之巢可攀援而說也修禮遠義者修禮以治
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
不順也功至此極此非順之實而何哉故推此以結全篇之意而
為大同之象不得以小康名也亦可見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
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
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自和氣體信足
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
無所不通也愚按此段第二節為聖治之實政猶上段第二節為
聖學之實功也蓋上段之末推言身與家國天下之無不順者自
治人而言此段之首歷言凡事之無不順者自治事而言而第二
節不同不豐不殺之屬乃事之所以治合男女順位必當之屬
乃人之所以治此即虞書所謂修事和與三德為大夫六德焉
諸侯者而其下之所驗則亦所謂教四表格上下而地平天成之
極軌也學者不由實學以推實政則體信達順之道不著即其學
之學起矣嗚呼可不慎哉

禮記

卷四

四

禮記卷之五

姜兆錫章義

禮器第十

此承前篇禮義以為器之意而推之陳註謂器

明器用之制是也篇中大旨以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句
盡之凡時順體宜稱之屬皆文之委曲處而其中忠信誠
敬之屬則本之至幸處此所為明器用而成德器也其文
煩而不殺各章不盡相屬蓋記者抄撮為篇與○張子曰
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言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行無不禮釋
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

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
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詩首云○此承

之妙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言禮之為用能消人心志之邪
益人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故其在
禮記禮器

卷五

一

人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又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
內二者交相培養而歷久不變也故君子有禮則疎遠者無不諧
和親近者無所怨恨而極其驗即物歸其仁而神歆其德蓋德之備盛者如此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又承上文

實也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無義理則
禮不可行所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必內外交相培養則文
因於本而不為史本達於文而不為野矣彼所以○禮也者合於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豈獨竹箭松柏為然哉○禮也者合於
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

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

不以為禮鬼神弗養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

謂之不知禮上章言禮有本有文內外合體用具矣此則禮之文

俯察以得其自然之理而後特幽理明以適其當然之宜則天地
神人事物一以貫之而禮行矣天時有生永合於天時而言謂四

豕不養龜不藏主不臺門言有邪也
謂小祭祀太牢而祭謂大祭

上

木質無飾故其繁纓雖皆以五色絲綢爲之一匝而已若其下供

雜用之次路則繁縷五匹是次路較多也圭璋制見考工記諸侯
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周禮小行人主以馬璋以皮與馬皆不升
堂惟圭璋升堂所謂圭璋特達也若天子享諸侯侯與諸侯皆相
則以幣將送爵而又以璋瑱將幣是次玉較多也祭畢席者不以
席多為貴之義旅陳註謂衆也諸侯視朝大夫每人各一掛士雖
衆君亦然一揖而已亦不以人多為貴之意也凡此六者皆以明
貴少之制也○陳氏曰周禮祀先王之廟一如朝覲享射之數祀
天則素饗而已此鬼神之神祭畢席者非周制也又司士云孤卿特
提大夫以其等旅指士旁三揖乃王廟之禮此則侯邦之禮耳陸
氏曰周禮牛人凡祭共其享牛求牛事神曰享牛降神曰求牛此
特牲專言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
大此以大為貴也此又統舉四者以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佐門
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解音志甒音武○爵解角散皆飲
刑四升散五升按王侯之祭儀禮亡據祭統卿大夫獻以玉爵瑞
爵士獻以散爵又據士特牲饋食之禮主人獻尸用角其祭畢佐
禮記禮器

卷五

四

食獻尸用散又據大夫少宰饋食及士特牲饋食之禮尸入舉其
觶主人受尸酢受爵飲此皆尊貴者小卑賤者大也五獻謂子男
之享禮凡獻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五獻也五爵謂子男
也五爵各五斗壹容石在又大夫於堂在門外壺在門內蓋皆以
飲諸臣瓦甒在堂上則以享子男也凡二者皆明貴小之制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九尺以
室上堂下相去之數考工記堂崇三尺有以高為貴者至敬不墮
乃殿制也凡此皆以明貴高之制也
有以貴者至敬不墮
墮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
音
禮封土為之與與禁皆永酒尊之器木為之於一名斯禁見鄉飲
酒禮其制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書青雲氣
若華為飾禁制長廣與禁同禁通局足高三寸刻足為禁惟形
社稷諸祀封土為壇郊祀則墮地而不墮大夫士用禁禁王侯則
去禁而不用此二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衰諸侯黼大夫齔士
者明貴下之制也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衰諸侯黼大夫齔士
玄衣纁裳天子之冠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

五此以文為貴也龍衰之屬皆祭服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者於
狀如兩已相背皆刺於袞者也玄衣纁裳無畫刺但見朱黃而已
冕祭服之冠也前畧說故謂之冕其上用朱絲組紃玉為纁而巳
之藻按周制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各十二玉以朱白蒼玄
黃為衣自下而上上公衮冕九旒九玉侯伯衮冕七旒七玉子男
衮冕五旒五玉孤卿衮冕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一旒一玉士爵充
無旒詳見朱子考辨今天子以下之藻止用朱絲而諸侯以下之
服制旒數皆頗未合蓋省文與諸侯衮冕大夫駁謂五等侯諸侯之
裳皆蔽兼有黼而卿大夫玄冕之裳止有駁而無黼也諸侯九謂
公出封加一命為上公也上大夫七謂卿出封加一命為侯伯也
下大夫五謂大夫出封加一命為子男也此二者皆明貴文之制
也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客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
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罷禪杓此以素為貴也○素音象大音泰和去
寬禪音展杓音勺○至敬謂敬之至極如祭天席用素絛器用陶
匱之類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如與賓客折旋揖讓之儀不
施於宗族是無客也大圭天子所攝無錫刻之文大羹太古之美
無鹽梅之和大路繁縷一就其路止以滿越為席犧尊刻為牛形
禮記禮器

卷五

五

其尊亦止以粗布為罷杓為沃盥之具其器亦止以孔子曰禮不
白文之樸木為之而已此七者皆以明貴素之制也孔子曰禮不
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也同不
違○此章歷舉以上章稱字之意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
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
其發也○樂五教反○謂偏也發謂發外也備物致享心見於物所
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非備物無以昭德豈得不禮之以
以多為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樂其發於外以伸報答也
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
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獨去聲下
也散齊致齋祭神如在是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其德之發生萬物
精密則溫恭備物不能稱德唯誠敬乃為極致而已如此則又安
得不以少為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慎其獨於內以交神明也○方
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不止於少凡下小素亦內心

也外心不止於多凡上大夫皆外心也徐氏曰此所指以多為貴者謂季秋大享明堂之禮也以少為貴者謂冬至郊祀圓丘之禮也愚按外心而樂其發乃前無文不行之事內心而慎其獨即前無本不立之意也外心亦本諸心而其文則見內心亦行以文而其文則隱故其辭如此夫天下豈有離本與文而二之者哉徐氏之說蓋因舊註之義而約指之其實當如方氏為通結上章之辭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卑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樂音洛○尊如中廟尊意也尊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為貴樂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為美少不可多多不可寡或稱內或稱外也此章又即多少二條以申稱字之義而首章所為○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忠信禮之本者已具其中矣

卷五

本

此明其豐而不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辨豆滌衣濯冠以朝君稱猶攘之意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辨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晏平仲亦齊大夫名晏嬰大夫祭用肩亦不辨豆言極小也隘固也此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明其儉而不稱亦非禮之正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君子亦指在位而言也禮以正人是之必先去其禮之意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祭統記者稱孔子之言而釋其得行禮之道聖人大中○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磨蚤不樂葆大不替嘉事牲牛大肥大薦不美多品樂音洛○祈求也祭有常禮不以私為祈願也祝掌六祈小祝亦祈禱祥祥有故則行之也齊人謂快為慶祭有常時不欲先時為快春禘秋嘗之屬祭則觀其敬而時也陳僖公也凡祭幣之屬皆有定制不以廣大為樂而致汰侈也嘉事謂嘉禮凡冠昏之類皆有常儀非以嘉事為善而妄有干與也及諸至也如郊牛之角諸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之類用各有宜不至於肥大也品諸物

也如周禮遷人醢人之類各有數不美夫多品也蓋祈則非順體宜之意應蚤則非時之意樂葆大以下則皆非稱之意也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與註讀作費字之誤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當時之禮官也與為費者下文祭老婦之禮卑不於奧於費而已魯莊公罷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其後文公二年祭大廟弗綦為宗伯移閔公於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為逆而不順又周禮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當時謂燔柴是火神燔柴祭之又豐而不稱也孔子見當時以文仲為知禮而不能正其失故引以譏之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其二音扶養音成○禮祭廟令夏祭竈先設主祭於竈後迎尸祭於奧祭用特牲畧如祭宗廟之儀其一旁祀而禮卑凡宗廟祭祀尸食畢宗婦祭饌饌者祭饌饌而其神為先炊所謂老婦之祭也此推盛食於盆盛酒於瓶以祭之而已○此章約○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類有微大者不可損

禮記禮器

卷五

七

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先王經制如人體之備而成也而設施不當則遂條成施而已與不備何以異哉大小顯微即體備之目三百三千極言其無不備也損其大益其小損其顯著其微即不當之弊致一正言其所以當也疏曰有大謂大及多為貴有小謂小及少為貴有顯謂高及文為貴有微謂下及素為貴也且顯即有美而文也小且微即有潤情盡慎致其敬也其致一即誠也入室不由戶亦體備不當之意○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止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目與叔謂經便是常行底道理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如其中進退升降節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之言實所謂致一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是外心之實致一如是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此所以體備而當也

蘇之贊此三者謂修古之事也。○按二節舊分釋如此實則反本
中有修古意修古中亦有反本意非截然而為二物讀者不以詞
害意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至於
可述而學之則本立用行。○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
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

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節猶言節序謂中不達乎禮
所察者謂其義也由本也致謂推極也言人無節序於中則觀物
而不能察其所以然夫豈不欲察之哉雖欲察而不能察者不本乎禮之節
序不能得也。因言作事不以禮者不能存其敬出言不以禮者不
能立其信則禮為事物之極致而察物者必以之也。可見矣。禮以
忠信為本而乃謂不以禮弗之敬且信者忠信禮之本禮無本不
立故曰其致一也。義理禮之文禮無文不行故曰禮也者物之致
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

禮記禮器卷五

天時雨澤君子達聲焉。○古財材同放上聲。○材物疏謂猶才性
才性之自然者而推極其義以制為禮也。放猶法也。作大事與為
朝夕為高下皆謂祭也。特舉祭者馬氏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
也。先王因萬物之才性而制禮如此故凡天地間天時之致
處消長雨澤之時恒備無難恐有失其聲焉而不已者而君子於
此通聖神之制作參天地之化育必因其自然之序以達之而後
已焉。此承上推言先王祭物制禮之大端以起下文之意也。君子
即指先王而言義見下文。○方氏曰若敬整而節節見而寧始殺
而審閉禁而烝之類此因物以致大事之義若大明生於東而春
朝朝日必於東月生於西而秋莫夕月必於西此因物以致朝夕
之義若為高上之祭必以閭丘為卑下之祭必以方澤此因物以
致高下之義也。愚按此章與中庸盡性贊化育大意略相似而與
節并全章又氣都融此章與中庸盡性贊化育大意略相似而與
樂記所言九相表裏如章首節字即所謂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節
因其材物而致其義即天高地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是也。中
間各條便是平高以陳而貴賤位動靜有常而小大殊是萬物各
得其序也。萬物各得其序然後和則所謂陰陽相摩天地相盪而
四時日月雷霆風雨相感之機亦在其中矣。自講家不明古材財
字通之義而誤解財物為財用以為無財不可以行禮說固疏矣

又以其與下文不相接乃改本文故字為然字以轉入之是字義
失而文氣并裂也。豈特禮義之晦而已哉。故因疏說而論之如
此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
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向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言先
也。誓謂祭前之誓。周禮大宰掌百官之戒誓是也。中如登中於天
之中猶平也。成也。吉土謂郊社壇壝之土也。承上文祭物制禮而
言先王之禮是禮也。既已至臣令德以立乎祭之本矣。故因天而
舉事天之禮因地而舉事地之禮在五年巡守則因此羣服有名
之山嶽升進其治平之功以告於天在每歲郊祀則因此下吉所
祭之壇壝肅將其明禮之意以格於帝於是休和應天之治天下
於四靈以為畜五行不相沴其應之神如此則聖人之治天下豈
有他哉亦惟是事得其理恭已以臨之而已。此蓋備言先王行禮
致治之極以終上文之意也。言先王又言君子聖人者上節自制
作之善而言則稱君子此自功效之神而言則稱聖人其實一而

禮記禮器卷五

已。○陳註曰北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理或然
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絳說故之
也。愚按陳氏不附議其意善矣。但此所稱降假節時之屬其應
初非於郊壇常禮中索之也。如此章內首稱節中祭物則聖人所
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固已至矣。又稱禮以信言敬行則
所謂見而莫不敬言而莫不信之盛德也。至本節又稱向有德尊
有道任有能則君明於上臣良於下而凡府修事和之實又孰不
具其中乎。夫然後以其治平之功登告上帝若以是述職於天者
然故謂之升中也。此便是禮運體信達順之道而程子所謂上下
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者亦即此意也。若
後世封禪之弊正乃妄託於自然而四靈畢至者亦即此意也。若
郊祀時索解而疑之是正為鄭氏識義所惑而未足以發其病而
藥之也。學禮者幸深體之。○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天道極至之教指陰陽之運
者幸深體之。○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天道極至之教指陰陽之運
之作而言也。此下文之綱領。○張子曰天道四時行。○廟堂之上
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
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鬱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音元分主
周禮雖大應鼓小器異列也作爲東階房則西房人異位也
皆見其秩然有序也君東而西酌鬱尊夫人西而東酌鬱尊禮交
動也而堂下縣鼓應鼓之類聲各相應樂交應也皆言其雍然以
和也言禮樂之應乎陰陽如此以明天道聖德相爲終始之意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樂其之樂音格
物各得其理而禮在是矣故曰禮反其所自生樂者和也萬物各
得其禮然後和而樂在是矣故曰樂樂其所自成節者品節其事
理道者導平其心志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廢而樂悖故
可觀禮樂以知治亂此承上章推言禮樂之德係於身世者大以
見人之宜適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
慎於此也適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
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之知知音去聲
適言君子之心明磨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動作則知人
之智愚宜觀禮樂而不以事志知其治亂乎禮樂者所以與人相
禮記禮器卷五
接之具君子致慎於此以其係於身者大也而先王以禮樂淑世
者可知矣古有是言而記者并引之凡以聖人之有其德而作禮
樂而學者當以○大廟之內敬矣大音秦○大廟謂諸侯大祖
養德之意也之廟敬者總下三節而言也
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益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
其欲其饗之也從並去聲屬音竭制亦制也命婦通謂卿大夫
妻也言其始若出迎牲親牽以入則大夫從之執
幣及設牲畢進血與毛君親制牲肝以祭則夫人爲之薦益其後
君親割牲體以獻則夫人又爲之薦酒也按陳氏禮書君制祭之
時肝解而釋之謂之獻腥禮運所謂腥其俎也後乃體解而熟之
謂之獻熟禮運所謂熟其體也今王侯之祭禮亡體雖存存大夫
少牢士特牲之禮皆自饋熟始周禮大宗伯司尊彝職有饋熟以
前之節而無其禮此所謂君制牲夫人獻酒者蓋亦指饋熟時之
禮而其獻腥之禮則統於制祭中從省文與禮書說見郊特牲有
虞氏章洞洞明徹無間也屬屬純一不雜也勿勿強勉不已也言
一於敬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征道求而未之得也音訓○詔之言告謂告神也羹定謂肉
謂於庭謂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詔於室君親制祭夫
人薦益之時也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今按少牢特
牲之禮饋熟以上既不備其饋熟亦初無羹定詔於室之禮蓋王
侯之禮與卿大夫異逸而不詳矣道言也謂此三詔庭與室與堂
位各不同者蓋言求神設祭於堂爲祈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未得而備致其敬也設祭於堂爲祈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而不及薦熟則此設祭於堂亦未詳據陳詩祇謂薦腥時設饌在堂
胡踐之薦腥則此設祭於堂亦未詳據陳詩祇謂薦腥時設饌在堂
腥之禮而此設祭於堂謂饋食薦熟之禮也今按上文羹定詔於
室饋熟亦當在堂而少牢特牲饋食之禮皆無其文是王侯禮異
亦明矣祇亦祭名廟門謂之祇祭在其西旁故名也記者又引古
語言不知神於彼享之乎於此○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享之乎蓋亦備求致敬之意也此章歷言內外小大之羣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禮最質羣三獻
祭社稷五祀也則稍文飾矣五獻祀四望山川也祭者顯盛詳著
之貌七獻享宗廟先公也神者神靈恍惚之意所謂以大饗其王
其恍惚交於神明也享先王爲九獻祀上帝爲十二獻

禮記禮器卷五
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遵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
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
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
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平聲肆音昔內音納見音
極言內祀之大也夫饗謂饗先王也稱王事者言大饗之禮乃諸
侯朝王之饗禮也明禮記注考之禮說非是三牲牛羊豕也諸謂諸
侯行也以饗禮觀禮禮記注考之禮說非是三牲牛羊豕也諸謂諸
侯物也周禮膳人所掌是也示和者納貢金以示親附也尊德者君
子比德於玉也先知猶言前知也金次之即下篇以金次之也見
猶發也宣也金以宣人情之和也金有兩義者先納而後設也與
衆共財者九州之內以衆所共有者而貢之昭常職也致遠物者
其餘九州之外或各以其所有貢之而已示柔遠也肆如字者謂
送尸讀作陟者謂送助祭之貢周禮尸出入奏肆夏客辭而出則
奏陟夏也大饗之爲王事如此蓋九獻之禮而其爲至察極神又
豈待言哉○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

禮記

卷五

五

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
禮其本也此通言篇中內外祀賓吉凶之禮而探其本以發首章
所謂仁之至也至教無文所謂敬之至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而致死之至也而不可為也所謂禮之至也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而不及忠敬者約舉之詞猶首章及下文單言忠信之意也君
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
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和去聲○道猶行也甘屬土土無專
氣四時皆王故甘能受眾味之和
禮之事後素功故白能受眾色之采禮無本不立故忠信可以學
禮無忠信則偽禮不可以偽為大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是也此
因上文仁義忠敬之皆本於禮而因言立本之貴其人也蓋人本
忠信以行禮則本立而文自行而文以本而行則所謂仁義忠敬
之屬亦愈因之而見矣○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
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
輕議禮承上章立本貴得其人之意而言也不學詩無以言誦詩
不行苟非其人則一獻之禮亦不足行也况其大乎大饗謂祫祭
也大禮謂祫五帝之屬也饗謂祫祀天也三者每進而愈難然則
禮可輕議乎信乎得其人之為貴也○此節乃家語郊問篇子路
末段答哀公之詞而此承上章之意而引之以起下文也子路
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
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跛音秘○逮
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此舉祭
之失禮以見不得其人之弊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室事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問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
禮乎與去聲朝音潮○室事謂正祭時事戶於室也此時室外人
禮乎將饗至戶室內人於戶受之故云交乎戶室事謂正祭後備
饋於室也此時堂下人送饗至階受之故云交乎階
質正也子路忠信明決故其行禮器類文而全恭敬孔子聞而善
之以見貴其
人之意也

郊特牲第十一 此篇多明祭享之禮而雜出冠昏各條名

郊者祭天之名用 一牛故曰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

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牢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音
泰○

此以下釋祭享之義猶上篇之意也禮以少為貴故貴特犧而賤
大牢以未有牲牡之威故也陳註曰按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祭氏
以為兼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於新邑乃祭地也朱子
云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
禮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音解並見前篇按此
文義未完蓋衍文郊丘

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見前篇
音解

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大音泰服音
侯伯一親而酢于男一灌不酢皆天子使宗伯以瓚酌鬱鬯灌
侯伯一親而酢于男一灌不酢皆天子使宗伯以瓚酌鬱鬯灌

而貴以酢王也諸侯相朝亦如之此明貴氣臭之義也大饗謂天
子享諸侯也脯加薑桂曰服脩享時雖設大牢之盛饌而必先設
服脩於筵前故曰尚服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
此又以明不享味之意也

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重平聲○此大饗謂諸侯相朝而主
於君之上大夫禮合三獻故謂之三獻之介也專之言單也諸侯
以卑席受之也蓋兩君禮敬則主客各設席三重故君三重席而
受酢若其介於君之大夫止合功席則君於三重之席亦微去兩
重以受酢是降國君之尊就大夫之卑以禮之也舊謂三獻之介
為介於兩卿之大夫以文義味之甚非夫節首總言大饗於饗君
以及君之介與兩卿之介無與且如言聘卿 饗而有樂而食嘗無
之介又豈有舍聘卿而止言其介之理哉

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饗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
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
養陰氣也故無樂凡聲陽也補註作論伏氏趙氏並知字食音嗣
而食嘗無樂五字衍文○此條多疑

禮記 郊特牲 卷五 五

卷五

太

卷五

五

神神之也地載物生則道同於天故祭社所以神地之道而親之也美報謂美善其報也中實亦主神上古伏羲氏有牛畜之名而後世因之也家國猶言內外也家主祭土神於中實國主祭土神於社皆不忘本之意也或謂家為卿大夫國為王侯者非唯為社事畢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車一乘故名甸為乘也禮曰明乘在祭曰盛言唯為祭社之事一里中每家一人盡出供事唯為祭社而觀則國中皆行無留家者唯祭社之桑盛則使丘乘共供之蓋以報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本反始故也報者酬以禮反者追以心

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為如字鹽能通○火太見東方其時乃焚除草乘以蒐也簡閱賦兵歷數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謂誓衆於社也變動也觀猶察也以左右坐起之節禮記郊特牲

卷五

辛

而觀其習變動以練之也此講武以法也流亦動也逐禽流動而與以利也犯命謂貪獲也利雖可欲而獲者有制故又祭其食而與否以過服之也此禮牲以禮也戰則克本講武以法而言祭則受福本獲牲以禮而言○疏曰祭社既在仲春焚田當在其月記者誤也愚按周禮司馬仲春教振旅大舞獻食當如說說為正但月令又稱仲春毋焚山林不可解凡月令雖制多與周禮不合○天子適四方先柴此章言祭天之禮也書曰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王日也至猶來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故至於迎日者方氏謂天尊無為可祀以其道而不可主以其事故以日為主也○程子曰萬物本於天本於祖故冬至祭天於郊而以稷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母故季秋享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愚按此非九節並見家語而兆於南郊就陽位也靖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家語本末為詳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天乘陽日者象陽之宗故性謂其本然之性陶匏牲用驛尚赤也用饋貴誠也用饋郊之用之器皆物性之本然也見前郊之用

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郊之用辛也以周家始郊而冬至通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告於祖廟而始卜於所云揚火作龜者也於祖廟為尊祖於廟官為親考○伊川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用郊不吉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也陳註曰郊有定日曲禮大享不問卜是也此卜郊或為卜牲即下文所稱帝生不告之屬與愚按陳註似亦有據然當以程子為正也上文言郊之用辛則卜乃卜辛之日非此卜日也又大宰言前期十日祭執事而卜日遂戒下文戒百官百姓之屬即其事也此其為卜祭日而非卜祭牲益明矣且大享之禮享帝於明堂祫祭於大廟與斷為知不問卜失之矣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命族姓言百者明多也其日卜竟選士於澤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衆執事而君先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於是其有司獻命於庫門之內以戒官僚而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矣於太廟之內以戒族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禮記郊特牲

卷五

辛

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忌掃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之聲○祭報報日時之蚤晚及牲事之簡具也不哭以謹謹也不敢凶服以趨吉也忌掃洒而後掃以去塵也反道謂刻土反之新者在土上以除垢也鄉為田燭謂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以照路也五者皆處為常不待上令民自聽從此蓋言其日漸祭之時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載冕琬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實其賁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疏當作素○象天像龍升降於天也家語云大裘而冕是也素車般大路也旂冕有旒皆取垂下之義以上文皮弁服本文家語服推之此蓋言其日正祭之時也其在道至泰壇儀次詳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見家語

事天神與人鬼也別當言○祭上帝謂之帝牛祭后稷謂之稷牛若卜郊牛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以郊而別遠稷牛所以萬物然若牛非在滌三月不可殺乃人鬼其牛但具足用矣

本乎天八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天報反本始也
配天也亦稱配上帝者互文也宋子曰周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却分
於屋內以神祀之故謂之天祭○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音作索音色也此
註曰蜡祭八神先帝一司農二農三郵表四狗虎五坊六水庸
七昆蟲八也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神耳伊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
月謂夏正也合聚猶閉藏也其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報其神之
有功者故索享之周禮國祭蜡則吹簫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
祭百種以報舊也舊謂同種去聲○先帝謂神農主如前章主
種也陳註謂百穀之神也蓋舊功成即以百種祭其神而報
之與祭魚祭獸之意畧同也馬氏曰先帝者其知足以創物造法
於其先司舊則因其成法謹司之而饗農及郵表陂禽獸伍之至
已故祭以先帝為主而配以同舊也

禮記郊特牲

卷五

幸

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於民者也郵者郵亭之舍表標也標表田
畔相連處造為郵舍而田畯居以督耕故並享之也享禽獸謂
主禽獸之神迎貓虎即其神也田畯田豕皆能害稼貓虎食之有
功故迎其神祭之肩山蘇氏謂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
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坊音
防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謂溝也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
之備也曰祝辭宅之言居謂故居也反宅則土無所歸歸壑則水
無所歸壑是蟲蟻蝗之屬澤謂數澤也母作則不害於稼黃歸澤則
不萌於穀土以木文推之昆蟲草木乃祭坊庸之祝詞非祭昆蟲
之謂當從張說為正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以上言蜡祭之名義也殺去聲○此二節言蜡祭者之
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儀制也言物之成歲功者至此
而後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而殺於我禮也用
高者麻之殺用榛者竹之殺殺於我則義之盡報其功則仁之至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註曰此既蜡而
疏曰對言之為蜡與臘總言之俱名蜡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
勞農以休息之與此十二月異時者泰制耳自其事謂之田夫自
其居謂之野夫冬則無用事而居矣草服象草色黃也祭者之儀
制若草野之夫然○陳氏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
民故服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夫之服也諸侯鳥獸之新屬大羅氏掌之草笠亦草野之服故羅氏
野服也貢使服以獻歲功也此下三節又因蜡息而推之也羅氏
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本節
未詳註曰鹿者田獵所獲女者亡國所俘客謂貢使也言客將返
羅氏以二者致之詔使告其君而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
其國也周氏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羅者鹿所獲者女色者必亡
服故致此以戒之非以鹿與女致也愚按二說不同周氏稍安天
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樹藝也瓜華周官果蓏之屬天子所樹
藏之種類也若可飲藏而樹之是與民爭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
利矣舊說此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詞也

禮記郊特牲

卷五

幸

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
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移去聲○此節結言之也記
蜡以記成功若其國不成則不為蜡也移去聲○此節結言之也記
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天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
收猶飲也既蜡收飲積聚民皆休息矣乃欲興起事功得○恒豆
平○陳氏曰八蜡不通猶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意也○恒豆
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此章推釋祭禮之義也恒豆常進之豆加豆進之豆也按周禮
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醢醢朝事之豆八薦熟醢醢饋食之豆八
醢尸時薦加豆八羞豆二舊註以恒豆為薦醢熟時之豆而以
加豆為醢尸時之豆此也但此所稱豆實水陸與醢人所常不盡
合蓋約舉之詞或為異代之遺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製
制也加豆陸產亦謂醢也○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製
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與禮弓用明
器之義畧相類餘見上下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

特性

卷五

毒

名黃彝以

禮記

卷五

養

無生而貴者立侯繼世以能法先世之德而已豈虛貴哉以官爵

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諡死無諡殺音晒○此因上禮而推之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為降殺而乃不問其德位死必有諡則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諡死則有諡周雖爵及命士死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禮必有義禮尊以義可尊耳玉帛俎豆之類各有其義史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故義不可不知也此總結冠義以下也○石梁王氏曰冠一服當附冠義○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下如字取遠並去聲之義也附託也託於遠嫌也厚重也重其有別也幣誠辭也示之以正直誠信者惟信乃能盡事人之道而有為婦之德也鄭氏禮記郊特牲

卷五

美

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執摯與雁也敬章別者行敬以明其有別也有別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親御婦車而授之綏則親比之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既有敬以明別又有親以明愛則肅肅雍雍身修家齊而國與天下從之矣夫王愛厥妃而王政行文王求淑女而王化溥先王之教成天下以是故也舊註親之也出乎大者二句為親彼以使之親也味敬而親之四字文義却非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天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先知

齊○大門女家之大門也先者壻車在前而女車隨之也夫玄冕也者丈夫也丈夫以才智帥人而婦人三從之義固以起矣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王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齊同○服玄冕致齊戒是事鬼神而通陰陽之道也今昏禮將以共主社稷承先祖故亦以此致其敬也言社稷者舉其重而言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先王以牢禮為尊卑之等而夫婦之禮共牢者明同也同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所作而器皆用古者重始也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以恩就主階是授以室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不樂者全昏時幽陰之義不賀者慎入附昏○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句血腥燔祭句用氣也代祭之所義記郊特牲

卷五

志

向而因明其求神之慎也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若燔於室皆未熟而用氣也此虞祭尚氣之實也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也而聲香之盛無間顯幽故將往廟門外迎牲之先必先作樂三終號呼而詔告所謂先求諸陽也此殷祭尚聲之實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肅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肅肅合羶薌合音閭薌蕪同連馨同薌香同○灌者灌地以降神也鬯酒羶薌名也鬱鬱金香草也其法釀和黍為酒羶鬱金和而合之香氣作陽陰達於淵泉故未迎牲之先酌以灌地又以圭璋為瑋瑋而用玉氣則陰氣無不致也此所謂先求諸陰也肅香也也瑋瑋也達於牆屋故奠尸禮畢將延尸薦然然後行之是乃大求諸陽也此周祭尚臭之實也四臭字舊皆絕句石梁王氏從釋文謂凡

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此祭總上文而推其意也詔祝於室坐
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祔不知神之
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祔尚曰求諸遠者與索音
去聲與平聲此又即其求之地以明之也室謂室之神主或
言室或言主互文也詔告也堂謂尸也詩祝祭於祔是也按禮書神
主自在室祭時迎尸入於室祔後迎牲至庭告殺尸出於室坐尸
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脔燔於壇入詔神主於室以行制祭之禮
於是升首於室薦腥於尸前更延尸坐於室薦熟於主乃安尸而
祭之最後祝又求神於廟門內明日釋祭畧同據此則詔祝於室
其祭當在生尸於堂用牲於庭之後今先言詔祝於室者重主也
此豈好勞哉不知神在於彼乎在於此乎或諸遠於○祔之爲
人乎祭於祔庶幾曰求之於遠與極言其求之慎也

禮記 郊特牲

卷五

夫

也大也尸陳也倭音諒所音所相去聲倭音賈此又承上章而
而言也所之爲倭尸有所祖以敬尸也富之爲倭自倭辭釋之也
首之爲直升首而祭與神生相直也相之爲倭相倭尸欲其享之
也倭之爲長爲大倭欲其長久且廣大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
也尸之爲陳陳其衣衣神所憑依也

全之物者黃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黃氣主也祭黍稷
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肺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浼齊黃
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齊齊之
肺音律音韻說音稅浼齊之齊蓋同○殺牲時先以毛血告神
者血在內是告幽也毛在外是告全也純者表裏皆善也物以血
氣生而血由氣滋氣盡則血枯矣故血祭以表氣盛也氣主者周
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者皆氣所舍也明水周禮司垣以陰盤取
於時之水也自日月而生故水火皆謂之明祭黍稷加肺者尸陪
祭時之祭祭五齊加明水者正祭時之祭升首以上見前蓋形魄
歸地屬陰故肺金與明水以陰物而報陰蓋魂氣歸天屬陽故燔
燎與升首以陽物而報陽蓋也五齊加明水者司垣所謂共明水

也明水浼齊盛者司垣所謂取明水以共明齋也新猶潔也著即
明也皆貴新潔之意而又分釋之者以見其自我新而明之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
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
國家也服猶順也敬至而再拜以致服矣稽首而服已甚肉袒而
孝士祭稱孝孫孝子是義起於祭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
祭祖與禘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故稱曾孫某是義起於國家也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禮而無與讓也腥肆爛醢祭豈知
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牛角詔受尸古者尸無事
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相去聲肆音剔醢音
倭而不詔尸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敬敬盡其善善故尸無讓也
肆解醢然也祭禮或進腥或薦腥或薦醢或薦醢豈知神果何所
饗乎亦主人敬以自盡而已牛角皆爵名詔告安妥也神即尸也
命謂報主人之命也夏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則坐故尸始
禮記 郊特牲

卷五

夫

舉牛角祝告主拜以安坐而其凡以主辭告縮酌用葉明酌也醢
神以神辭報主其祝之行禮類如將命然也

酒浼於清汁獻於醢酒猶明清與醢酒於舊澤之酒也倭音
禮當如字澤讀作醢○縮汁也謂醢酒必以茅覆藉而浼之也
明酌註謂事酒也周禮酒正爲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而事
酒爲事而作其色清明故欲清醢酒先用此和而新之而後用茅
浼之也醢酒益齊也浼所謂新之也清即清酒其酒冬釀夏成以
益齊差清用此和而浼之故不用茅也汁獻醢也莊周時中
金之汁故名又和以益齊摩摩而浼之出其香汁也然當時此法
已廢故言此浼醢酒以明酌醢酒以清酒浼汁獻以醢酒者猶
今清酒清酒酒於舊澤之酒也舊澤也醢酒謂醢酒也清酒者猶
齊用事酒清酒而浼汁獻獨用醢酒者蓋謂五齊早故浼用三酒
而醢酒故浼用五齊也○按註疏如是但考司尊彝章凡尊彝之
酌一曰鬱齊醢酒蓋謂醢酒用鬱齊酌以獻之而已次日醢酒者
謂朝踐用醢酒縮以茅而後酌次日益齊浼謂醢酒用益齊浼
以清酒而後酌又次日凡酒情酌倍作淥謂諸臣之酌凡酒則
淥皆不言所浼何也豈周禮約其繁○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
而祀人備其詳與學者互參之可也

內則第十二

疏謂閨門之內執儀可則故名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儀爲多說見曲禮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降下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教典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覲故以

降德教於民者歸之也。此全篇之總詞。○石梁王氏曰：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蓋天子之訓稱也。國柱分后王爲天子諸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

紳撻笏。盟音管。漱搜去聲。櫛音職。綖音徒。鞞音必。搢音進。○盥洗

禮記 郊特牲
卷五
辛

固髻也。總亦繪爲之束髮本而垂餘於髻後爲飾也。髦用髮爲之。

象髮髻剪髮爲髻形也拂拂塵也拂者結於項下以固冠纓者其餘之下垂者也數者櫛爲先櫛訖加韃又加笄加總然後加髻著

冠此其次也。華玄端，服也。衣用羅布，衾則上士玄衾，中士黃衾，下士雜衾也。韠以韋爲之，韠之言蔽，古者席地而坐，以隔俎豆，故設

數者服玄端著鞞又加大帶而插笏於帶中亦以次也項氏曰髦

者以髮爲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

稅觸音兮玦音決捍音翰蓋音逝。佩用謂佩以備用也。左佩六

紛稅皆巾名。紛以拭器。悅以拭手也。刀小刀。礪礪石也。觸以解結。狀如雞象骨爲之。小觸以解小結也。金燧以取火於日也。右佩亦

六。射者著於右手大指以鈎弦而開弓體也。捍亦名拾。韜左臂而收袖以利弦管。弰。盛弓。辛也。大鵬以解大結。木。槌以鑽火。於

木也左所佩多陰柔之意右所佩多陽剛之意蓋義取相制亦如

配之類與。僂，屨著屨幅也。自足至膝，僂束其脛，故名僂也。綦，屨

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則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幣然

孝父母。初鳴。咸監。漱櫛。縫紵。衣紳。
 以紳帶。妻之服也。左

偏紉方碑小金燧右偏箴管線緝施繫泰大鰲木燧
爲銓同

絮也絮素囊也以貯箴管線續故施之也 衿袷基屨衿袷未註曰婦人

有絲示有繫屬也。防曰：「禘，結也。」香，養也。今按曲禮：女子許嫁，纓示繫屬於人也。而此下文男女未冠笄者亦稱纓，則其非女子許嫁之纓亦明矣。王比男又云：「纓，今纓也。」外則六行風俗訓曰：

其非香囊亦甚明而訓矜爲結考之爾雅字書之屬又無其釋也

然則養將安在乎父子事父母冠服偏偏屬之序以上下相次而此衿纓與偏相當疑是施於下體之服名但無可考核耳或曰爾

衿蓋帶之屬其垂下者爲纓婦飾異於男故男偃而屨女衿纓而

履而幼飾初無有異故男女皆以衿纓與其說稍通姑存以考之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事父母婦

事舅姑及所下氣怡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挫之出入則

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

禮記 內則
卷五
三

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少去聲奉上聲槃盤同長上聲溫音醞。苛疥也抑按撫摩也。

奉水者水在器奉以實於槃也溫猶禮器溫之至也之
 溫謂以柔順之色承尊者之意若深藉之承玉然也
 饌醢酒醢

苳音移 苳音暢 苳音炙 苳音木
 苳音移 苳音暢 苳音炙 苳音木
 苳音移 苳音暢 苳音炙 苳音木

爲羹也。黃大脉。藥栗飴蜜以甘之。薑苴粉榆兔薹滑瀧以滑之。脂

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餽音怡董音護萱音丸免音

下膏字去聲。○米造曰飴。蜜釀曰蜜。莖菜名。莖似薑而葉大粉。

似榆而色白。莢甚重。春莢開。則有言四物。五月。新葉。月。實。也。味甘。日。滑。滑。日。滑。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調。和。之。味。

也。陳詩曰：此篇所言，飲食至矣。詩曰：古今異制，風土興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頰拂髦。

物之精用物之計也

冠去聲朝音潮長上聲。總角謂總其髮而結以

貝仁士才力上爲角後文男角女四是也容與香協可助爲容體

卷五

三

卷五

卷五

十一

卷五

禮記內則

卷五

妻

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於其任之以事而已又使人代爲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而姑與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教休之數言明謂雖甚愛此子婦不忍休息必使終其事而後已不以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教數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庸用也怒譴責之不改也如是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不爲過矣然不明禮以著其罪者示不終絕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人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悅扶又反○疏曰熟諫謂懇懇而諫苦物之成熟然○此章言事父母舅姑與待子婦之禮也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者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

禮記內則

卷五

妻

婦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之則介婦又當自任其勢不可謂與家婦爲敵耦而欲與均勢也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介婦與家婦非唯任事母敢敵耦而已方且行則雁行命則請命坐則降坐而一切不敢並也命謂命於早者○此章言介婦家婦相待之○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命於舅姑此言婦之禮也子婦無私財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六反用也此通言子與婦之禮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禮樂上聲○或賜之即下文私親兄弟之受之已也如更受賜者藏之親更賜之已也待之待尊者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請其故謂以與之之故復請於舅姑也雖藏於私室亦必請之而許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節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節同七十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節同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節同五十而爵

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王制無凡自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此及下節王制在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替亦如之王制其家不從政下何有凡父母在子

雖老不坐不坐謂在親前當侍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禮記內則卷五

西郊節同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冏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節同曾子

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

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

人乎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自心志以至寢處飲食未末諸內

所愛敬所敬正終孝子之身也終身以下又推言以明之愛

身以安樂之而不違也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意法也乞求也惇猶善也言養老之禮五帝

法其德故養氣體而不乞言但記其善為惇史而已三王求言亦

未嘗不法其德故其後乞言禮亦微累而必皆有惇史焉蓋言其

異而同也○此章言在上言老○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

膏曰淳熬淳音熬煎醢煎音煎又沃以膏也此八珍之一也淳母

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煎音煎又沃以膏也此八珍之一也淳母

此八珍炮取豚若將剖之剝之實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

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皴為稻粉糯漫之以

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臠肺於其中使其

湯無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炮音庖將醢讀為

崔音先直音道謹鄭謂為塊聲之誤也去上聲鼓音展橫音同

之殺而去其肺臠也崔音展之類音臠也崔音展之類音臠也

去其臠也臠沒也用和米粉糯漫為粥以敷其外乃煎以膏而使

禮記內則卷五

香也解振之薄如肺而香美也肺在小腸內而小腸又置在大腸

湯內不使水浸壞臠如是母絕火三日夜而後以醢與醢調和之

此八珍之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臠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餽熟出之去其臠柔其肉臠音美捶道上聲○夾脊內曰

薄切之必絕其理漢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音失期

廣斷之也理肌理也漢亦謂也期朝為熬捶之去其臠編萑布牛

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

鹿施麇皆如牛羊皆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大上為之故曰熬生燒去臠然後煎於編萑以苴之稭取牛羊

而因加之也稭謂以水潤稭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餽煎之

臨人之肝營取狗肝一骸之以其營濡炎之舉雖其營不夢
皆焦為度而食之不則也此入珍之八記者又不依大故雖在
食間也取稻米舉糠渡之小切狼屬膏以與稻米為醢
此即周禮人食之醢食也此章又類言珍羞之品也
禮始於
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
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人倫之始故首謹之關掌守中
男女不同梳
柳不敢懸於夫之樞機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浴
柳首柳
前義見曲禮者曰柳樞者曰樞機也夫不在欽枕篋笥席褥器
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少賤之事尊長如婦之事夫皆以
禮而末因以為事貴事長之例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
禮記內則
卷五

無間及至開別也蓋老則禮所不加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與去聲○當父曰御天子之制御妻八十一人當九父
夕后當一父凡十五日而備諸侯之制御婦六人當三夫人當一
夕二嬖當一父夫人當一父凡五日而備此謂諸侯也將御者齊
漱澣慎衣服櫛縱弁總角拂髦紿纓禁履齊肅同○齊謹於素也
繼之屬並見篇首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得以上聲○謂妻不
在妾御莫敢當父不在謂有故或歸寧之屬雖女君之御日故莫
下文妾雖老以下言制之牛將御者以下言儀之○妻將生子及
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
而刺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
音茂復扶又反齊音同○此下五節言士大夫至君妻生子之禮
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以後文庶人無側室推之此蓋指士大夫

以上與作起也姆女師
也齊則不入謹齊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悅於門右三
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射音石下同○弧弓也悅佩巾國君世子生
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下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
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
賜之束帛下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大音泰下同齊音同朝音
禮重世子也宰宰夫也具謂禮具即大牢之禮之屬負猶抱也詩
承也如禮戶醉主人請懷之之詩射天地四方志遠大也母謂母
之保母也士負子特斯須之禮而已保母乃受而負之故宰凡接
以禮禮士且賜之以束帛而蓬矢其可者使乳食而養之也
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擇日謂擇三日內之日也冢子大牢自天
謂其冢子故非冢子而冢子而言庶人仕大夫以及國君亦皆
子則皆降一等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饗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
禮記內則
卷五

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
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諸母聚妾也者可謂凡傳御之屬
其欲惡保母安其寢處此人君養子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鬋男
之禮也人無事不往恐驚兒動也○此下七節又言其兒子而名之
角女鬋否則男左女右之禮也鬋其所留不剪者也嚴氏曰束南
曰角兩鬋也午達曰鬋三鬋也方氏曰或男稱女是日也妻以子
首取陰陽之相須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
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髮風與沐浴衣服
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
東面見音現下同鄉去聲○貴人謂卿大夫命士以下謂適士自
新或說齊齊音新潔也具謂供其也謂日天子大夫諸侯少牢大
夫特豕士特豚今妻以子見父其禮之之供具如其禮也門側室
門也側室亦南向出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
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于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去聲帥率同咳音孩寢音寢
是也欽敬也謂敬以率之也咳笑容也父執手笑容而名之示慈
愛且若提命然也記識也謂識其言而教之成就也授師子者母
授以子也諸婦同姓卑者之妻諸母同姓尊者之妻後夫告宰名
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遂適寢始自側室而後燕寢也夫告宰名
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
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宰家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
千五百家為州州伯州長也閭史州史掌文書之吏閭府州府掌
守藏之吏藏而獻之所謂民之數而教治之本也夫入食如養禮
謂入燕寢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養舅姑之禮也○疏曰此謂諸
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男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
侯絕宗則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
不告也

禮記內則

卷五

望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各之乃降朝音潮潮音向○諸侯朝服為
展衣而誼乃云祿衣者堂以見子朝即侍御於君而服進御之衣
與禮君見世子於路後而妻妾生子皆在路寢之側室進御之衣
路寢之阼階而夫人自側室至路寢西階之下而後升也不適子
言見子咳名之屬者詞並放姆先相一條但其地則異也不適子
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嫡同見音現○
子謂世子之母弟也凡夫人所生皆為適子適長為世子其下皆
為眾子故名適子庶子也外寢君燕寢也若燕寢本在路寢之內
其名外寢對夫人正寢處內而言也無辭無夫妻相對之辭也○
或問舊註謂適子為世子之母弟庶子則妾子也而今乃通謂適
子庶子為世子之母弟與舊註異何也曰舊註蓋未考而今之通
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練云公子君之庶子也疏云
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適子庶子正
謂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適子庶子正
子庶子而名之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適子庶子正
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若公庶子為妾子則就側室以見而不於
外寢且有賜則君名之而不則使有司名之而已禮文之明著如
此舊註不明其義乃以適子二字為君之母弟而庶子二字為妾

子是適庶同禮非禮文之正且後又公庶子自有見君之禮則此
又不應有禮文也疏附註為詞謂公庶子自見於側室則庶子
名以下其事並同適子故文相蒙也夫外寢與側室其地既異其
文初不得相蒙况公庶子非君所有賜則有司名之名且非君自
名矣而所云撫首咳名以下其事並同適子者又何說哉儀禮賈
疏明言君夫人之眾子有庶子之稱而本經孔疏乃為此解是附
註亂經也夫本經首論妻生子見子之禮為一條其下論妾生
子見子之禮又為一條禮文秩然不紊舊註之率不待辯矣凡
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見曲禮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
齊兒於內寢禮之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齊者
音現下同○此下二節言妾生子見子之禮也妾將生子不言見
側室者本不居正寢故也日一問明非一日再問也不作而自問
子生亦不使人問者皆從微也內寢謂卿大夫以下適妻寢也宮
室之制君前有路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
次燕寢次適妻寢也如始入室者如初來為妾之僕也君舊謂凡
妾稱夫曰君即承上士大夫而言也一謂適內各君字皆指國君
禮記內則

卷五

望

言之本節於士大夫亦不宜既稱夫忽又稱君也且考妻生子見
子之禮皆自臣以及君此妾見子之禮上七句自說士大夫未二
句曰說君君則食畢微使侍餽與大夫士異禮其不在下文公庶
子見君之條而先在此者因禮妾而便言之猶前言王侯大夫士
之禮其子而互言庶人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
服見於君攝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便有司名之
朝音潮○就側室謂君於側室就見之也明與見世子於路寢見
適子庶子於燕寢者異矣攝者所謂姆先相是也賜之言恩也其
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
若眾妾之子恩寵輕畧則使有司名之而已庶人無側室者及
月辰夫出居於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此以下
凡生子見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者夫自出居羣室以遠之而已
蓋亦如各一室也故自大夫問其妻妾以迄子見其父其為禮雖
有問見之禮則同而其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
無辭父在謂生子者之父也方氏曰稱祖在為父在據子之父稱
無辭父在謂生子者之父也方氏曰稱祖在為父在據子之父稱

故有其禮而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助。食音嗣下同。謂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也。出謂還也。幼勞之也。子三年則大夫之免懷抱故見於公宮告辭還家而君有賜以勞其勞也。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即乳母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見音現。應氏曰由命士以上子以禮見於父。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疏曰此天禮也。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家子者急於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者緩於庶也。執手循首亦示若重輕者然不言公庶子者其有所賜而自名之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男唯女前男繫革女繫絲。通謂男子女子也。食食謂食其食也。唯前皆應離繫小囊盛饌中者男用革女用絲。剛柔之義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數謂一十百千萬。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禮記內則 卷五 果

之讓九年教之數日長數並上登。○謂讓讓也。數猶知也。日謂朔望干支之屬。以後文女子十年不出推之則十年以前之教男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女簪亦畧同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簡音備。音庫。音異。○外傳師亦童子不衣裘裳之意。為太溫且已侈也。師初皆循初十有三年教也。諸猶請業請益之請肄習也。簡要約也。疏明確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朱子謂即酌詩也。十五以上為成童。象說見文王世。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衣弟並去聲。○禮五禮也。十年學書而後詩書六藝之學乃全。則以成人故也。大夏禹樂名其舞文武備以孝弟自行之本。故先務博行而博學次之又恐所學未精故學雖博而不教且其凡事皆內而著德於中不出而見。三十而有能於外。坤又豈不教而已哉。此又教以務本之意也。室始理乃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去聲。○有室謂娶妻男事謂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

常。在可學則學之孫順也。孫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於朋友而視其志意所尚也。從不可則去。始仕謂下中士之屬。物猶事也。此方以窮理也。來也。服謂服其事。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致政也。致猶通也。從謂從君也。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從政也。致猶通也。五十以下不言六十者前此禮日增後此禮日減六十則猶五十而已餘並見曲禮。凡男拜尚左手男尚右。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遷豆道醢禮相助奠。婉音曉。桌音洗。紵音紵。組音組。紃音紃。任組音組。繭音繭。旬共供同。○不出謂恒處內也。姆女師也。男子外就傳訓女子內奉姆教而已。婉謂言語遜順婉婉容貌舒遲此皆教以女德也。紵紵帛之屬。組亦織也。紃似條以貫冠服縫中此皆教以女工也。觀於祭祀以下又教以禮儀之大也。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十五許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與也。妻之言齊伉儷之義也。妾之言接得接見於君子而已。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彼。凡女拜尚右手。女尚右陰之道也。禮記內則 卷五 星



禮記卷之六

姜兆錫章疏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之類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遂音祥卷衣謂衣也
色之組貫玉為旒而天子則旒數凡十有二也延者冕上覆也
深也旒垂於延之下而深以遂也龍卷謂於衣也祭謂祭上帝
先王也餘見禮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閭月
器及周禮司服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閭月
則閭門左扉立于其中端註讀作冕朝音潮下章並同朝日春
謂王之國門朝日於東而聽朔於南以日生於東而十二月所居
之明堂在國之南也閭月則閭門左扉者四時之序自左而右明
其漸轉乎右也疏曰玄端註為玄冕者凡服制以禮之大小為
服之尊卑禮應朝大視朝小而服制皮弁最尊諸侯之朝服次之
玄端又次之故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
矣若天子皮弁視朝而乃玄端聽朔是聽朔之服反卑於視朝可
乎故知玄端為玄冕也嚴陸方氏曰閭門左扉而由右以積分
者非正故也愚按漢儒記禮於灰燼之餘其失固多矣如此之元
禮記玉藻

卷六

一

端聽朔固非而註謂當為元冕亦非也夫周禮王之六冕祀四室
山川則鷩冕又安在其為元冕乎考王之齊服元端若不知祀日
月山川之當以鷩冕而安以鷩冕小祀之元冕變之則又不如鷩
服元端之為愈也至閭門左扉之義多誤惟方氏稍得之但亦未
暢其本旨耳考十二月所居明堂之制太室在中央而青陽左
青陽正室青陽右室在其東由是而明堂左室明堂右室明堂
今在其南又由是而總章左室總章右室在其西又由是而
是而玄堂左室玄堂右室玄堂右室在其北人君十二月聽朔每
月各當其室之一方若門戶則雖居其方而不得正居其方兩
之中故闕其左扉以示漸轉而右之意此在文義甚明也而舊說
多失其本義如鄭註閭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幾門終月既
全不見闕左之義孔疏病亦如之若陳註左為陽陽為正閭月非
月正故闕左之說則亦安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饒奏而
免牽合之失哉學者詳之
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少去聲下章同大音泰
白布為天子每日視朝之服也諸臣亦如之日中而饒謂用朝
食之餘也泰作樂也重朝食及日中饒而重朝月月期也上水以
水為上也合漿酒醴醢為五飲蓋約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
舉之詞說詳內則及周禮酒正祭人

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膳幾聲之上下端如字幾平聲玄端服設

綏既卒也御膳侍御之樂工也幾聲也祭樂聲之高下以知年不
政令之得失也書言動承卒食而言幾上下承奏食而言年不
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見王制此章約也諸侯玄
端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皮大音泰祭謂祭社稷及先君也不用冕服者所謂自祭於其
家則降服與禋冕公侯伯子男之總名朝謂見天子也玄
冠縮衣諸侯每日視朝之服凡在朝之臣亦如之內朝謂治朝也
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
之於祖也愚按方說交於天祖者甚善但其訓內朝為路門內之
無朝者却非考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日外朝一日治朝一日燕朝
外朝惟詢眾庶議大疑乃往其每日視朝必於治朝鄭氏謂外朝
一內朝二燕對外朝而言合治朝燕朝而統名內朝也故此內朝
為治朝而下路寢乃為燕朝方氏誤以此為燕朝燕朝不深考朝
而承之即下節所謂退適路寢聽政者亦不得通矣豈小病哉朝
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禮記玉藻

卷六

二

後適小寢釋服臣入常先君出常後禮也視朝於治朝所以通上
詢決多少無定數故視其退君乃罷也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
釋朝服也以下文推之蓋亦朝食後乃釋與又朝服以食特牲三
組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食音
三俎特豕及魚及腊也祭肺祭食也夕謂夕食也天子朝夕食皆
因朝服卒食乃元端若諸侯惟朝食因朝服夕則深衣也牢肉即
特牲之餘肉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
朝則四簋子卯說見檀弓按天子亦有祭食子卯之禮諸侯亦有
祭食進飲史書齊寧夫人與君同庖天子不言亦互文君無故不
之禮各不言互文也夫人與君同庖天子不言亦互文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大夫若天子膳用六牲
則無故亦殺牛天子之大夫則有故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
且得殺牛也故謂祭祀賓客之禮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
弗身踐也禮記王制牲俎制羊豕豕矣至於八月不雨君不
舉八月謂夏時六月年不順成君衣布指本闕梁不租山澤則而

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禮記注疏。禮音孫末飯如字從去聲。○
旁也。於以飲饌也。禮音畢更作三。賓以助飽食故君未覆手臣
不敢飲明不敢先君而飽也。侯君非食則臣更飯而於時君已
三次。猶飯矣。故臣可殯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其飯與醬
出授已之從者見非容饌已當取去也。若客禮則不出公食大
夫禮賓取梁與醬與於西階是也。若非君禮則是降等
者則徹以授主人之相者而禮徹飯齊以授相者是也。凡有食不
盡食食於人不飽。食而勸者禮之厚。食之不盡唯水漿不祭若
祭為已係卑。依音。○已太也。係厭也。水漿非盛饌祭之則為太
也。此上二節。若君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卒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君子之飲酒也
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酒先上聲言閑同。○酒如禮度明肅之貌。閑。閑意氣和。退則坐取
悅之貌已止也。油油安重自得之貌此亦類言之也。

禮記王義

卷六

五

履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禮記注疏。○坐。隱也。屨。辟也。即曲
納右履。履右足而納左履。即所謂。○坐。隱也。屨。辟也。即曲
納而還履。俯而納履也。詳見曲禮。○此。必。尚。玄。酒。唯。君。而。尊。唯。饗
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禁。音。祿。○尊。尚。玄。酒。不。忘
饗野人。加。酒。飲。之。相。禮。不。下。賤。人。便。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而。不
用。玄。酒。也。側。尊。謂。設。尊。在。賓。主。兩。邊。之。間。旁。側。夾。之。也。與。士。冠。禮
側。尊。義。別。馬。氏。曰。而。尊。則。不。側。尊。則。不。而。也。於。禁。見。○始。冠。緇
冠。○此。章。備。言。人。臣。侍。坐。燕。食。之。禮。而。因。類。及。之。也。○始。冠。緇
布冠自天子下達冠而敝之可也。上。通。用。此。冠。也。餘。詳。見。郊。特。牲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緇緌纓。諸侯之冠也。○始。冠。而。言
天子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玄冠丹組纓。諸
侯以緇為纓之結蓋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齊冠齊組纓。諸
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所服諸侯及士皆玄冠。但
纓組則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素。白。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
艾色也。此以下因始冠而類推之也。

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禮記注疏。紕音皮。○紕。生。絹。也。武。冠。也。姓。生。也。子。所
古。蓋。父。有。喪。服。子。不。敢。用。純。吉。也。素。紕。謂。之。子。姓。也。冠。為。四。玄。武。則
之。緣。也。冠。與。卷。身。皆。用。絹。但。以。素。緣。之。而。已。祥。大。祥。也。○方。氏。曰
為。祖。之。亡。也。故。冠。紕。以。示。因。為。父。之。存。也。故。武。垂。緌。五。寸。情。游。之
玄。以。示。吉。冠。上。而。武。下。尊。尊。於。上。觀。親。於。下。也。垂。緌。五。寸。情。游。之
士。也。玄。冠。緇。武。不。商。之。服。也。不。言。冠。制。者。冠。與。常。無。異。但。緌。之。垂
業。之。士。也。不。商。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視。情。游。為。甚。失
使。之。玄。冠。緇。武。則。并。異。其。制。以。深。耻。之。焉。舊。註。垂。緌。五。寸。其。冠。為
綱。冠。素。紕。則。本。喪。冠。為。言。且。無。此。理。且。現。不。商。者。輕。重。失。倫。尤。未
安。也。應。氏。曰。緌。五。寸。游。漫。而。長。非。法。服。也。敢。於。趨。事。謹。於。守。禮。緌
必。短。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音。燭。○凡。禮。服。有。等
飾。故。也。若。燕。居。去。飾。則。無。貴。賤。皆。冠。與。武。相。連。矣。又。禮。五。十。不。散
服。無。時。不。垂。緌。若。燕。居。則。不。故。必。待。有。事。然。後。緌。也。○五。十。不。散
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綴。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緌。乃。終
時。剪。髮。為。髻。惟。觀。在。則。然。故。沒。則。去。之。大。帛。即。緌。記。大。白。玄。冠。紫
冠。之。白。聲。之。誤。也。其。冠。合。用。白。布。以。服。去。飾。故。亦。不。綴。玄。冠。紫

禮記王義

卷六

六

緌自魯桓公始也。禮記注疏。玄。冠。之。緣。不。宜。用。紫。色。之。不。正。自。魯。桓。公。始。變
禮。用。之。也。○此。章。承。前。禮。服。之。制。而。申。言。冠。也。
○朝。玄。端。夕。深。衣。前。言。朝。服。以。食。夕。深。衣。者。國。君。之。禮。也。深。衣。三
袂。縫。齊。倍。要。袂。當。旁。袂。音。區。齊。音。容。要。平。聲。○袂。袖。口。也。廣。尺。二
之。制。即。深。衣。篇。所。謂。要。袂。半。下。也。齊。裳。下。袂。要。袂。上。袂。也。縫。合。十
二。幅。為。齊。凡。一。丈。四。尺。四。寸。而。倍。要。此。齊。之。制。即。深。衣。篇。所。謂。下
也。袂。謂。裳。之。兩。旁。相。交。處。也。旁。謂。身。旁。裳。之。相。袂。可以。回。用。長。中
交。處。當。之。此。袂。之。制。即。深。衣。篇。所。謂。袂。也。
緌。揜。尺。肘。長。四。尺。五。寸。而。人。身。自。背。至。手。約。當。三。尺。五。寸。故。其。餘
可。反。及。於。肘。此。袂。之。制。即。深。衣。篇。所。謂。袂。也。長。中。袂。之。制。即
長。中。袂。揜。尺。者。長。中。謂。長。衣。中。袂。也。緌。揜。尺。者。長。中。袂。之。制。即
與。深。衣。並。同。獨。其。袂。長。之。制。微。異。深。衣。之。袂。幅。二。尺。二。寸。內。連。衣
幅。之。二。尺。二。寸。外。連。袂。緣。之。寸。半。約。四。尺。五。寸。半。去。其。縫。殺。其。長
約。值。四。尺。五。寸。故。至。手。之。餘。可。反。及。於。肘。而。長。中。之。袂。幅。二。尺。二
寸。則。以。其。尺。二。寸。緌。揜。袂。緣。而。揜。一。尺。於。袂。內。其。長。與。手。齊
而。無。所。餘。所以。然。者。深。衣。惟。著。於。外。而。一。尺。於。袂。內。其。長。與。手。齊
外。謂。之。長。衣。緌。揜。袂。緣。長。衣。以。袂。是。也。自。其。著。於。內。謂。之。中。衣。凡

考於祭服朝服之中者是也故其制微短而特明之如此舊說誤
解袂長之制為袂廣又以為長中繼袂尺句谷下文袂袂諸制為
一節則句義與袂落皆失而深衣與袂二寸袂尺二寸袂廣寸半
長中同異之辨胥混矣今謹正之 袂二寸袂尺二寸袂廣寸半
袂曲袂如矩以應方二寸袂廣之數也袂曲而相方故深衣篇
云曲袂如矩以應方二寸袂廣之數也袂曲而相方故深衣篇
二寸之數而袂制三袂之數可推矣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
寸半亦其廣數深衣篇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
禮也 布外帛裏則不稱如冠服是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袂
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土賤不得衣也無君者去位之臣也大夫士
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後 衣正色裳閒色 閒去聲○正色者五方
故絳為東方之閒色火赤尅金白故紅為南方之閒色金白尅木
青故碧為西方之閒色水墨尅火赤故紫為北方之閒色土黃尅
水黑故駟黃為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絳綈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
門襲裘不入公門 振絳作袂聲之誤也○列采謂服采之品列也
禮記 玉藻 卷六 七

表而形見裘之屬以見美也表裘則無衣而蓋其著裘 續為繭組
裘則有衣而蓋其隱四者不入公門皆以不敬故也 續為繭組
為袍禪為絳帛為禪 禪音丹褶音廉。續新繭組舊絮也衣有著
者謂之綱有表裏者謂之綱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 禮記
而無著者謂之綱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 禮記
康子始用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卒即停反○聽朝
緇志變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卒即停反○聽朝
弁聽朝之禮然後服玄端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亦孔子之
素裳之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亦孔子之
言也禮樂政刑未合於先王之制則服不唯君有補裘以誓省大
得充盛鄭氏謂若古文公布衣帛是也 唯君有補裘以誓省大
喪非古也 省悉井反○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父謂之黼裘誓謂
大裘乃天子祭服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服示之則備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士不衣狐白 首尾衣字去聲○狐白裘狐白毛皮為裘也以衣加
帝黃故 君子狐裘裘豹裘立結衣以視之鷹裘青豸裘綬衣以視
上不言

之羔裘豹飾縹衣以視之狐裘黃衣以視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 裘袖通狎岸平聲縹音父○君子謂大夫士也狐裘毛皮為裘
亦謂袖也縹衣以下見論語而 大羊之裘不縹不文飾也不縹
小同異縹衣狐裘見上文 裘之縹也見美也平則襲不盡飾也君
不文飾也不縹以明之 裘之縹也見美也平則襲不盡飾也君
在則縹盡飾也 見音現○見美則盡飾矣平則襲君在則朝也 服之襲
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縹弗敢充也 充美謂襲服
美也充美則不盡飾矣尸謂祭為尸執玉謂聘執龜謂卜也執玉
有湯有襲執璧琮來帛以享則縹執圭璋以聘則縹此蓋主聘主
而言也其無帛祭聘卜之屬之事則以見美為縹而充不致矣縹
謂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則縹是也以文為敬者則縹是也○此
章承前禮服之 〇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竹水象可也 魚須飾竹也本猶頭也大夫以魚須而用故節以魚
須士以遠尊而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
便故飾以象 〇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見音現射音石說脫同大音泰免音問○
笏謂指之也免亦脫也諸侯朝則執命圭而指茶大夫聘則執聘
圭而指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各執其所指矣此時天子與之射
以選士亦無脫笏也見入大廟以祭裁小功則禮勝情故亦不脫
當事而免則事勝情故脫之○方氏曰大廟內君當事則脫笏以
或脫之則簡矣 既指必盟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 朝音潮○必盟
故既盟雖執事於朝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
亦不再盟明慎始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
於笏笏畢用也 因飾焉 造七利反○造受命謂君所而受命也畢
等級如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殺去聲
前也 〇博廣也笏度長二尺六寸其中廣三寸王侯大夫士皆然但王
侯則從中以上漸殺至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
廣二寸半是皆六分而去一也天子方正天下而亦殺者蓋雖上
殺而下首則方義不相悖也○此章通前三條言笏之制與其用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

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辟紐同音皮率律同音律軍內並同白練爲帶朱爲裏而竟帶盡練之也而下闕請侯二字或曰而字乃君字之誤也諸侯亦素帶竟練但不朱裏大夫則又惟練其兩耳及下紳其要後不緣也練熟縹也士以練爲帶卑用無裏而縹縹其兩邊故謂之縹其兩耳皆不緣惟緣其下紳而已是猶處也鄭氏謂有道之處士也縞野白練也以錦示文以縞示質也何氏曰王侯至士因分而異制居士弟子因道而異尚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紐者帶之交結也并紐約用組疏謂天子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解也按如疏說則五字爲句方說則并紐二字爲句約用紐爲句考下章童子并紐錦句方說較有據也三寸言其廣長齊於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帶者言紐之垂適與紳齊也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紳長制士三尺者舉卑趨走故特去五寸又引子游之言者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鞶蔽膝也結卽紐也紳鞶結

九

三衣皆長三尺
故曰三衣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
陳註士緇辟句陸氏士緇句辟二寸胡鑣音下古經本章多與前後章脫綱維亂郭氏訂定如此然此節文義終未安據舊註四寸大夫以上帶廣之度亦舉卑以見尊也緇帶謂雜色爲辟緣也華黃色也君朱緣者王侯素帶終辟兩耳以下辟以朱下以緣也大夫玄華者大夫紫帶辟垂其兩耳辟以玄下以黃也士練帶下辟則緇而已蓋通常質與辟而謂之雜也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然再緣要一匹則亦如四寸矣按舊註如此是大夫以上雜帶卽大夫士帶雖小異亦不啻如大帶也然考雜記篇公襲九綈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凡襲象生服則所謂朱緣帶者正此朱緣之雜帶而所謂申加大帶於上乃雜帶之外又加以大帶甚明也則舊註又所得應度牽合而白爲之矛盾哉今考陸氏云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是爲大帶四寸者正言大夫以上素帶之廣度而朱緣玄華緇都乃言君大夫雜帶之采色也其說正與雜記相發明且其以辟二寸爲句再緣四寸爲句則末句乃通中王侯大夫士之辟制更可正十緇辟牽合爲句之誤矣大帶四寸不及士者大夫以上皆以素而士獨以緇者蓋非素亦非練則緇亦得與朱緣玄華同謂之雜與士獨以緇者蓋非素亦非練則緇亦得與朱緣玄華同謂之雜與

凡帶有率無箴功謂粹梗之處箴線細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
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肆字之誤也○肆條也如周南伐其條肆
餘祖與下垂之紳束猶約也及與也帶謂紳也勤勞也言約帶之
若事迫趨走則直撻而起之也○此章言帶之制也○韞君朱大
夫素士爵韞句○韞蔽膝也以韞爲之故字從韞又著衣畢然
韞象裳色玄端服王侯朱裳大夫素裳士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
雜裳故制色象之若皮弁服則皆素韞也○詩疏曰古者細澣而
食固示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之意也
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其制也天子直者前後左右四
角無圖無殺也諸侯前後方殺下爲前上爲後其下與上方而已
左右從殺制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者又闕其上方以變
於其君正亦方之義
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革帶博二寸廣去聲○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言其橫也長三尺言
其縱也頸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其兩角也博亦廣

+

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也上下文皆言貴賤之制異此言貴賤之制同也○方氏曰頸中央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有肩故名肩又云繫於革帶故并言革帶之廣也陳氏曰雜記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別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是肩在頸上矣愚按雜記合玉藻雜記參之其圍殺直廣長與頸肩會紐純綢之屬大畧可曉而註疏間有未詳未明者以素之兄禮圖及諸儒之糾紛乎今自本文之外節錄方氏陳氏之明著者於左以訂註疏頸肩部位之失長三尺通言其長也其頸五寸即雜記會去上五寸之五寸乃長三尺中之上五寸而其中其下尚有二尺五寸合之則共三尺耳頸之長五寸其廣本一尺卽上廣一尺之廣也去兩旁之紕各三寸廣實四寸故名頸而其兩旁三寸之上二寸以繫革帶居其兩角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又名鞞也條見雜記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在裘服曰鞞衡者佩之衡也則鞞而及之也緼赤黃色頸黑色葱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及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一命○此章言鞞之制也

為下禘註請為鞠論註請為搖伏翟同屈期同禮詩作展祿音
家○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禘為翟同屈期同禮詩作展祿音
者翟與搖翟皆雅名衣刻為翟與搖翟之形而五采畫之故名翟
如翟翟亦象桑葉始生之色所謂黃桑服也六者補衣色玄搖翟
青翟翟赤翟翟黃翟翟白翟翟黑翟翟五命之夫人服翟伏翟伯
命侯伯七命之卿皆再命其妻皆服翟侯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
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其妻皆服翟侯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
夫皆一命其妻皆服翟侯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
不稱命或稱其妻皆服翟侯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之夫人服翟伏翟伯
男夫人屈伏不得復稱夫人且兼內命婦九命之屬故稱翟君命
也不詳次其九命者周禮典命內臣八命加從九命六命加從七
命四命加從五命外臣公之孤四命侯伯之卿三命下命皆
從男子是也六服皆見周禮內司服職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
本職冠以士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禮后夫人之下
后之六服也御妻獨言世婦舉中以明上下也奠謂獻也凡獻物
必先奠置於地也其他從男子謂外命婦也妻貴因夫故得各服
其命服唯天子世婦之屬必俟驛畢獻爾命之○凡侍於君紳垂
服乃服耳○此章言王后以下禮服之制也○

卷六

十一

足如履齊願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給聽鄉任左齊音
鄉向同○裳下得曰齊願領也齊屋簷也侍君身客必俯故以紳
則垂以齊則委地而足如踐之以願則垂如屋簷然以手則亦下
垂而拱皆其身體之敬也給交領也侍君視容聽容必端故以視
則下以聽則上而其下視之式卑不過帶高不過袷其上聽之式
侍在君右聽向必皆任左此又其視聽之敬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
也凡召者尊左生者尊右故立必在君右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
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君命而明信也凡召臣
總以三節而其召之也有用二節時有急則一節時有急則一節
走稍急則一節故趨在官謂官府治事之所不俟屨者納屨迫遽
也在此則其私家不俟車蓋不俟屨行○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
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大夫諸士士恐其答拜故
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大夫諸士士恐其答拜故
者禮賓出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往見於所
會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面見若尊者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
之蓋不敢當其禮矣此以所拜之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設
大

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禮君前臣名今士言於君所大
爵尊義重有優死之道士禮不得擬矣士言於大夫而名士大夫
夫者指生者而言也若既沒蓋字士而諡大夫與此以所與言之
明禮之不同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也此以所與諱之地與
所諱之事明也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敬學臨文不諱也餘見曲禮
禮之不同也○此章言人
臣尊卑之辨及公私之別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徵音止○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不言商者避之也周禮大
司樂五音並無商趙溥曰商聲金有殺聲周家木德避所殺故祭
與佩玉並去之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
先儒謂商調是殺聲是也左右之義舊謂徵為事宜動角為民宜
動佩在右右動作故也官為君宜靜羽為物宜靜佩在左左無事
故也方氏謂徵角為陽主動官羽為陰主靜右陰也而聲中徵角
之動左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佩以為行止之節也按二說一趨
取分而順之義一取合而制之義說皆可通方氏為得定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禮記玉藻

卷六

十一

玉鐙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
心無自入也齊音詞遠旋同中去聲辟辭同○采齊肆夏音詩名
為節也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則舉袖如揖退則微仰如揚動容
得宜如此故玉之鳴鐙然可聽也鸞和皆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
軾車和在轡鸞在鐙方氏曰鸞和皆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
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外也鸞和皆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
王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音潮○君在謂世子在
結慶候後不使玉有聲而已設佩舊謂端履之屬所謂事佩也居
謂內庭朝謂外朝以申明不佩玉之意也○輔氏曰結佩不故比
德也設佩不放忘事也居恐其畧故齊則結結佩而靜靜齊則
設佩朝戒其傲故結佩無非教也○齊則結結佩而靜靜齊則
○因上文而推言之也結佩也謂結其紱又屈上之也靜靜即前
前章木士之服但齊則雖君大夫亦降而服之猶結佩之意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
玉比德焉去上聲○唯喪否則直去之又不止結佩矣疏曰凡佩
玉上設一玉曰衡下垂三組貫以璜珠其左右組之下

端各懸以璜中組之下端則懸以衡牙衡牙形似牙動則衡牙左右觸璜而為聲也詳見朱子詩傳故謂之璜也天子佩
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組組綬純讀作組音溫
○山玄水蒼者玄如山蒼如水也美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骨為環五寸其廣也○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大夫士皆
各有正佩而孔子又去喪無所不佩者也疑此與玉兼佩之舊註
謂燕居所佩也○此童子之節也細布衣錦練錦紳并紐錦束
帶通言佩玉之制也○童子之節也細布衣錦練錦紳并紐錦束
髮皆朱錦也○綦音硯○館禮節也紳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絢音
不裘帛則內則不履絢絢謂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
未習行戒也一云不盡飾也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
北南面無總服謂雖有總服不為之服但往聽主人使令而已問
麻經以明無總服之制其無事則立見先生從人而入不敢獨入
待主人以待命又以明聽事之儀也

卷六

主

長者為禮也○此章○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飯上聲○
言童子服儀之節也○皆達尊也○後祭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示解不為已先飯示為齒爵者嘗之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客祭主人辭以疏客當盛饌則祭既食則疏也主人讓以辭
矣分言之互文也○此章言燕○主人自置其饗則客自徹之
食尊卑之體與凡賓主之儀也○主人自置其饗則客自徹之
則客亦自徹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一
之人同居而共事者壹食之人同而聚食者凡燕食婦人不徹
婦人不徹者不勝事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致猶致身之致
此章歷言徹饌之禮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致猶致身之致
君賜果則啗其核以敬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環謂橫切之如環
也雖實亦敬主矣○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環謂橫切之如環
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先其聲○古人嘗藥嘗食
未故後尊者而食若火熟者則先嘗○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慶者
也○此章言食瓜果之屬之禮也

舊註有慶句非君賜不賀句今考定有慶句非君賜句不賀有慶
者句○本條多疑義舊註二說君賜如命車服土田之類也卿
大夫士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賜則命車服土田之類也卿
說也又有一說有慶而君亦慶而賜之則人致賀若無所賜則不
賀也○有慶者三字之下有闕文今玩文義本文不賀二字合連有
慶者三字為句始得凡人有喜慶則人賀之若有故而居憂必有
君賜而後賀之非是則否蓋人有憂雖有可慶不賀以此親為重
禮之正也且有君賜則雖有憂亦賀此以君為重禮之權而不失
其正也且有慶有憂在已賀否則在人自有憂者之心而言雖終
身不賀可也○此仁之至義之盡而禮蓋有起於不得已者若如
舊說以有慶者三字為闕文而不屬上為義每論下三字失解獨
不思凡人無憂患之時事固有可慶而賀者而謂非君賜無所
賀於理通乎考崑山徐氏經解凡記文外撥多鄭氏更定此篇尤
甚然如此條乃原文自相聯屬初非闕誤也凡書必反復義理至
必不可通則闕之若妄託於闕疑而轉致經義晦塞殆與不知闕
疑者均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禮容將食而祭主
爵者慎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禮容將食而祭主
飯而為殽所謂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也詳見家語曲禮子夏
禮記玉藻

卷六

古

舊註顧失之○此二章皆禮節行止之權○君賜車馬乘以拜
衡上章義裁於君親本章義裁於賓主也○○君賜車馬乘以拜
賜衣服服以拜賜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賜君所而君
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此承上文而言乘之服也慶源輔
賜之而未有命賜之乘服不敢即乘也其敬之有加無已如此○
舊註曰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則歸而獻諸其君
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也左傳杜預將以路蓀叔孫南遺謂季孫
使舍路杜預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乘服而賜之
路復命而致之君若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路可舍乎此其事也
愚按如舊註亦得然玩節首文似不足考慶源輔左手以本節直按
上文文義為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也致至也謂覆左手以按右手
順宜從之○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也致至也謂覆左手以按右手
酒肉之賜弗再拜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即上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人曰與黃陂殊故不曰日也○凡獻於君
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棗桃茹於大夫去茹

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中階者南面三階之中也或不稱位或稱位或又稱國者
借舉之詞也門東門西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
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
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夷戎狄各從其方門門而以右為尊南面東上向左右方氏謂南
面疑於其故與北面而者同其上也九采疏謂九州之牧也王制千
里之外曰采曰衛蓋約舉以名其長與明堂無重門應門即南門
也諸子諸男於門近故稱門東門西變服於門猶遠故稱南門之
外州牧又在其外門去門益遠矣故變稱應門之外以表之也位
州牧偏遠者三公九命而伯率於最內諸侯八命而為牧統於
最外也四塞謂九州之外地也其君易世若天子新即位皆一衣
朝故謂之世告至以別官考之夷蠻戎狄即職方氏之蠻服大行
人所謂要服也若四塞乃職方氏之夷服鎮服蕃服此周公明堂
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上文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

禮記明堂位 卷六

九

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是也○石梁子
家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文王世子云周公相踐祚而治書蔡仲
之命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也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
公曰朕復子明辟一語而篇終又曰周公踐祚受命惟七年
還安謂周公踐祚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
後周公踐祚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七年者史臣序周公留成
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
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乘去聲○魯公伯禽
子云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此稱七百里者朱子謂此等處皆難
考也一云百里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為七百里所
謂魯之山川土田附庸也革車兵車也千乘田賦所出之數也王
制公曰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

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
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周公之職耳豈得
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
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
二流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韋音衛○孟春
夏正為仲冬也一云家語孔子言魯無冬至之大郊而以啓蟄祈
穀于上帝蓋夏正之寅月也按家語說有可據但下文禘于六月
季夏當為周正之巳月則此當為周正之子月無疑也豈魯先賜
以啟蟄之郊而其後又禘冬至之郊與大路殷祭天所乘大路也
弧形如弓以張旗幅謂以衣為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
廟於旗幅而幅上畫日月為章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
廟大音泰○季夏六月周正之巳月於夏正為孟夏也雖記孟獻
廟以文王為所出之祖而用公牲用白牡殷尚白牡殷牲也方
配之止稱祀周公者省文也 牲用白牡殷尚白牡殷牲也方
諸侯之事通用先王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
之禮者天子之事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
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柶歛柶音拱
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柶歛

禮記明堂位 卷六

辛

柶音缺歛音殿○尊酒器之通稱也五齊以下之尊尊為牛形象
形山形雷形周禮司尊彝所辨犧尊象尊山尊若魯是也鬱尊之
尊尊為目形而鑲以黃金司尊彝所辨黃尊是也灌尊則以
獻玉瓚大圭者玉飾瓚而大圭為兩也灌尊仍因也夏世爵名
爵以玉而因瓚之此王若后朝踐饋食二獻及王酌之爵周禮大
宰所謂玉爵也散爵皆備名其口以璧飾之璧角乃后酌之爵內
宰所謂玉爵也散爵皆備名其口以璧飾之璧角乃后酌之爵內
宰所謂玉爵也散爵皆備名其口以璧飾之璧角乃后酌之爵內
如案乃虞祖虞加積木於足中央為橫距形乃夏祖也 升歌清
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而舞大夏味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升
下管詳見文王世子朱干亦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大夏夏詩名
今亡皮弁素積見郊特牲湯衣袞於外也五冕皆周之制故以舞
周樂皮弁素積三王以來之制故以舞夏樂味任皆 君卷冕立于
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遺卿大夫贊

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音妄
○則之言要以置於平首而名也見周禮追師及鄭風燕燕衣見
周禮內司服及玉藻房大廟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謂世婦及卿
大夫之妻揚舉也天是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
子之祭也約音藥省悉非反○魯在東方朝於方嶽之歲則廢春
氏曰春祭關祠而不關社祠者春秋皆有之互文也○方
而與祭併言者秋省則百物成而後蜡報也凡此諸侯所同特魯
禮有所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
朝天子之政也朝音朝○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
推門如天子應門也木鐸金口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桷達鄉反
木舌發教令以警衆則振之
姑出尊崇姑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復復同重平聲○節桷說
見禮器復亦重也上下為重屋其簷下復有板簷以障風雨也刮
摩檣柱達通鄉闕也以密石摩柱使精澤而每室四戶八牖又說
禮記明堂位

卷六

字

戶相對也姑康圭為之在兩楹間尊飾也獻畢則反將於姑
爵出在外也崇高康安也圭璋為重器故更爲高姑以康之也
通也屏門屏也刻鏤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於屏使文理疏達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路音路○止言魯行天子之禮樂此以下
和也鈞曲也車牀謂之與其前闢曲有虞氏之旅夏后氏之綏殷
故名也大路殷木轡乘路周玉轡也
之大白周之大赤牛尾注於千首而下垂也大白白旗大赤赤旗
也鄭註有虞氏當言纁夏后氏當言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質於夏惟纁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夏后氏駱馬黑旗殷人
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纁謂之駱音駱○白黑相間夏后氏牲尚黑殷
白牡周騂剛騂亦赤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盥夏后氏之尊也著
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著音丈入聲○泰有虞氏尚陶故名瓦
尊也餘見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字從玉殷爵爲

家效借爲學周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皐周以黃目
爵則謂形也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皐周以黃目
爵言尊也彝法也雞彝刻雞形皐彝刻象形周其勺夏后氏以龍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是也龍勺者
爲鳥頭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土鼓黃桴鼗鼉伊耆氏之樂也
而未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也土鼓黃桴鼗鼉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爲鼓未有銅革之聲故也以黃爲桴未拊搏玉磬
有斷木之利故也以蒲爲鼗未有箏竹之精故也拊搏玉磬
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音府搏音博指丘
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鼓拊擊爲祝故皆以節樂也拊音府搏音博指丘
或謂或拊或擊皆作樂之事也愚按舊註顧方氏近之蓋此乃
記者微虞書后稷要擊鳴球搏拊琴瑟之文而不審其義遂因不
免點竄倒易今考拊字即受音之誤玉磬有鳴球之名意亦謂拊
擊玉磬搏拊琴瑟而以四字錯互舊註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遂爲之詞如此甚矣其好事而誣也
之廟武世室也室不毀故名世室武公名敖魯公伯禽之六世孫
也方氏曰周祖文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世

禮記明堂位

卷六

室

之宗武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武公此之世也
世室之廟親之則成王之廟周公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
魯君因而借之者亦多矣愚按春秋成六年二月始米廩有虞氏
立武宮此魯後世借天子之明驗故補氏發此與米廩有虞氏
之庠也庠夏后氏之序也魯宗殷學也○預官周學也預音洋同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夏后氏之序也魯宗殷學也○預官周學也
名魯藏衆盛之米於學故名其學爲庠庠之爲養也序者射也射於
學以觀德其禮有序也樂官掌政禮所宗故學謂之魯宗預之
言半諸侯預官半天子降雅之制也夏庠崇鼎賈鼎大璜封父龜
殷幣宗與孟子夏校殷序下類蓋有與與崇鼎賈鼎大璜封父龜
天子之器也大音泰○崇賈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音越
方氏曰崇賈以下六者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璜賈之類是也
按魯公室及此二節皆言其爲天子之制當在魯車飾之上以類
相從蓋記者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縣音元○足謂四足
綴於爲之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縣音元○足謂四足
於縣也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媧音瓜○垂見舜典叔名
盛也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媧音瓜○垂見舜典叔名
女媧古皇號方氏曰郊特牲以鐘矢之以和居之也故謂之
鐘樂記石磬磬聲以立班班者離音也故謂之磬樂象物之方

而不可作之變也何謂未嘗相親相與哉石象王曰此見者必經而不見傳故言如此大抵此篇多誣也陳氏曰此篇主於誇大魯

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而後拜其餘謂其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亦義起於所服也○此明稽顙之制也

所從亡則○經殺五分而去一曰帶通言之皆曰經殺等殺也五
已之意也○經殺五分而去一曰帶通言之皆曰經殺等殺也五
者新衰之首經也五分減去一分一以爲帶經也蓋經大攝
之首經大如斬衰之帶經而去五分一爲齊衰之帶經也大功
之首經大如大功之帶經而去五分一爲大功之帶經也小功
之首經大如小功之帶經而去五分一爲小功之帶經也總麻之
首經大如大功之帶經而去五分一爲總麻之帶經也所以五分去
一者象五服之數攝者攝也猶經也○此明經杖之制也○妾爲君之長
子與女君同統也○此條應在前章妾從女君而出之上○除喪
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男子重首而輕髮婦人重髮而輕首凡
之麻帶雖卒哭不易以葛至小祥時而直除之若其卒哭所易男
要女首之葛則不除矣此之謂除喪先重也所輕者易而後除故
男要之麻帶女首之麻經至卒哭時各易以葛而必至大祥時乃
除之此之謂易服易輕也又如斬衰卒哭受服而遺齊衰之喪齊
衰卒哭受服而遺大功之喪其易服易輕之義亦如之若未受
服時則從喪不能變矣餘見開傳○此明除喪易服之制也○

卷六

禮記

喪服小記

無事不辟廟門○辟闕也○廟門謂廟中哭皆於其次○次倚
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其或晝或夜無
時之哭則皆於倚廡也○此明居廡與居廡之制也○復與書
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復招魂
書銘謂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
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是也按禮天子之復曰皇天子復
諸侯曰皇某甫復其辭不一各不稱名而婦人必稱夫人豈復
以上不諱名雖臣亦可名君與姓與伯仲如云孟姬叔姬季姬之
類如不知姓則書氏此承上婦人而言也氏如魯姬姓後三家
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
矣○此明復與書銘之制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
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兼服之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
變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即上章經殺五分去一
之制也故重喪卒哭其男要女首變葛之後而遺經喪皆易新麻
包舊葛以兼服之即開傳所謂輕者包也○按舊註謂婦人不受
葛今歷考儀禮喪服惟齊衰三月章大功降服章兩言無受小功

降服章不言受經衰章言既葬除之而已他如大小功正服章猶
皆受服變葛也况斬衰三年之重服乎喪服傳及後開傳所言斬
齊受服之制初未嘗言婦人不受服而妻受女子之斬衰三條其異
者婦人箭筈終喪三年耳若首經之卒哭受葛要帶之至婦人脫
首如男子又初未嘗言婦人首經終喪三年也士虞記云婦人脫
首不脫帶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義皆又甚明而舊註乃謂
婦人卒哭不受葛是以其惡齊衰之終喪而誤報葬者報虞三
爲首之麻經之終喪也其害禮也甚矣學者詳之報葬者報虞三
月而後卒哭報葬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故不待三月而即
哭之祭則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必俟三月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曾子問並有喪是也先葬者謂母也非先輕而後重是也後事謂
父也母雖先葬而虞耐二祭必待葬父虞耐然後爲母虞耐祭先
重而後輕是也其葬母亦服斬衰從○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
重也○此明葬後諸祭緩急之制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
其父○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大夫不主士
之喪○此明其孫明祖在者之詞蓋亦祖不壓孫與○爲慈母之父母
之喪主其喪尊故也○此明大夫庶降之制也○

卷六

禮記

喪服小記

無服○爲去聲下同○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舅姑謂夫所生
大功也○此皆
言服之所殺也○士耐於大夫則易姓耐爲大夫孫爲士孫耐
性卑不可祭尊也如妾無妾耐姑耐則易姓○繼父之不同居
而耐於女君亦是意也○此言祭之特隆也○繼父之不同居
也者必嘗同居皆無至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至後者爲
異居○母嫁而子不隨行則子於母之繼夫猶路人而無服矣今此
異居子幼孤既無大功以上可爲至後之親不得已而隨母以往
而其繼父亦更無大功以上之親是皆無至後也於是與同財
爲此子築宮使祭其先如此則是同居繼父其服期宜也異居有
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繼父自前至後此
皆爲異居服齊衰三月而已故即有至後者爲異居以例之○此
言服繼父○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繼父朋友哭諸廢門
之義也○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繼父朋友哭諸廢門
言哭朋友之位○耐葬者不築宅○宅也後死者耐葬於先死者
此上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耐於

卷六

三

凡爲

卷六

毒

悲非

矣此報虞只是葬後宜速行虞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
禮而不報則又或以故而遲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
免反哭此必二反○遠葬謂葬在四郊之外也此及也蓋臨而反
明在道與入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
廟之禮異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
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謂其要經不使散垂也親者謂大功以
○此言居喪免不免之禮也○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立除成喪者
下言除喪不綯之禮也○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立除成喪者
其祭也朝服綯冠○朝音潮○玄註謂玄冠玄端黃裳也無卒哭
之服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初服綯冠而禮較重矣朝服本
玄冠玄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綯冠是未純吉之服也○註謂
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謂為黃裳也○奔父之喪括髮
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
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奔父母喪者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

臺

奔喪而至已異於始死也奔父喪之禮至即以麻括髮於殯宮之
室上以至於成服皆然其括髮之時袒去上衣降作階東而踊
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襲畢又著要經於東序之東若奔母喪之
禮則初時括髮自又哭以至成服皆不括髮而襲畢則加免與要
經而己蓋在於堂上降踊者母與父同而父則括髮既襲而加經
母則有不括髮襲而加免與經者此其異也自是又各即位於作
階東而更踊然後出殯宮門就廬次而哭乃止其哭之節初至一
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是為三日五哭而袒之節初至一
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是為三日五哭而袒之節初至一
為三袒也此並父母同也○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為去聲○適婦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以婦姑為後故也今
不為後蓋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
者故舅姑以庶
婦之服服之與

大傳第十六 大傳言其所傳者大也蓋對小記及曲禮內
義者是也○陳氏曰禘者祭之大也追王者孝之大名者人
治之大人道者禮義之大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
祀追王服衛宗族之精
豈非所傳之大者哉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說見上篇方氏
之常祀故謂之禘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又以其比
帝祭為特故謂之大祭又猶事生之有享故謂之獻課名雖不
司其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一也○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大祖之大音泰○系上言諸侯以下不得行禘禮而行祫禮也禘
之言合祭之名也時祫行於四時而大祫行於三年其祭亞於
五年之禘亦謂之大祭即所謂大事也一說祫指事之大者猶下
章大事之類也省之言請也告也○子者自下于上之義不敢專之
詞也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其時祫得及其大祖則固
不得追其自出矣若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且不得及其高祖
况大祖以上乎惟有大祖省告其君乃得于祫而及其高祖焉蓋
卑與尊之相去彌遠矣祫禮說見王制○此章言王侯以下祫祫
之辨以起下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大王王父
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大事謂伐殷也既事謂伐殷之後
也遂周頃作駿疾也卑謂于孫尊

禮記 大傳

卷六

美

謂祖父也武王既伐殷於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稷告行至
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
蓋以大號不加而以孫子之爵位臨其祖父不可也○石梁王氏
曰此章與中庸不同者先儒謂文王已盡禮於夏父季歷武王克
商後但尊稱其號而已若禮制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
則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
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繆同
後並同○治者理而正之也合食序次也尊親亦序昭穆昭穆各
有尊親分言上治下治旁治五文也末二句疏謂總三者而言也
上而尊者無失其尊下而親者無失其親旁而族人無失其序凡
此者以禮義辨其思之隆殺屬之親疏上下四旁情深而文明仁
至而義盡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此承上章言○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
物紐綴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與去聲

穆音謬。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章上治下治旁治之屬。其下四者乃因治親之意而推言之。功自已成而言賢能自將用而言行成而上故曰舉藝成而下故曰使存猶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待之則公矣。一說存謂念之而不忘也。一得猶皆得也。賄賂物事也。此舉對其之象益極言五立權度。考文章改正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以明其要也。

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橫稱鐵。易服色。文章典籍也。正者年。始謂者月初。服色者服之也。如夏玄殷白周赤之屬。徽號者徽之號。如虞夏更授殷太白金赤之類。器械者禮樂之器械。軍旅之器械。衣服者章采之制。此七者立考以定之。改易以通之。殊異別以辨之。是皆與民變革者。蓋即此以起下文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數者皆治親之屬。不可變革其要與。此復承上章人道尊親之意。○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而推言之。以見聖王急先務之事也。

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同姓自近而遠。莫非族姓之親屬也。從大小之宗以合聚之。則無離。

禮記大傳

卷六

七

敬陵犯之。憂異姓自疎而親。固有昏姻之際會也。主尊卑之名以治理之。則無淫亂賊逆之禍。又言名著而男女有別以申釋之。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屬音燭。屬比也。道猶行也。治猶理也。父之兄弟為世父叔父。則其妻為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之子猶子。則其妻猶婦。此昭穆之序也。弟妻遂謂之婦。將兄妻遂謂之母。言其義各有在也。按此節見儀禮喪服大功章傳。設問曰。夫之兄弟。父之母。叔父之母。何以大功也。曰。從服也。又設問曰。夫之兄弟。父之母。叔父之母。節答之。詳曰。謂弟妻為婦也。單遠之也。謂兄妻為嫂也。尊嚴之也。是謂序男女之別也。若遂服弟妻以婦之服。服兄妻以母之服。則亂昭穆之序矣。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也。而不慎可乎。蓋儀禮專為喪服釋之。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而此通為五世中之也。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屬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殺去四世自高祖而言也。窮盡也。同高祖者。服親麻服盡於此矣。五世承高祖之父相為祖免而已。是滅殺同姓也。六世承高祖之祖。則

親屬竭而并祀。免亦無矣。姓為正。姓氏為庶。姓齊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於上也。戚親單而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於下也。殷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於上而有本。姓世繫以繫之。戚雖單於下。而有飲食燕好以綴之。大宗百世不遷。何別殊之有。而通之以昏姻乎。周道之所以異乎殷而人始以禮自別於禽獸也。此為答上文之詞也。○此章復。○服術有六。一曰親親。即合族屬。治際會。以見人道尊親之意。

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疏曰。親親若父尊若君。卿大夫之屬名若世母叔母之屬。出入若文適人。為出入在室。為入及為人後之屬。長謂成人。幼謂諸甥。從服下文六等是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此折上文從服之術。以明例也。屬親屬也。從重而輕。是屬從也。徒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

禮記大傳

卷六

八

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又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壓。不服妻之父母。如兄弟相為期而各不服兄弟之妻。是則服之妻為夫之兄弟。無服而婦如自各。有服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如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總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總則又為輕。此從重而輕。如公子為君壓。自為其母練冠。輕也。而公子之妻。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祢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此即祖祢輕重之義。以例六服之術而結之也。自用也。率。謂也。例。此以用彼也。等。差也。馬氏曰。以祢對祖。祢為仁。祖為義。祢以仁為本。用仁循祢差而上。至於祖。則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祖以義為本。用義循祖順而下。至於祢。則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其義之義猶理也。仁義隆殺皆天理之當然。故曰一輕一重。○君有合重其義然也。○此章又即服術以明人道尊親之意。○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明人治之大本於親親之實也。君恩下施於族。故有合聚燕飲之道。而族人以族屬之親而親其君。則有不敢者。蓋王侯絕宗。而君下之辨嚴也。○石梁王氏

之此章與曲禮不同蓋記詞異耳幼蒙 ○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
能與未能者幼之中又有此二事也 ○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
不趨城上不趨 ○執玉堂上不趨說見曲禮執龜策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 武車由禮曰兵車不拜由禮曰為其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
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謂拜低
九曰肅拜是也手拜謂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大祝三曰空首是
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肅拜而受為尸則禮合稽顙矣
此言婦人之拜禮也 ○按吉祭在廟有男尸無女尸而喪祭在殯
官又不為尸又為王父尸子不為經而麻帶 服制首經要經皆
以葛經易首經而要經不變此蓋因男子卒哭後葛帶 以麻婦人卒哭後
而麻經疑婦人亦然故又因婦人之喪拜而言之也 ○取祖進
祖不坐 取祖者取肉於祖進祖者進肉於祖也 ○執虛如執盈入
虛如有人 上虛虛器下虛虛室也執虛無或過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
如此况非虛乎此言敬無不至也

卷六

聖

無跪燕則有之 跪先上聲 ○凡祭通言上下之祭也跪脫屣也祭
庭若行燕禮於堂上以合歡也則可 未嘗不食新 嘗者薦新於廟
食也 ○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遠食新焉是死其
親矣 ○此二條言祭薦敬誠之道皆不失其重輕先後之倫也 ○
僕於君子 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 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音
言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之綏而其始若于猶未至則僕乃式以
待其升其終下車而步則僕乃下而還立以待其去蓋僕禮升在
君子之先下在 乘車則式 式車則式 式車則式 式車則式
或獵尚武故不式疏謂僕乘車法也 ○武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
五乘下大夫三乘 乘去聲 ○按周禮大行人武車公九乘侯伯七
如命數與 有武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
此不同 有武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
弗買 買價同 ○服車之服猶乘也服劍之服猶佩也齒謂計其老
弗買 少新舊之次買謂度其貴賤多少之價君子通指上文此廣

賁貴之敬曲禮曲禮馬有誅即此也 ○其以乘登酒束脩一犬賜
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登酒束脩一犬 乘去聲 ○
有脫文或曰此當承前章授立受立節之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後也四堂曰乘十庭曰束卑曰賜尊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
過也委其餘謂一雙 犬則執雙守犬田犬則授指者既受乃問犬
名曰田犬虎庖厨曰食夫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按指不及食犬
以其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 紉直軫反勒音的 ○紉勒猶縶
而謂守犬田犬畜養馴不須右手防禦故右牽也 臣則左之 臣謂民
謂守犬田犬畜養馴不須右手防禦故右牽也 臣則左之 臣謂民
禮獻民虞操右執蓋以左手操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 說脫 甲若有
其右執而右得以制非常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 說脫 甲若有
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棄奉冑 冑音高奉土上聲 ○前
禮記少儀

卷六

樂

以他物如左傳乘車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棄
發甲衣也肅洗發也謂開裳出甲而奉冑以將命也 器則執蓋
於執 弓則以左手屈執拊 拊音獨 ○獨弓者拊弓把左手屈弓
也 曲禮右手執簫 劍則啟橫蓋襲之加夫襜與劍焉 夫音扶襜音
左手承附是也 劍則啟橫蓋襲之加夫襜與劍焉 夫音扶襜音
橫劍匣也襲謂御合之也夫襜劍衣也開匣以其蓋 笏蓋脩苞苴
卻合於匣之下乃加襜於匣中而以劍置襜上也 笏蓋脩苞苴
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橫案箴其執之皆尚左手 類
枕也橫者以橫竊戈刃也蓋筵笏也冊書也箴也凡苞裘若苴
藉之物也弓劍也茵席也筵也冊也凡也箴也杖也琴也瑟也
也戈有刃者橫也若葉也箴也箴也凡也箴也杖也琴也瑟也
左手執之在上而右手捧之於下以合陰陽之義也 刀卻刃授穎
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削音笑刺音威辟同 ○穎
辟偏也謂不以刃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軍尚左 卒尚右 刃向者也
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軍尚左 卒尚右 刃向者也
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尚左尚右舊說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
將軍尚左欲無覆軍也士卒尚右示必死國也 ○此章十二條皆

言賜獻執授之儀而末條則類及之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誦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泰以容言敬以心言誦明盛衰辨新故揚禍福

隱已情以度彼情也此亦○燕待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飯上

前章言語之美之意也○燕待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飯上

同○已止也先飯猶當食之禮後已猶勸食之意也○母放飯母流歎小飯而亟之數雖母為

口容數首明雅音也○此以下通言之也放飯流歎見曲禮小飯

容弄口容自微辭焉則止○此章言燕食尊卑賓主之禮也○客

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皆居右○此章言燕飲酒禮賓

主酬賓賓受奠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將旅時一人舉爵於賓賓

奠於薦西至而後賓取爵酬主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侯

鄉人來觀禮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酢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

夏右鰾祭臘臘首于鱗音前鱗音許○擘濡魚從後起則膾內易

夏右鰾祭臘臘首于鱗音前鱗音許○擘濡魚從後起則膾內易

卷六

聖

禮記

卷六

哭

不絕中央少許待祭時手絕之也○凡羞有滑者不以齋○滑音位齊去聲

明非凡齊之比也○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絕猶去也本

末猶言羞首者進啜祭耳○啜音誨○進啜以口向尊○尊者以酌者

之左為上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櫬

者在尊東而南向西以左尊尊者其鼻與尊皆向東其鼻者

為上蓋但兩為上也○尊壺者其鼻與尊皆向東其鼻者

之類而數條皆有尊○飲酒者禮者禮者有折俎不坐○此亦上章

之意故次之也○飲酒者禮者禮者有折俎不坐○此亦上章

飲酒者沐而飲酒曰醺冠而飲酒曰醺折俎謂折骨體於俎也禮

之屬事卑折俎禮盛故其有折俎則立而不坐無則可坐也此

特言有折未步爵不嘗羞○後乃嘗羞羞其始得嘗正羞膳醢而巳

此指言嘗羞○牛與羊魚之腥蠃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苴野豕為軒

皆蠃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蠃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

哭

其口而對可也此條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

膳納練曰告 善味而已告者不敢以為福膳惟以事告也皆歸膳

將命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

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 也此則送迎拜使之儀也 其禮大

牢則以牛左肩臂膊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

左肩五箇 大音秦屬音狻少去聲植音特○臂膊者自肩至蹄也

牲體尚右石已祭故獻左 ○家國靡敵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

此又牲半體解之數也 ○家國靡敵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

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幾音祈膳音騰○膳敵謂師

形敵也雕刻鏤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縛約曰縶謂不用

縶連用及為終帶也以穀食馬曰秣此條言災變之禮也

學記第十八 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先王學制與教者學

禮記 少儀 卷六 學是學箇甚愚按此篇義似淺低如按序學自一年至

九年之教又如始教七條及時教退息之屬正是言學制

與教學之法蓋大學篇是此篇歸宿處此是大學篇從入

處教有淺深而事無同異亦可以朱子獨表章大學而遂

輕議此 篇也

發慮意求善長足以設聞不足以動眾 禮音小聞去聲○意法則

善長此二者可謂善矣然非學則 也應存乎法則而求致乎

足以小致登譽不足以感動眾人也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不足以

化民 節音臣之體遠謂疏遠之也此二者可謂親賢矣然非學

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允當依書作說下同○道下文所謂至道蓋

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以設學立教為先務也說命 雖有嘉肴

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

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長上聲說命上學字作

止於至善之善知其善則物格知至而知所止矣不足者在已不

未至困者於人無所應也能自反求則學不厭能自強勉則誨不

倦而教人與教於人皆相為長益也教猶教也劉氏曰始之修已

以立其體半也終之教人以致其用亦半也此所以終始典於學

全功也○此以上總言教學之理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

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術鄭注作道說之誤也陳註作州字

當為州者周禮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氏而射於州序是也古者二

十五家為閭閭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朝夕皆受教於塾

五百家曰黨其學曰庠則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為州其

學曰序則教黨庠所升之人其王都及侯國之學為國學則又以

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卿大夫所升州屬後進之士也

此年每年也中與小記中一以上之同猶問也每歲有入學者

而每問一年以考校之也雖經傳之句讀辨別志之高下教業而

習無意荒棄整而交無厭博習則不限於程親師則能專所向

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夫音找
○成俗成其美俗易俗變其汙俗此大成之學成已成物之功術作述
而大學所謂明新止至善之道也蛾子蠢之微者亦時時通學術
士以成大理倫學者由積學而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
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下放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
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
臘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
乎肄音異而大聲更同○始教謂始入學時也祭祭先師也服
之皮弁之服而祭以黃裳之裳也肄習也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之詩而以始官之義導之則教者之意明夫然後可以教也鼓者
今大音之官擊鼓以召士也簠簋者士既至而發饋以出其書也夏
楚二木也刑罰楚方鼓篋以選順其業猶書選志時教之義夏楚
以收斂其威猶書戒休董成之意夫然後可與進於道也此五者
之大祭也視猶省也音視非朝夕之故故其志便游而不迫觀感
禮記學記

卷六

至

在言語之表應其心默識而自得凡又所以嘉尚而漸染之也聽
而聽受問謂問難者未必能問問亦未易知此又其等不可論
而因材而篤之也大倫猶言大節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仕
先其職未仕先其志王于塾問士何事孟子答以向志是也○朱
子曰聖賢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自舉能以教不
能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此以上指言教學之制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
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
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
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退莫牛反上聲與去聲樂上音效下音
也時可絕息必有居句絕陳說時字連下句謂四時之教學
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學字連上句謂
一時之退息必有居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操弄也親
亦也也則夫謂詩人此與之詞託於物理而至博雅服謂禮文更

升衣裳之類繁而且難也茲詩禮者時教之正業是皆學也操履
博依雖服者退息之居學是乃藝也學既至則心與理融而安其
有未安則在與於此而為之不厭而已學操履則調心手而安於
弦學博依則識名物而安於詩學雜服則審制度而安於禮三者
此學博依則識名物而安於詩學雜服則審制度而安於禮三者
凡皆先與以學之而後樂以安之也故君子於學藏焉修焉息焉
正業習焉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以安之也故君子於學藏焉修焉
致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亦此意也惟如此故學既安而視師樂
以教信乎道彼師友雖離而道豈有裨哉故孫書作進志言學
須敬進其志無時而不敬然後進修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故引
以明之○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雖服則於禮思過
矣今之教者叩其佔畢多其訊言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
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
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
不刑其此之謂乎叩音申佔音規佛拂同夫音扶○叩吟也佔視
至也言今之教者無心得之實務口授之形至於數進而安否莫
之恤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且又不由誠以示之信從不盡
禮記學記

卷六

至

材以導之通達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又異矣是以施者常至悖
逆而求者每見拂矣也隱則不能以學自見苦則不克由易而難
終業而又遠去之凡以用工由莽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
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親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
所由興也當音並去聲○有先無後曰豫不先不後曰時孫以相
不共食幼子常視母謂之豫矣若內則言七年男女不同席
童難矣可謂之時矣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
可與坐之類可謂之孫矣若孔子言見善則學見不善則改之類
必以自存見不替其善必以自責可謂之摩矣發然後禁則扞格
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難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
之所由廢也扞音干反格音各扞反辟音僻燕音安○扞拒
燕之義與言同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
燕之義與言同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燕辟廢也

禮記學記

卷六

璽

材以導之通達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又異矣是以施者常至性
逆而求者每見拂戾也隱則不能以學自見苦則不克由易而靡
終業而又遠去之凡以用工由養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
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
所由興也當孫並去聲○有先無後曰豫不先不後曰時孫以相
不共食幼子常視母所哺謂之養矣若十年讀書詩十三舞句成
童舞策可謂之時矣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
可與權之類可謂之孫矣若荀子言見善備然必以自存見不善
愆然必以自宜可謂之摩矣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切半反格戶隔反辟平聲孫去聲辟附同○扞拒也格戾格也阻隔之象舊諸葛亮之客又讀爲癰落之落義皆異同勝承也燕猶聚也因燕私之羣以背其師困
君

禮記學記

卷六

美

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去聲舍上聲。○記問之學謂其學徒端人所應問者以記誦

之而已此其人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所謂神佑畢多詭言者也故不足以爲人師聽語則但聽問者之語而皆有以爲教或曰欲言不能問者乃不待問而語之其又不知則舍之耳亦不惟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凡此卽所謂從容也。○此申言教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箠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志於學矣。疏曰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陶冶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陳皮

連綴成裘以學平治善弓之家其子弟見其撻刷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也。○始學偶更不駕在車前推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驟以學乎駕而已言學者須先效之小者淺者如操縱博侯維服之屬然後樂而易成也。○應氏曰治鑄難積而書軌易級弓勁難調而其曲易製車直難駕而馬反易馴皆自易而難自粗而精有漸而不驟以類而不泛故以爲志學之喻也。○此申言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去聲。此方禮同也。理有所不顯則比其
故於五服無主水以和色而巳。故於五色無主然亦得則不諧和
而明也。現學與師可以其無主而聽之乎。徐氏曰。古之學者比
方事物而齊其類。如知五聲於五色。於水必得之而後和。與明
則知五官於學。五服於師。亦必得之而後治。與明也。而君子得
悲學而求師。哉。此蓋謂以倫學與師之當務而結之也。何氏曰。
舉四者以見我所比方之物類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也。而
天下精微之理有高於事物中而不得明者。此所以當旁通
以引伸之。而學乃善也。思按本節舊說多未明。惟徐氏何氏上下
文義始貫。然徐氏以二條與二條意。在言中而何氏以四條應首
二句意在言外。○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
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
道以用言。外也。官言司器言用也。不約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
齊氣化周流其變無窮也。凡此四者皆根本盛大而體無不具。故
必學以裕其本。而後能希聖達天也。三至之祭州也。皆先河而後

卷六

禮記

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去聲。源即本也。河爲海之源
之務本如此。而君子之於學也。不成章不達其有舍此他務者哉。
○吳氏曰。祭川先河。而後海者。以成爲源或爲委。故爾。此言本之
當先。以中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也。思按篇中備言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之意。而後效固爲學而設者也。此章探言學之爲本
雖不更言教而教在其中矣。蓋學者聖神之道。德所由出。而天地
之化育所自參也。能志乎本則學以致道而明新止至善之極無
不舉矣。大學言修身爲本者。約八條目而推言之者也。此言有志
於本者。總三綱領而統言之者也。記者以是終篇立教者與爲學
者其志於

禮記卷之七

姜兆錫章義

樂記第十九

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宋周官及諸子以作
樂記凡二十四卷後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
篇目具見別錄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篇合爲一篇事在
劉向之前但今考十一篇所稱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
樂情樂化樂象樂平賈師乙魏文侯者其章段之分合編
次之先後多亦莫可考矣朱子曰古禮樂書皆公學者皆
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下復曉蓋失其本矣臨川吳氏曰劉
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
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
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
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
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音聲○此
由心而生而樂本是以生也。聲謂語言音謂歌詠不常之謂樂有
定謂之方。于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人心感而遂通故宣見於口
禮記 樂記 卷七

而爲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而爲變至變而成歌詩之
方法則謂之音矣。由是比合其音而播之八音宣之萬舞則樂名
焉。蓋推音樂與人心相爲終始之故。乃一篇之大指也。○詩疏曰。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惟是聲耳。主於作詩
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爲音。
古吳何氏曰。方猶言曲調也。清濁高下萬有不齊是之謂變。至曲
調既成則有倫有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
脊成方而爲音矣。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其
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
於物而後動。唯音焦殺去聲。樂音洛囉音。關○此歷言人心感於
不隆嘽則關而無餘緩則軒而不迫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
積。雖則高而且急屬則猛而且暴。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和則
不乖柔。則致順。凡此六者乃情也。非性也。性者喜怒哀樂。是故先王慎
哀樂之未發情則感於物而動。所謂發而中節者也。是故先王慎
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

奏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此因言先王慎其所
以成人心者而制為禮樂刑政之屬以導之也蓋音樂起於人心
而聖王即以音樂正人心故禮以道其志而使無偏樂以和其聲
而使無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恣四者雖
殊其致則一凡先王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不外於此蓋不但音
樂與人心相為終始而○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
其所係者抑可見矣
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
當依下作生於人心○此申言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音之
意而因以見其通於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
文理謂之文也治世政事和諧故音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音
怨以怒亡國政事蕩滅故音哀以思蓋音生於所感而所感之哀
樂由為治之得失此聲音與政相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
通而先王慎所以感者以是也
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怙音規字書作愆義同慝音
去聲○此以下詳言音與政

禮記

卷七

二

通之實蓋兼音之比於樂者以推之也宮商角徵羽所謂五音君
臣民事物其應也劉氏曰五音之本生於十二律之黃鐘黃鐘之
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釐八十一是為宮音之數宮三分損一
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
八得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羽三
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數一算
其數不行故音止於五此其損益相生之次也以經言之其數如
其律分之數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絃音至濁於五音獨尊故為君
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絃音次濁故次於君為臣象角屬木絃用
六十四絃音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故次於臣為民象徵屬火絃用
五十四絃音至清有清有濁而後有物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
十八絃音至濁有濁有清而後有物故為物此其大運較之次也五
音固本於黃鐘為高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既為
宮則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
事羽物皆以次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
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又正聲相權不拘其大而以不失其大
之法也括濶謂不中也聲音之道必五者各得其理而不失其大
亂則八音克諧而情適不作也此見治世之音與政通也宮亂則
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墮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
日矣敗音坡○荒者治之反敗者平之反也承上言若官或亂則
樂音流散散是由其君之驕奢使然也餘放此陵家說敗要哀
危而言慢家驕壞怨動亂而言○陳氏曰五音各君臣民事物之
象必得其理方謂得律呂否則有臣凌君民過臣之類而謂之
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言否則有此事者豈不可差設物各相
倫其國君臣民事物必多有不盡如州縣師職皆能以此知彼正
是樂與
政通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去聲○此近也桑
間謂桑中篇是也濮上謂濮水之上史記衛公適晉舍濮上夜
開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涓曰此師延
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問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此其
事也諺之言周私謂淫蕩之私也由政散故民流而誣上以行私
也此見亂世亡國之音與政通而即鄭衛以實之也○長樂陳氏
曰心以感物物動形為聲而音成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
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亡國以欲勝欲其聲怨以怒哀以
思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乘民其有不困乎由是觀之世異音
禮記樂記

禮記

卷七

三

與政天豈音自與政通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云八音在治
忽國語云政象樂亦斯意也愚按鄭聲淫淫甚於衛孔子獨以為戒
而此言衛反甚於鄭者蓋考風俗鄭較淫於衛而衛較淫於鄭較
於鄭鄭風淫蕩多在下衛風悖亂多在上如新臺斷髮鴛鴦詩
其為上者至於如此而桑間濮上應於下焉鄭詩無所見也朱傳
之論鄭聲蓋詳以此而桑間濮上應於下焉鄭詩無所見也朱傳
之慮人心在於禮樂政刑四者而本篇以論樂為主○凡音者生
故自此章而下通言樂與三者相通之意以申明之
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
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此承上章申言樂與政通
而遂兼發之也倫類也理分也謂通乎萬物倫類之分理也方氏
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考者
乃能知樂若鄭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
知聲也禮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眾庶之知音
也孔子在齊所聞季札聽魯所觀此君子之知樂也鄭氏曰唯君
子能知樂故審聲殺之聲則知為志微噤殺之音審噤殺之聲則

知爲啁噍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與焉審流辟邪散狀成滯滯
之音則知淫樂與焉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政不知
知其政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乖所謂審樂以知政也是故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平聲○卽氏曰禮理也樂通倫理故
理之中皆禮所寓知樂則通其微於禮矣上節樂與政言而推其
備於治此節樂與禮言而推其得於德者蓋禮樂施諸政事爲形
風易俗之要而反諸身心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
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
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大
之六音泰和好惡並去聲○隆盛也致亦極也朱絃練朱絲爲絃
也疏越也瑟底凡曰越過者不盡之意也承上言得禮樂以爲政

禮記 卷七

四

本如此故禮樂之盛不在乎極音致味而在於德如清廟之瑟練
朱絃以爲絃使其聲濁疏瑟底之孔使其聲遲其詩歌一人倡三
人從而和之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音也夫大饗之禮尊以玄酒
爲尚祖以生魚爲薦其大羹亦不以滋味爲和此其中蓋有不盡
之餘味也由此以推則先王之制作豈以向欲盡教民平其好惡
則人道復乎其正而身世胥淑於德矣此卽下文所謂人爲之節
而大禮必備大樂必易之意也○邵氏曰文王之瑟有遺音大饗
之禮有遺味而後世貴焉者其音味非極至而德有餘也則禮樂
豈假於外亦貴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有得於身心而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僞之心有
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和知上知字去聲知者之知同好惡並去

聲○物通謂事物也節卽發而中節之節知誘之知謂所知也化
物謂物至而見化於其物也悖逆僞詐而露僻情而極其害於
已作亂及於人弱寡愚怯猶常人耳疾病老幼孤獨極其害於
子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此性之情也性之妙人所不能言也
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於物而動此性之妙人所不能言也
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物至
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性也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性之所以失而情之所以流也苟於此
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可制也此所謂正天理人
欲之機問不容髮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
自固而外物不能奪矣劉氏曰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地人心
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道心微而
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此時不能反躬循理於是人
欲熾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接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
爲禽獸不遠矣其爲大亂之道不於此而滋哉此以見好惡不平
人道失正而先王立制教民之所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自始蓋承上章以起下文之意也

禮記 卷七

卷七

五

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安樂之樂音
音聲下同○射鄉謂射禮鄉飲酒禮也承上文言先王見人情之
失其平也於是制爲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處喪紀而失
之野也故節之因其交接之倫也故正之禮節其心使約之而得其
也故別之因其交接之倫也故正之禮節其心使約之而得其
樂和其聲使發之而得其順且政以率意而使禮樂無不行刑以
防肆而使禮樂無敢廢四者通行於天下而罔有悖違則王者之
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於是乎備矣此所以德教修明物我兼善好
惡平而人道正也節內歷言禮樂而末兼言刑政者四者其用雖
殊其理則一雖不備言刑政而○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
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
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
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和以稅

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和於內而不離飾貌者禮檢於外而不流此禮之義樂之文相資爲可也
好惡以心言刑賞以事言皆禮樂之實仁愛敬而不離義正故親而不流此仁義所以爲禮樂之至極也民治由是而行則大順大化莫知其然而等和別均之述俱派矣應氏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易去合父子以下文義未詳應氏曰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嚴交錯故文易如乾以易知之易簡如坤以簡能之簡樂至則人皆得其所故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故不爭揖讓而天下治如竟舜之世是也達者微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禮記樂記

卷七

六

序則身修而家齊矣又能親其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以教四海之內則國治而天下平矣禮行而後樂達故於樂但言天子不怒而已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愚按如應說亦通而以敬天子文義稍未安劉說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百物不失達其生也祀天祭地子謂禮主誠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也四海合敬同愛極言禮樂感化之實此章備陳禮樂二者本末始○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終之理此下三章皆本此以推之也
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上章合敬同愛對倫類之不齊言之也此章合敬合愛對事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何哉蓋禮有經曲之事殊而情之所恭敬則一樂有聲律之文異而情之歡愛則一此其與天地同節

同和而能以其情之同者合天下之情也惟其然故明王以相沿述而各因革損益以其時事功名而建禮樂也時如虞夏商周車如揖讓放伐功如放勳重華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謁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經音拙還旋連舞位相連也兆者位外營兆也謁襲說見曲禮情謂敬愛之實原於天命之本然者即上禮樂之情之所推極也文謂事文之具見於人事之當然者乃此禮樂之器禮樂之文之所宜播也知其情則知其窮變通久而未嘗易故能作識其文則識其修廢舉陸而不可更故能述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若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聖如夫子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荀氏曰情存於中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此承上章○樂者天地之和之意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
禮記樂記

卷七

七

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此承前二章之意而推聖人之制作本於天地之和序也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本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制而屬陰陽音氣之爲也禮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陽儀之爲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陽而制則物之成者復壞矣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朱子曰樂由天作有運動底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

同也。論去聲。夫音扶下同。此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於和序。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辭足見神通言。凡鬼神也。劉氏曰。無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此君子之所獨知也。若施之器用。以奉事神明。則衆人所共知者也。○方氏曰。金石聲首亦統以禮而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也。情官實制禮樂之義。金石聲首之屬。禮樂之教其義難知。其教易見也。愚按樂見乎金石聲首。禮自見乎玉帛辭讓。而其用事亦各不止於宗廟社稷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燕烹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廢則亂。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此推言應於和序之本也。詳明也。極則憂。荒從而生悲也。禮則偏。偏者失中也。千戚之舞樂云備矣。然非備樂者。備以功不以祭也。燕禮記樂記

卷七

八

哀而祀禮云達矣。然非達禮者達以治不以物也。五帝三王則不沿樂而樂備不襲禮而禮具。蓋治功明盛而憂繼轉而為敦備矣。此所以天地之和序皆應而乖戾皆消也。故以○天高地下萬物大聖贊之。五帝不言禮。三王不言樂。蓋互文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去聲。別音離。下同。○此又中天地之序和之意也。劉氏曰。高下散殊者實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樂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和故近於樂。秋歛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實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神者氣之神而陽之樂也。樂以敦和率神而從天。則發達其氣之順而具於地是居鬼而從地也。敦和率神而從天則發達乎陽之所生別宜居鬼而從地則安定乎陰之所成如是故聖人作禮樂以應天配地制作明備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下尊

地卑各得其職矣。此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與易繫辭畧同而記者引坤而言故禮象之而君臣定卑高以陳指六子而言故禮象之而君臣位陽常動而大陰常靜而小故小大異事而禮亦異情也。五方之族聚各以類萬物之器分各以羣故性命異稟而禮亦異體也。在天成象煥如日月星辰之昭著在地成形秩如山川原隰之等列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臍。○氣即陰陽也。隋升也。從風故皆言奮。四時行故言動。月從日故皆言煖。凡皆天地之氣為之也。化者天地綱緼萬物化醇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劉氏曰上節申禮者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序本節申樂者天地之和凡此又言效法之所本也。化不時則不禮記樂記

卷七

九

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不時自樂失其和而言無辨自也。情猶理也不生則氣變而非著不息矣。亂升則質蕩而非著不動矣。蓋乖氣致異而天地之理然也。陳氏曰不時則不生以天道明人事也。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道也。此反結上兩節以起下文之意。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樂著之著直畧反餘如字。○及至也。承上始居成物猶易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乾以健資始是著大始坤以順資生是居成物而禮樂法之也。應氏曰樂出於自然之理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遠不屆無厚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而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而昭著不息者一動一靜而無端天地之不可不遵此理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此以上又言成功之所合也。

要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諠知其行也行之行音抗末去聲○五絃之琴其絃按五音無文武二絃南風即南風之薰之詩見家語及尸子變聲樂官舜既歌南風欲與天下諸侯共歌之故變以此歌制爲樂而齊之也故稱大學教成之教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意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註曰南風長養之風也孝子言父母之長養已如之其詞未問疏曰有孝行故以五絃之琴歌此詩而教天下之孝也熊氏以爲凱風詩非矣家語南風之薰王肅所增又尸子雖說不可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愚按南風之薰詩正與下文治民勞逸之義相足故聖論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而疏反以爲不可證蓋實可謂嚴於傳鄭而溺經旨也且如制樂非變始而變始以南風制爲樂而賞諸侯猶制琴始自神農而舜乃作五絃以歌南風也王氏不明此直以爲變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無理也不亦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取於肆議哉

禮記樂記

卷七

十

矣大章章樂名言其德章明也咸之言皆池之言施黃帝樂名言其德周備也韶之言紹舜樂名言其德紹乎堯也夏之言大禹樂名言其德能光太平堯舜也殷周之樂謂大漢大武育於人事極盡也○此章言樂以昭德而歷舉帝王之樂以實之亦前章功成作樂之意也篇中自第三章以下並言禮樂者凡七章而此以下五章皆專言樂也其間雖或兼言禮亦側樂而言○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疾謂疾疹也風雨者功事行猶將也樂暑時風雨節此天地自然之樂也人君教時事節而樂在其中矣是則樂以法天地而爲治而非苟爲之也治善則樂將象君之德矣而民之被化於德教者又何窮哉此申上章德盛教尊而樂之意也因明樂與德教互爲終始之意也蓋王者教時事節而樂作樂乃以象君之德也而樂之爲教又可以移風易俗而善其民是又象君之德也故前後文通明其義○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故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而風雨節先王之爲樂以法治

也善則象德如韶夏禮武是已若無其德而求之鐘鼓管絃則不可謂之善矣夫參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夫音扶○分總言之爲酒獄訟繁所謂訟師起於飲食也一獻士之饗禮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蓋極言其多也後止也此類舉禮樂象德綴淫之實以明上文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樂之哀樂所樂聲○大率謂死喪大福謂吉慶以禮終則哀不淫樂不傷而樂在其中矣猶周子禮序則樂和之意也所樂即樂其所自生之樂格下應氏本漢禮增一易字以破反今從之此因言樂之○大民有爲教善民花俗之妙而民之所以象君德而爲德也

禮記樂記

卷七

十一

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格下同○此復申篇首人心感於物而形爲聲音之意而因言先王慎所以感之之道也血氣心知之性兼道心人心而言朱子所謂雖聖賢不能無人心雖庸愚不能無道心是也術猶知也民心無常而其喜怒哀樂應感之幾起於物而動然後心術形於其音故樂之可也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如字陳本作急殺思並去聲○急促微細噤殺減減噤諸慢易繁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噤以殺微可知其哀思憂感也噤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簡謂多文理而舉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噤以殺微噤厲猛起奮木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上聲賁音振也其怒心感者其聲厲以厲故可知其剛毅賁直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肅有稜也動堅也其敬心感賁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柔去聲好去聲○好聲孔也肉壁也考工記註云肉倍好曰壁好倍

禮記

卷七

三

肉曰緩肉好均曰環此以喻音之圓通聲清
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可知其慈愛
之音作而民淫亂淫亂之聲同狀作迷○悲長也成終也言一終甚長
無分際也此乃其意也淫亂之聲同狀作迷○悲長也成終也言一終甚長
以散之所流極故又知其淫亂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
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
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
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行稱並去聲必二一反長去聲下同見音現○
五聲十二律上下相益之數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之理生氣
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承上言此皆生
於人心或聖人作樂本於應感之情性考諸律之度數制以陰
陽之應義然後用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動不至於散陰

禮記

卷七

三

報哀不傷者與矣慢易以犯節流瀆以忘本則與敬而有節反而
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不能合生氣之和滅敗人心和平之德
則不能道五常之行是以君子賤而不和也此反言以結上文之
意○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
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和之相去聲分去聲○此亦上
之此章自行成於己而因教成於下者言之尤為切以至也感即
倡也應即和也回謂回互邪謂邪曲曲謂曲直謂峻直蓋言往
復左右縱橫而却之象其分即順逆之分也應氏曰聲感於微而
氣應甚速氣應於微而象成甚著成象則有形可見所謂見乃謂
之象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亂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行去聲辟邪僻○反復也復性情
分也分善惡之類而不入於惡則行無不成不留不接不設如
第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也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此
矣此節乃君子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
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光猶書光被
至德之發見於樂者也四氣之和謂四時之和氣是故清明象天
此下二節則君子合樂之極則與其明效大驗也是故清明象天
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
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
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旋
去聲○五色成文言其清八風從律言其聲百度得數言其審小
大終始即前大小之稱終始之序迭相為經禮運所謂還相為宮
是也施行施行倫理也謂樂教施行而一人之身與天下之大倫
理皆清明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氣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
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說曰八
風者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

天子以牛羊從贈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禮記樂記

卷七

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微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

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

者孕鸞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禮記樂記

卷七

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

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嘗去聲疾音軫莫音賴長上聲王去聲俾詩作比去聲施音異○豈謂不夫其片也詳如書言毫有祥之祥亦妹也夫當謂大化均調也祀綱三綱六紀之屬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爲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宗族有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爲六紀也凡此先序之以禮乃和之以樂周子謂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教百姓太和萬物成茲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道德之首也此上謂親下謂至也詩義詳見朱傳子夏盡借以証德者之說溺音淫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淫

莞音池狄翟同長上聲。謹好惡所以慎其德也。卽上章和志成
 行之事而上文之大當本諸此矣。詩大雅板之篇。執如鼓而小持
 其柄而挂之。旁耳自擊。柷格卽周頌有瞽之祝。執壤六孔大如鴉
 子燒土爲之。荒八孔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篠竹爲之。六
 音皆質素。與德相稱。德音于楯。敝斧也。武舞所執。旋鹿牛尾
 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旣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鏜鏜乎琴華美之音
 以諧和之。又用九成旋翟華美之象以舞蹈之。此卽德音之備也。
 醋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酢之禮。而貴戚尊卑長幼
 之序。自各宜於當時而垂之。鏜鏜鏜鏜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後世蓋極言德音之用大也。鏜鏜鏜鏜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傳音臨反。鏜鏜然有聲。號令之象。橫
 道故聽之。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而思武臣。者盛氣充滿之狀也。令嚴氣壯立武之
 之臣。磬註讀爲磬。其聲磬然有辨別也。死生之際。非辨義而介
 如石者不能決而封疆之臣守死善道。其正也。故聽而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人
 雖放閒哀聲必欽以肅。絲聲哀切有廉制裁訓之
 義人之有廉隅者如之。故聽而思志義之臣也。笱聲溫溫以立

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音旭○蓋
之義故可以立會畜聚之臣所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
飲之臣也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聽而
思其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將帥並去聲○謹謹也其聲謹謹使人意動作故能進
在將而思之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復聽而思之合之謂契合於心也此總結以致勉望之意○應氏曰八音舉其
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澁土聲重濁木聲樸實故也然匏亦
在笙笙之中矣愚按應氏短澁重濁樸實之說於義未足○賓牟
既知匏在笙笙中則短澁之說固非矣此蓋約舉之詞與○賓牟
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
曰病不得其衆也此章見家語辨樂篇文義多同姑引數條小異
樂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對言武王伐紂夏咏歎之淫
禮記樂記

卷七

三

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京敦長聲而歎也淫波連延不絕之
歌音長歎不絕賈言武王恐四方諸侯或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
伐之大事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史稱不期而會者
八百國然其端端焉長慮却顧而不敢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曰及時事也言象武王及時伐紂急於救民故不可緩也然下文
孔子言是太公之志武王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王坐也憲家語
則此對爲小異也武王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王坐也作軒○
坐跪也軒仰起也又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跪以右足至地左足
仰之而賈以舞法無坐故對言非武舞之人坐也蓋亦謂失其傳
與然下文孔子言武亂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
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
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淫音欲之
之聲而貪及商是武王貪欲討之天下矣故賈言非其音而孔子
急問其何音也賈又言與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失傳而謂

武王實有心於商則其志爲荒悖矣豈應天順人之心哉孔
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與蓺弘相似也真姓弘名周大夫○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
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家語作敢
又久立於綴何也○免席避席也問命謂問命而對也未出舞時
而備戒已久可謂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位之間是遲而又久也
卒也孔子答賈言樂以象其成功將舞時總持千盾如山巖立者
此象武王肅穆臨師之事而所以發揚蹈厲而奮厲者則象太公
召公之治以文而止武也此先約言武舞之大綱也且夫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作始成而北出三成而南反
終也綴行也崇尊也武之舞也初自北第一一位而南至第二二位是
象始而北出爲一成又從第二二位至第三三位象克商爲再成又從

卷七

三

第三三位至第四四位極於南而反向乎北象克商而南爲三成又從
南頭北向第一一位至第二二位象克商後疆理南國爲四成又從第
二位至第三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爲五成又從
第三三位而復於北頭初位之行象武王功成歸攝四海皆崇爲天
子爲六成此通敘武舞象成之次也周都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
故舞位因以北象周都以南象紂都而西是乃復綴以崇天子於
此見武王本末嘗一日敢失人臣之分有千天位之意而其事入
意而其事入人蓋非不得已也位向義詳夏舊諫夾振之而馴
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登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
也○家語作四分去聲○此追申再成以前之象以答之也四伐
也○家語訓訓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分部分也濟猶成也言再成時
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爲節而舞者以戈矛四伐擊刺此象武王之
兵盛威於中國也其時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此象
主之之系成也若其始久立於行綴而不遽舞則象武王待諸侯
之集而不輕進也一訓四伐爲四方之征伐蓋以武既勝殷而滅
國者五十也按此於盛威於中國義因得之即所謂將舞時之
當爲進兵四方之辭但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乃謂將舞時之
立綴遲久象武王之待諸侯以待諸侯之至乃謂將舞時之
征伐四方則於上下文次爲不屬不如陳註爲安也且女獨未

廣記樂記

卷七

世

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說脫同朝音潮籍音謂○散放也左
謂東郊之畋右謂西郊之學賁穿也軍射但主賁享今散放軍伍
而習射於郊學東學歌聖首之以爲射節西學獸鳴虞之詩以
爲射節則軍射止息而不爲矣觀完五冕也詳見篇子問推說
解也敬放神也五者舊謂禮引禮服祀朝覲耕籍爲五也然按
祭義所列五教無節言散事郊射與神冠帶於武成之始而言故言
下有食老更祀先賢二條與此不同者蓋自武成之始而言故言
息射脫劍自化成之後而言故言養老祀賢各有當爾也且本
節息射脫劍必於學亦卽祀先賢之意而食三老五更卽附見本
節之下則其實亦豈有異乎家語本節更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
增郊祀后稷一條而稱六教與此又不同

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纁干所以敬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更平諸大音泰弟去聲大音扶。○養老教弟說見上文割牲至纁干並詳祭義此以上自其戡禍亂以及其致太平皆明其不汲汲於成功之意以見象武之所以遲久也。○此上二章皆專自樂而言上章子夏之告君者自音之所合而言言其美善之聲也此章孔子之告賈者自舞之所象而言言其美善之容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並去聲子諒作慈良則樂樂則不樂之樂音洛。○目睫離爲斯合爲須謂一離一合之頃也致者推而極之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蓋和樂

禮記樂記

卷七

主

樂記

卷七

新

—

記上第二十一

也篇

記上

新

生

言也。其

爲大夫之服故繁文縟飾以矜其僭踰者則有餘而創鉅痛深以發其哀敬者則不足而遂覺與士以下之守舊制者異也註初不盡此章之本末而乃以髮子之盡古制如士者誤解爲如士之不盡古制而引以証此章則是本章與左氏之義隔亂也學者幸詳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
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適嫡同○此因上文而推言之也爲大夫者服大夫之服矣而亦有不同者若大夫之適子雖未爲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此從隆也其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其爲父母服大夫之服但與諸子之未爲大夫者位次相齒耳此從殺也○疏曰適子雖爲大夫年雖長於適子猶在下使適子爲主也方氏曰適子雖爲士而不嫌服大夫之服者適故也庶子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而猶齒於未爲大夫者其次第不以貴賤廢也○石梁王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諸人車馬旌旗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陳註曰孟子言三年之喪齊疏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詳矣○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此章言子爲大夫而其父爲立主後之禮也主謂主其喪也鄭註謂大夫之適子得用大

禮記 雜記上

卷七

三

夫之禮而士不得用也○石梁王氏曰此條最無義理竟其說則子爲高父母遂不得而子真齊東野人語也愚按王說固正然以鄭註推之則所謂適子得用大夫之禮者亦謂大夫以上來弔其子得以大夫之禮接之故使其子主之也王氏父不得而子之議豈其無子則爲之置後爲去聲○置猶立也立後卽與大然與無子則爲之置後爲去聲○置猶立也立後卽與大

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縞布冠不韠占者皮弁此以下歷言大夫之喪諸執事之禮也宅葬地也有司謂治卜者因仍也韠與綏同蓋用白布爲深衣以三升半布爲冑衰綴於其上其帶之布亦如之而其履則因喪之履履冠則以古縞布冠無紐也占謂審卜象名皮弁天子視朝諸侯大夫士視朝之服有司爲卜故其服半吉占者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朝音史治筮者練冠冠也長衣制同深衣以素爲純絲大夫之喪既占謂審卜者朝服稍卑於皮弁服以筮稍輕於卜也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按士喪禮極至祖廟側祖奠又薦馬明日設道奠又薦馬遺奠時薦馬則車將行矣故主人哭踊而薦馬者俟其成踊乃出大夫之禮無者包奠謂取道

奠之牲包裹而置於道車也書謂書昭贈之姓名與其物於方版也按士喪禮書昭於方版明陳鼎敬者包牲取下體不以魚腊徹者也出主人之史請讀誦載算從主人之柩東面大夫之喪大宗人讀書釋奠大夫之禮亦無考據此薦者亦哭也○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相佐也命龜告以所卜也作也云大小者蓋其職上士爲大宗人中士爲小宗人劉氏謂都家宗人大宗伯相小宗伯卜葬兆甫筮選哭之下師作龜而大夫之喪則都家宗人及卜人掌正其○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此章言禮不但掌以職喪已也○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此章言下復死之禮也復見前喪衣者始命爲諸侯及朝覲時所獲賜之服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其服三也爵弁服者夫人稅衣輪狄狄稅始受命所服也此言諸侯之復兼用諸服也○夫人稅衣輪狄狄稅素沙稅作祿音桑稅同狄同狄同沙作狄○此言諸侯夫人之復爲衣祭配之服按周禮內司服云后六服禮衣輪狄狄稅素沙衣祿衣玉藻云夫人輪狄君命屈狄夫人服自繡衣以下皆稅衣輪狄蓋約舉而言也素沙卽內子以鞠衣裘衣素紗下大夫以今之白絹言諸服皆用爲裏也

禮記 雜記上

卷七

三

檀衣其餘如士檀周禮作展○此言卿大夫士之妻之復衣也卿妻之衣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餘如士者謂士妻用祿衣而內子與下大夫之妻亦兼用之蓋內子衣自繡衣而下大夫妻衣自禮衣復西上西上謂其序也復之人數如其命數若上公而下故也○九命則復者九人侯伯七命則復者七人而其序立之次則北面○大夫不揄綏屬於池下音燭○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也揄謂揄翼也綏黃綳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諸侯以上畫揄翼於綏而屬於池之下大夫卑故不用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此章歷言附祭之禮也附當作附祖爲士孫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附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附祭於祖之兄弟爲士者耳若又無高士之兄弟則從昭穆之序而附於高祖之爲士者父也母也則附於高祖若亦大夫則又附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與王父母也則附於高祖若亦大夫則又附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高祖也此與喪服小記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如無妃則亦從其中一以上而附者同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妃配同夫之所
附之配夫之祖母也無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
配男子死而附祖者其視詞云以某妃配某氏是祭王父并祭王
母也末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附於祖
蓋有事於尊者可及卑者不於卑者不可及尊也公于附於公
子附於子之祖為君則公子不附於君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
也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年乃稱君左傳曰在喪王曰小
○有
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章言三年之喪
諸說不同謂母喪三年之練衰七升謂降服大功之麻衰七升則
易之非母喪則不易之者范宣子之論也謂降服大功之麻衰並
得易父若母三年之練衰其正服大功七升八升九升三等之麻
衰則不得易者庚氏之論也謂降服大功及正服大功三等之麻
衰雖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新喪重皆得易之者賀瑒之論也
陳註從庚說今按大功之喪帶麻不斷本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

卷七

七

三年之葛素賀瑒之論為正也冠衰帶皆易而練服止言冠功衰
概言麻者省文也註謂互言之也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既除則
有三年之練冠矣其時身服既練之練衰要仍既葬之葛帶而當
此又適大功之葬則以大功之麻衰易其練衰以大功之麻帶易
其葛帶而首經既除其大功之麻衰又不待言矣惟杖屨不易
則斬衰之杖屨齊衰之杖屨與既練之杖屨並仍不易而其餘無
不易也所以然者重喪哀已殺而新喪哀方切故其禮如此若大
功至既葬受服之時則又反而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
惟經大功之麻經耳服問所云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是也言大
功易練則齊衰易練可知舉上以包下也練冠制見後第八章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句於殯稱陽童某
南不名神也禮三年之喪既練則受以大功之衰若此後尚服其
而不改服此從殺之義也凡屬陽服視詞並稱陽童惟宗子之殯
陰服則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而神之故字以某甫而不以
名呼此則從○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此章言齊
隆之義也對猶哀對之對唯以哭對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
其來計之大以哀傷不順他言也

喪及主人之成服也始即始聞之始大功以上之兄弟其帶經之
重若聞喪時未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
既近可及主人未小欲成服而即至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
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疏謂小功以下親謂大功以上疏者奔喪
親者則必終竟其麻帶○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
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章言處妾之喪與妾處人之喪之禮也
君主其喪也耐祭君自主而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君不撫
者耐祭耐練祥祭死也殯與祭不於正室者降於正適也君不撫
僕妾者賤也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
君之黨服從也攝女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
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此章言處兄弟之喪之禮也奔喪禮
凡喪降服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也往
重於正服禮記上

卷七

七

送兄弟之葬而不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凡兄弟之葬雖
反則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疏亦虞之疏謂小功總麻也彼無主而已○凡喪服未畢有弔者
則為位而哭拜踊凡者該五服而言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
殯亦弁經與去聲○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弔而哭之則身服
服時與其弔事則身不脫錫衰惟服皮弁服大失有私喪之葛則
而已然首亦弁經者蓋吉凶參用之禮也
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也於此時而遇親麻兄弟之輕喪雖大
夫降而無服而亦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禮大夫降
旁親總麻兄弟無服故服弁經為弔服疏曰若主人已成服則錫
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者弁經也○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此章言哭弔之屬之禮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孫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居其位也為妻父母
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則不杖不稽顙以大夫主適婦之喪

拜之說謂嫌當事來○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無柩謂葬後也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無柩謂葬後也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無柩謂葬後也者終不拜故明之也

卷七

謂為玄端也愚按鄭氏蓋以子羔未為大夫而疑其誤耳而此係與大夫五稱之數相符則玄端非玄端之誤也又考後章鄭註亦以士與三稱而子羔與五稱并侯襲七稱公九稱天子十二稱○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為使並去聲○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開士三踊婦人皆居開○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開士三踊婦人皆居開

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衰衣一朱綠帶中加大帶於上卷袂同○卑者以卑服親身而上服在上如子羔之襲是之屬於衣也公貴衰衣在上故以卷衣之上服親身卷衣者書龍山素裳曰視朝服也素積即皮弁以積素為裳故名視朝服也纁裳凡冕服之裳皆纁疏謂亦皆纁任取一服也此各一稱爵弁玄纁冕衣君所加賜之衣亦一稱最在上以榮君賜此公襲九稱之數也王藻所謂大帶但生死○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環經大帶耳上端所稱率帶是也○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環經大帶耳上端所稱率帶是也○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環經大帶耳上端所稱率帶是也

卷七

如此是為儉○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王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者去聲○此章言列國弔命繼殯之禮而此首而北又以介非一人其序在西而東其副在其東南而南而門而不敵當門也受命受主孤之命也如何不淑則皆西於何為羅此因禍也須待也○按曲禮居喪之禮升階不由舍者執璧將作階此立升由階者蓋弔時異於無事時也○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滿席降出反位宰夫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
服也猶終也反猶還也言父喪未終喪而又遭母喪則當大祥除
服也然祥為吉祭必母葬後乃行若母喪未葬則雖諸父昆弟之喪如
常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
服又言諸父昆弟之喪其除喪之服亦不為親喪而廢也蓋除服
禮之大也舉父喪則喪明不以輕廢重舉旁喪遺親喪明不
以重廢輕惟遭君喪則不得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顯
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顯
同○顯草之似葛者虞祭祭當以葛經易麻經而無葛之鄉用顯
代葛故名既葛為既顯也言前後喪俱三年則俟後喪既受葛乃
得為前喪行練若祥之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
禮此申首節之意也
也禮附在練前祔在祥後未練祥則未祔有殯聞外喪哭之
於太祖昭穆耳然祖祢之喪則孫可耐矣
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親喪外喪謂
遠兄弟之喪也哭之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亦見曾子問篇
於此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
後祭將祭謂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其時兄弟適死則俟既殯
而祭蓋以兄弟異宮殯訖可以祭也若同宮則雖殯如臣妾
亦葬而後祭而未葬不可也况兄弟乎凡此皆以吉凶不祭主人
相干也喪服傳有死於宮中則為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祭主人
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祭承上殯而後祭言之
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今行二祥之吉祭而主人執事升
階皆栗階者以兄弟之喪方殯故也虞祔謂葬時之虞祔承上葬
而後祭言之或言祭不言殯或言葬不言祭互文也至既葬虞祔
乃行二祥之祭視既殯遠矣而升降亦皆栗階亦以同宮兄弟及
臣妾之喪方葬故也按燕禮栗階不過二等始升猶聚足連步
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級而升堂○此章言當祭遺喪之禮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嘔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
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嘔齊去聲啐音翠○至貴
禮記 雜記下 卷七 七

子也解制同期葬同○此引以明不自奪喪之意也三日親始死時也三月在殯時也釋柩也薄小祥時也三年大祥及禫時也四者因時得宜而無過不及可謂善矣稱東夷之子者蓋善其能拔於俗也按家語曲禮子夏問篇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詁之如此末云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其文較明○三年之喪言而不誦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見音現○言自言已製也謂爲人論說也廬聖室制見前篇之時始入室之中謂毋責下文疏齊皆居聖室是也行禮於殯宮聖室中則倚廬中可知矣疏齊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疏謂齊衰也齊衰有三者有期者有五月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既練居聖室齊衰皆居聖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床第嚴肅也廬乃嚴肅之所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以申疏哀不廬之意也

成人長上聲○京威輕重各有所比殯服皆降而哀如城人以本親重故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朱子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方竟而哀已散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

卷七

望

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小君比兄弟之喪則既葬食肉飲酒可矣以服輕而哀較也然其珍醇可以發
見顏色者亦不飲食所以重君也。○此章亦言喪服之等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
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
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音句。○似類也。瞿瞿變之。意言見人貌有類
其親者則目爲瞿然聞人稱名有與親同者則心爲瞿然而弔死
問疾則戚容必有加於無憂之人也其哀心誠切至免喪猶如此
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以親喪指其餘比
也其餘則不過直道而行以循喪禮而已。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
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期昇同朝吉潮。○祥謂大祥之祭也朝服小
主人除服之節則於前夕而告祭朝必服朝服而至且祥祭因服
其前夕故服之朝服也。○疏曰。註謂朝服爲正祭服者據少牢禮
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言之雖記端衰喪事皆無筭則祥禫尊卑
同服故云正祭服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縗冠一也祥
訖素縗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縗冠四也踰月
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既祥乃服素縗麻衣者

卷七

至

以祥祭養情故朝服縞冠祭訖哀未忘其服稍重朝子游曰既祥
服縞冠亦此意也陸氏曰縞冠縞反縞經白緯曰縞子游曰既祥
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祥服縞冠以
受弔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 ○堂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
之反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當袒謂
也反還喚更也襲襲其袒也既畢也言士喪微寬當袒而大夫來
弔雖當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拜免還位更爲成踊乃襲若士
之來弔則不然主人必畢故事而成踊踊畢而○上大夫之虞也
襲襲畢乃拜之而已蓋葬卒不相敵禮當然也
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少去聲大音泰植特同○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
卒哭附牲皆加一等其禮大於虞也○此二章言大夫士弔祭
之異○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
曰伯子某卜葬虞者葬後節虞叔兼稱之也子卜葬父則祝辭曰
哀子某卜葬父某甫孫則曰哀孫某卜葬祖某甫夫則
禮記雜記下
卷七
星
曰乃某卜葬妻某氏乃者諸婦喪要舉故也兄弟均曰某伯兄爲猶
直曰某卜葬弟某而已弟爲兄則曰某卜葬伯子某而不曰兄某
者是乃所以尊兄也○此章明卜葬祝詞之異禮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
以其杖關轂而輟輪者於是有荷而後杖也輟音課○關穿也輟
杖穿車轂之中而過轉其輪輟裝
甚矣自後乃禁使無荷者不杖也鑿中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上
飯舍也大夫以上使賓爲親舍故以巾覆尸面而穿其當口處以
入含玉恐尸爲賓憎也士賤不得更填則子自含而不以巾覆面
矣公羊賈士也而鑿以含是憎其○言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
親矣○此章皆記廢禮所由也
以至小斂不設棺則形是以襲而後設言也記說見玉制及喪大
形見也言尸雖已著衣若不改實則尸記說見玉制及喪大
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後必設之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
而包其餘猶既食而稟其餘與君子既食則稟其餘乎曾子曰吾
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備父母而賓客

有三康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
行也此君子指為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
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行去聲○此君子指為政者
云謂不能據德而又失其德也倍不親遠也居其位無其言是從
而虛位也有其言無其行是無實而騰說也既得之而又失之
恐喪德而見棄也地有餘而民不足是有土而無人也眾寡均而
倍焉是有入而不率也○嚴陵方氏曰孔子嘗謂鄒夫患既得而
失之此乃言君子恥既得而失之蓋鄒夫之心在乎因其位君子
之心在乎解其位勢無以同位而失之者小人也患德無以稱位
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愚按自此至終篇凡十七章內除四章係
由孔子成廟四章為喪祭之禮餘皆雜記諸禮按以名篇說見上
篇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騶馬祀以下牲○馬周禮校人六馬種戎
齊道田騶是也下牲亦如之或曰大年降用少年降用○禮
特牲也王制凡祭豐年不畜凶年不儉畜以大節言之與○禮
記雜記下
卷七

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本意
由疑公之族屬嘗為士者孺悲疑亦公臣或其家之治喪者故使
往學禮於孔子而行之也鄭氏曰時人轉而信上士之喪禮廢矣
孔子以教孺悲乃○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復書而存之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樂音洛○蜡祭見郊特牲若狂醉貌百日言其久謂一年也孔
子言百日之蜡又勞而方息一日之澤暫飲而為歡此豈爾所得
知乎蓋言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也弛者弛也弗能者言其勢弗為者言其
則弛也弛民之為道久勞而不息則神憊矣息而○孟獻子曰正
不覺則志逸也聖王之治勞息以時以此而已○孟獻子曰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為之也○孟獻子曰大夫仲孫也正月周建子之月其月日長
至謂之冬至有事於上帝謂郊祭也七月周建午之月

其月日短至謂之夏至有事於祖謂禘祭也按明堂位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乃建巳之月而今用建午之月意以知禘大事取
二至相對而變其禮也然不言自獻子○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
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之事與○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
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為夫人
人及卿大夫之妻則后命之玉藻註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
命其妻也愚按疏所引似可雖然非理矣此明云命於天子而王
藻亦云君命屈狄不云后命也如其說則魯命不命天子而中
外謂之二聖可耳且其去墨較斜村之弊又幾何哉或曰后夫人
承君命命之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命於天子而尊之意也
疏曰外宗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之類內宗則君五
屬之女也猶內宗者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服齊衰外宗並同
之也然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蓋專指姑姊妹之女嫁
在國中者與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多嫁於國中大夫
從母多不得在國中與○庶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臺
大夫再亦相爭之道也○為火來者謂之也宗伯職以辨禮哀廟○
禮記雜記下
卷七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
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稱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
有君命焉爾也○辟辟同○上猶升也宦仕也孔子言管仲遇盜
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誘為盜耳此二人本是壞可之人也其後
仲死桓公乃使二人為仲服記諸言大夫舊臣而為之服自此始
以君命不可違也蓋禮違大夫而之諸侯則不○過而舉君之諱
為大夫反服公則不忘仲之舉賢而命之爾○過而舉君之諱
則起○安則起立以示敬也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諸侯之名或同
敬君○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夫聲聲避同○內亂謂國難
也○亂者力能討則討之不能則避守不相干與而已○贊大行曰主
其或敵寇為患則弗得逃避力捍以死義也○贊大行曰主
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
也藻三采六等○刻鑲上謂藻一作綴○贊大行註謂古禮書之名
其書蓋贊大行人之職事者也○通謂圭三等璧

雜記下

卷七

生

禮記

卷七

三

1-174

五

姜兆錫章義

卷八

經 101-175

衣練裳即卿大夫玄冕服爵弁謂爵弁服六冕以衣名冠四弁以冠名衣凡復用衣不用冠也樂屋翼也王侯屋四注東西皆有窗大夫以下但前後注而無東西兩頭似翼而有華采故謂之樂屋東榮不稱東窗亦舉下以見上中屋中於屋也危謂屋脊高而峻也三號者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中於屋也自上下四方而來所謂畢某復者是也號畢乃斂衣自前而後受之以備於是復者乃自西而東而下也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餘見雜記上篇復諸侯章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說見曾子問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神下衣去聲神音音○衣衣之也按士喪禮復衣升自去之實不衣尸以斂也斂謂小斂大斂也以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稱名稱字謂王侯大夫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先去聲○人啼兄弟哭也復以前不行凡事惟哭而已○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人踊以爲踊足不離地問喪篇踊是也既正尸

禮記喪大記 卷八

二

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此謂國君之喪也正尸謂遷於闕下南首子家君子若孫也夫人謂家君之妻內命婦謂此宮中之命婦姊妹謂君之姊妹姊妹子姓亦謂其女若孫也外命婦謂卿大夫之妻外宗謂姊妹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主人主婦謂大夫之適子適婦也命夫命婦謂父若夫禮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士葬禮又異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猶若致其扶持之意也○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此章言始死哭之禮也○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寄公謂諸侯

鄉國者國與謂他國卿大夫之來聘者出謂出迎或至庭或至門也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雖以不當斂則出也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跪先上堂扱衽同拊音撫○徒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擊也拊音擊也拊音擊也降自西階者曲禮升降不由阼階是也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廂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使去聲○拜於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與之哭不逆者士喪禮有大夫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之禮也○小斂主人卽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見禮弓憑憑尸也髦幼時剪髮爲之成禮記喪大記 卷八 三

人時垂於兩旁父死則脫左母死則脫右所謂親沒不髦也髦亦麻爲之帶麻於房中所謂男子帶經在東房婦人帶經在西房也夷陳也既微帷相者舉尸陳於堂男女捧而扶之而主人乃下堂而拜廬不言主婦室上拜賓者蓋省文與此約言士禮也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句汜拜衆賓於堂上此特言君禮也嗣君拜寄公與國賓敵也亦拜國之大夫則旁三拜而不正向又以上有上中下三等故旁拜凡三此其差也嗣君夫人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亦敵也其於卿大夫之內子與士之妻則內子之屬是命婦各拜之而士妻爲衆賓汜拜之而已亦拜於位旁三拜之意也○麻曰卿妻曰內子大夫妻通曰命婦云內子不云命婦欲見與命婦同云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特拜命婦不云內子見內子亦然也卽位而免乃奠免音問○卽位卽非階下之位也父喪拜賓訖卽降於安自又哭以至成服下復括髮成襲時以免弔者襲衆加武代之而已乃奠訖承父母喪而謂小斂之奠也

帶經與主人拾踊拾音吉。武冠上卷也拾更也始死而者朝服
吉冠之武且加要帶與首經而與主人更踊矣。○疏曰以朋友之
恩故加武帶非朋友則無帶惟加武經而已。○此章言小斂之
禮也。○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懸之乃有代
哭大夫官代哭不懸壺士代哭不以官。虞人主山林故出薪木以
主壺蓋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蓋冬月恐漏水凍故合供之
而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氏故又臨視其懸此器也未殯哭不
絕聲故以漏刻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但君堂上二燭下
不懸壺而士則親屬與家人自相代故不以官也。君堂上二燭下
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疏曰有喪則中
曉滅燎而日光猶未明故堂上下須燭以照也。古未有蠟。○賓出
闔呼大炬為燭。○此章言喪中君大夫士供具之等也。○賓出
徹帷此節申明徹帷之次也。○按士喪禮小斂畢即徹帷拜賓既
徹帷賓乃出大斂亦如之。今言賓出徹帷其文不同陳註謂此
拜賓既畢賓乃出徹帷也。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
禮記喪大記

卷八

四

在西方諸婦南鄉鄉去聲。○此節申明哭尸之位也哭尸於堂上
人也婦人哭位本在西方今由外來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
者合居尸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
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
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於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
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於敵者亦不出門若有君命則主
人出迎亦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
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
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竟
同。○此以下申明主後拜賓之儀也。以衰抱之明其為主也人謂
他人不在謂出外未歸竟謂國境也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
攝主無爵不敢代拜若為後者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竟以內
則俟其還而為主若境以外則當殯期即殯當葬期即葬矣皆因
男女長幼出入遠近而有無後無無主則賓禮闕故不可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
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
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
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去上聲。○寢門殯宮門也內為殯宮
不以在地也杖者杖杖而行也。○大夫隨世子子杖則大夫輯杖
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此並言子大夫
門外杖門內輯者蓋自其不相隨而言與夫人世婦之次房內之
次也王命及下葬下日及虞以下迎尸而祭皆去杖者尊君親也
國君之命輯杖者已未成君尊國君也諸大夫之喪三日之朝
夫同在門外之位非君所此故並得杖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
既殯至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指至人而言古之仕
者世祿或世官也世婦謂君之
世婦授人杖猶言使人執之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至人
禮記喪大記

卷八

五

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婦人謂主婦也言至人杖而至婦皆杖矣變子皆杖不以即位此
文也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之節也。子皆杖不以即位此
通謂君大夫士之庶子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殯時哭殯
敗後哭柩則敬勝哀也不言王侯者大夫士之子其於父父也王
侯之子其於父父也君也蓋王侯之子於寢門之內輯杖則哭殯
哭柩也。乘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必斷截而棄於隱處者懼喪也
去之矣。○此章言服。○始死遷尸於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
杖之節也。○始死遷尸於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
柩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斂音呼。楔音屈。柩音四。○柩覆也
受生氣於地今死則復遷於牀又其時微衰衣加新衣今則覆以
衾去新衣也楔也楔也川角為相長六寸兩頭以柱齒令閉而受
衾也綴也綴也足辟於用燕幾拘綴之令直。管人汲不說緇屈之
而著履也此節言始死遷柩快綴之屬也。管人汲不說緇屈之
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

節也○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簋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草席
竹席也此總言小斂大斂之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
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
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此明小斂時在上所設絞紵衾之
屬也布絞紵為之絞紵也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之
義大被也下衣十有九稱注謂取天地之終數也君序東大夫士
臣房中在內為卑紵在絞下以瘠尸也小斂本無絞紵因絞紵皆不
在列連言之二者非衣比故不在陳衣之列也以下飾推之十有
九稱當在陳衣於房中之下蓋以君大夫士皆一衾十有九稱其
等同故亦連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其文於此也

禮記 喪大記

卷八

八

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北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北上
紵五幅無統朝音潮辟聲同統說上聲○此又明大斂時在上所
無紵今有紵小斂一衾二衾皆加紵也君庭中北領在中為尊
臣序東西領在旁為卑如朝服者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學之言
製用布一幅兩頭各分為三片而中不學製也統者組小斂之衣
類綴之被頭為識別也紵則廣五幅似被而巳故無紵小斂之衣
祭服不倒君無縫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
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此又申小斂之所說也朝者領
在下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悉用已衣故不用親戚之複衣
大夫士用縫衣矣然必盡已衣而後用之故不以即陳已衣有祭
服有散衣詳見士喪禮言單祭服者單尊貴者言之也來大斂
衾衾有者日復無者日謂祿衣及複衣衾皆所謂散衣也來大斂
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此又申大斂
之無數重祭服也君衣衾多故川褶袍必有裘不殯衣必有裳謂
大夫士則仍用小斂之複衣而巳袍必有裘不殯衣必有裳謂
之一稱內外稱也而正服有衣亦必非無裳此又上下稱也凡陳

求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謂陳時陳若
謂非列采不入締紵紵不八不謂尚好也列采謂五方之正色非
皆素沙為製複衣皆衣皆衣而不凡斂者袒還尸者襲小斂大斂
則事易而可變矣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
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衆卿注作祝胥樂官不掌
喪贊斂喪祝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
商祝注斂故當為祝也侍猶陪也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
結紵不組重中祭服不倒明大斂如小斂也社衣衾也凡社必向
結紵不組示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斂則為之壹不
不復解也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斂則為之壹不
食與去聲○與其執事謂相助凡斂者六人凡者明無降殺也
君錦官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官黼殺綴旁五士緇官黼殺綴旁三

禮記 喪大記

卷八

九

胃者韜尸囊也其制為兩囊上囊曰賈下囊曰殺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賈韜首而下錦冒玄冒編冒之冒謂其實也質之言正冒
以上囊為正故各名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凡冒質與
邊不離用帶綴以結之而其文與數若以下各有等也
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哉猶冒也或作
林意亦畧同言冒有質殺而其上之質從頭而下長與手齊其下
之殺則自下而上長三尺此其制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冒故
又覆以夷衾而其質殺之制並與冒同注曰夷衾亦君將大斂子
弁經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
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而外宗房中南而小臣鋪席商祝鋪紵紵
衾衣士盟於盤上士舉還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
面亦如之馮馮同○弁經者素弁加經束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
父兄諸兄外宗見經記小臣見周禮上士則商祝大夫之喪將大
之屬斂上謂斂處也宰告者太宰告子以斂畢也

敘既鋪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采祝
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
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而於堂下
君撫之主人拜稽首君降升主人馮命主婦馮之釋采舊謂勸門
人也手按尸曰撫身蓋尸曰遷升升之也主
人降拜君思而君降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
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君不在士卑君不親斂也
餘禮謂綵衾衣之屬鋪綵給踊鋪衾踊
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綵給踊此踊之節通謂君大夫
哭踊無數之屬也○此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至老嫗姪
婦意謂言小斂大斂之禮○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至老嫗姪
婦大夫君之貴臣而室老又大夫之貴臣內命婦君之世婦而姪
婦又大夫之貴妾故撫也兄子曰姪女弟曰婦古者諸侯一妻
九女夫人自有姪婦二國各以女媵亦皆有姪婦也大夫士亦有之但其數降耳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禮記喪大記 卷八

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君
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馮其尸惟士之庶子無子得馮之也○按
下文於父母馮之於妻於子執之而此概言馮父母妻長子者蓋
對文分為馮與執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也
而散文統為馮與執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也
○按下文於子執之於夫拘之於父母馮之而尊者先馮卑者後馮
此概言父母妻馮尸者亦散文之通詞與君於臣撫之父母
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
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奉捧同○撫馮註見前執奉拘皆自尸
手敬引末曰拘五者皆當尸馮尸不當君所君已撫其所則馮尸
心留之而禮以人異也馮尸不當君所君已撫其所則馮尸
所以尊凡馮尸與必踊馮尸哀切故起必踊以伸其哀也○父母
君也○此水止意謂言撫馮之類之節○父母
之喪居倚廬不塗腰苦枕曲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植
之苦問半聲枕去聲曲音塊橫音展○倚廬喪次名中門外東廬
之下倚木為廬故名也塗泥也但以草夾障而已不泥塗也苦

聖也也固土塊也禮單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臣則不以帷帳而單幕之也既葬柱槨塗廬不於顯者
君大夫士皆宮之柱音主○柱葬也槨門上橫架也先時倚棺為
廬也復於內塗泥以免風寒但不塗於廬外凡非適子者自未葬
以於廬者為廬適音的○廬曰既葬王故於東南角既葬與人
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廬中非葬不言
言矣然猶重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
公而輕私也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
公政入於家既卒哭而服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避同○此中上
正服事為權也素弁加環絰為弔服帶要經為喪服喪服重弔服
輕蓋因從卒卒用之與大夫士弁經從事則君應亦弁經從事互
文也○疏曰上文云言王事謂言各所訪達而已此節君既葬
王政便入於國卒哭乃身服王事是權禮也按曾子問云金革之
事無避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是權禮也愚按上文云王事公
事小也此云王政公政大也故既葬事但言之政則入之及此云
禮記喪大記 卷八

政云事皆常也云王事金革之事其重也故既葬事則既練居聖
言政則入而既卒哭則王事服金革之事可無避矣既練居聖
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勳錫室室亦次名至
為安但不與人同游居耳至此乃謀國政謀家事亦以哀漸輕次
也祥謂大祥於是黜治其地令黑室塗其壁令白又皆稍飾也祥
而外無哭者禪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門之內既禪樂入於
庭雖內庭雖內
不哭矣禪而從御吉祭而復腰御謂御婦人孔氏以下文不御於
職事非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禪祭後如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
復腰吉則腰身吉祭而復腰蓋禪固可從御矣又俟吉祭而復腰
腰以從之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為去聲○齊衰期謂
母妻以外期喪也婦人不居
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喪父母以下皆
其本親之喪也歸歸夫家也言歸之早視服之輕重也按儀禮
喪服篇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降期為其祖父母及兄弟之為

張大謨

卷八

三

南區君

喪大記

卷八

士

君尊代

用大功布以御棺蓋及官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凡封用絛去碑負引君封以衛大夫士

以威君命母誨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豎同引去

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絛一頭繫棺絛一頭繞碑間屈處而人在

碑外背碑負絛而引以下之也以衛者用絛繫絛別以大木爲

貫棺絛使平持而下也以絛者用絛繫絛旁挽而下不用衛也君

戒諱而繫鼓爲節戒哭不待言矣大夫必戒哭士則衆哭者自相

止而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而以松大夫同於六尺諸侯降

棺也士又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甒音也木矣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祝音燭壺音武

禮記祭法 卷八 夫

祭法第二十三 制也義者言所以祭之義理也說者言所

爲祭之義紀也此篇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

論配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祫壇壇之制並見家語兩制就

詳名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畧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

郊畧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其稱有虞氏郊其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禮記祭法 卷八 七

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

頊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其祭天於郊則當以契配也至祖

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其祭天於郊則當以契配也

有正而三王家天下自當祖宗所親賢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爲祖不當郊商夏亦然由是論之則殷當以死勤事雖非親比然當

正西皆陰位故坎壇各四也百神
統詞也其地謂地見制奪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

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則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

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更平聲○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顯項帝

分有大小莫不制於天地是之謂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

所毀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更立者更

立所祭之人各當於實故無事於變人異於世故必更而立也

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天地日月山川之類此以上特言內外

祀之大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壝而祭之乃為

親疏多少之數 此以下備言內外祀之常制也天下有王謂王也

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以尊賢也設廟祫壇壝而祭之以親親也

親親不可無殺故為親疏之數尊賢不可無等故為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禮記祭法 卷八 太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

為壇有禘焉祭之無禘則止去壇曰鬼 七廟謂高曾祖祫與始祖

為壇除地為壇七廟之外又立壇壝各一也考即祫也王考即祖

也皇考即曾祖顯考即高祖祫謂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

曾祖祫為近親故五廟皆每月一祭祫祖曾高之上其二廟名之

為祫則世遠而不得四時祭之耳言享嘗乃止省文也去猶離也

去祫則世遠而不得四時祭之耳言享嘗乃止省文也去猶離也

故祭則為壇此皆須有所祈禱則祭之也去壇則又遠矣雖有所

禱亦不及故也然名之為鬼而已○黃氏曰大祖之廟一祫廟二

親廟四為高祖言先王先公之廟祫則與祫凡七矣孔安國

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祫正據周制禮之時特備七

廟以立天子之制而言也鄭康成以文武為二祫此因文武親盡

當遷不遷而遂以爲二祫耳陳氏曰此章首稱王立七廟而其下

所稱一祖廟四親廟而月祭之者特五廟而已是合二祫乃七廟

也註疏乃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祫以足七廟之數則廟與祫而

將爲一祖廟三親廟而已乎愚按七廟通先王先公之廟與祫而

毀字看不得以當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壝

壇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壇為鬼 諸侯始封之制為祖考廟并

祖曾三廟若高祖與始祖則四時祭之而已去祖為壇乃大夫立

高祖之父去壇為壇乃高祖之祖凡皆降於天子之義也

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

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父祖曾為三廟而高祖與始祖皆不

侯之義也壇輕於壇此二壇而無禘者蓋以高祖始祖雖無廟猶

若重之與高祖之父則去壇為鬼矣然考家語考廟亦曰月祭而

會祖之外止有高祖一壇其文並與此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

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

謂正朝之士及侯國之上士也立父祖二廟皆不月祭 官師一廟

而會祖有壇無廟高祖以上為鬼此又降於大夫矣 九

禮記祭法 卷八 九

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官師謂侯國之中下士為

祖祭與焉會祖即無壇而為鬼則其有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

人亦就父廟薦之與蓋又降於適士矣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

人得於薦薦之而已王制庶人祭於寢家語四時祭於寢是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為去聲

音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名大社者以王為羣姓立大之也王

社惟氏謂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置社各在其

邑名置社者以大夫士庶自以羣衆特置故名也○方氏曰王有

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之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

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

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見
雷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廟古諸侯之無後
者族厲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也
然按五祀為王侯以下之遠禮其文見儀禮士喪禮屬廟禮大宗
伯司服諸職及曲禮王制月令與凡散見經傳者不一皆無言七
祀三祀二祀一祀者其所言五祀則中雷門行戶竈而已今所稱
先儒多疑漢記之誤而鄭註反以傳疑疑於儀禮士禮於五祀則
以為孝子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為於禮於王制
大夫祭五祀則又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為於禮於王制
知其說之相異也豈王下祭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
其未審之名經傳與王下祭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
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適猶同○來
氏曰立孫之子為來者以方來未已也應氏曰祭五祀之數與及
遠卑者及近德厚者流先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
祭者遠祭止於適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禮記祭法

卷八

此以下申言內外祀所以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在祀典之由也詳見下文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秦繼之故祀以為農其工氏之謂九州也其
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亦作烈山氏炎帝神農
為農範周秦為后稷官因後稷也其子名柱為農官因後
其工氏傳稱以水土官者是也其在炎帝之前其子名內能為后土
官因後稷為后土祀以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
為社者尊為土神也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
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鄆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
百物以明民共財謂項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
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其後同去上聲○若猶示也謂知推步星辰
平而當功烈合於法而當罪也以義終謂禮位得人也野死謂建
封而崩於蒼梧之野鄭氏云征三苗也鄭建修治也正之言定期

明之也立定百物之名以應民庶備財用也可使教官之長民成
仁代虐以施德也○陳氏曰自農桑至黃帝至堯法施於民者
也舜與禹以死勤事者也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民虐
文武去民為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愚按堯能賞均刑法陳註
能賞均謂刑罰法句味文義全非蓋能字與上下五能字同例不傳
獨異且能賞二字為讀亦不成句理考周語云堯能賞均刑法單
之言盡其文自明若如本文當以賞均刑法四字配說而法字為
正字之意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此約言天神地祇之屬皆申外祀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也統承上文而結言之也

禮記祭義

卷八

祭義第二十四 說見前篇此篇即祭以明孝弟敬讓之義
節周蓋人事之本末而人道之始終也所引文王之祭
及宰我問鬼神二條並見家語哀公問政篇語頗小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
合諸天道春禘秋嘗註音禘禘伏氏趙氏並如字陳註依鄭特往
言祭先祖之義而首章先以祭明之也合諸天道孝子慈時
念親而疏數得中也言春秋不言四時者猶言享嘗乃止與
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恤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
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音思又音創義同○此申春禘
言春則知霜露為秋於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為非其濕於雨
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
所以送其往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又由禘嘗之為
其往也樂以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
知也方氏曰禘非不送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為主而有
樂嘗非不迎來也然順陰出之義故以陰來為主而無樂恩按哀
樂分屬之禘嘗者禘於春春則氣至樂者樂氣之來而親之與氣
俱來也嘗於秋秋則氣返哀者哀氣之返而親之與氣俱返也但
祭說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那詩豳當之祭言肅敬有數儀
舞有美是當有樂也此與○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
齊者齊並同散樂五以反爲去聲○此明將祭之義也致
於外如所謂不御內不飲茹之類是也五其字祭之日入
室句倭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戶而聽句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明正祭之義也入室
始人廟室行陰廟之禮出戶謂薦設時自室內而出也位者親之
神位容聲者親之舉動容止之聲歎息之聲者親之聲音也倭然
彷彿貌肅然敬惕貌愀然感傷貌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
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此以下結上二節之意也致極也慈亦敬也
心而愛敬之實也思其居處以下五者是致愛而君子生則敬養
存見乎其位以下三者是致慈而著此皆敬也

禮記祭義

卷八

圭

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此去聲○惟生則敬養故死則思其居
處以及樂嗜而敬享之也不能敬則養
與享祇
厚親矣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
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親之死曰爲忌日用者用忌日爲
此日乃心極於念親而不敢盡心於己私耳豈以死日爲○唯聖
不祥而避之哉此所以謂之終身之喪而祭之所自始也○唯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
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
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
也○鄉相並去聲齊如字○此章極推聖人而爲孝子者之祭以明
其義也臨尸不作則鄉親之心致愛致慈可知矣蓋益齊也齊
齊其敬謹也待鄉親其忠和順之實勿勿猶切切
諸語辭也君帝與君親一理故兼言之餘詳禮器文王之祭也
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

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文王之詩也○此即文王之饗親以明之也如不欲生
不謂曾祖以下故或稱諱也愛猶嗜也色猶親也家語作思之深
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言文王如見夫親
所嗜愛而事之如生必欲見親之顏色而思之如不欲生也詩小
雅小宛之篇明發不寐將發之候詩本謂宣王不懷文王武王之
功烈而此借以明文王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王之念父母如此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饗致謂祭之日
致之樂其來也已至而祭畢則往矣故哀而又思謂祭之明日也饗而
思之也此因上文引詩明文王之意而申之也仲尼嘗奉薦而進
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
者容也○句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

禮記祭義

卷八

圭

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
所當也○禮記爲促數音淵夫音扶當去聲○此即孔子之饗親以
步狹也數舉足頻也皆誠敬無文之意濟濟漆漆貌漆漆光澤貌
恍惚乃思念深微之象也子貢待祭畢而以夫子所嘗言爲問者
蓋怪其言與行異也夫子言濟濟者容也而漆漆者貌也貌者非所
以爲親也漆漆者容也是自反以修容而非所以爲親也容之疎
遠及容之自修整者大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自此
乎蓋思念深而惟以誠敬爲貴也若助天子諸侯之祭則不然口
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饗成主人薦其饗饗豆
與牲體之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饗往復此助祭之君子各
以儀儀相向此際又何能自思念恍惚者乎蓋言各有宜濟濟漆
漆乃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孔子言此殆非徒以自白而
於天下與○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虛中以治之○此音稅○此承上意推言孝子之祭始終之義也此
及也謂方祭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以治謂

清明在躬心無雜務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

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

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齊謂同屬音屬勝

聲○洞洞屬屬見禮器而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孝子之祭

也盡其怒而怒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

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不過失言禮有常而不私

親承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意著存之意也○蔡氏曰祭

者信之始信者怒之著敬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

盡而獨禮不敢過失者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

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

禮記 祭義 卷八

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愉疏也薦而

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

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諸屈同齊如字放微同○方氏曰立侍事

而立者進而復退微而退者已徹乃於是乎退也敬以誠則體變

而不固敬以愉則色親而不疏敬以欲則心寧而無不愛如將受

命則順變無遠而不徹敬齊之色不絕於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

面則慎終如始而非忘本此祭所以得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

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

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

之道也 奉上稱勝平聲○此則祭而推孝敬之義以明之也色自

貌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

道苦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則成人之道而已孝子事親如

外是哉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

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

幼為其近於子也 長上聲為去聲○此承上章論孝之義而歷言

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然亦遠道不遠矣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

此所以近也凡言近者皆自此通彼之意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

近乎親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親雖諸侯必有兄

先王之教固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特言五教中親長二者

之意以明孝弟之為重也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愛極其至則王

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

之舉也孝弟之機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

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降之意一云有父謂有父事者有兄謂

有兄事者其意與師臣者帝齊臣者王魯同然按禮字文義前說

近是因德孝經所因者本也之罔領之言率也雖王侯必有父兄

況其地乎此聖人因以為教以率天下而民從之也王孝弟石

禮記 祭義 卷八

梁王氏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王氏所論蓋以孔門無道桓文而

孟子於王霸誠偽之辨尤嚴焉故也然孔孟特指當時五霸而伯

耳若霸字本義實王制方伯二伯之制輔王為治而為諸侯之伯

長者如曹滑思王思伯孔子刪詩並存之而程子斷以為亂極思

治則而將復之象其非貴王而賤霸也抑明矣且如周初二南之

化可謂盛矣而分陝兩行以和文王之政者伯也霸字意趨至此

而盡則霸亦豈有害於道哉然則王氏特因孔孟餘意為後世嚴

其辭而執以定王霸之功罪則不可也其疑此條非孔子之言而

答子貢者已不相蒙皆為記者之詞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

禮記 祭義

卷八

去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八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肺脅乃退燭祭祭罷而退敬之至也從聲而上通到音李辟音律音聊燭祭上聲○此節亦言祭先祖也禮謂子也宗廟之禮父為昭子為穆君牽牲則子贊牽也序從者卿大夫佐祭士奉駕以次序在牲後也禮謂繫也以牲繫繫於中庭之碑孔也利祖安也將殺牲則袒取毛以告全而以耳毛為上也脾脅見前篇乃退謂薦畢暫退也燭湯中燭郊之祭大報肉也腥生肉也燭腥祭畢則朝踐之禮終而退矣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闢股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二節推言祭天以及日月也道原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報天而主以日也方氏曰天尊而無為郊天而以日為主猶王燕飲則主以大夫嫁女則主以諸侯也祀必有配故又配以月猶祭社則配以勾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也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闇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陽日初出及將落而赤祭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也祭日謂祭之竟日即以朝及闇是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

禮記 祭義

卷八

去

矣去上聲○致應氏謂致其極也反始自本原而言鬼神自尊嚴而用自節度而言和者中庸之謂也蓋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土故得其時也註謂變和言物互文也蓋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土故得其時也

祭之謂洋洋乎不忘其所由生故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不忘其所由生故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物未謂之物利用惟和故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致義則不悖逆矣義者禮之實也三指三讓君子以相接而不相侵陵故致讓以去爭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微猶少也言用此五事為治則有異行不從○宰我治者少矣此節蓋因祭內外神之義而推言以結之也

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章因聖言以明祭祀之義而此節方氏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必合聚鬼神然後足以為教之至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之靈也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愚按方氏所解乃本章引言以明祭義之本旨而程張諸說於鬼神二字之理尤為全盡學者因一端而推全

禮則庶乎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歸於土陰為野土有得矣

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顯同○此下二節申言鬼神之名也陰言依陰於地中而為土魂也精酒靈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形魄歸於地而為鬼也骨肉歸於下陰為野土承歸土而言以起下文之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魂氣歸於天而為神也○朱子曰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君蒿使人精神悚然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輝昭君蒿是哀然底悽愴是哀然底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君蒿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高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明顯也則法也猶祭法之法然言謂民也病之不可掩而制為尊極之制顯然命為鬼神以為民法故則知民而無敢慢可服而無敢違也方氏曰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臨而不可測而可測是乃所以為教之至也

○馬氏曰秦始稱民為黔首夫于時未始也蓋多後儒觀人之文矣愚按家語哀公問政篇此句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

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別音覽○此以下備言祭祀之禮之義以申合之數也所由生者謂本也聽猶順也聖人制祭祀二端既立報以教民不忘其本故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俎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如字見註音為方氏作如字今按見現同註非是見開二字註合為限誤文也縣音武○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朝踐與饋食也以朝時行燔燎膋蕭之事故朝踐亦名朝事以其後薦黍稷肝肺之屬故饋食又名饋熟也見猶著也顯也取脾腎黍稷肝肺之屬故顯也俎以蕭蒿燒之而著見有光也此朝踐以報氣而教民反古復始也俎夾也無瓦尊也禮器謂之瓦甒周禮司尊彝謂之兩山尊兩甒齊酒與其始用鬱鬯以灌地者意相類也此饋食以報魄而教民親愛用情所以為禮之至也○註曰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禮記祭義

卷八

夫

首其類也疏曰氣虛也物實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首本也謂各本其事類以報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上文各舉文也知反古復始則自敬且愛而盡力以報親矣故此通推之而結上以起下也方氏曰致敬發情內盡志也竭力從事外盡物也報親即上文謂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紱躬乘耒耜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紱躬乘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酒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籍藉通音宏略音洛齊案同盛音成○籍謂籍田也紱紱為固者也先古謂先祖也此承上言齊盛之敬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於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色純曰犧體完曰牲乃所謂牲也納進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下充人繫於牢芻之三月皆所

謂養也朔月月半謂朔望也述省也視歲時躬朝加慎矣此又言犧牲之敬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斯音欣奉上聲下同食音嗣○公桑公種也蠶量種者為遠列也外閉者戶闔在外開內也大昕謂季春之朔三宮夫人謂天子之三大夫人及諸侯夫人之屬世婦其次也桑采桑也戾至也蠶惡濕葉歲既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與並平聲禕音同○單盡也矣故謂之歲單也副之言副首飾所以覆首也禕禕示也禮之禮獻繭者率皆也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綵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禮記祭義

卷八

夫

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良吉也三盆手者置之而因以振出其緒也方氏謂夫人纁止三盆猶天子纁止三推是也此以上又言衣服之敬也孔子告宰我之言止此○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由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此章見樂記本節及下節慢易二字樂記並作易慢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

禮記 祭義

卷八

辛

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本節樂記作動於內發諸外無而天下塞焉五字指之下有天下二字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此章音義並見樂記此蓋因祭而推一理而已且禮樂非徒以治身心而正以交神明也○曾子曰孝有三孝尊親其次弗辱其子能養養去聲下同○此章因祭以推孝親之義而備引曾子之言以明之亦第四章之意也其下能養或未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也其次弗辱猶未尊之至也故尊親為大○疏曰尊親謂聖人為天子而嚴父配天也弗辱謂諸侯大夫士保社稷守宗廟祭祀而不危殆也能養謂庶人因天地謹節以養父母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與平聲○公明儀曾子弟子論父母於道亦尊親之意也養則未矣論猶開也曉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故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處上聲陳去聲○行猶行之行遂亨熟類類嘗而薦之非孝也○此章遂志之遂五者非孝此以尊親也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極推不辱之義

禮記 祭義

卷八

辛

而能養為小也然謂詞也眾之本教言孝為教樂之本即孝禮之本教之所由生之意也行猶用也其用在於奉養也安者行非獨拂也卒即所謂終也不特終父母之身而已孝子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音扶放上聲○此亦上文本教之意也置者直而立之也以上下而言溥者布而散之也以四旁而言施者施而及之也以古今而言至準式也言人以爲式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蓋引以明其會孝治天下而溥之四海之實而塞天地施諸後世者在其中矣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斷音短○上言仁者仁此者也今此二者曾子亦惡其不仁之意而又引夫子之言以証之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圖恩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圖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惡去聲○承上文亦曾子之言也恩慈愛之義也尊仁而德足長人安義而功能利物故可謂用力此其下能厚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施無不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物無不備故可謂不圖此大孝尊親也又因言不忘無怨不逆則生事以禮求仁者之粟以祀則死事以禮是乃事親之禮終而尊親不圖之實也○或問祀而必求仁者之粟何哉曰王侯而橫征暴斂非仁也大夫士庶而受不義之祿取非理之財非仁也則爲天子者以天下以不仁加其親可以謂之孝乎故樂正子求仁而得仁雖不言尊親而尊親莫大於此矣學者會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乎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禮記祭義

卷八

聖

也劉氏曰大舜貴德故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然幾不知爵之為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為貴貴爵之弊上通而不及下故湯又以爵其民為貴而貴富之弊民又或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更以親親為貴四代之隨時制宜其不同如此而尚齒則同者齒居天下之達尊次乎事親久矣豈有遺此者哉然四者皆治天下所不廢歷代各從所重非舉一而廢三也記者但主尚齒為意則得矣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千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以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方氏曰者耆老之類猶若繁孤獨之類不遺謂養之有道也強弱以力言眾寡以數言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或舉鄉或舉州皆遺約同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

禮記祭義

卷八

聖

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大音恭弟養並去聲朝音潮又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一釋周所立殷之右學周禮樂祖死而祀于瞽宗是也方氏曰先降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而祀諸侯之養餘見學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故鄉里有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言行者相遇可遇也若將言政則君且就之矣此又即敬八十九十者以明之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人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朝音潮○一命謂王朝之下士命謂王朝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謂王朝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一命者非其鄉里固以爵而三命者非其鄉里也再命者非其族則亦以爵矣然猶齒於族也惟三命則雖其族亦不得而齒鄉飲酒席於族東是也然族有七十者必先人卿亦弗敢先矣其或以大事入朝若與之揖讓而後及於有爵即三命亦豈得而加之哉此又即敬七十者以明之也言鄉舉其大言里舉其小齒於族則自當正齒於父族是也征天子有善讓曰七十不敢先雖非族亦然亦齒于族故言族耳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

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長上聲○薦進也本

禮記祭義

卷八

者推而本之也在猶歸也成謂命於廟也此又例言親長之意與天君同重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卷袞同知斷並去聲○易上謂易書下謂易官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故云建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故易者抱龜南面而天子北面以致其尊也前言建天地陰陽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則出於天而已故言天以該之稱己過不伐稱人善以教尊賢善而於之祇以自傷其善也應氏曰不稱尊易之人而直以尊易蓋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也此因言尊天尊賢之義以為敬長尚齒之例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謂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人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同音同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同音同註作述誤文也○此章總結前文之意也省者謂所省之尸稱皆出者大祭不一尸也陶陶心安平內之意遂遂思遠乎外之貌連離也慈善慈而不離乎心也耳目即身之所接思慮連乎外之貌連離也慈善慈而不離乎心也耳目即身之所接思慮連乎外之貌連結諸國也連省猶循省也心于其來也如懼不承而一以親為歸也所謂致愛則存之屬是也既來也又如欲歸於親而未遂者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也于其往也如方見而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也既往也又如不見而將復人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也懼不及愛然者恐愛有未至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氏語而未之然者念語有欲發也按此二句蓋尊神親祖之意然當屬祭法篇為是疑錯簡也

祭統第二十五

說見祭法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大祭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也

禮記祭統

卷八

壹

也夫音扶○五經吉凶軍賓嘉也心怵即前篇必有怵懼之心是也夫音扶○五經吉凶軍賓嘉也心怵即前篇必有怵懼之心是也後未從之故祭非物從外至乃心中出也物者祭之未之本然者衆人由中以達外者君子故祭之義唯賢者能盡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長上聲○此申上文心禮二字之意也本臣孝子所以自盡而順於君親之屬也忠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道音導為去聲○又承上文而指其實以明之也時音詩孔惠孔時

之時所以盡者誠信忠敬而所以順且孝者物體樂時此福之至也若求其爲則世所爲福而已○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物者奉此而已禮者道此而已樂者安此而已噉者奉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所謂祭祀不祈也○此章備明祭之收乎本末之理蓋全篇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之綱領也

是之謂畜養去聲下同音音旭○此章備卽養與喪祭以明祭之始終也追養繼孝謂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劉氏謂藏也追養繼孝中心諒之而不忘也應氏謂聚也內順乎道則愛親之心畜聚之者深外不逆於倫則事親之禮畜聚之者備也感按劉氏訓畜爲藏於篇內盡志之義似相足但孝者四句乃概言之詞不得遽以祭之追養繼孝爲言又覺應氏大體爲得之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行去聲○生事之以禮而順爲主死葬之以禮而哀爲主祭之以禮而敬而時爲主時卽上章所謂參之以時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

卷八

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散昆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取去聲○此章詳言
內外備官之職而未又推及於上下同樂之象也王謂貞潔也本猶主也言助夫不止祭而祭爲王以起祭必備官之薦也夫
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
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
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長上聲○備官詳見昏義俎醢見周
官醢人其七菹不止水草七醢不止陸產且醢人外更有遺人之
邊實故又廣言昆蟲之異草木之實以見其備也此承上文官
備而盡物盡志之道也○方氏曰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
官備則具備水草陸產三牲八簋亦陰陽之物而止於昆蟲草木
言之者以陰陽之物於是備也愚按三牲八簋是故天子親耕於
而外多陳邊豆之實者邊豆乃內官所薦故也是故天子親耕於
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

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
蠶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蠶蠶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
明此祭之道也共俱同齊祭同盛音成純註讀作獨後同○繼服
卽冕服也皆上玄下纁分言之者互文也莫無也
言非無耕蠶之人也此又言外內官之以蠶物爲蠶志也○方氏
曰東南陽方耕爲陽事故于以耕北陰方蠶爲陰事故于以蠶而
南又盛陽也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紱亦以此及時將祭君子
東則少陽也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紱亦以此乃齊齊之爲言
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
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
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
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
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

卷八

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齊不齊致齊之齊
如字餘皆齊同者嗜同散上聲○物猶事也說卽止也物自外入故曰防欲自內出故曰止精則不雜明則不蔽定而又齊則已精益求精已明益明矣故神明可以交也。此言外官之盡志而盡物不待言矣
是故先期句有一日官宰宿
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
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
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
夫人薦說水君執鸞刀羞饗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
聲從去聲說音稅齊去聲○宮宰宮中官周禮內宰掌以陰禮
教六宮猶太宰之掌戒警百官也宿猶肅也於先期肅而戒之也
全曰圭半曰璋二者各爲瓚器酌鬱鬯以祼尸君以圭瓚正裸主
人以璋瓚亞祼而大宗伯則爲夫人攝祼也紼以牽牲芻以藉牲
說卽盞齊周禮盞齊說酌是也水謂明水郊特牲祭齊加明水品
也凡導有明水宗婦奠盞於位夫人乃以清酒說之而非明水以

禮記祭統

卷八

完

進也蓋進也謂所嗜肝若肺也則踐時先取肝腎賈之原於燔以薦至饋食時乃以鬱刀割肺提之奠於俎而尸賓之也豆亦謂饋食之豆也此通言外內官及八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之爵志而盡物在其中矣

祭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苑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樂並音洛竟境同○就舞位於東上以近主位也樂此因言祭時王侯親在舞位以率其下所謂合萬國之備心以事其先也豈特外內官盡物盡志而已哉○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夫音扶下同○此章即三重以明祭之道也禋之言聲也地以謂神也升登也登歌者以堂上貴人聲也武宿夜舞曲名皇氏謂武王至商郊停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

人弗能得也禋也歌也舞也皆外也志其內也增之言益猶輔也志在內而假三者以輔之故三者雖重而其輕重以志進退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

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道之謂導同○身自盡謂志以容而薦之必以禮也○夫祭有饒饒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以道志而行三重也

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饒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饒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饒音俊○此章又即饒之祭之終事故引古人之稱善終如始者以明之且不特饒者饒尸之餘而已古之君子又云尸之飲食亦饒鬼神之餘也雖施惠之法可觀爲政之道矣故又引其言而下文推其類以明之也○方氏曰牲既饒薦血腥於鬼神及熟尸始食之是尸饒鬼神之餘也是故尸饒君與卿四人饒君起大夫六人饒臣饒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饒賤饒賤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

禮記祭統

卷八

完

進徹之下饒上之餘也凡饒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家也設音速進讀作饒別音繼後同見音現竟境同○設猶起也言則君亦爲臣也與亦起也君卿大夫總稱臣饒君之餘者君事尸如祭者留其二爲陽厭也見猶著也自若至百官每變益衆以四簋惠之象故以四黍見其修惠術於廟中而已萬祭者澤之大者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顧猶但也上積重謂財壅於上民夫猶言民人也人猶各也又釋觀政之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

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與平聲下同長上聲○此章申篇首順備之意之言起其興起於人倫物理者備矣順以備者即篇首無所不順之謂備也明君即謂君子也君明而諸臣服從崇事而子孫順孝則教以尊君孝親者不徒以言教而所謂教是故君子之事君也以身者具其中矣道以所行言義以所謹言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

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慈去聲○承上文言教臣子以孝道本於心而此言教本於身者心者身之主忠信之大道祭之即藏乎身之恕也身與心豈二物哉卿大夫事諸侯諸侯事天子而天子始爲世子亦事其君父其君尸入廟門又自有君臣之義故君子爲明君而必身先事君以教之也○夫祭有十

論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

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殺去聲○此章又歷指十倫之條例
以明之也鄭氏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為去聲○筵席也同凡夫婦共一几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于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臣為尸而象神則尊如君父矣然在廟門外則猶疑臣也若君出門迎尸疑以君而迎臣則廟外君臣之義失而并廟中君臣之義亦傷矣故不出以別其嫌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音猶輩也父北面而事于輩之尸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獨父子言倫者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尸飲五君洗玉

卷八

早

禮記祭統

卷八

聖

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自獻卿至羣有司爵同則長者先飲是以齒獻之禮者言也凡祭裸鬯二獻尸奠而不飲其君夫人朝踐二獻爵食二獻及君醑尸凡飲七乃以瑤爵獻大夫以後長賓及長兄弟更為加爵通前尸凡飲九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通殺矣若長獻尸之時九獻正禮已畢但尸於二裸不飲此時止飲七故并九獻後之加爵為九也○方氏曰君必獻臣者以有禮降助祭之人也玉爵瑤爵謂一升之爵散爵即五升之散爵器貴者獻以醑賤者獻以散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獻以卿大夫士為等故夫祭有昭穆昭穆言貴賤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言尊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大音泰下同謂王三昭三穆諸侯二昭二穆之屬也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則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在也古者明

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鄭去聲○一獻疏時也此時乃策命者醑尸以前方奉鬼神也歸而釋奠者告以君命也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不待獻終而命者以貴為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爵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哀同校音效聲音登○哀冤副禮見前豆中授豆也爵形如雀其近足處曰柄足曰足襲處謂因其處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行政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音卑○謂脊脇骨之厚髀肩之薄周尚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凡前貴於後賤猶少也○陳氏曰取貴取賤有所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別而為義不重不虛有所均而為仁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齒謂酒也疏謂兄弟子孫齒昭者為一列在穆者為一列各自相族長在前少在後也方氏曰宗廟中授事以爵至旅酬則以齒何也授事主義而昭穆主恩也周禮司士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也夫祭有昇燁胞翟聞者惠下之道也唯以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聞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

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輝註作鞭音運或作如字音惠地庖厨翟或作狄竟境輝非甲吏且甲吏亦未知何用若謂以甲吏掌鼓則擊鼓不合以甲吏况下文亦自明言樂吏也或曰此當為庭燎有輝之輝將祭實所以前用庭燎於門庭執燎而名輝猶執羽而名翟羽則以甲吏之為衛者兼之與或說輝註為近庖至則序翟教舞羽則周禮墨者守門是也則人不守門周以前之制記者言此正以見周用刑人為賤也四守之守謂各守其職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約論同○此章又總明四祭之名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義而推之也說見王制郊特牲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禘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之饒故及夏乃故曰莫重於禘書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

卷八

聖

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艾刈同○陽義陰義註謂爵命屬陽國地發秋政之屬也按二說義未甚顯蓋發陽明顯之家為陽厚重嚴肅之形為陰與嘗之日發公室者因物成而行賞承出田邑而言草艾則墨者因物成而行罰承發秋政而言此皆記文而引以明之左氏云賞以春夏罰以秋冬然賞以春夏為至而未始不用輕刑月令孟夏斷薄罰決小罪是也則以秋冬為至而未始不行輕者此出田邑發公室是也則稱墨者先其輕也不稱艾草而稱草艾者應氏謂草白可艾矣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草謂之草猶柔謂之柔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承上文而申推之如此中庸言郊禘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是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

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也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竟境同○濟者志出塞而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祭記是也代雖在乎人使則在乎君代雖行其事使則本乎義○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此章又即銘以明祭之意也自曰稱者稱之以言揚者揚其所善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禮記祭統

卷八

聖

音都此音都後並同○論說謂錄也酌者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比次也自顯揚其祖之名以崇其孝又次已名於其下而無所逮於義因以名之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知去聲自所銘之先祖而言所為自已之為先祖銘而言先祖為上已為下見之謂知之也即後所謂有善而弗知不明也與之謂與為傳之也即所謂知而弗傳不仁也如是則明著其美於後世以此其身而重其國家矣此雖未嘗求利而利孰大於此乎伐者謂銘雖不誣而詞氣微溢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也故又恭之為貴

禮記祭統

全假音格大音恭左右難並去聲射音亦慶鄭註如字陳註作卿
○孔悝衛大夫公衛莊公廟號假至也至廟以祭而因賜之銘也
叔父國又以其叔悝七世和孔達即就也按成公爲晉所伐奔楚
後反國又以其叔悝七世和孔達即就也按成公爲晉所伐奔楚
叔從難于楚就處于周而險阻不避也此序其七世祖也故開右
助也獻公成公之會孫名衍成叔莊叔之孫名孫祖接獻公爲孫
文子齊惠子所逐奔齊其後亦得反國故銘又序祖餘功流于
後世能開發右助乎獻公而獻公命成叔孫繼祖志所行也此序
其五世祖也文叔成叔之會孫名衍成叔莊叔之孫名孫祖接獻公爲孫
註謂善也士之言事文叔能與先人之志行而循其善事也陳氏
謂古慶卿同用慶字亦稱卿雲士如字其先世愛君愛國爲心而
文叔能興起慕尚率卿士以勸國家也休哉民歎美之也此序其
父也○石梁莊氏曰孔悝乃蒯聵之弟蒯聵之弟蒯聵之弟蒯聵
伯叔父異姓卿伯叔父也疏曰左傳不藏莊叔難之事獻公厲
國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愚按莊叔難之事獻公厲國亦非成叔
著而莊公乃德懼正色而爲其先世張大之詞與疏說則善矣公
曰叔舅予女銘若葬乃考服慙拜稽首曰樹錫以辟之勤大命施
於悉錫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士聲女故同聲皆聲○又卿公
禮記 祭統 卷八

禮記 祭統 卷八
及於孔悝也子安銘以下勉孔悝之詞蓋錫以先世之美銘而使
繼之也悝拜稽首以下繼承上文而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
大命以施於祭之彝鼎此則舉其 古之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
辭而垂諸器正所謂以身比也 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
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
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取也 明也明且仁而傳之則不言利
而在其中矣此承上文推古人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
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
祭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

重其國也 此承銘德之意而推周公以
示其極也詳見明堂位篇
經解第二十六 按篇首博舉六經之教而其下因即禮教
以篇首之意名
篇也詳見篇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
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易良之易去聲絜潔同省文也屬音燭比去
論語是謂靜窮性命是精微聚相接之詞是屬次所行之事是比
註曰觀其國之風俗則知其所以教也疏曰人君以六經之教各
爲風俗故其教可知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
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
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
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
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

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
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
秉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不明矣故愚務疏通知遠而輕於事務
失於無實矣故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奢務
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賊務恭儉莊敬而失其安
則失於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亂
氏曰厚厚者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亂
厚者或疎繆檢故失之奢沉深者或探其微故失之誣儀文之純
失之煩訓刺之嚴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爲天地之純
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
筆削者未出又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適
以此爲人且其有恩誼者誠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
然哉此非孔子之言也愚按諸經之失乃不深於諸經者爲之
以下文深於經而無失者推之可見若易春秋之爲教則王氏所
闕者非聖言者得之矣此條今見家語問玉篇豈其後人自以所
品目也自此以下皆未知出自何書而記者以意引之其失禮以

下至而不自知也一條
今見大戴禮禮察篇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朝音潮處上聲下並同字作言贊和皆鈴名譽在衡和在軾配天地並日月言其德之盛下言其養之純也朝廷燕處以外內而言居處進退之屬以動靜而言鸞和以上致樂以治心也居處以下致禮以治身也詩曹風鴈鳴篇○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恩按此因上文所引孔子之言而極推德之至者如此乃五帝百行之會歸而六經之符驗也是雖不言德教而經教備其中矣聖通明也蓋生知之聖而為知德之本○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

禮記

卷八

樂

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悅同去上聲下同王去聲也臨川吳氏曰和仁義信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無此器雖有不忍人之心治不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以齊之故下章遂推禮之功用也霸者侯國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侯國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霸王之器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同聯懸同○衡輕重若大不可損小不可益是即禮之輕重平矣繩墨以辨曲直而禮亦有曲直若易則易於則於是即禮之曲直辨矣規矩以定方圓而禮亦有方圓若以節而行則義而起是即禮之方圓定矣禮之為義如此君子審之則萬事萬物自有各得其理者而豈可誣以姦詐哉此亦上章霸王之器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主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

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切音禮之義而

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出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達時立本達時雖若不同要之不一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禮之於禮則為有方之士志於道故謂之有方之士而民則否矣愚按敬至於內讓施於外亦存心處事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之別方氏之說以此味之可見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防同○非以禁亂善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

禮記

卷八

樂

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畔僻同倍背同行去聲畔不答之屬倍死忘生因事死而倍畔而事生亦傷也倍畔自君臣之位失而言侵陵自諸侯之行惡而言凡皆所謂亂患也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微而未形不敗於顯而已形所謂禁亂之所由生者蓋如此易文見緯書



禮記卷之九

姜兆錫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此篇明禮教之大而因循言也。按篇中自英為禮也。以下又撮合禮運篇一節。月語問禮篇以下見家語大昏解篇非必一時問答也。合或篇猶家語自莫為禮也。以下又撮合禮運篇一節。月篇也。文與家語頗異。今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哀公魯君名，將大禮謂禮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數音朔。數者皆禮之大者。此答大禮之問也。首言祭天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統詞也。節有禮以節之也。臨川吳氏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上下非禮記 哀公問

上下則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中有同。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父子，因父子而兄弟，其親雖同而中有異。當別也。婦人曰：昏姻。昏，自一家之兄弟而推及異姓之兄弟。間見曰：疏數。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及遊從之長幼。其文亦有別也。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以至於八。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如此。故君子以此尊而敬之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義音漸。此篇多闕文疑義，今舉以家語參之。致下家語有順字，謂順而導之也。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非祭冠昏之節之類。蓋禮以自治治人，非強之難知難行，故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而使其自節。莫之廢也。此禮緣人情而起也。有成事之上，家語有既字，謂期節定而事可成也。雕鏤謂器物之飾。文章黼黻謂服采之飾。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卷九

一

禮記 哀公問

卷九

二

蓋事成而禮樂興於是，踵事增華，各秩然其有等也。此則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也。其順之下，家語有也字，斯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算猶教也。謂殯葬人近服屬重輕之類也。言其喪算五句，家語作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而其儀特以設其承，謂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即安其居。以恩義，今據本文歲時二字，當連下為句，即安其居，謂因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惡也。雕鏤見郊特牲，蓋序宗族以上言其加禮於幽明上下之際，而下則言其薄於自奉而與民同其利也。君子之行禮而由己及人者，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蓋如此，豈苟以言分之而已哉？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牛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其欲，不以其所蓄之用品者，由前今之用品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好當並去聲。○家語作利，謂貨財也。淫放也。牛家語作件，文亦較多。前篇稱也。言求得私欲而不以道也。哀公加賦屢戰且多，內變故孔子言此以正之。○按本章備言大禮之屬，而特重言祭祀者，所以慎人道之終也。下章約言三綱而特重言夫婦者，所以慎人道之始也。人道之始終，而天下國家舉禮記 哀公問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通乎聲與平聲。夫婦父子君臣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下文所以稱大
昏之爲大也似有也猶云無狀家語作無能蓋謙詞也故在義大
故古之爲政受人爲大然無節則兼受而亂矣故治愛人禮爲大
禮者敬而已矣故治禮敬爲大而昏禮又其本也故敬之至矣大
昏爲大惟大昏爲敬之至故究而親迎必躬親之以致其相與親
之意也由此是親之君子究而親迎可謂敬矣而與敬乃以爲親
若舍敬而先敬是親而弗愛也弗愛則無以合好弗敬則無以
章別故愛敬始於門閭而德教加於百姓則於四海以此也非政
本而何哉兩親之句方氏舊釋爲親人以使之親已也愚按如其
說蓋亦陽往而陰來陽先而陰後相爲感應之意然考家語作親
迎者敬之也而無兩親之句情氏以上親之句爲躬親下親之句
爲親愛躬親便是敬其說足以發明敬愛合一之義且與下與敬
爲親句尤相公曰寡人願有言然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君何謂已重乎已太也先聖諸謂周公也天地家語作天下王
氏曰諸侯有宗廟社稷而已并言天地之主者

禮記 哀公問 卷九

三

通王侯而言也王肅曰魯周公
之後得郊天故言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
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
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上焉音烟。○固順也言若不固則不
幸畧有以進益我也又以天地合萬物生而明大昏爲萬世
之嗣者蓋由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極言以進之也孔子
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
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
政之本與與平聲下並同。○遂言者不更待公請而遂言之也重
今而外治與內職交理也應氏曰物恥謂物體汗垢則恥謂體
卑辱內外一稟於禮則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仲哉是時公欲與魯
而不知政之所本故又言此以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
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
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
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配同儔舊作驛大音泰
敬妻也冠於階階所以敬子也至於內皆妻傳於後者子內非有
至則無以贊宮闈下非有後則無以承祖考此所以無不敬也而
又以敬身爲大者身猶枝親猶本相須共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
已故猶湖南暨之暨敬其身與妻子以及百姓即太王行王政而
同民之道也國家有不順治者蓋此所以極中天地宗廟社稷之
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而因推本於身以約之也公曰敢問何謂
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
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
成其親矣上者言動偶過而不能掩如此必無過則民乃不待敬
今而敬恭矣是乃不辱其身而能敬身即不羞其親而能
成親也敬身之義如此則父子在其中而夫婦不待言矣公曰敢
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成猶全也
子爲君國子民之義是人之全名也歸之以全名而因謂爲君子
之子是親亦君子也成親之名如此蓋不但其大弗辱而爲大序
尊親之至矣則君可不敬以成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
身與家語文小異而義器同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
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
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有其身家語作成其身且無
世無思故不能有其身如是則未得所處而安故不能安土安土
則居易而無所擇樂天則侯命而無所怨無所怨怨矣此
素位而行者蓋此節乃言因此及彼之意本非謂一愛人而遂成
身也以義推之蓋爲敬愛人乃成身之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
始而安之樂天乃可謂成身之終與

禮記 哀公問 卷九

四

成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卷九

五

禮記

卷九

未

同異石梁王氏謂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恩按散漫之弊蓋載記多有之不獨此也篇中如禮以制中而舉而錯之於政此意殆非聖賢不能及學者慎取之可矣

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

曰給奪慈仁。女汝通後同語中並去聲。末子曰二字衍文或答問之語而逸問詞也。下並放此。○釋汎也。謂汎言而及

於禮也周流無不徧者發背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力言皆美德也然不中於禮則德非其德矣野者鄙畧之習給者便

而無禮則亂意可見矣又獨明給之爲害者蓋野與逆猶宜情誼

行之德則亡矣子謂巧言令色鮮矣亡而深恥子足禁正此也

禮記什月卷九
木

曰師而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

實越席而對巨臠問鼎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

此而並以中爲問也家語禮乎之下無禮字亦衍文吳氏謂先

設爲歸辭而後爲決辭也亦通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禮以制中

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

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惡好並去聲與平聲。食音嗣。○傾惡全好與禮器篇釋回增美質相類五

者皆以仁言卽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程子論仁專言之則包四德亦此意也郭射謂鄉飲酒鄉射○應氏曰頒謂總攬收拾

也如范蠡立一夫一婦惡者少殺而無傷則善者亦全而無虧矣
蓋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敬其善端

禮記 仲尼燕居 卷九

七

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長也祭莫射饗之類周旋委曲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既舉而後心達焉則幽明上下之間咸順其序歡欣洽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愚按領恐是引而導之於善之意如此者似文意較順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家語首子曰二字亦衍文獨稱郊社禘嘗者舉其至大也明乎此所謂惟仁人為能率而孝子為能率而親推此心以行之而天下不難治矣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處長並上聲朝音潮後並同○父子孫下五者皆祭禮燕饗之大也而此又言居處以下五者蓋因以明居常處變禮無不貫而天下所以不難治與下文又舉其類而極言之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

禮記 仲尼燕居 卷九

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量去聲錯音措後並同○味家者所居昨為主者所立則無侵方則有方之類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梲則失其度也量得其象如左為升以象陽升右為合以象陰合仰為解以象顯而承覆為斗以象隱而庇之類象得其象如口象有所安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之類若陳氏豆區釜鍾子產鑄鼎刑書則失其象也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之類車得其式如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之類鬼神得其變如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言諸於飲食居處衣服之類歸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宰邦治地官掌邦牧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已復禮為仁則清博淵泉而時出之子凡來之動無不得其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騶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禮記 仲尼燕居 卷九

八

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相去聲與平聲偃音昌別音龍○此節家語有字亦衍文也即事之治言禮為事所由治也偃偃無定向之貌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言於眾無以率而合之也此反言以結上文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祫祫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闌下管象武夏箏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縣音元闌音缺中並去聲還子而合語之故又起以子曰二字而此節特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大饗兩君相見之禮謂禮有九節而大饗專行者四節也知者知其數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達於聖人禮樂之道也所謂四節陳註與家語王肅註不同皆不甚安今姑據陳註參之縣樂也興作也始入門金奏作既升堂主獻賓賓卒侍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金奏又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闕升歌清廟一句升堂而又歌文王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又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管吹禹之大夏以次而下四節也此四者大饗專行之禮陳其薦俎以下其具也如此指四者君子謂兩君相見之禮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理不外是矣故知其仁也行而周旋中乎規之員五節也其折旋中乎矩之方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發車上鈴名出門迎賓車鈴中乎

禮記 仲尼燕居 卷九

樂節之和七節也客出歌雜詩以送之八節也振羽即振聲應畢歌以徵器九節也此五者則樂禮通行之禮也無物之微謂五者言知仁舉仁以明禮言在禮舉禮以寓仁五文也方氏曰雅詩用為大故歌以送客振聲用為小故歌以徵器二詩主於祭而不用於此者猶鹿鳴以燕羣臣而又用於鄉飲也與論語以雍徹不同者彼天子養神此諸侯養賢故也示情者欲以情相接示德者欲以德相讓示事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欲以事相成也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節又總申行禮之得失以語衍文又制度之上家語無子曰字而制度三句在下節古之人也之後今按文義三句合在此當以禮記為正其子曰二字為衍文也此禮為理樂為節者禮煩則亂樂勝則流動以理則有序而不亂作以節則雖和而不流也素謂空質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端向而立不能詩故不合於禮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故不安於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故不充於禮也制度組豆凡筵之屬文為器降獻酢之屬馬氏曰制度體也文為用也苟非其人禮

禮記仲尼燕居 卷九 九

不虛道故行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在人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與重平聲此節因子貢之問而答之以申上文之意也窮猶塞也發達於樂而塞於禮也稱為古之人者謂夔以偏於知樂而於禮有未盡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耳豈全塞於禮者哉故再以古之人稱之然由是以推禮樂之道學者必知其相為表裏而一以貫之則無素與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備之矣矣子張問禮而又問政蓋以為有二道也子言前吾不而錯之而已嘗語女以禮樂之道乎君子明於此惟舉其道以施之政而已豈有他哉歐陽文忠公言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亦此意也自此至皆由此塗出也家語不家上文而與問玉篇各章合為一篇子張問政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句家語作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凡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

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復扶又反夫音扶大音泰朝音潮○綴兆舞列也飾而樂本也明此以舉而錯之故外則天下平禮之所與眾之所治而諸侯朝內則萬事理而百職舉此其驗也禮之所與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室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此亦申前文之意矩之屬但據目力之巧而已言雖荷簡不廢禮也室之與尊者所處室之阼主人所立席之上下詳見曲禮車以左為尊以右為卑禮記仲尼燕居 卷九 十

行以隨為讓立以序為儀此皆古聖制禮之義故為政者得則治失則亂而真之能論也遠近言親疏之等外內言賓主之序此豈謂禮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句昭然若發矇矣方氏曰豈不明為人所發而見也此總結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說見前篇與家語亦有同異篇中首因言其德參於天地如此蓋即前篇未盡之意而極形之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凱詩作豈弟去聲大音扶○詩大雅泂之篇凱弟樂易也母矣至者極盛而無加無者至微而無迹橫則廣被之意也言達於禮序樂和之本而不徒事乎制度文為之末是以致五至行三無以廣被天下而四方將有禍敗必能先知也非其心切於憂民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哀樂相生之上家語有詩禮相成句義更足樂音洛○在心爲志發言卽爲詩故志至詩亦至與於詩而復之卽禮也故詩至禮亦至立於禮而樂之卽樂也故禮至樂亦至而樂之中乎節者其於哀也可知矣故樂至哀亦至而詩禮哀樂乃相成相生而不已也目正視則明矣耳傾聽則聰矣今正視不可得見傾耳不可得聞而其志氣之充塞無間於天地所謂達禮樂之原而橫於天下者此也蓋塞者氣而所以塞者惟志至雖有玉其至德充周之妙一本於志而已豈若聲色之以化民者哉

子夏曰五至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卷九

十

孔子曰夙夜基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命篇言成王夙夜以承天命篇言成王夙夜以承天命篇言成王夙夜以承天命

命宏深靜表此蓋其實淵之所運而不能索諸聲臭也故引以爲無聲之樂之証遠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都風怕舟蓋莊公夫人自言威儀自有常度無可選擇此蓋恭敬之所積而無容卜諸文爲也故引以爲無體之禮之証手行爲則伏地爲節都風谷風篇婦人自言凡民或有死喪必往救助此蓋哀痛之所迫而不待見徵諸衰服也故引以爲無服之喪之証無聲樂之至無體禮之至無服哀之至不言志至而詩至者志未形於詩此乃所謂禮樂之源而貫乎三者之中以塞天地者也故言二無而五至皆具與予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

無體之禮曰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並音異聞去聲○服卽行也起齎發也言君子之行行三無猶有五者起發其義也方氏曰無聲之樂始得於身則四者言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以氣志既得於身則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與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言從容而不迫也從容或失之急故繼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人無乖心故繼以上下和同和而無乖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至愈大則施乎近而及於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以內恕孔悲者言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以施及四國愛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德揚於外故繼以純德孔明德揚於外則澤被於後故終以施于孫子其次知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愚按五條聲韻相足而其淺深意緒不一其倫方氏姑因文釋之如此應氏謂五起之意大抵緣詩句以發揚咏嘆之者是也考家語此節止列第一第三條餘並無之是乃二起而已而其下乃云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以勞天下此之禮記孔子問居

卷九

主

謂五起何哉失兩番問答原文而牽合
爲詞遂於文義不足自當以此爲正也
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
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勞去聲○三王之德參於天地
猶易所謂合也勞猶功也覆載照皆無私者天地之至德而三王
奉此以爲功於天下是與天地合其德也家語此即祇載子夏曰
何謂三無私至日月無私照數語其下祇載其在詩曰帝命不違
一節而遂以子夏驟然而起節結之文義不足並當以此爲正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
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下齊詩作賡假格同○詩商
蘇氏曰齊會也合也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朱子曰商之生
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唯上帝是敬
故帝命之以爲法于九州也引此明湯德無私以參天地之意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雨露
流形原物露生無非教也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風雲雨露
既物與易雲雨施品物流形之義略同載猶不也形猶迹也露
猶發也言天運四時於上而以春夏秋冬之政開為風雨霜露之
生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地承神氣於天而風雲雨露造化之迹
庶物動發生之機無非地道至公之教也波聖人之至德與天道
在問玉篇當以此為正而此節於文義又當在上節之前也情明
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
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
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者謂同先王去聲詩作崧○
之德之應所謂至誠如神也嗜欲猶願欲也凡所願欲之事將至
天有開發必以兆朕先之若時雨將降山川先為之出雲而國家
將興天為之誕生賢佐亦如之也詩大雅崧高之篇言崧然而高
之嶽其峻極至于天由是降其神靈以生山甫申伯而皆為國之
禮記仲尼燕居

卷九

三

根餘故四國之志雖則蕃蔽之而四方之德澤則宣布之也詩三
本美宣王得人之盛而茲歸德於文武者蓋斷章以明之也
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
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音泰○令聞也先其令聞者其未
王之先素行善聲亦必先之意也兩引詩皆大雅江漢之篇失陳
也洽和也亦本美宣王而斷章以通明之○應氏曰本高生賢本
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
承乎○音厥○蹶然蹶蹶然負牆而立者禮問竟則退
承乎負牆而立以避進問者也承者承承不失之意

坊記第三十
各經之言以中首章之意非夫子於各章引
經自釋其言也說見第九卷及第十六章

予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夫為之坊民猶
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則坊者君子

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過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川為消長人欲
盈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坊者坊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
餘也性之善為德禮以防之養其源也情之惡為淫刑以防之情
之動為欲命以防之退其流也防欲必以命者命出於天分限裁
然不可踰也以是防之則○予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
斯亂禮者困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貧不嫌於上故亂益亡人
○約者困迫失志之貌驕者滿盈犯上之意貧猶盡也蓋無以安
貧斯約無以守富斯驕約不自得斯滿盈而益驕不能退斯犯上
而亂皆人情也而禮因為之節文則富貴貧賤各止其所而有餘
而不使驕也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約也茂冰之
家不畜牛羊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傲也○韓氏曰約是氣數窮
是氣盈極謂滿足也如孝莊節而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聚而
不溢高而無危是不嫌於上也

禮記坊記

卷九

四

鄉黨不逾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音格
乘去聲○鄉黨而鄉黨謂家族盛而不以恃致禍也其幾言不
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桑柔桑柔之類也桑柔之類
民之數百乘卿大夫采地所出兵車之數高一丈長三尺為一雉
百雉卿大夫采地長廣之數也○石梁王氏○予云夫禮者所以
曰貧而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蓋義文也○予云夫禮者所以
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
有所讓○夫音我別音離下同朝音潮○嫌疑而未明者禮以章之
有所讓隱微而難聞者禮以別之凡爵等服制位次之屬皆是也
予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
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詩云相彼盍旦猶患之○相去聲○楚越王之喪書卒不書葬以
大夫稱主不稱君以避國君詩述詩也盍旦鳥名夜鳴求旦故名
言視彼鳥失昏旦之辭而昧於求者人尚以為惡之况人臣而失

禮記坊記

卷九

主

上下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辨乎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義多起於同姓不同車以遠嫌
而坊民民與同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
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於德
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爵社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方氏曰禮六十以上避豆有加故酒肉以犯
族人不待成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詩小雅角弓之篇已終也言
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
心恕人怨何有哉況今絕攝以取爵位而不知避讓終亦
必亡而已矣詩本刺兄弟相怨而此引以為不讓之戒也 子云君
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曰
寡君 自稱曰寡君蓋即貴人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
不倍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以
此坊民民猶得死而號無告 賈氏曰詩作號號平聲○死謂死
燕之篇最勉也先君謂衛莊公寡人莊姜自稱也言其婦數嬖大
歸于陳猶以恩念先君勸我而引以為不倍河託之証也蓋君有
利祿及人必先死之其家後生存之人而後其民化之皆不倍而
可以託若借棄死而而家老弱號呼無所控告則君又何以化
其民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
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賈氏曰貴人謂貴有德之人也賤車而不吝
器以重賢能而已此所以樂於讓善而勸於習藝也祿賜項而非
徒口惠故言約若徒以言相先而無以及人則小人之事非君
子之道矣 子云方氏曰言任賢使能錫子無所吝而民皆興成也上
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意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意則犯也下不天上施

禮記坊記

卷九

主

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游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 施主聲○酌參酌也犯謂犯衆議也言人言必於下得
也信則不欺讓則不驕如此則其民言也審矣民欲不親其
死其長得乎此報禮所以重也詩大雅板之篇勸取草者蓋取
者引此以明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
民信之意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
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腹無咎言 詩作體諷下於
策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吝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
讓善詩云考卜維王度是錫京維綱正之武王成之 度音鑑詩作
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編卜者我武王固以謀建錫京也王志豈
不先定乎乃取正於神以成此都焉是王不自以為功其故又引
以為讓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人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
是惟良顯哉 良以德音顯以名言謂有是臣則德成而名顯也引
此以証善則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子克紂
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子克紂
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紂
並作受○泰誓周書引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
以証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弛猶棄也解論語曰者以篇內子云皆非見於論語故獨此稱論
語曰也高宗商王武丁也三年以下非高宗之言稱高宗云者以
書詞乃美高宗故即稱高宗云也其詞見周書無逸篇疏書作
謂發言和順當於理也所引皆見守成之意○石梁王氏曰既有
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如此則知皆後 子云從命不忿
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限限如此引証齊同也 子云從命不忿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命從猶受也承受
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詩大雅既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
醉之篇履之也猶永言孝思之意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

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瘠論音俞○因由也合族謂聚合爲族所謂父黨母黨也詩更切故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事不可以示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上示去聲○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與論語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不厭辟音璧○不同位如小而燕坐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厭字引此以見君不○子云父母在不稱可以不君焉其祖子豈可以不子慢其親乎○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朝音潮○子云祭祀之

禮記坊記

卷九

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方氏曰爲親之死也故爲尸以象其生爲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至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音○祭器遷豆饔餼之屬用之賓客以明敬也不及者非薄而廢禮過者華美而沒禮敬者失矣故主親饋以敬客客祭饌以敬主也易曰九五爰辭禴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德謂義○理也方氏曰食亦利之所在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子云七日成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禮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滛也尸飲三聚賓飲一示民

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音同醕音樽○不來也醕味下不謂謂不溺於味也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爲飲三主人獻賓爲飲一祭之未序昭穆相獻則是聚宗族也觀禮相親而善之觀凡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觀堂上之禮如此小雅楚茨之詩言禮儀盡合於法笑語盡得其宜者此爾蓋備言敬質肅雍之道而終引○子云廣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飯上聲○賓自外入禮不可不讓喪自內出禮不可不遠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也說見檀弓殷人弔於墳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葬而不葬者墳上聲○哀親之在土也故弔於墳反而亡死爲終事禮宜曲盡子以殷爲已慈矣故從周葬謂會送葬也喪而不葬則失弔殯弔家之義矣說亦見檀弓○按此章先敘殷周

禮記坊記

卷九

之禮而後引子云其爲○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記者雜引之詞尤可見○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末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升堂不出主階受弔忍稱君凡以避父尊盡于道而事死如事生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不稱君明年春里克弑其君卓子乃稱君其不稱君以正子○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道也而乃有子弑其父者何哉○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去聲長上聲國不堪貳之祿謂有貳心也惟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知有君長而已是不有貳心於君長也君子謂君之子有君謂君之二如左傳二國之二亦與貳同但義猶副也言君在之時子不怠於爲政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君之貳某而已以見他事皆不得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稱而無有貳心於君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放有其身不放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

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忘其親而貳其君亦子言也示民不疑見君得比於親示民有上下見子當統於父不敢有其事即示不疑之意不取專即示有上下之意餘見郊特牲曲禮諸篇○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

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有黃祿而賤行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遠行情則民必習於爭矣豈先事後祿之義哉故人以禮饋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无妄六二爻詞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蓄三歲曰畲不耕而獲不菑而食喻無功而食祿故引之以証無禮而貪利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

禮記坊記

卷九

九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齊音噴○詩小雅大田之篇與今詩文小別采東曰乘未束曰積伊語謂時臘力猶務也蓋寡婦所為利者取其遺而不盡者以爲利耳不稼穡足以代耕也不漁田有禽也不力珍有常膳也不坐羊犬傷食其肉更處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意也詩商風谷風之篇對菲采名詩意本謂不可以棄其根而并棄其莖此則謂不可以取其莖而并取其根也如此則德同無失而人戴之蓋○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祿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夫言執別重音聲取妻去聲下章放此從聲通告音谷○章明也無嫌謂行無可嫌也詩對風南山幽風伐柯之篇詞各有同

異克能也橫從其祿言縱橫耕治之也○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上聲○厚重也謂重其有別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吉凶以占同異也魯吳同姓之國昭公取吳女而諱其姓也○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儔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繆侯兩君諡也鄭云婦與竊相厭其兩君相見行大饗之禮同姓則夫人親亞獻異姓則使人攝是非祭不齊交儔也二侯蓋同姓之君故繆侯之夫人饗陽侯而以饗廢禮○石梁王氏曰陽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讀如字鄭既云未問其因是固見其皆國君也乃又讀殺爲執而云執君自○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音現辟遠同遠去聲下同○不見子云好德如好色不灰見曲禮辟遠者避嫌而遠之也

禮記坊記

卷九

二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如好色鄭謂此句似不足者得之據此則言人當誠於好德耳下漁色謂內娶也以人主而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是如漁者但貪取其魚然故不爲也若荒色則紀綱弛故遠之以立民紀不問婦人所以疾與其疾之所在以避遠也蓋但行問安否之禮而已餘並見○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音現○舅姑謂妻之父母也但如外字耳夫婦齊體故男女互敬其父母也承進也子也進如儀禮風衣無違命及無違官事之違恐其不知敬成事夫之道親迎而女不隨而至也

表記第三十二 名表記者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
首章第六節莊敬曰強等語以為至精蓋其語即古人丹
書之道而一篇之綱領亦不外是也力氏曰此篇稱子言
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歎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身範之有本而發也何氏曰
隱謂身隱也顯謂道顯也其下三皆謂隱而顯也馬氏曰其
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也惟如是
故無事於持而自端莊無事於飾而自威嚴無事於言說而自明信
也愚按此篇與中庸相終始中庸以是終乃切指學者進德之功
表記以是始蓋推明聖人立教之意也○此章凡九節皆言敬德
之君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呂刑也忌戒懼之意罔有擇言在躬與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同義呂氏曰君子修身之要兩三會子告孟敬子所貴乎動容觀
禮記表記 卷九 主

出辭氣正顏色而巳冠義亦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
詞令若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也劉氏曰君子不待矜而莊
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懾
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蓋敬忌則動無不中如此
故引書以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續也楊襲見曲禮
証之也 子質異宜易服從事各存其敬耳不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
以襲為禡湯為襲相因以致襲也 子辨不繼之以倦 樂音洛朝音潮○辨者節文明也樂則 子曰君
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撓恭以遠恥 辟避同遠去聲○篤以不撓為
不同所以正行則其戒慎篤恭非有為而為之也應氏曰君子經德
區區於避禍患防撓恥乎記亦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 子曰君子
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儻音
馬氏曰莊敬自強進德之漸安肆自樂敗度之漸故曰偷
應氏曰儻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紛紜離散外既散而不整
內亦迫而不安故如不終日也若敬以直內而心廣體胖豈至此
乎周氏曰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不入於日強則入於日

倫也除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齊戒曰齊戒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戒者言之
者蓋互文與玉藻將適公所齊戒周官祭統前則卜日遂戒是也
○葉氏曰事鬼神敬於幽故子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此章當
齊戒見君敬於明故主擇日凡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有問文
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
不畏者蔽其所襲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

之母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告音谷三去聲○辭
見君子者辭之類禮者相見之聲如羔雁雉鷩之類易蒙卦詞也
凡占者初筮必瀆數則瀆故童蒙求教者必誠敬如初筮則教者
告以治其蒙若瀆數則再筮三瀆則不必告矣 ○子言之仁者天
引此以言君主之際當慎始敬終而不可瀆也 ○子言之仁者天
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表猶極也仁為萬
註謂禮也禮向往來也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故曰表義之體方
而嚴故曰制報之為禮則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其利如之
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為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為天下之制
報者禮也禮向往來則為天下之利明矣愚按應氏善矣但其說

仁又以昭揭聚善而人心感然知所敬為表字之辭則於仁之為
表向率合而不如方氏之釋故則而存之又按前章首言敬德之
實而章內五節遂言仁義禮諸德之效與其所以求之方 子曰
者以敬者德之聚故也故此發其端而下文之言德也蓋詳 子曰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辟音璧
雅抑之篇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中篇引之以見凡人德怨必報而
君民亦相為報德以教勸懲之意也○陳註曰以論語以直報怨
觀之此及下節懲非夫子之言思按此節蓋為應德怨者直報怨
也以至聖之權衡所自出而天下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
之中道也又何易以此言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
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
德則忘人德而眾亦且怨之矣非刑戮之民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
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之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

以民好惡並去聲○劉猶立也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
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則非聖人不足稱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聖人皆可以爲仁以
聖人之所性而讓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爲而子曰仁有三
制法則法無不行○此節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子曰仁有三
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上聲○呂氏曰安仁
而情則異此性之反之假之所以異也蓋功或苟而成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雖湯武莫能加但其情則以力假仁耳故其仁未可知
過有不幸而至周公使管叔監殷過於愛兄孔子對仁者右也道
昭公之禮過於謙君皆人情之至故其仁可知也仁者右也道
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
者薄於仁尊而不親仁者道左者右先而左隨之蓋不可離之意
言古吳何氏曰薄於義則仁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
爲從義薄於仁則義爲徒法

卷九

三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爲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勝平聲大音扶度音鍾○呂氏曰
千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其極則堯舜猶以爲病此仁所以取數
多也以義度人蓋義以相度也非聖人不足當之故難爲人以人
望人舉衆人以相望也雖衆皆得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自勉況其上下故賢者可知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鮮上聲○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尹吉甫言德雖輕而
莫能舉我圖其能舉者惟仲山甫耳但恨能愛而不能助
也詩本極推山甫之德而引其言則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以見莫勝莫致之意而安仁爲難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倪焉曰有孳孳斃而後已好鄉並去聲倪音勉○小雅
人望而仰則行則人視而行以見德如季女則有以慰我心也夫
子咏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我今孳孳焉鄉道以爲行

卷九

三

霸考道以爲無失應氏曰至道師仁也仁道渾而無迹故得其精
稽考之道以仁義爲求而事不舉焉亦可以無失矣惡按至道
義道自成德者言考道自入德者言此三節首言仁者天下之表
而因言義者天下之制之意也○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
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遄恤我後終身之
仁也惛怛同聲上聲○仁有數者仁之爲器重爲道遠凡
制莫非義也中心惛怛而愛於人者安仁利仁之意也守成法而
資以爲仁者則強仁之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遄恤終事
也燕安也翼敬也謂安其能敬之子也言豐水之旁遄恤終事
武王豈無所事乎斯言蓋翼其仁也直世世以之矣蓋憐也愛
人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害也婦人自
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其後乎此但欲終其身耳蓋勉強資仁
故所及者近也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也

中道力竭而後止雖身老年促豈以爲念而忘之哉此蓋聖人之
辭安仁而託利仁也然深味之則其與時偕行而純亦不已者亦
可見其安仁之實矣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易去聲○易辭猶易辨也仁之所以難成者以其失
其情則善豈煩言而辨哉此見仁雖難成而求之即是之意也○
方氏曰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苟仁矣縱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三近字○近字與論語有子近禮近義意微異此蓋稱其能近如
剛毅本諸近仁之進而因以子勉也恭不侮於人故近禮而寡過
儉不奪於人故近仁而易容情可質於人故近信而可信而又皆
敬讓以行之所以過失鮮而不甚也詩大雅抑之篇○呂氏曰三
者未足爲仁然亦行仁之資也云雖過不甚云以失亦鮮皆勉人
致力於此以寡過而進德也愚按論語恭近於禮節乃慮其遠於
禮義之屬而勉其近之之詞此節則幸其合於禮仁之屬而綱其

禮記表記

卷九

三

近之之詞蓋本文恭儉過三句語意則恭儉之屬而不側禮仁之屬而下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二句亦以其本近於仁禮而求為之非以其遠於仁禮而欲近之故此與論語文相似而實不同 子曰仁之難成人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愧于天唯君子能之以見人所不能也立教必以人所不能行者為制而不制以己此之謂達道而前所云其行而齊之信以結其志而固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信也如此即欲不為仁獨弗愧於人而正之此以左右夾持而壹其趨自成德而言聖人自立教而言小雅何人斯之篇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哀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行去聲鷩音啼稱去聲○此承上文容貌示行謂見於事詩曹風侯人篇鷩水鳥俗云河今乃在梁而不濡其翼如小人在位而不稱其服也○此章七節承上章之意而備示求仁之方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禮也以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盛音成臣首巨故然方正而無偏私也知禮之有事而不知貴之有事豈知禮之道哉故天子致政以事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天子也○此章四節承上章仁義禮之意而因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底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

禮記表記

卷九

三

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施音異弟去聲與平聲○於事上也役猶為也不自尊尚恭也儉位寡欲儉也讓賢尊人讓也小心畏義信也得猶獲也即中庸獲乎上之意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葛藟也葛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則邪也言物性茂密而施之者安猶聖德凱弟而求之者正若一毫俸福則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聿懷多福厥德來也言小心恭敬明事上帝初非以俸福也而福附懷之矣此所以德無邪而眾附也二詩皆咏文王而此証○應氏曰數章之內言恭近禮儉近仁情近信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言自卑而尊人又言自卑而民敬尊之言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言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學者故宜詳玩恩按篇中反復丁寧皆示謹身蓄德之意而章內所引者上自舜禹后稷下及文王周公雖聖人事君猶不違此意也况學者乎此足以矣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以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上聲下並同○尊顯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多但節取以示尊也貴如聲聞過情之禮猶實也過高也卑猶也所謂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后稷牧民稼穡功非淺鮮也唯其欲以實勝○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禮記表記

卷九

七

平強平聲說怍同樂音洛○曰氏曰張敬以道聖之說安以恩撫
皆教之也孝慈也皆安之也毋荒而敬則教之矣有禮也威莊也
君子仁民之道如此信非聖人莫能與也○此章七節先言人君
當盡尊親之道而因今父之親于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于也
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
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
民也親而不尊鬼神而不親下賤之也命謂君之教令也命非不
言之且以起下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
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爵親而不尊其民之餒餒而愚喬而野模而
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爵而後賞尊而不親
其民之餒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敬神而遠之

禮記表記

卷九

八

賁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賓禮而求備於民
周人強民未賓神而賞爵刑罰窮矣○上聲○未賓○以尊命也
敬神而遠也望猶怨望之望求備之甚也窮猶盡也夏道雖不求
備實望而民忠君親上豈有厭乎殷有求備則已迫矣周強民則
殷人不厭化而貴望之也而於子曰虞夏之道察怨於民殷周之
是實爵刑罰至此無以復加矣子曰虞夏之道察怨於民殷周之
道不勝其餒○勝平聲下如字○前言三代而已此二節乃兼言虞
夏無恥周巧不慙則甚矣○呂氏曰虞夏之道實質者貴人也
累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者貴人也謀故不勝其餒○按凡
物有質必有文道相猶也而凡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道不相猶
也質本也文末也以未輔本謂之彬彬否則寧儉寧戚可也諸節
之意亦孔子告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至者言後世無以加也文質二者不能相
文者親周則質親子曰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夏以上則為文與

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
誣其受罪益寡資藉也自獻如書自肅自獻之狀尤形於言以為
不荷以獻也應氏曰古人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不酬者若有幸之
幡然就命之三篇管仲之於桓公樂毅之於昭王皆是也後世若
登壇東向之答草盧三顧之策亦庶幾焉方氏曰君無為也故有
責於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惟如是故祿非尸而罪益寡
也○此章十二節皆言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
人臣進身守官之道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
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天下澤萬世大利
也進一善治一官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或者謂利為祿
夫言入而望祿乃小人之道非君子所以事君也所謂受大祿受
小祿此君所以報臣而已受有受之之義小言大祿則報論其分
大言小祿則君不我知故亦不可受也易大畜彖詞言其子曰事
道可大行而不當食於家故引以明言而受祿之意也子曰事
君不下達不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禮記表記

卷九

五

聽之式敷以女女汝同○下達註謂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如長君
者所由以進也如比鄰進寺人彌子之類小雅小明之篇以與也
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位唯正直之道是與則其神明聽之將用
福祿與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呂氏曰度
節以求達故曰調素子曰通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通臣
位以固寵故曰尸利子曰通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近臣
也詳見篇末通於和則黨不及於和則戾守和則無二者之患矣
宰謂大宰六卿之長也大臣謂三公也孔氏謂牧伯也應氏曰其
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愚按孔氏訓大臣為
牧伯呂氏又訓為卿今以編衣高推之通臣對宰與大臣而言通
臣為近二者為遠通臣為小二者為大則通臣乃宮正子曰事君
內宰之屬而大臣蓋以上公而為二伯如周召之屬與子曰事君
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者
之矣陳者揚君之失人臣之道蓋其分所當為而已故不欲陳也
詩小雅燕燕之篇微詩作焉何也詩謂我心既愛此賢者而何不
有以謂之則我亦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此借以明不陳之意
非謂直以默無一言為愛也夫聖人固言事君欲諫矣豈如後世

以一鳴輒斥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禁其下者哉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進並去聲○有序者
喻侵奪之形呂氏曰古人臣之於君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孔
子雖以季孟之間待之不進也雖肉不至即退矣君子之相見三
揖至階三讓而升其退也一辭而退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敬未
至而即進禮已畢而不退則賓主之分亂矣事君進退之義一而
已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境同要平聲○違猶去也三違不出境是無去志而要利也呂
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去齊三宿出
境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而敬之所以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
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在物者
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
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

禮記表記

卷九

五

從之否則就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志澤遼同難去聲朝音潮處上聲就熱同○此謂停也雖難辭
其志則將不履其事矣非停亂而何哉從謂從事也得志不放
以自滿故慎慮而從其或不得志亦不敢以自懈故熱處而從卒
事則致為臣而退二者惟計國事之善敗不計臣心之欣厭故為
厚也易蠱之上九爻辭必不事王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
侯乃可高尚其志故斷章以明之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
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鴛之疆疆
鴛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音純○士謂臣也舉下以明上
君相困之義也逆命謂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也詩衛風鴛之奔
奔篇鴛鴦與公子相匹而相拒隨之貌言鴛鴦鴛鴦皆不亂其匹也
而宣姜與公子相匹而相拒隨之貌言鴛鴦鴛鴦皆不亂其匹也
以証命逆則逆之意也呂氏曰君所以代天而治斯人者亦奉天
以治之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君命合理子曰君
為順天不則為逆天順則不令而行逆則雖令不從矣子曰君
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制不能踴焉則不問其所費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於如冰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音談○蓋猶概也謂不有枝葉根本盛而暢茂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辭有枝葉則華蔓而巳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辭之難也辭以盡人也如此故君子自處凡其不能行者則道之而不徒以耳言相拔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賊之言餒猶進也一謂音於內也○此章五節皆明君子言貌之實此推本於世道而千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深微之以致勉人之意也

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警平聲衣去聲食音詞說說同○以口譽屬說舍也息也詩人念昭公之無依故曰心之憂矣其於我而歸說乎引之以明忠實之意也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

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已之言止謂止而見責寧以止而取怨也國風風氓之篇宴宴和柔也旦旦明顯也言始焉不思其反覆今則無如之何矣以見始之當慎也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而終害乎信故其怨小子曰君子不謂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而已色見其於人徒以親親非欺人之不見而何哉論語謂色厲而內荏以言色爲穿窬之盜亦此類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陳註曰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作考即曲禮明古昔稱先王之謂也石梁王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辭欲巧言孔之謂也愚按二說○子言之昔畧同以上文推之當如陳說爲是蓋音與文並誤也

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事天地之神明謂事天地間之神明也以下文大小外內之事推之可見其統緒事上帝者蓋亦舉其大者言之與用卜筮爲誠敬不用爲私褻故凡擇日擇牲之屬無不用之也犯之言侵也如祭天地用

二至月之辛日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則不以他事侵犯此日月而廢所當用也達之言去猶棄也如其月當用之日則卽以卜筮定之必不敢棄卜筮而自用也○此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章五節言祭祀卜筮之禮而此首發之也

時曰小事無時曰有筮此以下言祭用卜筮而或單言祭或單言以各不相襲者以用卜筮各有當不可以不得吉而襲用也凡大事當用卜而祭之大事其無筮者當卜日與牲而有時日者但當卜牲而不當卜日故此不質言其卜否但言有時日者以別之而已若其小事無時日者當筮故質言其有筮也此卽事之大卜以見各用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繩筮子曰牲牲禮樂下筮之宜也

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音全齊案同盛音成○此也○按古本舊文如此乃陳氏謂此上不違繩筮四字當在此牲牲禮樂齊盛之下今考禮有卜牲之文而禮樂齊盛初無用卜筮者何得以不爲卜筮承之乎細玩文義此如上篇先列殷幣於壇周乎於家之禮而後孔子斷以所從本篇先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詩而後孔子明其所好乃經傳論列之通例也蓋惟大小外內之事一決於繩筮而不敢違故其用牲牲若禮樂齊盛之屬得

以神人皆順如此然則記者引子之言正以釋章子曰后稷之祀首不違卜筮之意而贊其善也其不可率改明矣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去聲○富猶備也辭恭者謹而不放欲儉者盡而不散生民之篇此其所以易備而祿及子孫亦不嫌於不備也詩大雅明發及子孫之意此因上節所謂無怨者引之雖不言卜筮而卜筮在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其中矣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守去聲處上聲大廟之大音泰○大人之器謂寢室也以其主神道之敬而爲王侯之守器故稱大人之器此所以威敬而不敬也天子無筮重守龜也諸侯則有守筮矣天子非無筮侯國非無筮龜重於筮故其用如此天子無筮惟在道則以諸侯有守筮所以非其國不以筮也凡皆筮之威敬之意也宅居也諸侯在他國雖不筮而所居寢室必慎而卜敬之意也○註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也天子無筮謂征伐巡幸之屬天子至尊大事惟用卜也諸侯有守筮謂守國之筮國有事

則用之天子將出用卜道有小事
則用筮若諸侯在他國則不筮矣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
廢日月不違繩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瀆於上
長上聲○君子通王侯而言用祭器則不用燕器也君謂王國長
謂大國也敬其君者饗之禮故來自侯邦及與國者必用祭器
以待之敬其朝聘貢饗之禮故往於王朝及大國者必不廢其期
會不特乎神明以行之蓋尊者接之以禮則卑者事之以忠而凡
上於民之不瀆與下於上之不瀆
此理雖同也故又推言以發之

緇衣第三十三 此篇多言君子居上之道其文體與前篇
二節首句名篇也○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爲上者言行好
惡爲民之則效不可不慎也焉氏曰篇中多依倣聖賢之
言其文有不純義
有不足者多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去聲○呂氏曰
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
否則上下以機相接奸生詐起欲刑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
禮記 緇衣 卷九

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惡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
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好去聲○惡止去聲○下如字○緇衣鄭風篇
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刑言在上者好賢如緇衣則
誠好賢矣故不必爵命勸而民起惡惡如巷伯則誠惡惡矣故
不必刑罰而民胥服文王惟敬作
人其德純一法文王所以孚萬邦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
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故君民者子以
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
絕其世也 夫音扶子讀如子諒之子慈同孫去聲○遷謂逃避苟
免也葉氏曰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恭以
禮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命書作雲謂善也苗民弗用命以爲善乃
作虐刑焉法而遂以俗壞四於此所謂無世在下也餘見論語而
小異王氏謂微論語爲之意便不足者
得之○此章言德禮政刑之重輕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

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好惡並去聲○物事也表率也大學
子曰禹
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民之式 上仁謂仁俗
也言朝廷豈必盡仁人而後可以化民哉得一仁人爲民表率而
皆仁矣此所以禹立三年而百姓以仁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其俱也大雅下武之篇字之言
信也武王能成王者之大信也引詩書言君若相之爲表也○葉
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禹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
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繼治言之也

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敬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
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好去聲○長上聲○說悅通棣詩作
身之範二者尊仁之事而所以親民率下之本也如是則民皆化
於上而致力行已以悅之惟恐後矣詩大雅抑之篇覺直也大地
禮記 緇衣 卷九

有正大之德行而四國皆服從之亦悅
上之意○此章言言教之不如身教也
○子曰王言如絳其出如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
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 絳音弗危行而行之行並去聲○儀詩作
也謂出之者小而傳之者大以見其不可苟也游言無根之言如
易其辭游之游即可言不可行者是也危猶害也言則害於行行
則害於言君子則言行相顧民亦效之而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
害亡矣詩大雅抑之篇正容止也德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
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
於行詩云慎爾出語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緇熙敬止
道
並去聲○道謂導之也禁謹飭之也皆對民而言慮所終惡其終
或善也猶所敝惡其敝或偏也皆本身而言身正而民從矣詩亦
大雅抑之篇大雅謂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美辭緇熙繼續
也絳光明也止語詞兩引詩皆以明謹慎之義呂氏曰進取於古

也溺陷也而溺人之溺猶引也德謂水也狎猶親也德可狎而勢不可親也費口之勢也煩言之難也閉猶蔽也謂蔽於人情也固陋也可蔽不可慢也所謂可畏非民也蓋近人而易和也費且煩而易出也閉於人而難也三者皆在所察而難親也難親也可敬不可慢也一不慎而皆為所溺矣其矣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之為害而自天子以至庶人宜慎諸此也

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罔覯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古活反兌書作說兵書作戎電音換吉告字之為先舊本作天今從書相去聲○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上篇機弩牙括矢括也機發也尹告太甲言不可顛越厥命以自覆亡當如虞人督機既張必往省其括合於法然後可發也說命傳說告高宗之中篇言口以出辭輕發則起羞甲冑以衛身輕用則起戎衣裳以命有德宜在笥即謂太甲上篇夏都安邑在毫西故曰西邑夏周即國語忠信為則之周言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禮記 緇衣 卷九 幸

引書皆明上文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好上聲雅舊作牙資怨字之下按書則一咨字○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好惡從君也君以民為體者休戚同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皆資乎體之所保故心之所使全亦以體傷詩遠詩也先正猶云先賢言謂教令也教美而上下安也誰秉國成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維下無能字成平也鈞也家父刺尹氏誰秉國成者乃不自主而任羣小以害百姓也君牙周書召厥頑大也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言民以寒暑為怨以示司徒當養民也兩引書皆以民為體之意○此承上章言親民之為重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義不

從或違也承言不倍而言行無類或善或否也承身不正而言此臣事君之失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行上去聲下如字多志之志識同○此則臣有格則身無踰矩而行有類矣志者言行所由出名者言行所由成故死生以之而不可奪也志記也實正也自信而正於人也守勿失也親不厭也畧約也精知其理則執要而行之也君陳周書師虞庶言同則釋以行之引以証實守實親之意也詩曹風鴈鳴也詩作今詩言君子儀度均一引以証言物行格之意也○此與第三章畧同但彼○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弄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好上去聲下如字正呂氏讀如字舊讀為匹非鄉惡也去聲仇詩作逌○毒猶害也君子同道為朋故好其正禮記 緇衣 卷九 幸

小人乃同惡相濟者也則疾正如鸞而毒之矣鄉亦方也猶言必有鄉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也逌匹也言淑女可為君子之善匹而引以証君子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上去聲而輕絕將賢者亦絕之乎是好不堅也富貴而重絕將不賢者亦不絕之乎是惡不著也是為利而已矣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相檢攝者則在威儀而已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以見志不在富貴貧賤之意○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德義雖有私恩於己而不為所留也詩小雅鹿鳴之篇謂人之好我者其示我以大道乎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呂氏曰言君子所好不容私亦不容人之私好於我也○此章言人之好惡○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載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必出於正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載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焉焉曰服之無射射音亦如射所憑以為禮也射厭也言人無車則已必見其載者表裏如一也無衣則已必見其敝者始終如一也言必聞其聲行必

見其成亦如之蓋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故引葛覃之詩以證之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
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疏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
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言也將從而行之行非妄行也將從而行之則言行之難飾可知也故君子寡言而不為飾言以成其信而不為飾行之難飾可知也
也故君子寡言而不為飾言以成其信而不為飾行之難飾可知也
之難欲大其美以要譽小其惡以飾非不得矣謹大雅抑之篇為
治也武公自稱言有玷則難治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美
宣王信有君子之德而誠有大成之業也君與周書周公告召公
書凡以明言行無飾而德之積也方氏曰前文不可行則君子弗
欲納於言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小莖古之遺
教於行之謂子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小莖古之遺

卷九

五

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
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
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易作貞為下論語云作此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策
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亦厭
其無常而不告以所謀也說命商書傳說告高宗之中篇首句惡
德之下書無民字言用人宜有常也次句書云政事惟醇言行政
宜有常也下四句純而書作于言事神宜有常也易前二句恒
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後三句六五爻辭貞固也總言德不恒必
有羞而以剛應柔以剛應柔則吉而男固也故歷引
以証之如此此章言言行之始終亦與第三意畧同
奔喪第三十四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則奔喪
也愚按奔喪有二其一以事他出或奉君命於外凡五
服之屬皆有之其一所處或遠則奔喪以下所時有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

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
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使去聲
同辟避同朝音潮○此言始奔喪之禮也始聞親喪以下通五服
之親而言唯父母以下自父母而言若未得行如奉君命而使事
未竟之類亦通五服而言也方氏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今凶遠
故倍之親喪見星蓋又迫矣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避市朝為
驚衆也以下文齊衰望鄉而哭推至於家人門左自西階墮東
之望國而哭亦自父母而言與
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後
帶反位鄉去聲○此下七節歷言奔喪至家之禮而此三節首言
帶反位父喪至家之禮也禮親喪升降不由阼階今奔喪至家人
門左自西階禮如之也禮親始死升棺小斂畢乃括髮今即括
髮袒明至家時已斂也禮始死子位於牀東已殯位於堂下今降
自西階而即位堂下之東明在殯後也禮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
乃絞垂今在堂下當序牆之東掩襲其袒加之要經而絞帶以反
位明非散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

卷九

卑

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聲○
則就賓位而拜之拜竟復位成踊送賓畢而復位今不詳有文也
賓或後至其節並如初皆出門則禮畢矣次者中門外廡次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
皆如初又哭謂至家後明日之朝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必又哭
不言五哭畢者象小斂大斂時也三哭謂三哭之明日成服之後
蓋亦朝夕哭與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其餘之服
屬即下文齊衰以下也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
也此節承上以起下也
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
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免音問下同○此節通言奔喪以下喪至家之禮也但於中庭
北面而哭則不升自西階墮東而哭也首加免要加麻經明
不括髮袒而襲經及免經也然後即位袒明不袒而即位也主
人為奔喪者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其男婦待此奔喪者皆不變

卷九

四

以下喪不及殯之禮也

卷九

四

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

人出送奠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
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承上文之意而言奠之外雖無哭而爲
奠即行不爲位若以位事不即行初不爲位以行哭禮而爲位
以下喪則反是矣若有使事不即行初不爲位以行哭禮而爲位
無使事而不得即行則自爲位以哭此乃其爲位之異也至於親
喪不及殯與未殯行之哭數皆至五日乃卒而哭之異也至於
之哭數彼已至家故其哭數止計朝哭不計夕哭而哭以五日卒
以故未即行而爲位於外則將事畢而奔喪矣故初聞喪一
哭并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三哭又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五哭通計
也凡有賓必有至時無喪至則哭數之異也主人即謂聞喪之人
亦謂處外同有服之人故禮畢成服之屬皆在喪家也末云若
所爲位者家遠則成服而往者此申上文之詞也蓋聞齊衰以下
之喪其爲位而哭有二禮道近則爲位哭不待成服而往雜記未
往此所言之是也必言此於上文成服之後者上文爲位而哭至
於成服拜賓疑聞齊衰以下喪者皆然故言若道遠則成服而往

卷九

喪

以別於道近則不待成服而往也○註曰聞齊衰以下喪爲位而
哭者謂無君事又無他故其身不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聞
親喪不爲位其哭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喪更爲位而哭皆可
行乃行三日備五哭而止爲將奔喪矣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
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恩按經文及註自爲位哭以至成
服拜賓皆聞命未即奔喪之禮而陳註乃謂主人衆至人皆謂喪
家之主自奔喪既至而言也夫經文自爲位至成服皆相連說
下凡註入三日五哭接爲位哭之文而明日成服接三日五哭其
後有賓接明日成服文皆甚明乎且考前文齊衰以下喪既至
其於此文不得不得不得復亂至此亦明矣其義德在末明爲位者
亦主入之稱同處外者皆在末明爲位者之義也齊衰望鄉而哭大
成服故遂歷背經傳而失其義也學者詳之齊衰望鄉而哭大
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此又備言齊衰以下
功望鄉而哭者疏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
也不言斬衰者首條望其國境而哭是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
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推言哭

之禮也父母妻之黨誼謂族類無服者其哭皆所謂一哭而已不
痛不爲位者也按遠遺哭母黨亦於廟而此於寢者皇氏云母存
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也禮弓師言哭諸寢而此云凡爲位不
於廟者沈氏云師事由父者哭諸廟由已者哭諸寢也凡爲位不
奠此又申中凡爲位之禮也鄭氏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奠此下二節言聞至喪未奔而爲位以哭之禮也九九大夫哭諸侯
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放此大夫哭諸侯
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
位而哭大夫哭諸侯諸卿哭諸君也凡爲位者壹袒此復
爲位之禮也查袒謂爲位之日袒明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
日則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三袒也此言奔弔所知者之禮也出墓
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此言奔弔所知者之禮也出墓
情雖由於死者禮則施於生者也於家於墓皆爲之成踊而凡喪
於時主人西鄉而踊弔者北面而踊皆主先而賓從之也凡喪
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

卷九

喪

主之此則言至喪之禮也言父在而子有妻若子之喪則父主之
各主之而兄弟不相親矣惟同是父母之喪則長子爲主同是兄
弟之喪則長者爲主此蓋其親同則然亦統之之意也若從父母
從兄弟之喪彼自稱親者而已不與人同親則彼親者聞遠兄弟
自主之已難長不得更爲之主矣亦不相親之意也聞遠兄弟
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此言聞遠兄弟
兄弟謂小功總麻之兄弟其聞喪在本服月日之外於禮不得脫
服而初聞亦必免袒成踊以屬親故也但拜賓從吉拜而左手在
上則仍不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句此
稅之意耳無服者之喪之禮也禮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是嫂叔無服而
爲位也經孫爲父之姑總麻緣則降而無服而哭之亦爲位是婦
人降而無服而爲位也麻者謂弔服而加總之環經也蓋爲婦與
已嫁也故無服爲嫂與父之姑也故爲位也故無服而麻
妻則否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凡奔喪有大
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此謂士奔喪而大夫

喪始至方祖括髮於堂上而大夫適來弔則士不俟已之成副
襲衾而即拜之若士來弔則俟襲衾而始拜之矣尊大夫故也

禮記卷之十

卷九

聖

禮記卷之十

姜兆錫章義

問喪第三十五 篇中凡入節內四節設問以明喪義故以名篇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
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
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跣
斯讀為雞跣之誤也跣先上聲扱初洽反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
○雞之為雞謂骨并也斯之為雞謂雞髮也親始死子去冠惟
留雞冠也徒跣也無履而赤跣也深衣前襟曰上衽恐雞冠踐
故扱於帶又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以飲厚以食
也此言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
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墮牆然悲哀痛疾
禮記問喪 卷十
之至也 禮門上聲○哭踊本有數此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下
擊拊也即下所謂時也爵踊似爵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聲也此言斂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
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
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
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
見也亡矣喪矣不可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
愴焉悵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辟音闕上上聲喪去聲悵扶又
反愴慨同○望望瞻望之意汲
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彿也謂恍
惚惺惺也此因斂而言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
反也成殯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
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

苦也此言墓後以至喪終也

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

也。故曰：三月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月而不生，亦不

之心亦益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

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圖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家室之計謂資財之用
或問曰冠者不肉御何也曰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

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

王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

之至也。病音固。免而袒袒而踊禮之次也。疾則廢禮。

卷下

祖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

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

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免者雖去冠猶嫌於不冠

子之總考之可也禮童子不總以其不能哀疎遠也而

子不杖亦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并爲之杖則其免益

冠者之免曰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直

也爲母削杖削杖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

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

啟也堂上不杖辟尊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

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

天竹爲之削杖方以象地桐爲之或曰

杖扶病恐其感尊者故也事莫遽於喪

杖以總巾之

篇內喪服章相類者服問者蓋緣有人

首引傳四條爲一章次引傳凡十五條

第六章

妻爲其皇姑何乃權內並去聲○杜師曰者方氏謂此釋大傳服

爲其母練冠麻衣緋緣既葬除之既沒

諸侯存沒而爲皇姑期夫公子厭於君

婦尊之與女君同也。有從重而輕爲妻。

11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

從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其母之外家是

子姑之子者喪服小記凡夫服小功妻

外祖父母及從母皆小功之服凡小功

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

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蓋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而無服也。○此章論公子夫婦之從服。

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

而亦舊傳所說也母死之母謂繼母其

喪既窆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承上章亦傳文也下章放此期葬同○此言三年喪之練後當期喪窆後之變服也禮三年喪之遺喪其變服有三節在三年之喪既葬而遺期之初喪則以期之麻帶易三年之葛帶以其時三年之麻經自留在首而期之麻帶又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雖易新麻亦正以包舊葛故易之耳問傳篇所謂重者特輕者包是也此第一節也至三年之喪既練而遺期之初喪則一以新麻易之雜記所謂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可推矣此又一節也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明喪亦既葬則期喪亦當易麻帶爲葛帶之時矣以麻葛言之未葬得以新麻易舊葛而既葬則不得以新葛厭舊葛以大小言之未葬得以麻同包舊葛而既葬更不得以小葛包大葛故前此雖盡變三年喪之服今復反服三年喪之故葛帶而推經期之麻經以服其功衰也名功衰者三年喪之練衰其升數與大功同故也此又一節也此皆男子之制若婦人蓋經三年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年之故葛經而帶期之麻帶與

也此言三年之練後當大功之喪後亦反服三年之故葛帶而經也大功之麻經也若遭小功之喪則不以輕累重而未葬以前本

禮記 服問 卷十 四

四

無變於前服矣。又何反故服之可言乎。言小功無變則總可知矣。詳見下文。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本謂根也。大功以上之喪其經帶留麻根爲之。皆謂之重服。故大功初喪得以麻帶變三年之葛。帶言變三年之葛則期葛之得變又不待言矣。此申上文。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大功亦如之之義也。斷首短夫上聲。○麻所謂操麻斷猶去也。小功以下喪添麻斷本皆謂之輕服。故其喪不得變三年之葛。帶卽藝後當三年喪之練後亦不得經。小功以下之麻經也。但其喪有事於免則亦加小功以下之經而免後則脫去之耳。此蓋每當經必經而既經則去。小功不易喪之非一事爲然也。此申上文小功以下無變之義也。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音退下同。○易猶變也。又承上文言小功以下不變三年既練之冠。惟當免時則首暫經其總與小功之麻經而要白因其三年之葛帶凡所謂無變者如此是雖總於小功小功於大功其本服輒亦不相爲變矣。况總小功之麻而得變三年之葛帶哉。稅亦變也。方氏謂以此易彼之義。麻惟有本者得變而

稅耳。則漚麻斷本者豈可變乎。此又申上文麻之
 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而漚麻斷本者無變之意也。葛長中變三年
 之葛終葛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
 殯則否。長上聲。○算數也。凡本服期之長。殯中殯男子則爲之降
 爲之降服。大功婦人則爲之小功。本服大功之喪。殯中殯男子則
 此之殯皆得以其麻帶變三年之葛。帶直至終竟。殯服之月數。乃
 還服三年之故。葛帶此不是重此麻也。以殯服由重降輕。其服自
 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故也。下殯則年功而不
 變矣。凡十一耳。然上文云麻之南本者變三年之葛。若今降小功
 八歲至年十六至十九爲上殯。十二至十五爲中殯。而下殯則年
 總之殯麻既無木徒以無卒哭之稅而變故云。非重麻也。至齊衰
 之下殯降在小功者。麻亦有本。喪服小記下殯小功帶漚麻不絕
 本是也。其麻既有本則下殯亦得變三年之葛。又未
 可執一以例耳。○此章論五服之喪相遭之變服。
 ○君爲天子
 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君謂諸侯也。外宗謂君外親之婦也。
 疏曰。外宗爲君服期。諸侯夫人爲天
 子亦如之也。世子不爲天子服。疏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故遠嫌
 禮記 服問 卷十 五

五

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晉泰始嫡通下並同。夫人妻者夫人爲君適妻故謙稱也。大子君之適子。御世子也。適婦其妻也。三者皆正適。故君主其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註曰：國君斬爲小君及大子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騶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乘去聲。○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羣臣無服。儀禮喪服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臣服未之聞也。近臣謂寺之屬僕騶車者。騶乘車古也。惟此等人從君而服。君緦亦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錫衰見雜記上。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事出亦如之。若當大斂及殯。并將塋。故殯則身爲其妻往。則服之錫衰首弁經也。大夫相爲亦兼居出當事而言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又言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不錫衰以居而往。臨其喪亦得服之。但以他事出則不服也。○此章言上下內外相爲之服。○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此篇設問以明五服之重
輕而三年為重故以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所以飾慕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飲苦枕

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而弗可損

益之制定矣弗可損者無過也弗可益者無不及也無過不及所

謂大中無易之道以治親疏貴賤之節而為之喪紀也喪莫重於

斬衰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兼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

列五服而首自重者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

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短後同○二十五月而畢據大祥除服而言也蓋再期而大祥為

二十四月計所歷為二十五月又聞一月而後禭祭復吉實為二

十七月也斷猶除也既練先除其重既祥乃并除其輕也復之言

還也先王禮以平哀而生乃還矣此先惠有已有節之制以明無

禮記三年問 卷十

可益之義而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起下文也

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

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

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

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據平聲踴躍音踴踴音踴踴

聲○此承上文未盡未忘之情以明弗可損之意也此三年者特

先王為之節耳若論情則鳥獸且傷而況人乎是雖三年猶未盡

忘而至死而損之哉將由夫忠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

扶與平聲下節並同音音音音○忠猶害也邪淫害性如疾

痛害身也其為人不知所本所以鳥獸不若而羣居犯亂於此作

五月而畢若朝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修飾即飾葬之飾

有以申弗可益之意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

文理則釋之矣中者所謂弗可損益而無易之道也賢者俯而就

死夕忘而鳥獸之不若矣先王立制如此蓋無分君子小人然則

豈皆使之遵禮節以成文理此憂世立教之心於是釋也

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

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

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

弗及也期者同更平聲○何以至期是問親喪降至於期之意如

喪也言三年喪既練則男子除婦人除帶有時更始之象以

見親喪以此降期亦以義起也焉諸詞也又問既以期斷何以三

年故復答以孝子加厚於親而陪之之意也由九月以下謂大功

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之屬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

禮記三年問 卷十

不及期皆過殺也不正言期者言降服之期則正服故三年以為

義服之期可知矣此因三年之喪而明五服之制也故三年以為

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開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

則於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去聲開平聲○此總申

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也取象於天天道有盈虧也取法於地地

道有高下也取則於人人道有親疏也和謂情之睦壹謂禮之肅

蓋相與羣居而情和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

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

千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至文

文成文理而言至隆本加隆而言未知所由來極形其與天地相

始終之意也達論語作通觀喪自天子下達故云通喪此又特申

三年喪之制之義也馬氏曰期之喪達于大夫三年之喪達于

天子然則世衰道微宰我學於聖門猶曰期可已矣禮之所載三

年問者豈時人疑此為重與故曰凡天地間有血氣之屬至於鳥

獸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則為此者蓋亦有為而作也

容。此結上文以巾篇首規矩繩權衡之義也。衿廣二尺二寸從格漸圓殺以至袪廣纔尺二寸故其間如規也。衿交領也衣領相

敢辭主人曰往矣勿忘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請以樂賓曰子自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

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故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
從奉上聲哨七等反樂音洛○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
刻木爲之上有圖如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亦獸名皆
哨口不正也蓋謀辭樂賓謂與賓爲歡樂也既賜謂既受賜也賓
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昨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旋同辟還
同○拜受謂將受矢而拜也般還辟之已拜受矢進卽兩極開退
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反位揖賓就進卽就也兩極開投壺之地進投壺之席位昨階之
人於昨階受而送之於是主人進就極開以視司射進度壺句開
投壺之處復反位西向揖賓以就南向之席也
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而執八算與度音饒○度猶量也司射於
筵前量度而置於筵之南也開猶空也投壺有三日中則於筵日
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室中執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
中大廣矢長九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
者三尺六寸壺則不計矢之長短皆使去賓至之席各二矢半也
禮記投壺

卷十

七

位西階之位也度壺畢反位取中以進而設之也其卽馬也始釋
曰算既立曰馬賓主各四矢算如其數乃於中西東面執算而起
以告於請賓曰願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
賓主也請賓曰願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此必
飲爲並主聲○願投以下八句告賓之詞也此類也釋算也凡
投壺以矢未入者爲願乃名爲入又賓主更投而不可比投若
不願而比皆不名爲入而不爲釋算或言人或言釋互文也正爵
所謂正禮之爵也既行謂飲不勝者已致其罰矣改算名馬者成
武之意也凡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勝則立馬以表勝禮以三馬
爲成若勝未得二而止得二卽飲取劣耦之一以從勝耦而
爲三凡此三馬已立因又兩酒於此多馬者命弦者曰請奏理首
以鼓其慶也此皆告賓之詞其告主人亦然命弦者曰請奏理首
開若一大師曰請開去聲大音泰○此司射命奏樂章以爲前也
作止所開其節均平如一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
師樂官之長命卑而對衆禮也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
射坐而釋一算焉於音緩○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禮也左右告
射坐而釋一算焉於音緩○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禮也左右告

賓居右司射東而面立左右告以矢具請更迭而
投於是左有投人者司射乃跪而釋一算於地
於左此承上言釋算之位也於右在司射之
東西言者不問也賓當於右卽儀禮所
上射於右至堂於左卽所謂下射於左
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
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上聲純音全奇音羅○
數算之法也卒終也左謂至右謂至始告賓主之詞也二算合
爲一純純猶全也取謂於地上取之也算不滿純爲奇奇猶隻也
以奇算告謂執其餘算以告也此數算之法也曰告詞也賢猶勝
也某賢於某或左賢於右或右賢於左也若干純者若偶數則數
也鈞等也左右鈞則無賢否矣此終以算告賓主之詞也
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飲
而去聲○此行觴酌之禮也酌者勝者之弟子也命則司射命之
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饌解升酌坐而奠於豐上也灌
禮記投壺

卷十

五

猶飲也其不勝而當飲者跪取奉飲而曰賜灌蓋賜而爲尊也
之詞而其勝者亦跪而曰敬養則雖行酌爵而猶尊敬以答之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
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此行慶禮之禮也直
立馬其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而一馬從二馬以助勝者而爲樂
也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此司射請詞由是正爵既畢司射卽請徹
去其馬而飲無算爵也○鄭氏曰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
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子弟無豐○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
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三
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
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扶作膚爲去聲去上聲○坐謂坐土之
矢爲籌蓋以度壺而名與扶爲膚者側手四指爲膚廣四寸也呂
氏曰柘棘心實其材堅重也母去其皮質而巳此中言壺矢之屬
也○曾令弟子辭曰毋慙毋教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辭

卷十

来

之者互文也。

同異而篇名
謂之儒行解

永長居宋冠

牽

十

此外

者義有厚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巖而
翹之又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
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家語作上下弗知
處作然義則別與招其君之招同舉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
心之非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澡身浴德以正己也陳言而伏
入告嘉謀而順於外也方氏曰靜而正之德也巖而翹之明
告之也正之或不與然後翹之然亦緩而不急焉也行不必臨深
相形然後顯其高文不必加少相益然後成其多德見重故不輕
志常貞故不沮與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所可非不必異乎已
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武王亂不退避若孔子歷聘於諸侯 儒有慎靜而向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
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服猶行也博學知服博
砥厲廉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十條爲錙八兩爲銖言視之輕
也規規度爲作爲也起結各二句爲綱中四句爲目慎靜強毅皆
禮記 儒行 卷十 子

謹嚴之意尚寬與人則自其和平者言博學近文章 儒有合志同
皆廣大之意知服砥厲廉隅則自其切近者言也 儒有合志同
方管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其行
本方立義 句 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行去聲○合志
以所行言方猶術也並立謂位相等同人不相見謂地相隔本方者
處得正立義者行得宜同即同方同術之同不同而退則其非苟
同益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讓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
明矣 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
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
有如此者孫去聲○本謂根本也地猶賈地也作發舒之意能動
於事者言之也仁包四德兼自行故終以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
充訕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閑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

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項音員義初郭反訓音屈思魂去聲果去
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刺刈充者擊氣之盈謂者各氣之戰貧而
樂故不隕穫富而人故不充訕也愚辱累係謂病也此專言不
爲貧困而干上也命謂自命方氏曰無窮者之行爲儒 孔子至舍
者之服無資盜名故命儒也妄而常爲人所詬病也 孔子至舍
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行
登○館即舍也館之謂公就其館而見之也按家語篇首公以幣
迎孔子於衛既至公館焉公曰作陪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問而
孔子對之如此篇末因結云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
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蓋家語通敘其始終而此總敘其始
終於末也舊謂既至舍而又稱館之者其食以致養具官以治事
也失之矣敬爲義誤文也下無曰字脫文也○李氏曰儒行非孔
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象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自意
重親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
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挫其若此豈
所謂孔子者哉愚按篇中述聖人之言詞氣多過蓋記者之失也
快其語意蓋多矣此亦其類也 禮記 儒行 卷十 子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

冠義第四十三 此篇儀禮士冠禮之義也按家語有冠義

之冠義及此冠義篇蓋析家語一篇之文而彼此互言之
也自此以下冠昏射聘諸義今儀禮記亦皆載其文或謂
傳儀禮者實爲此義而記家引之爲篇或又謂記家有是
諸篇而後人引附儀禮蓋不可考其詳矣呂氏曰冠昏鄉
射燕聘天下之達禮儀禮謂之禮者禮之經禮記謂之義
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餘見喪服小記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
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而長幼
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
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冠
冠○必服備而行乃備蓋服以章德也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也如是則德之施於人者無不當矣

而正君臣親父子長幼
為大故又以三者約之也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
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筮日以求吉筮賓以擇賢也
所以為國也故為國本此以上總明其義也
○方氏曰古者大事用
卜小事用筮聖王重冠而止用筮者凡事始為小終為大冠為禮
之始聖王重始而巳正喪祭禮
終之類則為大事而巳矣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
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於君遂以摯見
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加有成之加嘉同○此乃析言其
義也昨者謂昨階下之東序也禮
主人并立於阼之東序升立於序端贊者筮於東序而將冠者即
筮而冠是也若明也昨乃主位而父老則傳之子故冠於其位以
明其代也客位謂戶西南而之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始加緇布
冠耳加皮弁終加爵弁為三加嘉之言與也冠雖於主位又以三
加彌尊待賓而成人之行故醮於客位而與之也不名而字亦
示優之義母與兄弟皆拜之者石梁王氏曰適長子代父承祖與

禮記 冠義 卷十

三

祖為正體故禮異於衆子也玄冠玄端士之齊服也謂雖也鄉先
生鄉之致化或謂德與高者擊見於君以下凡以重其成人也○
疏曰儀禮冠於阼醮於客位適長則然若庶子不著代則冠於房
外遂因醮焉葉氏曰母兄弟禮拜而不及父父不可屈也摯見卿
大夫鄉先生而必先君君不可後也愚按拜子一係以母兄與為
禮推之則王氏葉氏之說為合而疏乃謂子冠以酒脯奠廟今持
奠以見母蓋拜奠非拜子也如其說蓋重其祖廟之莫耳然考冠
禮凡醮醮之屬皆以禮子其祭乃祭食之禮非以祭祖且所奠者
醮而所持乃脯也則拜奠非拜子之說似屬實曲而所謂拜受拜
送乃正重其與祖為正體而加禮之也其義不可易矣學者詳之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與治並平聲○
此以下又總申其義也切言之為兄弟廣言之為老少即前長幼
包之矣禮以文質行以事義嘉事謂嘉禮呂氏曰所謂成人者

非謂其體異童稚也必知四者之禮行而孝弟忠
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責諸人故可以治人
是故古者重冠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
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先也
重夫禮尊也呂氏曰古者
人筮凡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
者親策命於廟策禮既成則廟凡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而冠
禮尤人道之始故以為重事而尊之也孝子事
親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此其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此釋儀禮士昏禮之義也當合郊特牲篇
昏為期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
受之以貴昏禮者受貴之義也天下之情敬則克終苟則
易離貴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
苟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
之此總明昏禮事上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
之繼下之大義也

禮記 昏義 卷十

三

筮凡於廟而拜迎於廟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重慎正昏
禮也此歷舉六禮之五以明敬之義也主人謂女氏至人也雖女
氏猶拜迎揖入而聽命於祖廟况婿氏之主人乎蓋極言其
重也方氏曰納采者納雁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之名氏也
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其家也納徵者納幣以為聘也請期者請
昏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名氏在彼故首納采次問名名氏已達
則神謀決之故又次納吉人神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
以期之故又次親醮丁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筮
其序如此
凡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
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巹而醺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上並
去聲音謹醺音孕○此特舉六禮之一以明親之義也食醺也
程子曰醺醺取其不與也朱子曰取其醺醺陽往來之義也疏
曰醺醺也則一飽為醺也朱子曰取其醺醺陽往來之義也疏
酒而演安其義○方氏曰說迎必燕而命之非重子也重禮而已

御車所以爲尊投綬所以爲安輪三周者取奇偶之數成也既三
周則御諸代之矣共牢則不異姓合卺則不異得合者有合體之
義共牢有同食之義合卺則不異得合者有合體之
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
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
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
禮之大體也別音龍朝音潮○此因敬愛之義而推言其所繫者
鄉飲酒禮八者之屬並見儀禮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
君臣上下故歷舉諸禮之用而總言禮之大體以結之 夙興婦
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箕棗段脩以見贊醴婦
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持豚饋舅婦順也厥明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

禮記 昏義

卷十

去聲

著代也○見音現拜音煩○此以下皆申言敬之意也實正也昏之
棄栗段脩也按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
拜栗段脩於房外南面舅又執段脩進拜於姑此爲贊見婦之禮
見說婦於房外南面舅又執段脩進拜於姑此爲贊見婦之禮
上拜送又拜薦脯醢此爲贊醴婦之禮婦乃升席左執脯右祭
醢訖以祭醢之左肱薦之舅舅右肱薦之姑此婦饋之禮見舅姑故
以禮言饋舅姑故以饋言也既明昏之義又明日也席室外戶內
舅於阼階婦於西階拜受婦依畢離舅依畢離婦婦飲畢
復酢姑姑莫不舉此餐婦一獻之禮降階各盡燕饗也舅姑在阼
階而反降自西階在西階而反降自阼亦明其代爲主也○方氏
曰昨者主之之階也于代父將焉至於外婦代姑將焉成婦禮明
至於內故其禮與冠禮同石梁王氏曰此皆謂家婦也 成婦禮明
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
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
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當委積
去聲積

音悉○方氏曰舅姑言順室人言和者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
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也愚按和順實說言之皆和也成
事者守統言之皆理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
官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魚
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先去聲芼音冒○祖廟未毀解見文
祖廟也教者使女師教之也未毀而有服則於君爲親戚教於公
官既毀而無服則於君爲疏故教于宗子之家德謂貞順言謂辭
今容謂婉婉功謂經經麻祭者祭其所出之祖 古者天子后立六官
祭以魚牲蘋藻皆水物從陰類也芼烹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官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
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
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

禮記 昏義

卷十

去聲

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此以下又
以極言其義之大也六官周禮天地四時之官也周禮無三公蓋
以六官之卿攝之而已九卿謂三公與六卿也先六官而後六官
者本昏禮而言亦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舊引方氏說謂三
公與六卿謂之九卿夫三公自三公九卿自九卿也嬪御當夕之
謂三夫人與六官爲九嬪乎其率甚矣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
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
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
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
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趙通見音現爲去聲○鄭氏曰適
之言貴也故陽稱其德也朱子曰

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干戈狀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當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道猶父也故其卒天下為服斬衰為父母服者報其恩也為王與后服者報其義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此釋儀禮鄉飲酒之義也呂氏曰鄉

註謂周禮三年大比與賢能則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共衆寡以其禮禮賓之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亦行其禮其州長習射及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皆以屬民而飲於序則此蓋飲於鄉之達禮也然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亦其意也但其禮或較畧矣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揭解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

禮記 鄉飲酒義 卷十

義

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遠去聲○此總明其尊讓潔敬之義也庠學名鄉曰庠州黨曰序主人疏謂鄉人夫也鄉爵也三揖三讓見聘義但在學與在廟異耳盥洗揭解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以揚之也拜至者賓至升堂主人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受者賓受爵而拜送者主人送爵而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也拜受者賓受爵而拜送者主人送爵而拜既者賓既卒爵而又拜也鄉人疏謂即卿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按疏謂士為州長黨正蓋指侯國而言若王朝則卿大夫為士也其謂主人為卿大夫者尊於房戶之間亦水鄉而言若州則黨正又州長黨正為主矣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立酒實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其上下供同○此以下備即其儀物及其人與地以

明之也房即謂東房也共之者設奠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也供之者供於賓也右謂西也北而設尊而設酒在尊西也樂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也○儀禮鄉飲酒注曰凡設尊之法隨尊皆於隱處不共質也故士冠禮鄉飲酒注曰凡醴皆設在房內也酒尊皆於顯處示其文也故鄉飲酒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設在房戶之間也燕禮大射禮設尊在東楹西者若尊大惠也思按儀禮注以質文相對為言用醴故質用酒故文也此則以非賓主者與賓主相對為言用醴以禮子若婦而已故在房此用酒則主賓相為禮也賓主象天地也介俛象陰陽也三矣故在房戶之間而不在房也

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儀音遵○陰陽即後言日月也三光謂三大辰也名見爾雅之也立主象地以養之也陰陽輔天地者也介輔賓俛輔主象之三光亦輔天者也三賓為衆賓之長其輔賓亦象之劉氏曰月本望後生魄然明盛則魄不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方東出朔後三日之朝月將西墜則明讓魄而魄乃可見矣故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四面見下文謂賓主介俛之坐象春天地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俛有與入之義各從其類也

禮記 鄉飲酒義 卷十

義

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俛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者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至尊其德仁之道也賓讓其禮義之道也聖通明也謂於禮義通賈明也聖讓其制由是敬天理之體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質理故曰得於身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主於尊賓而己若賓主正對則兼主於敬主於敬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賓之義雖四時之生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禮者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禮得於身之謂德也

學乎道術而後禮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祭薦祭酒敬禮
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祭薦祭酒敬禮
也膾脰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
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饌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
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
讓而不爭矣禮記注疏卷之六禮記注疏卷之六曰主人獻賓賓即
乃祖上取肺於此此謂賓主之禮也又飲主人酒人啐於口此
此賓成主之禮也席末謂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膾脰嘗在席
中惟啐酒在席末又賓肺先祭酒後此各取便文言之耳祭薦祭
酒膾脰嘗以表敬故在席中啐酒以入口故在席末在席中是貴
禮在席末是賤財啐始入口猶在席末卒饌則觴中之實盡矣故
遠在席末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
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禮記 鄉飲酒義

卷十

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出
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
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孝弟之行立矣者孝弟之行立矣者孝弟之行立矣者孝弟之行立矣者
之孝當作教。生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陳設豆當數此
十年但加一豆蓋正屬民飲酒正商位之禮而非賓與賢能之
飲與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孔子曰吾觀諸鄉而知王道之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合諸鄉射也又引聖言以見鄉飲之主人親
速賓及介而
易易也。係於王道而下七節備明其義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
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
矣。別音離。連謂卿大夫召諸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
也貴謂卿大夫也。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
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陞
殺之義辨矣。省生上聲殺去聲。降陞謂降賓而殺介及眾賓也
方氏曰王酌賓為樂賓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此

施於主賓之禮至於介則省酬至於眾賓則惟
升而受爵生祭酒立飲酒而已故又省酢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
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句 一人揚觴乃立司正焉知其能知樂而不流也問去聲和樂之
堂下也升升堂上也謂鼓瑟之工入升堂上歌鹿鳴四牡皇皇
華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於是工入堂上歌南陔白
華華黍三篇既終則主人又酌以獻工也問者代也謂堂上與堂下
代作堂上先鼓瑟歌鹿鳴則堂下笙南陔白華一終次堂上歌南
嘉魚堂下笙南陔白華一終又次堂上歌南有臺堂下笙南有臺
三終也合樂謂堂上工歌瑟笙並作歌關雎以鶴鳴合之歌易
以采芣之歌卷耳以采芣合之也告者告樂正以告於賓也
樂備工出則主人之吏一人舉觴以獻酬主人乃更立司正以
相其禮也獻酬歌樂是
和樂立司正則不流矣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
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浩齊曰前言介無酬眾賓
酬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者歌後行旅酬時也沃洗者降說屨升堂
濯濯之人也必以齒是弟長自貴至賤則無遺矣 降說屨升堂
禮記 鄉飲酒義

禮記 鄉飲酒義

卷十

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
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脫同莫暮同。浩齊曰前此皆立
舉爵無數是安燕也禮朝以聽政而政畢始鄉飲是不廢朝夕以
修事而飲畢猶治事是不廢夕雖至於終賓主猶無飲禮豈若一
國若狂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親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矣行去聲。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
象地設介俾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
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此以下又申上文之屬
禮莫先於賓主立賓主者無也次立介俾也次又立三賓者
參也政教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為本也不言象陰陽而
言象日月者前言其無此言其體陰陽在 烹鉶於東方祖陽氣之發
東北象日始出介在西南象月生明也

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而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飲

民不忘本也神猶法也洗謂盥也四方皆有海神左

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清源曰盛德以養生故以養

萬物故陽氣發於東方而地勢也清源曰盛德以養生故以養

水在其東有左海之義也清源曰盛德以養生故以養

必南鄉鄉去聲下同此下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蠡也產萬物者

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

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

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俯藏也慈孝通也

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產萬物者聖也大也長養則大故爲

仁也繁敬縮之貌察厥明之意大以夏時之長養而爲仁則飲以

秋時之嚴明而爲義矣中謂物畜於中藏謂德而爲仁則飲以

也聖知本藏於冬而發於春仁育本見於春而大於夏蓋亦貞下

禮記 鄉飲酒義 卷十 三

起元而四德五爲表裏始終之意與天子處北而南 介必東鄉介

故有四德之象而凡居上臨民者亦皆體此意也

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蠡也產萬物者也至

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此八句當在賓必南鄉之下合爲一節呂

也介閒也坐賓主之間以閒之也方氏曰飲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食主人所造產有萬物之家所以居東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

大參也 三賓亦三卿之意故爲政本參即參之以三光之參方氏

治者家歲之三月以成時者日知士惟月此之謂也嫌三賓不足

射義第四十六 此釋儀禮鄉射大射諸禮之美也按易繫

下蓋取諸睽睽而虞書云侯以明之乃取射以觀德之義諸

侯之射爲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爲鄉射其以觀德行則一

也餘見喪服 小記及冠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

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 詩曰言別禽卑老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曰射者男

而爲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也思按此節與燕義首節互相錯

簡燕義之首古者周天子之官館當冠於此篇之首而此節當冠

於燕義與鄉飲酒義二篇之首其各爲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

可以觀德行矣 中行並去聲此首言容體比於禮也中禮而後

失也固故射可以觀德行也 鄭註曰內志正外體直而後持弓

有德者也正鵠之名由此出也疏曰射的謂之正鵠者正之言

禮記 射義 卷十 三

正也欲明射者志之正也鵠者直也欲使射者體之直也是正鵠

之名出自射者也呂氏曰禮射必比耦耦有上耦下耦皆執弓挾

矢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進也當階及階當

物及物皆揖退亦如之其取矢也始進揖當揖取矢揖既取矢

揖退揖將進者又揖其卒射而飲也勝者退揖退揖張弓不勝者

襲說決拾拾加弛弓其升飲又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

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以使人難行哉亦以善養人而

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

無所不至而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

於無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

莊內外交修則發乎中而中則一其也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樂於

義理久於恭敬則志不分然後得之 其節天子以賜侯爲節諸侯

以貳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賜侯者樂官備

也貳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

禮記射義

卷十

義

聲○此中前文審固之義也。釋尊也。舍止也。導其所志則中。故曰所當止。如父志於慈而止慈。子志於孝而止孝之類是也。故曰為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二節又承上申射侯之義也。鵠者侯中之的也。周禮司裘註云。侯下。謂虎熊豹麋之皮爲飾。又方制之爲準的。著於侯中。謂之鵠。侯鵠小鳥難中。故取名焉。也以爲父鵠。謂以射鵠爲父之鵠也。餘放此。得爲諸侯。謂有慶不得爲諸侯。謂有讓。○方氏曰。鵠一也。而父。子君臣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是之謂各鵠。已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四者人之大倫。言射爲諸侯者。人臣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亦由射而得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此等語當善會。書謂康誥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習之能又如何。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官。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慶以地進爵。紕地是也。射官即學官又試之也。慶讓謂文謂君有慶君有讓是也。進言紕地也。故男子生乘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飯上聲。食音嗣。○此又承上申男子之事之義也。穀祿也。其母食之也。故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已而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義見孟子此亦中前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此語最讓而記揖讓而升爲句。按朱義尤該宜從之。○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進退周旋必中禮之義也。鄭註曰。飲射則爵亦揖讓而升降也。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射禮進三揖而後升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族家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爵飲也。蓋君子恭遜

禮記燕義

卷十

義

不與人爭。惟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雖容揖讓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中。去聲。○此復引孔子與詩之言。以申此於禮樂而能中之義也。邪。特性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手言其難也。苟循節發矢而無有失。唯賢者中。和正直乃能之。而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篇。賢者中。言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不。敢當養禮也。蓋亦以見其周旋中禮之義也。燕義第四十七。鄉飲酒禮。燕禮篇之義也。蓋鄉飲酒行於大夫之屬。而賢能者老之。屬與之行於朝者。至以諸侯而卿大夫之屬與之。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禮記燕義。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治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上辛。宗周禮作。之大音。泰弗正之。正音征。○庶子官。即周禮夏官。諸子之職也。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作。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庶子者。嫡長以下。凡嫡子。妾子之總稱。庶之。諸侯亦衆也。倅。訓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亦謂之。倅。子。而其倅。子。於諸侯卿大夫士。有訓戒之義。故又謂之倅也。戒。令。謂所以征伐教治。謂之倅也。倅。等者。貴處之。等。國子。雖未命。父。而。其。等。也。位。者。上下之位。朝廷位。以。爵。學。校。位。以。齒。也。大事。即。周。禮。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百。人。爲。卒。伍。人。爲。伍。司。馬。弗。正。以。統。於。太。子。故。也。凡。國。之。政。事。如。刑。禮。宿。衛。守。固。之。類。皆。謂。之。游。卒。無。職。事。者。之。材。而。已。合。之。言。聚。也。春。則。聚。太。學。而。教。之。學。秋。則。聚。射。官。而。教。之。射。凡。以。考。其。道。藝。而。爲。之。進。退。也。○呂氏曰。燕禮。王人獻黃子於

階之上又賓則庶子執燭於阼階故此篇因陳庶子官而并明所以建官之義愚按呂說似核然文義終不甚協按此節與射義篇首古者諸侯之制節篇簡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面鄉賓卿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大夫而言也居主位則對賓位爲主賓矣莫設賓主飲酒之禮也敢適之義則明其爲主賓而不純於至賓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末爲字去聲此及下節中上文爲主賓主膳食之官以君尊莫敢抗禮使代以獻賓而爲至此以曲全其尊爲賓而無所疑此又以曲全其尊也若大夫位卑雖暫曰疑又曰嫌者疑未至於嫌也特明嫌之義而已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

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賓入中庭賓而專言賓也舉旅於賓兼大夫士而統言賓也蓋先是宰夫爲君行爵於賓矣至是君命下大夫二人廢爵取以酬賓賓乃於西階上以序勸卿大夫士飲酒而舉旅酬之禮也若所賜爵乃於西階之爵也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命小臣辭實乃升再拜稽首而成拜也楊氏曰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舉解西階以酬賓可乎蓋君臣分嚴而情親使宰夫爲獻主以嚴其分今舉解酬賓實拜君答則以通其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者尊君空其交也此又所以嚴分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制里之屬後上下二字謂君民先言平日臣忠君君厚下之道以明臣降拜而君答拜之意而後則因君臣而及君民也如梁沐二者而言而以君臣爲主故以君臣結之以此結語庸小卿次上卿而推則射義篇首與此篇首之互相錯簡益明矣庸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聘義第四十八 聘則相問朝宗觀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亦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勤以隆邦國之恩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鄰國交聘之禮而此釋之也篇末問玉一條當別爲一章家語與經解開居等雜次爲篇可見石渠王氏曰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附此篇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首言聘卿聘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聘禮下於君二等上公介九人其卿聘禮則七介也侯伯子男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之言以輔行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聘弗敢質敬之至也始聘相接禮者也介紹之言謂其位相承繼也禮兩君相朝則兩介傳命至國之上猶受主命出傳與承續承續傳與紹紹猶傳與實實之末介由是未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實實通傳命至主亦如之謂之交接若卿行聘禮則介不交實謂之族族猶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猶而巳餘諸說皆非正也君子通問賓主也於所敬者不敢正自相當故設廣介而傳以致其敬而族猶亦同

聘義第四十八 聘則相問朝宗觀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亦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勤以隆邦國之恩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鄰國交聘之禮而此釋之也篇末問玉一條當別爲一章家語與經解開居等雜次爲篇可見石渠王氏曰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附此篇也餘見喪服小記及冠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首言聘卿聘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聘禮下於君二等上公介九人其卿聘禮則七介也侯伯子男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之言以輔行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聘弗敢質敬之至也始聘相接禮者也介紹之言謂其位相承繼也禮兩君相朝則兩介傳命至國之上猶受主命出傳與承續承續傳與紹紹猶傳與實實之末介由是未介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乃傳與實實通傳命至主亦如之謂之交接若卿行聘禮則介不交實謂之族族猶聘卿自傳本君之命於主猶而巳餘諸說皆非正也君子通問賓主也於所敬者不敢正自相當故設廣介而傳以致其敬而族猶亦同

此意也凡傳命必備摺介此言介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

不言摺後言摺不言介皆互文

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傳命謂傳賓命也賓在大門外見主

君陳摺揖以客禮故不敢當而三讓乃傳命既傳命延入大門至

廟門將欲廟受故又不當而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一揖當

階又揖當碑又揖爲三揖既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

者三注君先升賓乃升也按聘禮不言三讓傳命三讓入廟皆省

與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

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竟境同勞去聲○勞之言慰用東

拜既士大夫迎勞君拜迎○勞之近郊也拜君命之辱所謂

與廟受與拜既凡皆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

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後外不侵內不陵也卿爲上擯大夫爲

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而私說致饗饌還主境賄贈饗食

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還音旋食音嗣○此又言始聘以及

燕聘相接之義也承擯承上擯也紹

禮記聘義

卷十

美

擯繼承擯也禮者聘畢而主君親執禮以禮之也此皆言君盡禮

於賓也私而者私以禮物而致饗饌者致饗曰饗生曰饌賓介就館

而主君使卿致禮也還主境者賓執圭璋爲信至君受之而今使

卿還之也則贈者則用束帛即今之絹也饗食燕者饗禮食禮在

朝燕禮在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此又言君盡禮於賓也○呂氏

曰賓者主君所使接賓猶賓之有介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朝覲會

同則爲上相相即摺也入謂禮曰相出接賓曰摺是卿爲上摺也

小行人之職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摺是大夫爲承摺也士職卑承

之以繼事而已是士爲紹摺也使臣之義則致君臣之敬於主君

客之敬於使臣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

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

爲正之具也○此使養重去聲○此總結其義也此年每歲也小聘

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榮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

相交以修好相敬以全交其相交也必酌疏數之中其相敬也必

赴禮義之川然後仁達禮行外則四鄰交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

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爲升降之

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而先王未之有改者蓋

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情而安於行禮

不耻於屈下而耻於失禮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

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射聘二禮之義天

子養諸侯之意爲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此下二節又申始

聘之義也聘禮君用圭夫人用璋享禮君東帛加璧夫人加琮及禮畢

受璧琮與帛而還圭璋者圭璋以行禮故重之而不致受璧琮與

幣以行財故輕之而不必還也呂氏曰諸侯主國待客出入三積

饋客於舍五年之具陳於內水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

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禮記聘義

卷十

美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積音去聲○出既行也入始入也積如周禮

賓三矢饋遺而致於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牛陳於內謂一牢

在館西階廂二牢在館東階廂二牢在館門內西也乘實并刈曰

禾倍禾倍其數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薪以供炊而從

米芻以食馬而從禾此四物則陳於外也乘食乘行之食雁鷄之

屬也厚鷄與也均猶皆也周禮宰客國新殺禮因荒殺禮札喪殺

禮諸殺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古之用財於賓者從隆從殺不能

一皆如此然而先王制禮則必如此其厚者是非以美沒禮正欲

極盡於禮而止亂源也彼下不陵上外不侵內非慎重以養禮而

能然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

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

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憊以成

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

卷十

四

德

張

聖

德

張

聖

德

張

聖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
日法素矣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明辨同下並放此○毀葬容
即生之謂也三日而食粥虞祭而沐首小祥而受練大祥而受禭
衰破而不補猶釁成而不培益凡此不以哀毀疑死而漸示民以
有終也故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
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
即恩制而制言之也愛母如父者至於恩尊父如君者推於
義而守節以達權亦在其中矣故此條不言制而制皆備也杖者
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
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
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
者不髡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

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
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殺去聲○哀親者哀其恩也自不怠至憂其
闇三年不言善之也○鄭氏曰諒古作梁三年喪恩制節制之義而宋
梅古賢王以實之也○鄭氏曰諒古作梁三年喪恩制節制之義而宋
梅謂之梁闇讀為梁鸞之鸞梁謂之闇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
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
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
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復扶又反○鄭氏曰言
具百物備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則必言而君不言即百官
行但不文其言雖耳此又申上文之意耳禮斬衰之喪唯而不
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譏緦小功之喪讓而不
禮記喪服四制

禮記章義十卷

浙江巡撫
林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
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
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
二條爲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君大夫士庶各
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
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篇互錯者如射
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
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節當是領起射義
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
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
之謬亦間有考證較之陳澧所注固爲稍密而大
致循文推行者多如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
齊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歿後之事兆錫乃註曰
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歟是未詳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也疎畧如是而動輒排擊鄭孔談何容易
乎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元〕吳澄撰 〔清〕朱軾校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至乾隆間刻

朱文端公藏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校補禮記

纂言三十六卷》提要

序

六經皆治世之書而禮經其
心為寡切三禮皆言禮之書
惟記之發皇為寡盛然掇拾
煨燼之餘殘編斷簡雜然無
次且漢初三百十四篇經二

李序

戴所刪加以馬氏所益僅存
四十九篇三千三百彬彬郁
郁之盛邈乎弗可覩其全矣
朱子嘗欲分定篇次以儀禮
為經禮記為傳各相附麗彙
為成書大綱雖列編校未就

是先儒之意重有望於後之
儒者修而明之也臨川吳文
正公薈萃三禮續朱子遺緒
附戴記於儀禮後條分縷析
各以類從詮次頗密視鄭氏
祖述識緯擇而不精陳氏專

李序

二

利初學語而不詳皆有間矣
今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道民以德齊民
以禮禮教之興光昭顯懿惟
時

高安朱先生沉酣理學於三禮

尤邃著為禮記纂言一書紹
朱子之心傳補吳文正公所
未逮凡講家沿訛踵謬擇焉
不精語焉不詳者悉舉而是
正之雖視舊本僅存三十六
篇而威儀三千粲然昭著由

李序

三

是而再進於周儀二禮則經
禮三百亦於是乎在誠禮書
之金科玉律而視文正舊本
洵有青藍冰水之妙矣夫禮
也者履也 先生之為是書
也豈徒訓詁字句疏通文義

而已哉將以進世之學者於
踐履篤實俾納身軌物以若
尊無黨無偏之

盛治廢幾隆禮由禮為有方之
士而不負周公孔子之垂教
也然則宋元先儒之遺旨必

李序

待今日而始大彰明較著者
庸非世治則百度修舉聖籍
之流傳亦至此而光輝發越
哉衛雖不敏竊思以禮淑身
而樂觀其盛也敬附數言於
簡末云

雍正丁未壯月彭城後學李
衛頓首拜撰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
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
四十三曲禮禮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
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
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撥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
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
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類多
記者旁搜博采勛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大
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

禮記纂言

吳寧

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宋子嘗與東
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
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
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故
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
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刪本篇之文而補以它
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條別以
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
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

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
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
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
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以繼
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
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
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四
制弓曾子問六篇既喪而大傳則傳聞喪三年間喪
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既

禮記纂言

吳寧

二

祭而郊特牲祭儀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
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
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
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
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
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
竊取其意脩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
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
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吳文正
公自記

禮記纂言目次

曲禮一	少儀三	深衣五	王制七	明堂九	雜記十一	祭統十三	祭義十五	祭法十七	三年同十九	祭義二十一	禮運二十三	禮記二十五	祭義二十七	祭義二十九	祭義三十一	祭義三十三	祭義三十五
內則二	玉藻四	月令六	文王世子八	喪服小記十二	檀弓十四	大傳十六	禮記十八	祭義二十	祭義二十二	祭義二十四	祭義二十六	祭義二十八	祭義三十	祭義三十二	祭義三十四	祭義三十六	祭義三十八

目次

儀行三十四
樂記三十六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

後學朱軾

曲禮第一

禮記纂言

由禮卷一

呂氏大臨曰曲禮禮之綱也禮云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也若祭祀朝聘饗燕冠昏喪紀之禮今儀禮是也曲禮蓋以人外尊卑親疏長幼並行兼舉今禮記是也所載孔子門人傳授於後世遺編斷簡者朱子曰經禮合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者猶有後世遺編斷簡者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儀禮有逸在其間者且以卷官所領五篇之目動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矣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

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類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則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所以行乎禮儀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立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而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可而無用酒殺牲而有折筮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飲之類是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蓋曰曲禮者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而不偏王通氏言曲而實又如地名之日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難大體全文故曰曲先儒以為委曲曲折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自辱侮

鄭氏曰儼若莊貌人之生思親必儼然安定辭善言語也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上字處儼若思敬者之貌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
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
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
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
彼也六句皆象賢者二字爲文言衆人所不能唯賢
者乃能之爾○試按積不止財積學亦積也安不止
居守道亦安也卽以財與居育生財有大過何嘗非
積安土重遷何嘗非安但必能欲能遷而後無嫌干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直象
求我。則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詩至切

魯氏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不自以爲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孔氏曰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爲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臧按禮者天理之節文禮卽德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非施也卽莫非報也若謂施而不希其反施者得矣何以處此受而不報者乎至云三王之時施則望報此說尤謬望報而後施不報猶不施乎禮所謂來而往者豈如是乎劉氏謂不自以爲仁義亦是施不望

禮記集說

由陳卷一

報意俱非輕旨。愚意大上貴聽者謂大上之德足貴無事斤斤于禮也。未嘗務報旅而之應曲食時措以宜施者受者無不各得所願。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大務報旅報施禮也。即德也。大上是自然之禮。其次足勉恭之德。仁與恕之分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溢。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游氏曰。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路。猶爾。尤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爲禮之地也。若傲縱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方氏怒曰。不驕不滿。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驕。以禮能有所立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彼列切

孔氏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尊者爲親小功以下服尊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太重辟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于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諸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則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飲于游鵠妻而弗得禮而是會于襲裳而弗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辨禮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緇絕地地爲祖父喪期爲會祖父母齊衰三月而所以定親疏也親族不通問嫁取無服若冰炭大夫冰炭士冰炭然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庶人以決嫌疑也己之于與

禮記集言

由鹿零一

五

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遷之同服。竟喪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其禮之屬。體稱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象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美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見禮也。今也純儉晉獨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授之以毛。此所以明是非也。費氏曰。人不能無親疏。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粗輕重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尊卑。決之如男女不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理有同異是是非別之而判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級。羣臣運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明之而昭然。如麻見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制。思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不爲厚。族之遠者。殺於祖。克而不爲薄。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養飲之禮。宰夫爲獻主。而以大夫爲賓。所以防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爲疑。以

於觀之恭而見其敬焉於事之博而見其節焉於步
趨之退而見其讓焉君子之於此三者以明禮也
鵠能言不離飛焉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鷄於耕切鷄音武雞案至切雞
師虔切庵於求切別彼列切
朱子曰陸農師靈臺作是
一向爲禮以牧人是一向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右記禮之綱領凡七節章內不離走獸俗本作

禽今從盧本作走

方氏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
則定之以其其居長則育之以助其安也呂氏曰一
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昏晨有晦明之變冬溫如

夫爲人子者。山必告。反必而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恒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古毒切恒胡登切

有棄嫌觀之意欲知之不問者廣敬○就按人于依
依膝下一刻不能離觀山能不告反能不面手面與
物因當其出也喁喁細語呼嗶不休故不言而面首

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於父天子諸侯之子
不受自卑遠於君某氏曰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
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若
而己自為之是已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
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下
致受大夫之位也明氏曰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
由君命安可辭祿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
曰明氏說蓋謂為人子者以物與人僅可至衣服而
止就三者之中不及於車馬與功記館飲不及車馬
同意○賦按三賜作以物與人解未是不以物與人
非人子所難辭讓不致比於父自卑遠于君與仁
人孝子之用心也君賜未可辭若因不受車馬并
受位亦無此理某氏

故州門鄭氏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
弟也故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十

鄭氏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州五州為鄉條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謂曰此言人
子之孝其行實充積於中故其聲名形著於外稱其
孝者總言遠近之人稱孝子之能孝於其父母也
下四者之稱則以孝子所接待之人而言蓋惟孝於
父母者能慈能弟能仁能信故各因其孝子之所施
所接於已者而稱之也○賦按此節承上節謂如此
之人方可謂能孝不但能孝而且能慈能弟能仁能
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切

凡氏曰父之執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予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行刀切

鄭氏曰顯明也
謂明言其惡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蓋謂藥也
賦按鄭云嘗度其所堪謂度其物劑之精用否也然
藥進于醫手必得精熟物劑之人始可無誤故
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三世其言其精熟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置痰止復

故櫛側器切櫛徒禾切又徒
臥切矧失忍切置晏忘切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二

鄭氏曰不櫛不翔不為容也孔氏曰櫛者言無
劇文辭華飾猶許食肉但不許多爾少食則味不美
多食則口味變也呂氏曰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
憂在心故言動不得如故冠者不櫛不翔不置痰止復
齒也言惡聲也笑怒之變至此亦忘也方氏曰言
冠者別於童子冠者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
櫛則不可所
以止言冠者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常門庭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
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
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昔切哀所迫切昨昨切既音建制初
莊切傷音羊勝平聲衰舍回切處上聲

鄭氏曰形謂形體也。隱道也。孔氏曰敗者衰也。有衰
不許骨露見也。尸謂主人之尸也。孝子在喪思慕
不忍從父降階上下也。若謂祭則同於吉。得尸作事
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倒傷不沐浴。毀而滅性。不
齒身繼世。違親生時之意。是不慈不孝。然本心實
不忍孝。故言此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而不
極。蓋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執後毀。而不形二
句。當在頭有創之上。至下飲酒食肉。處于內為賢。理
之過哀者言之。升降二句。另
為一條。謂事死如事生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氏曰與猶數也。來日死之明日也。往日死之日也。
呂氏曰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
明日數之。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
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主

孔氏曰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謂
室與寢宮。及祭等禮也。祭禮謂虞卒哭。禭小祥。大祥
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音之篇章
謂詩也。此上三事。須預習。皆許讀之。張子曰居喪者
他書不可觀。惟喪禮祭禮可讀。讀在平日。豈不常學
如祭禮樂章。豈必葬畢。喪終乃學。蓋謂切於用。故至
其時又復讀也。○既後樂章。即祭之樂章。承上言既
葬。讀祭禮。而祭之樂章。則必待除服乃讀。○祭禮
不止。謂禘祫。而祭之樂章。則必待除服乃讀。○祭禮
讀之。不至忘哀。非必用之而後讀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純之

鄭氏曰純練素為有喪象也。孤子謂未三十者。早喪
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
孤也。當室適子也。呂氏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新。然
純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禮

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違其無辜之請哉。故惟當室
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暑矣。崔氏曰不
當室則
純采。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鄭氏曰不更名。重本。暴貴不為父作諡。神至切
也。孔氏曰名是父所作。死更作新名。似違樂其父也。
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為士。今起為卿大夫也。
蓋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貴。則已今暴貴
忽為造諡。似違樂其父也。不為父作諡。人父也。呂氏曰已
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有所
不忍也。不忍。愛也。不忍。敬也。古者子生三月。而父名
之。親存有所崇命。而更猶可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
諡。子之所不忍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
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以已之。不食諡。而己之。則法
以已之。則加其親也。父之。則法不食諡。而己之。則法
當諡。以已當諡。而作其父諡。是以已當諡。而己之。則法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主

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適王大王
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季基子太王。王季文王。世世
稱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美其斯
禮。非後世追王之也。○執按未有子貢。而不得其
父者。子為天子諸侯。父尸服以士。此不通之論也。此
言不為父作諡。諡者如諡為文。諡為武之類。若大王
王季。止尊以
王號。非諡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

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
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游之讎。不
言。則殺之。呂氏曰父之讎。報之之意。言不與讎俱
生。苦不仕。以喪禮處也。手不舍兵。雖殺不忘故仇。
戈也。雖市朝不辟。故不反兵而國也。居兄弟之讎。則
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衛君命而使

雖遇之弗國猶有所歸也所與居父雖同者不反天
而己居從父兄弟之繼則父與兄弟矣不為思主
人能則執兵而帶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
之不為戍首也復繼無重之義不越三等而已此
皆天屬之謂若以義繼則君之繼繼父師長之繼
兄弟主友之繼繼父兄弟也主者大夫之臣謂其
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游之繼蓋友也言
交游而不言從父兄弟亦互文也顧氏元常曰二繼
載後繼事向順之治不睦也并升有制紀安有
相繼繼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存此一
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盜冠劫盜殺害
其子豈各但已在此旁必力圖與之俱死不在旁
探囊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猶思殆不欲生
彼在而能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不使
之餘生與我共戴天也然繼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
如父母因事被人所害人子者亦當平小自及不
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人殺王命以繼繼人子之
至恨然城狐鼠不可謂不為之食食而不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禮

以必報為小也昔宜隨事辨又值不報之虞直
之可否各執後繼之義以相稱焉則是不與之民夫
亂之道也○就按交遊之繼不同國則不與同仕一
國也蓋公道既不行于上私義又莫伸于下惟有
而去之或避而遠之庶此耿耿不自由之苦可
吾友于地下耳若鄭註云不吾避則殺之此與余
郭解之推劉亂禁何以異乎或云子不能報故地
報之兄弟不能報故交遊報之朋友無所歸死子
續繼于我復是或一遺也然禮弓論居從父兄弟之
繼不為思主人能則執兵而帶其後是主人不能
繼從父兄弟之繼亦付之無可如何今于
交遊之繼縱然稱兵為戍首不亦惑乎

右記父子之禮

凡十禮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云倘勿使色事

凡此以受君言不得停宿於家

切下使者望同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
外。

鄭氏曰此謂國
君問事於其臣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受命使人如字朝音潮下

鄭氏曰此謂臣有
所告諸於其君

○君命大夫與士錯二切

鄭氏曰錯習也君有命謂欲有
所為也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宣

鄭氏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財之處
謂車馬甲兵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
在就展習之也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與作於大事則
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為以俟旨任不辱命也○
就按在此職也在此職也
謀此事無容息亦無容忘也

朝言不及大馬

凡氏曰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如或問官及府
庫可知也朝是謀政教之處不宜私妻論議及大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

固。

鄭氏曰輟止也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
禮凡氏曰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

於此輟朝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顧顧非是見異事
則必是有異慮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乃忽止朝

爾雅君子謂此是剛毅之人不達禮義者也。呂氏曰：儀制而他顧，故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真則野。周野既也。君子不逆人以意，故但謂之因而已。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衛太子刺廢朝夫人。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謂在朝議禮，則此一禮也。

○公事不私議

公朝之事，當與同列議之於公朝，不可議之于私家。鄭氏曰：據若姦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笑側跪於君前有誅。

倒笑與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主

鄭氏曰：振，去塵也。端，正也。倒，側也。側，反側也。皆謂前省視之。臣不棄事，不敢也。孔氏曰：音薄領也。徐氏也。臣當豫事整理，若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持，豈處策君之卜筮所須，不棄周正。來在君前，方順側反，側者正之則。

龜策几杖席蓋重素珍綺綌不入公門

重直龍切，珍之

俗去

鄭氏曰：龜，尊也。幾，几也。席，蓋也。重，素也。珍，綺綌也。不入公門，忍切，辭教宜切。鄭氏曰：龜，尊也。幾，几也。席，蓋也。重，素也。珍，綺綌也。不入公門，忍切，辭教宜切。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白表切，扱初洽切。

鄭氏曰：苞，履也。扱，履也。厭，冠也。不入公門，忍切，辭教宜切。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哀余

鄭氏曰：方，版也。十喪禮下篇云：書方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則孔氏曰：書謂書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柩也，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云書方。衰，喪也。凶器，棺槨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闕音缺

孔氏曰：門以向室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也。位在門西。大夫是臣，皆跪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闕東。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為左，右在東。闕右，則由闕東也。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者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核力

鄭氏曰：懷，核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統者不寫其餘皆寫

統古

鄭氏曰：勑，節也。統，謂統之器。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如爵是瓦甒之屬，皆是杯杓之屬，可滌濯，不異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竟，則以還君。若其餘織菹菜，織竹為筐筥等，不可滌濯，不側寫之，則浸汙其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音訝今

方氏曰：自，御謂之僕。張子曰：御，謂御車。朱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鄭氏曰：御當為送，君還使賤人來召已，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勞即

鄭氏曰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同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孔氏曰疆界也大夫無外交而有私行出疆或是新來大夫相見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大夫有德必能招人納遠故還必有獻士私行必請出與大夫同也士德勞於外則拜大夫士通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勞則已拜之君若問其道中無恙及游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謝見問之恩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七

孔氏曰士有物奉貢於君則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自致於外而不取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若君得問之也士問君問故先拜稽首然後起對得物所由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惟其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而備耦也孔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其耦必對故耦與耦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辱其謀國不能安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孔氏曰國君體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不可去也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有寇難當保衛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賦按社稷受于天子衆與制受于武王致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止猶留也鄭氏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感戀之言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與境同下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六

孔氏曰此明人臣三不從去國之道踰竟此於出祭器不得自隨物不被用則生蟲蟲既不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真還復用大夫士棄皆然也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遺之器而用之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飲使之爲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縗屨素襪乘皂馬不蚤飯不祭食不說人以無錫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素衣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祭壇也爲位也徹緣去也縗縗無絢之素也素裳素襪素馬不蚤飯也蚤讀爲爪蚤猶不自說於人以無錫婦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晦天氣變可以遠去

鄭氏曰言以素衣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祭壇也爲位也徹緣去也縗縗無絢之素也素裳素襪素馬不蚤飯也蚤讀爲爪蚤猶不自說於人以無錫婦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晦天氣變可以遠去

兄弟宗族猶存者謂雖猶有兄弟宗族在舊國然不爲卿大夫而無爵祿矣舊國之卿大夫亦與此不相

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大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者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勞亦先。

所布德之上也。異國則爾。同國則否。○戴按。敬則生
 拜者。或敬其君。及其臣。如小國之於大國是也。或以
 事往來。如告糴乞師。請告許乞之類是也。敬賢亦敬
 之一端。莊嚴專以賢言未是。拜是相見而拜。馬氏以
 拜爲狂。
 見非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孔氏曰大夫見於國君請見它國君聘禮云右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同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卿始相見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
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聖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馬氏曰。士之於君。則不坐。燕則不與。夫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所以無答拜之禮也。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孔氏曰。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孔氏曰。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學音至聖教
先切正音本

孔氏曰天子無客禮以贈爲非者唯用告神也孔氏
曰聖者隱黑黍爲酒其氣芬芳餘觴也天子用醴

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電禮於廟。而
也。諸侯朝王。及相朝聘。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虎子
言璧者。畧可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屬。耿
其候時而行也。雉。取耿介。惟敵是赴。羔屬生。雉則死。
亦表見危致命也。匹。鴛也。野鴨曰鳬。家鴨曰鶩。凡用
牲爲學。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摺者膳其饗。爾所
執羔鴈之饗。入於王之膳人。

童子委摯而退。

孔氏曰。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學於地。而自還辟之。童子之象束脩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騶馬。繁縷也。拾遺射稱。野外
軍中。非乃禮之處。用時物者。禮而已。

禮記纂言

曲



婦人之藥。棋榛脯脩聚栗。棋具羽切榛則切脯音甫

孔氏曰婦人初嫁用摯以見舅姑用此六物爲摯。梅
師今之白石李彫如珊瑚味甜美。脯辨肉無骨而美
之。脩取肉銀塗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左傳云女摯
不過鰲栗棗脩以告皮也。按昏禮見舅以棗栗見姑
以鰲脩其條。俱所用無文。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熙熙。干濟

切禮切
焦子妙切
子七良切

呂氏曰穆穆雍容深厚之貌濟濟脩飾齊一之貌莊
嚴肅用果舒揚之貌焦焦趣走促數不爲容止之貌莊
人見君不爲容遲退趨走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
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
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
舒也濟濟之脩飾不爲踳踳之舒揚踳踳之舒揚不

為無儀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遠也

○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上待掌切衿音切衿它果切

鄭氏曰衿衿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逾此衿前為安安視謂視上於衿視國君視高也衿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旁遊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孔氏曰臣視天子上過於衿則慢慢幸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視侯也臣視國君當視面下衿上也人相背以面為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亦不得高面下衿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度氏曰安視下之貌視以面為平安則下於面上於衿也

凡視上於面則放下於帶則憂傾則衰放五衰切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禮

鄭氏曰凡視放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芳勇切

呂氏曰奉者承之以二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

之綏它果切

鄭氏曰衡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也安之謂下於心孔氏曰前明常法此明臣為君上提奉之禮事持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為奉器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為奉器與心齊平大夫又降於國君故其臣為奉器下於心也士卑故士臣為士提物又在綏之下提之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上君也克勝也重無之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衆七刀切

曳以

鄭氏曰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地孔氏曰圭璧瑞玉也尚上也執持若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也曳曳拽也曳踵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如車輪拽地而行之

執玉其有藉者則初無藉者則襲藉在夜切

鄭氏曰璧琮加束帛而褻圭璋特而襲見美文也襲充美質也○祇按行享禮時用璧琮又加束帛置璧琮于帛上如以帛承藉璧琮然故曰有藉行聘禮時圭璋特不加束帛故曰無藉盧陵胡氏謂玉有藉者祖而褻之無藉者覆而襲之此說似當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禮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之

列又市

鄭氏曰倚謂附於身小僮則垂大僮則委於地君臣僮僮之節也孔氏曰此授受時禮也佩謂玉佩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僮折身既僮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垂垂於前若若直立而佩倚附其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若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微曲故佩委於地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

為大夫累之士瘞之庶人斲之為云傷切副音偏切華胡瓜切累力果切瘞音帝

鄭氏曰副折也既削又四折之乃橫斷之而中覆以華中裂之不四折也累累也中覆也定之不中裂

橫斷去意而已。能之不橫斷。孔氏曰。澤中破也。夏則
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方氏曰。瓜。必中者。所以本尊
者。不敢發其物也。必以絲絲者。當暑以交為貴也。利
以日。大夫以上皆日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小日
為者。自為之也。士庶人食風之際。執
瓜。竟離而不敬忘者。惜其奉嗣之禮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者。千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
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
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
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長之
兩切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
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禮記纂言 由禮卷一 樂

以事諸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陳氏曰。
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
別也。○釋解集說。補正。若子之說有四。以簡釋于。簡
當如此。簡數者。顏氏之說也。以求釋于。謂事不定。當
如此。求之者。孔氏之說也。以數釋于。謂方約其數之
多少者。方氏之說也。以從一從十釋于。謂或如一或
如十者。陳氏之說也。皆
以意為說。未見其必然。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
之富。數畜以對。數色主切。下數畜。並同
車數如字。畜許又切。

孔氏曰。問者。亦他國人間其臣也。不同天子。孝。率上
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也。諸侯止一國。
故致問。求如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當者。非同多金
帛。問所最優饒者。對者。教土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

魚鹽。麻。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晉文公問楚成
王。曰。何毛。商。君。地。生。焉。是也。羊。邑。羊。有。華。勇。有。朱
地。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
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假。則
假。借。也。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
助。車。隨。命。中。士。乘。後。車。無。副。車。下。士。乘。前。驅。之。屬。始。皆
曰。畜。將。用。之。日。往。問。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
耕。者。祭。無。盛。不。爵。者。無。祿。不。置。者。不。息。不。績。者。不。求。
故。以。畜。數。對。陸。氏。曰。山。澤。之。所。出。所。以。釋。土。數。地。以
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曰。
氏。曰。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百。畝。之。多。寡。則
繁。人。之。勤。惰。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
之。富。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羶卵。羶音連
勇力管

禮記纂言

由禮卷一

樂

孔氏曰。春時萬物產孕。不多傷殺。故不合圍。夏未嘗
然。菴謂禽獸其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羣是鹿
子。凡獸子亦得通稱。野鳥野
也。春方孔長。故不得取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樂平聲下
同樂如字

鄭氏曰。皆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往則祭先。有虞氏
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
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食也。馳
樂器。鐘磬之屬也。梁。嘉食也。不樂。去琴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禮記纂言

由禮卷一

鄭氏曰。故謂災患喪病。孔氏曰。玉謂佩也。士以上皆
有玉佩。君無故不去玉。則下通於士。士不去琴瑟亦

上通於君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爾命士則待
不設琴瑟是不命之士爾○賦按縣執祭祝言

右記君臣之禮 九二十七節

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柳不同中櫛不親授外言不入於
相內言不出於相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
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
而食櫬平支切柳與
鄭氏曰皆為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
在房也櫬可以架衣者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
入者不以相問也櫬門限也女子許嫁纓有從人
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疢乃復入也女子有
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
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賦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笑

按許禮已嫁猶然未許未嫁可知矣許禮
不入其門嫁反兄弟不同席同食互見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禮曰昏禮先有行言之媒女家許乃納采謂男家
禮聘女家采擇采擇而可乃問女名將以女之名歸
而卜其吉與否自此男家既知女名女家亦知男名
矣故曰相以名卜而吉乃報女家曰納吉納吉後納
徵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乃請期親
迎而成昏也交謂交接親謂親近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名鄉黨僚友

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切

鄭氏曰周禮凡判是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昏禮
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廟以告鬼神名鄉黨僚友
會賓客也厚重禮也鄭氏曰上以告之人君由以告
諸鬼神明以實諸賓客親戚上下由明成典聞之通

莫重於有別知之
者衆則其別厚矣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取音

鄭氏曰娶或時非廢取之於廢者世無本祭孔氏
曰鄭氏云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賦按吉則
必非同姓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為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也言達於
客其禮蓋酒束脩若犬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
有所慶也昏禮者代以爲先親後人子之所不得已
故不用樂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名鄉黨
友則問遺不可廢故其辭舍曰昏禮而附之有客則
所以羞者依其共具之費以得鄉黨僚友而己非賀
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同遺者以慶賀名之故作賀
者因俗之名稱賀也陳氏曰賀其有客非賀昏也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笑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悉

方氏曰通問若問安問疾之類蓋生不相通問死不
相爲服皆所以推而遠之坊記言婦人表問之不通
其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于嫂叔鄭氏曰通
問謂相稱謂也諸母庶母也漱裳也庶母服可使漱
衣不可使漱裳安履尊之者亦所以遠別○
賦按不通問不親相問答也或作問遺亦通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

鄭氏曰避嫌也有見謂
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

子許嫁笄而字長知兩切

鄭氏曰男女各白爲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
前君前對至尊無小大皆相名女子以許嫁爲成人

○就按與長亦
是別男文意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舉也春秋傳曰名務
存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髮黑眉疾在外者
顯不得言猶可指隱此則無時可避孔氏曰不以國
者不以本國為名它國即得為名衛侯晉侯侯用是
也。不以日月不以甲乙丙丁為名及家以為名者
實不諱故也。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
世不能如禮不以隱疾者不以微上幽隱之疾為名
不以山川者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范獻子名匄
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
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右記男女之禮 凡八節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學

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
傳八十九十曰老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冠去聲艾五音切耄與耄切耄耄

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履引云幼名三月為
稱幼十年出就外傳故以十年為節冠禮云葉爾幼
志是十九以前為幼二十成人初加冠蓋猶未壯故
曰弱至二十冠通名弱三十氣血已定故曰壯三十
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一則智慮強
一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
已衰髮蒼白色如艾堪為大夫得專服事其官政者
至也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
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年已老則
傳家事付子孫不復指使也人成入十而耄或九十
而耄故並言悼未有不識故可憐愛年七歲而在九十
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大之悼可憐愛老可憐

被雖有罪而不加刑禮屬禮司制有三款一日幼弱
二曰老耄若律令未滿八歲入十以上并平役人他
者不坐百年不復知衣服飲食寒暑氣味故人子用
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朱子曰期當音居是為
滿滿期可已矣與善字同周臣之義也期滿百年已
周期如上幼弱等字願如上學壯等字臣與期滿人
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上放此臣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
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趙國

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賦按古大臣復辟明良非倚安也亦非有見于知足
不辱之義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身致知老耄之
辭位與國妨賢是人之尤者故七十必致本國然
典聖猶在物望所歸不得辭而希以殊禮焉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學

生計非徒爾德報功已也顧人君尊禮老臣老臣
謙讓未遑于他國曰老夫不自有其貴也于本國
名井不自言老也董利居功臣道所成也他國來問
必告之以其制者謂老夫所知者先代舊章若耄
度勢以善俗宜民時賢之責也○謝猶言能即上致
事行役在本國適四方謂適他國以婦人乘安車互
見也

○童子不衣裘裳衣去

孔氏曰童子非成人之名衣裘者也童子雖熱不宜
著裘又應給役者家則不便故童子並稱布裘稱二
十則可衣裘矣

幼子常視母誼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九无切

奉芳勇切辟匹
亦切辟如至切

試按孔氏謂小兒恒習教長者長者常示以云云是
立必正意不傾均屬長者謂以身教使見長者之立
意必正意不傾均屬長者謂以身教使見長者之立
某言將童子不衣裘裳另為一條以幼子常視四字
冒下四段意教幼子雖可學解脫猶恐不盡曉豈
得專任身教常視云云謂教其言則無証立則正方
意則不傾提攜則奉手對則掩口也○負劍之義
註謂負童子于背扶童子於背劉氏謂長者俯從宜
于背後如童子負長者劍亦謂扶黃氏則謂長者負
劍不便于屈身俯臨而謂之愚謂以劍為長子義難
通必云長者負劍亦太泥意負當為劍字有負負
劍辟辟或低語恐不真然俯首偏側耳旁言之
耳口之間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卷一

則肩隨之

長知兩切
下並同

孔氏曰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已則以
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十年以長謂二十於三十
者半倍故兄事之差退而履行也五年以長謂二十
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履行也以此肩隨而推之
則云父兄事之者豈是溫席如親正言其行耳證曰
此謂道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之
齒隨行也謂正當尊者之背隨其後而行也兄事之
者王制所謂兄之齒隨行也謂斜出其左右而前向
後如飛雁之行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
相踰也謂兩肩相並而差退不踰越其肩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孔氏曰羣朋友也謂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數積
席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
則席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證曰居謂生也上才言
行而弟長之禮此言生而弟長之禮因是推之六人

則第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一第二人居上席也七
人則第二第三居上席之下半其第一則居上席之
上半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從才用切
下並同

鄭氏曰先生老人也學者尊之不二也鄭氏曰
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

○還先生於道越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之言則越而退

吳俱
另切

孔氏曰還進也此明道路與師長相逢之法趨表也
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又不致斥問先生所
為或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上時掌切
鄉去聲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卷一

孔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西視則西視鄭氏曰為遠視不察有所謂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從如
字

孔氏曰操執持也几杖俱是養尊
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之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長者問當謝
不敏若曾子之為

○凡為長者燕之禮必加帶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白鄉而扱之

為云傷切帶之手切扱走
世切拘古候切扱音吸

鄭氏曰加帶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
也手于腹曰執其席據厥中有帶以袂拘謂拘也
以袂拘帶之前端而却行之扱謂曰吸謂收箕時也
其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孔氏曰袂衣袂也連連

也。當時時以一手提帶，又舉一手衣，以拘障。於帶前，且帶且遷，故云拘而遷。據儀取也。○執按加手拘提，其前退而復掃，如此則座後之氣不及其者，惟加帶故，座不及又拘之法，必以其自鄉，振前如字，即拘提也。以決，言以手，古人衣冠整飭，無以狹障理之。

○奉席如爵奉芳切

鄭氏曰：儀本之令左易右低，如有首尾，然爵并上，傳○執按陳註如橋之高，如舊之平，較舊註直義。○

請席何鄉，請至何趾。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坐同鄉，臥同趾，因於陰長。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鄭氏曰：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生有陽則向左，坐在陰則向有。

○將卽席，容無作，兩手握衣，去齊尺。

鄭氏曰：作者，愧懼不安之貌。鄭氏曰：作，顏色變，齊案下解也。

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撥，半末切。蹶，居衛切。又求月切。

鄭氏曰：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孔氏曰：東篇簡也。李氏越，除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戒勿得越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盡，津忍切。僂，廉蓋切。

鄭氏曰：虛，後也。盡，前也。食坐盡前，為汗席，執爾守也。僂，言也。非類難也。朱子曰：說文云：僂，僂互不齊也。僂言，僂長者之先而言也。○執按義守而不變也。始如是安，終亦如是安，所謂坐如尸是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勛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鄭氏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勛，勦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孔氏曰：雖不當同，又不得專執，故必法於古昔之正，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鄭氏曰：不敢僭。亂尊者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鄭氏曰：尊師重道也。益，如子路問政，請益。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應爾唯，恭於諾。陳氏曰：諾者，應之發。唯者，應之達。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孔氏曰：更端，請教。語已畢，更問他事。

○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顧，向也。不顧望，若子弟席卑，爾而對。孔氏曰：爾多人侍，若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容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非但謙矣而已。

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自是不欲人聞之也。故屏以待不敢于其私也。

欠斤飲切換仕轉切

孔氏曰。志衰則欠。體衰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屣在側。倦則自捫持之。或瞻其庭影。望日蚤晚。禮卑者藏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

○侍坐於長者。屢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屢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上時掌
切鄉去

禮記集言

由麻卷一

梁

學

孔氏曰解脫也解屨柔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若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也屏退於側不當階也遷徙也若爲長者所送則就階側跪取屨稍移近前既取因俯身彎長者而納足若之不跪者跪則足彎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生左納右生右納左納朱子曰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舉屏階出戶者彎長者不敢背爾○試按屨屨二字總冒下跪而舉之十二字一氣讀而屨謂納屨也解雖不當階中猶去巾不遠屏于側又達于解之處然總在階下望見長者故必向上納屨不敢背長者也跪而遷卽上舉而屏意申言之以起下文言

○侍坐於所尊敬卅餘席

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必坐於近尊者之席勿得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當庭

先生顧問。不可違也。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聚教也。

鄭氏曰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上客起。敬尊者。食至起。為候變。燭至起。異晝夜。敬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德。孔氏曰。見已之同等後來。不為之起。尊敬先生。不敢曲為私敬也。上客。謂尊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古者未有燭燭。惟呼火炬為燭。晏平謂杞惠。火炬者。則藏所。殘本。

○尊客之前不叱狗。護食不唾。

鄭氏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若誤夫之唾。嫌有穢惡。○就按尊客之前。庸客果聲。安得有叱。

禮記集說

由廣卷一

美

不叱狗。謂雖狗亦
不叱。敬之至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羣。魏切。

而食餽餽切

孔氏曰此侍從尊長爲客禮也張子曰養長者而食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已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拜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賤不辭同義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孔氏曰。御。謂侍也。侍者雖獲被脂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餽本爲長者設。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能也。或彼乃客。設餽而名已往。婉偶於客。去食此餽。本不爲已設。故不辭之。黃氏曰。主人有尊客。名已達。偶雖有盛餽。已不敢踐。懼妨尊客。待尊者辭之可也。

十妙切

類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義阿先生。但先生則謂教

記集言

曲禮卷一

哭

按長者兼齒爵言。

右記長幼之禮凡二十四節

入門而左。

謙下敬於賓也。呂氏曰：肅客者，俯手以揖之，所謂肅

左主以由右。左右肩隨。數差耳。後章先登從山

回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服復育

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尊也。復就西階復其正也。

主人與客讓_レ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發投者拾投哭踊者拾踊皆更爲之也拾級者有

氏讀拾爲其切反。

記集言

由禮宋一

哭

不先舉。雨胡南切

敢安也。請問宜坐客不先舉者客自
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

右記賓主之禮凡二節

外西遊處內慈溪處末酒樂處右以肺作置者左胸

末，殺戶交切。或例更切。食音嗣。膾古外切。炙張夜切。

蘇氏曰皆便食也。穀有體也。穀切肉也。穀在粗。故在豆。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功也。外內。穀穀之外內也。膾炙皆在豆。近醢醬者。食之主。淡菜蔥也。咸醢醬之左。言未者。殊加也。菜在豆。酒漿處羹之左。言若酒若漿。則兩有之。則左醢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飯公食大夫禮云。左胸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胸。孔氏曰。執肉帶骨而脔曰脔。純肉切之曰醢。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漿爲醢。醢左。羹溫是醢。故在右。此醢之說。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飯。故醢炙醢醬。知在飯穀之外內也。醢字皆作醢。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晉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醢醬處內。亦當醬右醢左也。若淡文羅醢醬之下。故知在醢醬之左。儀禮正饌惟有酒醢無。慈菜故。鄭以慈菜爲殊加也。卑客則或酒或醢。若尊客。則有酒有羹。以脯脩量者。飯食竟所須也。訓始始作卽成。脩訓治。脩治之乃成。鄭注。唐人云。若

由禮卷一

折曰脯。槌而施。置挂日服脩。左胸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際。摩食之。便脯脩處酒左。○賦技據鄭註。食左羹右。醢又在食之左。膏又在羹之右。醢又在醢之左。酒漿又在膏之右。共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飯。三行爲胾炙。脯脩則食竟設之。在酒漿之左。胸訓中屈。或脯脩俱壽片面。其上也。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
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扱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
馘。然後辯扱。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飯扶鹿切。辯音徧。下同。

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羞已食。若欲食於堂下。幾差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大也。飯之京。偏祭謂藏炙臠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者。

夫禮。重膳。清菜。不祭也。逐客。先食。餼。後食。餼。從。導。也。几。食。設。屏。於。肩。食。肩。則。飽。也。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餽。也。客。自。餼。以。上。其。酌。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孔。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瓊。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進。客。食。餼。也。食。餼。竟。後。乃。始。辨。設。辨。座。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餼。故。食。餼。得。臣。也。禮。孔。少。半。云。初。食。穀。次。食。肴。次。食。饈。後。食。果。辨。於。肩。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酒。曰。漱。以。口。潔。清。爲。美。用。酒。曰。酌。酌。謂。澆。言。食。早。以。酒。澆。養。其。氣。客。雖。食。餼。已。既。不。得。飲。酒。蓋。主。人。常。饈。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辨。乃。酌。此。謂。卑。客。餼。以。上。其。酌。不。待。按。公。食。禮。雖。設。而。役。賓。不。得。用。酒。但。以。養。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酌。也。○試。按。祭。食。十。二。字。一。氣。讀。謂。進。一。飯。祭。一。飯。隨。所。進。而。換。次。逐。一。祭。之。禮。循。也。必。言。飯。者。重。膳。清。菜。非。食。之。盛。者。則。不。祭。也。

味由禮客一

客坐在子恤切
齊將今切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營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栗與菽以降也。與菽。不盡。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咤
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羹
毋以箸毋颺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歎醢客絮羹主人辭
不能亨客歎醢主人辭以饗滯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
嘔炙飯扶曉切下搏飯放飯揚飯飯羹同搏從曉切
歎川曰切咤防隊切齧五結切箸宜慮切庭下
切絮較應切刺七亦切醢音海亨音彭切
羹其兩切潘仁朱切乾音干噉初性切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古切。

○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餽子
聞切。

右記飲食之禮凡五節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茅包之。既夕。獻云。葦苞長三尺是也。莊者以草蒲。而貯物。單謂箭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關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土之物。以進受。原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還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之府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潦音老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弗佛也。佛扶弗切。畜許大切。

禮記集言

卷一

獻車馬者執策綬。獻甲者執鬯。獻杖者執米。獻民虜者
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流食者操醬
齊。獻田宅者操書致。按音畢。肯直又切。袂。彌界切。
與苦計切。量。音亮。齊。子今切。

孔氏曰粟是馬秣。飯是上車之餽。車馬不上於堂。呈
蒙綬則知有車馬也。謂餽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
從大充養。小者易舉。獻杖執末者。末謂拄地頭也。
下。不可當人。故執以自當。右袂右邊袖也。以左手
探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開栗。稻粱
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
斗斛之數。故是量器名也。歷義云。東海樂服人呼客
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契。米可卽食爲
急。故獻者執量。栗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契北爲
爲緩也。執食慈孫之屬。晉者爲食之主。執主米。則食
可知。若見芥菰。必知缺魚膾之屬也。青豉。謂園於頃

鄒氏曰左首尊也後刀敬也三兵鐃鐵雖在下猶爲首統底占鐃平底曰鐵孔氏曰首銅拊環也銅以首

鄭氏曰：獻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盂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饌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父其牛而薦其牛，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舍交，謂全其交禮之道。

使可常也。孔氏曰：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使彼獨處，則交通乃全也。游氏曰：不盡人之歡，若陳仲子之樂飲而不盡以獨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於行不假兩具於子夏。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資辭讓，貴有禮。皆不盡其忠，不竭其意也。記曰：不大望於民，信曰：不窮其民。言其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大矣如此，不獨於禮為然也。○試按禮尚辭讓，盡歡竭忠者，辭讓之反也。不盡不竭，即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凡事皆然，不第飲食衣服已也。

○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醜，夷也。夷，猶齊也。孔氏曰：貴賤相臨，則有畏懼，朋友等輩爭勝負，故戒之以不爭。

○倭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倭，猶此也。倫，猶類也。此大夫當於大夫，此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與。呂氏曰：倭人者，以其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樂

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孟子稱：禹、湯、伊、尹，則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倭之得其倫也，蓋曰：或問曾子與子思，仲與仲，曾與曾，然不悅曰：爾何曾此子於管仲？是倭之不以其倫者也。○試按春秋魏中山舍人會唐使，文侯名而見之，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舍唐曰：禮。倭人必于其倫，諸侯無禮，無所與之。觀此可知倭人不獨此德。量才，即援引証據，亦必以其倫也。

○知生者乎？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知謂識其人也。鄭氏曰：人思各處於所知也。弔，傷也。謂致命辭也。雅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處於生者，傷辭未聞也。死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處於死使致已之命。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遺愛乎，雖傷而

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版，使

○弔喪弗能贈，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賁音附，遺云。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所欲所舍，辭曰：寡而賁不至也。不曰來取，不問其所欲，為人養廉也。

右記交游之禮凡五節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音扶，齊則齊。鄭氏曰：如尸，視貌也。如齊，整且肅也。齊謂祭時所立，故坐以尸為法，上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坐如尸，立如齊，六字大義，記曾子事父之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子之道也。記禮者取此六字，而妄置上文若夫二字，生如尸，立如齊，敬以持已也。禮從宜，使從俗，義以制事也。○試按如尸謂如尸之坐而享祭，如齊謂如立人之立而祭尸。鄭氏謂齊曰：若且聽也。齊謂齊者，身而齊若。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樂

○母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歛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

箕，寢母伏，歛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鄭氏曰：箕，有可

瘵後彼美切又波我切

徒細切免如字起徒早切

凡氏曰凡人宜正立不得傾側

容尚急如叫之號呼應各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

體放縱不自拘飲也遊行俯慢身當恭謹不得傷也

也雖謂舒長兩足狀如其古也使臥臥或側或仰

而不愛也古人重髮以禮始之不便垂如髮也免脫

也冠常着在首不可脫也但髮也雖有衰勞之事厭

患其大而不得親身身體者

雖衰然而不得妄欲取家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大故切

鄭氏曰不指不呼為戒人

將適令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東

黃氏曰凡求物於主人隨其有無毋必欲得也禮曰

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巳隨所在而安不致必求適意

之所也上堂而先揚其聲使人知所同避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

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

而勿遂屨紀其切謂音聞又如字奉

鄭氏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于掩人之私也奉扇教

也闔亦開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違示不拒人

母踐履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切趨七俱切唯云

各切

孔氏曰踐則也既進脫履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

就中當從下而升以就已位若初從上為禮廣

提也衣袂也趨稍向也隅謂角也既不踰席當兩手

提袂之前徐徐而席之下角從下而升

已位也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古橫切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行而

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

志重玉也武述也並相接謂每移足半蹠之中人之

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蹠行也

拱日翔室中不翔亦為其迫也橫肱為害傍人不跪

不立為煩尊者悅仰受之孔氏曰惟慢也薄席也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康士以惟臣末都君

至屏而加席屏外不趨也惟薄外不趨謂大夫士外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東

不趨內趨為敬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為干人私也離南也孔氏曰見彼二人並坐

或前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往參預二人併立當已

行參則群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方氏曰兩相重

之謂離三和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

參則成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

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故于哀

慕心不能一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處非喪事

不言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

測為時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為倚如禮所謂

測席則受之類所謂專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喪對而不諱大功之喪言而不及祫小功之喪言而不及樂又况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而葬易官婦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失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又况祭祀可言凶乎男女內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無相漬而已又况公庭可言婦女子乎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知衛侯文子者公庭不言婦女後世猶有知陳豎公者

○齊者不樂不叩。并側皆切
樂音洛

樂音濟

呂氏曰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先之以與神
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善於齊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舂音容切。相息亮切。殯必刃切。

亮切政必切切

禮記集言

由禱客一

華

方氏曰五家爲降五降爲里降近而里遠降寡而星衆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衆者其情疎故友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除喪而後祔故未祔之前通謂之有喪常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降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必然矣春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客或相春矣

適慕不歌。哭日不歌。望柩不歌。入臨不翔。臨喪不笑。執

紼不笑臨樂不歎臨食不歎
紼音舊臨如字
或去聲紼音弗

或去聲 綿音弗

緯引車索孔氏曰哭日吊弔人日哭歌不可共日蓋弔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哭後乃不歌也不期則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不期則不歌不歌則猶朝也。言食矣樂既樂故不宜歌若助喪事而食使充饑不令廢事亦不宜歌歌則不飽也。○試按孔云陽之朝得歌樂是猶東坡所謂未聞歌則不哭也。粗疎

其矣。至云喪食不歎。歎則不飽。此又與聖人之喪例不飽。顯相悖謬矣。

適驛不登龍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助葬必執紼

揖人必避其位。躡力勇切。辟音避。

辟音避

鄭氏曰墓堂墟墓家也不登置者爲其不欲不由後
不鮮塗澤者所哀在此則葬必執稱名葬喪之大事
葬人必遵其位
者禮以變爲敬

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

不失色於人。

孔氏曰。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亮。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也。君子接人。並使心色如一。不得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五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爲云倨切
夔子臥切

美子臥切

陳氏曰：驕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輸之役，楚執之于不拜其父，細柳之營，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朱子曰：姜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陳氏曰。禮非貧賤不足以爲文。非筋力不足以爲儀。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貴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上時掌切。下不上同。

鄧氏曰：禮不下庶人者，謂遠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入議，輕重，不在刑書。注曰：禮謂禮書，禮書所制之禮，上自天子，始而下及諸侯，又下及卿大夫，又下及士而止，不下及

庶人也。刑謂刑者所制之刑。下自庶人始。而上及於士而止。不上及大夫也。

○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為怨恨為害也。

○大馬不上於堂。

孔氏曰。大則執鞭。馬則執勒以呈之。非擊幣。故不奉上堂。羔鴈之勢。乃上堂也。

右記通用之禮凡十五節

卒哭乃諱。

孔氏曰。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於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且言之則感顯其名也。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章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諱。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在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逮父母。恩不至於祖考。子聞名心懼。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道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夏氏曰。諱王父母之思。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為一體。諱微不殊。故幼無父而諱母者。則諱王父母也。張子曰。先君以獻武諱二山。是雖數世猶諱也。諱祖則諸侯卿大夫諱祖可知矣。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無二也。大夫之所則。辟君諱也。呂氏曰。王孫云。于大夫所有。入諱。無私諱。此所謂私諱。大夫之私諱。也不明之。猶于君。若所無私諱者。謂已之私諱也。有所尊也。不得伸私恩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鄭氏曰。質。猶對也。臣於夫人之家。思遠也。

婦諱不出門。

孔氏曰。門。謂婦官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官中不言。若於官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夫人之諱。氏曰。雖記母之諱。官中諱妻之諱。不舉其側。婦諱與母諱同者。雖記分尊卑。此諱不出門。大舉官之。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章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古者期親則為諱。用氏。夏曰。雖記卒哭而親。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與子同諱。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鄭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試按大功功下。恩輕服殺。故不諱。用氏。馬氏所云。謂若父之所諱。已雖功服。亦必從父諱之。

廟中不諱。詩書不諱。席文不諱。

鄭氏曰。廟中。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會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何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李氏曰。其子為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則文不諱也。呂氏曰。教學必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有敬也。文字所以示子孫。有所諱。則失事之實。必有害也。

入竟而問禁。大國而問俗。大門而問諱。竟。與。

鄭氏曰皆為敬主人也。祭謂政教。俗謂常行與所祭也。國城中也。孔氏曰。諸主人祖先君名。欲為避之。宜先知之。

右記避諱之禮凡三節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

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脫九又切。造才早切。犧許宜切。養羊尚切。

鄭氏曰。先宗廟。次廡庫。重先祖及國之用。家造爾家始造事。犧賦以祭。出牲孔氏曰。賦飲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

弔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弔音育。衣於計切。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禮

方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設為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設為非禮。呂氏曰。孟子曰。惟上無田。則亦不祭。在養器里衣祿。皆不備故也。不祭則屬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在殺器里水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湯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水之則葵。葵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先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亦不敬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

則埋之。

義同。

孔氏曰。敝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敝。不如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前所以焚之。理之異也。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為養慢鬼神之物也。○賦按鬼神所用之物。埋而不焚。微之至也。鄭孔謂不知鬼神用不用。謬甚。

○臨祭不惰。情從。

孔氏曰。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祭於公。助祭於君也。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

可以為父尸。

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孔氏曰。禮月者。皆謂祖也。抱孫不抱子。謂祭禮之。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亦與者。既引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故也。會子問云。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方氏曰。凡為尸者。不皆曾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禮

幼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玉氏安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已孫也。蓋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張子曰。父於子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為尸而抱也。尸是孫行。及以子進事之。則事親之禮。可以會矣。潘按。張子之意。謂君子於生之時。為祖者抱其孫。而為父者不抱其子。故死而立尸。以祭。可以孫行為尸。而不可以子行為尸也。然會子問篇。既有孫幼則使人抱之。之文。則不若潘之說為當。○賦按此引禮文。解所以子不為尸之故。記者若曰。為尸以孫。不以子。尊嚴生且。不抱死得為尸。子若長。孫抱孫不抱子。且虛說。下二句是記者解禮文。謂抱孫者抱為尸也。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故云抱孫不抱子。此說亦通。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
示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
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
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為其消神也。廢舉。謂若廢廢。莫敢後。不可
復廢。莫敢舉也。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廟。已
變置之社。復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
脩之壇。雖而輟毀。已正之祀。雖而輟廢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安
祭神不養。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異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
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求方禋祀。
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中。門。行也。
孔氏曰。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祭天
地。以報其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
之神。惟祀當方。故云方祀。山川在其地。則祭之。無則
不祭。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則祀五祀而已。士祭其
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禮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
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切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澤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
曰。大夫士。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牲。士
則用特牲。其養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雖
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亦成事。謂皆大牢。下大

夫之虞也。雖特。卒吳成事。謂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
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祭
牲。必於是。取之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
天子。則稱肥。其大夫特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
上云大夫犧。賦為大。但不毛色純。則接連語。則射矣。
云大夫牛羊。必在澤三月。小者大豕。不過十日。此大
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澤三月。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大饗。祭帝於明堂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
多於禮也。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
不問卜。至敬不煩。掃地而祭。牲用鴈。則則鴈。則則
鴈。則則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
富。

右記祭祀之禮凡十節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聖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曰。剛。其出外為陽。順其居內為陰。孔氏曰。外事
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十日有五奇五耦。甲丙戊
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巳辛癸五耦。為柔。酒曰。爵小。雞
吉。曰。雞之詩。而曰吉日。雞成吉日。庚午。春秋桓大
年。壬午。大閱。莊八年。甲午。治兵。則。兵。師外事也。戊
戌。庚子。甲寅。皆用剛日。桓八年。巳卯。燕。丁丑。燕。十四年
乙亥。皆用剛日。二年。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丁卯。大事
于太廟。宣八年。辛卯。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癸酉。有
事于武宮。儀禮少牢饋食日用丁巳。宗廟
祭享。內事也。故巳丁乙辛癸皆用柔日。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

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孔氏曰。喪事。謂葬與二禮。喪。非孝子所欲。但制不獲
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左傳云。卜葬先遠日。避不獲

也謂如今月丁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
上旬是遠日也吉事則祭冠帶之屬少半云
若吉則及遠日又筮
日如初是近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鄭氏曰命龜筮辭孔氏曰假爾也爾指龜者秦人卜
之大也發美龜筮故爾泰龜泰筮也亦有言爾泰
龜泰筮決判吉
凶分明有常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孔氏曰一卜不吉而四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
止筮亦然亦日筮因也重也謂一卜不吉雖可再上
再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然後再上三卜不
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復以上蓋謂不為一
筮亦然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祭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
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
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踐

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日者使民
信時日也用之以占事者使民決嫌疑也信與信如
四時之信同時日謂當時之日法謂法則今謂禁
令事似同而非同為疑心有二而不決為疑猶與二
獸名猶與或云犬子與象屬一作象二獸皆進退
多疑故人之疑疑不決者曰猶與凡事記鬼神記
法今必須擇日然人不自擇而問之卜筮卜筮所得
之日乃神所告故人信之而不敢輕易享祀必以此
日是於鬼神敬而不致褻也故必以此日是於法
令畏而不致慢也事已然者或謂其可或謂其否事
未然者或謂如此或謂如彼而有所疑而必疑不決
故其為之之意猶與以卜筮決其可否彼此之嫌而

不復疑則行之身而不猶與也故曰以下引筮
為筮猶與踐言之疑疑而筮之申上文決嫌疑之義
謂有疑者既卜筮而決之則心知其是不復以為非
也云云上有文日而行事申上文信時日之義謂上
筮得此日而行事必
須踐行而不致違也

右記卜筮之禮凡四節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
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古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則僕手下取之也
僕與同爵則不受孔氏曰凡僕人需為一物僕事也
為君僕賂也車上既僕為主故為人僕必授綬與所
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卿與侯侯與
降則主人受取綬不然則僕受其綬不潔則主人受其
受其綬也又僕者降等而受其綬不潔則主人受其

禮記集言

由禮卷一

祭

手若不授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獻不受而
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御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不不
用僕授也○賦按兩不然謂不
降等者凡僕人兼降等敬禮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
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背故後右手以還轡
御國君則以相背為敬故進右
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
衣由右上取軾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
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攬轡車驅而馳至於大門君

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上時掌切

乘通發切下並同并必盡切如羊切

辟音則或四避音并切又七須切

孔氏曰將駕前始欲駕行時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

馬駕車僕執馬杖監駕立馬前馬行也已駕竟

也展視於常頭也車行由轡故具視之效白也僕

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駕車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

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上必從右者君位

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登車案有二三一是正發

君之月一是副發擬僕右之升僕振衣取副發

而升也經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振衣而

故說天以爲敬者御馬索也車有一轡而四馬駕之

中央兩馬夾轡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騶馬每馬兩轡

四馬入轡以騶馬內轡二繫於轡其騶馬外轡及

夾轡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今言執策分轡謂一

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

轡竟則試駕行之五步乃立御禮四馬行五步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本

則衛立以待君出蓋器以見敬而立則制之也君

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手中一手取正發

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策轉身向後引君

上也登車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階位

諸臣皆退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辟故

車而進則左右從者亦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

車行至外門君無僕子無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

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力

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

車方驅時勇士亦從車在後今至大門方出履陰風

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止也門闕謂凡所過門

闕清廣深四八渠亦清也步謂下車也此車右勇士

之禮若至門闕清渠則車右必下車所以然者君子

不處十室過門闕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清渠

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僕不下者

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就按立止也

驅車五步而停止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衛式視

馬尾顧不過轍國中以策彗郵勿舉塵不出軌不乘平

宜切欬開代切指思主切轍音谷彗音逆郵音

沒切勿音沒今讀如字屬下句軌音美切

鄭氏曰國君出入必正奇車覆衣之屬廣欬者若自

矜廣猶弘也立平視也舊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

馬尾小視也顧不過轍爲掩在後彗竹節郵勿舉塵

也證曰彗帶也此作虛字用郵云端也郵與他同音

依証讀爲蘇沒切猶云拂也彗郵謂掃拂之郵字句

絕勿讀如字車謂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勿舉二字爲

句以策彗郵而勿舉者言車行國中宜徐不宜疾但

以馬策掃拂馬背勿舉之兩儀中則相去之度爲

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飛故不出

軌也○就按勿舉爲句較直義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李

鄭氏曰馳音馳人不能受人也必式不離十室也式

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遇

之而上車入

未至而下車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士乃

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呂氏曰下之敬重於

式所敬皆

降一等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

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孔氏曰爲君尸謂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告君許用

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

之旦俱來入廟散齊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

敬之君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知

！散齊者，若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若先入廟，食乃尸，尸在廟中尊俾，答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不敢亢，若君下而巳，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答君也。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象，君以羔皮，以虎犛之也。○載後知猶見也，必式必以几者，尸敬君也。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劍皆切。

舊本作下齊牛，式宗廟，熊氏曰：文誤，當以周禮齊右註為正。孔氏曰：按齊右，職註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乘君平聲，下乘路同。

孔氏曰：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因為魂車，鬼神尚吉，故魂乘吉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從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王自乘一路，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三

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曠左也。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惡式。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馬氏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投綬，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勿有誅。齒路馬有誅。朝音潮，感音大，切，勿初俱切。

孔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有威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執馬，但儀杖以行也。若有則，僕人投綬，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御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投綬與已也。雖不曠左，故屋左，但式以為敬，步猶行也。齒，單牽君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勿食馬草也。感，謂以足感觸之，及放，君馬，感數皆為不敬，必致責罰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鄭氏曰：不入大門，讓也。不立乘，異於男子。孔氏曰：公食大夫禮，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廣敬也。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質弱，不倚乘而坐乘。

○兵車不式，武車綬旌，德車結旌。旌耳，皆切。

孔氏曰：兵車，車路，武猛宜無推讓，故不為式，敬也。武車亦車路，建戈刃，云兵車，取其威猛，云武車，建諸車上，旗旌尚威武，故舒散如綬之乘然。何氏云：蓋放旌之旌，以見美也。德車，為玉幣金幣，象幣木幣，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華美，故無旌。其旌，著於竿也。何氏云：以德為美，故著於旌。

右記乘車之禮凡十二節

史載筆士載言

鄭氏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行事也。載言，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誓之辭。孔氏曰：史，國史書禮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誓之辭。孔氏曰：史，國史書禮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誓之辭。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三

王事者，王若奉勅，史必書之。王若行在，則史載言，而從之也。不言簡廣，而言華者，華是書之主，則修其詞，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若尋舊盟，或川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以自隨也。

前有水，則戴青旌，前有塵埃，則戴鳴鳶，前有車騎，則戴飛鴻，前有士師，則戴虎皮，前有摯獸，則戴貔貅。飛鴻，切，為虎也。

鄭氏曰：戴，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所舉各以其類，青旌，青雀，木鳥。孔氏曰：王行宜警，警者，恐先知之，又軍陣卒伍，行則並行，故警，警者，若有非常，不能傳進，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雙翼，則舉示之，青旌，謂青雀，青雀能飛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為鳴鳶，鳴鳶，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戴飛鴻，飛鴻，則知時於前，而衆之，不言塵埃，則知也。鴻，為雁也。雁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戴

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象之象若前有兵象則
舉虎皮於竿首舉獸猛而能擊謂虎復之屬也虎是
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虎熊占欲使衆
見以爲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
裁其皮裁一名豹虎類
也爾雅云貌白虎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抬搖在上急釋
其怒釋音

鄭氏曰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抬搖星在北斗杓端
主指者急指也釋音曰物又此指搖星於旌旗上
以擊勁軍之威怒孔氏曰前明軍行逐值之處此明
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爾雅後北左東右西也朱
龍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事
後須嚴界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射用也
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能殺
虎注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此陳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音

法但不知如何爲之今之軍行蓋此四獸於旌旗
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抬搖北斗第七星也七星一天
星二星三橫門權五衡六開陽七蒼光一至四爲
五至七爲杓抬搖即蒼光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
斗末爲十二斗星舉之於上在軍中指正四方使
四方之陳不差故云在上並作七星而獨云抬搖者
舉指者爲正也勢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旌
四宿於四方標抬搖於中上故軍旅士卒起屈舉動
舉動奮怒象天之行也○就按此節一首絕好古義
尋釋其怒四字舉出神乎書閱兵壁壘森嚴旌旗
西極中建大纛鼓金鼓安無人語已而風動旌
如雲如龍如虎不可引又如雷聲殿殿山鳴谷應
介壽望浪澎湃激乃知急釋其怒四字之妙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代與步數局部分也孔氏曰收書云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

制爲一代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殺也軍
行須整齊故主帥部分各有司司部分也○就按此
節伍整齊而後步伐不亂然所以
整齊部伍者賴有司其局者也

右記行軍之禮凡一節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吟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朝音朝參

孔氏曰此論天子爵謂之辭天下謂七千里外四
之諸侯天子者上天之子爲天所命以四海爲
夷狄惟聖天子猶若天之子尊名以威臨之彼不
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也朝諸侯謂七千里
內諸侯辰政謂授所職象氣之法於諸侯也任功
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予一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音

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也臣下謂之一人
者所以尊王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事者一
人爾於禮也凡王人之階也謂即位履主階行事也
臨祭祀謂臨祭廟之祭祀也內事宗廟也事親宜言
孝故升階階祭廟則云孝王某某天子名也外事郊
社也大地尊遠不敵同視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
親前王而王也至若巡守備於方廣臨視諸侯
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視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
某是天子字稱天子字而下云甫者甫是男子美稱
且假借美稱以備成其字也鄭注鬼神謂百辟卿士
者謂天子所行禮儀之國則止於其廟而使太
祝告其廟之鬼神即昔之爲百辟卿士者也若過山
川亦使太祝告之曰某甫某甫某甫某甫
參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假音遐措
七故切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廷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諫未敢稱一人。孔氏曰：天子在喪未除喪，稱名稱子。除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三年除喪，然後稱王也。除年稱王者，據臣子稱也。成王在喪，予小子一人也。諫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除喪，入于王城，不稱天子，而稱王。蓋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子，而稱王。王稱王，而稱王，蓋所謂生名之也。○執按：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予小子。史書則稱其名，生既稱名，故死得書曰某。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奏

上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宋謂之卿也。五官於周則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說者，周則皆屬司徒。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器也。金工，築冶也。木工，輪輿弓矢也。獸工，車也。石工，陶器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菑毒之器。呂氏曰：殷人尊神，先鬼，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大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大宗，掌事鬼神。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大祝所以養

神，士即尉司平，所以降神。大士，主問龜，所以求神。六者皆天事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則出省。司士掌禁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則所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所以並為五官也。司徒之屬，則六卿六達是也。司馬之屬，六軍是也。司空之屬，百工是也。司寇之屬，士師司獄之屬是也。故曰典司五衆。六府者，上藏之官，儲藏六者之入，以待國用者也。典以辨事，貢九設，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木物，則司水受之。國以樹事貢薪芻鹽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則官司上則泉人，舍人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則委之職，司水則委之職，司貨則委之職，司貨則委之職。內府之職，所入者，乃委國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為器以待國用。所治之材各不同，故曰典制六材。

○五官致貢曰享。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奏

陳氏曰：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士中下士凡五等，曲禮六大以下皆謂之五官。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供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非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為諸侯之事明矣。禮曰：註疏謂家園上六之蓋五官之文，故稱此五官二字致誤。唯陳氏之說得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賀天子以貢其土物，皆先執圭以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摺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史。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此言五官之長，謂天下五等諸侯之長也。伯者，力伯也。分天下為二方，設二伯，以各長其方之諸侯也。皆

王之三公爲之。如周公召公畢公者。三公入命。加一命。則爲九命之伯也。凡氏曰。伯者長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上當方之事也。伯謂天子之養。資之人。若資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爲天子之吏。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其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乃稱故呼爲伯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繫於天子威遠也。國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則國外之人其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若采地內臣民則稱曰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兼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夫氏曰。每州之中。選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之國。則曰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爲

之入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則此不云。指於天子者。記者畧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爲伯。則亂於二伯。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稱曰侯。侯是本爵。若國內臣民言。稱爲君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呂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選諸侯而統之。如九牧之北。謂之。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不稱寡人。雖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統四夷之中。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據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案氏曰。能自養其類曰子。則氏曰。是子與子皆天子命之。爲蠻夷衆國之牧者。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凡氏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某人。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卑人介人。也。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侯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呂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不穀也。春秋楚子解不穀。從其辭也。齊桓公對楚桓。完稱不穀。以自卑之辭答楚也。魯昭宋與宋問公稱孤。列國有因稱孤。自貶之辭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見賢切。

會孫某侯某。見賢切。

孔氏曰。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稱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曾伯曾男。某也。寡人。言寡德之人。適子孤。適者告賓之辭。雖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臾。後不云適子。此不云名。實文不

禮記纂言 曲禮卷一 夫氏曰。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外事。謂此親山川在封內者。天子外事。言謂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父祖重孫。則立就按曾孫者。對祖宗之稱。外事不曰嗣侯。而曰曾孫者。若謂改言克嗣先業。庶藉祖考之庇。得無棄于社稷山川之神耳。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鄭氏曰。薨亦史書。案辭。某甫舉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陳氏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入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謂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諡。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凡氏曰。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也。未執玉而執成鳥。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陳氏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入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謂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諡。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凡氏曰。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也。未執玉而執成鳥。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

遲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天子遲守亦不見也言說就君請益也益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領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就按類見者彷彿諸侯之禮而見也言諸也劉氏云類當為謀謂諸誅而益之也此解較直截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於使切

鄭氏曰繁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子為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獲者曰晉士處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三

是也陪重也子有德之稱春秋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孔氏曰外謂在他國時也按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按此則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若此則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按玉藻上下大夫於他國稱無稱名之事但云大夫私事使私人稱則稱名私事使若晉韓穿來言汝陽之門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彼以私事使故稱名汝陽之門言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就按子美稱也稱其姓而子之敬主及使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面曰朝

依於堂切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費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外朝門外而序入孔氏曰使狀如屏風以絲為貴高入足東西當戶闕之間滿為斧文示威也天子象是在廟

當依前南面而立使上橫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莫主玉而再拜所以莫主玉者卑見於尊莫貴不也諸侯命升西階親受諸侯於是生取圭玉升堂王受玉諸侯降階北面而拜諸侯者延之使升成拜親畢而序皆廟父之室謂門屏之間李延云正門內兩廂間曰室正門謂之應門諸侯內屏在應門之內大夫外屏在應門之外而近應門王當宁以待諸侯大夫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地滿貴有故公在西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

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

郤丘逆切

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易也合謂及期之禮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固嚴也達大夫往相存問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加托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三

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如此相見則用管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東面而誓則用盟盟之為法先歃血為方坎殺牲於坎上為牲左耳塗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諸侯盟牲所用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系大夫以犬系人系以雞毛詩說君以系以犬氏以雞左傳衛伯禽盟孔氏以雞而云諸侯盟雞牛耳耳云贊牛耳則人君盟當以牛也○就按書註卻謂陳陳也謂兩國之盟也諸侯盟會必于兩國壤地相接之處遇言期不言地會言地不言期互見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埽灑

婦悉報切

孔氏曰婿不親迎則女家使人致之呂氏曰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孟姬之類似因其母之姓而賜之姓納女於天子以廣繼嗣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所以謂之備百姓陸氏曰百姓百新男也方氏曰

酒樂者。祭之。物。增。禮。者。有。家。之。事。音。主。人。之。樂。
辭。故。每。言。爲。焉。備。者。備。其。乏。也。○賦。按。以。下。女。上。日。
婦。非。必。有。不。親。
迎。而。謂。之。納。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孔氏曰。妃。配。也。王后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
特。往。少。半。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
也。后。若。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也。夫。人。之。名。惟。諸。侯。
得。稱。論。語。云。邢。君。之。妻。稱。曰。君。夫。人。是。也。諸。侯。稱。侯。
其。爲。配。婦。婦。服。也。言。服。事。其。夫。婦。亦。上。下。通。義。稱。秋。
逆。婦。義。諸。侯。亦。呼。婦。也。妻。亦。也。庶。人。庶。無。別。稱。列。合。
齊。強。而。已。通。言。之。貴。賤。悉。曰。妻。也。○
賦。按。諸。侯。稱。侯。者。謂。屬。于。夫。不。專。制。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公侯有夫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五

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有妾。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蓋。曰。此。以。世。婦。先。
於。嬪。者。蓋。后。之。下。夫。人。最。尊。嬪。次。尊。夫。人。之。數。三。嬪。
之。數。九。小。數。自。三。而。九。共。爲。十二。三。夫人。一。嬪。一。位。
有。世。婦。二。十七。其。數。今。三。十。九。嬪。隔。越。一。位。有。御。妻。
八。十一。其。數。合。九。十。大。數。亦。自。三。而。九。共。爲。百。二。十。
取。其。數。之。合。故。務。其。位。以。相。近。又。夫。人。世。婦。皆。以。兩。
字。爲。稱。嬪。妾。皆。以。一。字。爲。稱。取。其。文。之。便。故。因。其。
數。以。相。從。也。呂。氏。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
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之。妻。同。九。
嬪。視。九。卿。位。在。世。婦。上。妻。師。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
妻。同。妾。則。皆。妾。所。無。蓋。庶。者。視。庶。人。陳。氏。曰。大。夫。妻。
一。而。而。三。國。廢。之。諸。侯。妻。一。而。而。二。國。廢。之。天。子。妻。
一。而。而。三。國。廢。之。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
時。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
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
稱於其母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
則曰名也。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燕。內。諸。侯。之。夫。人。勸。祭。若。祭。
見。也。自。稱。於。諸。侯。謂。燕。未。制。諸。侯。之。時。小。童。若。
云。未。成。人。也。婢。子。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表。見。體。貌。
嫌。其。當。也。子。名。父。母。所。謂。也。言。子。通。男。女。○賦。按。世。
婦。以下。稱。婢。子。稱。于。其。君。也。不。言。
于。天。子。諸。侯。者。不。與。助。祭。人。稱。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王。氏。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蓋。曰。國。君。
及。天。子。之。大。夫。其。子。自。稱。當。稱。天。子。之。子。諸。侯。之。大。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一

五

夫與士。其子自稱當稱諸侯之子。國君及天子大夫
之子。不敢與王世子同名。諸侯大夫士之子。不敢與
子同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姬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婦大計切。相去。

孔氏曰。世婦。謂。兩。嬪。也。大。於。夫。人。而。貴。於。諸。妻。諸。侯。
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姬。娣。之。兄。
女。婦。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貴。妻。
名。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
此。二。等。人。名。也。熊。氏。曰。士。有。一。
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婦。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過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鄆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夫地誠同姓名亦絕之○故按此節重不親惡親之猶言當也當而諱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本不可言出諸侯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生則本不可名然有時不客不言出與名者為其惡也惡而不直名不書名是惡之也君子不宣故諸侯失地誠同姓則名之知諸侯之所以名則天子之言出可類推矣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自上徹覆曰崩是覆覆之聲卒終也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柩之言光也

考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潰

禮記集解

曲禮卷一

五

折市設切降戶江切又音終發疾陽切

呂氏曰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論其爵也考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論其德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要者如重注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免勇於死難者也兵死而可要者如軍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先域戰陣無勇者也孔氏曰凡死於兵而降者是死也四足牛馬之屬一死則餘者更相榮濟而死也○故按士考考亦言卒大夫短折亦言不祿凡年五十不為夭七十乃稱壽前之以得別者謂余及壽而不卒于短折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

妣大曰皇辟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鄭氏曰皇考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繼繼於考也辟法也

考所引法也更設焉就尊神異於人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嬖

鄭氏曰嬖婦人有法度者之稱子日嬖是婦人之美稱夫死曰辟於古不見有此稱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豕曰剛鬣

豚曰腍肥犬曰羹臠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脯曰尹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

稷曰明粢黍曰薺合粱曰薺其稻曰嘉蔬韭曰豐本

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絳幣

鄭氏曰絳幣幣力無切屬名切義也

音切義才何切音亮

禮記集解

曲禮卷一

五

鄭氏曰穀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遠也屬也肥也穀量也脰也尹正也嘉善也稻嘉蔬之屬也豐本也大鹹曰醢也幣也孔氏曰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解送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水肥則毛鼠剛大犬肥可獻祭鬼神也雞肥則其鳴聲長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唯牛六頭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用而用也祭乾也商祭者祭用乾魚豕度味得中而用之肥祭者鮮魚豕熟則腥直若飯則腥不直也尹祭者豕豕方正而用之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清醇潔也清酌者此酒甚清可斟酌也薺合者穀類者曰黍稷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果謂白菓黃菓呂氏曰禽獸之獻以肥屬為美鳥獸鮮美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豕以清之盛為美豕以味之厚為美玉以未成承繼祭其豎故直謂之屬肥犬下豕豕以肥而獻則犬之肥也凡畜肉謂之羹八者皆以肥屬

右記稱謂之禮凡十七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

內則第二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孔氏曰。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王氏曰。后王。謂天子也。朱子曰。注在言諸侯司徒。豈
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實天子之冢宰。蓋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農之分
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鄭氏曰。德
教也。萬德曰光。天子曰光民。澄曰。天子爲天下民之
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在天下者。也。降
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取
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先民解教而法之也。所謂德教

禮記集言

丙則卷二

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篋。笄。總。拂髦。冠。綬。襪。履。
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弭。小觴。金燧。右佩玦。
捍。管。籥。大觶。木燧。偃。屨。著。綦。盥音管。漱所弄切。櫛。削髮
切。篋。所買切。笄。古今切。總。所買切。弭。所買切。玦。所買切。燧。所買切。偃。所買切。屨。所買切。綦。所買切。
子孔切。髦音毛。屨耳佳切。鞞音必。搢音簪。又音薦。笏音
忽。紛。芳文切。悅。始銳切。觴音見。切。燧音送。玦音決。還時
世切。弭。又力切。著。陟略切。綦。其記切。

鄭氏曰繼。頭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去髮者之髦。用髮爲之。束幼時髻。其制未聞。髮髻。髻也。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撝。猶袂也。其方。撝紳。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事佩也。必佩者。備聘者使令也。紛。悅者。玩物之中也。今弁人有首飾者。刀。小刀及佩帶。小綬。解小結也。朋。裂如條。以束骨爲之。

以和甘飲食用並用直粉粉及新生乾菜和印。謂調和飲食也。方氏曰。所即養室。自叔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顯也。於諸子亦慈幼之道。自下氣而養之。亦不可不顯也。蓋養者下養口體也。證曰。疾病奇難。謂疾而有遠處。亦有養處。痛則抑之。養則撫之。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總。拂髦。總角。矜。矜。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綬佩之。為迎尊者。給小使也。其儀也。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四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飲枕。簞。滌。掃室堂及庭。

布席。各從其事。

飲上聲。簞徒敢切。滌所反。切又所賣切。布。案報切。

孔氏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及僕隸等。方氏曰。飲。收而藏之也。必飲枕簞以晝夜異用故也。滌。掃室堂及庭。自內及外也。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蚤音早。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又後水成人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命士以下。命士以上。慈貴則慈嚴。故父子異宮。鄭氏曰。

異宮。崇敬也。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愛而不敢專於養也。乃後事之養。以仲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進其膳。日入以夕其膳。逆視晚養焉。不有旨甘以進其膳。則易具於無祿也。○櫛。按髮為櫛。里水。不必髮至。父母舅姑之所也。劉氏謂。貴子昧爽始朝。後于其子。謂甚。又云。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進其膳。夫由家趨朝。辨色已至。不知所謂。昧爽朝親者。又何時也。且為鳴。與。記禮者。甚言其早耳。若寢門未啓。老人方安穩恬睡。而事子婦相率早至。驚擾睡。可謂孝乎。况奉家室。戴星月。終年如此。休息無時。保無勞且病乎。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何至苦人以難。若此。謂禮者。其何以訓。害志也。○上文皆實。清已足。甘。劉云。不有旨甘。何具無。亦非。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五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飲席與簞。縣食。簞。枕。飲。簞而

禡之。鄭氏曰。禡。音。禡。而。音。切。長。知。兩。切。少。詩。切。鄭氏曰。早旦。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

孔氏曰。此所臥在下之席。與上親身之簞。又縣其所臥之食。以饋所臥之枕。簞。既親身。悉其簞。汗。故以。而。簞。之。席。則不。鄭氏曰。將。起。謂。更。臥。處。而。前。也。須。臥。乃。數。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

近。敦。牢。厄。匪。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食。

敦。音。對。牢。木。侯。切。厄。音。支。餒。音。俊。

鄭氏曰。傳。移也。年。讀。日。整。厄。區。酒。漿。器。敦。牢。奉。養。器。餒。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餒。乃。食之。孔氏曰。宋。

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依於姑切食音

志切
方氏曰惟不故能於命勿違惟故能於命勿息勿
逆則順受也勿息則動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
與之姑使之而後復之則順受動行可知應氏曰父
母舅姑之命或未令乎理惟當順而不違或不違其
勢惟當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求偶不稱而必
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孔氏
曰尊者加已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已事
既成不使代已者為之待代已者
未解而後復本業於已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音數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人

孔氏曰此尊者
待卑者之禮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用也怒建責也未庸明也猶為之隱不明
其犯禮之過也孔氏曰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
命者子放放逐婦被出妻猶不顯言其過也○執務
不表禮謂謂不表其失禮子猶可也婦出而不明其
罪何以服婦父姓乎且使無故放之者得藉口謂文
而以無罪為有罪又何以訓乎或又謂表禮二字平
看謂不表其惡亦不加之禮也雖記諸侯出夫人至
于其國以夫人禮行至以夫人人使者將命有司東
器詎曰無禮等子僕隸之斥逐乎愚謂不表禮者不
表其放逐之禮也放逐之禮雖何告之宗廟告之族
黨鄰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逐之無使
復也不如是者其悔而不忍終絕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
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復

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受而不諫使父母
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孰諫諫孰
諫嚴勸而諫若物之成然呂氏曰諫曰下氣怡色
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以待人能體此
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也此第一節有門小節謂
父母有過則當下其氣怡其色柔其聲以諫敬其親
順不違以冀父母之悅而從已此第一節如此以諫
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恭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
諫此第二節上言悅則再諫若其不悅則將不諫乎
蓋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
人寧孰諫而使已取怨於父母也復諫者再諫也蓋
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犬之養物者則變化生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九

物之堅實者至於敬也此第三節若父母怒已之
言其心不悅而施蓋建於已雖善而至於流血亦不
敢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恭敬
以感動之而圖無諫也此第四節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處人之子○執庶大夫二妻
士一妾皆有定數有餘于定數之外者則非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沒身不衰

鄭氏曰由
自也凡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宜若善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母令名必果善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謂陳者終之成

○子婦無私貨無祕商無私器不致私儼不敢私與

切六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蓋曰節節所儲資財之物皆謂所養畜往之物器用飲食等所用之物俱備以備借人與諸以物遺人也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十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腹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改切

鄭氏曰或謂私親兄弟澄曰佩謂雜佩悅謂悅中更一作並即香白芷也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莊子曰蘭而佩之於身取其芳馨也新猶初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蘭之佩悅屬之蘭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將以獻於家之尊者若尊者肯受已所獻則其喜一如自己初受他人所賜之時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衛之

此承上文言獻諸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回還賜其婦則婦必辭於舅姑而不敢受舅姑若不許其辭則婦受之如再受人賜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

受所回還之物有如再受舅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之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之物亦不敢私用藏之以待舅姑乏而後有所用之時則將此物與舅姑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復狀又切

清謂請於舅姑故賜謂舅姑舊所賜之物承上文謂婦若將以舅姑所回賜之物與其私親兄弟其物雖是已所自藏然亦不敢私用已物故必復請於舅姑舅姑既許然後與之也○試按陳氏故字何本通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方氏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氏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士

鄭氏曰不敢專行

舅沒則姑老

鄭氏曰傳家事於長婦澄曰老與孟子堯老面稱孫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爾謂事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鄭氏曰婦傳家事矣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行事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於冢婦

鄭氏曰介婦來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不友朱于禮友

為敬令
如字

鄭氏曰：母息謂雖有勤勞不敢懈倦。善兄弟曰：友婦類猶兄弟也。不敢並者：下蒙婦也。命謂使令。昏曰：謂家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也。朱子曰：不支無謂於介婦。此句未詳。或疑友當為敬。項氏曰：當連上文讀之。言舅姑若仕使家婦家婦母得以尊自意而受辱家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庸之無禮。謂處叱之息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以母字統之。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家婦。故所敬敵親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兩使字皆主使令言之。○就按敵親謂相抗不敢並行三事不敢親之日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

適丁歷切

鄭氏曰：祗敬也。宗大宗孔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士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方氏曰：不敢以支臨宗也。登曰：雖眾車徒以下釋上文不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孔氏曰：猶言也。歸歸還也。子弟若有功德。養事上歸還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鄭氏曰：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就按鄭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為子弟者則必獻其上。又宗子之尊子我者。惡意獻猶歸也。歸宗子之物必選上者而後自用其大於宗子之卑幼者猶然其于尊者不待言矣。如此解亦通。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鄭氏曰：賢猶善也。孔氏曰：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齊切

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孔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方氏曰：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后敢私祭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歸氏曰：上文言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又言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蓋曰：父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士

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同為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內。方氏曰：加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既而我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二十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闔音

鄭氏曰：闔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方氏曰：此與曲禮所言同。鄭氏曰：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

河如

氏曰將御者必齊戒澣者所以致潔敬也補氏曰

次以至恭履慎衣履必以禮之至也
不敢以美麗求寵豈有爭妬之心哉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日。孔氏曰：謂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三妾則三日御。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大夫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今日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曰：蕭蕭宵風。夜在公。注云：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僭之嫌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方氏曰：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天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未

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

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側室。謂夫室。大燕發也。作者。威動也。齊則不入側室。若始時使人問也。孕者。示有事於武。懷事人之佩中。妻男女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邪前也。孔氏曰：此明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大燕發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大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發尊故也。補氏曰：天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得。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遠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

女否。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士負

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迷矢六

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士之

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音提。又如字。下同。射

孔氏曰：此論國君世子生之法。婦人初產。必用病虛。麻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觀四方之難。士皆禮。禮實。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方氏曰：士使負子。既得吉。上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

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遂非天神之助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幸以禮禮其負子之

士。仍賜束帛以酬之。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雖用一人。和六年左傳云：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祓按：三日二字。當在接以大牢之

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迷矢六

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士之

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音提。又如字。下同。射

孔氏曰：此論國君世子生之法。婦人初產。必用病虛。麻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

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觀四方之難。士皆禮。禮實。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方氏曰：士使負

子。既得吉。上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

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

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遂非天神之助者。以見雖

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於士。乃

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幸以禮禮其負子之

士。仍賜束帛以酬之。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雖

用一人。和六年左傳云：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

大夫妾。文略也。○祓按：三日二字。當在接以大牢之

年。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少去澤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

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長子

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

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特豚也。注

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繁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

亦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七

上下節擇日。謂擇吉于三日之內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年。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少去澤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

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謂長子

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謂

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特豚也。注

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繁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

亦用特豚。不嫌與長子同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

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宅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與為孺子室者，特婦一處以處之，諸母來妻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上妾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宅人無事不往，為兄精氣微弱，將驚也。孔氏曰：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兩候養子之法。其三月之後亦當然也。此文雖疎，諸保其質亦事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謂保官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大夫有三母也。劉氏曰：寬則容德，嚴則多，嚴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慈則慈意決洽，溫則言動祥和，良則心慈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勇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若夫愛子以慈，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體，衛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養負之者，保母之職也。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太

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傳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蓋曰：子師，子之師也。慈母，則子之傳保母，則子之保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傳保之職矣。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淑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美德如下所言可也。以為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若丁果大果

切下並同鄉
去聲精音肩

鄭氏曰：皆所遺髮也。夫自日月午建口鼻，貴人大夫以上也。由白也。別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人夫特豕，上特豚也。夫人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群人君也。孔氏曰：翦髮，所遺不翦者，謂之髻，夾向兩旁，當角處，留髮不翦，日月漸髮，留其頂上一縷，一縷，相交連，連，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鬋，鬋者雙也。妻將生子居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對，故有昨勝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楹東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鬋則相背，以其奇也。或男耦女奇，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須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咳音孩，還音。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尤

鄭氏曰：某妻姓若言妻氏也。祇敬也。欽敬也。帥，猶也。欽有帥，敬之敬，使有儀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有成，記有成，謂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適，妻復夫之燕寢，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楹東面而立，傳保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稱雅也。謂奉敬本見孺子，夫對妻言，當敬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說，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執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言，當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說，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成於尊也。孔氏曰：大夫對日，敬當有妻後告諸母，後名成於尊也。孔氏曰：大夫對日，敬當有以師之妻對日，記當有以成之。師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妻言遂入側室，言夫入食如養，妻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妻之辭溫，言之法也。○賦，孩咳，嬰兒笑也。咳而名之者，父作嬰兒笑狀，喜之至，且以導其笑，使若得名而喜者。

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宰告聞史問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間府其一藏諸

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

一人五黨爲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

皆有屬吏餘猶言也夫入已見于入室也其與妻食

如婦始饋舅姑之禮孔氏曰此謂大夫以下故以

名備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是

卑者而告則告諸父可知若名而藏之謂以信實書

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見于既畢夫從側室而入正

室登禮謂婦始入室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登饋

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肱載之舅

則左肱載之姑也大夫以上無文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幸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妻

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孔氏曰上文言卿大夫

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

禮故此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亦兼世子右手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皆易字

中之疾難爲醫也陸氏曰又致曲則不以山川又加

計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辨故春秋傳曰以官

則廢職以山川則廢土以畜牲則廢祀以器辨則廢

禮晉以信侯廢司徒宋以武

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孔氏曰我

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

如先生者不改也馬氏曰衛侯傳曰衛侯惡又有

齊惡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

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

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幸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適謂已見子夫食而後適

也如始入室始來時時妻饋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

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妻也凡妾媵大夫曰君孔氏

經 101—296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損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廣者傳好之屬也。人君尊嫡妻不抱子有司
臣有事者也。孔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
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明父庶子與適子連文
事者皆同適子故此特云見庶子之義庶子生皆就
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
損者以其子見是損者庶子也其母朝服見君故不
自抱子君所有賜謂生之子之妻君所有賜謂庶
妻幸則君自名其子衆子謂衆妻之子不待定御則
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庶子生
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
有衆子適子謂子之母弟也衆子衆子之弟○孔氏
庶子見於外庶者謂庶長子生則求有適子也

禮記集言

曲禮卷下

壹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禰室其間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則妻及見子禮尚也。孔氏曰：無
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
寢不須出
居禰室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旬音均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妻則將生子
均氏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婦人君也
子未食而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急正親庶之義
兩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則異矣孔氏曰：大
夫命士適妻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先生者先
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冢子以

下言天子諸侯之子其見則有食前食後之異庶氏

日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也。朱子曰：是鄭氏之
句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二月也。亦寬大
夫禮而又別其家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
同。唯適于庶子為異爾。按此節鄭氏曰：一義庶一
義朱一義。三說俱未通。按此節鄭氏曰：一義庶一
直義。謂三月見子。既見而後入食。冢子庶子其禮一
也。又有一說。大夫命士之子旬而見。不待三月。冢
子見而後入食。適于庶子。禮食而後見。其見而名之
或執其手。或循其首。則猶前也。此專為命士及大夫
言。記禮者當視經義。則猶前也。此專為命士及大夫
言。則庶長子記。未能折衷其義是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
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在而有適孫則有辭與
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孔氏曰：此鄭大
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言

禮記集言

內則卷下

壹

戒之辭。今孫見於祖。與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與見
庶子同。無所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妻與
長子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
非適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幼大夫之子有食母

士之妻自食其子食子食母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
君有以勞賜之幼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遇於傳御之
中喪服所謂乳母也。
士之妻腹不放使人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聲華女聲絲

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唯子於切俞以朱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孔氏曰
革帶大帶皆謂之繫。內則所謂男聲革帶也。春秋傳

所謂學屬大帶也。易言繫帶。揚子言學悅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學為帶。特鄭氏以男學革為盛悅之義。鄭氏曰。食然也。學小集。盛悅中者男用。女用。婦。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

日。數日所主切。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方名。東西南北也。鄭氏曰。不同席共食。要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耻也。數日。別室與六甲也。方氏曰。出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音儒考苦。切肄以二切。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雷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雷

鄭氏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簡諒也。禮帥。初。通習先日所為也。肄。習也。請。信也。請。習也。簡。所書篇數也。簡。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孔氏曰。簡。也。行禮動作皆習。簡。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師至也。學幼儀。少奉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成。教。日。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為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其學之所始也。鄭氏曰。計。花。數之總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於外。居。日事也。與。燕居。閒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衣。用帛也。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序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衣於

鄭氏曰。成童。十五以上。先學勺。後學象。又武之大也。大夏。桑之文武備者。孔氏曰。勺。文舞。象。武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虧損。故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武備。其學不教。謂廣傳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謂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其體和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童子。必以學。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其體和。欲其體和。則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進為成人之事也。陸氏曰。始學。禮言自今始。謂其學不始。有前此者矣。八年始教之讓。三十始學射。四十始仕。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行而行之。以期於美。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雷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辨學。無方。孫友祝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

服官政。七十致事。孫音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父之政。役也。孫。順也。順於友。親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張子曰。辨學。無方。猶知類。達。達。朱子曰。方物。方。猶比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達。方物。發慮。則慮不達。物。孔氏曰。四十壯而仕。出謀。則謀不達。以爲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令。則有令。有從。必有去。令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誠。誠。辨學。日。無方。孫友曰。祝志。首文。祝志。學。學于師也。無方。猶云。不學。師友原無一定。為志求道者。隨在可以取益。故曰。無方。祝志。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

制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樂遊豆菹醢禮相

助奠鄭氏曰凡切於祭者皆思里切紐女金切紐音祖

男子未十年亦居於內十年則出就外傳而居宿於

外女子雖十年以上亦止居於內而不出也對女師

也鄭氏曰不出也居內也鄭氏謂言節之也言婦也

客視婦氏曰有妾而之意視有妾之意也從所

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與孔子執

御之執同治有慎意安於執麻象而慎於治麻象

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人之

事盡是矣孔氏曰按九章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

容婉娩婦功絲枲則既就合為婦容鄭氏以婉為言

婉為婦容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

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其門也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

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鄭氏以婉為言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妻

妻

內則卷二

妻

事以共衣服之月也親於祭祀則飲其酒是事多
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樂遊豆菹醢等物以致其親
相助長者而莫之於神焉孔子曰納酒樂而人之禮
曰還豆菹醢者還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於還豆也
然菹醢實於還豆者實於還豆者有屬情等物不言者
文實省也納其酒樂還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
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
者而助其莫於神位之前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
妻并則為妾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
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
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妻之言接也問
彼有禮也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云由
彼而問此亦言
自此而趨彼

○月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左陽右陰也
孔氏曰漢時行之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地
道尊右

右記男女之禮凡十九節

飯

鄭氏曰日
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稷黍思呂切

孔氏曰此飯凡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
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朝食四簋

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玉藻諸侯朝食四簋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妻

○飲
鄭氏曰日
諸飲也
黍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苽為六鄭氏曰黍稷曰穀生
穀曰稷陸氏曰稻黍稷之類今穀類生穀若今早稻
晚稻則改早稻食之而已故說文云稻稷也黍早熟
穀也稻口此蓋指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
文又言黍粱別有白黃二
色黍稻各有稻稷二種也

重醢稻醢清糟黍醢清糟梁醢清糟或以醢為醢黍醢

漿水醢鄭氏曰醢力二切醢力切醢於

鄭氏曰重醢也清糟也糟醢也致飲有酢者有醢者
醢之也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醢也木者清糟也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飲校之則清涼也醢醢之問名諸為醢孔氏曰醢黍

醃醬宜蓼假脩祇醃 卮莢兔醃 栗膚魚醃 魚膽芥醃
 栗腥醃黃桃 諸梅諸卵醃 食音嗣 臂力戈切 底音孤 和
 三敢切滋音面或如字 卵音壯 厥
 丁亂切蛛其其切 卵鹽力管切

黃氏曰：腐，髒也；穢，腐也；穢，腐也。腐，謂折乾中羊肉也。凡羹
齊宜五味之初，未屑之糝，麥則不矣。凡滷，謂烹之以
汁和也。苦，苦茶也。以包胥，殺其氣，卿讀爲鹽。鹽，魚子
服脩，鹽，脂，脂，脂，桂也。蜚蜚，蜚下也。屑，切肉也。卿鹽，大
鹽也。自蜚蜚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無所食，其饌
西風，方氏曰：蜚蜚，牛也。其最前而首有角，其肉可爲
醢，故周官饔人共之以投醢人也。腐羹，謂乾三牲之
肉以爲羹，和糝不麥，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麥也。麥
味辛，或川或否，以其性味各有所宜也。滷，豚，爲所
謂滷肉，蓋和之以滷者，醢膏，謂和諸醢之類，以滷者
也。登，曰，熟食，麥食，折糝，食之物，凡三：糝羹，脂羹，雞羹。
大羹，兔羹，羹之物，凡五。腐羹，再出，滷，腐，爲羹，滷，腐，爲羹。

畢

龍、鰻之物凡四。鰻醢、蜆醢、魚醢、鮓醢之物凡四。醢音卯。醬、芥、青、茗之物凡三。醢音三出。鮓角。康脯、魚臠、一、菰食二、雉羹三、多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折筯七、大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醢醬十二、濡魚十三、卵羹十四、濡鼈十五、版脩十六、老醢十七、虎醢十八、康肩十九、魚醢二十、魚膾二十一、芥蕡二十二、康臛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柗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皇氏以濡餅活醢之下。醢醬、鮓魚之下。卵膏、芥和調之屬。爲它物設之。故不數。而康臛之下。醢醬則分醢與醬爲二物。今按醢醬釋醢以爲醬卽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爲類。謂二物者非。○賦按各句俱重下截。兩配食烹調之言也。○濡注謂烹之以汁和。蒸烹煎熟卽以所烹出之汁和而食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麂脯。田豕腐。皆有乾雉。兔皆有芼。鴝鵒。范。芝。栴。淺。枳。藟。榛。瓜。桃。李。梅。杏。

[illegible]

郭氏曰：膾，皆折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薑菜切也。毛，謂菜蔬也。軒或為肝，蠅蚋也。花蜂也。蘧，艾也。俱蟲。畏也。祖，菜之味醢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習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能者不能大錄。孔氏曰：麋鹿田豕膾，非但為膾，又可厭食。厭食之時，皆以薑菜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制。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雄雉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極者。庚蔚，無華而實者，名極。皆芝。極，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極。皆芝。屬，則芝極是一物。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蔬，其有白者不堪食。賀氏云：芝，木樨。極，欬菜。以芝極為二物。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膾脯五。康軒六。鹿肝七。田豕肝八。膾軒九。雄雉十。兔肝十一。爵十二。鷄十三。鴝十四。范十五。芝極十六。蘧十七。棋十八。棗十九。栗

聖

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粗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人君燕食也。按周禮。適人。饌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棗。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不惟三十一物。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漢按賀氏以芝。橘爲二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芻十五物。走麋之味。芝至栗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黃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者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孔氏曰。此接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按鄭志云。脯非食飲。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下專用脯。以爲食飲者。有餘饌。茶之助得有脯。士不決羹臠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

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然與膳夫所司者異彼特謂燕居之食爾膳膳也故不得兼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燕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厭之而已上如此則大夫武之可知黃氏曰膳膳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燕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膳及庶人唯者老乃不徒食從者茶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澄按孔疏方氏以燕食為燕謂之食黃氏以為燕居之食黃氏說為是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食音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燕居亦異爾孔氏曰凡人所食助以雜物膳膳羹飯為主故無等差按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周禮掌客云上介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食謂燕膳羹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羹

可食者此庶異也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

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坫丁念切

鄭氏曰秩常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膳也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相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天子膳用六牲今云五膳是不一牲為一閣魚膳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膳也大夫既卑無膳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豈魚膳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圻度食也陸氏

○大言於閣二則案上房中可知證曰上言於坫是亦在房中或北室之角也○賦按大夫於閣士於坫兩於字下有脫簡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精切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孔氏曰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熬之為飯煎醢使熟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滋潤○賦按沃之以膏故曰淳煎醢加于稻故曰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音模

鄭氏曰母音日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孔氏曰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爾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酒果為

禮記集言 內則卷二 羹

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其夫

○炮取豚若將封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

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皺為

稻粉糲漉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減之鉅鑊湯

以小鼎鄉肺於其中使其湯毋減鼎三日三夜毋絕火

而后調之以醢醢炮步交切將子即切到古圭切到口

音斤又如字乾音干擘必麥切去起呂切

鄭氏曰地者以塗燒之也謂當為鄉肺也封制謂以肉之上醢莫也糲漉亦得異語也糲漉與滿滿之滿同鄉肺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

頁切鹽音豔又如
字潘音儒乾音干

臠之以醢。故腥肉及其氣。蔬斬而不可切。碎難宛。脾
而切之。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爲蔬。細切爲羹。其

婦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人宜粱而上云折稌用大羹者此素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也方氏曰牛土畜土執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遊逸則疾故宜稷蓋稷之疾者也犬能守也豕能遊逸則疾故宜稷蓋稷之疾者也雁隨陽陽則舒而守則強故宜粱蓋粱之強者也雁隨陽陽則舒而守則強故宜粱蓋粱之強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連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連故也王氏昭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爲宜牛上壽稌全穀牛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四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今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曰。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亦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參肥四時。長養五藏之氣。

為配敬也。夫禮。禮曰。凡所去。蓋為有若於人。解者。推
乎其故。各以已意。應度。宜其然乎。無意。意乙。後說近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八節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
其禮皆有惇史。有乞言又

鄭氏曰。微其禮者。依違言之也。孔氏曰。五帝奉養老
大。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則記錄
之為惇史。之史。使眾人法則也。三王亦法其德。行既
行養老之禮。然後從而求乞善言。乞言之說。亦依違
求之。而不偏切。其善言皆有惇
厚之史記錄之。昔者。爾三代之也。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畢

○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凡自
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瞽亦如之。瞽音古衰
七回切

王制篇養老章。自有虞氏至其家不從政。並是此篇
之文。今存之於彼。而此一節內。王制五十養於鄉上
無凡字。使人受上無者字。唯衰麻為喪上無凡自七
十以上六字。其家不從政下。無瞽亦如之四字。為文
小不同。故兼存於此。其
餘文同者。此不重出。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甘焉。父母之謂也。有尊
者在。故下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
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養
羊向切

孔氏曰。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
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
食忠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既云孝子之身終。
作記之人。恐人不解。謂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
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孝
子之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父母所愛敬。犬
馬之屬。盡須愛敬。况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鄭氏曰。
賤賤貴也。方氏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計其憂。志
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悅聲以樂其耳。柔色以
樂其目。定於特以安其養。省於晨以安其處。思不棄

禮記纂言

內則卷二

聖

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志。則足以養
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
其身而不改怠焉。事死如事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禮曰。老謂父母也。或以此老字為近
於親之老。非也。忠養謂竭盡其心以養也。忠養之以
上。曾子之言。孝子之身終以下。記者之言。謂如曾子
所言之事。孝子之身至終如此行之也。父母既終之
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矣。但於
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受敬之。可
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右記老老之禮凡四節前二節國之老老君之

尊敬其臣也後二節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

母也此章拾其遺附于篇末故章旨總以老老

二字該之

終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少儀第三

鄭氏曰少小也記相見及處差小威儀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為所記者小節爾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義為大少有不意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訓大儀者所以訓禮也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敵者曰某固願見見賢起切

鄭氏曰君子大夫若有異德者孔氏曰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客實願見君子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賦按固願猶云實願也階所由進也主謂司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禮不得

禮記纂言

少儀卷三

一

主賓客之人為之引進也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亟去切皆曰聞名

鄭氏曰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上之辭如於君子也敵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皆無日也以無目幸不稱見孔氏曰前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相見而疏者○賦按於敵者亦曰聞名者今人舊識久疎再見則自舉其名蓋形貌久而變或不能識名則一聞即能見也○鄭氏曰朝夕不時見之人其

請見之辭曰願朝夕不時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

於司徒

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比謂北方其年力以給喪事若五十後反哭四十待盈坎童子

不得與成人為此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遇本師貴者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賦按此讀去聲喪乃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故遇有日比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

司敵者曰贈從者從才切

孔氏曰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若若朝會出往他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各舉其便矣爾若尊俸物不有乏少故不言貨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不可主與君物者也敵者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臣致送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送親者兄

禮記纂言

少儀卷三

二

弟不以送進送音進

孔氏曰此明送四種者以衣是死人之物以衣送敵者死曰送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送但云致廢去言不收必充君欲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雖物價賤主君衣服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人記云君無送云無種者不陳不以飲進爾執之將命親者相送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損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賦按進將命也不以送進不令損者執此將命也○說不止兄弟舉一例其餘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為云甸切下同

孔氏曰此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甸甸也言此物田野所出合歸入於君之有司必云甸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行有司

附 賄 音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三

豕左肩五个。

孔氏曰爲人祭謂攝祭致俎於君子其特命之能謂致彼祭祀之福若已自祭而致俎則不敢云福言致其善味爾若已祔禋而致牷又不敢云膳但言以告使知已祔禋而已凡初遣膳告之時主人自省視依食多少備其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其禮而下明所勝禮數也若得太牢祭者則用牛脰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簋者取肩自

段。

禽加於一雙

熟者。○賦

禮記集言

卷三

四

一切用

庖人受之

則啓櫝蓋襲

詞音獨拊芳武切積音獨
夫積二音扶下如通切

鄭氏曰有以前之謂他舉幣也。秦侯鎗衣也。也。但其衣出兜袋以致命。鎗弓衣也。積劍南也。也。合之。積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孔氏曰。拊弓把也。左手拊弓。右手承拊。是也。積劍。先開劍函之蓋。而以蓋仰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積。又劍在匣中。已有衣。人則開蓋出劍。重加衣。飾而進之。故曰。下。中。襲字。意。積劍。夫發聲。與與之也。作于字。讀更明。註疏謂以蓋仰合于下。似覺半。而禮進劍者。左首是。必持而進之。斷無置之積中。之理。○又按廣雅。謂積以未為之。孔氏云。積。字從衣。是以給帛為之。孔說較確。

笏書脩也。直弓。茵席。枕几。風杖。琴瑟。戈有刃者。積劍。簠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五

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劍授拊。凡有刺刃者。以

授人。則辟刃。謂音笑。刺七智切。又七亦切。辟。區亦切。

鄭氏曰。苞直。謂編束在掌。以裏魚肉也。商者。尊也。通

警。杖也。策者。也。當如。三孔。皆十六物也。拊。謂把以

利刃授人。則辟刃。不以正。邪人也。孔氏曰。笏也。書也

修。脯也。苞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風也。杖也

琴也。瑟也。戈有刃者。積也。之有刃。以積。韜之下。也。矢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孔氏曰。性。說也。尊卑相。以跪為禮。尊者立。卑者受。其所與之物。尊者立。卑者以物授之。此二事皆不坐。

若坐。則尊者屈身也。○執按性之直者。二句。為膠飢失禮者言。蓋謂受立授立不坐。若有執尊卑授受。以足與讓禮也。直對委曲變通言。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孔氏曰。此論贊幣之異。贊。助也。為君授幣之。時。由君之左。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

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薄皆切。闥。初。風切。長。知兩切。下。列。

孔氏曰。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賓者。告主人曰。辭謝

矣。謂辭謝於先。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至。主人

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至。虎。朱。入。戶。內。雖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六

尊長在堂或室。眾人後人。不得說屨。戶內也。登。日。曰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

則而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恤。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

畫地。手無容。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畫。音獲。娶。所。甲切。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就按不問年。嫌若欲序齒

也。不使人傳命。嫌若賓主也。見則面。不問。不取。不

居外。必詢所往。於尊者不請所之。則他事舉不問。可

知。不將命。亦是不敢煩動意。侍坐至不娶。皆致敬也

以手指畫。古人席坐。指畫近地。故曰畫地。與尊者言。不敢以手指畫也。不但指畫。并不弄手。為客。人無

侍射則約矢待投則推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

角不擢馬擢直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投投壺也擢矢不敢釋於地也角謂觥爵也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樽先設樽在中庭樽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樽身上上樽前取一大下樽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客得四箭而升堂插三隻於腰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插於身前生一一取之若卑者侍射則不敢釋置於地手並抱之據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壺上不服者據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日敬養若早者得勝則不致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薦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酌用爵尊禮云

禮記纂言

少儀卷三

七

勸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賓則不取用角投壺立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向也凡投壺每一勝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類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微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亦不敢飲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薦若耦勝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注說恐非是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朝直通切歸音

孔氏曰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禮去必由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發主於歸家也鄭氏曰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朱子曰易曰或鼓或罷勞也

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屢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還音旋蚤音

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振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劔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屢問於戶內是屢偏在側故得自旋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雖嚴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及以下諸事皆是主人久體倦欲起或臥意侍者此時假令請退可也

右記見遺之禮凡十四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歌小飯而亟之數噉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扶晚切下牙至紀力切數色

禮記纂言

少儀卷三

人

角切唯子笑在笑二切

孔氏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舊曉曉言謂疾速而嚼見問也數噉謂數噉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哉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燭側角子角二切

鄭氏曰凡飲酒主人親執燭燭燭示不倦也孔氏曰獻主主人也○獻按以燭繼晝本非所宜主人受客而留之故親執燭以示留客之慈然不讓不辭不歌則亦草率數爵而止非若後世長夜之飲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導替亦然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方氏曰：設尊必面其鼻，不鼻也。○試按上尊，尊之上也。尊者尊壹者，兩尊字謂設尊與壹也。而前也，以當之鼻向前。猶尊者之以南爲上尊也。上與鼻一物，左與而一例，左其上，而其鼻列尊壹之禮同也。

○客爵居左，其伙居右。介爵酢爵俱皆居右。酢音昨。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故賓不舉奠於薦東。介爵酢爵俱皆飲爵也。介賓之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試按飲字當是餘字之誤。謂除尊賓而莫爵薦東外，其餘介爵俱皆以及賓介酢主人之爵，皆居西也。

末句補足上句。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軌范乃飲。軌范上地美切下。音與范範之義同。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九

末范謂試前。○試按如君之僕言。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孔氏曰：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趨徐趨也。○試按長者賜小子爵，小子受而祭立飲。

○飲酒者，醕者有折俎不坐。醕其記切。

鄭氏曰：已沐飲酒曰醕。始冠曰醕，折俎尊敬之乃坐也。孔氏曰：飲酒者，則醕者醕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折爲尊醕，醕小事爲醕，故不得坐也。○試按不坐立飲也。醕者醕者得坐若

取俎進俎不坐。

試按取，即下節取祭。進下節祭而反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孔氏曰：俎醕有足，故立而跪，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爾。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賓客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試按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坐。意折骨與燔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陳氏曰：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故祭於俎內也。○試按折俎燔肉皆取祭，應羞不使於取，故於俎內。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十

○羞首者，進喙祭耳。喙詩切。

孔氏曰：羞首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臠。臠音所歷。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腴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應大。

○未步爵，不當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敬羞也。敬羞本爲酒設，若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身爵之時，羞應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應隨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

○凡羞有酒者，不以齊。齊起及乃齊。

孔氏曰：滑汁也。產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雖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執按凡齊為句，齊調劑也。以鹽梅調羹也。執之非執，鹽梅執羹器也。而鹽羹居人之右，今將調齊，則以右手執羹器居之於左，以便調齊。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孔氏曰：祭肺之法，割離之不絕心，心謂肺中央少許爾。

○牛與羊魚之腥，許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

皆許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許而切之切葱若龜實之醢以柔之。倫切辟音壁，又音麥，切宛音反切。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士

孔氏曰：此明肺及野禽之異。而切之者，先臠為大脔，而復細切之為膾也。鄭氏曰：此軒脾雖宛脾皆謂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菹，菹菜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曰：菹，醢菜也。醢，人所謂菹菹菹是矣。後以菜為菹，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膾夫過謂之齊者，以此許而切則大，菹而切之則小。

○為君子擇葱，則絕其本末。

孔氏曰：本根也。葱雖根不淨，大者乾之，絕之。

○君子不食腥腹。

鄭氏曰：腥，謂作羹，謂大豕之屬。食未熟者也。孔氏曰：腥，豬犬屬也。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方氏曰：秋祭日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思食

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凡洗必盥。

鄭氏曰：先盥乃洗。盥，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辟而對。辟，正也。勿氣，勿氣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執按凡盥飲禮恭，則洗而復盥。辟飲酒禮，主人盥，賓卒洗，與辟辟，乃實而進。若酌酢獻介，則敬矣。此言執食飲者，若

是洗盥致敬，則執而進之時，必敬之至，而屏氣似不也。息。

右記飲食之禮凡二十三節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主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

善於某乎。

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指其善。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執按問品味者，問所嗜好之物也。嗜好之故，雖食不厭。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執按規矩。常法也。而有不合盡泥者。常法之外。又別有說焉。不可不詳也。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余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執按曰。字當是自審之詞。將問卜筮。必自度曰。吾所問者義乎。志乎。見以爲義矣。而有所未信。乃卜筮以決之。若志則斷斷不可爲。何待於卜。不貳問者。如同此一舉。遂探則公。邪探則私。始以道探問。終不吉則當暫止。不可又問邪。樣也。原本不貳問。在問卜筮上文。正改於問志則否下。最當。

○執王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鄭氏曰。步履足曰趨。於重器。於近尊。於進後。無容也。○執按堂上。後不可趨。非必近尊者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古

執按二句。已盡聖賢必法。即孔子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鄭氏曰。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拊

埽。悉報可拊音糞。拊。力涉切。拊音糞。孔氏曰。汜。廣也。外內俱埽。謂之境止。埽席前曰拊。若拊席上。不得用埽地帶也。膺。人之臂前。拊其之舌也。持箕。音曰。拊音糞。前不得拊尊者。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鄭氏曰。罔。猶罔聞。無知貌。李氏曰。冠聞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佩袂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徒然。子。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聞。神不明也。○執按衣服之不可不知。以在躬也。貌言。視聽言身。所自有。罔聞不察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營重器

執按不疑在躬者。不使吾身有可疑之事也。若度民械。願大家。營重器。則人疑之矣。氏人也。械。兵器也。度。其多少也。大家。莊謂大夫之家。願。望也。大家。所有之物。我亦希望有之也。營。猶度。度其器之貴賤輕重。如楚子問鼎之類是也。度與營皆有所度。非分而願者。貪也。貪不已。則爲亂。爲使人疑其貪且亂。則禍及身矣。故曰不疑在躬。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古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孔氏曰。人當正視。不得窺覷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戲色。當尊其尊。敬其敬。慢則失敬也。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傷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賁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是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毋拔來毋報往毋潰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營衣服成

器毋身質言語

鄭氏曰。報。報也。報音赴。拔。拔也。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節漸。不可卒也。潰。潰也。潰音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之。測。意度也。成。猶善也。營。衣服成器。則疾貧也。賁。成也。罔聞。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朱子曰。拔來赴往。拔是急走倒從。赴是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

焚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有舊好義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遂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或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歸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帙按拔來報往與濟神對一是由莽人一是猶漢人循枉與湖未至對斯道也追告人之已往也湖逆億也魯衣服成器者已成之物而毀敗之質語言者未定之事而質成之此皆字與譬重器之譬不同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

齊如字皇萬音往莊輔氏曰美如字口通
云如字既讀如驂

鄭氏曰美爲儀字之誤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呈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翦張之美齊齊

記纂古
少儀卷三
五

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倡者之聲。雍雍言應者

之稱。○轉接濟濟身容。則翔手容。論語所謂翼如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

情以虞。謂及矩切

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

事而懼。施收不慮。善也。愚謂以虞。謂子謀而戕。且兵

事露則不神也。○載按會同以申號令。詞嚴義正。故

最危常懷

軍尚左。卒尚右。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左陽也。陰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故以左爲上。實不敗結。有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入後刃。不以刃鬻國也。方氏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卒以職爲事。而敢死。

武庫不式。介者不拜。

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

主則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韋按。此節三段平看。吉事雖君賜。不手拜而

肅拜祭而爲尸雖起而答拜亦不手拜而肅拜喪事雖爲主非夫與長子之喪亦不手拜而肅拜

經而麻帶。

記纂言
少儀卷三
六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處卒哭其經以葛易麻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

右記通用之禮凡十五節

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譖。諫而

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切相息亮

孔氏曰。君政怠惰。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

之役猶言社稷之臣役謂僕役左傳云於先大夫無

能爲役不曰臣而曰役諒也○轉捩勃然也○不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

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音亮乞人聲為云傷切遠去聲

鄭氏曰：量其事宜意今成否。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綬。申之面。地諸幣。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乘繩證切下七乘五乘三乘乘馬同地徒可切帶音覓

上聲
鄭氏曰：面。前也。帶。履帶也。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以其末覆脊上也。步。行也。○

按此與前通。君車將駕仰同。執君車即下執轡。而所謂執轡分轡也。生。跪也。曲。禮所謂跪乘也。曲禮云。由右而上。取二。此曰負良綬。以設綬。升。而。五步而止。此曰然後步。皆僕為君試車之禮也。右帶劔。恐左妨君也。取散綬。必先負正綬者。便於君升而後以授也。若散者御。則重車之無事負矣。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七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

後還立。還音旋

孔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綬。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綬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子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其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

乘。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制配之副。貳武。或獵之副。曰佐。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並制配。貳武乘。副車者。不式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

馬弗買。買音買

方氏曰：上言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買可知。大夫以上有貳車。貳車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音迷

孔氏曰：君造作侈靡。賦稅煩重。則物凋敝。或以靡為度。謂財物糜散凋弊。車不雕畫漆飾。以為甲。甲。謂組。以為飾。及於絲。絲。謂組。總純之屬。不以。右記臣下之禮。凡七節。

禮記集言

少儀卷三

七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

玉藻第四

病首章之首
二字以名篇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

玉藻至遂延言首服之見龍卷言身服之衣玉藻以
玉飾藻漢前雜采之絲繩藻前以絲繩貫玉而垂之
前後各有十二遂深遂也遂見上履前案三十升布
為玄以覆見其裏以繩天子每履各用十二玉玉
相去一寸疏長尺二寸而垂齊其下公九玉者九
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於此則
不深遂唯天子之疏十二玉自是前後而垂至肩長
則深遂也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而
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白後漢明帝
時用青黃說皆白疏非也龍謂黃龍于衣卷與黃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一

字同謂龍形卷曲祭前服此以祭先王也按祭先王
蓋服此冕而九章祀天則服此冕而衣十二章云詳
見後篇楊氏復說○就按鄭註前後遂延者言皆出
冕前後而垂是遂延二字俱形容十二旒之垂而長
也又曰延冕上覆也則是以冕為龍與上文不屬矣
力氏則謂遂延用以覆之延以前得名遂以後得名
遂之方者不變之謂也延之員者無方之用是以延
冕為二物若然則前後二字應只就遂延說不合
謂長總謂龍之垂于前後者深遂延長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閏

門左扉立于其中端讀作是朝

鄭氏曰衣衣之見十二旒者衣衣之見九旒遠衣之見
七旒布衣之見五旒衣衣之見三旒端當為冕字之
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
門皆謂國門也每月初朔每事反宿路宿閏月非常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二

有五采玉就乘黃載大馬新幣之象有日月交龍
帝曰王宮其祭則黃乘其牲幣則尚去其乘則黃
大呂雲門鹿與祀天神上帝者大龍同次服不以
冕而以冕祭小祀之玄冕登所請稱也此說本馬
備參考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養而食日少牢朔月

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臂幾聲之上下

支明

鄭氏曰上水水為上餘久之樂新祭也祭其夏樂孔
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養
養身體至日中還著皮弁而後朝之儀使休之助養
樂而食後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
加用大牢趙商問唐夫王日一舉豈十有二物皆有
祖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

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左傳。賜主勳。故左史記勳作之事。右史記主辭。故右史記言。諸之事。御者。傳也。替人審音。以之侍。則祭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樂。政。則樂。哀。則。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而。然。猶。祭。也。故。日。夕。深。衣。祭。牢。肉。周。官。王。日。一。樂。雖。十。有。二。而。此。云。日。少。半。則。月。大。半。則。王。日。一。舉。雖。十。有。二。用。少。半。與。則。月。月。半。然。後。三。牲。備。兩。視。若。無。故。不。殺。生。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雖。十。有。二。不。必。皆。大。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半者。蓋謂期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素服自貶也。金華趙氏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人主天下之元首。而頭容必北。能於王。豈徒其首。十二。天數也。禮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象。象。馬。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木。格。強。考。矣。東。者。日。之。所。出。所。明。而。治。國。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以。質。也。使

王藻第四

三

食之餘。自損也。日少半。祭食也。時大夫。半。穀。始。也。期。言。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以。教。天。下。也。五。飲。水。之。為。上。原。木。而。反。始。也。燕。居。而。燕。服。成。禮。恐。懼。於。不。視。不。聞。也。言。勳。有。言。日。有。所。禁。止。哉。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唯。樂。不。可。以。偽。為。也。年。不。順。成。遂。自。貶。損。以。天下。為。湯。之。罪。已。也。吁。日。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誰。獨。無。是。心。哉。見。享。天。下。之。祭。乎。先。王。之。視。聽。言。動。莫。不。養。之。以。禮。視。朝。聽。朝。明。目。達。聖。示。法。於。人。受。命。于。天。儀。必。上。水。而。濟。海。之。為。貴。食。必。奉。樂。而。非。飾。燕。自。而。入。燕。服。以。燕。處。端。冕。以。事。鬼神。水。服。飲。食。動。作。起居。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故。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安。而。行。之。周。旋。中。禮。此。聖。人。之。於。天。道。也。豈。勉。強。而。然。耶。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見神

切 傳 支

鄭氏曰。玄端。亦當為見祭。祭先君也。裨冕。公衾。侯。即。子。男。之。朝。朝。天子。也。皮弁。聽。朝。下。天子。也。孔。氏。曰。裨。之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聽。者。裨。冕。冠。下。周。氏。曰。服。有。六。冕。止。于。五。大。裘。龍。衾。則。見。其。見。為。尊。而。自。降。龍。之。下。其。見。皆。為。卑。故。言。裨。冕。以。兼。尊。卑。與。吾。見。也。凡。天。子。諸。侯。路。門。外。與。其。大。廟。皆。為。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朝。必。于。路。門。外。諸。侯。聽。朝。必。于。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受。天。子。之。視。正。朔。自。天。子。出。也。諸。侯。聽。于。大。廟。者。神。之。也。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過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孔氏曰。天子三朝。大僕。掌。朝。之。服。也。燕。朝。路。寢。之。庭。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此。王。日。視。朝。事。于。路。門。外。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外。朝。在。庫。門。之。外。車。門。之。內。三。也。諸。侯。三。朝。內。朝。闕。路。寢。一。也。外。朝。闕。路。寢。門。外。二。也。此。外。朝。亦。曰。內。朝。者。對。中。門。外。之。朝。為。內。也。曰。外。朝。者。對。路。寢。之。朝。為。外。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也。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車。門。若。魯。則。庫。庫。庫。庫。入。者。入。庫。門。也。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也。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尊。卑。者。體。卑。體。尊。者。常。先。體。卑。者。常。後。故。視。朝。學。樂。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諸。侯。公。卿。視。朝。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微。是。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諸。侯。視。朝。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先。其。風。夜。那。君。諸。侯。莫。先。其。朝。夕。夫。風。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諸。侯。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賦。按。諸。侯。以。天。子。朝。日。之。主。見。祭。以。天。子。視。朝。之。皮。弁。聽。朝。以。天。子。燕。服。之。玄。端。視。朝。皆。下。于。天。

禮記集言

王藻第四

兩

二也。此。外。朝。亦。曰。內。朝。者。對。中。門。外。之。朝。為。內。也。曰。外。朝。者。對。路。寢。之。朝。為。外。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也。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車。門。若。魯。則。庫。庫。庫。庫。入。者。入。庫。門。也。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也。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尊。卑。者。體。卑。體。尊。者。常。先。體。卑。者。常。後。故。視。朝。學。樂。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諸。侯。公。卿。視。朝。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微。是。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諸。侯。視。朝。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先。其。風。夜。那。君。諸。侯。莫。先。其。朝。夕。夫。風。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諸。侯。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賦。按。諸。侯。以。天。子。朝。日。之。主。見。祭。以。天。子。視。朝。之。皮。弁。聽。朝。以。天。子。燕。服。之。玄。端。視。朝。皆。下。于。天。

子也。神見最上。以神見朝於天子。致敬也。又按辨色至日出。為時無幾。君出雖後於臣入。然未嘗緩也。君有所疑。則召而問。道決計已畢。可適小寢矣。猶必使人視大夫。如大夫未畢事。則留以待。意大夫之退。亦必君使人視。乃知君之事已畢。而後退也。君臣同心。一德以助國事。此國之所以治也。釋服。釋朝服也。鄭注謂釋服。服玄端。玄輪即朝服。而易其裳。朝服玄冠。玄裳。或黃裳。雜裳。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服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肺。祭牢肉。與于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饔。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換也。五俎。加羊與其胾。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夫人與君同庖。不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五

特設也。孔氏曰。天子遂以食者。亦退于小寢。屏屏王食時。又皮弁。互相明也。周人重膳。早起初食之時。諸食先祭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與于始殺。故不祭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亦言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當有夕。天子言饔。則諸侯亦饔。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也。四簋。黍稷稻粱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飲按。又朝服者。既釋矣。至食時又服之也。牛羊豕為人牢。羊豕為少牢。特牲豕也。加魚膳為三牲。又加羊膳。胃為五俎。四簋。黍稷稻粱也。朔月禮盛。故加下常。日食則止二簋。朝食祭肺。周人尚肺也。夕食非始殺。故祭牢肉。若日中則饔餼不祭矣。夕深衣者。易玄端而衣深衣以食。至夕禮殺。且猶晦燕息。食訖即以居也。此天子與諸侯同。君后同庖。不特設。從省約也。天子亦同。

子卯稷食菜羹。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

布摺本。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食音副衣。

鄭氏曰。稷食菜羹。忌日也。君不舉。為早變也。此謂天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變也。若衣布。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布之冠也。摺本。去延。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摺本以象。闕梁不租。此周禮也。版則闕恒。漢而不征。列。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就按。周八月。六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是也。不雨。猶有待。水仰為災。故不舉。而巳。至災成。不止不舉。巳也。不舉。氣不順也。不成。物不成也。氣不順。則水旱故。物不成。君衣布。致憂也。摺本。自服也。不租。不賦。寬民財。不與工。惜民力也。大夫不可。徒行。車不造。則他可知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六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前。前猶殺也。孔氏曰。有故得殺。祭祀之屬。特賓客。祭食亦在其中。弗身踐。謂常時也。若祭祀。則地。云神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割羊豕。豕。皆身自為之也。補氏曰。可以殺牲。猶無故而不得。遠庖厨。不得巳也。於得巳焉。雖此。殺之。弗身踐也。陸氏曰。踐。踐如字。凡有血氣之類。蓋若禽獸。吾能弗踐。而巳。不能禁人使弗踐。故曰弗身踐也。

○十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筮射之類。所當用者。定墨。視光折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龜王其無害。孔氏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地龜曰繇。日繇。東。日果。西。龜曰屬。南。龜曰銀。北。龜曰若。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天黃。地黑。日青。月白。而赤。北黑也。體則前。者。龜。前。介。果。食。食。左。左。右。右。若。定。

者定其所當用。謂上祭天用黃。祭地用射。春用果。秋用蠶之屬。射。即釋也。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人占所。皆先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所。兆壘也。大所。謂為兆廣。小所。謂為兆壘。若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先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方氏曰。周官占。謂占色。占墨。占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也。朱子曰。占。謂上兆。大廣。木兆。金兆。從左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大兆。前木兆。從左邪上。以大小異。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晝日。墨謂既所之後。以墨塗之。所大者。食。墨然可見。所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所而已。○賦。按體必君定者。謂先自度也。

○君。羔。帝虎。犴。大夫。齊。車。鹿。帶。豹。犴。朝。車。士。齊。車。鹿。帶。豹。犴。直。齊。側。皆。切。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七

鄭氏曰。帝。覆冬也。犴。謂約直道而行之直。謂綠也。羔。帝虎。犴。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今印式也。車式以苓為之。有蓋者。有黃者。皆以覆苓。詩大雅。韓。報。覆。毛。傳。云。覆。式。覆。即帶也。晝日。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字。謂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為帶。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皮為帶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帶豹飾四字。而不段其文云。

右記天子以下服食節適之禮凡五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逮。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緇綬。諸侯之冠也。始冠去聲。冠而。

鄭氏曰。緇布冠。本大古爾。非時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組纓。謂布冠。緇。皆始冠之冠也。玄冠。玄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緇者。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逮。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緇。謂諸侯之冠。皆與緇起文也。諸侯唯緇。緇。為異。其項。謂緇。纓。皆與士。司。緇。口。始冠。謂初加也。緇布冠。大古時冠。敝之。謂棄之。而不復用。冠。或三加。或四加。而自諸侯下逮。于大夫。士。初加之冠。皆用緇布冠。此冠。非今時所用。特尊向大古。故以此為初加之冠。然初加之時。著之而已。一著之後。不復用。旋即棄去。凡物敝則棄去。此冠雖未敝。然一用旋棄。如已敝。故曰。敝之。自諸侯下逮。天子則否。天子初加用玄冠。而以朱組為纓。則異乎諸侯以下。常著之玄冠也。諸侯初加。雖與大夫士同用緇布冠。然以繪畫為纓。則亦異乎大夫士所用之緇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八

鄭氏曰。丹。組纓。綦。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氏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祭。則丹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冠。以祭。皆玄冠也。玄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是亦祭冠也。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祫之冠也。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子姓。子孫也。對有服之父母而言。謂曰。子。對所為服之祖而言。謂曰。孫。故兼言子姓。惰游。言惰其業而為游民也。玄冠緇武。與子姓之緇冠。玄武。相反。玄冠。同于家人。特緇其武。以示辱。非有喪。而特緇其冠之。武。言不齒之子人類也。陳氏曰。周官司冠。野刑。上功。糾力。緇冠素紕。垂綬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

續爲紺爲袍襌爲絢帛爲襜襜音廣賈古典切縑紵

謂也

鄭氏曰。兩袍衣有者之異名也。縑新織。縑音紵也。縑謂有衣衣而無裏。縑謂有表裏而無裏。

以帛裏布非縑也。裏音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見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孔氏曰。皮弁服朝服主端三衣。並用麻。卽十五升布。故中衣不得用帛也。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則其裏亦用布。微共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去聲下以意求之

鄭氏曰。織。絲織之。士衣素。謂也。不貳采。大夫去位。介服玄端玄裳也。孔氏曰。織者。前素絲後織。此服功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士

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素服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紕紕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

裘不入公門。振之切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謂爲袪。振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振也。陸氏曰。五等。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故謂之列。結紕。振者。時言之。表裘。則時言之。結紕。則爲袪矣。必有表衣以蔽之。表衣則爲溫矣。必有正服以蔽之。是其前也。孔氏曰。列采。謂之表。表上有袪。袪衣之上。有表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表衣不露。袪衣爲袪。若襲衣不得入公門也。定。謂表衣。袪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袪衣也。襲衣者。袪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藏。袪衣

也。非列采與襲裘同。皆爲其不文也。袪。謂與表裘可。皆爲其不敬也。○祓。按振。振。謂與表裘俱帶者。于外爲不敬。襲裘。謂不露袪衣。與不列采俱爲不文。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四者之服。不入公門。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黼。謂有黼。爲

鄭氏曰。誓。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見。大裘。謂也。黼裘。以誓。與狐白。謂爲黼。文。誓。當爲黼。秋。謂也。國。君有黼裘。誓。謂田之。時。大夫又有大裘也。陳氏曰。誓者。前。謂十日。大半。帥執事。十日。遂。成。是也。省者。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既。遂。宗伯。大祭。祀。有牲。則。祭。是也。家語。合大裘。謂。爲。一。日。大裘。謂之。以。祭。大。鄭氏。改。有。爲。黼。曰。誓。以。誓。謂。同。然。大裘。純。色。無。日。黑。之。文。黼。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說。誤。矣。○祓。謂。意。謂。惟。君。得。有。黼。裘。且。不。得。用。大。裘。今。則。若。臣。皆。大。裘。其。借。其。矣。皆。有。當。從。陳。說。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士

衣狐白。亦切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履之便可。謁也。袒而有衣曰謁。必履之者。表裘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福。衣。象。裘。色。也。右。虎。裘。左。狼。裘。皆。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祓。按。士。不。衣。狐。白。謂。不。獨。君。衣。狐。白。卿。大夫。皆。得。衣。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謁之。麕裘青紵褰。絞衣以

謁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謁之。狐裘黃衣以謁之。錦衣狐

裘諸侯之服也。變與。謂同。謂音。謂音。謂音。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緇。謂。屬。也。染。之。以。玄。于。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打。胡。犬。也。裘。者。黃。之。

色也。孔子曰：素衣麤裳是也。豹飾，飾猶美也。孔子曰：素衣羔裘是也。黃衣大帶，時服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得陳氏曰：魯人以素為德之成，狐裘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入君之服。狐裘以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則大夫士同之也。方氏曰：素衣，以得祭服之孤裘也。黃衣，以得祭服之孤裘也。若錦衣，以得祭服之孤裘也。言祭則錦衣以時，得皆用錦可知。素衣黃衣，衣言色，而素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而黃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麤鹿子也。麤裘為麤裘之服。羔羊子也。羔裘為視朝之服。凡此言君，指天子諸侯。君子則兼大夫以上。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裝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裝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圭

鄭氏曰：犬羊之裘，賁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于有文飾之裘，裝之裼，見美也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也。裘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于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主于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則襲，重寶端也。無事則裼，謂已致玉龜也。○執按，易也。裝，飲也。裝外有裼，裼外有襲，裼與襲為文。又與襲為義。取互相長之義。故曰：裼，裼與襲為文。又裼，取重復覆被之義。故曰：襲，此裼義正解也。若此，則所謂裼，亦見也。所謂襲，全覆也。本言無裼，但襲不盡裼，人見襲，亦見裼。故曰：裼，未嘗無裼，但裼隱於襲不見裼。惟見襲，故謂襲，裼與襲之分。在見天不見美也。美屬裼，亦屬襲。古人加衣于衣上，亦如今人衣裘，微露邊袖及領，但不縫合耳。裘衣有二：一襲裼少，如袂而直領，故裼之邊與領皆露，裼即露裘矣。故曰：見美。一較裼長廣而面領則裼全覆而不露，故曰：不盡裼。孔氏謂裼為裼，後人遂以裼為裼。蓋因士喪禮有袒襲之文，而誤解此耳。不知士喪所說袒襲者，哀甚則袒，哀止則襲，有事則袒，事畢則襲。此袒

襲之謂也。曲禮云：暑毋袒，豈有當君前而袒，反以為敬者乎？至國風，袒裼暴虎，孟子曰：袒裼暴虎，儒作露字。用耳。人臣事君，上上悅愛，故見美而盡裼，為尸執玉。肅然上君在，君重祖考，故為尸者不裼，重寶端，故執玉者不裼。無事則裼，無為尸執玉之事也。弔不裼，哀無飾也。大抵有吉事則裼，見君長則裼，故裼之時多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而敬也。大裘路車，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見。乘玉駟，孔氏曰：充猶裝也。服裝是充美于內，唯盛禮乃然。及執玉龜，皆裝為盛禮，故也。故郊服大裘，則無裼。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轡，郊天車過門闕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禮曰：按此章前後，有四充字。雖記者難取，非必出于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吉

充其服，如當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辨損而不備，滿充盛其服也。服之裝也。充美也。鄭註謂充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裼衣，使其美深藏于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樹，不見宮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內，備滿充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亦如及肩之簪，見室家不得為盛矣。臣之下君，不敢以充盛自處，惟自抑抑乃為敬。故臣以見美不充為敬也。不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大裘不裼，路車不式，亦謂滿天盛禮，不以一備一曲之小敬為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須音。

孔氏曰：球，琳美玉。球與璆同，須，文竹，謂以數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通許之辭。笏，日魚須以文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俱飾竹也。互言之爾。大夫竹，實

而魚須爲之飾土象飾而竹爲之質也陸氏說與注疏異陳氏所竹木亦與陸同今兼存之于後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結也竹本尤堅故上節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亞尊其勢屈下節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亞尊其勢象其木葉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巳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竹木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賦按年不願成衣衣布指木不言竹而言本可知此言竹本乃竹之本也陳說似當象可也三言又當以陸說爲準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無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指必盟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誓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賢通切說它活切免音問造七報切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三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指笏免惡夏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之指笏輕也爲必執事也畢盡也凡氏曰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賦按見天子與射無說也可知已或曰入太廟何以說曰此今人之違禮非古心也古禮惟喪事說然小功非當事而免則亦不說或又曰執事以齒爲敬事非一事則盟非一盟盟則說矣日將指笏執事必先齒手既齒之後雖有事于朝不復齒手不齒故不說也既指必盟謂在廟時廟朝是一時事如燕朝于廟視朝于朝受享于廟受贊于朝之類是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介切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上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

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推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六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天子諸侯從中以上附前漸殺至上前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諸侯從前而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故又杼其下也按王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殺猶杼也王人云大夫士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陳氏曰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爲維首而計之則于二尺六寸爲有餘其維首而計之則于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之笏設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庶新安王氏曰大夫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爲大夫見大夫士皆服之非臣下所得用乃以考工記大夫之制爲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三

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其下六分去一則便下指杼其上六分去一則便下操杼而指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上首乎○賦按王氏說最當

天子指杼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氏曰茶亦笏也謂之茶言要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杼頭是謂無屈後則知血諸侯謂爲茶茶諸侯謂爲天之舒舒者所畏在前也諸侯謂爲其首下首已君又殺其下而間陸氏曰茶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于天也讓于先王也茶而巳無所屈焉蓋王與諸侯皆大圭以記天以朝日以饗先王與諸侯皆以朝諸侯以見諸侯諸侯稱茶茶殺也言諸子天子而巳大夫無所不讓

是以不得謂為茶故曰天子御茶諸侯御茶大夫
服茶馬氏曰先儒令瑟大主為二蓋或于帶大主
要之文○賦按訓訓同段而設其兩角為圓形也
延也延故方方故正方正天下謂方正而無所屈
于天下也茶訓舒謂柔順能屈焉于剛方也舒也
以記事備遺忽也陳氏謂謂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
故大夫以下俱曰舒或謂謂謂也
前詘躬上後詘躬下也解亦通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
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
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
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纏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雖帶君
朱綠大夫玄華士縞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縵
禮記纂言 五義卷四 七

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切總音了
鄭氏曰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
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紳也上以下皆稱不合而辟積
如今作深頭為之也辟前如神見之神紳謂以紳束
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紳其紐及末士紳其末而已
居士道其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
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
下而二尺則帶高于中也結約條也無所飾也即上
之紳也君紳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紳帶外以
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紳垂之下外內皆以縞是謂
縞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縞廣二寸再緣
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天無箴功則不
紳之士雖紳帶亦用箴功凡帶不紳下士也肆讀
為肆肆條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物謂執勞辱之事
也孔氏曰并連也無謂帶之交結處約者以物穿起

約結其帶天子以下並用組為之其制三寸約無組
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
而紳巾也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于
之符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
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纏結三齊者紳用
紳帶紳帶縵縵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
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為之廣四寸雖帶
帶也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縞也士縞辟三寸
再緣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緣終也再度終要又四
寸有司之帶既齊亦以箴縵其制但紳帶之面已
無別紳帶之箴功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
帶之垂者若身充勸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歛之
為其率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歛之在手
紳謂抱之于懷也周氏曰紳以蔽外紳結以束內
子內外交接故紳纏結三齊○賦按紳間也從其兩旁
有開而廣之義故曰紳帶紳于要者為縵垂于前者
為紳終紳則縵與紳皆辟也辟垂者辟所垂之紳不
辟縵也辟下者紳不全辟但辟其下端也諸侯之畢

禮記纂言

五義卷四

太

于天子但不朱裏大夫之具於諸侯止不終辟皆有
表裏合視為之士以下則紳而不合故用率率者
其帶紳之理而稱之也有司之帶不言何以同于士
也紳制帶下三之二執畢言之也帶下四尺紳三尺
則二有餘有司之二尺五寸則二不足帶之交合處
有紐紐所以約結此紐也雖即辟也士縞辟二寸謂
連辟為二寸可知大夫以上之四寸亦連辟言之也
凡帶兼居士弟子有司言無箴工無辟之族工也○
又按山陰陸氏以難帶另為一條謂素帶為見服之
帶難帶為辟亦以并玄縵之帶加然者以士冠禮為
朱綠辟縵大夫以玄加華形辟縵士以縞辟縵二寸
兼上下言再緣四寸謂難帶再緣敵大帶
之一統四寸也此與註疏解其存之備矣
○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韞同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殺色成謂
推坐臥切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五

鄭氏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為之，必象裘色。此韠
韠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纁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去
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圖殺直，曰韠制也。天
子四角，直無縫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于天子也。
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同其上方，變于君也。韠
以下為首，以上為後，上殺于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
謂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孔氏曰：圖則
前方後倅，角謂倅上角，倅圖不令方也。殺則前後方，
謂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倅之使
方也。直則天子直是也。雜記云：會去上五寸，此以爵
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謂以五采，會謂上領經
也。領之會，謂與純同，會即上去五寸處，以爵章
為領，其會之下，兩邊皆殺，以爵章，要各三寸，下所
去五寸，純所不至者，純以素也。韠制大略如此。正謂
不殺也。直而不殺，謂之正，方而不殺，亦謂之正。故云
直方之謂。禮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殺至下之左右角，
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五

是領下殺五寸是緣。如此則是諸侯有緣，而天
子無之矣。若謂殺領緣之四角，易以物補之，則又不
得謂之方矣。又按韠制長三尺，上下各五寸，合中斜
之一尺，共二尺，上純五寸，下緣五寸，合為二尺，至左
右純與各一寸，竊意直純長二尺，上接橫純，下接
緣純，若各一寸，則下緣必二尺六寸，上領亦一尺
六寸，又除左右純作算也。始缺之以俟知者。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領中央，有兩角，皆上繫革
帶以繫之，有與革帶廣同，凡佩繫于革帶，長與腰同，
曰天子之韠，會龍火與山，諸侯會火，大夫會山，卿氏
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韠長三
尺，所以象陰陽，頸五寸，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
廣一尺，象天也。禮日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
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分，合為一尺，與韠之上
端同廣。○就按頸與肩乃安于韠上，以為繫者，鄭註
其明頸在中，寬五寸，肩在兩旁，寬二寸，不言長，取
足以繫而已。方氏乃謂上下大中間小為頸，未當。
一命緼綬幽衡，再命赤綬幽衡，三命赤綬幽衡。緼音溫
幽音
鄭氏曰：此玄纁，弁服之韠，敬之言亦蔽也。尊祭服
與其名，緼亦黃之謂也。所謂緼也，緼佩玉之衡也。
兩端為緼，緼之謂也。青謂之緼，周禮公侯伯之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孔氏曰：上是玄纁服之韠，此韠異于上
此韠有緼之因，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若玄纁，若無
緼之因，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緼，見不得唯玄纁
也。自弁服士所服，能服緼，則祭服緼，其緼也。○
就按緼，卑也，緼帶也，給合也。一物而異名，可謂之緼
亦可謂之緼，與給不必有尊卑之別也。其色緼，案上

節言玄端服天子諸侯玄朱朱裳大夫玄衣素裳士
玄衣玄裳故澤色亦因以別此節言爵弁服爵弁纁
裳故綴用纁與赤若皮弁素積則纁皆素矣又按鄭
氏謂古者個通而食之衣其皮先如蔽前後知蔽後
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不忘本也又謂衣
之上解者執事以蔽裳為微二說可並存蔽又作重
方氏謂古者蔽前一中耳故云蔽重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

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
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

辟之心無自入也微張里切齊疾風切還音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也玉比德焉微角宮羽謂玉聲
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走齊之齊采齊路門外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圭

之樂節肆夏登室之樂節周旋反行也宜聞折還曲
行也宜方振之謂小使見于前也揚之謂小使見于
後也鏘聲貌驚在側和在後自出也亦曰微謂聲中
林鍾律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
呂也林鍾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微三變生角角則
二律與微近故以微配角黃鍾為宮陽聲之始故居
左宮三變生羽羽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
者周樂不用商謂也孔氏曰路寢門外至庭門謂之
趨于趨之時以采齊之樂為節路寢門內至室謂之
行于行之時以肆夏之樂為節振振也行前速則身
小俯振振也御退遲行則身微仰也進俯則佩向前
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向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離身行
搖動而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錯節而鳴也恒聞覺和
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于身也
右微和在軾此下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居在
馬轡具于乘車○軾按軾所以為馬之形軾在
轡由南而北又由北而南其旋轉有似軾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
結結佩而得佩齊側皆切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
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左
不使鳴也此謂世于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
焉朝于君則結佩不結左也齊則結結佩謂所處而
又結之思神靈不在事也齊則結結佩謂所處而
鄭注云出所處而君在出字對下居字所處謂居
處明非在朝也不佩玉去而不佩也言不佩玉則佩
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謂事佩注云去德佩而設事
佩辟德而示即事也又云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
也蓋世于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辟事亦未敢
謂盡能勝任也居不居不在君前時也設佩無不
也朝謂公朝當冠裳設佩之會以世于則身其固
盡去德佩不惟于朝堂之儀有未合亦非所以重
瞻而示率臣也故德與事兼設而結其左焉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圭

朝結者為君也朝則結佩向東承上文謂居設佩前
亦設佩但有所結耳注謂亦結左蓋在左之德與事
皆結也齊則結結

亦兼德事二佩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于其故去飾衛乘
中央以前後屬也故謂喪與矢背孔氏曰凡佩玉過
上繫於衿下垂三道穿以瑱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
中央下端懸以銜牙動則銜牙前後後屬璜而為聲所
觸之玉其形似
牙故曰銜牙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玕

民 文
育

禮記纂言

玉藥卷四

聖

其飾天子玄者道也。隋侯珠者壽也。大夫蒼白者德之難。世子未黃者事之難。士無則家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紱之辨也。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翟衣。

士祿衣禮記祭統檢音席屈音關再命禮記

鄭氏曰齊詩如翟菴讀如搖聲菴音翟姓名刻繒而
菴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依
伯之大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稱夫人女君也風同
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
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稱當爲稱字之誤也顧天子諸
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子親
妻榮于室也子男之卿亦命而妻稱衣貳稱衣禮衣
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大受此服也
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
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方氏曰稱衣而

禮記集言

玉藻寄贈

書

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惟玉帛羣羣。其九命以下。兼羣。五命至三命。則羣。則羣者。男婦爲羣。則于衣上而不喪。故不言何羣也。○又按夫人不言命者。或位尊不待命。子男以下得命乃服。如今婦人冠裳必受封始服也。

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商謂世婦及命婦入助鬯畢獻商也凡獻物必先奠于地故云奠凡夫尊于朝妻榮于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又須經入助鬯置畢獻商有親命之者展乃得服爾故曰命于奠商世婦以下女御亦然其它諸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者命服不須奠商之命故云皆從男子周氏曰必命于奠商其意以爲有功于祭展然後可以受此命也按男子居是位未必即得是命若得命則其妻即得

著命服上節君命并
謂女君之命未當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孔氏曰。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節也。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緣。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非以錦為飾而束髮。其飾皆用朱也。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滿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

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見其俱切

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是也。不帛。即不帛。猶是也。不履絢。未拘之以行。絢也。不履麻。則以幼未備也。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童

經故也。孔氏曰。童子唯當室。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絢。以往給事。上人喪主也。此童子來。雖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則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若往見師。則廣成人而入也。

親沒不髦。五十不散送。散黍但切

鄭氏曰。不髦。去為子之飾也。五十送喪不散。始衰不備。禮也。馬氏曰。子生三月。剪髮為髦。及事父母。拂髦。故詩曰。兩髦。大記諸侯小飲。脫髦。儀禮士說。所脫髦。蓋子之功也。父母所愛為之。及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故不脫髦。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失。脫之可也。蓋親存。而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而禮曰。五十不散。喪大記曰。五十不散。喪大記情也。不成喪禮也。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

垂三日之後。乃殺之。至葬。啜殯以後。亦散垂。既葬。乃殺。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

右記天子以下服飾制度之禮凡十節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字去聲

孔氏曰。此以下明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天子與臣下言。及遺擯者。皆稱侯。皆稱予一人。言天子之內。唯有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一人。尊之也。伯自稱于諸侯。言已足天子之力。臣曲禮謂二伯。擯于天子。則云天子之吏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或稱于天子之賓者。亦當然。其天子之賓。告天子。則曰臣某。某。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于天子。曰某屏之臣某。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美

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稱亦當然。其天子之賓。告天子。則曰臣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男者亦曰男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小國。謂夷狄于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某。其在國自稱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

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通丁所切。孽音耕。五葛五列

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于已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于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從擯者。稱之。此指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指為文。其實謂之。上賓之辭。亦當然。稱介。通也。下大夫。對已君。稱名。而不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尊。上。稱。指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指。

已國之君稱名。損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并是
柳生之餘。公子曰臣等。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
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得適。亦謂對已君也。
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
日外。

大夫私事使。私人損則稱名。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
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使去聲賓。

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于齊之類。公士損則
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往之也。為賓則
作介也。孔氏曰。私人損則稱名者。蓋以非公事。正職
故降而稱名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賓。不周
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
正聘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謂使公士作介
也。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者

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趙盾平吳
夫差之類。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于稱臣
者。子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是蓋之辭。曰寡
君之老。無使。使臣監致展謝之。此則名介也。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根與闕之間。士介拂根。
根音。

孔氏曰。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近君。故拂闕。大
夫之介。微遠于闕。故當與闕之間。士介卑。去闕遠
故拂根。闕。謂門之中央所墜短木也。謂門之兩旁
長木。所謂門楹也。介者。謂也。若必中門。當拂闕之
主君在闕東。賓在闕西。主君上楹在君之後。稍近西
面。拂闕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面。拂闕之大夫
介各當君後。在根闕之中。大夫士之為。猶介者。各拂東
西之根。此記兩君相見之儀。下節謂卿大夫亦拂闕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闕西根闕之中。不履闕。謂足
不履闕門限之上也。聘。是奉君命而行。故闕之公
事。自闕西用賓禮也。私。是奉私命而行。故闕之公
之私事。自闕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
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闕。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端行。頤臂如矢。升行。剌剌起。履執地玉。舉前曳踵。踣踣
如也。闕。舉。遠切。又去。既切。豚。士。本切。足。齊。音。剌。以。漸
鄭氏曰。接武。尊者前。卑者後。如字。豚。屬上句。豚。屬下句。
迷。問。容。迹。也。○執。按。若。注。謂。接。武。繼。武。中。武。為。君。大
夫。士。與。尸。行。之。節。是。新。有。疑。焉。不。言。尸。行。而。言。與。尸
行。不。知。行。在。尸。後。乎。在。尸。前。乎。在。尸。前。則。尸。過。之
意。則。尸。不。及。也。在。尸。後。則。尸。不。及。也。尸。不。及。也。尸。不
如。大。夫。士。助。祭。于。武。則。與。尸。行。不。知。將。何。如。也。無。疑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又

當是君行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與君同。大夫以下
位愈卑。行愈速也。徐。謂行也。趨。有所事而前也。二者
皆接武。繼武。中武也。趨。與徐同。其為緩速可知。若有
急事而疾趨。則數發走。不拘武之接與繼中。但手足
無移耳。足無移者。不東以西。不南以北也。手無移者
張拱端好也。此言趨之節也。行較趨急。謂走也。闕。豚
行。者。闕。轉也。上轉而下。直轉而橫。所謂周還折還。是
也。豚。謂如字。方氏謂豚。性微。闕之則以旋而走也。不
舉足者。見地而不高舉。與下起履對。足不舉。則衣無
聲。奔如水之平流也。看。謂一直而前。無所旋轉也。闕
身。身小折。則頭臨前。頭如屋簷之下垂。其是則如矢
之直也。升行。疾走也。剌。剌身走也。字從火。如火之騰
起向上。異于水之流下也。舉前曳踵。即不舉足之意
但更加敬慎耳。一說。有良言徐趨。大段言表趨。闕
行。形容徐趨之狀。端行。升
行。形容疾趨之狀。亦通。

右記天子以下稱謂進趨之禮凡三節

燕居告溫溫

齊音杏又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完

○凡行客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惕。齊音齊。翔音翔。

子君

鄭氏曰。惕惕。戒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怒貌。濟。濟期期莊敬貌。孔氏曰。道路雖速疾。不忘于直。廟中對神。不敢行。故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於莊也。期期。行而張拱。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視其人在此。孔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
提恭敬。顏色溫和。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喪容皁皁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悔悔言容藹藹

音同又如

鄭氏曰：景景，慮也。孔氏曰：景景，兩容貌。凌舟，顛顛，謂顛

色不舒暢也。懼懼。驚遽貌。梅梅。猶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爾爾。猶綿綿微細也。

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厲視容清明暨其記切
諮五格切
鄭氏曰暨暨果殺貌諮諮教令貌也厲厲威刑貌清
明察于事也孔氏曰厲嚴也厲底也軍中顏色尚威
嚴嚴視之容須
清察明審也

○立容辨卑毋譟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

玉色辨彼檢切調音韻韻音用
休舊無音今讀吁句切

鄭氏曰：清，清爲肥，自受卑，謂聲折也。顯，讀爲闕，楊清爲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闕滿，若陽之休物也。近日，休當讀爲响，謂氣以溫之也。考工記云：角之末休于鼻，舊註以此合上式容四句共爲一節。今按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音，記喪容亦然，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容，式之色，式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畢

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于視言。成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于色視。立容以下五句。于成容無所當。宜別為一節。以足履地而不行曰立。上文既言立容為九容中之一。于此又特記立容一註者。蓋古人生之時少。立之時多。凡行禮皆立。乘車亦立。自晝夜燕居燕息外。無非立之時也。是以言之詳焉。辨中與立容德同意。毋謂所以防其失也。立之容雖貴乎貶抑卑謙。而不可有屈已媚人之態。故曰毋謂頭顱在一身象體之上。立時宜正。不可偏側。故曰必中。立者如山。靜重不動。設或有行。其動中節。故曰時行。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飲。而帝圖滿塞。實故氣之充于體。如陽之柔照。色之見於面。如玉之溫潤。立容如是。足以該前之諸容矣。大學傳云。德潤身心。廣體胖。朱子贊程伯子云。陽休山立。玉色余登。其斯之謂歟。又按此章凡六節。其第一節總言諸容以下五節。師各言一客。第二節言行容。此第六節言立容。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氏曰當門向明也東首順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日五盟沐浴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櫛用象櫛進襪進差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綈下綌出杆履廁席運用湯履蒲席衣布櫛身乃履進飲

音于連武為沐力句切

孔氏曰盥洗手也沐髮也櫛洗面也取覆梁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清故也此大夫禮人君沐櫛皆果也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櫛故用白理流水以為梳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櫛櫛以通之液

謂酒也沐而飲酒曰櫛蓋通豆之實也進盥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櫛櫛益氣也登日無是乃氏曰杆浴盆以木為之櫛手類櫛益面書軟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至

連之為言繼也用湯前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依而不進盥工亦不升歌蓋于沐也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垢履廁席以洗足然則古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衣也櫛身乃履履服之末進履則衣服皆果矣故進飲焉○櫛按連用湯者既出杆履席復用湯濯巾以拭拭畢履蒲席衣明衣乃櫛身畢服而履焉既衣布又櫛身者浴畢急于衣水及全陽衣布乃通身俱櫛也舊註以連用湯為洗足未當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親玉聲乃出揖私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齊則皆切觀

鄭氏曰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于笏為大忘也孔氏

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按大夫不得有象笏蓋云有地大夫故用象以笏書此思對命三事也象笏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恐已佩鳴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習儀容行出至已之私朝其屬臣其屬臣之者習玉聲為有聽之者澄曰公所君之朝也前朝一日也沐浴而後齊戒冠于外髮之下衣以補上文言齊戒居外髮之先必沐浴也觀示也容與身容之示人者玉聲佩玉之飾鳴者既服下裳上束帶設佩竟將出未出先自行動習試其容觀與玉聲使人視之聽之必容觀合儀玉聲中節然後出耳私朝而登車以適公朝也卿如蒲席與之既晨光備之席晨光已顯著也

右記卿大夫以下家居之禮凡三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至

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簡君命也使人召臣意則持二最則持一○就按召以三節者以三為度也君使人召臣以節為信孟子所謂士以節大夫以旌是也有一節至則趨往如不及趨或趨在途而二節至則必疾走以赴不言三者三亦不過走且見不待三而已走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願臂垂拱視下而聽上視

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鄭氏曰紳垂則聲折也齊裳下帶也袷交領也孔氏曰凡君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宜則帶袷聲折則帶垂身折則袷前下袷委地故行則足領如履裳安下也齊屋簷也身俯故前聽前聽如履裳

者拱手也。身俯則宜手杳而下垂也。視下者視前則敬。故下躬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前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尊者之左。皆備君教便也。尊者尊左。生者尊左。侍君坐時。侍者在左。耳近君。是以聽尊者言以左為任也。○就按人右耳目。不如左明。故聽欲真者必側耳。君前不飲側。但任左耳微向君耳。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

前為躍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引。卻也。黨。鄰之細者。謂旁側也。引而去者。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于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汗席也。孔氏曰。黨。鄰之屬。借以喻君之旁側所親也。言臣侍君坐。必退席側旁。別席若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便退。今令與旁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三

側之親黨。則臣必讓身。引御而去。則君之親黨。生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後為。則君之親黨。前升是。躍席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就按。讓身也。謂不與前席。若前席與食。則必與席之邊齊。何也。食之豆去席一尺。故必齊席而後坐。乃便食也。簡辭之說。亦去席尺。故亦與席齊。記不言。可推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酒先與。又西。履切言言。食斤。

切辟四亦切

鄭氏曰。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新有爾也。油油。敬貌。以退。飲過三爵。則敬貌可以去矣。孔氏曰。飲。示禮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若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禮之飲。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言讀書則。禮已三爵。臣侍君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禮也。坐。跪也。初跪。履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進。退。隱辟以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履則著右。足著左。足之履。

唯君而尊。大夫側尊用枴。士側尊用禁。凡尊必上玄酒。

唯饗野人皆酒。於切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三

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孫共恩惠。故尊卑尚君。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士冠禮云。側尊一。舉。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則於今本。上。有。四。周。下。無。足。尊。亦。無。足。有。似。于。於。野。人。謂。饗。祭。時。也。野。人。處。不。得。本。古。又。無。德。故。唯。酒。而。無。水。也。○就。按。君。而。尊。者。示。惠。自。君。出。也。大。夫。士。側。尊。者。不。正。向。尊。尊。之。緣。也。方。氏。謂。側。尊。用。枴。禁。則。而。用。景。可。知。矣。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微。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飯。伏。跪。切。下。並。月。辨。音。通。殮。音。孫。執。飯。如。

字從
去聲

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敬者共食則先祭降尊之義則後祭。祭時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若未食而臣先食。則當羞。示行臣禮。為君食也。當羞畢。飲飲以飯。若始乃飲也。禮食未飲。必先受飲。以禮。而中不令。當羞也。若有當羞者。此謂臣待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待者也。故不待祭。若使膳宰自當羞。故不待當羞。既不當羞。亦先飲。以侯君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好味也。品猶也。既未敢越。太多食。故君又命。品。乃當食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大節也。凡當遠食。必近食。客與不齊。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當遠食。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受。待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徹口邊。恐有酸。故行著之也。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羹

謂用飲。澆飯于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食。以勸助。今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食者。君食畢。竟而又。則臣乃敢。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飯也。君。飯已。徹。則臣乃自飯。已飯。以授從者。飯。是食之主。故自飯之。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食。則臣視。之。不敢。已之。從者也。最。後。方。氏。曰。品。當。與。磨。夫。所。謂。品。當。食。同。義。命。之。品。當。之。然。後。唯。所。欲。則。不。敢。有。所。擇。也。必。順。近。食。與。近。者。同。義。覆。手。謂。已。快。也。方。氏。曰。快。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手。而。已。發。夕。食。也。先。飯。以。為。勸。食。者。蓋。初。食。為。一。則。夕。食。為。再。以。勸。之。使。食。故。因。謂。之。發。也。若。未。覆。手。不。敢。發。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發。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者。三。飯。也。謂。有。三。飯。之。樂。非。謂。足。三。飯。也。陸。氏。曰。食。畢。食。也。日。三。食。以。是。為。中。一。食。三。飯。以。是。為。中。故。曰。飯。者。三。飯。也。又。曰。夕。食。為。發。○。就。按。若。賜。之。食。至。飲。而。後。言。君。客。之。禮。若。有。當。羞。者。至。惟。所。欲。不。客。之。禮。凡。當。羞。以下。總。言。之。徹。飯。者。授。從。者。是。不。客。之。禮。然。則。徹。則。客。不。客。一。也。先。飯。者。先。君。而。

食也。食已。飲而侯君之。禮。食先君。雖不敢先君也。飯。飲而侯者。飯畢。亦飲而侯。君。侯也。若未覆手。一。中。明。兩。侯。字。義。覆。手。釋。快。也。不。敢。發。即。飲。而。侯。也。又。飯。侯。兼。君。臣。釋。云。三。飯。也。者。正。見。飯。侯。是。勸。飽。臣。不。敢。先。君。飽。也。

○凡俯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卑。係處。方。氏。曰。俯。食。謂。勸。俯。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于。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不。祭。水。漿。特。于。飲。者。兩。于。尊。者。則。不。得。不。祭。自。言。凡。俯。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饔。則客自徹之。一室。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羹

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扶。孔。氏。曰。異。爵。謂。尊。于。已。者。不。為。已。故。後。祭。先。飯。不。為。尊。者。齊。食。也。客。盛。主。人。之。饔。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饔。食。不。足。備。禮。也。客。殮。者。若。食。竟。作。三。飯。也。主。人。見。客。殮。而。致。辭。云。粗。食。傷。客。不。足。致。饔。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饔。則。客。宜。徹。故。自。徹。之。而。主。人。親。視。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上。故。必。少。者。一。人。徹。饔。壹。食。謂。地。事。一。聚。共。食。則。亦。不。人。人。散。亦。推。一。人。徹。也。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已。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已。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東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後行。切。操。七。刀。切。先。去。聲。

鄭氏曰：弗致于棧，奉也。上漿，頭付也。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燒，備火齊不齊，故先君子。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食。

鄭氏曰：以其待已及禮，非禮也。孔氏曰：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禮，大食禮，主肩乃飽而食，孔子不食肉，仍為禮者，是季氏無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寧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即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亦不乘服。以辨必君賜而後服。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據地，以左手據地，右手也。致諸地，致首于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則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于其室。孔氏曰：凡受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通

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若首者，謂至地據地也。謂御右手而覆左手，按于右手之上也。致，至也。致諸地，謂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在拜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孔氏曰：大夫在拜，至于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于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還答已也。士則外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始出。又拜君之報諾也。弗答拜者，君不答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親故，不復往彼家拜也。往拜之，敵者相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敵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

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之饋，則論語云：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饋于尊卑，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兩人不問，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辛，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扶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雉桃菊。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章句云：切前音列去上。韓造七報切。為，云偽切。

孔氏曰：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美

禮記纂言

玉藻卷四

受

食于君，恐邪氣干元，故用膳肉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去茹，有雉與桃也。士之臣更以食獻士，又去葷。唯饈饈，饈，饈也。皆，皆于君大夫士也。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饈食者，皆當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答已，故不親也。此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鄭氏曰：臣子之致膳者，安心也。惠被不辭者，敬心也。方氏曰：惟以其性，常以其氣，端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夫一者去茹，去二者又去葷，唯饈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于膳宰者，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餘也。少儀曰：君將進食，臣若致金玉貨貝于君，則曰致馬，致于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凡謂獻者，皆有獻于君。士有獻于大夫，不敢實言獻于尊者，但當云獻從者之屬也。○賦

按弗以聞即上節是子庸
宰意雖面見不敢以告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承賀也。士有慶事。不謂大夫。大夫亦賀已。不敢變動尊卑也。孔氏曰。有慶。謂或宗族親戚。或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祇按非賜不賀。亦謂不承賀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進往見。則大夫。卿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孔氏曰。大夫。謂士也。禮既不敢。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按儀禮。但主人送賓。賓再拜。賓不答拜。賓無送也。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冕

若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于尊者。謂士謂大夫。即先于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則士走辟之。○執按。進字因下送字為文。非迎于門外之迎。謂大夫當十。士不敢拜也。禮非見國君。非弔喪。無不答拜者。恐煩尊者之答。故不拜。拜送者。大夫已行而後拜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于君前言則稱諡。無益。則稱字。士處。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字。則字士大夫。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則

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諱也。凡祭。祭稱。不諱。謂祝報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雖文不諱。為威未始知者。孔氏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大夫之父。母。大夫。故不重敬。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報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于祖。則不諱父。有事于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疑後生。鄭文。謂簡牘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于事正。○納按。士與大夫言。不諱大夫之父。母。知有公。不知有私也。為此說者。逆知後世有無君如六卿三家者。而為之防典。

右記為臣之禮凡十二節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稱父。事統于尊。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舉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孔氏曰。父命呼。父名于也。命謂遣人呼。若謂自喚。亦云。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諾。唯。舉于膝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舉于走。但急往而不暇趨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鄭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怠懈也。凡此。疏節。親之憂。而己。然孝子之事親。豈必若此。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如此也。親病則致其憂。故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注曰。疏節。猶言大槩大率也。雖以疏。非至孝。凡以疏簡之節。孝心不為。義恐不然。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謂。所。不。忍。用。也。孔氏曰。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不。能。不。忍。用。也。此。事。也。

右記爲子之禮凡四節

禮記集言

玉藻卷四

望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深衣第五

鄭氏曰。名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統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中衣。深衣。玉藻篇內已略記深衣之制。此則專記深衣而致詳焉。今以大玉藻之役。孔氏曰。餘服上。衣下裳不連。此衣裳相連。被覆深衣。故謂之深衣。呂氏曰。古者衣裳殊。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通裳而不殊。蓋執燕之服。則如冠之冠武。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尚簡便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人之所作。非今始有也。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闊之制。以尺量其長短闊之度。應

禮記集言

深衣卷五

新中也。名也。規矩繩權衡。五則也。規者。所以爲圓。矩者。所以爲方。繩者。重其下而懸之以取直。權。稱錘也。衡。以橫木爲稱。俾權與物鈞而取平者。深衣之應五則。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賢通切

此言裳之丁際。本有尺寸。裳無尺寸者。以人之長短不同也。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毋令太短而露見其體膚。亦毋令太長而覆被于地上可矣。

續衽鉤邊

衽而審切

此言裳之旁際。續衽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裳之連。連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爲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聯屬裳之旁。衽者。必須兩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背處二片。皆

有布幅則不須鈎

要縫半下縫扶用切

此言裳之上際要者裳之上際當要處也下即裳之
下際有齊布幅廣二尺二十六幅裁之為十二片
袂頭廣八寸袂頭廣一尺四寸相合而縫兩旁各縫
入一寸十二片袂頭當要者廣七尺二寸十二片闊
中之縫比下際之廣為一半也

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袷音各肘

此言衣袖前下之度運轉動
也肘骨節當腕可屈處也

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袷音世切

此言衣袖廣伸之度袷者袖之末左右各以布二幅
為袖每幅除制幅二寸共長四尺八寸至肘一尺一

禮記纂言

深衣卷五

二

寸肘至掌後一尺一寸掌後至中指端約九寸弱共
三尺一寸弱反屈及肘又二尺弱共為五尺一寸弱
袖之四尺并衣幅之旁覆臂一尺
一寸內除制幅一寸亦共五尺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背當無骨者骨必辟切又步

此言衣帶高下之度在髀骨之上骨
骨之下正當二骨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袷音初舉

容音

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
近年吳興教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二幅
今按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制
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故說良是衣裳各

大綱集一歲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以下至
上一尺處于內縫之以漸正假使如規之圓則至袖
下端近裏一尺處正曲袷交領也袷服上末之領垂
而下此深衣之領若襟之末袷交于左脇左襟之末
斜交于右脇右襟之末袷交于左脇左襟之末
如矩之方謂之曲袷孔氏曰負繩謂衣之背縫與裳
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與負
繩也裳之下齊如帶之直低昂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
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
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鄭氏云政或為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為容者應
接之恭外無主角也負直于後者宅心之正內無邪
向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安志平心
有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言以者三謂以之帶已也

禮記纂言

深衣卷五

三

其五法已施于夫聖人所以服此衣而身其法也
袷者三制字與下節三制字相應黃之于袷為取
之于此為以取其無私而直平者以正容宅中制事
定志凡情已行人莫不如是計分範物律已未嘗不
容就身容親言故曰行日
舉手猶論語所謂動容觀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齊之

為圓為方必以規矩易其法則不可成以其無私也
繩以直物之不直繩為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繩

取之繩物也其所取與繩為法也王所以貴此法而
製其衣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王與之

能作此者

故可以為父可以為武可以為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

費善衣之次也相六

可以爲文。謂服之而廣相也。可以爲武。謂服之而
車旅也。完。謂完牛而無缺壞。不費。謂易有不廢時
方氏曰。端見可以爲文。而不可以爲武。介冑可以爲武。
而不可以爲文。兼之者。唯深衣。然可以爲文。并若端冕
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爲廣相而已。可以爲
武。非若介冑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治軍。
而已。鄭氏曰。深衣者。用十五升布。緇濯灰治。純之以
采。若未而已。○秋。按深衣又名中衣。古人朝
祭服必先着深衣于內。故曰可以文。可以武。

右記衣之制度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大音奉。純音準。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纁。畫文也。三十以丁。畫
父稱孤。孔氏曰。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父母。亦無。
也。

禮記纂言

深衣卷五

四

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纁。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
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
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緣悅絹切。廣去聲。

鄭氏曰。純。謂絲之也。緣。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才
家之制。廣各寸半。則袂裳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孔
氏曰。緣字讀如楊。謂深衣下緣也。鄭註

士喪禮下篇云。在幅曰緣。在下曰緇。

右記純之制度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賦

月令第六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
者。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
不存。無可考證。蔡氏不韋集諸儒者。呂氏春秋
雜錄古制。則雜秦法。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
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採呂氏
十二紀之首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
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朱
合成篇。或在其前。入錄記中。則自融始也。

孟春之月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曆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
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鷹上冰。雨水之日。獺
祭。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一

孟春之月。後五日。蟄蟲始振。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營室。而斗建寅之辰也。○賦按中。
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爲中。日月會于營室。參尾
并見于南。可知。

爲建寅之月也。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其
日屬甲乙。天于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爲陽。而日者
陽之體也。故天于謂之十日。星辰爲陰。

而辰者陰之體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

其帝大暉。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春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大暉。蓋戲氏。句芒。少暉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其

氏曰：大辟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奉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則祀以大辟，迎赤帝，則祀以炎帝，配以大辟，則祀以句芒。配以炎帝，則祀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采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其蟲鱗

東方有亢氏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馬氏曰：若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清濁中民康也。春氣和，則角聲調。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二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尊，數少者卑，大不遇宮，細不遇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早出日聲，兼此日音，音則樂由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

七豆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實應也。大簇者，律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圓九分，五春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則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應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與東風解凍相應，必在於此處者，角是春時之音，春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應於大簇之管，又計大簇管數，倍而更半，為之為鍾，名曰大簇之鍾，律在於前鍾生於後，蔡氏以為大簇鍾名，元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鍾非也。

其數八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蓋其成數，孔氏曰：天一生水，子北，地二生火，午南，天三生木，子東，地四生金，子西，天五生土，子中，陽無間陰無和，未得相成，地六成水，子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子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子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子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子中，與天五并，畢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也。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臭味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醢，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簋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三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以上源後

鄭氏曰：言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萍始生，魚上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屬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曰：東風於蟄蟲蟄栗之時，東風當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活於深者，躍而上矣。故驚蟄始振，魚上冰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去聲後並同

鄭氏曰：言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寒東室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言色，五文，馬八尺以上謂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乘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大畜也，春向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用制，則禮制之戎，復車服。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四

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孔氏曰麥實有子甲屬木
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故實字甲堅合屬
木稷五穀之長屬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
食穀與雞者以氣尤熱不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雞
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
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
穀以減寒氣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麥自苗
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故自種至實皆
在夏時故夏四月食穀與雞受土氣故中央之
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稷受木氣故冬之三月食
黍與雞皆木類也蓋秋當穫仲秋當麻季秋當稻獨
食火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心氣者食之也方氏
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
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麻冬木王之時而食
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穀也夏食穀者是
物之所勝以穀木穀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火
冬食雞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火金畜雞水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五

夏大白象秋大雉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通車則
則載雞其通車則載雞而此曰春載青犢夏載赤犢
中央載黃犢秋載白犢冬載玄犢則非古也古者天
子之駕駕天常以六隻祭先王以象養先公養射以
為祀四望山川以鹿祭社稷五祀以羴群小祀以豕
六服與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少青夏衣青中
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
謂大圭洗則圭佩之衝璜瑞璜皆白玉也見疏者
之學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
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
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
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黍宜稷犬宜粱雞
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黍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
麻與火冬食黍與雞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
多小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表存乎其間以義制
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
中央闢以闢秋康以深冬固以養則非古也古者周
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往來各放其色豈後

不背矣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享正歲年以序事湯誓也
春祭倉帝於東郊之先也孔氏曰春爲正月節有
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
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
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徵此天以覆蓋生民
爲德春則爲牛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故云盛德
在木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治朝則
在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賓賜公卿大夫宜在路

六

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庫門之內。大商衆庶。懸所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死事。恤孤寡。四府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祀事者及其妻子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

當 音無 當去聲 相去聲 後同母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苦戰今謂時患
農謂休其苦應謂恤其不足是猶達也言使當得者
皆得者無非其人○軾按德布為令令以行德和
調也行而適宜使民各得其所所謂致政優優不競
不競也農賜遂行者不使膏屯而不下
充無有不富者厚誨多寡各得其宜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妨
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入法也。經紀謂天文遲起度數。方氏曰。在人之六典。入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大史曰。循星以遲起。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卽堯典所言曆象日月星辰也。前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貸。貸則司天者之過矣。丘氏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留止。離經歷。詩云。月離于畢。大史歷候日月星辰所留止經歷。無令差貸也。澄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貸。毋令失其所麗大之經紀。有前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來算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七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師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
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籍在太廟
推出食此

勞 去聲 二切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闕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介甲也。帝籍爲天神備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群臣也。大賓羣臣御侍也。澄曰參保介謂車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護衛介謂甲士也。耒耜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闕而曰參保介之御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也。○試按參保介之御闕御侍也。與下皆御之御同。謂置耒耜于參乘甲士所侍之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在于字上。謂耒耜參耜于

保介之謂
更覺直哉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律音逆

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相和同交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萌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謂作達夫間有達達上有達達小道也步道曰徑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九

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界城郭部分職事也術達聲相近達廣深二尺徑容牛馬田畯舍於郊令農夫皆循理也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溝洫田事既飭正又先定準直準謂平均直謂繩墨封疆有界限徑達有測依皆先平均正直之度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丘平而可度謂之陵陵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行者為險廣而平者為原下而濕者為隰非時脩則不足以盡其利使丘陵阪隰原隰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桑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稷之利高燥稼之利下濕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田事以下註謂說所以命田畯舍東郊之意愚意舊田事謂土地五穀之宜準直謂封疆徑達既審準直與乃字相應謂所以如是者必田事既飭準直也

定而後民有適
守而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朝氏曰以春陽動舞樂也鄭謂為仲春將釋菜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釋菜不為舞也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事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陳氏曰周官大胥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合舞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春大合吹五夏習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覆芳服切天鳥老切麝音述貉音格齒才賜切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九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廣始者錄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麝卵為傷萌幼之類聚聚置城郭為妨農之始背枯曰枯肉腐曰腐掩骼埋胔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什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秋按蟲之孩者凡物之胎者天者鳥之學飛者皆不殺獸之麝鳥之卵亦不殺不殺此四時皆禁而孟春尤謹故特命戒之

○是月也不可以解兵解兵必天殲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殲兵戎為害不利主人則可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

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孔氏曰。趙
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者。謂之主。方氏曰。道有
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紀。紀。欲定也。
故曰。毋亂。一。欲按變道。絕理亂。紀。俱就解其言。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蔡芳遂蒞並興。行冬令。

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孟春早寒也。

鄭氏曰。行夏令。巳之氣乘之也。草木早落。生曰促。秋
有思。以火氣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
我。同風為焱。蔡芳遂蒞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
令。亥之氣乘之也。首種為種。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
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
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也。如其不和。
則迭相乘入。雨水不時。雨少不得應時。已來乘氣。
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已為火。實為天災之津。大長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十

水終不來。但說言以火相恐。動。七月建申。陰氣始
發。氣乘寅。故人多火。實為風。申為雨。兩相衝。故
風被逆。故為炎風。雨被逆。故為暴雨。淫日。亥屬水。亥
氣乘陰。故水潦為敗。雪霜大至。謂冬之盛陰。學與至同。冬陰
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謂氣最盛。先種。春來傷其種。故
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再新大日。四時失
令。謂天時之失令也。其咎
應。則如今田家占驗也。

右記孟春凡十節

仲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蟄之月。始蟄。
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分之日。玄鳥至。
後五日。始電。
登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者
主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降
婁。而斗建卯之辰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
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十二
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
應之律。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皆記時侯也。倉庚。黃鸝也。方氏曰。自上而
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
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于是始雨水。
應好。故而學以秋。風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為春
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
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野乳子而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士

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鱉。皆陰類也。
成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鳥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
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屬則蟲之
類也。蜃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陰之明極
于此。故也是皆化而巳。於鷹鼠言化。于腐草。則雉則
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日化。腐之為也。鼠之為也。
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蜃則動物也。
也。皆難飛物也。蛤。鱉。皆難飛物也。蜃。物為潛。則
不時因形移易矣。而化則不
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合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會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
廟。東堂大室。

○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少去聲省所景切
去上聲掠音亮

且枉結猶欲去之。而况敢暴乎。

月令卷六

生

高謀之前。謀音梅

禪音 禪音

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

居明堂禮曰帝以弓輯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下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牛了不備必有凶災

其容止於雷未發聲之前。使心有所主。蜚語將生。千

月令卷六

集

形體性情不全也

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頂正權概古代切

但言不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貴下又

午之氣

右記仲春凡十節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今日。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桐始華。為鴛鴦。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後五日。虹始見之第三日。至立夏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胃。昏七星中。且牽牛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夫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田鼠化為鴛。虹始見。萍始生。

鴛音如見。賢通切。

孔氏曰。鴛鴦也。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之氣也。陰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其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離。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離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離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楫。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饗廟。

服切。鄭氏曰。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暉之屬。舟牧。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者。備傾漏也。鮪。鮪時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陳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師內外命婦。皆薦之於神。吉將服之。以蠶也。將蠶。祈設於上帝。所以祈有秋。蠶為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方氏曰。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也。先王之製親。在必親率。我必親射。以致其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鮪也。

乃為麥祈實。

鄭氏曰。於合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示宸廟可知。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虞翻者之牛。解者。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名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明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鄭氏曰。時可宜出。不可收歛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有而屈。故也。明。猶動也。聘。尚也。名士。不仕者。方氏曰。由長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特未畢爾。明者非不達也。達之未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蓋達焉。春主發。故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收。故則入而內之時也。其春也。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之。終未至於貧窮。故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之。終未至於貧窮。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所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則天下。言聘禮之廣。若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也。

諸侯則才欲諸侯之致力焉。登曰：天子既自有所歸，有所處矣，其賢士在諸侯境內者，又勸其諸侯，使建之，欲其所歸所處，則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行去

鄭氏曰：溝瀆，與道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也。孔氏曰：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築溝上道路，按周禮，道人職云：溝上有障，則行之有障也。周禮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塞。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塞。皆欲其毋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障，以

田獵，宜罕羅罟，毋使獸之聚，毋出九門。言其毋出九門，則其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太

切陸委 鄭氏曰：為鳥獸方乳，傷之違天時也。張氏曰：且

鳥獸曰：雞，小而新長，謂之雞。雞者，所以自隱也。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雞氏曰：王城，而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鄭氏曰：野處，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受盛食也。鳴鳩，謂日翼相擊，或勝或負，之鳥，降于桑，皆其將生之候也。鷹，謂也。相擊也。皆養鷹也。后妃親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謂日仲春，諸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鄉。女，外內子女也。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紵，組紃，之事，成也。教，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方氏曰：省婦使者，不煩以它役，欲一意於蠶事，分爾所以使之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具。百工咸理，監工日慎，毋

悖于時。毋或作爲，汙巧以蕩上心。言其毋悖于時，

鄭氏曰：工師，司容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言其毋悖于時，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五

脂，良善也。成，皆也。於百工，當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

監之。日，號令之。或，以二事。存，存也。時者，若弓人春

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百工，作器者。各

有時，逆之則不善。汙巧，謂偽飾不如法，蕩上心之使

生，奢泰也。孔氏曰：五庫者，金、鐵、皮、革、筋、角一

庫，角商爲一庫，筋角爲一庫，皮革爲一庫，金鐵爲一庫，此

等之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器之材，機，機謂之

幹，謂也。弓人，新幹，正謂弓幹，與此異。此時天氣和適

百工，作器者，當依氣序，無得作造，造於時，使物不牢

固。又用，作器者，當依舊常，無得作造，造於時，使物不牢

在上，使生者泰之心也。方氏曰：五庫之量，百工所治

之材也。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之量，百工所治

得矣。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也。先雷，謂而爲五

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令衆者，所以助陽建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方氏曰：今言備衆樂而令之也。神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以其大也。於大令吹而不論之者，不若令衆之備也。於得衆亦助之者，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衆牛、騰馬、遊北于牧，犧牲駒犢畢背其

數累力

追切

鄭氏曰：所令牛馬，謂繫在廐者。其他微遺，則就牧之。而令之。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令以所繫之牛相騰逐之。馬遊北，繫牧之於牧田之中，就壯而合之。既遊北於牧之後，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在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人時，知其畜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北于牧，所以順陽之氣。

禮記集解

月令卷六

牛

且欲其草生之蕃也。牧畜畜養之道，曰牧。牧，養也。言養止言化者，從其重也。畜產孳生，所重在育，故言養。先于犒言。

命國難九門磔壤以畢春氣

難音那磔作伯切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命方相氏帥百索索隊，隊以逐之。又磔牲以搜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方氏曰：難，所以駭陰惡以狂夫焉之。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惡故也。製牲謂之磔。陰陽之氣，必於九門，欲陰惡之出也。凡此皆處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畢春氣。此之難，難陰惡之作於春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惡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惡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氣之盛，時陰惡不能作故也。澄曰：難者，東家獻廟以盛其氣，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氣。其義使百神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凋，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凋，正之氣乘之也。肅清枝葉，霜果大落，謂以水說相驚，疾疫不雨，乘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陵不收，謂者暖於熱也。沉陰淫雨，成也。孔氏曰：寒氣未乘，水欲未至，季春土氣未盛，土氣未盛，故說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與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淫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凋。則寒氣之所乘故也。因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也。也。元陽之氣，乘於人，故民多疾疫。陽充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乾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為兵革，則感為雨故也。

禮記集解

月令卷六

孟

雨澤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右記季春凡十一節

孟夏之月

孟夏之月，謂立夏後三十日也。曆月今日，立夏之日，蟬始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昴張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寶流，而斗建巳之辰也。

其日丙丁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日，火王用事，故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其蟲羽

其音徵

律中中呂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卷六

至則中呂

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龍祭先肺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其蟲羽，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其音徵，徵，張也。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數最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蟈也。王瓜，草也。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其味苦，感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螻蟈鳴，則陰面伏者乘陽而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騊駼，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庭南堂東偏也。安寶乎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騊駼，人者，象物盛長。孔氏曰：騊駼，言朱騊駼，與馬及玉官赤者，色淺曰朱，色深曰朱。騊駼，衣朱，人功所為，朱必色深，玉與騊駼，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深，則非人功所為，乘之而不須色深，故朱云朱。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卷六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

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於南郊之先也。應氏曰：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用邑至秋始制，而之常者，特時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樂俊選賢良，舉長大養

壯俊，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習合禮樂，為將飲酒，大尉贊樂，三王之官，行爵祿，無大尉贊樂出也。樂俊能者也。遂，猶進也。此助

長氣也。時雖必當其位。便順之也。澄按。莊侯三子。舊本在仲夏章。其舉高以親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人之下。今從之。傑俊賢良。而其才德也。是壯俊。而其才力也。凡氏曰。樂矣。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是贊佐之義。或末仕沉潛。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遷之。長大謂長大之人。舉謂用之。非謂容體盛大。俊謂形容俊好。養之以盛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伐大樹。伐音怪。墮。音規切。

鄭氏曰。長高謂草木盛蕃產也。起土功。發大衆。為妨農事之事。壞墮代大樹。為逆時氣也。○秋按。長高謂農功已平。季春修利矣。至此又繼之增高之。毋使壞墮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雷

鄭氏曰。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行去聲。下。同。為去聲。

鄭氏曰。命野虞。重教之。縣鄙。縣遂之。屬土民者也。命農勉作。急趨於農。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為傷農之策也。方氏曰。國時之田。夏日。以其為前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日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驅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之也。若秋獵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詛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進食之。故其熟也。民水。商。方氏曰。以詛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

嘗麥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子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溫。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養。宜其養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音壯。六切。薄。音六切。

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繁盛之時。所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麥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麥秋至。蓋於時為夏。於麥為秋也。則主國官。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氏曰。是月。於陰事未立。大有所重。故也。祭統云。卓艾則饗。兩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重

月斷刑決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凡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非后妃獻繭於王。祭義曰。庶子蠶未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少謂婦多。少為十一之稅。所稅以共給天子郊廟之祭。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唯稅其繭。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飢。蓋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方氏曰。孟夏之飲酎。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必用禮樂。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壽氏曰：昔雨五穀不滋，中之氣乘之也。曰歸入保，金氣爲害也。鄰，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叢林，是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月在春，盛之氣行於初，是謂需養者大出矣。格主虛，芳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方氏曰：陰氣所名，故若頭飲來，苦者，極虛而名。

禮記集言
卷六

乘

之所苦也。典詩所謂甘雨旻矣。雨則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通以傷之。故不流。部色之在外者。保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象氣也。感肅殺之氣。故草木枯。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在故也。蛭蟻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猶殲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猶於未故也。

右記孟夏凡十節

仲夏之月。

生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蚯蚓生。」
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月，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展。
後五日，蜩始鳴。
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子之辰也

其曰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

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其入

蓋氏曰：莢實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莢實之律應。

○小暑至。蟬蜋生。鵲始鳴。反舌無聲。鵲丁夜切。

1

鄭氏曰。蛭。蟻。蟻。母也。鵲。無勞也。反舌。舌鳥。皆窮時。藏也。孔氏曰。博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鵲。幽地。蛭。物候。從其氣。反舌。鳥。春鳴。五月。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為小。故於此言小。若。蛭。鵲。皆陰類也。故感。微陰。而生。感。微陰。而。鳴。鵲。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師。其。處。

也感陽中而發故
感微陰而無聲焉

神託集言

毒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大廟。
亦堂。高堂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千戚戈羽調竿笙。箛簧。飭鍾磬祝敔。鞀大刀切。鞀步西切。竿音子。箛音池。祝音六。敔音語。

鄭氏曰爲將大害帝習衆也。修均執調。彼者溢其器。物留其事之言。並南子。范作茂。孔氏曰。精或爲幾。幾

如鼓而小。於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幹者。雷鼓鼓神祀之屬。以導樂作。幹者。也。神助鼓節。鼓。席也。張皮月之。其中空。陽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管如筵而小。併兩而吹之。簫。橫。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子盾也。成。斧也。戈。鉤。子戣。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宇。三十六

之簡其節至為之治其疾 入之辨其
以子出師之所教固入 所養莫不有
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 分之之謂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爵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
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和去聲者市志切晏伊見切

孔氏曰此月夏至青滿六十五刻夜滿三十五刻日
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生牛死感
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
在位上也齊戒所以敬迎明陰也處痛居也陰既始
萌君子居處不顯蓋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故齊戒
之事為難陰靜故止之說止聲色故積房不得違御
待夕也亦為敬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從君子齊
戒至無刑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要為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辛

之所成就澄曰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
齊戒其居處必掩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故嚴又
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舉動尤為不掩身之甚者也止
聲色薄滋味節者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聲音
悅耳而色美如李趙之音樂舞止之而不御幸聲令
或進也滋味謂有滋味謂通而味美滋如必有草木
之滋焉之滋薄之而不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
男女飲食最大者欲總十二者而又兼包其餘者欲
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者之者我也止色
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抑我之者欲而者之者色
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天地通而心為之
帥心定則氣安能齊戒掩身毋躁以定其心斯能定
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
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齊戒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
靜事謂無所作也毋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
行刑尤為不靜事之甚者也晏則雅云也凡內而
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隨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氣
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

鄭注云齊戒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
入能之士齊樂五日今止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
養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此止樂言則拘矣月
令之說因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為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解欣買切

鄭氏曰又此時候也牛夏樂草木槿王蓋也方氏曰
鹿好羣而相止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原多
欲而善連陰類也故冬宜感陽生而角解牛夏者蓋
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為名蓋言木槿以別羣草
微陰而榮故其
華朝榮暮頹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
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屬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壬

在上也孔氏曰黃帝土德之所以觀者有大殿無室
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王於主
之時而又用於王之王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
故成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微陰望故或升山
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
明之所也處臺榭在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尤
特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巳
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孰百廢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疫音

鄭氏曰陽為雨陰為雪之變為雹子之氣乘之也蓋
賊乎初春雷之類五穀晚熟生日久則之氣乘之也
陰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也為害草木零落雨之氣
乘之也八月宿龍畢畢為人獄上殺果實早成生日

知也。氏疫。大陵之氣來為害也。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電凍傷殺。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其兵未至。則陰賊之威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熱之時晚。歷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木。故蟲之為害。及葉而巳。五穀晚熟。而又百勝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乘成疾。

右記仲夏凡八節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為螢。後五日。上田始耕。後五日。大雨時行。後五日。鷹乃學習。第三日。至立秋。九月十八日。土主周書。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雲

鄭氏曰。日月會於箕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鄭氏曰。省此時候也。鷹學習。謂鷹得也。夏小正曰。六月。鷩始鳴。鷹始祭。火也。方氏曰。溫風。即景風。景風。至以夏生。由此於季夏。溫風始至者。謂養之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林下。則時而登也。陰長。故鷩鳥學習。謂得也。應氏曰。物得氣之先。亦氣未至。而鷩鳥之物。已居于壁。應氏涼氣之微也。鷩氣未成。而鷩鳥之物。已居于壁。應氏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求大正化也。

○秋按溫風始至。至。稊也。也。無以製加也。呂覽溫作。

○天子居明堂。右个。朱路。駕赤馬。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个。市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龍。命澤人納材。葉。切龍音。

元華子。見切。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獸人。取龍。龍。人又云。取龍。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周書於此。以。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事之也。龍。言取。蓋物賤也。鼉。皮又可以目鼓。材。葉之屬。此。時。柔。取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日者。皆水族。故命漁師。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雲

鄭氏曰。小者。其材可與以爲。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

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共音。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縣。連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香。犧牲之費。多少。有富。民皆當出力。爲之。使民。文。舞。養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明。不。虛。取。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者。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資它得切。別彼別切。

鄭氏曰婦官。衆人也。采五色質正也。夏。善也。所用。染
衣。當得其采正善也。旗。章。旗。及。章。識。也。凡。氏。曰。染
采。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
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
參。差。貨。錢。而。月。暑。洲。染。白。爲。宜。是。泰。法。也。周。則。於。夏
時。染。而。染。絲。玄。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云。釵。釵。文。章
云。黑。黃。赤。青。白。五。相。備。也。旗。章。者。周。禮。司。常。九。旗。是。也
其。識。是。也。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
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衣。服。旗。章。貴。者。從
陰。賤。者。從。陽。故。言。等。陰。非。有。餘。義。非。不。足。故。言。等
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衣。當。與
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
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
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何。然。周。官。染。人。春。暴
練。夏。總。之。秋。染。黑。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
可以典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
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

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孟切
鄭氏曰。樹木。毋有新伐。爲其未堅。初也。土。將用事。毋
欲靜。故典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
典。兵。從。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播。種。之。令。以。預。驚。民
也。民。驚。則。心。動。是。非。土。神。之。氣。土。神。謂。日。神。農。者。以
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
大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助。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德
順。受。澤。澤。廣。則。衆。谷。泉。任。萌。滋。物。歸。中。方。氏。曰。木。之
生。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天。人。蓋。山。與。也。行。經。之
也。毋。斬。伐。處。傷。方。盛。之。氣。也。典。土。功。合。諸。侯。起。兵。動
衆。皆。大。事。也。故。謂。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
搖。養。氣。矣。搖。者。動。而。傷。之。謂。天。事。物。作。於。春。而。氣
主。生。長。於。夏。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雷

令之以事。而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
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夏之神。天農農功
而州之。於明者也。時農功而主之。於農者。神也。水
潦盛昌。則有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
功也。神農大事。以妨其功。

○是月也。上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切

鄭氏曰。潤溽。謂。陰。溫。也。燒。薙。謂。地。交。事。也。此。謂。秋。稼
萊。地。先。種。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日。大。雨。注。水。灌。當。於
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種。也。可以。美。田。疇。美
土。疆。者。土。潤。溽。暑。皆。澤。易。行。也。美。土。互。文。爾。土。疆。謂。地
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行。者。通。也。通。者。謂。地
人。除。田。草。五。月。夏。至。夏。穀。暴。之。至。六。月。合。境。之。故
云。燒。薙。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通。者。之。以。漬
燒。薙。故。云。行。水。也。先。交。後。燒。又。謂。水。浸。漬。即。事。也。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雷
元。是。利。益。於。我。田。中。之。事。也。日。暴。曬。草。中。之。水。水
聚。而。未。沸。如。以。熱。湯。漬。之。其。麥。苗。之。根。皆。爛。草。其。田
可。使。用。肥。也。爾。麥。嘉。塊。難。耕。之。地。此。月。止。水。漬。之。力
聖。美。之。可。使。田。美。也。恐。日。田。疇。謂。壅。耕。而。其。田。有。界
域。者。土。潤。溽。暑。耕。而。其。土。硬。明。者。○。就。安。土。爲。火。是
故。謂。溽。則。不。獨。土。也。凡。金。石。木。革。之。物。無。不。濡。濕。矣
源。字。連。下。著。字。讀。益。火。氣。蒸。鬱。而。爲。源。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

時。鷹雉蚤鷩。四鄙入保。鄭氏曰。鷹。鷩。又。上。鷩。鷩。音。代。
鄭氏曰。穀。實。鮮。落。因。多。風。故。風。之。氣。乘。之。也。禾。稼。不
熟。又。在。其。位。二。氣。相。風。爲。害。民。遷。徙。衆。風。轉。移。物。也
丘。隰。水。潦。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留。至。至。爲。清。涼。與
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

與含好之類收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屬非。要得
疾。屬之氣也。四鄰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方氏曰。屬
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肺也。民乃遷徙者。
以春主發散也。丘隱木。漆以金生水也。口丘。以見
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其平陰
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應年。其平陰
冬。上入。其四。鄰入。保。陸氏曰。因多風。故變民言。屬。屬
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瘡。疾多
氣。多。瘡。病。則言民為真。

右記季夏凡九節

中央土。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奏

此謂小暑第十三。至大暑終。凡十八日。屬土。百
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
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凡
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至大寒終。
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至穀雨終。凡十八日。
至此小暑第十三。至大暑終。凡十八日。共七十二日。
皆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
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
木德春。火德夏。金德秋。水德冬。土則每時皆王。十八
日。雖分寄。而位本在土。宜處季夏之末。余火之間。方
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序
適居中央。周人北。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
是。黃帝於立秋以前言
土王用事。即其時也。

其日戊己。

戊己者。土干也。對時之末。各十
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日屬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帝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黎為
土官。

其蟲倮。倮力。果切。

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驛介。猶土之尊於木火。
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孔氏曰。大戴禮云。倮蟲
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
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裸蟲
三百六十。聖
人為之長。

其音宮。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考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都。以
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

此句可刪。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土無候
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無氣
也。賈過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從應。此以土居
中。故處聲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季之末。故從
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證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
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鍾律名。此
句於義不通。
故曰可刪。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
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赴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祭之則焦在土，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注。

其祀中霤祭先心又切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覆及肺所為，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泥戶之禮。按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大祭心，又祭肝也。此先心者，謂先祭心而大祭肺也。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大祭肺也。冬先腎者，謂先祭腎而大祭脾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剋求其義者，皆非。惟曰以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大之者為得。今番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之，脾最在上，心次於脾，亦在上，故候脾心二脈，皆在上部，脾在中，肝大於脾，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脈，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受

腎脈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遠，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也。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此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主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腹，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圖以閼音干，權切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廣路也。車如殿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圖者，象土形，布於四時，閼讀如

右記季月土寄王之日凡二節

孟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翼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日，金王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小詩召切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之子，日鼓，為金官。

其蟲毛。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受

西方金，其氣剛，其物有毛，其色白，其味辛。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大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應。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輶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肅猶解也陸氏曰恭邑云
皮曰腹肉曰剝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臍之謂已

新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達曰：「未審而發，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非殺令也。』」邪已氏以視折審所為，句。優於書法，斷即正制所謂斷者也。傷之甚者，為制，則加許於略，折之甚者，為斷，則加詳於視。命不可至，務博執，顧天之業也。命理蓋臨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我有所謂，則蓋臨命有司以博執，然所發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臨平，然有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方氏曰：『穀，謂穀也。以獲於地，故農乃登也。』」孟夏之麥，仲夏之麥，仲秋之麥，今不云特者，記文略也。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夏

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止以穀言，視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稼，穀之官謂之。後稷，土穀之神，謂之。稼者，以是。孔氏曰：「按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特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環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歛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修宮室，環牆垣，補城郭，亦收歛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略。

使去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孔氏曰：『鄭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

則其月也。大官，行大使，毋出大略，得禮以其時。之月，故也。方氏曰：「割地，謂益以地，使者使於四方，非收歛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吏大略，則小者亦在。」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收，殺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

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步之氣來之也。介蟲，殺戎兵，介蟲屬冬，殺戎兵，相勝之屬。或兵乃來，言室之氣，為害也。十月宿直畢，王武事，其國乃旱，言室之氣，為害也。雲雨以風陰也。陽氣復還，言殺戎兵，生而不殺也。成也。國多火，大災也。之氣，乘之也。陰氣乘之，為火也。方氏曰：「方一陰之勝，而五行重陰之令，其陰氣大勝，戎兵。」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夏

乃來，亦以陰大勝而生，故也。方氏曰：「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早，故陽氣復還也。萬物聚於陽，而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大災之氣，為熱也。水之氣，為寒也。而此非寒熱不節者，蓋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瘡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致也。」

右記孟秋凡八節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雀始鳴。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水始涸。」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南呂者大蕤之所生三分去一俱長五也三分十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百物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蓋謂所食也方

氏曰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蓋謂所養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鴈鴒鴈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農仲秋行稍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所以人事為一候也廣谷鳥於孟秋之第四候人滋之於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仲秋之第三候不亦以乎蓋該羣鳥養羞義方說近是蓋養羞猶詩言苴糗養謂不食而備蓄之也羣鳥於此月豫養其所美之食以待

冬寒熱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兒杖行糜粥飲食糜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糜粥也張子曰老人氣衰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凡日行行行之也凡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斷唯於糜粥言行

為凡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賦後老人歸養故於四時之月養之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量音有常量音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七服凡此謂量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其備也飭正也文繡有恒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亦皆有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職代田獵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繡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廣幅狹用廣幅衣二尺二寸帶下尺家及疎無被土之類量即尺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服既言制度矣故此無文量值其故即若祭服之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制冠帶不隨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但言有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量音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七服凡此謂量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其備也飭正也文繡有恒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亦皆有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職代田獵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繡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廣幅狹用廣幅衣二尺二寸帶下尺家及疎無被土之類量即尺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服既言制度矣故此無文量值其故即若祭服之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制冠帶不隨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但言有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當去聲 教切又上聲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更重是不當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刑有五而曰百者非罪言之朝者必殺殺者不必斬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撓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新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

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

祭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止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當去聲 教切又上聲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更重是不當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刑有五而曰百者非罪言之朝者必殺殺者不必斬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撓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新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

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

祭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止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行去聲
中去聲

鄭氏曰於鳥獸肥養之時宜有犧牲也。羊。視大宰大
視土。祭視之官也。養牛。半曰觶。犬豕曰豢。五者謂所
視也。所按也。所瞻也。所奉也。所服也。此皆得其正。以
上登饗之上。幸養之。而無神不饗矣。孔氏曰。純色曰
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觶。食穀曰豢。皆按行之也。嗜木
視也。肥。充也。亦瘦也。物色。辨別之別也。周禮。陽祀用
騂。陰祀用黼。並祀各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此品
物相隨曰觶。五方本異其色。是此也。大尊配東。亦用
青。是類也。天謂牛羊豕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謂
開天地之牛。月謂果。宗廟之牛。所握之屬也。陸氏曰
五者備齊。謂所行所按所祭所瞻所服。至於循行饗
牲。各係上事言之。澄曰。一則全具。二則肥養。三則此
類。四則小失。五則長短。符之於之祭之量之視之。而
五者皆中。度是謂備齊。

月令雜考

多難乃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妄言亦暑及人
王居有宜禮曰仲秋九門疎虞以益陳氣禁止炎疫
孔氏曰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經曰難於
治法殘暑煩鬱之氣而逢秋月涼氣之氣於民間也
蘇氏曰李杲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或云天
子乃難以難陽氣唯天子得熱諸侯以下不得熱也

鄭氏曰。麻
知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脩囹圄。寶音巨。囹音庭。

五

鄭氏曰：爲民將入，勿富藏也。穿資害者，入地，國曰寶。方日害，王居明堂，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

宋將至。踰羅其吳。涇曰。築城郭。建都邑。以裕民也。茅
實者。清田倉。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飲藏之事。故
於建百則戶之月言之。

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爲聚冬之備方氏曰越民急起之也蓋
官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
飲不可緩也故起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
特菜而已澄曰旣言蓄當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處
它物皆當積聚而
蓄之以備御冬也

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夢接絕續
乏之穀。尤重之。

是月也。日夜分。甯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記纂言

月令卷六

●

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當始收學在庭中。擊內物也。坎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潤蟄也。周易曰。辰角見而雨。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商入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孔氏曰。前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始。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一月寒甚。乃閉之也。

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鈞而已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實故隨之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斗二兩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之皆所之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
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易以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咸
亦云也通利成也大事謂典上功令諸侯舉兵采也
季夏禁之蓋秋乃征伐此月平城郭季秋教田獵是
以於中為之戒焉方氏曰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
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違
此大數數之所為時時之所為也舉事如此四時
所同然當開戶之時尤不宜安舉故於此中戒之
故智也若王政議而不從法而不履何有于是大數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夏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令則其國乃旱落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
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則之氣乘也物當收而心為大
火草木生榮應陽物也國有為以火氣相擊也國旱
蟲不藏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
之也北風殺傷收雷先行先霜蚤也冬主閉草木蚤
死寒氣盛也方氏曰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
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應陽作之也風災數起非
正氣行也風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右記仲秋凡九節

季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雁來
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
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雉始雊後
日菊有黃華之第三日至立冬前凡十八日土王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
大而斗建戌之辰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兎肝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夏

鄭氏曰無射者天體之所生三分去一得長四寸六
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日季秋氣至則
無射之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
也爵殺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
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
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
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華者以華於
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豺乃祭獸食者祭獸於
天然後殺食而食然於我日食凡可捕而獲者皆殺
之祭日獸所祭者唯可捕而獲者爾以其時大也○
賦按仲秋言鴻雁來賓而未言止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糝與以深

鄭氏曰：糝，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孔氏曰：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典，則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歛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歛，則又閉藏，無得有宣出散其物以逆時氣。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之則于秋，不先內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賦校會，順也。季秋天地閉藏，故順時令而內物。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辛

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薄，盡帝籍所耕于秋也。蓋祭報之數於神倉，重來歲之要也。祇，敬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氏曰：雨澤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既矣。百工典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工成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功功，蓋成終之時也。將功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季秋宜矣。然古者於霜降罔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裏醢之類是也。此記所言，非其大數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彙卒也。方氏曰：陽氣散而為暑，陰氣聚而為寒。總者，彙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疲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詩曰：入室處者，言既民疲，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鄭氏曰：入學，習吹為將贊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饗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者，以開禮言之。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以用饗牲，當前舉告備于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饗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之所宜告也。告如也，則大饗可知。仲秋之月，視金氣爽，至此乃告備，然則月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使取唐之中，此取時之盛。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辛

合諸侯制百縣為末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孔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末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投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諸侯國，注方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稅財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貢與者，奉事之辭，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諸氏曰：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諸侯所具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為之貢職，法所以定其所宜為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土地

鄭氏曰馬政謂齊其色。齊者力使同乘也。按人疏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僕夫僕及御夫也。七騶謂是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駟駕之文爲之。載旌樂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執旂。將軍更載旌。陳都載纛。鄉遂載物。郊野載威。百官載德是也。級等文也。整正列也。設陳也。旂所田之地。門外之蔽也。司徒摺升。齊果以軍法也。孔氏曰駟馬及者謂旌布乘馬之政令。旌旌馬政。乃命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旆。旌單按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旂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營之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號。開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載旌旆者。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旆。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蛇爲旐。全羽爲旂。所羽爲旆。及國之大國贊司馬與旂物。王是大常。諸侯建旂。卿建旗。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旟。州里建旐。縣鄙建旐。道中旌旂。旂旐旐。此仲冬大閱所建旂旟。旐旐注所引司馬旌旐旐。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

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情。師興不居。鄭氏曰。其國大木之氣。東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東之也。極陰。西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陰。丑也。暖風來至。民氣解情。辰之氣。東之也。其為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東風行不休止也。方氏曰。木游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木。大水故冬藏。秋敗。金數窮而氣衰。則為氣。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為聲。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木。所勝故民受是疾。為盜賊。皆至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折故也。其為風。而春之氣。暖風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氣暖則解。嚴寒則解。果以暖風來至。故民氣解情。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右記季秋凡十節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雉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尾。小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其日壬癸。

正者。水干也。立冬以後。七十。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之玄冥少皞氏之子。日簡曰黑。為水

其蟲介。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其介蟲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五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律中應鍾。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五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水舉其成數。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孟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義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其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於轅如祀門之禮。孔氏曰。禮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五尺。輪四尺。當祀行之神之地。則然。若於國外。祖道饗祭。其地隨所。而為廣輪尺數同也。禮畢。乘車。轅而祀。轅車之一輪。轅爾。所以然者。兩輪相去八尺。今轅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但轅。主頭南。轅故人北面。設之。其上蓋以青。為轅。相為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或約故設文不同。鄭注鍵牡開牝者。凡鑿器。入者謂之牝。受者謂之牝。若會欲牝牡然。管鑿與鍵開別。大則非鍵開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鑿為之。似樂器之管鑿。指於鑿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鑿也。則管鑿一物。此為別者。管鑿之件類。仍非鍵也。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扇開門。以內孔中。澄曰。鍵開二字。何氏說得之。管鑿之化。鑿者鑿之牝。鄭注誤以鍵開為鑿之牝。牝而義愈不明。此蓋因天地閉塞。成冬。故命百官以謹董。又命司徒以執積聚。又自圻城郭。至塞侯徑九事皆順天地閉塞之時。而為此閉塞之事也。陸氏曰。圻城郭。而門不開。不戒。無益也。備鍵開而管鑿不備。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塞。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塗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禮記集說

月令卷六

美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開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製飲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裳裳飲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按鄭註。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方氏曰。丘壟墳墓別名。大小家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上堂之。故言堂。蓋曰。飭喪紀。總下三者。衣實棺槨丘壟。其目也。高卑之度。何丘壟之大小。薄厚之度。即棺槨之薄厚。丘壟大則高。小則卑。其高卑薄厚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為之等級也。自客歲積聚及圻城郭以下九事。并此飭喪紀一事。凡十二事。皆為順天時之閉塞而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滯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賞。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凡氏曰。功即工所成器。以祭器為主。按。此以驗其誠也。近取諸身。而于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示有泰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故之者。欲其計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妄同於其所尊。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而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動者有程。功致然。不可過。過則滯巧。先王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燕。

禮記集說

月令卷六

禮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它。其羣臣。今天子以燕禮。羣臣以鄉飲酒禮代之。燕禮有牲饌。鄉飲酒也。燕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湛湛。明酒斯饗。曰。殺羔羊。請彼公室。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謂大飲之詩。孔氏曰。燕升也。升此牲饌於公室之上。故云大飲。燕此是天子之禮。而風俗。稱彼公室。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室。此既大飲。饗禮。當有房室。牛醢之。若燕正飲酒。雖有折俎。不當有房。故宜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禮。禮實有折俎。公當饗。鄭當矣。馬氏曰。是月成功。以登物之可薦者。案。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闕。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勞力報切

鄭氏曰。此周所謂禘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長。祭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謂戶中諸神。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或言五祀。或言以休息之。蓋正局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

據也。謂微取食以祭先祖五祀。此皆出田獵以取
非仲冬大閱之儀也。方氏曰。新來年詩所謂與嗣
也。此非歲終之時。而口新來年者。以陽主於子。故謂
建子之月為來年也。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
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以按孟冬
新來年。可知呂覽所載。非改朔建亥之令也。方氏以
十月為來年。
承兌本儀。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
馬氏曰。順陰義也。亥之時陰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
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觀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本

赦。

鄭氏曰。因盛養在水。故其後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
虞也。漁師。即周之虞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
二官者。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赦。無疑未至于
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
赦。

○孟冬行春令。則東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

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

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又曰。

鄭氏曰。東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
乘蟄蟲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且夏
農用事。蟄蟲風。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
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寅前參代為兵。方氏曰。孟冬

東風所東。此行春令。則東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
流亡。以春主發散也。風因四時之所常有。而暴則
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俗以行少陽之
令。故來而巳。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
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夫
以陰而發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
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
土地侵削。擊斂之所致也。

右記孟冬凡十節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月。陽旦不
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嘉麥出。冬至之月。
屏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辟與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空

鄭氏曰。日月會於星
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
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雉始鳴。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謂合也。方
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謂言地始坼。自此
言雉始鳴。求其而上相。夜鳴而求。且故謂之鶡旦。
夜鳴則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
則以得所求故也。虎始交。則以得所求故也。虎始交。
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裘。服

鄧氏曰：玄堂大廟北堂大室。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必
有死志。方氏曰。飭。死事。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
然乎。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卷
秋。淮南子。時則訓。曆月令。並無。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蛰則死。民則殃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月令卷六

空

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閉，陽須閉藏。若起上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眾，開泄陽氣，諸蠶則死。人必疾病。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則是發微天地之房，房是人大令之處。此天地庫藏萬物，不使宜露，與聚含相似也。非但蠶死人疾，國有大喪，節運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藏物充實，不發動也。皇氏曰：畏謂逃亡，人為疾病皆逃亡也。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泄，所以成之。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眾，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因而閉也。而者，亦有司之謹蓋違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為閉之事，或不閉，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馬氏曰：房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目內漸外為沮，自下達上為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蠶則死。民必疾病。又鹽以共澄曰：水在下面，濕潤及上，謂之沮。如水在內而沒，添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即水之

故曰沮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重直隴切

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關閉之屬。重明。外內隔絕。有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活。南女功者。供。黃氏曰。居官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首衛宮人。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凡。在。所。禁之事也。陳氏以奎尹爲奪人之長。非是。

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沽熾必潔。水泉必香。醢醢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旨盡之。毋有差忒。齊本

東坡先生集

周金鑑

淋者速必齊如手鑑皆由藥誤則勿藥
 子康切火齊才類切豈不邪黃帝得傳
 鄭氏曰酒熟曰齊大齊者酒有之長在於用則爲酒
 人米稻必齊謂熟成也清酒也漿火也火齊履熟之
 謂也等齊事也差齊謂失度有差有惡古者積酒
 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孔氏曰是月始爲春醢尤須
 沽擇稔稻使齊得成熟故云齊齊又須以粃料醱之
 麴成云必時其炊清米麴之時必須清漉所用水須
 必須省美所盛陶器必須更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
 用大齊又須生熟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藥二醴
 三水泉四陽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火齊重
 智之無使春參差位變也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
 至春而爲酒謂春成也非略始釀也日林氏文云酒
 之熟者按稻梁之黏者皆謂之秫惟黍全黏自應名
 秫稻既別出則此秫字從黍從稷三穀齊謂齊同
 米粒完四穀賦如一也麴藥以及時漬者乃粃或曰
 必時漬謂漬米煖開炊米漬米以水淋沃必去盡米
 塵取水清不漉乃度炊之時亦不可令穢惡爲藥之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顧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也。某氏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沅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

卷六

齊

源。故命有司所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諱。高許六切

鄭氏曰。此收歛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銀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爲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澄曰。農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農隙而取野中所生之草木食。以益

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官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採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鼻。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側皆切去上聲青音齊

定齊側皆切去上聲有音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滿謂物動。將萌未萌。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程曰。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毋躁也。仲夏之者。養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有盡絕之也。養絕之。故非但不得如當時進御。雖固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固或也。味則不全禁。故言薄者。不令厚焉爾。不令厚。故并得事略。知固但養。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三

求詳和調則不可故云靜愛和致萌極致也此情氣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知常不必令薄色能戕生戒之者宜重味能養生戒之者差輕與安形性卽定心氣事欲靜卽百官靜事也身欲寧者不擾於內安形性以上若爲身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特陰陽之所定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定是陰之所成成者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閉之也馬氏曰陽伏而陰尚自若故爭凡爭者未定故也夏爲正陽而陰始閉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開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日諸生薄言陽之未足以勝陰於夏至日死生分言陰之未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芸始生。莠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解音蟹

鄭氏曰。又說暗儀也。芸。香草也。蘇。荏。馬。龍也。木。象動。潤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有下向。勢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爲陰獸。情淡而避陽。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清而進山。夏至

解角。從湯退之象。熊氏曰。雲霧。供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鹿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性。數榮則柔。收飲則堅。故於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

塗闕廷門。閉。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登日。謂門之中。開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開闕之地。無室虛處。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寅

也。塗者。蓋謂土。以填補其地之四陷。門。謂各家虛廟之門。闕。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塗墁。以塗塞其門之隙。闕。謂四而有所壅。塗者。築之。此皆開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

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

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雨汁去律。

鄭氏曰。國。早。午之氣乘之也。氛霧者。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瓠為敗。雷發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為旱也。疥癩之病。乎。甲也。方氏曰。水泉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也。以雪澤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最之氣未開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全氣所傷也。

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洞。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雖為敗。與孟夏雖為成。其理一也。言。詳之對。而以氣之先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勝言。又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咸竭。以應發散之氣也。疥。則虛陽作之也。

右記仲冬凡九節

季冬之月。

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寒之日。屬。未。後五日。始。果。後五日。野。雞。始。雉。大。雉。之。日。雞。始。乳。後五日。征。鳥。屬。未。後五日。水。澤。腹。堅。雉。始。鳴。始。雉。之。第三日。主。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婺女。屏婁中。且氏中。今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禮記纂言

月令卷六

通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膚。

鄭氏曰。大呂者。律之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鴈北鄉。雉始雊。雉始乳。初乳如雀。古巨。

鄭氏曰。告記時。候也。雉。雉也。詩曰。雉之朝雊。孔氏曰。鴈北鄉。北鄉。北者。有。易。說。云。二月。雉。始。乳。乃。北。鄉。雉。始。乳。此。據。晚。者。若。早。者。詳。律。推。度。又。云。雉。之。日。雉。始。乳。雉。始。乳。易。通。卦。變。云。在。立。春。節。立。春。成。在。此。月。也。馬氏曰。馬。北。鄉。順。陽。而。北。也。雉。火。畜。也。成。於。陽。而。後。有。聲。雉。木。畜。也。雉。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字。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騾。載玄旅。衣黑衣。服

个。北堂東偏。

鄭氏曰此難難於氣也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勞瘁者謂

四方之門皆被礫其性以疎除陰氣出土午者此時陰既盡年歲已終陰氣不去凶邪惡末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丑爲牛又土能尅水故特作土午以旱送寒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方氏曰午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俗厭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即

突

鷗鵲鷹隼之屬屬嚴猛疾捷也時義氣
嚴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

師而師孔氏曰。按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缺。黃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

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正月祭其宗此月

川皆有宗有佐庶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正

冬祈來年于天。宗廟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
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

此故言乃畢也。天神曰：『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于天，而

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祗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魚潔美。孔氏曰：仲秋大嘗麻，季秋大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之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或重之馬氏曰：此潛之時，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親，則

鄭氏曰。履。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氏曰。祭是所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

半後大寒乃盛。方氏曰。水以陰凝而堅。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上種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鉏耨之屬

走

孔氏曰。耒耜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

舊前曲接鼎者，都以金鐵爲之。鑄今之鋤頭，孟子云：雖有鉉，鑄云之屬，以田器弄一也。澄曰：五種，謂五穀。

之種。覆黍粟稻菽也。出者。就國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再種之也。計謀度也。籌整理也。具備辭也。

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合古答切。吹去聲。

鄭氏曰歲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大寢以娛恩也
言罷者此用禮樂下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

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

罷者以一年頗僭至後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供下月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折謂之監。小者合東謂之禁。新施牧養。禁以給養。登日言養。及言薪。薪即柴也。方氏曰。秩薪柴。于歲終。命收之。所以備米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處。歲大舍也。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張有。志于耕稼之事。不可稍役之。備役之。則志散。大。集也。孔氏曰。去年季冬。日大子玄枵。從此每月移次。生辰。至就月。第盡還。大玄枵。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日會于七辰。至此。第盡還。役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移月。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會。故云星回于天。歲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年

六日。未得正終。唯近于終。故云數將幾終。僂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與趣。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約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令某官。者。皆是。家總禁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諭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舉之。今用此月。則所因于夏禮也。孔氏曰。謂。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治典。謂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語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不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小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大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粢。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養祿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與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以命同姓國供之也。豢。是牛羊。豢。是大豕。大豕不用犬豕。社稷。大牛。有豕而無犬豕。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禮記集言

月令卷六

主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大也。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庶民。受田。唯。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有文爾。證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謂牧教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之多少也。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

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歷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證曰。上文。言天上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于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

力也。

國時里才降外疎消糴老切

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燥之也。

不記年冬月七日

累令諸侯制百勝之重之法貢賦之權

海國圖志

片令者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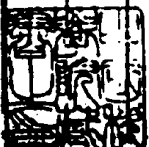
主

遺言

興令卷六

7

夏日不得飲湯也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

王制第七

上制者王治天下之法也。漢文帝令博士著生采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作此篇然雖取傳記其間與周官及孟子不能悉同故鄭注或謂之成制或謂之夏制亦意之而已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五等五行剛柔十日。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禮記纂言

王制卷七

一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首

鄭氏曰卷首通。公入命矣復加一命則服從矣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禮曰不過九命謂大國公卿也。王者之後及天子三公出封諸內者皆九命。服九章九旒之裳。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裳。見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裳。然亦大國也。而不過七命何也。蓋侯伯之上有里則上同大國之公故得與公同稱大國者從其祿之重者而稱也。按此說文蓋謂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其或制一命為九命而服者蓋王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如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故云若有加則賜也。謂三公出封如一等是也。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賜。特恩所賜。非不過九命。注疏以說卷之外有則加為特賜非也。大人臣之服至於說卷極矣。無客

再有所加。說卷之外有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賜其臣哉。○試按小國五命。大國七命。大國不過八命。而有九命者。三公出封。君賜特加一命。服卷人臣之榮。于此已極。無可復加矣。草廬論最當。

命

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五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孔氏曰。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則知大國之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皆一命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孔氏曰。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嚴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則周官又三百六十。應按記者。兼取諸書成篇。故不皆與周制同。今難建考矣。

禮記纂言

王制卷七

二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下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分陸農師

山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韓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擬聘三會之序非爵位同
小國在下爵異因在上謂孔氏曰爵同謂同作卿則
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夫
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固當在大國大夫之上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五

視子男天子之元上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出八州州二百一
十國音聞後同

鄭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摩管束
既禮之而已陳氏曰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
入其貢賦九州用度山數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職
春秋諸侯或著其職之齊幹山海晉私師取宋有孟
諸是有雲臺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
係鄭少麓不係晉肆陵不係杞是正不係衛蓋歸天
子之守地也○然海內之地九州王侯所據一歸
入州州二百一十國今一千六百八十四并畿甸之

之九十三國爲一下七百七十三國。此節言衆外之制。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脫。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勝音班

勝班

孔氏曰。其餘以祿士以爲開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下文所云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鄭將云。以祿士。以祿士者。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若公卿之下。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則此祿上包之也。凡祿士之外。並爲開田。則周禮之采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豈外諸侯有附庸。故開田少。畿內每須分賜。故開田多。陸氏曰。周官公所受田。在大都之疆地。卿所受田。在小都之疆地。大夫所受田。在家邑之疆地。此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元士受地於公邑之疆地可知。

禮記集解

王制卷七

四

凡九州于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是封國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覆解上文縣內封國之制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禮記纂言

王制卷七

五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

曰二伯長之兩切帥色類切辛子忽切

鄭氏曰屬連率州。酒漿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
 聖侯爲之。版之訓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
 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孔氏曰。蜀是繁昌。連是連接。率
 是率伍。州是聚居。故總云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
 其名。因其州內賢民爲之長。非州外別取州牧也。澄
 曰。方伯。謂東方西方二伯也。千里之外。八州諸侯。州
 各有牧以統之。公劉夫八牧所牧之州。其四在西方。
 其四在東方。又曰。王制三公設爲二伯以總之。於內
 爲西方諸侯。西伯總之。東方諸侯。東伯總之。周書言

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千里之外設方伯者謂千里之外入州之侯。東方伯於內以總之。非謂所設方伯在千里之外也。下云州有伯此伯乃一州之牧所以其統一州之諸侯。猶方伯總一方之諸侯也。故州牧亦可名曰州伯。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澄按孟子言周公使魯叔監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
夷叛就三監者或以王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
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卅一國衛
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邯蔡叔君衛後
因叛而廢其國唯衛康叔之國獨存書言王啓監周
官言立其監監者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
侯甸也此卅一國卅一國衛爲殷地之三監而箕子云
監方伯之國而書云三八二十四人則是監州伯之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木

國矣。漢稱州伯爲方伯也。崔謂周於牧下置二伯其
就愈謬。夫二伯爲八州牧之統。豈於牧下而置哉。注
疏之說皆無稽。慶曆李氏曰。牧伯皆諸侯
之賢者。天子所親倚。豈復使內臣監之。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音育

馬氏曰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官者官府之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給之。惟以按周之法則百里之內乃近郊之地土工商所受田以及園外之場圃國中之屬里所取亦寡豈特以是而共官之用乎。千里之內則大都小都家邑公邑以至六遂六鄉有供王之賦有農田之稅御用之物盡於此手取也。然記者不知何據而云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闢布之賦以寄王之磨展邦之賦以特窮富四郊之賦以寄消林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孫之賦以待蕃芻邦采

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爲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令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皆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川王氏曰。此一說不知是何時。於其經亦不見。恐於之財。而通其調度。乃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約禹貢五服之文。而爲記千里之內曰甸。所謂五百里甸服也。一面各五百里。東西南北。皆距爲千里之內。千里之內。謂自侯服至甸服也。侯服之別有三。曰采。曰甸。曰男。男。侯服之別有二。曰采。曰甸。武衛要服之別有二。曰采。曰甸。侯服之別有二。曰采。曰甸。日流。內之近者。始於采。外之遠者。終於流。故舉其終二者。以包七者於中也。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七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去聲。食音嗣。下同。差初佳。初宜二切。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卿祿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謂解上文。班祿之制。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方氏曰。前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大厚也。諸侯大夫之卿者。以三監之職。權不可不重也。故按三監古無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八

之記。者蓋誤。又因上文言君卿大夫士之祿。所食多寡。而生此文。抑不足信。方氏從而應之。謂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去聲。

朝音潮。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膏或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膏。孔氏曰。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之土視附庸。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國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附庸而公羊說謂諸侯朝天子。皆有朝宿之邑。許慎以爲若如此。則周千八百諸侯。燕京。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四之祿。如諸侯。不得世。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集氏曰。內之公卿大夫

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國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世諸侯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得世爵。外世爵而諸侯之子自非大賢不得其位。蓋公卿大夫有功德出封爲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就按魯內之地。公卿食邑也。魯外之諸侯世守也。可見天子富有天下。未嘗私其所有。下節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兩節通結爵祿之制。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東賢也。大夫不世爵。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祿賢也。澄曰。未賜爵。未上文世國者言之。謂諸侯之世子。雖得世國。然世國之初。天子未賜爵。則未得爲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亦未得世祿。若爵侯之大夫。則并祿亦不得世矣。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右記制祿凡八節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按禮制。周尺以十寸爲尺。蓋六尺四寸。步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五里。就文曰。八寸。周尺也。此云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及八尺。此入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尺有十五尺。蓋古尺廢。後世長短異同之驗。遂不一也。是平周尺。日後世之尺。或以秦。或以魏。或以隋。然地之生。素育。

小大畝之制。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同也。方氏曰。東田。即詩言南東其畝也。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千萬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今十萬畝。今萬畝也。孔氏曰。步百爲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皆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謂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皆三百步。是爲方一里。一個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個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方百里者。爲百個十里之方。其田九百萬畝。一億是十萬千。億是百萬。九百萬。卽是九十億畝也。又云。百性千。萬官億。皆以數相十。此小億也。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一個百里之方。爲田九十億畝。十個百里之方。爲田九百億畝。十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畝。方千里者。爲百個百里之方。其田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云九萬億畝。億萬字相安。涉遂誤。萬萬爲萬億。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萬萬爲億。或以十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爲億。故云萬億。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遙。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泰切沮將慮切

游民則人無精力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

以入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

名宜詳以其所服片以

右記度地居民凡六節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

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別切

禮。有上冠。禮上皆冠。衣。禮上皆衣。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卿大夫之祭。有少牢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鄉射禮。相見。有士相見禮。七教。即五教也。兄弟別出。爲長幼。朋友別出。爲賓客。鄉氏曰。八政。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川流。不同也。度量。丈尺也。算。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麻葛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禮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述及也。簡。差擇也。禮。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孔氏曰。所。崇之性。德。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德者。得也。惡人。不。德。故以七教興之。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故不云氏。齊。一。所有所得之道德。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教孝之心。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方氏曰。六禮。不。明。禮。性。非。禮。節。之。明。流。七。教。不。明。則。德。非。教。以。興。之。則。德。以。正。民。其。可。差。忒。乎。則。在。乎。齊。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道。人。所。共。由。惟。人。所。同。得。其。可以。一。乎。則。在。乎。一。使。之。無。異。其。故。曰。同。俗。養。耆。老。以。推。愛。敬。之。心。於。是。爲。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六。十。日。者。七。十。日。者。有。老。在。所。養。則。老。明。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歸。養。可。知。齊。者。齊。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難。故。簡。之。○。賦。民。禮。四。句。教。民。之。法。也。養。老。恤。孤。以。身。先。之。也。致。孝。與。是。其。孝。也。不。足。即。孫。焉。逮。偏。及。也。上。施。

上。司徒。不。信。是。天。下。之。孤。獨。無。不。爲。其。所。矣。上。賢。簡。不。肖。示。勸。懲。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耆老朝於庠。元日習射上攻

習鄉上南。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

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音潮。與

此言司徒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帥。循也。不齒。故

謂放狠不孝弟者。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其見新

人有所化也。孔氏曰。此論漸惡之事。初入學一年之

終。司徒命此鄉學。簡得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

命鄉內耆老。大夫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

行不仕者。皆聚會于鄉學之序。爲此不帥教之人。不

禮記集言

三制卷七

若

射禮中者在左。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今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焉。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率領國之英俊士。與在射。執行事焉。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慕者慕之。而自勵。又問一年。而考校之。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鄉。故云如初。五年之時。更不變。移之郊。又爲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七年之時。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帥國之俊士。與在射。學行禮。九年之時。又不變。屏之九州之外。遂曰。人鄉學。第一年之終。簡不帥教者告之司徒。第二年之正月。司徒命鄉大夫爲之習射飲禮。使之觀感。變其微恨。不孝弟之惡教之。至第三年之終。考校而不變。則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第四年正月。鄉大夫又爲習射飲禮。教之。至第五年之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郊學蓋在鄉遂之間。第六年正月。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教之。至七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移之遂。第八年正月。遂人夫又於遂學習射飲禮。教之。至第九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屏之遠方。

方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選去

此言司徒之所教而成者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卿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而後今移名於司徒其才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每門力役供學及司徒論考校之儀選士雖升名司徒而給鄉之徭役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子業既成皆免其徭役者是謂選成之士也○試校選選之也俊俊之也俊雖才德出眾之稱然必司徒論而升之乃成其為俊也選選之也三者皆就上言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七

而明以為士之目猶今舉人貢士本謂舉此人貢士士而即以爲舉人貢士之目也造士合上二者言之選士俊士皆謂之造士選士上謂有造之士俊士則造成之士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適多歷切

此言樂正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夔者也雖字教育子而司徒所教之造俊亦與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先揚而示此四術以爲教謂教義理實則皆從學者知之術者造路之名詩書禮樂是也禮者依禮古先王之造以詩書禮樂之教造成此士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者有禮秋教禮者有樂夏教詩書有書冬教書者有詩皆以其術相成但延其陰陽以爲偏主爾自王太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

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階級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也學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於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凡則無貴戚皆以齒矣以大子而與俊選相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秋按教必以漸時而禮樂時而詩書以者以此爲主非習其一而盡置其餘也春秋冬夏云者應舉言之非謂冬夏必不以禮樂春秋必不以詩書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蕭北切一諸如字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七

此言樂正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入親爲之臨視重業賢者子孫也此習禮告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業人也轉當爲樂之官偏之偏寄於吏秋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延平周氏曰轉急也示其難屏之欲轉於極遠寄者示其難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方氏曰以視學之感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樂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責者之禮有別於嚴者故然爾嚴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違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東庶之家易治以世祿之家爲難化易治故鄉達之所者常在三年大比之時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爲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

變屏之可也。長樂陳氏曰：不變者，雖王子亦屏遠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造士

此言樂正之所教而成者，鄭氏曰：可進受爵祿也。孔氏曰：此文承王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鄭之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下文更不見野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鄭人既舉

節數升之，故為造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贅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

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也。方氏曰：鄭論秀士而升之司馬，司馬論造士而升之學，所以

而升諸司馬焉。造士之秀，則於成才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錄於造士之長也。以其成才，將使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造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並平

禮記集言

什

此總言以司徒樂正之所教而成者，官之也。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

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

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擇者，居選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以於器者，署擬於器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

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舉任此官，然後命之。既受命，然後有祿。慎然後與之以祿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孔氏曰：廢其事，不堪任大夫也。此則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及不任其官，則廢其爵之事。大夫老而致仕者，生時雖已下居大夫之位，然未嘗奪其大夫之爵也。故死時仍得葬以大夫之禮。若廢其事而終身不復得仕，則是大夫之爵已奪，不得復名之曰大夫矣。故死之時，亦不得復以大夫禮葬，而但以士禮葬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四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車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教也。與司馬相參也。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爵士及百王。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贏股肱，謂探木出其臂，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助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

鄉中則齒，視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孔氏曰：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謀試武藝之事，言此

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賤矣。臂，肩力也。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

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上條論執技之人，欲使一事一其所有之事，張子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有事於內者也。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此則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事，仕於家曰賤

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
爲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
○賦按凡執技力者通四方者尚武若事君子內難
射御亦不專精武力貴習巧便已耳重言凡執技
以事上者見其技不止亂史教者已也執技力不
言不武不移可知也與士尚武本技也仕于家者
一段謂仕于家之執技者不與士尚武是事于
君者則商也此又一說記禮者附記于此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辨論官材既如此矣此言凡官民材則凡論官
民材之道也彼言官之此言使之後言任官此言任
事其義一也孔氏曰雖考問如其實未明其幹能故
任以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夫除授位定然後與其
祿之以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圭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
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友唯其
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鄭氏曰必其之者審慎之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
故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用困之又無職也
且孔氏曰既與衆棄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大夫不
養士達之於塗不與言故逐棄去下及以政教之
事則里所以安其身矚所以養其命是皆
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欲微使其生也

右記教士官人凡六節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

輕赦從重
辟雖亦切
刺七智切

鄭氏曰司寇既官卿掌刑者三刺以求民情一曰訊
訊者下論以爲罪附庸刑也求山之使從輕重是罪
可重猶赦之也孔氏曰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
使刑不妄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有旨
則法宜議不可專制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
問可殺與否於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
否於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
謂萬民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義則不殺
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不聽者旨意也求民情既得
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端則不聽之不論
以爲罪也附從輕者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
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罪疑惟
輕是也故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放爲而入重罪故
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向者言天
肆赦是也方氏曰簡所以書其罪與書所謂五刑不
簡書可書之實狀可據則不聽也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圭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論如字
音倫

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復正于五刑五刑不簡然復正
于五刑則輕於刑過又輕於罰此以郵罰言者輕且
如此其重可知矣言以郵罰爲序者先輕也○賦按
論作倫理也即天論者用刑必依乎天理之公也
作尤過責也麗依
也就事論事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刑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人之
比以成之

別彼刑切汎字訓切
比必利切方如字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必有善
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

史司冠吏也。正卿師之屬。主之外朝。方九轉。掌卿大夫位焉。右九轉。公侯伯子男位焉。而己視三公位焉。大司冠聽之。林木之下。卽此射朝也。孔氏曰。成敬辭者。獄史初責。最罪人之辭已成定也。更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史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聽已竟。又以成成之辭。告於大司冠。大司冠與公卿在朝。聽辨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既得司獄之告成辭。而刑將不可謬妄。故又命三公與司冠及正更共相參而聽之也。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告於王。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宥之。宥不識者。不謬。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責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
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左道及俗禁。淫聲
邪術之屬也。異服。若鵠冠。屨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
最請以妖妄。行偽至而澤。皆開虛華。徒給無誠者也。
黃帝鬼神時日卜筮。今時特喪。齊梁蓋採取卜筮文
書。信其常禮。道制者。四誅不以惡爲具。爲害大而不
可。不可明。凡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正
道爲右。不正道爲左。左爲惡。蠱者。蠱壞之名。左行邪術。
損害人者。武帝時。江充。理胡人於太子宮是也。俗禁
若前漢張珠行碑。反支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
廣目。入辟歸忌是也。鄭氏多淫風。故謂淫聲。桑間
濮上之音。亦是鄭氏所舉。鄭氏云。子玉爲屨弁玉

國川
受也

祿
參

有三十年通制之備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

五十異根。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伏從於遊可也。張氏良切

孔氏曰：五十始衰，飲食宜目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腹下，不使求而不得也。然善食者七十恒令善食，有儲則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而養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就按常珍，常食亦珍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給余昌死而戶制於其切

年既衰老，道為送終之具，歲制謂宿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梓，不待六十也。其梓則死後為之，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七十年轉老，所須備辦，初月制謂一月可辦，末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三

物易得者，九十始衰，常單，但日日常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給余昌，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馬氏曰：五十異根而下，養生之禮也。六十歲制而下，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衰，溫也。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盛則衰之極，則衰於衰而已。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以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鄭氏良切

氏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五十而杖者，猶杖於家，鄉國者，不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者，珍從，所以養之也。

七十不候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政事者，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告存，謂入朝者，若每月使人致膳告存，存者，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酒膳是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於家之屬，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則雖錄庶人，乃政則錄大夫士。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三

道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為軍將，當與風流，則人從軍為士卒。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君事也。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受命，則服官政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外傳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與肉蔬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

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不養如字又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

者不可皆養廢於人事長果陳氏曰有其德而非

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

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爲主也老者病者在所養者

在所恤從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

復其身也孔氏曰清從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從

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從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

爲人所欲故雖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

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地狹役多欲令

人貪之故期不從政試按引引重也凡養老必兼

年德然所重究在于年故雖應民中無德之老亦必

便其子復其家使之得所養焉廢疾以下月言養老

而引

及之

禮記集言

主制卷七

重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壙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儀少去聲矜

鄭氏曰儀原也中山成氏曰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

無子不爲獨四十無妻不爲寡三十無夫不爲寡聖

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

終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疇筮設奠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疇於今切

亦切食

鄭氏曰侏儒短人也器能也孔氏曰疇謂口不能言

能謂耳不聞聲設奠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

侏儒謂容短小此等既老無能不可與常儀然

有疾者又不可不養故同於百工雜技藝之人各因

其器能供官役使以應餽食之按禮記文公八年

齊臣對云成麻植樽謂使學禮也禮記集言謂更

玉器也侏儒扶麻謂使持儀柄也麻與養同謂使

承祭也也禮記司火謂使主然火也其意皆同禮

儀官師所不材宜於奉上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

敬辭此不云禮儀成麻設文不具外傳者與使使

於掌土此者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方氏

曰百工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者以之掌土

也侏儒以之扶麻以至陶者之治瓦匠者之治木

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先王

之政如是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在上者無虛用

而用之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途遠別也長乘陳氏曰男女乘於

別故男右女左車志於防危故從中央故車門

左女門右男男向左女向右男左女右然則男

在左女人在右此陰陽之禮也道路則男右女左

地適尊

右故也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重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

鄭氏曰謂於塗中塗曰父之齒謂年與父相若者

行隨從其後而行當其背而正對也兄之齒謂年與

兄相若者馬行如馬飛之大面行在其側而外退也

朋友謂年與已相若者不相踰而禮所謂肩隨順

肩相隨少者後也

不踰過其前也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并必

鄭氏曰并分皆謂以與少者孔氏曰任謂擔負俱有

擔負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并

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與少者輕與老者重

按輕任六字當在提挈之下任即提挈也不得已而

六傳

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山陰陸氏曰。無市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右記養老恤窮凡六節

天子五年一巡守。寸去祭

鄭氏曰。天子以海內爲家。帝一巡省之。五年者。周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孔氏曰。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白虎通云。三歲一巡。天道小備。五歲再巡。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夏典歲六年一巡守。東守一歲之傳。呂周官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東歲。夏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龍山川。覽諸侯。問百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壹

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分地進律。賈者。律。好惡。去聲。律。亦切。

鄭氏曰。樂。祭天告至也。見也。禮。謂采其詩而視之。市。與市者。賈。謂物賈賤厚薄也。賈。謂用物賈。注。則修物賈。民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舉。猶祭也。不順。謂若逆時移歲放也。計。案也。律。法也。孔氏曰。宗。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有燔柴以祭上天。而後望龍山川。觀諸侯見東方諸侯。見諸侯之後。則五年省諸侯見之。

若未至方嶽。於道路有百年者。王亦先見之。大師陳詩。大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少詩以觀君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選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好惡。若民志淫邪。則變邪僻之物。由在上教之不正。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典禮之官。於開闢大史也。才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強弱。廟廟才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也。陰陽之代。玉帛之禮。龜策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也。山川是外神。不舉則爲不敬。山川在其國。竟故制以地。宗廟是內神。不舉則爲不孝。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紕以爵。禮樂雖爲大事。非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若惟流放制度衣服。是棄治之急。故以爲畔。若須誅討。此四罪。先難後重。長樂陳氏曰。樂。重先於觀諸侯。耳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諸侯。賈者。老也。所以觀在上之所行。言禮典制度。則衣房奉失。又其間。尤在致辭也。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則畔。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壹

則不道。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則所罰制地。而使紕降。而後流。計也。馬氏曰。違律。違以爵。違。爵。皆以法而進之。若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罰之者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

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

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歸假於祖廟。用特。假音。特。乃禮切。

鄭氏曰。假。至也。特。特牛也。通下及廟。皆一牛。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誠告。馬伯切又音百。

鄭氏曰：祭，謂祭名。其禮亡。為師祭也。為兵祭，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命於學，定兵謀也。祭，謂祭名。其禮亡。為師祭也。為兵祭，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命於學，定兵謀也。祭，謂祭名。其禮亡。為師祭也。為兵祭，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命於學，定兵謀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通

孔氏曰：此將出，謂是守初出時也。類乎上帝，祭告天神。宜乎社者，宜宜而告。是行方事，誅殺討罰，應社主。今誅殺討罰，宜宜而告。是行方事，誅殺討罰，應社主。今誅殺討罰，宜宜而告。是行方事，誅殺討罰，應社主。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通

鄭氏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皆文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也。禮記集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謂不食言守之年。每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謂不食言守之年。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鄭氏曰：事，謂征伐。孔氏曰：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禮正刑，定其刑罰。考，謂考其禮。正，謂正其刑。一德，謂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賁將之。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美

之祝音六切

鄭氏曰：祝，謂祝所。所以節樂。其謂樂以致命。孔氏曰：凡與人物，置其大者於地，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按漢禮器制度，祝樂如漆箱中有樂。將作樂，先擊之，鼓如小鼓，長柄，傍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樂，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我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賜主費，然後為禮。

未賜圭瓚，則賁啗於天子。

鄭氏曰：得其所，乃敢為其事。禮也。得其所，乃敢為其事。禮也。得其所，乃敢為其事。禮也。得其所，乃敢為其事。禮也。得其所，乃敢為其事。禮也。

懶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音達。卵力管切。天。上於去切。下鳥。老切。覆芳服切。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麝。小麝也。卵。胎大。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少長曰天。殀敗也。孔氏曰。昆蟲未蟄。謂未十月時。十月則火田矣。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疏云。春火弊也。

右記田凡一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皇

鄭氏曰。尊者。尊者。卑者。尊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殯月。外。殯至。孔氏曰。天子諸侯位尊。葬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送。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取唯便速。其許申送。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實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鄭氏注。封。不封如字。

鄭氏曰。縣。封。當為縣。至卑不得引。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不樹。葬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土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謂之。也。庶人。終喪。無。事。不使從政也。孔氏曰。上。葬。無。飾。有。二。葬。人。葬。唯。縣。下。棺。故云。縣。定。威儀。既。少。日。又。促。葬。時。葬。之。時。不。為。雨。止。不。

積土為封。不標。標。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有爵者。乃有封丘。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屬之士。制也。其樹數。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朱子曰。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孔氏曰。盧植云。按小記。士。葬。於大夫。則。易。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葬。於。其。妻。則。不。易。其。妻。又。難。記。上。大夫之虞也。少。宰。年。天。歲。事。則。官。大夫。下。大夫之虞也。雖。葬。卒。天。歲。事。則。官。大夫。是。喪。中。之。祭。虞。祫。祫。祫。乃。從。死者之爵。除。服。後。吉。祭。則。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長。樂。陳。氏。曰。宗。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祭。祭。於。宗。子。之。家。○。執。按。祭。從。生。者。謂。適。長。子。也。適。長。為。士。支。子。為。大夫。亦。祫。以。士。不。以。大夫。以。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聖

支子不祭。故也。上。姓。祭。于。宗。子。之。家。非常。祭。也。除。服。以。子。官。者。三。年。之。內。不。忍。死。其。親。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綽而行事。

孔氏曰。社。土。神。稷。土。神。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綽。於。前。以。備。火。喪。祭。天地社稷。須。越。此。綽。而。往。祭。所。故。云。越。綽。六。宗。山川之祭。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綽。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則。少。出入。所。祭。不。為。越。綽。也。蓋。用。呂。氏。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其。死。故。有。喪。者。之。強。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棄。猶。可。廢。喪。不。可。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其。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家。死。不。如。古。人。之。降。故。多。疑。於。此。張。子。曰。居。喪。祭。祭。祫。有。祭。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祫。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祭。祫。先。之。祭。久。而。致。殺。可。有。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非。之。喪。既。葬。可。祭。祫。功。之。喪。期。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

右記喪凡一節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地盤

禍穢今讀曰約
後並同瓶音符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澄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章內祔禘二字雖未改易祔皆當讀爲祠禘皆當讀爲祔推明分祭於各廟祔謂合祭於祖廟記者以天子惟

延平周氏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庶人春鴈。非夏鴈麥。秋鴈黍。冬鴈稻。韭以卵。麥以魚。蠶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庶人無常性。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氏曰：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性此數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黍，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曰：脾、肝、肺、心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脾，冬宜腎，此則承以脈，更以

禮記集言

主制卷七

✶

魚以物之相宜。論羊宜黍。豕宜稷。屬宜麥。魚宜芡。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屬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秋薦栢。栢常獲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乃貢鰒與庶人。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馬氏曰天地氣形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故祭天地社稷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兼上名山人謂有功於民民之所取用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畏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其所畏者寡故祭名山大川

之在其地者鄭氏曰視三公視諸侯視其體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禮記祭法云大夫以下咸尊五祀曰置社置大夫以下所得祭者名社不得祭國社也孔氏曰天子置每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祭天地之牛角醢

果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大音秦少詩廣切

方氏曰太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太牢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牢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氣故用大牢以祭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氣故用少牢以祭山陰陸氏曰前果言畢如果亦可以者鄭氏曰無謂長不出膚孔氏曰門前曰長長則膚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禮記集言

王制卷七

禮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鄭氏曰豕謂祭豕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燕衣不踰祭服謂祭以羔則不以牛衣為燕衣也寢不踰廟謂祭以羔則不以牛衣為寢衣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故禮運云假與弄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者十常宮室則先宗廟禮記則先祭器○賦按惟不假故必先造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

文王世子第八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通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于世子可為法於後世故以名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禮記集言

文王世子第八

一

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立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

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

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主切食上時字切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也朝夕朝朝暮暮也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前謂居處後謂從初豎解也在祭也問所膳問所食者蓋必知所進必知所食也親猶自也養表者齊立主冠主端也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多宜寡也。知之則以命幸。膳之人使知所進也。饌必敬視。膳也。平時上食必祭。至疾時尤加謹焉。嘗饌善。多也。饌多則疾漸愈。故子心喜而能食。

右記世子之禮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潮。衣去聲。又如字。莫音暮。後皆同。

禮記祭言

聖世子卷

二

未。新勿也。原。其也。末。畢。卒。勿以原物再進也。孔氏曰。于朝父母。每日唯二。故內則云。昧爽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今三朝禮同。是聖人之志。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他於切飯。扶。曉切。下皆同。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

三。而終。女音汝。

後同。曰。則。案。周未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以爲武王嘗言文王之疾。至旬有二日。乃瘳。而文王問武王有何夢也。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辨。作記者又不能精詳。而以附綴文武爲世子之事。

○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週上事也。澄曰。按古書之體多如此。皆最共事之綱。以題于所紀事之後。此句舊本誤在下章虞王有過則捷伯禽之下。今移真此章末。

右記文武爲世子之禮凡二節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捷

禮記祭言

聖世子卷

三

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注音吏相去聲。長。方氏曰。涖。臨。阼。阼。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義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涖阼。注言。臨之。踐言。履之。成王主也。故曰涖。周公相之。故曰踐。此輕重之別也。○試。按。抗。抗世子法于伯禽。註謂舉世。子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見之。而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若然。是周公恐成王之拒教。而不親加之訓也。不。則欲成君之德。而已不居諸君之名也。責難陳善者。人臣之分。矧負展踐阼之大臣。而避諸君之名。何以。爲哉。後世臣子訓乎。彼太甲。顧顧典刑。伊尹且訓之。放。之。成王之失德。不如太甲。何至拒周公之教。果教之。而拒。即曰。臣伯禽。庸有濟乎。假無伯禽。周公將不善。成王主。當意周公踐阼而治。無暇朝夕。猶海。乃使伯。禽。成王。而抗于伯禽。故成王有過。周公捷之。謂其不。能輔君。有負厥任也。而所以成。成王者。亦即在是。矣。大抵師保。保。丞之訓迪。不如左右朝夕之勸導焉。

易入彼群疎之諷誦曲詩
亦猶伯禽之抗世子法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鄭讀為

近或如字

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鄭氏曰于讀為
迂迂猶廣也大也胡氏曰漢書匈奴傳云于者廣大
之貌遷按如胡說則于讀如字○誠按君德成則
幼高名顯故曰廣大其身優為者為之易易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

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禮記纂言

卷之六

四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此言為世子之時當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幼
之義蓋知為人子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為人之父知
為人臣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為人之君知為人幼而
事人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為人之長而能使人也成
王年幼不能蒞阼以行天子之事必須教之以為
世子之法然後以成王為世子而教之則今既不為
世子而為天子矣無庸贅言不為也故舉世子所
當學之法加之於伯禽之身使之與成王同居處
王每日親見伯禽所學為世子之法則自能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也又子君臣長幼之義即所謂世子
法也上文言道先文言義道前所由之路義謂所宜
之禮其實一也○誠按雖天子必有尊親如舊註是
必為世子而後教以為人臣子之道為天子者五倫
可不備也自是理乎愚意以為世子則無為謂周公
以成王幼而為君前此
未嘗習為世子法也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謂王事登曰著本
結簡在下文世子之謂也

右記成王學世子之禮凡二節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而溫
文

孔氏曰樂以和諸性情禮以敬正容體樂雖由中發
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中交同錯雜於中宜
發形見於外內外有契心悅貌和故發內外有禮
恭心敬溫潤文章誠恭敬而溫文馬氏曰樂修外禮
修內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交錯於中則不止
於修外樂發形於外則不止於修內此禮樂之合也

禮記纂言

卷之六

五

方氏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離謂之錯錯則不暴天
則不野傳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
此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通也大傅養

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

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

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音泰少去

鄭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保者教世
子之人養者從容厚典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歸德
也然其道無它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誠按
審示言謂備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

君子有德之稱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有德者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其一衍謂師傅保得人則所教之人其德完成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爲有功而教者之道尊隆教者之道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審官而百官無不正百官無不正則君明臣良政事修舉而其國無不治如此則可以爲人君矣故曰君之謂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也。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下文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所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爲司徒之屬師氏。誤矣。鄭氏曰。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孔氏曰。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成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國以正也。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禮曰。有木。錯簡在一處。無介語可也下。

右記三王教世子之禮凡三節

禮記集言

卷之八

八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學世子學士並。前章言教世子之法。備矣。此章言教士。故于章首發凡。并言二事。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宜。孔氏曰。時。謂四時。

春夏學于土。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五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誦之。韓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

啓宗。書在上序。大胥如字。大師。學與詩。皆教也。鄭氏曰。干戈。舞舞象武。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舞舞象文。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小樂正。大胥。籥師。皆樂官之屬。而南。南夷之樂也。施人教夷。則以鼓師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翫。是也。

春誦。謂歌樂也。夏弦。謂以絲播詩。器用事。則學之以。器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與也。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分。治定。與已同也。孔氏曰。夏后氏之學。在上序。即周之大學。乃夏之制也。虞書有典。有謨。就其學中。而。之。所。周之小學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舞。故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禮曰。按詩云。以雅以南。南。之。樂。歌。爾。天台陳氏曰。詩以南與雅合言。南。屬。文。明之方。所謂治安之風也。若以。南。爲。夷。樂。安。得。知。詩。所。謂。不。翫。者。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氏曰。學以三者之成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者。因從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射鄉飲酒大射。

禮記集言

卷之九

九

燕射之屬也。鄭射記曰。古者於燕也。語。孔氏曰。此一。凡也。三事也。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正詔。合世子及。學士於東序。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未及。養也。亦皆合語。故詩楚茨。論祭禮之事。云。笑語卒。是。祭。有。合。語。也。養。老。乞。言。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祭。射。鄉。飲。大。射。燕。射。等。族。類。之。時。合。語。也。

○賦。按合語者。無飲和樂。合歡笑語也。大樂正學舞于成。詔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

論說在東序。鄭如字。論平。學又去聲。

鄭氏曰。學以三者之義也。成。各也。詔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也。孔氏曰。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成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以于成。謂祭也。祭則舞于成。詔說。謂合語也。而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成者。而乞言也。于成。詔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長。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也。小樂正教成儀。諸

禮記集言

聖世集言

十

之東序大樂正授數亦在東序也新安王氏曰論說
者謂舞于成謂論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
而升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而詳其言
論說也夫司成即大司成也下謂之大司成而謂之
也所謂樂正司成即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
司成即太師在少師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
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漢大
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央之事教國子
而凡貴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此章所
記皆是國學之教大樂正即周官大司成也大司成
掌建國之學政凡有道者有德者有能者有勞者
亦掌國學之政大司成亦掌國學之政大司成亦
之說為得蓋三者之禮皆由大樂正授以篇章之
小樂正依所授之數而教之教者其詳也夫樂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謂賓客也客三席則得指其相分別也席之
間也列事未盡不問謂尊者之辭不敬也孔氏曰此
論於侍坐於大司成之儀負牆而後來問者
盡不可無有亦問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

鄭氏曰謂論說于郊學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
謂之曰進士此孔氏曰取其賢者飲其才者以
舉之德謂有德進謂爵之舉謂解世事或吏治之
舉謂用之也言謂能言高應贊舉為使命揚亦進舉之
類互言之也進曰語謂合諸郊謂郊學蓋在郊學升
外進學之內鄭氏以此為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而升
諸司馬今按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為出就郊學是
是六選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郊學者鄭大夫
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闕之時而合諸郊學
諸士之賢者才者而取飲之取賢謂以德進也飲才
謂以事舉以言揚也曰進曰舉曰揚皆謂升之於
學也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選有庠郊則在郊
之開也自郊而退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而有所
未見國中而升者由於此則

禮記集言

聖世集言

士

曲藝皆嘗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
孔氏曰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皆且令其習
以待後語若春待秋時也三事若有一善乃進於東
雖得進於東猶不得同為俊選名曰郊人言猶在郊
學也鄭氏曰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皆蓋成
廟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
有德行政事言語則進而舉之若但有一曲之藝
而無三者則勉之使學以在後又語而考之
考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
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為先後之序也成均及
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為天子之大學孔疏
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
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為選士者於天子
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薦選士
升於大學為俊士者始得而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

語之時。則藝者雖已達等。然猶未升擢學。仍止於學。故但謂之鄉人。以明其未為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還上得升於大學。而為成均之役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今士。得升為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曰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依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與虛觀切。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與當作舞。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舉之。則幣告先聖先師。以尊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用也。釋米。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前兵司大司所。祭祀授舞者。兵也。孔氏曰。四時釋奠。不及先聖。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始立學者。必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釋奠。重於四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為舞。故不授舞者。所執于大之器。大者。云來合舞。後謂飲合舞。

禮記集言

李士珍

卷

先釋菜。非釋菜之時。則合舞也。釋菜。虞庠而退。乃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設。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諸侯唯立時王之學。此云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若魯。得立三代學也。鄭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於學。注。以爲釋菜奠幣。後是告祭之禮。故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自太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釋菜。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伏願學合舞。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禮器用幣是也。禮記。鄉氏曰。饋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敬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先聖。周公若孔子。孔氏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

師。則天子亦然。天子四時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則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如立學用幣。則四時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先聖者。德之小者。就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禮。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亦此意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禮曰。凡有造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祀于特宗。此謂先師之類。若虞。有室室生。樂有制。氏。有毛。公。有伏生。他。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曰。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即所教之官也。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序。釋奠。先代明書之師。故禮之官。四時於魯。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若春。福夏。後。則大師。釋奠也。故于大。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學。而行之。後世釋奠祭亡。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莊

禮記集言

李士珍

卷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舞。釋奠則并合之。以備神也。有國故。謂凶札師旅。唯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不與。而禮曰。歲凶。祭視不祭。同意。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曰。大合樂。爲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舞。是時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孔氏曰。周禮。大司馬。春。合舞。秋。合祭。雖無天子視學之文。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知春合舞。秋合祭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長樂

往。則知春合舞。秋合祭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長樂

康氏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此所謂禮之以大也。養老所以教孝弟，徵召衆學士皆至，欲使人人知孝弟之行也。孔氏曰：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初也。凡物初爲大，未爲小，斯猶明也。謂視學之長，徵召名也。所明學鼓，警衆人令起。鄭氏曰：早昧美擊鼓以召衆也。擊鼓起也。則禮凡用衆，大皆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此所謂安之以敬也。孔氏曰：衆至，謂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在體聲故也。天子既至，乃命有司行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鄭氏曰：典，猶學也。

禮記集言

聖學禮記

南

秋官也。節，即禮也。使有司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禮禮而弗爲，故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

老五更，擊老之席位焉。

夏江

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鄭氏曰：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之養之養老之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有所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備飲酒言之，則廣值之處，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孔氏曰：祭邑以夏字爲更，更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

適候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尚切下

才養國

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鄭氏曰：適候省醴，親視其醴有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退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孔氏曰：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侯之處，省醴，醴酒，其珍具也。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尊，遂作樂，發其歌咏以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遠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此所謂紀之以義也。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還席之詩。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族之睦，故其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皆合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其美。

禮記集言

聖學禮記

主

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盛歌之後，聖人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按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象也。大會象舞，士以舞象，其明用之有神有德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武，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也。登，日，能以歌清廟之詩，堂上之衆也。既歌以下，釋堂上用樂之意。蓋清廟之詩，是美文王有德，能盡人倫之道，歌詩既畢，行旅饋禮，乞言於羣老，羣老有言，其語皆是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清廟詩所美文王德音之極致相合，而及于此，乃禮之最大者，管以象武之舞，堂下之衆也。合大衆以下，釋堂下用樂之意。蓋大武之舞，是象武王有武德，能受天命之義。大合衆士，以此象武，使成周宗有天神之眷，武王有盛德，以代商也。詩，謂通達使人知之也。謂與起，使人見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明上下之義，又總釋堂上堂下之衆也。○秋，按登歌

清廟而祀。謂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德音者。盛相湯可見養老之禮為至大成曰成之成之。成。就天子養老之美也。正管泉而舞大武。大武武王之樂也。發揚蹈厲之盛足以感動人心。天子大合衆士以事養老。使聞武樂而興起于德。達有神者謂衆之達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正君臣之位。三句另為一節。揚恩開說義。謂向舉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失今合節之後。人于南面。老更北面。而君臣之義正焉。人于自酢。而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不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蓋皆有以正之。是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故曰。上下之義行也。此說較舊注為穩。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開終也。所告者謂無算樂畢更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禮記集言。李氏曰。養老。去。

禮是終其仁心也。孔氏曰。王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養老。如王家之禮。是終其仁心也。長樂陳氏曰。言養老不及幼。及命諸侯養老。則兼幼言之者。老。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緩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

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允音。

孔氏曰。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其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終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始。終一一露見。蓋以示衆。則衆何得不喻焉。鄭氏曰。

喻。猶曉也。與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義之成。禮。按說命所云。學習之學。此說所引。皆為學官之學。義也。章所記。自教世子及學士。以至養老。皆學中之禮也。○賦。按記。述也。繼連先代養老之禮也。自侯伯言之。謂之禮。自魯食官之謂之孝。養。然不素者。養也。油然而治者。仁也。敬。即義。愛。即仁。其道則教。孝。弟。天下之至大也。大曰惠。養老以教。孝。弟。為天下人心風俗計也。敬曰受。受。為敬。本敬以行。受也。禮曰行。習其文也。養曰饗。饗。謂備具也。義曰饗。其饗。禮曰行。大也。仁曰終。自始至終。無非恩意之浹洽也。文正分承上文各節。似可不必。

右記學禮凡九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禮記集言。李氏曰。庶子。司馬之屬。實國子之伴。為政于公族者。正者。政也。澄曰。善事親之義。即父子之義也。言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于弟子。子者。庶子。子愛者。慈于幼。或云子讀為慈。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此目之第一條也。鄭氏曰。內朝。殿庭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衆之事。則與庶姓同。外朝。路門外之庭。則司馬之屬也。掌其事。則與庶姓同。之。正。朝儀之位也。孔氏曰。公族若朝于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而北上。皆同姓之人。不得踰父兄。謂以昭穆長幼為內。父兄雖處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于內朝之時。不許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

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內朝庶子治之其
外朝則司士為之也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
位大則以官之上下不以爵也山陰
陸氏曰治之者以義為之者以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投事以爵以官其
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目之第二條也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
貴賤異位也以官各有所掌也若司饗奉牛司馬
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嫡長子以特牲饋食廟言
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南舉奠洗爵酌入也餼謂
宗人進舉奠也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祗酒
也孔氏曰公族若在宗廟之中則其立位如外朝之
位宗人投百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列賤者在
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
馬奉羊牲五行傳牛屬土雞屬火羊屬火犬屬金豕
屬水司空冬官位屬水故奉豕又按周禮人屬宗

禮記集說

李世子喪

大

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案諸侯立嗣言之故不
云鴿犬也其登餼獻受爵不用宗官唯用上嗣按特
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上爵賓長等獻尸三獻薦畢主
人獻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酬賓賓莫不舉主人獻長
兄弟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觶酌尸為
加爵眾賓長又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
之前祝酌奠尸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
之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唯天子諸侯及士
之子禮爾特牲又云嗣舉奠畢入北面再拜稽首尸
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各拜嗣子舉爵
尸各拜所謂受爵也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
嗣子各拜所謂獻也又無算爵之後薦畢尸復而出
宗人進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餼所謂餼也特牲禮
之所言先受爵而後飲然而後飲今此記先云餼者
以餼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向先進言之也登謂登室
無事之時嗣子在室下餼時登室獻時亦在室下受爵之
時亦登室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
也餼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
如之以次主人

此目之第三條也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主人主喪者
大主人明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
孔氏曰按喪服謂為臣葬者斬衰其庶子則次之
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喪者在前喪者在前
精麤謂喪服之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于公族
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方氏曰送死足以
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于喪者為疏
服重則于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葬則異姓為賓賸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禮記集說

李世子喪

大

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有別者有孔氏曰此明公與
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其
姓為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低賤之宰以
為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
賓故列位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
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
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
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緇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
一等也若與異姓燕
飲則宰夫為賸主
其在軍則守於公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目之第五條也鄭氏曰在軍而從軍者公廟行出
也行以還主言福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

禮記集言

卷之九

守

室。子也。大廟。大祖之廟。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
公。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廟。謂遷主。載在齊車。隨
遷主而呼為廟。既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
子不從公行。則留守。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
於公室。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則各言其別
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嫡
子。諸父。諸子。諸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
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也。庶子。貴官貴室
下宮下室。舊說不通。按春秋傳諸侯之廟。始稱大
廟。公稱宮。則此貴官。蓋謂公之廟。下宮。謂公
之下者。昭穆四親廟。稱貴官。親廟之外。別立廟。如魯
仲丁之宮之類。則稱下宮也。宮。統言室。則以宮之也
一室言也。貴官之室。曰貴官貴室。下宮之室。則曰下
宮。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不復言貴
宮。下宮。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官貴室。為
為路寢。下宮為親廟。下室為庶幾。二貴則宮室。為
一。二下則宮室分為二。又親廟。庶幾。稱下宮。而但于

禮記集言

卷之九

送

此目之第六條也。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
言五廟者。容。對考。為始封子也。平。謂六世以往。免。謂
五世不誦。為始封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祖廟未
毀。始封子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容。顯未
毀。始封子高祖高祖四世。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
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從六世以至百世。但
有平禮。四世同高祖。有繼。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
祖免。則事馬。財帛。舍。珠玉。綈。衣服。皆屬喪之物。繼
謂之贈。贈。送也。正。謂庶子之官。正之以親。使則。謂
其親盡也。浸。曰。按上喪禮。合。謂贈。贈。四者。各有其禮。
贈。謂以幣帛。在。將葬之時。孔疏。謂贈。贈。合。謂。謂
日。贈。非也。長。樂陳氏。不。謂如。字。不改。為。贈。而。日。貴。於
口。者。謂之。舍。承。于。身。者。謂之。承。凡。正。可以。為。
渠。者。疏。壁。者。皆。承。也。亦。未。見。其。勝。於。舊。說。

公族其有死罪。則斃于甸人。其刑罪則緇刑。亦斃于甸

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已所居。而
卑祖廟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官貴室為路寢。下宮
下室為親廟。昭穆等廟。何乃尊路寢而卑祖廟。卑穆而
稱為親乎。山陰陸氏以貴官貴室。若魯公廟。下宮王
公。若魯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實。魯公廟。之文。世室武
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貶之。而以下為親
乎。庶幾。胡氏以貴官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
廟高祖以上。亦未為是。蓋君出之時。庶子官也。以族
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之也。公宮
是總言大廟。貴官下宮五廟。共為都宮。故總謂之公
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
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
于。昭。時。示。舍。皆有正焉。氣。取。相。為。之。為。去。聲。昭。芳。屬。
切。昭。音。附。承。鄭。讀。為。昭。舍。胡。切。

族無宮刑。則大。通。切。緇。讀。為。穢。又。之。林。氏。又。于。康。切。舍。

三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三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弓。臨賻。則睦友之道也。

孔氏曰。君不以責。仍統於親。故使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然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而歸諸庶。不使貽失者。是曰睦和友之道也。疏曰。此義。見於卷之六。終。

古者燕于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齊許

方氏曰如上所言之官所治也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方者道之方也鄭氏曰邦方言知所常孔氏曰此合結燕于官之義而先結于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後日七者之目方釋其六而先以此總結之然後別釋第七條之目于后者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離而言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

禮記集言

卷之六

禮

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罰其類也

鄭氏曰親猶干也術法也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于市同姓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己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故也澄曰此覆釋目之第七條

右記族禮凡一節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明堂位第九

按大戴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又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按諸家論明堂為異同而惟此兩節近是故特取之六凡定廟之制當謂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大廟之明堂負展而直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魯洛邑時制為此禮太廟堂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禮記集言

卷之九

一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朝音潮于河使於堂切卿去聲

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臨諸侯而有多方之責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皆洛邑其府王不在此洛諸侯以侯甸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禮作樂之始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書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鄭氏曰負之言背也斧為斧文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而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而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而東上

此牛國五等諸侯朝位門內。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

而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

告至

又先則切

此四夷諸國朝位在門外孔氏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蠻則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又與制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舊案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或已君初即位皆來朝也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禮記纂言

禮記纂言

二

此禮記上文月解明字之義無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曰明諸侯尊卑者非也

右記明堂諸侯朝位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

於成王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樂切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獨音

鄭氏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旂。所以張屬也。其水曰獨。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孔氏曰。孤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之。

張之屬。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樽尊用黃目灌用玉鬯大圭薦用玉豆雕甗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盤角俎用梲棘并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昧東夷

禮記纂言

禮記纂言

七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

而林

孔氏曰牲用白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

成牲專用犧象山豕者用天子之尊也犧象尊也周

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若及

夫人所酌以獻尸也案案尊也則禮春夏之祭案上

薦朝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醴齊若及夫人所

酌以獻尸也山豕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迎饗朝饗

之祭再獻所用今案案周公神祭祭用山豕不知何

節所用也案案周公神祭祭用山豕不知何節所用

用尊案周公於六月之禮川王瑯大圭者禮記所

附：

之也

夫人薦豆蓬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卷一百一十五
音韻

孔氏曰。前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當祭之時。命日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齊。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

服也。

獨蟠劍脊切

天子之禮也。不言春。

道

因省欽而祭四方之神
詩所謂以社以方是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天子清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牀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悅專悅勞。復音福。重平聲。梲以古切。刻若入切。達鄉去聲。康音板。展生展

駑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鈞古侯明。乘去聲。

鄭氏曰：皆有聲和也。鈞有曲與直，兼乎絲，不專也。乘路，玉路也。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各與各別。路，鉤車也。鈞，曲也。與，則車兼曲與直。曲，前驅也。與，質未有鈞矣。

禮記集言

明堂位第六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纁當爲緁，類如冠裳之類。有虞氏當言纁，夏
后氏當言緁。此蓋錯誤也。後謂注旄牛尾於紅首，所
謂大纁者，云武王左黃纁，右秉白旄，以應周禮王建
大旂以黃，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纁以田
也。孔氏曰：此論
齊有四代旌旗。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青煩力輒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黑故用黑鬣駟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鬣黑而駟白從所尚也二代俱以鬣爲所尚春秋宋也用駟赤用黃近赤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九氏曰：素
用三代無。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疊夏后氏之尊也。著股尊也。犧象

周尊也。著直略切。

孔氏曰此明魯用四代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甍
猶雲霄也蓋爲山雲之形也若無足而底著地反其
無足其餘泰要
儀象並有足也

爵夏后氏以璫股以珪周以爵年青棘又上聲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境以玉飾之服亦爵形而畫焉采藻華藻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

禮記集言

南堂集卷之

七

方氏曰。灌尊所以資深磨之尊也。孔氏曰。此明魯有
三代灌尊。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彝彝者。或刻
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字畫爲禾稼。
黃目以黃金爲目。鄭天曰。天讀爲彝。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市灼切

方氏曰：勺，以酌酒者。孔氏曰：龍勺，勺爲龍頭，疏謂通刻勺頭，龍謂合漚，刻勺爲龍頭，其口微開，如漚草本合而末微開也。陸氏曰：龍勺爲龍頭，蓋勺爲龍頭，通勺爲龍頭。

土鼓。賁桴。韋箏。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

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黃青塊桴音浮。韋云鬼切。舊音藥。折音甫。轉音博。攷

青美

孔氏曰此明魯用古代樂及門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爲鼓黃梓以土塊爲杵葦簋謂截葦爲簋鄭氏曰

省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四代虞夏商周也。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舞車之聲故也。以土為鼓。有薪木之利故也。以薪為鼓。未有鼓竹之聲故也。搏拊擊與書言受擊鳴球搏拊擊。同義。玉擊琴瑟。皆堂上之樂。琴言中不言小。瑟言小不言中。互相備也。陸氏曰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拊取聲淺。琴取聲深。拊大琴云云。行文誤爾。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宋周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教補氏曰。觀此篇所載。成王之廟。伯禽求必如是之備。亦有魯君因仍而用之者矣。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大祖。而周國實係魯公。然其廟不毀。不可按文王為此若武公乃伯禽玄孫。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魯公之廟毀而復立。魯公以弟魯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

禮記集言

明倫彙編

人

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者立武宮。立廟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遷遷。則毀武公之廟。而復立。非禮也。而北之於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頤

宮周學也。

孔氏曰此明魯將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有虞氏。為廩以藏穀。鄭氏曰庠序亦學也。瞽宗樂師所

崇鼎實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

事氏曰崇實封父。皆周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棘周名也。越棘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縣謂之挂。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鐘大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簫。虞之崇牙。周之壁璆。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樂器之飾。簫以飾此。并。虞者蓋夏時。其處之上。崇牙以飾。至周乃別。鄭氏曰。其處所以飾簫也。簫曰簫。飾之以簫。簫曰簫。刻畫之為重牙。以掛簫也。周又畫簫為重牙。以掛簫也。五采羽於其下。掛簫也。周又畫簫為重牙。以掛簫也。

禮記集言

樂禮彙編

九

設業設虞崇牙。鄭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崇牙。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崇牙。至周然後三。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季。穀。黍。稷。之異。同。未。開。方。氏。曰。日。敦。日。璉。日。瑚。日。簋。所。命。之。名。不。同。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陸。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六。瑚。黍。稷。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粱。澄。按。其。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之。器。

組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楬。殷以楬。周以房俎。

孔氏曰梲有四足。虞氏未有飾。殷以楬。周以房俎。此。之。橫。者。為。鼎。俎。之。飾。其。枝。多。曲。橫。與。俎。似。之。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孫業曰。天子立六官。三公

鄭氏曰：紱亦旌旗之號。夏稱其杠，以練爲之，旗，康又刻繪爲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側多也。此旌旗及要皆衣衾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皆要，皆從車，要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要，皆素纁，又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既稱杠以練，又以練爲旌，殷則繪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文更取生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飾爲要，要上纁，陳之以韜柩車前，文崇牙纁纁，是飾其虞，此是喪非之飾，方氏曰：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綽綽而具，要綽披周也，設崇，設也，綽，練纁，虞也，正謂是矣，陳氏曰：喪旌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蓋之飾，亦有纁，其與虞虞同者，爲纁，使勿之有惡爾。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又大魯國伊耆氏之樂文錫之雉黃弄唯四代據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蓋四代服器每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時是周文唯魯獨有周禮故以爲有題之圖左傳云諸侯宗魯於是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王制天子之禮也傳世也資助也此蓋盛周公之德周春秋時魯二君弑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証夫王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蓋下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蓋其周末無厭之僭不如魯用天子禮樂之爲美乃是僭者其僭也

主

爲本。以與意在府者。其意多有不實者。蓋石松
柴氏。又欲爲之掩覆。以爲其王爵者。蓋大題作齊者
恒者。無失辭。
與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臨川吳文三

後學朱軾

喪大記第十

葬之喜。方氏曰：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喪大記。證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舛內皆瘳。君大夫徵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張大龍

縣音玄去起呂切首手又切
養息列切屬音燭續音職

鄭氏曰疾因曰病外內皆理乃賓客將來問疾也。故
釋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異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凝
束首於北牕下肅君來視之時也。屬下或為牆下
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赤牀其生氣反蔽覆衣則
所知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
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伸伸也
男女改服為賓客將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鏡
新錦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儀。男子不死于婦人
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愛應
氏曰婦庭及堂。正室之常處。於此又皆殯者。牆外內
以講變。致深微以講終也。棄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
聲音固已久聞於耳矣。歛而去之。亦不復接於目也。
李氏曰束首所以歸魂於腎。北牕下所以反魄於胃。
使之各歸其真宅。方氏曰北牕與澤特往北。通黃泉
君南面而視之故也。○執紼北與儀禮文小異。義證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裘，則夫人以褕衣。而侯、伯以黼，其夫人用黼狄。子男以翟，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黼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見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翟衣，梁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宮，應棟上也。疏者云：早某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臣，與君親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以裘是而下，夫人以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拾魂，用玄，是玄衣適裳。故云玄燕也。世婦，大大妻，其上服唯翟衣。言世婦，不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賜祭上服也。六見，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因注為屋，東西出頭為屋簷，而下。故言爵。大夫以下，有南北二注而為兩頭。梁，即屋翼自此升也。中屋，屋危者，當屋東西之中，殿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除之義，見

神所衛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其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中。其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下。其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指既竟。捲飲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若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也。如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故就幽陰而下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

殺而復。殺工木切。

鄭氏曰。私館。卿大夫之家。不復。爲主人之惡。故按私館不復者。不可升他人之屋而復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飲。婦人復不以神。衣尸於既切飲。力雖切。而面復。

禮記集說

卷之十

四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其生也。若以其衣襲飲。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末尸。浴而去之。稱。殮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孔氏曰。得復衣。下日稱。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孔氏曰。服以上。貴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大夫士稱名。婦人稱字。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孔氏曰。氣絕。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是哭先于復也。復而不生。乃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右記初終復凡二節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雖失母。能勿啼。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鳴咽。不能哭。及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親。故哭有聲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婦人重則哭。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

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肅遷尸。屬下南首也。子姓。謂宗子。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氏曰。此明人君初喪。哭位。按既夕禮。設祭。第當屬士。庶。將合。商。人。當屬北面。故知正尸。屬下南首也。陰陸氏曰。卿大夫。尸於父兄子姓之北。國事先若。

禮記集說

卷之十

四

也。謂僕爲卿大夫。屬下南首。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庶僕爲內命婦。屬下南首。卿大夫。屬下南首。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遠。哀。道。人。雜。事。喪。先。進。男女之牌。而各以類。喪。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義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若母。亦在其西。則亦一屬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未喪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此明大夫。而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卑於死者。亦立哭。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立哭。是爲喪未哭者。若有中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言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妻及下文士妻。

舉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

鄭氏曰。上殿。同。示尊卑皆坐。

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舉也。

○君之喪。未小飲。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飲。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飲。則出。爲云。切。

鄭氏曰。父母始死。居喪者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大夫不當飲。其來奔。飲時。孔氏曰。此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六

明君大夫士未小飲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寄公大夫之君也。國賓。寄公大夫來聘者。世子迎寄公及國

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大夫於君命。至門。世子於天子之命。於君命。亦然。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飲

之時。主人無事。則出迎。若當小飲之時。則留者。以主人有事。告。不出迎也。但云飲。不云饗者。未饗之前。唯

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饗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

於時。賓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鄭氏曰。士喪禮。大夫至。絕踊而拜之。亦謂飲後。正飲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搢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

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

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鄭氏曰。切。要。初。初。初。初。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卿其位而拜之。此

寄寄公位。在門西。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飲之後。寄

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

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卿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

弔。北面。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

南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上位也。寄公在門西。寄

公有賓義也。國賓在門東者。本是吉位。行私弔之禮。

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尸在

室上。故卿之也。寄公小飲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

大夫。猶北面也。士之喪。大夫身親來弔。士不出迎。大

夫於門外。其大夫若與士俱來。則立於西階下。位。在

東面。主人降西階下。而兩拜之。拜訖。卿西階下位。在

大夫之北。與大夫俱東面。哭。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

隨。則大夫北面。必北面也。

者。凡特弔。皆北面也。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山士妻不當飲。

則爲命婦出。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七

則爲命婦出

鄭氏曰。君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

堂上北面。小飲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前明男子迎

賓。此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寢婦人不下堂。但出房

面。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皆同

也。君之喪。外命婦。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此時在

堂上北面也。小飲之後。還尸於堂。故使婦人之位。在

尸西東面也。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

始死。遷尸於牀。幘用欽衾。去死衣。小臣機。而用角柩。緘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鄭氏曰。切。去。越。月。切。飲。束。

結。切。嚴。自。力。切。又。貞。復。切。

孔氏曰。尸初在地。奠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機。謂

此處近南當屬。前所謂正尸也。機。復也。欽衾者。大欽

之食也。遷尸在牀，用飲食覆之，使肉枯也。以月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食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餅往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若履，恐足辟矣。亦使小臣側几於是，令几兩南出，綴掛尸足兩邊，令其不辟，疾也。或夕禮，設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祔按古禮，加棊兩級是之類。迂而無當者不少。予嘗逐條論之。今主計經，故不復及。

○管人汲，不說編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絛巾，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說吐，誼切。絛，均必切。抗，音浪。鄭氏曰：抗，衾者，載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所足爪也。孔氏曰：管人，主節舍者。賈，謂汲水。絛，謂水盆也。遷，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人

從於事，故不說去衾。衾，便服，屬執之於手中，以本從西階而升，盡階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盆於牀下盛浴水。絛是細葛，除垢為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它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剪尸足之爪。坎者，何人所掘，階間取土為窠之坎。內御者，婦人也。內外宜別，故時夾用內御舉衾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爾方氏曰：管人，主管管之。人也。井，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井以木為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棧。

士沐梁。甸人為筵於西牆下。陶人出甕，兩管人受沐。乃

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爇之。管人授御者

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剪髮，濡濯

棄于坎。差，上音切。筵，音復。重，平聲。甕，音歷。者，諸許切。屏，扶味切。費，七逆切。潘，奴亂切。濯，音直。剪，音口咸。

鄭氏曰：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濡以薦沐也。浴，沃用絛沐於盤中，文和變也。士喪禮沐相。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梁與。孔氏曰：梁，優者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主郊野之官，後土營寬，將沐，甸人為土登，壑寬於西牆下，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甕，甕重之壑，是瓦甕受三升，以沐米為甕，實於甕，以疏布罽口，繫以篋，縣之，覆以草席也。新於堂上。管人亦升堂，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新汁。往西牆下，于壑甕中煮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裳，升階，反堂上，御者御者，乃為尸沐。先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應瞻也。清也。事如平生。小臣剪手爪，須臾平生也。濡，謂煩潤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深三尺，南其坎。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沐與浴俱有科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故云文和變。○就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九

按士亦沐梁，士卑無嫌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

冰，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

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七報切。併，步頂切。覆，之

鄭氏曰：造，猶內也。禮第，祖實也。謂無席如浴時，沐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殯，既小飲，先內冰盤中，乃設席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

為盤，併以盆木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焉。周禮夫子夷盤，士夷盤，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孔氏曰：造冰者，造內其冰於

盤中。夷盤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冰於上，大席禮第第黃，浴時無席，為漏冰也。設冰去席，為漏冰

氣也。含，棄還尸。此三節各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牀

暫徹枕，使面平。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莊

云既葬，用大夫。既小飲，兩士皆共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三日而設水也。○執拔士無冰，用水。故壑以通取無滲漏，无聲。

君錦冒黼殺。綬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綬旁五。士黼冒
殺。綬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卽小飲以往。用
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自莫報切。黼音甫。衾
色成切。衾中再切。

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自莫報切難音甫炭色戒切兼中再切

自莫報切離音而發
色戒切兼和再切

孔氏曰：冒謂簪後小欹前所用以繫尸也。冒制如簪，影作兩臺各縫合一頭。又縫道一處，一邊不縫，兩臺皆然。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其用之先以殺，稍足而後以質，紒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用黼。既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希，綴以結之也。大夫殺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纁殺，則君大夫殺，殺爲斧文也。凡冒謂通貴戚也。冒之從頭相至下，長短與手相齊，殺足纁大長三寸。

東大醫學部

目小缺以往往猶後也小缺前有目小缺後多缺於
用夷余覆之夷余質穀之義猶目也者言夷余上覆
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
如目之質穀。但不復爲量及旁綴也。

右記沐浴含襲凡五節

歎於戶內。大飲於昨。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草

云鬼切

氏曰簞簞席也三者下皆有篋孔氏曰此明
大夫士小飲大飲所用之席士卑不嫌其得與君同

欽布紋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稿衾。士緇衾。衣十有九裯。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

西領北上絞綑不在列絞戸交切稱人
綑切綑其也切

鄭氏曰：絞，既飲所用束堅之者，編從也。衣十有九，謂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飲陳衣於房中，南領也。上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絞，衾不在列，以其不成殯，不連數也。小飲無終，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編者二。孔氏曰：以布爲絞，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二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衾，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紼。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肩衣裏，又肩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數之也。

飲之也。

欽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衿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

吳大澂



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綬紵如朝服

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紵。辟補麥切又音
壁紵當覓切

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紵。辟補麥切又音
壁紵當覓切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屬朝服十五升。小飲之數廣終幅折其末以爲堅之強。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屬朝服十五升。小飲之數廣終幅折其末以爲堅之強。

也。大欽之救。一幅三折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爲之。緩之領側。若今被敵矣。生時揮殺有識。死者

也。大欽之救。一幅三折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爲之。緩之領側。若今被敵矣。生時揮殺有識。死者

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飲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凡氏曰。事發前

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飲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凡氏曰。事發前

者三。謂取布一幅。製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製中央不

者三。謂取布一幅。製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製中央不

縮下。布於者。擇被也。皇氏云。給置絞束之下。擬用奉

縮下。布於者。擇被也。皇氏云。給置絞束之下。擬用奉

戶。今按記文。鈴在紋後。當在紋上。以紋束之。二余者。小飲君大夫士各一余。至大飲各加一余。其余所用。

戶。今按記文。鈴在紋後。當在紋上。以紋束之。二余者。小飲君大夫士各一余。至大飲各加一余。其余所用。

與小歛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歛時衾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兩者。衣多故。

與小飲同。但此羹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飲時賓
士既訖。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兩者。衣多故

禮記集說

栗大龍卷

志

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殺，是金匱之布則其末須是劈開爲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劈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殺三分其長之二。皆劈開也。鈴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全前鋪布於橫鋪，斂時先緊捲布鈴，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送子

孔氏曰小斂十九陳不著之。但用襲尸。要取其方。而
公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
從者。君歛悉用已衣。不陳用它人從送者。大夫士降
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從者也。祭
服言衣之美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大功以上。從不將
命。自卽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受之。而
不以卽陳列也。如皇氏意。臣有致從於君之禮。但君
不陳不以歛。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從大夫士。

小歛。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歛。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歛也。複音扁。褶音陳。

禮記集言

卷十

主

鄭氏曰。褶。希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算數也。所有祭服。大飲皆用之。無厭數也。大夫士。猶小飲。則覆衣覆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覆。若登亦得用袂。故士喪禮云。袂以覆也。○註。按著衾者。綴衣內。袂則不着。續也。袍必有表。不禪。表必有裳。謂之一稱。袍。步毛切。禪音單。

釋音單

鄭氏曰袍裘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孔氏曰袍有
大以表之不使禪露也先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裘
熊氏云士裘用裘衣小飲有袍大飲亦有袍若大夫
裘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裘黼衣裳是也公問裘及大
小飲皆不用裘衣雜記公裳無袍黼裳輕尚無
大小飲無可知陸氏德明曰衣單復具曰袍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篋古
 鄭氏曰。取。所受也。浴日。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棄之。
 意自西階者。主人難死。視之如生。不敢由土。不於階

凡陳衣不訓非列采不入。綈給紵不入。紵五勿切

鄭氏曰。不。謂舒而不卷也。列。謂正服之色。綈。給。紵。之。發。衣。也。襲。尸。重。衣。冬。夏。用。綈。及。飲。則。用。正。服。孔。氏。曰。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綈。列。采。謂。五。方。正。色。非。雜。色。紵。是。細。葛。紵。是。麤。葛。紵。是。紵。有。不。入。不。人。之。也。

小飲大飲。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綬不紐。紐。女。九切。

孔。氏。曰。此。明。飲。衣。之。法。前。已。言。小。飲。不。倒。大。飲。亦。不。倒。此。又。言。小。飲。者。為。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葬。左。手。解。袖。帶。便。也。死。則。帶。向。左。不。復。解。也。結。綬。不。紐。者。生。時。帶。道。為。屈。便。易。抽。展。若。死。則。無。復。展。故。紵。束。畢。結。之。不。為。紐。也。鄭。氏。曰。衽。向。左。反。生。時。也。

○君之喪。大胥是飲。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

禮記集言 喪記卷十

胥是飲。士之喪。胥為侍。士是飲。胥。音。讀。為。視。今。如。字。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拿。喪。事。胥。當。為。視。字。之。誤。也。侍。猶。視。也。大。視。之。職。大。喪。贊。飲。喪。禮。大。夫。之。喪。掌。飲。士。喪。商。祝。主。飲。孔。氏。曰。大。視。是。按。神。者。彼。君。喪。使。飲。衆。視。喪。視。也。故。謂。佐。大。視。也。大。夫。也。故。大。視。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喪。視。卑。故。親。飲。士。之。喪。喪。視。臨。之。士。之。朋。友。來。助。祭。也。士。喪。視。士。舉。遷。尸。是。也。商。祝。視。商。祝。者。澄。日。大。胥。非。謂。衆。官。之。大。胥。按。周。官。大。視。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視。之。胥。也。喪。視。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視。之。胥。也。大。視。之。胥。為。下。大。夫。喪。視。之。胥。為。上。士。非。能。親。視。飲。役。者。故。雖。身。親。事。而。各。以。其。下。之。胥。視。衆。候。國。之。視。其。令。飲。大。視。當。商。祝。一。等。衆。視。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因。君。之。飲。大。胥。四。人。親。飲。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視。官。臨。檢。記。雖。不。言。孔。氏。謂。若。應。有。侍。者。不。知。何。人。大。視。也。大。夫。之。飲。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飲。士。之。飲。則。

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飲。

飲者既飲必哭。

孔。氏。曰。飲。者。謂。大。視。衆。視。之。屬。

士與其執事則飲。

鄭。氏。曰。飲。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使。支。人。喪。之。

飲焉則為之豈不食。

孔。氏。曰。生。葬。有。恩。死。又。為。之。飲。為。之。廢。一。食。豈。日。上。言。既。飲。必。哭。蓋。通。為。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專。為。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飲。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凡飲者六人。

禮記集言 喪記卷十

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凡飲者祖遷尸者襲。

鄭。氏。曰。祖。者。於。事。便。也。○。飲。皆。祖。取。便。于。執。事。飲。畢。遷。尸。則。襲。

右記小飲大飲凡三節。

小飲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飲卒飲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於

房中。馮。音。憑。謂。音。俯。說。宅。括。切。髮。音。毛。髮。側。爪。切。

孔。氏。曰。此。明。人。君。大。夫。士。小。飲。之。節。初。時。尸。在。室。上。主。人。在。尸。東。今。小。飲。當。尸。內。故。主。人。在。尸。內。馮。東。面。而。飲。記。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馮。尸。踊。婦。小。飲。主。人。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髦。者。坊。剪。髮。為。之。至。髮。

長則垂著兩邊明入于事親恒有孺子之義若父死
說左棺死說右棺二親並死則並說之小飲竟喪
事已成故說髮括髮以麻以用也人君小飲說髮竟
括髮用麻十既小飲亦括髮但未說髮鬋人髮亦
用麻麻麻帶也謂婦人髮鬋男子說髮括髮在東
房婦人髮帶麻於西房與男子異處鄭氏曰士既殯
就髮此云小飲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飲
於死者俱三日婦人之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
子諸侯有左右房呂氏曰婦人不使男子髮鬋先帶
麻者以其無髮帶布帶且質卑少變故因髮而髮經
也長樂黃氏曰士喪禮小飲馮尸主人括髮親衆主
人免于房婦人免於室士喪禮記曰既馮尸主人殺
衆主人布帶則小飲馮尸之後括髮免髮之時主
人已殺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
經爾又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殺衆
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殺衆布帶當考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夫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鄭氏曰

孔氏曰此明士之喪小飲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
人惡之故有帷小飲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
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飲訖相者舉尸
將出尸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
也適于下堂拜訖也方氏曰夷之爲
言移也○獻按帷尸不欲人觀之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祀

拜衆賓於堂上

鄭氏曰

鄭氏曰東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
族之孔氏曰此明小飲訖拜賓也君謂嗣君小飲訖
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而拜之
也大夫士是君之臣同服斬衰小飲訖出庭列位
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而拜之士喪不
人人拜之每一面二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

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內子士妻夫人亦
拜之鄭氏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不云命婦者見卿
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猶獨也謂人拜之尊
故也拜內子亦然衆賓士妻既訖故祀拜之亦旁三拜
也此祀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
夫士之喪拜賓亦然故士喪禮謂主人拜賓夫人特
拜士旅之是也以上皆皇氏說鄭氏云大夫士拜卿
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遣喪小飲後拜卿大夫於
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遣
喪小飲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遣喪
并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飲後拜賓同故也此君大
夫士之喪小飲後拜賓與上文未小飲時文類其義
愈於皇氏○獻按從鄭說則文氣順通若有喪拜寄
公于堂下知其堂下者即下堂上可知不言獻拜寄
拜者寄公國賓皆偶有之不待言也夫人止言拜寄
公夫人婦人不越過而拜無因女賓也君不言拜卿
大夫士夫人不言拜卿大夫士妻者即下大夫士之
禮可推也大夫士家有喪大夫拜卿大夫于位拜士

禮記集言

喪大記第十

七

則族之士有喪拜卿大夫于位于士則族之
大夫內子士妻亦然不言卿有喪文不具也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

鄭氏曰即位即階下之位也初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與
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
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脫小飲則免乃奠小
飲奠也始死弔者朝服弔喪如吉時小飲則改奠而
加武與帶經夫武吉冠之禮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
不免也禮弓曰主人既小飲子游趨而出襲喪帶經
而入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親今拜畢襲衣加帶首
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
經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注云尊卑相變爲
父喪拜賓竟而即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者
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先代之免以
襲經至大飲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經踊竟

續記集卷目

奧大肥牛



漏木之器也。冬漏以火費鼎沸而後沃之。此享壺氏
 所掌也。大夫不葬發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
 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此論君
 及大夫士小飲後代哭之具。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
 木與角。狄人樂吏主享壺。漏木之器。故出壺。雍人主
 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壺。煖水用
 虞人木爨者之也。司馬夏官鄭也。其屬有挈壺氏。故
 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
 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
 祭饌也。○執按代非取其哭。而未有不哭者。故曰代
 哭。若哭不絕聲。謂主人兄弟哀甚。哭聲不絕也。鄭注
 似謂未殯哭聲不可絕。故使人更代爲之。誤其
 又官代。乃官自相代。主人兄弟不在所代之列。
 賓出徹帷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

龍龍集言

廣大觀音

丸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人爲云。偶切下。同竟。與境同。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賓不敢當尊者禮也。孔氏曰。此明小歎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大人喪。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啟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主無主。使人攝者禮。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猶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謂主可官職。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生。

無官則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

右記小欽凡一節

君將大欽。子升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極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欽上。卒欽。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鋪音吳切。又音敷。

鄭氏曰。子升經者。未成服。升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升經。孔氏曰。此明君大欽之節。成服則若喪。升經是未成服。若大夫士皆然。此舉謂大欽。其小欽亦同也。序。謂東序。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諸臣也。

禮記集說

卷六記第十

中

室廉。謂室基南畔。廉。夜之上。謂南近室廉者。子厥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極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廢。故在堂下。齊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若之姑姊妹之女。及嬖舅之女也。經故在房中。而卿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階上。供大欽也。商祝鋪絞給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肩禮。商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欽上。卽欽處。宰告者。欽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面起踊。夫人亦馮尸面踊。爲之。乃欽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欽。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極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欽。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

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至。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開闢不得升。見馮之。孔氏曰。此明大夫欽節。主人馮之。子馮之。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巫止門外者。君降。臣喪。至祝執綯至門。若主人意之。且還敬主人。故不將至入。對尸極。巫止而祝代入。故先若而入門。升自階。若君隨祝後而升堂。卽位於東序之端。階上之東。是適子席欽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卿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而向南。俟飲視欽也。遷尸者。卿鋪絞給衾衣。而君至。今列位。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升。欽畢。降西階。堂下。卿北立。待君之無而拜之。君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賜。若降者。無尸畢而下。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之。

禮記集說

卷六記第十

中

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得升視欽也。

士之喪。將大欽。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此明士欽之節。士卑。君不視欽。故君不在。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欽衣踊。欽衾踊。欽絞給踊。

孔氏曰。此明孝子貴禮。踊前。登日貴禮。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若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

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
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兄弟執之馮尸不當
所凡馮尸與必踊有俱又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臣以手撫按尸心身不展膚也父母子子執之官
心未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膚心上也婦於舅姑
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按尸心與君為臣
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
於妻于兄弟亦執心上衣也當君所者君已馮心
則餘人馮者宜少辨之凡馮尸必哀哭故起必踊馮
之馮者為重奉大之拘大之執大之馮者為重奉
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
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生撫當心此云
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澄曰慈言之
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
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拾也言奉若
舅姑在馮拘之婦人
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欽凡一節
君於大夫世婦大欽焉為之賜則小欽焉於外命婦既

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欽焉
方氏曰小欽在先尸欽在後喪事以遠為敬故大欽
而往者禮之常小欽而往者為之賜也鄭氏曰為之
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孔氏曰君
於大夫大欽是常小欽是恩賜世婦謂內命婦為之
恩賜則小欽而往君于外命婦恩輕
故既大欽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

夫人於世婦大欽焉為之賜小欽焉於諸妻為之賜大
欽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孔氏曰於諸妻謂婦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
賜大欽焉若夫人姪婦君同世婦當大欽焉為之賜小
欽焉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
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
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牆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
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
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
送於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
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牆南面立
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
夫頌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束而往弔之擯者
進高聲主人也立於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
也祝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降之也迎不拜拜送者

拜迎。則爲君之答也。孔氏曰：君子大夫，雖視大飲，或
有既殯之後而始行。與士同也。若將往，使人豫戒主
人。主人置君之米。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
君馬首先君而入。視先道。若升階。視在君之北。立于
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牆也。若位于作者。主人
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預者。送于孝子前。有
使行禮。喪費曰相。此云預者。以君之平禮。故以預言。
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手辭。視以相者。先
踊。君乃視視而踊。若踊畢。主人乃踊。若水畢。士與大
夫。其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作。主人在庭。踊畢。則
此段莫于預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卑不敢預。
君待奠。故先出俟。君子門外。君使人命及設奠。士乃
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
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

禮記集言

喪禮卷下

禮

世子而踊。莫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
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孔氏曰：孝子迎君之妻。亦
如迎君禮。先入門右。乃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
來弔。故婦人爲主人。世子之夫人。世子之夫人來弔。
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莫如君至之禮者。
亦先戒。乃具服奠。夫人卽位哭後。主婦拜奠。而設奠。
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內。設奠也。婦人迎送不
出門。故夫人去。於路。設奠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
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應氏曰：君臣之
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
家。亦往弔之。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降
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教妻禮。猶臣禮
也。夫人之行。世子實倚之。君視視而歸。夫人則視世
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待至。

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
所以代主婦而傳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
迎送不出門。雖對
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東主人
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卽位於下。不升堂。而立作階之下。西面。下
正君也。東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卽位于房中。君
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面拜者。將拜奠。使主人入
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
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既於王
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卽作階下位。故送于房中。
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若君不升堂。
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之。不言大夫君之妻。亦如
禮。

禮記集言

喪禮卷下

禮

當同夫人禮也。前君禮大夫。云主婦尸。則以大飲東
漢。故不拜君。今謂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
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歸之命。或有會經使而
歸之。則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實。在庭則此大
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奠。以喪用尊者。拜奠也。婦
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禮置焉
之後。若先拜主人
後拜不同時拜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股奠。君退。必奠。

孔氏曰：若君不先戒。當時雖不得股奠。若
去後。必設股奠。告病。鄭氏曰：樂君之來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鄭氏曰：君弔全之後。雖在不屬。皇氏曰：前文
既殯。君往。視視而踊。謂既殯未達。得有屬也。

君弔。則復殯服。

八日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為服。孔氏曰。臣喪未殯。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于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與殯時所服。亦深衣也。不散帶。為人君。發。更於大飲之前。既啓之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應氏曰。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若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聞。視之如一。一體也。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賜。其若吾手足之痛。所為視之如一。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上妻位乎西。不親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疾。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

禮記集言

喪本記

喪

右記弔臨凡一節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六寸。

君謂侯伯子男。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槨也。梓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也。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棺。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梓也。孔氏曰。天子四重之棺。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水兕革棺共六寸。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則去水皮。但餘二棺。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水皮。但餘一棺。合厚一尺六寸。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

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錯。士不絲。錯字兮。南切。

孔氏曰。裏棺謂以錯貼棺裏也。以朱錯貼四方。朱錯。貼四角。錯。釘也。雜金錯者。尚書云。黃金三品。黃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珠朱絲者。錯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錯。不用牙金也。士蓋棺。亦用牛骨錯。定本。綠字皆作珠。珠謂錯珠。朱錯。疏說分二色。貼四方。貼四角。亦無義。且未詳何錯。若依定本。以綠為珠。則朱玄句絕。珠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珠之為異。用。○秋。按。但於文義無礙。不必改字。

禮記集言

喪本記

喪

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衽也。衽之中。衽小要也。孔氏曰。用漆。謂漆其衽合衽處也。衽為燕尾。合衽縫際也。束。謂以皮束衽也。衽兩邊各三衽。每衽上。繫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秋。按。衽束義詳檀弓。

君大夫縣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氏曰。綠。當為角。角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最亂髮也。將實爪髮於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囊。孔氏曰。綠。即棺角。士埋。以物盛髮爪而埋之。證按古。謂角虛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誤用綠字。蓋唇音口切。與角聲不同。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綠。脂。脂中。用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若依定本。或綠為珠。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為角。

切

禮記集言

東大聖堂



詳説

馬。熬五羔切。種章。

五羔切

鄭氏曰。蒸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蟻蚋也。不至棺也。士喪禮曰。蒸季殺各二簋。又曰。設蒸。第一簋。大大加以粢。君四種。加以稻。四簋。則手足皆一蒸。餘設於左右。孔氏曰。火蒸其穀使香。欲使蟻蚋聞其

一

雜記集言

夾大詔拳

夷

所甲切戴丁代切彼彼義切綴讀爲轄檢音通
鄭氏曰飾棺者以事道焉及瘞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荒棄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背所以衣衾也士布能
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
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黼焉列於其中爾雋官爲帷或
作于聲之誤也大大以上有藉以襯履棺乃加絰蓋
於其上絰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施以竹爲之如小車
竿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施於荒之爪瑋若承露然
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檢檢覆也青瑱玉也
畫之於絞綯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水
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檢絞屬於池下是不祿客
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綦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
然綴貝飾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庶
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要以木爲棺廣
三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畫衣畫雲氣其餘名加
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訖樹於窆池
棺弓曰周人謂置翬是也綴當爲綦讀如冠綦之義

平

三

經 101-430

粥約財。粥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鄭氏曰。粥則謂食也。二十兩曰溢。於果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此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每日納所食之米。朝唯一溢。莫唯一溢。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按律歷志。合食為食。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曰溢。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疏病則食。疏食。瘠也。食飯也。最米為食。亦水為飲。夫人世婦。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喪

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孔氏曰。此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眾子。主人中某之按妻。服傳云。斯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按檀弓。主人主婦。數眾主婦。謂女上也。○就按士亦如之。謂士之喪。猶大夫之禮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之食節。既葬。哀毀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鄭氏曰。果。瓜棗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寢者盥。食菜以醢。醢。給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管切。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杓也。寢。竹官也。飲者不盥手。飯者盥手。孔氏曰。此明食之難。醢。醢。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醢。醢。故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以醢。醢。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周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醢。醢。而飲醴酒。文不同。蓋記者所同之異。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

孔氏曰。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羹。飯。其正服則一日不食。見周傳。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醢。醢。醢。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喪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孔氏曰。此論大功喪食之節。猶期之喪。謂事月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此必利切。

孔氏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初虞。再不食。謂小功。及殯。降之。經麻。義服小功。壹不食。故葬之。并言。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鄭氏曰。義服恩輕也。言故主者。謂大夫君也。孔氏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

不能食。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成喪。七十唯疑麻在身。

鄭氏曰。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
要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若食音嗣。下父之友。

孔氏曰。已有喪。尊者賜食。葬後情愛可從。尊者等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
同志也。其人前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梁
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
故辭而

右記喪食凡一節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哭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

宮之。大夫士檀之。苦。始占切。枕之。始切。

鄭氏曰。宮。謂園障之也。檀。謂不障。孔氏曰。此論
君大夫士遺棄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階下。傍
木為廬。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孝子於廬中。寢
臥於草。頭枕於土。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重。外以惟
薄之。如宮牆。大夫士。
其廬。祖。不惟障也。

既葬。杜棺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官之。杜。塞主。切。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既葬。情殺。故杜
棺。杜。以泥塗之。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
也。既葬。故大夫士得官之。○執按。倚廬者。兩木相倚。
上令下開。夾草為廬。傍就地。後有廬。前且向。不設
既葬。手倚廬。傍東端為被屋。有杜有梁。外剪者
草。內以泥塗。不干顯者。避風寒。不為飾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適音

孔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
隱處為廬。鄭氏曰。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
東南角。既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

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此勝居喪常禮。未葬不與
人並立。若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
言天子事。猶不私言也。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
君事。未可言私事。會子開。練不羣立。練無事之時。此
有事須言。故
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哭

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

鄭氏曰。此權禮。并經帶者。變裳。服而平服。經可以即
事也。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違常禮。故從權也。
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已。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
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
今服平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平服輕。
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升。赴也。然此云并經帶。并經帶
平服。帶謂喪
服。與凡平也。

既練。居壁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壁音

角二

孔氏曰。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方
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
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
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既祥。既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禫大戚切

方氏曰。禫。蓋深其地。使微背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室。則也。以表哀素之心。非致飾也。鄭氏曰。既祥。至室之飾也。地謂之禫。禫。門之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氏曰。祥。大祥也。禫。小祥也。平治其地。令黑也。至白也。新塗至禫。今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至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食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入音於庭。是樂作矣。既門內不復哭也。鄭注。禫。月。定本。禫作祥。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儀。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甲

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復踰月吉祭。乃復寢。按。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不宿之寢。文同義別。故鄭云。不復宿殯宮也。○祔。按。杜預以御為御事。陳氏集註。從之。然下文既云。御丁內。不應此另為一義。竊意。鄭注。婦人御云者。謂使婦人得近而供事。如陳壽使婢九葉。使在殯月。得非之。下兩御內。俱當作此。此又按。吉。婦見春秋。先儒之論不一。愚謂。適喪不祭。追遠之意。久不伸。祥服合祭。非專為新死者設也。故謂之禫。蓋禫後特祭。非四時常祭也。祭畢復寢。謂至是則喪畢而全吉矣。

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

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巳。然亦旁觀之不杖期。爾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婦。謂婦夫家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蓋氏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謂者。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曰。素。先也。君所食。都邑。

禮記集言

喪大記卷十

甲

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妻而來。服至小祥。而各歸也。孔氏曰。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其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大夫士者。此君下之臣也。知此公是有地之公士大夫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而歸。故知非正君。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後謂正君。與此殊也。山陰陸氏曰。言侯者。其之最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日既哀有餘也。○祔。按。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戴記此。則其多。舊註。強為分別。不足信。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婦。謂婦夫家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蓋氏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喪在殯宮。諸父諸兄弟並期為斬。故至有哭而各歸。見氏云。北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五者。吳乃歸。下。見氏云。不次於弟。謂庶弟也。○故按。葬非人子。適長方。則。至室。不與人居。而庶子所葬。凡墓。庶子心。安。於降服之女。情乎。聖乎。此經文之駁。非不足信者。

鄭氏曰。謂不說其殯宮為大。而居孔氏。日。喪既畢。故專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右記喪次凡一節

喪記卷第十一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蔡

後學朱軾重校

雜記第十一

此篇訓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其事瑣碎。不一之謂雜。又兼它事。非喪禮者亦附記焉。故名。

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

喪保毛切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見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夏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親加賜之衣也。孔氏曰。諸侯用夏衣。又以其冕服爵弁服而復也。見服者。上公自袞。見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見而下。故為四。子男自毳。見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見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見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見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喪未君時所服。屬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或是見之最上者。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一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發宅喚切揄音遠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為素沙。若今紗縠之屬。六服皆稅。言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在袍襖裏重縠矣。孔氏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揄狄以下。至於稅衣。不禪。謂衣裏有素。有縠。似漢時袷袍下之。以重縠為之也。○故按。婦人六服。曰。袷狄。揄狄。闕狄。鞠衣。翟衣。褕衣。上得素下。此夫人謂諸侯夫人。得服揄狄以下。故注云。稅衣上至揄狄。漢時。婦人之服。不禪。取陰成於偶也。

內子以鞠衣裏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禮張切

鄭氏曰：下大夫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而謂之適妻者，上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祿衣，侯伯夫人自綸袂而下，男夫人自綸袂而下，卿妻自綸袂而下，大夫妻自綸袂而下，士妻自綸袂而下。如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孔氏曰：此明卿大夫以下之妻復衣，始命為內子，上所賜之衣曰綸袂，即綸袂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紗為裏，其餘如士謂綸袂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祿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祿衣言祿衣，則兼祿稅可知。祿衣當在三服之上，君所特賜者，諸侯夫人不言祿衣，即有賜亦不過綸袂，不得賜王后之祿衣。下大夫祿衣之外，止得兼士之祿，更無別衣也。

復西上。

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祿衣復之人如今教，如再令用二人，其立之位以西為上，西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二

陰故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綏耳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拾用泉衣，如於其國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乘之，與於生也。孔氏曰：五等諸侯朝觀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生國，有司所受館舍，則復魂之禮與在已本國同。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魂。車轂向南，左轂在東也。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魂，廬宿供待祭賓，非死者所專有也。若在國中拾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拾用旌旒之綏，亦與魂魂望見轎之而還也。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於四郊是也。盛陵胡氏曰：禮言綏，凡秋處，鄭皆謂為綏。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

輿既在館，當以執紼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祿衣在道謂行而未止，雖有車，亦不升。夕所大故復於車而不於舍。前云供待祭賓，則館亦未必專為此諸侯設也。

其轎有綏，綏布蒙帷，索綏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

牆，遂入。適所宿，唯轎為說於廟門外。轎千見切，孫昌

鄭氏曰：轎，祿衣將殯之車飾也。將葬，祿衣之車飾曰轎。轎用赤矣。轎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轎者，若未大欲其蔽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也。蒙帷也。適所宿，謂兩楹之間，去轎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祿衣自外來者，正指於兩楹之間，尸亦使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惟入自門，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西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不死於室而自外來，留於中，不忍遠也。盛陵胡氏曰：家用綏，則轎與祿衣亦也。以步綏對轎，則綏如轎之轎，取轎未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三

也。按大夫以白布為轎，豈亦因染未得名乎。轎，車飾也。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欲前車飾，亦然。○祿衣轎也。以赤布衣車蓋也。蒙帷也。謂轎之邊緣垂下為帷也。帷，圍也。用綏布圍轎四旁，上接於轎，如蒙之轎也。故曰蒙帷。屋小帳也。以素紗為之。在轎外帷內，喪大記素紗加帷，蓋轎猶蓋屋猶帷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言見士以丹升屋。

大夫以布為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白阼階，升適所殯。轎車市

鄭氏曰：大夫轎言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蒙帷，俱用布，無別也。至門，亦說轎乃入，言載以轎車，入自門。

四

士輔草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氏曰：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孔氏曰：士輅用葦席，船之以爲輅棺之屋。蒲席以爲衾帳，圍繞於屋傍也。然大夫無以它物爲屋之丈，則是用素錦爲帳矣。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輅，旁有布衾帷。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衾帳，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輔，覆於上，但丈不備也。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輅，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衾，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軾按：士

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爲云，偶切。使色事切。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

右記復凡三節

君計於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

小君不勝。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音秦適音的

鄭氏曰。君夫人不祔薨。告它國君諫也。孔氏曰。曲禮云。諸侯曰薨。士曰不祔。夫人尊與君同。以告它國之

五

君及夫人不敢從君及夫人之願。謀退同士稱拔幽
纘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臣子於君父雖君壽考終
猶若短折然。故云不祿。卒是終沒之辭。若君薨而計
曰卒。是壽終矣。斯無交情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責
以卒者。猶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不敢
指斥鄰國。身故云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
於執事。不言君薨也。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誌
不同盟。蓋不計也。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計。臣子之意
也。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長之
兩切

孔氏曰。某之某。上某是生者
所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

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音敵貴音至一如字

鄭氏曰適音敵貴音至一如字人君之誤也孔氏曰此明大夫計告之禮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祿者某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計者得稱之計於它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無德故云寡大夫尊要它君故云某死計於它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計大夫其辭得中故云某不祿以身計告故云使某至計於士與大夫同方氏曰士曰不祿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到氏曰實者以其國傳聞而言使人實之也

禮記集言

卷十一

去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論士與相計告之稱士處計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計它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云某死但於它君大夫士稱外臣外私爾

右記計凡一節

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杖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合用玉孔氏曰與諸大夫共飯玉合玉大歲說天子飯以珠合以玉諸大夫大夫士飯以珠合以貝若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三叔聲伯夢食瓊瓊哀十一年齊

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舍者以珠玉是所舍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舍珠玉也山陰陸氏曰王與禮員三寶於外此士三之說也按珠玉曰舍玉貝亦曰舍則故言之飯合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則禮天子飯合用玉誤矣與諸侯玉職也貝非所宜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合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合以貝與諸大夫共飯玉合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舍則與上舍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飯以珠不必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合以玉諸侯飯以珠合以貝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貝也禮記檀弓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合併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檢弓飯用朱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中以飯公羊買為之也

禮記集言

卷十一

七

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登其巾大夫以上實為飯焉則有鑒巾孔氏曰飯舍也大夫以上貴故使實為其親舍也恐尸為賓所惜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鑒穿之令令得入口也士處不得使賓子自舍其親但當面而舍耳鑒巾則是自惜其親故為失禮也山陰陸氏曰禮士舍巾不鑒至公羊買始鑒之以舍君子有取焉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者○賦按舍鑒之時何時也過此以往欲觀觀面可得乎解於禮者孝子無如之何禮得不巾而巾之非人死斯惡之意乎山陰之論誤矣

○公襲衾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

玄冕一襲衣一朱綠帶中加大帶於上

卷首

孔氏曰此明襲用衣稱公襲以上服在內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微尊國加賜故襲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視朝之服緇裳者冕服之裳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特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上至也華謂大小飲之屬孔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飲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飲已竟當其初踊故絕踊而拜之也反改成踊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也乃華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既事訖猶畢也前主人有大小飲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

竟而成踊。不卽出拜。或士言既享。則大夫亦然。夫失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成踊畢而聚聚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飲。大飲而踊。若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飲之前不踊。若大夫大飲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土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此明諸侯王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貴賤踊數。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令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晨之時。又一踊。某明日。朝又一踊。明日。小飲朝。一踊。爲四也。其日。賸小飲時。又一踊。是小飲日再踊。就於朝三日爲五也。不飲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飲之朝。不踊。當大飲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令死日爲四日始死。明日。祭朝一。又明日。小飲日。再小飲明日。大飲。一凡五也。士二日殯。令死日

致三三也。殆死一。小飲朝不歸。至小飲時一。又明日
大飲。三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踰居賓主之中焉也。
然規矩也及動尸舉榼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
爲有酒之踰。每踰數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方
氏曰爲賓者踰則多爲廢者踰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莫歸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歸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日用也。言如此。踴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姪骨肉也。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踴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姪之喪。又不至而情至。抑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也。逕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則其文。陸於大功矣。然衰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而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姪之大功九月。其文衰於疏。

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故臨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深淺。由于其中之情也。豈由手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遠別也。澄曰。嫂之於叔。叔之於嫂。生不道
間。死不相厭。皆遠之也。故於大飲之後。不撫其尸。
君不撫餽妾。

鄭氏曰。暑於殿也。澄曰。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妊婦。仕於家曰僕。僕廩於室老者。妾廩於妊婦者。故恩不及之。

右記飯羹歛踊撫凡十三節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

屬音
別鼓列切
逢操音深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五

又另以物爲證也。
右縫解見檀弓。

大功以上散帶。

鄭氏曰小功總稱。初而襲之。孔氏曰小敘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卽衣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去起呂切

呂去起切

鄭氏曰。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總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掄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總麻服之衰服也。取總布又加灰治之。則曰明總。莫不加灰治布也。但此所謂總乃布服。非不治絲。亦不治布。此聖王之制衣之絲。故曰朝服。千五去半。謂用朝衣之絲。

裁之但一卷一縷去十五升之半耳。總既有事其縷
 則無俟更治其布。若錫則不用潔潔之縷但於布面
 塗之以灰以別於總麻三月之總故曰加灰錫也古
 者弔服有三王爲三公六卿錫其最重也爲諸侯總
 則稍輕爲大夫士疑則又輕矣疑者擬也錫有事其
 布總有事其總疑則布縷皆有事惟用十四升不如
 吉服之十五升謂其與
 吉服相去不遠故名疑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與音預

預與音

孔氏曰：謂成服以後。太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前。與殯之時。身亦升服而首加弁絰也。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遺兄弟之輕喪。總麻。大夫降一等。雖不履。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新

著素裳而首加升絰。

○凡升經。其衰侈袂。

鄭氏曰。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僂。猶大也。袂。少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別僂袂。三尺三寸。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總衰。疑衰。此三衰。大夫以上。大作其袂。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明士不侈。故稱僂。

○執玉不麻。麻者不紳。麻不加於采。

孔氏曰。尋常執王行禮。不得服裳麻。著麻要經者。不得復著大帶。故在喪以經代紳。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鄭氏曰。吉內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采。玄纁之采。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履屨服也。

鄭氏曰。衣衾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衾當如之。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衾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

於義一也。孔氏曰：端，正也。言時左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本亦如之，以其經六寸之袷於心前，故曰端袷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龍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開轂而
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胡音潮輶胡瓦胡罪胡管三切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輜人作車輪之官孔氏曰輜穿也輶起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輜穿車轍中而週轉其輪於是有所倚而后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棄而許用

市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鄭氏曰。辟尊者。孔氏曰。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
服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鄭氏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孔氏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有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禭。祔喪服，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歸之士，故父任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禭，祔以杖與稽顙。適文，不杖，屬父在，不稽顙，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范宣子申論論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按爲母節杖，而問喪云：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此也。是在前稱，而在此。此范氏之釋，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自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范義未安。

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
夫子父雖在。以杖卽位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氏曰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
顙孔氏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
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尋常拜賓之法母在爲妻于
不稽顙但父沒母在則降殺於父宅人以物來贈已
其恩既重拜謝此贈之時得稽顙也故云其贈也拜
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屈不敢
禮於私宴也父沒母在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
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鄭氏曰。慙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孔氏曰。止。謂止而不哭。自因。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卽作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主

○朝夕哭不惟

鄭氏曰。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屣。鬼神尚幽闇也。

無極者不唯

鄭氏曰。謂既葬也。棺槨已去。鬼神在室。室無事。民
去帷。孔氏曰。葬後神主。祔廟還在室。則在室無事。故
不復用帷。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偯引豈切。菲扶味切。

鄭氏曰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氏曰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舍子問云子裘杖。成子禮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五節。問喪云當室則免而杖。舉重言也。

仁記冠衰經杖哭凡十一節

有頃間外喪哭之它室。

鄭氏曰。哭之它室。則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孔氏曰。有頃。謂亡母未葬。猶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它室。別室。若聞外喪。哭於殯宮。則雖是哭。亦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

入莫卒莫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孔氏曰。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人莫殯宮。及下室卒莫而出。改已重喪服者。新死未成服之服。卽它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卽位時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與音。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夫

鄭氏曰。猶亦當爲由。孔氏曰。此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自私喪之禮。猶是與祭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其時止大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未視濯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告者。必待去君者反而后哭。而後哭父母也。庶幾於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鄭氏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孔氏曰。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明喪。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姊妹等。同宮而哭。則既宿之後。出大異宮。按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期喪。宿則與祭。而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期喪緩於父母。而後哭。亦以此。

○凡與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

鄭氏曰。制器之類。不以辭言爲禮也。

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鄭氏曰。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氏曰。大功以上見親。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制則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卽奔喪。道路既近。至在主人未成經時。謂未小斂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卽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依禮日數滿而后成服。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按奔喪禮。聞喪卽散經絞帶不散。彼謂有事未卽奔喪故也。又奔喪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七

禮。至卽絞帶不散垂。彼謂未遲。此卽未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極故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鄭氏曰。奔喪節也。孔氏曰。此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奔喪。聞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謂降服大功者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孔氏曰。此兄弟通經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于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耐乃畢。孔氏曰。疏。謂小功總麻。彼既無上。雖服總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耐之祭。按小記

鄭氏曰：置後，謂暫爲喪主。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

未爲大夫者齒爲其云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上，不可不宗。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則其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是宗適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任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孔氏曰：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權也。之，往也。已本是諸侯臣，仕大夫，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故亦不反服舊君。若所仕尊卑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致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清江劉氏曰：此言

禮記集言

禮記卷十一

子

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違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則舊君之喪，則反服舊君。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

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孔氏曰：管仲於盜中，實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謂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爲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于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爲公臣者，皆服臣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山陰陸氏曰：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崇，而所爲主者有服矣。○執按：按諸盜而升之公，知己之恩不可忘，爲之心喪。

如弟子之於師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云偶。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妻，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侯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孔氏曰：君內宗爲君，悉服斬。哀爲夫人齊衰。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按禮，族人不敢以其親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是國人所稱也。鄭故也。國外當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于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侯不內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已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內宗外宗嫁在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或云

禮記集言

禮記卷十一

主

在它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或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親。此外宗惟據君之宗。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孔氏曰：雖是從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凱觀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右記聞喪奔喪主喪服喪凡十六節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禭，臨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舍胡切，禭音遂。臨方風切，臨如字。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宜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舍次之。食後須末。故疑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聞次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多。同一日畢也。鄭氏曰言五者相大同時。○祇按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喪。不獨宜命而弔已也。凡含殮。臨皆當依大卒事于弔之日。但先後之序不可紊。必弔而後含。含而後殮。殮而後臨也。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西上。西於門主孤西而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幸

鄭氏曰弔者即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弔者。喪無接賓也。故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各君。若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辟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氏曰此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凶事畏於吉。故其介在東南北西上。以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孤謂嗣子也。某為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孤。故稱子以對。猶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賓而言相。此對何則。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凶事亦稱賓。陳註介非。其長近正使。故曰西上。西於門。亦不當門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篋。降自西階。以東。

鄭氏曰含玉為殯。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官有既葬歸含。則無篋。皆受之於殯宮。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含者坐委所舍之篋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等大夫朝服。即喪屨。宰夫朝服。即喪屨。不取。執四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若朝服。不取。執四待。鄰國也。以在喪下。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道喪已久。故嗣子親受。若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聞者是上介。則此含者。弔者當是副介未介。但含盛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弔者曰寡君使某。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執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重

見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弔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弔者降受。弔者升服於門內。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一

鄭氏曰委衣於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舉其上。下。授弔者。以服者。賈人也。其舉亦西面。亦弔者委衣時。孔氏曰此明弔禮。按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明者稱執圭。則此弔者當稱執圭。不云者。文不備也。鄭注。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後。下者在後也。云委衣於殯東。又云受皮弁服於中庭。皆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弔者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弔者西面也。其服面者使執而升。升受于內。當皮弁受于中庭。朝服

受于西階。主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
也。者在南。凡諸侯相。祿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
先路。其水不以祿。以外無文。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
卑。故其所授轉高也。據爵介服。祿與皮弁服。素積主
端。主端。爵介服。受於門內。爵皮弁次之。受於中
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主端。自堂上受
步端。○祿按見服最上。祿者由門外自外升。受於中
庭。降。至門內。爵人執之。於門內注水之盥處。祿者委見服
於。降。至門內。爵人執之。祿者受而升。堂。致命。大皮
弁。爵人執之。進入中庭。大朝服。爵人執之。升階。式主
端。爵人執之。升堂。俱候。祿者前致委。祿。反至其處。受
而致之。中庭。遠於門而近階。俱須降。階與堂言自不
待降也。

上介則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期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執圭將命。客使自下

雜記集言

雜記集言

論

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乘去

鄭氏曰。轉轍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親禮
日。路下四亞之。客命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
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孔氏曰。此明則禮。乘黃。謂馬
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
庭。北轍者。大路。轉轍北轍也。客使。謂客之從者。為客
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轍。既
竟。則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
西。大路亦使設之也。○祿按。客使自下由西。當是客
使解下駕路之乘黃。設於路之西。委於殯東
南。謂委所執之圭也。宰舉以東。使還歸之。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而坐。委之。宰舉璧與
走。宰夫舉。升自西階。西而坐。取之。降自西階。囑者出
反位於門外。鄭氏

祿按。凡將命者。總上。中。下。舍。從。四者。注云。說不見。未
謂如贈。贈上。文所未言。皆如此。後也。記意重在別。案
與宰夫之升降。則者二句。
陳氏謂當屬前章下。最當。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
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嚮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
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并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
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

雜記集言

雜記集言

重

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
立於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
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鄭音弗拾

鄭氏曰。上客。所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
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爾。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
客。賓三辭。而祿使臣為奉也。為奉者。將從其命。孤降
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逆而送。喪無接賓之
禮。

○諸侯相。祿以後路與。見服。光路與。與衣不以。祿。
鄭氏曰。不以己之正。有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
路。以車。貳車。行在後也。孔氏曰。祿。以物送。不用。後
路。前上路之後。大路也。見服。謂上見之後。大見也。先
路。與衣。是已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

服所用也。登曰：見服以爲後路以
贈，但言相從者，包顯在其中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如奔喪禮。

然。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侯之禮，其待之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闕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賓客也。宮中之門曰闕門，爲相通者也。側階，旁階也。其待之如賓，踰牆，麻。孔氏曰：父母三年之喪，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喪，則不踰。女子出適，爲父母期，三年有以本親言也。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義也。主國

禮記纂言

雜記卷十一

喪

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它如奔喪禮。夫人位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側階，南東旁之。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痛傷已之親，如君孔氏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它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右記弔含禭期臨凡五節

大夫之喪，太宗人相，小宗人命題，卜人作龜，相也。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孔氏曰：大夫謂卿，大宗謂大夫，小宗謂小宗伯，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

相其禮。應氏曰：君之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其者，皆仰之於公。又傳有司贊其事，所謂體事臣者，此類是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細布冠不黹，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細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卜者，導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應氏曰：據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存司。率吏有事者也。鄭氏謂卜人，誤矣。○執事，鄭氏注：布深衣，著衰，謂著長六寸廣四寸之衰於衣上也。衰，四衣，吉，故謂非純吉純凶。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禮記纂言

雜記卷十一

喪

鄭氏曰：此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卜日，士不合用卜，故用筮。以筮，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按士喪禮：練冠，長衣，及宗人吉服。後謂士之卜禮，服主端，此據筮禮，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加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文兼大夫，其臣爲大夫布帶，練冠長衣也。練冠長衣，若士之上，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弟曰伯子某。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孔氏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寔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故并言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父某甫，乃者，言之助也。妻與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弟爲

: 五、

乘去

†

人

雜記卷十一

美

列

心正

右止

118

極

○

出後

雜誌卷十一

衆

物

大

為京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以道棄職切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而喪其
仁將去何與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
祖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
之去也孔氏曰大饗賓客既畢主人領三牲領上之
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
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輅四面有章置於四隅。章音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
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
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
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輔其蓋也四面皆有章
疏以隱

○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莫脯醢而已。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

辛

鄭氏曰糗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孔氏曰遣車載糗有子為其為久遠莫之候無黍稷
故遣車不合載黍稷喪莫脯醢而已亦有子之言言遣
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然既夕士禮藏有黍稷黍稷
者遣奠之外別有也澄曰有子之意言常時喪莫只
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
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黍稷
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

○大夫不綸絞屬於池下。綸音遙絞戶

鄭氏曰謂池佈也綸綸也采青黃之間曰綸屬綸
繫也人君之綸其池繫絞屬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
振容又有綸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
君及士亦綸魚孔氏曰此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
上則畫綸翟於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綸翟有
綸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綸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
於池下。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古曠切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
孔氏曰記喪失也贈謂以物送人於柩中魯人雖
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
復制幣之丈人八則失禮也。

○醴者稍醴也甕甗衡實比間而后折入。甗音武甗

戶剛切間如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甗甗為折所以皮甕甗之
局聲之誤也實見間藏見外柩內也折承席也孔氏
曰此是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為甗者盛醴醴
甗者盛醴酒甗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為衡置於地
所以皮甕甗甗之局實見間者見甗外之傳言實
此甗甗等於見外柩內二者之間也實物存內既
畢然後以承席加於柩上按既夕禮乃之藏於
加見注云甗用器役器也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又云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三

藏包管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
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以上則有人器明器也
人器實明器虛按既夕禮注云折猶皮也方堅連木
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貨之器畢加之
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陸氏德明曰見棺衣也賈氏
曰見棺飾也飾則惟荒以惟荒加於棺棺下復見
惟見此惟荒故名惟荒為見山陰陸氏曰以見見間
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衡讀如字其衡之橫者
也。
有闕文見為
內亦屬可疑。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城。免音問城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
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塋道路孔氏曰若葬遠反哭
在路則著冠至郊乃著免故小記云遠
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

孔氏曰。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斂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之竟。反哭。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不得卽反。故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同長。少皆從主人歸。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又如字。

鄭氏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請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卹。皆會于宅也。相問。皆相惠遺也。相見。當執摯相見也。附棺。當爲附孔氏曰。相趨本不相識。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恩微深。故待出至大門外哀大而退。相問。恩轉深。故竟面退。相見。恩轉厚。故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

五

昔情重故至主人虞祔乃退然與死者相識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思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則反虞。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將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卽卒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山陰陸氏曰。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年。下大夫之虞也。禘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少牢皆去聲。禘音特。

○重既虞而埋之重平聲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曰。按既夕禮。初喪朝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謂將舊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廟廟。隨至祖廟庭。坎塋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于祖廟門外之東也。

○暢曰以桷杵以樁。樁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暢救亮切。曰其救切。桷弓六切。杵昌呂切。樁音七長直亮切。

鄭氏曰。梓曰所以撻管也。栢也。栢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吉祭批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刈猶閉也。孔氏曰。此明吉內暢曰及批畢之義。暢謂管也。栢栢爾雅釋木文。栢制也。以栢爲曰。以栢爲杵。撻管爲栢香。桐潔白於神爲宜也。牲體從錢。以批升之。于鼎。從鼎以批載之於俎。知吉祭批用棘者。特牲記

品

祧用棘心是也。主人奉肉則用畢助。主人奉肉用桑
 者亦喪祭也。吉時亦用棘。采頭亦削之。祧亦當然。長
 樂陳氏曰。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疏七。有黍七。
 三七以棘。喪七以桑。廩人之所載。黍稷之七也。養人
 之所載。牲體之七也。牲體之七。桃七也。其制則黍稷
 之七。小於桃七。桃七小於疏七。何則。致之量不過三
 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七小矣。托之以桃七。然
 後注於疏七者三。則疏七大矣。噐器曰畢。祭器亦曰
 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觶。角觥其觶。有捄棘七。
 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云。
 畢狀如七。喪七用桑。而畢亦桑。則吉七用棘。而畢亦
 棘。七畢同材。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國謂七畢皆
 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特鼎。宗人執畢先入。
 贊者錯俎加七。鄭氏謂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桑之
 以畢臨七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七。何
 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曰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嘒之衆賓兄弟則皆嘒之大祥主人嘒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嘒
嘒嘒才細切
嘒七內切

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酌之。衆賓及兄弟。祭米受獻之時。酌之。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受賓酢。酌之。衆賓兄弟受獻皆飲之可也。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祔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受尸酢。虞祭比小祥爲重。向卒爵小祥祭。主人受尸酢。何得惟祭之而已。神惠爲重。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酢爲輕。受賓酢。但酌之。數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祭賓不食。孔氏曰：傳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
 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
 謝不祭賓也。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禭氏曰。禭。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下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禭冠是也。祭猶禭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謂素縗麻衣。禭禭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禭。玄冠矣。黃裳者。永大吉也。既祭。乃服禭服。朝服。終禭。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帶也。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以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禭冠也。明旦祥

之。曰。未。純。吉。禘。祭。雖。吉。哀。情。未。忘。亦。著。其。祀。也。祭。祭。第。引。開。傳。大。祥。素。縗。麻。衣。是。也。禘。禮。玄。衣。黃。裳。玄。衣。大。吉。當。玄。衣。黃。裳。今。用。黃。裳。故。云。朱。大。吉。也。禘。祭。侯。著。朝。服。綾。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則。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言。祭。之。服。也。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縗。冠。一。也。禘。祭。素。縗。麻。衣。二。也。禘。祭。玄。冠。黃。裳。三。也。禘。祭。朝。服。綾。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山。陰。陸。氏。曰。嫌。於。夕。爲。朔。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朝。然。則。祥。之。日。猶。服。練。屨。反。祭。易。之。所。謂。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縗。麻。衣。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則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于此時始甲者則獨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綰麻衣也孔氏曰既祥謂大祥後弔者來賜不正當祥祭綰冠之時注

禮記纂言

淮記卷十一

人必須反著此祥祭編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
大祥素編麻衣之服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
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編編既祥之服
也然後反服反他喪之服○賦按注疏以編爲朝服
編冠之編陸氏以編爲素
編麻衣之編陸說較確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如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孔氏曰。未畢而度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如來。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實也。凡者五服悉然。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餘

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殯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衣服。服，後死者之服。衆子曰：如有服，則張其屬。雖親

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常方氏曰服除服而後反喪服示前喪有終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而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總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于身不除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問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喪小功之喪不得除功之為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總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為小功總麻也又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為殤長中者服而又為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類其練祿皆行類者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類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類草名無葛之類去麻則用類皮氏云鄭注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兼稱父依禮父在不得為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類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為葛禭禭而後類類吉服也如然者以被類類衣類尚綱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類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鄭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類在禭之後明矣證按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榮麻之類與單殺之類並通作類鄭氏以類為代禭之類是矣陸氏以此為單殺之類而謂類乃禭後之吉服且引詩衣錦尚絺儀禮被類篇為証詩之喪夫禮之類類皆婦人之服加于正服之上以禦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為禭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鄭氏曰謂既練而遺大功之喪者也練祿首者要經耳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麻冠易麻五言之也杖屨不易言其體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而孔氏曰此謂遺三年之喪至練時者經已既殯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此特練祥服大功易之七升人所允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鄭氏曰謂既練而遺大功之喪者也練祿首者要經耳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麻冠易麻五言之也杖屨不易言其體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而孔氏曰此謂遺三年之喪至練時者經已既殯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此特練祥服大功易之七升人所允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耐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此有東宮有西宮而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或將或葬主人適子散等果陪為新喪或成儀孔氏曰將葬當將大耐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既葬則殯後可行吉事此謂與官者謂殯諸同官者臣妾之類事則

○有父母之喪尚幼穉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

焚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尚無葬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弟也庶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與名爲之造字凡氏曰此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附

兄弟小功之類也。曰有父母昆弟謂宗族親屬。兄弟有喪。在小功者。當須耐祭。見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耐祭於殯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氏此是大功以下之勢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耐大功兄弟長殯。得在祖廟。若耐小功兄弟長殯。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耐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耐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附小功兄弟之長殯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耐祭此殯之時。其祖辭稱此殯曰賜童又稱弟。

策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嫌祚。嫌才。祔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嫌祚。嫌才。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日未練。足矣。今日未祚。亦嫌未祚可以祔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月。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終

饋如一。況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爾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室。○故葬女子附王母不配則婦之附姑不配可知。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親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謂又祖而已。附者附于先死者。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

夫之所附祖也。所附之妃。婦為祖姑。孔氏曰。婦之所附。義與夫同。係婦附祖姑。無妃則無祖姑。亦同。一以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卑

上。附於高祖之妃。無則附於高祖之祖。若其祖有昆弟之妃。則附同者亦附之。應氏曰。重昏之祖。正稱故婦與妾之稱。各以其類。無之則越夫而問升。

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不敢戚君。孔氏曰。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仲孫公九年。蔡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孔氏曰。太子君行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若踰年則稱君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適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孔氏曰。

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鄭氏曰。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孔氏曰。大夫位尊。思重。故居聖室。○故按此十字。及上節。附士字。均謂朝廷之士。証以為邑宰未嘗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此必

孔氏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左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聖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兒。謂小兒也。言其若小兒。初母啼號。受得常聲乎。所謂哭不依禮。應初氏曰。孔子不取。許人語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樂飲。當哭踊有節。故具。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滿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連。解

鄭氏曰。言其牛於遠裔而知禮也。忘情也。解他也。孔氏曰。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木槨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哭。及安主。則哭之屬。謂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屬未除。雖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辨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敬
策矣辨尺

鄭氏曰言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乎書策辨新之
謂父母也父母至親其容體狀雖不能盡顏色稱其
情當須與齊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惟悴也子貢曰辨
喪敬則必哀哀則必辨志過非所以居喪而不哀則
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漸可乎
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乃氏
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辨足
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
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容
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
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降殺之別服有齊
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盡敬則為偽本不稱末之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聖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室室之中以
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處時不入門也居處之
非有其實則不居○杖按不入門不言處之不備也
注謂在處時不見母非是父喪母哀甚而痛思今人
子者忍三月不一面乎時見謂
當見時則入而見不常見也

○凡瘞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自小功以上
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自是飾非此教緣祭視則
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主太功小
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飾注云期
以下飾可也又士虞禮云期日以其班附沐浴注
云爾自備大夫以上亦然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
齊戒齊戒則不
可以沐浴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孔氏曰謂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此於已之
於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鄭氏曰
於顏色者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鄭氏曰
於顏色者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鄭氏曰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剝以漸切
鄭氏曰如斬如剝言
痛之側但有淺深耳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室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
室不庭庭殿者也見賢
通如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聖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室室之中以
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處時不入門也居處之
非有其實則不居○杖按不入門不言處之不備也
注謂在處時不見母非是父喪母哀甚而痛思今人
子者忍三月不一面乎時見謂
當見時則入而見不常見也

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楊音羊切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

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

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

疑死。爲云

方氏曰。禮所以執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特爲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非

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克以當大

事也。鄭氏曰。稍猶受也。疑猶恐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落音

食下

禮記集解

卷十一

鄭氏曰。功衰。齊新之末也。醴。醴醴。山陰陸氏曰。齊新

之末者。齊衰既葬。新衰既練之後。方氏曰。食菜果飲

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呂氏曰

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

水飲。不食菜果。其飲不加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齊如喪大記。不能食。黃之以菜可也。蓋人所不能

亦不可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

黨也。食之。拜其黨弗食也。食之音嗣其黨也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

可。食則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飲也。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

卒哭。遺人可也。爲云無

鄭氏曰。言齊新之喪重。志不在施惠于人。方氏曰。必

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

之。雖酒肉受者。卻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

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孔氏曰。三年之喪。父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

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鄭氏曰。受酒肉必衰經

而薦之。於廟。實君之禮。

喪以吉拜。爲云

禮記集解

卷十一

鄭氏曰。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而賜之。與。此上說

未聞其首云何。問遠也。久無事曰問。稍類而後拜曰

喪拜。拜而後稍類曰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孔氏曰

平敵曰問。卑下則賜。與。語助也。○試按問如問喪。非

爲喪而平也。賜與。如遺酒肉。非爲喪而賜也。於有

喪之人而問之。與賜與之。其人而三年之喪也。雖非

爲其喪而來。其人亦必以喪拜拜之。若非三年喪則

吉拜。吉拜。謂照常拜賜之拜。非拜而後稍類之謂也。

問與與字。如論語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

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人可也。辟音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求求見已。亦可以

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試按疏衰見哭

人而不見人。小功可請見。大功雖可往見。而不可執。執特見。凡從未見及久不見之人。請見之。則執。若常見之人。往往而見之。耳。疏。衰不似不以執。執。不往見人。若父母之喪。雖見人不避涕泣。不執。執。請見無。論矣。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徭役。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大上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是。也。卒哭。卒哭之事。無辭是據。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哭

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孔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當是。是。故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試按期喪。十一月者。自死之日。至初忌之前。日已。月。十二月。追初忌日。即是十三月也。凡期皆十三月。祥而除。惟父在為母。夫為妻。父為適長子。三者之期。哀。餘於期。故祥後。中月而禫。使孝子仁人。得少伸不忍。之。也。十一月而練。謂其不可驟奪。其先輕之。輕。之。言。將欲奪之也。然則練而弔。亦示以哀當殺之意。

既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與於禮。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舉飲執紼之屬。則之喪。謂為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孔氏曰。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宅喪。弔哭既畢。則退。不待主人舉飲之事。期喪。練弔亦然。期之喪。謂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哭畢。則退。不待舉飲也。此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喪。謂之功衰。此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待待。舉飲。但不親自執事。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知此期服。輕是姊妹無主。在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者。也。執事。猶相也。總小功服。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哭

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為彼損相。但不得助彼饋奠。爾。孔氏曰。功衰。字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登。按從孔氏。其義為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

三乃出。

冠去。下。同。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大。也。孔氏曰。將冠。值喪。當成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冠於次。謂加冠於處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冠後。入於喪所。哭而踊。每哭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更小正冠。用二月。若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而後。按此。為適長之為主人者。言喪服有受。有冠。年已及冠。身為喪主。可不冠而拜賓饋奠乎。故。

以表冠實以妻實視以盡哀盡禮人哭而告踊而出
凡禮之一定而不易者麻謂非冠月通喪必待受服
而後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下殯之小功則不可

張子曰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十二字為
衍宜直云父小功之末父小功則已已總麻之末也
故可以冠取妻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
是未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冠取妻是已自冠取也
范氏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
日衰麻非所以接升見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
請鑾室於齊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然室之中是以
未敢請將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去聲而叔向稱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樂

在喪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替期之道
也而數本微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禮記云大功
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婦下云已雖小功
卒哭可冠取妻也此二文為男女失時或離別未
立者爾非通例也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
適矣况小功乎○賦按此說父言父就子言子大小
功之服有父子無者有子有父無者有父輕子重
者有子輕父重者父可冠子取婦而子不可冠不可
取妻不得冠取也即已可冠取妻而父不可冠子取
婦亦不得冠取也此記謂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若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亦可以取婦矣一說補出
父字起下文已字謂小功之末不但可取婦已亦可
取妻惟降服之下殯小功則父與已皆不可此為
冠取夫時者言故但云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屏間焉不舉樂妻
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與音節開音問又如
字辟音避又音開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
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親也將至來也辟
琴瑟亦所以助哀孔氏曰若異宮則得與於樂惟氏
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
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山陰陸氏曰自士上達父有
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問子不敢與也母有服屏間
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樂所謂不與於樂
非直不舉也長樂陳氏曰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
間樂或舉樂乎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
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不於其側雖舉之可也母喪
於父而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琴瑟特常御
者而已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雖辟琴瑟可也未
至則不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若
夫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一

樂

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
名則諱從才
用切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
之親諱是謂上也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
子諸侯諱尊祖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
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
隱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
子可盡尊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
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卒哭前猶以
生禮事之卒哭後去生漸遠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
之王父母於已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
為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為伯
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
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
之姊妹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二者皆
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姊

據於已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為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注子不敗不從說據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已不令諱者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為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注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庶人子不諱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事祖之所為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之於宮中諱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為之諱不假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父為王父諱於子則為曾祖父之祖叔及姑是子曾祖之親故注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其同音祖之親故注云在其中澄曰注云諱之名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為子行房卑且疏父服大功其服輕父不為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為母妻之親諱而因為之諱固非正為從祖昆弟而諱也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平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孔氏曰宅人居喪在其行禮不可抑奪自己居喪當須以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殺孔氏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隨日月漸除而心哀未忘兄弟謂期服及大功緦也內謂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衰由輕故也長樂黃氏曰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是不終喪也所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不最當然所謂兄弟乃大功兄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乎死而哭

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孔氏曰除喪之後若見宅人形狀似其親則目瞿焉聞宅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耳狀雖名瞿隱之慘不瞿於心故直云心瞿異於人謂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中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保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以下直道而行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也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庶陵胡氏曰路指父死母告以說類父終身不引親近於日親到溫喪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祔按親喪因所自致其餘則有先王之禮在率而行之即是故曰直道而行之是也子貢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有手書策矣亦此意也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

禮記集言

雜記卷上

平

恤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氏曰喪禮將以得盡悲學之然後書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孺悲士喪禮是然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

泄柳之徒為之也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相相主人之禮孔氏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按七月而禭獻子為之也○祔按相由右祔以七月葬之可也

舍中則仁人孝
了之所不忍出矣

右記喪禮存失之由凡二節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名說大行人之禮者蓋為王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纓作此禮者失之孔氏曰周禮有六行人之禮者謂侯甸男采衛蠻夷也。段上左右各寸半謂圭也五等諸侯圭雙瑋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藻謂以草衣板以藉玉者二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纓皆九寸。纓三采六等。與端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皆二采再就謂一采為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

聖

采則四等又云珠圭璋璧琮皆二綬一就。以纓繫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山陰陸氏曰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絲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之玉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珠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類之玉也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對上左右各半寸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為差。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纓而纓之長限玉五采五就色不遺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纓或作藻。見經緯絲為之則圭纓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為之公據。

○綬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長廣並去紕純

鄭氏曰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帶日紕在下日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紕之表裏各三

寸也。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新施諸紕中者亦紕也。孔氏曰纓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一尺與地數步綬謂之紕。上紕謂之會。以其在處會之處故謂之會。紕之領結也。此紕去上時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結之下。謂之兩邊。紕以兩端六寸。例紕之兩端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之兩邊不至紕之下。時廣五寸。紕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紕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紕條也。五采之條施之於紕之中。會之所用無大純紕既用時紕故鄭知與紕同也。紕之上時去紕下時五寸會之下時去紕之上時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詳見王藻。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綦。委武玄縞而后綦。

鄭氏曰不綦。質無飾也。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委武。冠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冠也。緇布冠也。孔氏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綦。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緇布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

聖

冠。緇布玄縞二冠。既先有別矣。後乃可綦。故云而後綦也。大齊緇冠亦有綦。前云緇冠。亦係屬右。綦則知緇不係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綦也。衛文公大白冠。自取緇也。馬氏曰。冠以莊其首。綦以致其飾。冠不綦者。上古質也。冠以綦者。後代文也。文公以緇冠為質。故以大白始冠。後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綦者也。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月組纓。緇冠或以玄武。或以素武。此皆綦者也。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所謂緇冠玄武。緇所謂玄冠玄武。如是而後纓。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緇冠素委貌。素委貌。委貌。委貌之冠。玄武。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玄冠緇武。不綦之冠也。此二冠雖異而微內。緇得有綦也。然以委為委貌。則非委貌。士祭服。大夫士朝服。與子姓不綦。並論可乎。委。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迎夫

鄭氏曰：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爵。孔氏曰：見。希見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緇冕。自祭為卑。故用武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士冠為卑。故用自祭。不致同助祭之服也。作記之人。以士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然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爾。然配須微班序。許其著弁。其理不可。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云：唯孤爵。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也。據氏云：孤不悉緇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緇。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論之也。馬氏曰：祭之至重者。助於公。祭之有常者。祭於已。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爵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然士弁而親迎。皆可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者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

卷十

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盛服而用弁。苟弁而祭於已。其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孔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可見而祭於已矣。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

首。髽音

孔氏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尊尊燕居。則去其笄而髽首。謂分髮為髽。髽也。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執按婦人執其禮。婦人正謂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謂雖未許嫁。必以禮為之。笄也。所以不待許嫁而笄者。欲早貴以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燕則髽首者。謂有事時則笄。無事

則不笄。非既異。輒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是不以成人之道貴之矣。笄何為乎。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錢。

鄭氏曰：納幣。為昏禮。納幣也。十錢為束。束成數。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錢。五兩五錢。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孔氏曰：一束。十箇也。兩箇一兩。合為一卷。有四十尺五尋也。○執按。四尺為一箇。八尺為兩箇。束五兩。五箇。兩箇也。不言十箇。而言五兩。取配偶之義。亦猶今人布帛以兩計也。兩五尋。是申言五兩之數。謂其為兩。不過五尋而已。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

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見賢

鄭氏曰：婦未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待見也。諸父。旁尊。各就其寢。亦為

禮記集言

雜記卷十

卷十

見時。不來也。陳氏集註。立於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效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比必利切。使者

使臣並色事切

鄭氏曰：行。謂以夫人之禮者。要妻致命其家。乃集。前辭不效。謂納采時。已以未執。辭。器皿。其來所。齊物也。往。妻。妻。所。齊。孔氏曰：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謂尚謙退。不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某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

使人得主人答命。使徒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齋器皿之屬。以還生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蓋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衾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其音俱聲音

鄭氏曰。皆似也。不似。言不如人。陳君辭也。稱舅稱兄。命當由尊者出也。姑姊妹見衆。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

禮記集言

卷二十一

美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周之制。同姓百世。魯猶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稱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氏曰。王后無外之事。故天子命魯外諸侯夫人。若魯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命其妻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孔氏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於南郊。祭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於禘。祭於祖廟。祭於正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為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祭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禮曰。祭之祭上帝。亦如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愈甚。矣。山陰陸氏曰。魯公蓋嘗用七月禘於大廟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蜡勸駕切

一弛文武之道也。

樂音洛

禮記集言

卷二十一

美

正曲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也。之也。蜡之祭。主先農。大飲。燕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發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汝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曰。蜡。謂王者於亥月報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張。謂張弛。弛。謂落弦。張。謂不弛。則絕其力。喻民久勞亦損其力。弛而不張。則失其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謂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道也。呂氏曰。自秋成至於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月中。索是鬼神以喻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澤。曰使民當勞則民將不。上之人不能強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上之人不為此以擾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為。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殺入馬有六種，種馬、犬、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土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為下牲。方氏曰：馬不長謂之駑，性非純全謂之下。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性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食。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僭下。章句切

禮記集說

雜記卷上

矣

鄭氏曰：難為上言其僭天子諸侯也。饗簋，刻為盤，也。用有筭者為紼。紼則在腰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藻，條櫨柱。藻之為藻文，難為下。言其僭士庶人也。豚，孔實豆。經尺言其小也。

○孔氏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

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

以傷吾子。食音嗣

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實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僭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孔氏曰：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殯，強飯以答主人之意。方氏曰：實祭與殯，主人皆作而殯有禮也。殯者，食後更殯。殯謂殯也。孔子曰：後世唯殯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為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敬之意。似以酒食相與

謂餽而已。古人必自進進豆几席。附一拜。所以致其敬也。宋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意猶有所附。

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殯。此禮必施之於知禮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廋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

弔之道也。為云

鄭氏曰：拜之者，謂其來弔已。宗伯曰：以弔。廋焚，謂從孔氏曰：廋焚，孔子為火焚。孔子拜鄉人，朱熹問者，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弔之道也。從曰：士一，大夫再。言士來者一拜以弔之。大夫來者再拜以弔之也。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爰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禮記集說

雜記卷上

矣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此下宜更有辭，簡脫前。○就按：下執事，諫言先人曾為文公之小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孔氏曰：過謂過失也。鄭氏曰：舉君諱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與音預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孔氏曰：力不能討，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況且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而外患不與焉，謂亂之重且大者。管仲略武庚，更與與聞共事可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仲略武庚，更與

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
欲君則不端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與焉

○君子有三患末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

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
子恥之其行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
子恥之其行

方氏曰三患之所言者道五恥之所言者事澄曰得
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之行行謂見
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得之而又失
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
之患失之此以位言也大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
孟子言得其民得其心失其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

禮記集言

禮記卷十一

幸

民言也此下言地有餘而民不足眾寡均而倍焉則
此句亦是以土地人民言孟子所謂廣上衆民君子
欲之是也三患之君子兼該無位有位之人五恥之
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孔氏曰人須多識若
未聞知患不得聞不無養其民使民迷誤役民衆寡
彼已均等它人功績倍多於已由不能勸課督率故
皆恥之鄭氏曰既民不足者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參相得也眾寡均謂俱有役事
人數等也倍焉
彼功倍於已也

右附記雜事雜辭凡二十節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

喪服小記第十二

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並以
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
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項碎故名
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
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此篇篇大記之所記則
為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
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則二篇則為大也
但雜記中記喪服者無故承喪大記之後正經
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
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禮記纂言

禮記卷十一

一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氏曰此謂展禮也殷實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
之禮天子崩復曰天子復諸侯復曰某甫復
其餘及書銘則同孔氏曰書銘謂書亡人名字天子
書於大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旗上與天子同也婦人
復則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
齊姜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周之文未必有伯仲
當云夫人也氏如孟孫三家之族鄭注其餘及
上錄則同謂周卿大夫以下書銘與殷同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

免為婦人則髽冠戈亂切免音

鄭氏曰別男女也孔氏曰古時男子首有冠冠
有吉笄若親始死則男去冠女去笄若成服為父則
男六升布為冠女箭篠為笄為母則男七升布為冠
女櫛木為笄若遺棄衰之喪首飾亦為櫛櫛之簪

同之

禮記集言

廣小龍堂

三

禮記集說

東洋文庫

班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此必利切。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禮記集說

東洋文庫

班

卜部
力氏
以日
王訓

鄭氏曰。棺槨已成。嫁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孔氏曰。總小功之喪。棺

吾身雖不當免持也主人必免不故疾雖異國之君

三

孔氏曰凡大飲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席大飲以後亦免大功以上亦散席若君賜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席帶殿於大飲之前及既祭之後也若君賜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大功以上散席皆從主人之免故異國君也己君來與親者亦免可知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孔氏曰弔必皮弁錫衰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纓經錫衰也一云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則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緇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緇自始死至葬為重緇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緇服自始死至葬為輕緇後不復免至葬後而免

禮記集說

喪服

四

以至卒哭始免今若人君來弔雖非喪時必免以尊人君故也或曰必免謂大功以上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免者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緇而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纓諸侯弔服皮弁加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纓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鄭氏曰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此殯成服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鄭氏曰君為主弔臣恩無已也子不殺當生中庭北面哭不拜孔氏曰按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而哭成踊後為主人故中庭拜今鄭國君弔君為主弔則主人不拜會子問稱季桓子之喪新君來弔君為主季桓子拜而

○大夫不主士之喪

孔氏曰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欲按此亦可疑假而大夫之外別無親屬亦無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鄭氏曰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其可以攝之孔氏曰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士卑故也宗子為上而無主雖可使大夫攝主之職山陰陸氏曰若應人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主門陰說於文為順此一節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而無為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而攝主已死大夫之喪唯宗子為士雖是位卑而宗子為尊故可以士而攝主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此蓋說與上文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人也

禮記集說

喪服

五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男為無主後者為主也孔氏曰婦人外戚過於宅族不得自與已同宗為主夫家買婦婦與曰喪有男主以族男為主女主以族女為主若父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孫適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氏曰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為之祔祭可也孔氏曰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祔祭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主喪也也有三年者謂祔祭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小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祔祭再祭朋友直於大功但虞祔

已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祔練小功緦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祔用尸受日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功而為虞祔也若無主族神不飲非類當為虞祔否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爾○祔按于少則以哀親之何待大功朋友為之主乎此所言主人之喪者謂寡妻幼子力不能營辦喪祭大功同財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必為之資助月為之代拜賓非無後攝主比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鄭氏曰親屬不崇故也孔氏曰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它國至謂五屬之親

禮記集言

喪祭集注

六

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後雖居喪而葬非葬亦免祭欲祈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祔按惟君至免非君則不免兄弟以該其餘也

○養有疾者不應服遂以主共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卑者

鄭氏曰養有疾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屬如素無喪服入主人之喪人猶家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者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曾三日成也養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孔氏曰既論自有喪服養親族疾患者之法已先有喪服祭也

有喪親屬則不著喪服疾者既死無生復此養者為主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謂親屬病時不得來為養死時來

禮記集言

喪祭集注

七

為主已引喪服既前不養今來為主亦不易已之喪服也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喪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為主仍為喪服之服主之故鄭云與素無服者異也己身本有喪及本無服者與死者有親則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本有喪重而新死者輕則身本吉而為喪主則計今親而依服之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尊卑故此明之○祔按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卑故釋已服而養之所謂已喪則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斷衰既練而後故得為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不親養疾者有服而已除服故養者得服而養之若所養者亦非喪已之喪但彼既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所養者死而為之服其服祔於已未葬之喪或同於本有之服或異於本有之服重則祔其喪而輕則

右記復銘免弔主喪凡十七節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喪卒哭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遺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宜經以葛若又遺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依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也○齊衰首經大如斬衰之帶大功首經大如齊衰之帶而卒哭受服亦各減五分之一故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兼服當從陸氏解所謂易服易經者是也以後喪之麻易前喪受服之葛而大小之制仍不更乎前是以麻包葛非服麻又服葛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履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氏曰大功以上同名重成齊衰為尊大功為卑雖尊卑則異大功服齊衰三月於恩有可同者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夾履麻而屨同以表恩也雖屨以麻繩為屨

禮記集言

喪服小記

十

○下殤小功帶深麻不絕本誦而反以經之

鄭氏曰報稱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制與經帶深麻治麻為之不能其本居而上至要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孔氏曰殤服深麻為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也若本期親在下殤降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不其重故也凡殤不科要帶者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其帶深麻而下殤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就按小功深麻斷本下殤之小功深麻不斷本異於正小功也凡殤皆散帶要喪服傳曰喪成人者其文辭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幾故殤之經不帶垂至成服乃移之移之則成矣今為殤不成人其服亦若終弗成者而散垂不帶此記直服降二等之下殤則若不忍不成又若不忍成也故屈而反以報之其於殤之不移也註疏反報之謂未明愚意報報也以其下乘者反屈而報于喪間是

不數亦不相通然則大功之降一等二等皆何以不然日情稍疏也長中殤之降一等者何不然日主降一等也九月七月

○經殺五分而去一殺色界切

孔氏曰喪服傳首經大綱去五分一以為帶首經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按喪服經傳記中經帶首經則以前首經為無而經殺為帶亦有以要經為無而殺帶為帶者若單言經則或謂者無或謂其與分首經之大而去其一以為要經也下文却經是事指要經

杖大如經

鄭氏曰如要經也

禮記集言

喪服小記

二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俱切

孔氏曰苴者茹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草心如新死故親必苴苴所以哀家經杖俱備苴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因時不敗男子為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承父之遺服從時除終身之心與父同也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則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內外之痛或為父所以杖竹相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屬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為母所以杖桐也

○處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孔氏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鄭氏曰哀甚矣故耐也處於室耐於祖廟方氏曰哀甚矣處於室耐於祖廟耐不入於室已至於耐則哀甚矣耐不入於室耐哀而敬愈不表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室而耐

陸車故於堂日升堂
謂亦日人室升堂

○庶子不以杖即位

鄭氏曰下適子也位朝夕與位也孔氏曰適庶俱有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遷柩而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哭

○父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祖不厭孫孫得伸也孔氏曰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子以祖為其父主故孫尊不敢俱以杖即位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得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庶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庶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其日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禮記集說

卷之五

三

○母為長子削杖

鄭氏曰據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已也方氏曰杖初孝度以服男子恐母為其子財杖之者以其所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始在為夫杖為主

鄭氏曰婦不厭嫡孔氏曰易主適婦喪則服適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亦厭嫡故明之夫是後天之適婦在婦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是使同其為孫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孔氏曰女子許嫁則有出適以之始葬復在室未許嫁已二十而笄猶男子之

說非復童子禮童子不杖成人則正杖女子子有適是適女也由主喪者不杖故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也

○前葬終喪三年

孔氏曰前葬女在室為父也惡其為母也鄭氏曰所以喪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長所以自老持髮有除無變

○齊衰惡葬以終喪

孔氏曰惡其捨木為葬也婦人質於長要輕及葬不須更易至服竟方除故云以終喪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下重以親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家為三聘也孔氏曰

禮記集說

卷之五

三

鄭氏曰此俱諸侯為之服斬衰去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不云與君為兄弟而謂與諸侯為兄弟者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它國未仕故得服斬也山陰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兄弟如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是妻故親之也為妻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鄭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不降其妻於尊者備嗣新濟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為妻

妻齊衰不杖期。而世子下不殿與於卑者。家國雖異。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非厚於外。當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則服不杖者。非薄於外。儼也。服於所尊。而避其私焉。則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孔氏曰。大夫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者。服大功。嫌既降其子。亦服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其父。以尊其父。庶子不可以降其尊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孔氏曰。此論通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通孫無父而為祖母後。祖父已卒。今天適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如父卒為母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已畢為祖母。今父沒。祖母以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鄭氏曰。祖父卒。

禮記集言

喪服記卷主

高

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為父如字

孔氏曰。此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者。服出母。謂母犯七出。為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孟嘗。不敢以私親廢先親之祀。故不復為出母服。方氏曰。為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也。鄭氏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注曰。此條重出者。謂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大功如字

鄭氏曰。以不貳降。孔氏曰。賀氏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為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

家方特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恩不從而殺。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熊氏云。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議前舅姑與否。似今夫之伯叔。在它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賦按熊氏論最當。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為舅如字

鄭氏曰。為夫有廢疾。它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婦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

鄭氏曰。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孔氏曰。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緦。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禮記集言

喪服記卷主

主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致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氏曰。女君為長子三年。妾從女君服。亦為女君長子三年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鄭氏曰。妾為女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孔氏曰。妾從而出。謂七出。則姊妹亦從而出也。

○從服者所從人。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鄭氏曰。所從人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兄弟。從母也。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也。孔氏曰。此論從服之事。從服有六。其一是從從。從空也。與彼非親屬。而從此而服。彼從從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從之中。而一徒所

從其親也。如女若雖設妾猶服女君之黨其係三
從所從人則已。謂君母死則妻子不復服君母之黨
及母之黨則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又君之黨則臣不復服
君之黨也。其中又有妾婦女君為女君黨者。有義故
也。謂注妻來一隔。謂妾婦女君為女君黨者。有義故
也。一是不從母服之黨。一是不從夫服之黨。三是不
從妻服之黨也。此三從也。亦舉一隅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為君母

事氏曰。從從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道
母從從也。所從人則已。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禮記集言

喪服記卷三

六

鄭氏曰。思不能及。孔氏曰。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如
母者。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
母之父母服者。思所不及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慈母後

為祖庶

鄭氏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父之妻無子者亦可
命已庶子為後。孔氏曰。喪服傳曰。妻之無子者妾子
之無母者。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
慈母後也。此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解類言之。謂妾
有子而子已死者。宅妻多子。則父命宅妻之子為無
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
又解類言之。謂父妻亦經有子。子死已命已之妾子
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亦服之三年。
如已母也。必委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賦按為慈母後。謂與慈母為子。而為之服三年之

鄭氏曰。為人後之後不同慈母。雖由父命。然必實有
養育之恩。如荀子所謂求被之是也。受養育之恩。而
母之不必庶母也。而祖妾之無子者。若父命之為孫
而祖庶母衣被之若所生。則亦母之。而為服三年之
服可也。文意重
在為庶祖母句。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

不為殤。

如字

鄭氏曰。言為後者。承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
親之服服之。冠笄。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
與丈夫同。孔氏曰。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
宗不可絕。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
以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得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
言為後。據已承其處。言為人後者。若子。既為殤者
之父後。則應服此殤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
服服者。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賦按殤而為之後

禮記集言

喪服記卷三

七

或疑其服與凡為後者有間。故明其服之如常。言既
為後。雖殤亦必以其為後之服服之。所以然者。以所
後殤是十九歲以下之殤。然當其生時。則已冠矣。凡
男女已冠笄。不為殤。故可為之後。而以其服服之。注
疏解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

祖。稱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為同居

孔氏曰。此解喪服經中繼父同居異居之義。繼父。謂
母後嫁之大也。若母嫁于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
路人。無繼父之名。自無服也。今此謂夫死妻再嫁。子
無父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以其
皆無父。此子與繼父同居。則使之祭。視同其財。計如此
則繼父同居。故為服期。若異居。則別有。一者昔
尸。今異。二者今雖同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
子。便為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為異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孫氏曰。併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子問曰。葬先輕而使重。父曰。反葬其。而使解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使輕。待後葬。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假令父死在前月。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附各以其服矣。反練。謂皆然。卒事反服重。孔氏曰。此論並遺父母喪之制。父母雖有同月日死。而不得同月葬。先葬母也。先葬後重葬母竟。不卽虞。謂更脩葬。

父之禮以虞禘祫禘父喪在廟未忍為也後事謂其父也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禘祭先重而後輕也鄭注父喪在前月謂是死前之月或一月或二月或三月也重未葬之前皆是前月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若為母虞祫祫祫皆齊衰也卒事之日反服父服故鄭云卒事反服重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氏曰報謂為赴襲之義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虞後也孔氏曰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故虞安神宜急也卒哭猶待三月者卒於哀痛不忍急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未葬則三年服皆不得解

禮記集言

喪記集言

主

除今云唯主喪者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上志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袒也主人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舊服麻各自服喪竟而除不待主人喪除也然此皆麻之雖終亦麻至葬則反服其服也虞氏云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爾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鄭氏曰再祭祫禘也間不同時者當與月也既禘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祫而祭必與月者以祫與禘前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祫則除不禘孔氏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再祭祫禘祫祭也既三年未葬尸祫尚存雖當祫禘之月不可除祫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祫禘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祫後月祫故云不同時於祫禘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祫禘除衰杖也鄭注已祫則除不禘者以祫前云必再祭故知不禘禘者本為思念情不忍頻除故有禘也今既三年始

葬喪已極故不禘也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大練祫之時既已過矣而猶為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時祫而除喪者亦不同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為云

孔氏曰期而祭者孝子喪親廢序改易隨時棲處故一期而為祫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故云禮也期而除喪者親終一期而除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而事雖同一時不相為礙云祭不為除喪方氏曰期而祭謂練期而除喪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也禮言象人情通

禮記集言

喪記集言

章

言曰天時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為除喪馬氏曰祭謂之禮除喪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禮三年二期三期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喪者無有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鄭氏曰殯無變文不禘玄謂玄纁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祫禘之展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

鄭氏曰成成人也編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祫祭乃素編麻衣孔氏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編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編冠是未純吉之祭服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氏曰除喪謂男子除手首婦人除手帶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手帶婦人易手首孔氏曰此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男重首首經女重要經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半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先輕者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先遭輕喪後遭重喪先重者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先遭重喪後遭輕喪先輕者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先遭輕喪後遭重喪先重者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

○練日簪尸視視皆要經杖繩履有司告具而后去

杖絰日簪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去起呂切

鄭氏曰謂謂既祭器也臨事去杖敬也孔氏曰練為小祥祭日謂祭小祥之日室尸亦簪小祥之尸視視

禮記集言 卷之五 喪祭 禮記集言

謂視視謂小祥之祭祭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存髮經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變為冠麻將欲小祥祭著小祥之服此祭日簪尸視視三事此三事是為祭祭欲古故祭服也不言喪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婦人發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而後杖拜送賓者蓋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當臨事時去杖今簪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視無而無賓故不言也

○大祥吉服而簪尸

鄭氏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古服以即祭事不以凶服吉也問傳曰大祥素縗麻衣孔氏曰古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縗冠朝服亦縗服以臨簪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經杖屨故不云杖屨屨引問傳者以大祥之後若素縗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附葬者不蓋宅

鄭氏曰宅謂地附葬不蓋宅謂人葬既葬之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陳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自陳之盡納之亦不為過之謂可省日附葬陳器兩節皆葬前事今附章末為先後之次

右記葬至除喪凡十一節

諸侯不得附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附於士

禮記集言 卷之五 喪祭 禮記集言

孔氏曰附謂附祭禮葬死附祖諸侯不得附於天子者卑孫不可附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附於士者祖孫尊貴附之不嫌也若不附之則自辱而卑其祖也鄭氏曰人莫敢卑其祖

○士大夫不得附於諸侯附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附於諸祖姑妻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附

附必以其昭穆

孔氏曰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附祖而附其父自卑遠也諸祖祖兄弟也既不得附祖當附祖之兄弟為大夫士者夫既不得附祖妻亦不得附於祖姑而可附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附諸族不為諸侯者妻死亦附大祖之妻亡無也夫死無妻則又同曾祖而附高祖之妻也附必昭穆

同曾祖非夫同列故附高祖也

鄭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孔氏曰婦附祖姑則附於舅之所生者也。張子曰附葬附祭只合附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妻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註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共附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附以首娶再娶則為一所可也。朱氏曰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附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疏凡足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令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在大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

乘

附又非生存之比。橫槩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者。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變。其勢將有所机阻而不安者。曠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管兆域。宜亦可矣。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姓而附則凡妾下女君一等。孔氏曰妾當附於妻祖姑。若無妻祖姑當附於高祖姑。今又無高祖妻祖姑則當易妾之姓用女君之姓附於女君可也。方氏曰妾附嫌於隆故易姓而祭殺焉。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以六夫牲。

鄭氏曰。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能漸
者。不照宗子夫國。乃以廟從。孔氏曰。其妻爲大夫而
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後其夫不爲人
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夫既
不爲大夫死。若附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
得易用。肯大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
附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附
於祖。今天死附於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施
從。則附於祖矣。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資賤從
夫。而不在己也。山陰陸氏曰。附於其妻。卽是附于其
祖。蓋妻未有不附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
者。誤矣。應氏曰。此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
以附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
徙它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

○士附於大夫則易牲

三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孔氏曰謂祖
爲大夫孫爲士孫死附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
祭於尊者之前也賤不附貴而此云士附大夫者謂
無士可附也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附於女君若先
祖兄弟有爲士者當附
於士不得附於大夫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也孔氏曰尸服士服謂玄冠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玄端是也禮曰舜日微庸之後以帝制公卿大夫之禮祭皆與而特與庶人也其尸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禋位當時攝禋

采

无

經 101-480

禮記集言

喪服小記

子

以上其尸以士服註謂不以已之爵加于父尊之也
竊意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人王漢運
山龍繪藻祥公卿之職奔在廟者委其德業百執事
濟濟肅肅則九獻樂則八佾而便尸衣士服而面
而食費焉豈惟人子之心不安亦大非禮也禮云
畢貴富不以貴富入宗子之家畢畢畢畢畢畢畢
若父尸士服而其子儼然天子諸侯之儀是尊其父
不若一宗子矣孟子謂仁人之于弟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貴乎父乎一王受命大封同姓而其父侯
然故我所謂尊親之王者安在子謂子不敢得父因
已然民愛戴奉天以尊之非子之爵之也而禮子
貴不為父作諡諡如文王諡文王諡武王諡武王
古公李歷文王之謂也夏商周制爵至周追王四
世遠為萬世不易之規漢儒緣中庸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之文而推非其類不知士與大夫相去不
遠若天子諸侯之子士則尊卑懸絕中庸謂三年之
喪達乎諸侯未嘗以葬祭之事為無貴賤一也孟子
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也父不

禮記集言

喪服小記

子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作五代史不偽梁為統不可絕也若以樂制不成為
君而禘之將天子之統以禘繼帝禘武繼帝乙平孟
子謂問諱大夫制謂其家可親親而孤獨無助也何
嘗謂樂制非君當時君之世世史則君之而子士之
可乎竊疑下段其尸服以士服容有錯簡依中庸為
文則當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
以上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尸以天子諸
侯服然有國有家者失其國家則祀祫則封祀祀朱不
忍絕夏商之祀也武庚既畔微子為殷後祭成湯以
下亦必及於紂微武庚雖有弟亦不得為紂立廟故
以士祭天子諸侯此必無之事也如其有之則若少
康之奔有虞其祭也意必如宗子去國為庶之文少
時已無聞漢儒偶有擬拾率意附會如此類者多不
足信聞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傳本禮不王不禘四字別在一處劉氏曰此句當在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虞誤傳澄按如劉說則
與後篇大傳文同今從之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不
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係之帝後禮
喪服傳曰都邑之上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未
子日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長樂黃氏曰祀
先之禮自禘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於始祖其禮已
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
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澄曰夏以顓頊為始祖顓頊
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商以
契為始祖周以稷為始祖稷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
稷之廟而以稷配之廟而以稷配也
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大音
舊本而立四廟四字在上文以其祖配之之下無所
系屬義不可通劉氏曰此句上有缺文當是諸侯及

○慈母與妾母不曲祭也。

禮記集言

張廣記卷五

新

魚子王亦如之

舊本此六字在上文而立四廟之下。文意不屬。劉氏曰。此一句當在慈母與數母不配祭也之下。蓋按其說是也。今從之。慈母妾母之子。爲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甥。或有庶子立爲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生子。則子之爲王者。歲時爲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降兩降。再世不復祭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孔氏曰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稱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絕之大宗故云繼別爲宗也○祇按自子孫言之爲祖自族人言之則爲宗爲祖卽爲宗也

日繼別者謂世世繼此別子爲大宗也

繼禰者爲小宗

鄭氏曰：庶子之長子，與其昆弟爲宗也。小宗者，爲其將遷也。

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
易於下。

孔氏曰：「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全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五世而遷。此五世，是繼高祖者之主。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爲族也。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祖與親兄弟爲宗。一舉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爲五。繼高祖者，至於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五世則遷，各隨近相宗。小宗

禮記集說

長庚小記卷三

新

所繼非一。獨云繼福者。小宗雖四。初皆繼福。為始據初為元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至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祧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

禮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虛曰敬祖祧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之正體收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

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父庶也。謂別子之庶孫。繼別大宗之從子。繼
禰小宗之親也。也有親兄為繼禰小宗。故不兼祭禰
者。以明其所宗者禰之正體。孔氏曰。禰通得立。禰廟
故祭禰。庶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此庶子亦父子。謂別子之曾孫。雖別大宗之從孫。然
謂小宗之庶子。猶祖小宗之親弟。以其親兄是繼祖
小宗。繼祖又繼祖。已為小宗。然不繼已之祖與祖。故
長子。它日雖得繼已為小宗。然不繼已之祖與祖。故
庶之同於庶子。期而
不服長子三年之服。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祖庶也。亦謂別子之曾孫。雖別大宗之從孫。
繼祖小宗親弟之長。繼祖小宗之同堂從兄弟。此
庶子。它日父沒後。雖得自為小宗。而祭其祖。然不敢
祭祖者。以明其所宗者。祖之正體。以上三條。必言別
子。及別大宗之基。親者。承上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二句。而自初言之。實則循是以下。雖去別子已遠。皆
然也。鄭氏曰。謂宗子庶子。俱得適士。得立祖廟者
也。凡正體在子。上者。謂下。庶孫為庶也。孔氏曰。祖庶
雖為適士。得立祖廟。不得立祖廟也。鄭注。正體謂祖
之適也。下正。謂廟之適也。雖正為廟適。而於祖廟為

禮記集言

卷之三

禮記

庶也五
宗悉然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鄭氏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已不祭。宗所食之也。其共
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
殤者。唯適子爾。無後者。謂兄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
無後者。為殤祭之。孔氏曰。庶子不得祭父祖。此殤與
無後者之親。其牲物。各從其祖耐食。祖庶在宗子
之家。已不得自祭之也。父之庶者。謂已之父之庶子。
所生之適子。為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已之父庶
不合立父廟故也。殤向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祖
之庶者。謂已之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
得祭之。已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
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此不云曾祖。言祖。兼之
也。祖庶之殤。為已。已於祖為庶。然已之父適。得立
父廟。故自祭殤於父廟也。宗子是士。唯有祖廟三廟。

禮記集言

卷之三

禮記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殺色
界切

鄭氏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
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殺。殺謂
服之則輕。○親按三年之服。加隆焉耳。論其正則以
期為斷。父上為祖。應殺為大功。以父加隆。祖亦加隆。
故服期。祖之上曾。曾之上高。應殺而為小功。應殺
以大功。乃兄弟之服。不可施於尊者。故素為齊。受三
月。高曾一也。重其服為齊。受者以其尊。少其期服三
月者。以其疏也。父子子期。下殺而孫為大功。至曾祖
應殺為小功。以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服之。亦三月。
曾同高四親。以四
服遞殺。上下一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是之謂
切。別也。

禮記集言

喪服記卷三

義

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降殺證曰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爲言服之降殺證以結上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三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爲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爲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族旁親之子孫也尊尊爲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祢此章所謂上殺之親正父祖與從族旁親之親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治治是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正兄弟與從族旁親之親也男女之有別謂它姓之女來爲本姓婦未姓之女往爲它姓婦者是爲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局所謂不脫出入服也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言別事不論服之降殺證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爲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

右記附及吉祭凡十一節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獻重校

服問第十三

此篇所論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者甚多而各目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答之者按此篇所傳記述節各之如此記者低其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崇之爲君也爲云傳切

鄭氏曰諸侯爲天子服斬衰夫人亦從斬衰外崇者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衰外崇者外親之女舅之妻外崇有二一則大夫之妻一也若之姑姊妹之妻若姑之姊妹從母之姊妹其夫是君外崇之親在

禮記集言

服問第十三

之服斬其婦亦名外崇從服期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

鄭氏曰遠嫌也。不爲天子服。身之民同也。孔氏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

君子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鄭氏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爲此三人爲喪主。不必見也。而禮曰。全係有夫人。有主婦。有妻。有妾。陳氏集註。夫人。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

大夫之適子爲夫人太子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嫁也。上爲國君。小者則大夫。子若廢斬。從服期。孔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繼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太子。得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乘夫

孔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則非夫人，則君服總章，臣無服。近臣為國寺之屬，僕隸車者，乘乘車，衣也。黃目不履，履者隨君服，總章，陳氏集註。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氏曰：弁經，如弁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則以它事不至喪所。孔氏曰：公為卿大夫喪，皮弁，若錫衰以居，以它事出，亦服錫衰，百則皮弁。若君往，卿大夫當大飲及賓及將葬，各殯之，則首弁經。於上，雖當喪，首皮弁，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大夫於士，當事亦皮弁，於

禮記集言

服問第十三

二

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在臨其喪，則錫衰。不恆者以居，若生事也，亦不服。其當殯，飲亦未恆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鄭氏曰：皇姑，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孔氏曰：傳曰者，舊有成傳引之。公子謂諸侯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存尊，服妾子，係為母練冠，諸侯妾得為母大功，而妾下妻，不辦諸侯，妾為夫之母期，夫練冠是輕，妻為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妾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鄭氏曰：妻齊衰，而夫從輕，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夫。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鄭氏曰：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繼麻，孔氏以公子之外兄弟，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妻，麻，不履，已母之外家，妻猶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繼麻，是提無服而有服也。公子外兄弟，非公子姑之子，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繼麻，則妻無服。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則直稱兄弟，以外族，則外兄弟也。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為兄弟之說，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為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孔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公子雖麻，不履。

禮記集言

服問第十三

三

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

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無二說。禮曰：母出，謂已嫁，被出而父再娶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於已母之黨不服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謂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鄭氏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庶妻喪，斬衰章為某人，斬衰章為某人，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斬衰章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斬衰章大辟五者之刑。

功小功總麻五者之屬其或刑者禮者所賦不盡
以列通之由無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列而通
多之喪而附於在下之列通此二列則至多之第
而無不盡者矣。○秋按列等比也。無
五條故取上下相等者比而行之。

右記喪服輕重凡七節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

之經服其功衰期音基

○氏曰三年之喪練祭後葛帶期喪既葬男子應著
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粗細正同以父為重故帶其
故葛帶練後男子有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帶
若婦人練後麻帶既除則有經練之故葛帶要帶期
之麻帶也功衰謂服喪之幼童也。○秋按三年之
喪既練期之喪既葬其帶一也而葛帶其練之故帶
者重父也。經期之經皆以三年喪既葬已除經也
其練之功衰者三年喪既葬所受之功衰七升期既
葬之受衰八升
以重包輕也。

禮記集說

卷十三

四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氏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
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
既練始遺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氏曰三年之
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以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
之葛首要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
三年練之葛帶則四寸有餘故大功既葬反服練之
故葛帶大功初死首麻若重麻練之葛帶首服大功
既葬之葛帶則不為五分上之故首經進與期之既
葬同五寸有餘大功初死首麻首經進與期之既
葬同五寸有餘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也。○秋按三

年之喪既練又有大功之喪既葬則帶其練之故葛
帶所以然者以大功帶三寸有餘練帶四寸餘以重
包輕也練去首經應經大功之經乃亦經期之經
凡帶小經五分之十禮也。○秋按大功既葬之經四寸餘
練帶亦四寸餘是經帶相等故進而經期之五寸經
以五寸較練帶之四寸為五分大一故也。○秋按三年
練之經即功衰也則
亦服其故葛帶已爾。

小功無變也

○氏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屬不用輕系重也。○
氏曰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遺小功之喪無變於
前服不以輕服
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大功以下練麻既本。○
氏曰大功以上并留麻之根本合得為帶如此者得

禮記集說

卷十三

五

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練麻則本葛之
無本者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氏曰三年葛其重者
期之葛亦
得變之。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

經既經則去之斷東官切免音問下

○氏曰遇麻斷本謂遺小功之喪此明斬衰既葬之
後遺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以練無首
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既
免去經則欲須事竟則脫去其經也。○氏曰小功以下之喪
當飲頌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氏曰經則去
之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氏曰既
免謂已過免時也。○氏曰免必經而經不為免。○氏曰
遇麻斷本之經為免設非變服也。○氏曰不免則不經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

初為帶

不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為變。三年喪之終。其期之終。亦不得易。如常。小功者。親之親。則有。其終。與小功之終。所以為後。喪終。小功終。亦不得。其終。亦終。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終亦不易。下云。終小功之終。兼言終者。恐免終。不為終。故也。因其初。為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亦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終。為帶。上云。期終。既終。則帶。終之。故。為帶。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終之。初。為帶。不云。終。而云。為帶。以。明。終。之。時。變。終。之。為。帶。為。終。明。終。之。後。還。反。變。終。為。帶。故。言。故。也。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終。之。初。為。帶。也。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為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為以

有本為稅

禮記集言

服問卷十三

木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焉同。有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孔氏曰。以經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而重喪之麻也。以有本為稅者。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而重。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令稅變而重也。

○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

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

孔氏曰。殯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殯則否。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殯小功。中殯則無。如重。得變三年之葛也。若此。殯服之麻。終其月算。如小功。則五月。終麻則三月。若麻月滿。還反三年之葛也。言服殯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殯服初。服麻。以後無卒哭。稅麻服之。法。以其質。是三年之。之。策。數。故。也。陳氏集註。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殯。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與。

中。云。下。殯。小。功。帶。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殯。方。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殯。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人小功。終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

從音地下同朝音初

鄭氏曰。見人。謂往來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若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亦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孔氏曰。以經。而經往朝。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經也。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文已見推記。今再引之以結上文。孔氏曰。君子以已無物。不可奪人喪。故君許臣著。亦不自奪。

禮記集言

服問卷十三

七

不記喪服變易凡七節

檀弓第十四

昔年公儀子仲之喪檀弓免焉為此篇之第一
章故摘檀弓二字名篇今更定章大檀弓章雖
不在篇首而篇
名則仍其舊云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左右如字
養以尚切

其哀毀也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禮記集言

檀弓第十四

一

方此也此方
于親之喪也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心喪感容如父而無服也山陰陸氏曰隱而
無犯謂恐傷親意情有不義犯而無隱謂若臣向美
盡情以諫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豈事君之道哉
臣子獲美隱惡若親一例也事師無犯無隱言雖盡
情猶微而親長樂陳氏曰親育我輩之以仁有隱至
致喪皆仁也若獲我輩之以義有犯下方喪皆義也
師之成敗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
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
與君異要三年喪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
喪不始於古古者教出於親又為喪師之禮故子
思而下家有學人有師此喪師之禮所由起也張子
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微之
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
比鄰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淵父母者此豈可一

禮記集言

檀弓第十四

二

禮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既門人
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概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
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程子曰師不立
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回
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重雖斬衰三年可也其
次各有淺深損其情而已下至曲盡其不有師豈可
一制制服則曰父子主恩化則賦恩夫君臣主義
經則害義矣師生處恩義之間師者道之所在雖必
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變問不必隱也○就按左
右即是方無方謂左右無一定有方則左不得有右
不得有左也人子事親自衽席几杖之微以至繼述之
大自一身營笑居游之節以至進官之忠臨陳之勇
凡父之事莫非子之事而子身之事又莫非所以事
父之事非若設官分職之各司所事而已養者供也
奉也事親承顏喻志惟供子職庶一室肅順而堂杖
履歷遊顯養天和可謂能養父矣事君水火工虞無
積厭官使庶績咸熙一人垂裳端拱安享玉食可謂
能養君矣師弟義比君臣情同父子弟子職所載氏
之身而不棄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

孔氏曰風大風而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義故
時杖為服祝先服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官
長大夫士也服亦服杖也病在廟後故五日國中男
女諸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

鄭氏曰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兒
革棺被之謂以水牛兒牛之革爲棺被革各厚三寸
合六寸也楨榘也楨棺一謂梓棺梓棺二謂屬與大
棺周也凡棺用兩濕之物孔氏曰天子之棺四重
尊者尚深達也水牛兒牛皮二物爲一重槨爲第二
重屬爲第三重大棺爲第四重四重凡五物大棺厚

天子之殯也。最塗龍慚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龍才官切。慚勅倫切。

位日乃俱品也士卑最優故士而入為卑入有前後而相得者謂須相親為節故侯齊也

君之適長賜車三乘公之庶長賜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賜車一乘

鄭氏曰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遺車五乘長賜三乘下賜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賜中從上孔氏曰車遺車極朝廟畢將行設遺奠取遺奠性體皆屬折之為段用此車藏之以遺奠者遺車置於棺中之內屬其形其小生有得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遺車送之貴戚不同數上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賜未成人未有得命車馬之賜而得遺車者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適子成人則七乘長賜五乘中賜從上三乘適王庶子成人五乘長賜中賜三乘下賜一乘也諸侯七乘適子成人五乘長賜三乘中賜從上二乘一乘也庶子成人三乘長賜一乘中賜從上二乘大夫五乘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七

池視重衛

重平

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衛者屋承雷也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落於地故謂此木為重衛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衛諸侯則注重衛門差降去後條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兩旁時既屋有重衛以行水死時移車亦象宮室而於車後置甲之下猶帷之上蓋竹為之形如篋衣以青布以承雷也名之為池以象重衛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衛

布幕衛也終幕也

終音緒前所衍切

君於士有賜布

布音

鄭氏曰布所以承座賜之則張於殯士孔氏曰賜賜也布幕之小者大夫以上黃則幕人職供之士幕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布也

君於大夫將葬引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音

鄭氏曰宮殯宮也出柩已出在路命引之以黃孝衣引之命引之凡移九步舉去也朝喪朝廟也去生引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若成於是則往孝子於殯宮及其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舉哀柩車不鳴若孝子之情命遺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若又命引之柩車遂行若乃退出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大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若於是始行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所云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人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民人有父母之恩孔氏曰君於其民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士皆親弔之又禮記特弔受弔及祀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等君不深知其喪遠大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庶民胡氏曰若奔侯哭喪無存之類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氏曰拜者拜謝之也孔氏曰喪謂諸侯臣之喪公親來弔或遣人來弔喪之小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服

鄭氏曰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榻習知者。父在則不以私喪自尊。故哭於妻之室。澄曰。室。正寢也。適。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服。甚其夫爲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爲之哭于適室之中庭。以其正故也。子。已子。於死者爲甥也。爲舅服。總。故命之使爲主。父弔拜賓也。已無服。故不爲主。而使子有服者爲主也。凡哭。哭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夫卽此子之父。子既爲主。宿在東階之下。西嚮。其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向哭也。亦踊。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亡者曾則識狎習。則進入共哭也。側室。謂妻之室。父在則適室乃父之室。不敢以私喪自尊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亦子爲主。使人出門外也。異室。非適室。又非妻之室。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別於適也。○試按哭之適室。妻哭其昆弟也。子爲主者。女主不拜。男賓故使其子主之。若女賓至。則妾自爲主。祖免哭。子哭也。子於母昆弟服總。故爲主。而哭之哀。夫于妻昆弟無服。故入門而右。入門而右者。客禮也。狎則人哭。狎。

死者也。知生者不。知死者傷婦人私喪。故似有外死之傷。而無知生之。此亦言男婦若女實。則有入於而不哭者矣。父在天之。父在也。式之。父在。則妻自哭于其室。而不予適室。若非為已父後。則并不于已室而于別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于側室。嫌哭殯也。孔氏曰。處人無側室者。哭于大門內之右。方氏曰。哭于側室。依其遠殯官也。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重無親也。方氏曰。雖最服之輕者。猶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之屬。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士

陸氏曰。鄰最居之近者。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敬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往。則雖緦必往者。其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往。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就按三年之喪。不往。正謂不弔。鄰鄰。非兄弟之喪。亦不往也。雖記三年之喪。雖功喪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經云雖緦必往。正謂服其緦而往也。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喪也。與哉。蓋謂哭死而奔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歿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已。哭死為容已乎。方氏之說未實。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往弔不待言矣。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况大功以上服重者乎。鄭氏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按此文言皆弔。夫喪

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若無是禮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孔氏曰。衰老不能行。送弔地。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憊也。方氏曰。五十始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閭。而不可以踰門。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踰門。故婦人。故歸唁於閭。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鄭氏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自衛。而死者。厭。謂行止危懼之下。溺。謂不乘舟船。不弔。以其無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士

身忘孝也。孔氏曰。非理橫死。不合弔哭。方氏曰。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所不弔者。不特此。宗魯為孟榮而死。孔子不許琴張弔之。君子之行無七。要在生不為人之所不敬。死不為人之所不弔而已。王氏曰。孔子畏匡。能自全也。設使聖人亦不幸。何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惡。亦不得不得哀傷之也。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三者。皆不得其死。可傷尤甚。君子但知對死者而已。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悲之。雖無所施焉。蓋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惡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嚴。溺。死於水。非理橫死。謂非理而橫死。子畏厭溺者。非謂畏厭溺者皆非死。謂非死。方氏云。三者之死。皆非正命。謂非正命者。皆不弔。非謂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弔。正命者。可弔。不弔。謂其父。果與顏真卿。屈原之徒。死賢于生。豈但不可不弔乎。又平與哭異。經言弔。不言哭。哭。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紛紛誣議。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材，存材也。木工宜乾，歷月，成其材。曰：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也。布，告下見其材，及送葬，明器之材，亦用也。

○既葬以其服除

鄭氏曰：既葬，謂葬後三日。既葬，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而變服者，三日之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亦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廣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

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

于庫門。

禮記集言

禮記卷十四上

宣

孔氏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親形已藏，始立尸。以祭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官雖有，而無几筵，唯大殯之奠，設素席，亦無几。其下室之內，饋食處，有吉几筵。今葬訖，奠祭，乃以素席配素筵設之。士虞禮云：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是也。虞祭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葬前有几。周官司几筵云：喪事未几，注謂殯奠時。天子既殯，諸侯南面之几，亦然。古者生不諱卒哭之後，乃諱神名。此三者，皆以虞卒哭之後，以生人事共視之。既葬，而以鬼神事其親之禮。方自此始也。已而辭，卒哭前，猶以生人事之者，於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凡此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就謂新死者，曾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為殯門。又其外為庫門。前既執木鐸，令官中，又出宮，從寢門至庫門，百官所在之。次，厥使知之也。

○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大祥，也。縗，謂縗冠素紼。大祥日，服縗冠而縗。又謂一月禫祭，言於是月禫祭，則禫祭之月，樂也。

○始死，充如有窮，既殯，罷罷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皇俱遇切，既

鄭氏曰：皆憂存之心之貌。皇，曰：充，謂問填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皇，目視不定之貌。未前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傷無依之貌。如望人之來而不至，既者，慨嘆日月之速，靡者，不常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遠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忘。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若

禮記集言

禮記卷十四上

夫

子蓋猶猶爾。

切聲，素刀切。

孫氏曰：明曰：縱，縱意遠貌。鼎鼎，曰：折折，安舒貌。止立，候事時也。騷騷，謂太疾，鼎鼎，謂太舒。折折，疾徐之也。太急而陵，越節大，舒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緩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情則若不備整之小人。唯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木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謂設於棺，月孔氏曰：禮上葬先遷日，祥不復也。今是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不懷思也。○就按：上具謂物下具，備也。恥，不忍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

鄭氏曰慮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德祥將滅也。口慮猶言謀度慮居謂謀欲賣其所居以給喪也。也危身謂毀居過甚將至危殆其身也。蓋慮其居而賣焉則無所以奉祀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祀考之祭祀矣。是乃不孝之大也。由此之故則治喪雖當辦費而不可慮其居也。哀毀雖爲愛親而不可危其身也。○臧按鄭注以慮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分田授宅寧有田宅買賣。君子嘗營宮室宗廟爲先居非廟也。郭平董永之需身儒者迷之。况于居乎。方氏謂不謀其家不但兩段文意不屬且懷居爲士人所恥豈待喪而始然思意居謂家處猶危也不慮謂不任家有危慮之事孝子哀親本不服爲身家計然使家有水火之災及內惠外侮亦不得不暫輟哀慕而竭力經營防衛所以然者爲宗廟存亡計非爲己之家計也。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爲親之後計非爲己身計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主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孔氏曰。人有禍災。雖或悲哀。未足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稱踊有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顯孝于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也。港口順變二字。稱節哀之美。順前順孝于哀心。不溫止之。然為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賦按節。減也。減與除異。減從重而輕。除從有而無。重變為輕。有變為無。皆變也。將變有為無。先變重為輕。斯其變也。順而易。如三月。變食粥為菹。食變四升三升為六升之受。服期年。又變為菜果。為功哀太詳。而食醯醢服織絹。如是而後復常。當其三月而變也。人子之心弗忍也。然猶稍減耳。禮在不得不然也。當其小祥而變也。人子之心又弗忍也。猶稍減耳。禮在不得不然也。至于三年而除。則所得除者無多。故亦勉而為之。假如初未變而復輕。至二年而除奪焉。烏可得哉。此經曰順變。順字最妙。謂順其性。

而痛變之亦若漸積引導使之不自覺者然先王制爲此禮森然恐懼之過不免傷生滅性人子卽不自惜其身而不念此身父母所生乎

復盡愛之道也。有禘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孔氏曰。始先招魂復魄。人子之盡其孝也。鄭氏曰。復謂招魂。庶幾其招氣之反也。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向其所從來也。方氏曰。幽神之處。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南。南乃陽明。北爲陰幽。故曰北面。求諸南也。清江劉氏曰。歸祠猶願幸。史記曰。此歸祠而求也。澄曰。凡歸祠者。冀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孝子之心。冀其神之來復。如歸祠然。故曰有歸祠之心。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大

鄭氏曰。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曰。孝子拜賓。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之中。稽顙尤爲痛甚。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辟。足之踣。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淚。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甚。爾雅曰。至字句。稽顙也。二字爲句。初觀方說。似勝於孔。細細繹之。則方越而淺。孔微而深。拜稽顙謂拜賓而必稽顙者。因賓來叩。兩動孝子哀親之心。故拜以答其爲已親死而來之思。但拜以答之。已爲哀戚之至。而痛親之死。然當時答賓。只當是空首之拜。重喪之拜。先作稽顙一拜者。此人痛之甚也。後一拜。雖亦是痛。而用帝帶之拜。則不若過於常拜者之爲痛甚也。○執按。一年之喪。稽顙而後拜。稽顙者。因賓之來叩而痛已親也。拜者。因痛已親而感賓之來叩也。拜與稽顙。皆哀戚之至。哀謂哭聲。感謂受容。所以答客之戚且哀者。以其心之慘痛也。拜也。稽顙也。莫不痛心。而稽顙之痛。較拜爲尤甚焉。

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四日而殤者。次日一掃。明日正氣一點。三日十餘。事一
畢。至小飲時一掃。四日大飲。初不掃。當大飲時一掃。

全

歌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歌吕悅切爲其云偽切食

鄭氏曰。渴。飲粥也。君命食之。尊者奪人易也。孔氏曰。主人亡者之子。王歸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山陰陸氏曰。據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爲於愛。鄰里或不能勉。視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醢焉。故鄭氏謂尊者奪人易。

人嘒而葬。嘒向甫切

櫛弓卷十四

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葬時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用麻。不縫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有敬心焉。日月踰時。發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謂素帛爲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屨帶仍用麻也。山陰陸氏曰。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如然者。以下則人弁而葬。殷人啤而葬。知之也。要我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啤而葬。則其敬心益隆。○就按未葬莫而不祭。以人道事之也。葬日虞。則神之矣。以爲神之而有敬心是也。謂踰時哀衰發生。則不可反哭而弔。哀之至也。則葬可知矣。朔敬生于哀。寧有敬而不哀者乎。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干又切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往下之諸助亦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向幽間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

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以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養羊

鄭氏曰。今觀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親平生祭祀冠昏在室。饋食供養在室。皆謂在廟也。添曰。所作。謂親平生行禮所作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其股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股已慙。吾從周。封者之

苦角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望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望。望下棺也。左氏曰。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墳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者所以弔其哀。非弔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孔子所以謂股為已慙。孔氏曰。此亦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養者。非親存在之處。弔於此者。哀情實慙也。幽陰陸氏曰。已慙。猶言大感也。禮器云。七分以相見。不

然則已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姓

有司以几筵含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音莫舍

鄭氏曰。禮以幣送死者於墳也。有司視虞姓。謂日中將虞。省其性也。舍奠。謂左。以父母形體在此。視其神

也。虞喪祭也。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視先歸宿成虞尸。舍奠於墓左。既葬後之事也。凡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數陳曰筵。舍。祥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修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奠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於墓左。司歸也。虞者。葬日還宿官安神之祭名。朝。葬日中而虞。方氏曰。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虞。葬反之禮也。禮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封後虞祭。謂作定。謂既下棺。則主人以玄纁束贈死者於墳。當此時。視先歸宿成虞尸。虞不蓋尸。擇可為尸者宿之。既實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官。反哭送賓。畢。主人浴。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為主人含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主人必待此有司還反至家。乃行虞祭禮也。未葬以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葬後。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也。及葬後而虞。則有尸。始謂之祭也。○祔。按虞禮注。骨肉歸于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謂其傍後。三祭以安之。言虞者。猶治亂言亂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諸

也。葬矣。亡矣。魂氣之傍後者。吾不可即矣。祭以安之。使神依乎主。而儼然在上。斯離者不離矣。日中謂不出此葬之日也。而此用奠。至是始祭。故曰以虞易奠。非虞後更不復奠也。初虞。葬虞之大日。以及卒哭之後。未有不朝夕哭。奠者。先儒謂世葬者。赴虞未及卒哭。遇明日。接祭。無高祭數則虞。即孝子扶而後起之身。日僕僕于裸獻勉而為之。誠意不足。祭猶不祭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其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

有所歸也。股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股。此四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曰。日哀虞成事。成

祭事也。祭以吉為成。耐于祖父。言於其祖之廟也。未

無也。孔子善股。蓋期而耐之人情也。孔氏曰。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或時有迫促。或事有



美

經 101—500

人氏曰人始生三月而知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男
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
十者艾也艾又拾其二十之字並以伯仲別之至五
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
叔某甫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
伯仲爾又服以上生號仍為死稱更無別益堯舜禹
湯之類是也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
某甫三字到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
不致斥尊卑呼為幾丈之類儀禮賈疏與孔不同是
孔說是漢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季我言
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
類者又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
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
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微之辭故祭之風辭
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士冠禮曰伯某
甫者此要其終而高其尊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卷上

道也學者行之

賓力致切誠與步切

孔氏曰中室室中也死而置室中之地作坎以奉祭
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設室中者恐死
者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設室之壁設其足
令直可著屨也設宗設廟也設人殯於廟及葬推出
在廟門西邊當所設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殯等
告行神告竟車行禮上而出使道中安穩今葬行
如生時之出故云殯行用人浴水用盆沐用瓦盤不
殯中室足用燕几故不設室殯於正寢至葬而朝
廟從正門出不設宗○就按學者謂學禮之人則未
文勝有志古道者欲以殷之質禮之如公明儀以殷
士禘禘子張是也舊注謂學于孔子之門者未嘗
○夏后氏尚黑大事欽用髹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欽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欽

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騶賓力致切騶力知切輪引斷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
大事謂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騶用玄黑類也殷以
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騶白色馬也
易曰白馬翰如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齒色赤日出
時亦赤騶馬白腹赤類也日又以金德王而色
尚黑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
尚赤赤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黝
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為所尚殷以木德王而色尚白
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
所從生而休者為所尚赤馬黑毛尾曰騶周古漢
書注云華騶者其色如華之赤陸氏曰騶與古漢
殷言上則下殷也按喪事祭事戎事皆可謂之大事
然此條所謂大事以當從鄭注以為喪事者是陳與
方宋異於鄭非也長樂陳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
間成人祭其屬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故子路與祭
明而行事則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儀亦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卷上

如之故曰大事欽用日出方氏曰歷文公居喪恐不
能盡於大事則喪為大事春秋傳云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則戎祀為大事喪事凶禮戎事軍禮
祀事吉禮五禮不及賓嘉者非大事故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篋周殷人棺槨周人棺槨絜聖子

鄭氏曰有虞氏上陶棺不用漆也火燒曰篋土冶
以周於棺也若大於棺以木為之謂槨水也言從王
之制文何氏曰篋周於上為槨周於下為方氏曰
槨之於棺如城之有郭治以惟板而周則如槨以
飾而向則如瓦也世愈久而禮愈備也按易傳云
古之葬也土而棺之以世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說者
以世聖人為貴而世聖人易之亦言上古棺槨無度
則易上言之時已有棺槨矣今此記注疏則謂有虞
氏始以瓦棺易去新殷人始以木為棺槨
易瓦棺即周為疑此記之說未可據信

周人以殷人之棺梓葬長殯以夏后氏之望則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

陸氏曰：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殯，十二至十五為中殯，八歲至十一為下殯，七歲之下為無服之殯，生未成人之殯，鄭氏曰：未成人。

易經：非古也。

市切

鄭氏曰：易，謂變治草木。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也。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故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漢按：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修墓。鄭注云：管，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為坎，以藏柩，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冢，使人不知其處，此所謂易，即波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蓋言古者葬後不脩治而祭其月土，非言不焚治而去其草木也。九歲葬從鄭注，艾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禭

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右記喪禮沿革凡四節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縫音達

鄭氏曰：縮縫也，衡縫為橫。今冠縮縫，以其辟風多。孔氏曰：古者謂服以上，服而質，古冠縮縫，少故前，後直縫之，周尚文，古冠多辟風，不復一直縫，但多自前而并橫縫之，喪冠縮縫，辟風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反，周世如此，故云非古也。長樂陳氏曰：一幅之冠，縮縫為橫縫，則少而質，縮縫為辟風，則多而文，縮縫為縮縫，縮縫為橫縫，古者古冠之冠皆縮縫，今古冠皆縮縫，而喪冠皆橫縫，是喪冠與古反矣。故記有漢之長樂黃氏曰：唐祭作記之人，指亂世之冠，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冠，喪冠直縫，古冠橫縫，而與世喪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數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古冠為非古，正文忠喪冠與周冠

患喪冠與吉冠異制，其辨其目。○試按古者指期，冠縮縫，謂喪冠，人知故冠縮縫，則改為吉，不知則吉冠縮縫，喪冠則仍於制，所以然者，原欲吉冠有別，今喪亦衡縫，反同于吉，此衰世之趨，禮崩公初，制其然哉。又按縫謂辟風之縫，益指而縫之也。古冠制以布一幅為冠，上連頂，下屬武，頂平于武，其其上為辟風，使上狹下寬，張于兩旁，冠橫縫有直縫，無文，採用之謂一幅之材，順經為辟風，則少而質，順緯為辟風，則多而文，喪冠無文，故直縫，直者，就布言之，布橫，故縫順經而直也。

喪冠不綏。

綏，爾作切。

鄭氏曰：去綏，證曰：吉冠既結其纆，而垂其餘者為纆，謂之綏。喪服斬衰冠以繩為纆，并衰以下冠以布為纆，其纆結于頤下，而無所垂之餘，喪哀從質，非如吉冠之文而有餘也。

婦人不葛帶。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手

鄭氏曰：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孔氏曰：帶，要紼也。亦斬卒哭變麻為葛，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為帶。卒哭變首絰，為葛與男子同，輕者重要故也。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經所以表裏。證曰：經蓋髮首經要經而言。首有冠式矣，要自經帶矣，又以大麻繩加於冠武後帶之，外為紼者，以內有表之實，故其表見于外如此。方氏曰：經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為虛名也。

練衣黃裳，練緣為要經，繩屨無約，角項，鹿裘衡長袂。

祛袂之也。○練七緇，切，緣悅，謂切要一造切，約其具。鄭氏曰：黃之也，卑於練，練之類。鹿，充耳也。人君有鹿裘時，以玉，練謂黃裳，練，口也。練而黃裳，又為黃裳。

請

○衰與其不常物也寧無衰當丁漢切

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衰戚之實者。寧如不服裝。



不敢作樂爾。周禮有司樂。謂司樂也。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服弗讀樂章。○賦按喪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愛我而厚之者。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嫁大功。夫爲養。

聯

時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婦
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
從母之夫也。謂夫之舅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
二人者。相爲服。然服之制。人各異。曰君子未之言也。又
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者。凡食之忌。則雖服之所無
而可以義
起此服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它

鄭氏曰：日月已過，乃問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於小功，輕不履。兼連而言也。遠兄弟，謂兄弟相離遠者。問之恆晚。孔氏曰：曾子怪小功不遠履，則遠處兄弟，則喪常晚終，無服尚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弟事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清江別氏曰：韓子嘗置於人，見其貶戚，其意哀，而其風有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末羽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較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於總，外親之屬，以總省其較，至於加

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若其文而已矣。大功
稅小功不稅。其文至於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
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於於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
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
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
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親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
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
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
子。韓子。降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
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
不稅。亦不占服而已矣。說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降喪
而後聞之。則免哭哭之。成福。夫若是。奚其古哉。故曰。
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
免祖。成福。則已矣。猶有加焉。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
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
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

禮記纂言

檀弓卷十四

立

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
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
衰。狄儀之問也。朱氏曰。切又音。

鄭氏曰。不當為齊衰。狄儀作伐。衛公叔文子之子。子游
曰。其大功乎。疑曰。服也。親者局。大功是。孔氏曰。按世
本。衛獻公。生於當富。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
為朱。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成來奔。是也。為同母異
父。昆弟之服。齊衰。無文乎。疑辭也。同父同母。則服期。
今同母異父。則服一等。而服大功也。今之齊衰。狄儀
之問。不當為齊衰。始者。魯人先已行之。鄭云。親者局。
以同母昆弟為局之親。局。王肅難鄭云。禮稱親者局。
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以親者局而服。若出母
之子。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無服。同母異父
昆弟。則出母之父。母服齊衰。其子降一等也。馬昭云。
異父。則出母之身。不謂於父。謂以為從親父而服。

非也。張融云。雖父同居有子。止服齊衰三月。乃為其
子大功。非服之。是鄭玄說是。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
弟。服齊衰。則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母而不知父。如
此。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或謂大功。亦大過。以小功服
之。可也。問此而答云。未之前聞。當古之制。安有此。事
與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禮
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
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
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
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
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
知。統乎父。而服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
為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後世既為出母制
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
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
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
姓之服。若堂舅堂姑之類。亦相繼而升。失禮者。以情
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徧給也。母於父。則

禮記纂言

檀弓卷十四

喪

不得不降。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
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母卑。若尊而臣卑。皆
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
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安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
正其失也。經曰。子夏問失矣。子游亦未為得也。張子
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等古禮制。以為不當
有服。後之知禮者。詳焉。按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
衰三月。王肅乃云。其子降繼父齊衰一等。故服大功。
是以繼父齊衰。
之服。齊期服也。

○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
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音立。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下不降。卑。伯文。殷時
滕君也。周伯名。文。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遠降近。

唯不降止爾而般世以上。雖貴不降。上下各以其
親不降之。而般世以上。雖貴不降。上下各以其
下。謂從子從孫之流。被雖貴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
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蓋康乃
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
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則添
得貴貴底禮。不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則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
諸侯大夫尊同。則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亦不絕
不降。皆貴貴之義。上世簡畧。未有許多降殺。此天下
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據別出。立為定制。更不
可易。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君曰為妾齊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妾為妾。為云傷切。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

上

鄭氏曰。悼公之母。哀公之妻。有若識而問之。哀公
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妻文適。非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鄭氏曰。發當為告辭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
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
子為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
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
功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斂曰。爾母從從。麻

爾母。冠。冠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鄭上刀切。蓋

總。冠。皆。戶。檢。側
巾。切。長。直。亮。切。

鄭氏曰。從從。謂大高。冠。冠大。廣。而。諸。助。總。束。髮。垂
為飾。齊衰之總。入。上。凡。氏。曰。妻之姑。謂夫之母也。夫
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齊衰之法。謂之髮。稍。輕。母。得。太
高。太。廣。如。斬。衰。之。髮。也。說。以。作。髮。又。以。齊。總。之
法。其。用。木。無。定。數。以。用。榛。木。為。笄。其。長。一。尺。而。束
髮。垂。餘。之。總。入。寸。按。喪。服。吉。弁。長。一。尺。二。寸。齊。衰
之。弁。皆。長。一。尺。降。吉。弁。二。寸。也。但。惡。弁。或。用。櫛。或。用
髮。故。夫。子。謂。蓋。以。疑。之。喪。服。傳。新。衣。總。長。六。寸。此。齊
衰。長。八。寸。以
二。寸。為。差。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穆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行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
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齊音杏。穆讀如穆。
木之穆。穆音。
歲。妻。如。字。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

上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
子也。衣衰。衣。衰。為。代。經。繆。讀。為。木。穆。垂。之。穆。士。妻
為。舅。姑。之。服。也。繆。衰。小。功。繆。而。四。升。半。之。衰。繆。經。不
服。之。經。采。無。也。言。無。禁。我。後。其。言。行。也。孔。氏。曰。叔。仲
氏。皮。名。叔。仲。皮。繆。殺。其。子。柳。其。子。柳。不。知。禮。後。叔
仲。皮。死。子。柳。之。妻。是。魯。純。婦。人。猶。知。為。舅。姑。身。著。齊
衰。自。服。繆。經。繆。前。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子
服。環。經。不。環。耳。符。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經。繆
告。子。柳。皮。妻。何。以。服。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遠
諸。於。何。欲。令。其。妻。身。著。繆。衰。繆。經。環。經。衍。答。子。柳。云。
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人。於。吾。則。禁。者。子。柳。得。衍。言。
乃。是。使。其。妻。著。繆。衰。而。環。經。子。柳。亦。不。肯。別。庶。弟。之
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當。時。皆。著。經。細。故。也。方
氏。曰。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黑。婦。人。之。所。為。也。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鄭上刀切。蓋

鄭氏曰。非時。輕。涼。便。體。孔。氏。曰。綌。衰。也。總。布。疏。者。時
有。衰。者。不。服。綌。衰。但。直。身。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問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黻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上
堯

檀弓卷十四

是

右記喪服得失凡十九節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嘗愛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派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受葬。死。葬於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
世子也

郭氏曰獻公信驪姬之譖重耳欲使世子言見譖之意。恭皆當爲者。盡何不也。忘意也。世子則言其意。則驪姬必欲重耳曰。無行乎。行猶去也。世子則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殺君者。使人辭於狐突。辭猶告也。前此獻公使中伯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中伯欲使之行。今言不念伯氏之言。辭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聞猶謀也。不出謂狐突自身落氏反後。懼而辭疾也。賜猶惠也。既告狐突。乃雖經。中伯言行如此。可以爲義於孝。則未重耳。中伯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驪姬獻公衣驪戎所獲女也。中伯之母憂卒。驪姬憂焉。狐突。中伯之傅。男犯之父也。晉曰。中伯之被殺。當合春秋內傳所載逆

禮記卷十四

甲

觀乃見當時事情。驪姬謂申生將弑父。獻公雖未必深信然心實欲去申生。立奚齊。以殉驪姬之意也。如以陰語逼公。公謂吾不忘。抑未有以致罪焉。則公固有誣申生以罪而去之之心也。邈得公此語。寔告優施。以爲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於是令申生祭齊姜。置毒於胙。驪姬之謀。亦承公之意也。公縱知太子無是事。豈有爲之辨白。而移罪於驪姬乎。且姬受所歸之胙。寘諸宮。而六日之後。不自持以進。待公既至。名申生使之自獻。若申生於臨獻之時。加毒於胙。乃謂申生當以六日之未自理。可謂處已。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繁惡芥蒂於中。公使奚齊攝祭。人爲太子晏。則曰但當順君父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仁人之事天也。日子於父母。雖命之從。彼欲吾死而我不能。我則悍矣。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遂成故張子訂誤。亦事申生之無所逃而待死也。世之說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貧。與子春同。

且止者也。張子曰：「質可見，必草席之類。」華而眠，以其陳之在上。顧章也。澄曰：「爾雅以簣爲第，而疏第第爲牀版。」按史記范雎傳：「華件死，客以簣置牀中。」質可見，則非牀版矣。司馬貞索隱謂質爲韋挾之薄。此曾子所寢之質。季孫所賜若是牀版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簣席之下，何以見其華呢？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簣，簣最在上。近膚故顯露，而見其美。質字從竹，疑爲竹簣之異名。張子所解盡是。今人爲竹簣，或以竹膚之筠，或以竹肌之篋，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質之華而眠，必是其文如錦者也。考之以禮記簣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質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質賜曾子，自是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第十見之以其華呢，必是大夫之家所造作者。故曰：「大夫之質與面曾子然之。」謂此乃季孫所賜也。質之華美與質素，大夫士通用之。童子素，謂此大夫之質，不是士之質。但謂此必大夫祿厚家富者之所爲爾。其意非欲觀于見之也。使曾子不易此質而終亦可。故于春元也。

皆不與其易。有言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者。蓋禮制雖無違。然不若終於當時所擬。實業者之。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時夜臥。生時。安時。終則必適於正。裝平時。亦有女。時。終則一切。則去而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當時。故。子生時。可安。孫所賜。華美之。至終則必。之。而。用常時所。素質之。贊也。諸儒論。並謂。子非大夫。不可。於大夫之贊。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贊。謂字之意也。大夫之贊。與士之贊。有差。則。子之贊。子自不當受。受亦不當用。今。子用。之。後。其。子。特死而。不。其。禮制無不可也。則。之。以。按童子再言大夫之贊。謂子謂其愛人。以。之。為。非。禮。或者。因。仍。舊。習。常有是事。而。未。能。正。耳。其。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取。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論。最。實。

記考終之事凡三節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聖

曾子之喪浴於費室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贊。婦之以。謙。儉。也。死。於。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遠。適。之。人。應。浴。於。正。室。今。乃。浴。於。費室。故。為。非。禮。以。其。其。子。也。按。上。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費室。遺。節。以。反。席。之前。有。言。記。文。不。備。贊。○。秋。按。浴。於。費室。非。禮。甚。矣。此。王。孫。士。安。之。所。不。為。而。謂。曾子。以。此。語。其。子。子。曾元。以。此。言。加。於。父。乎。或。曰。喪。大。記。人。馬。堂。於。西。墻。下。曾子。之。浴。費室。故。記。者。誤。之。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裝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責音泰。

司士姓。責名也。孔氏曰。按喪大記。婦死。裝。至。是。及。喪。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裝。在。於。地。故。司士。責。告。子。游。子。游。知。裝。在。牀。為。是。故。許。之。汰。自。於。大。也。凡。事。涉。禮。事。者。當。據。禮。答。之。今。子。游。不。據。禮。而。專。據。於。縣。子。之。言。故。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如。出。於。已。其。自。若。大。故。縣。子。聞。而。過。之。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與音。

孔氏曰。喪。禮。復。陳。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之。謂。始。死。之。奠。思。神。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酒。但。始。死。未。嘗。以。與。故。以。生。時。皮。關。上。所。餘。脯。醢。為。奠。也。方。氏。曰。閣。以。閣。食。而。人。之。始。死。以。禮。用。未。取。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其。莫。也。止。以。閣。之。餘。物。○。秋。按。莫。以。餘。閣。不。忍。死。其。親。也。

○小飲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飲斯席矣。

小飲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孔氏曰。按。士。喪。禮。小。飲。之。奠。奠。於。尸。東。大。飲。之。奠。奠。於。尸。西。乃。有。席。小。飲。之。奠。設。於。東方。莫。又。無。席。魯。之。喪。末。莫。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知。是。以。為。禮。其。言。未。故。記。者。正。之。云。小。飲。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求。世。未。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上

聖

禮求世未其法也。

○曾子曰。尸未設餼。故帷堂。小飲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飲而徹帷。

鄭氏曰。飲者。動。婦。尸。帷。堂。為。人。儀。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得。人。也。方。氏。曰。人。死。新。葬。之。奠。以。米。饌。饌。饌。堂。防。人。之。辱。也。小。飲。則。既。設。餼。矣。故。徹。帷。為。帷。堂。之。禮。為。死。者。而。豈。為。生。者。哉。仲梁子。謂。夫。婦。方。亂。故。徹。堂。則。失。禮。之。意。矣。孔氏曰。小。飲。之。後。曾。無。失。婦。之。事。何。故。徹。帷。故。知。仲梁子。之。言。非。也。應。廣。商。氏。正。存。一。說。以。傳。述。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飲。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問。舍下皆。則居音姬。願徒本切。夫音扶。

鄭氏曰。公儀若魯同姓。周禮。適子死。正適。若為後。仲子所立。非也。謂朋友皆在。宅。乃。免。禮。弓。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居。謂。如。姓。之。姬。謂。助。而。所。故。也。子。服。伯。子。魯。大。夫。仲。孫。之。女。孫。子。服。景。伯。也。相。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伯。子。為。親。者。臨。而。立。子。常。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方。氏。曰。免。之。為。服。特。施。於。五。世。之。親。而。明。友。死。於。宅。那。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桓。弓。既。非。五。世。之。親。又。非。死。於。宅。那。那。桓。弓。為。之。免。為。蓋。服。非。所。服。之。服。以。禮。立。非。所。立。爾。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杜。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故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禮記集言。禮弓卷十四上。是。

其喪。故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而。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為云。為切下。同通音約。

鄭氏曰。惠子。衛將軍太子彌牟之弟。惠叔也。惠子。麻。適。立。庶。子。游。為。之。重。服。以。議。之。麻。衰。以。吉。服。之。者。為。衰。也。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有時也。故辭。止之。服也。文子以子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為。當然。求。覺。其。所。為。子。游。遂。就。臣。位。深。議。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而。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議。親。扶。適。子。虎。而。辭。故。子。游。也。南。而。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而。明。矣。子。游。趨。客。位。所。議。行。也。孔。氏。曰。衛。靈。公。生。昭。子。昭。生。文。子。木。及。惠。氏。而。南。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駘。駘。生。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與。惠。子。為。朋。友。應。若。中。服。加。總。麻。帶。紼。今。乃。若。麻。衰。杜。麻。經。詩。云。麻。安。

如。式。又。開。傳。云。大。祥。素。葛。麻。衣。皆。吉。服。之。布。也。按。秀。服。為。衰。十。五。升。夫。其。生。旋。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中。服。而。云。重。服。以。議。之。者。據。杜。麻。經。為。重。也。中。服。升。經。大。如。總。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杜。麻。經。線。與。齊。衰。經。同。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北。向。故。云。在。賓。後。也。長。樂。陳。氏。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桓。弓。少。以。免。可。免。惠。子。舍。適。立。庶。而。子。游。中。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議。之。欲。其。明。適。庶。之。分。司。寇。惠。子。之。麻。衰。無。異。於。公。儀。仲。子。之。舍。孫。子。游。於。司。寇。惠。子。之。相。友。無。異。門。右。而。已。子。游。之。讓。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杜。麻。經。適。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桓。弓。之。讓。見。於。言。子。游。之。讓。至。於。無。言。者。蓋。桓。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造。而。正。之。故。服。止。於。免。適。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始。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違。而。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而。而。立。豈。非。事。異。則。

禮記集言。禮弓卷十四上。是。○有若之良。悼公可焉。子游損由左。鄭氏曰。悼公。衛侯之弟。喪禮廢。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諸。節。而。由。有。子。游。正。之。孔。氏。曰。相。主。人。以。禮。謂。之。猶。大。宗。伯。也。出。賓。賓。曰。諸。人。諸。禮。曰。相。少。儀。云。諸。節。自。有。立。者。尊。有。若。已。傳。君。之。禮。為。君。出。命。明。君。之。禮。合。為。尊。宜。處。右。於。喪。事。則。賓。主。右。而。已。左。當。時。禮。廢。相。喪。亦。如。傳。君。辭。之。居。右。子。游。知。禮。故。難。賓。居。右。已。

禮記集言。禮弓卷十四上。是。○有若之良。悼公可焉。子游損由左。鄭氏曰。悼公。衛侯之弟。喪禮廢。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諸。節。而。由。有。子。游。正。之。孔。氏。曰。相。主。人。以。禮。謂。之。猶。大。宗。伯。也。出。賓。賓。曰。諸。人。諸。禮。曰。相。少。儀。云。諸。節。自。有。立。者。尊。有。若。已。傳。君。之。禮。為。君。出。命。明。君。之。禮。合。為。尊。宜。處。右。於。喪。事。則。賓。主。右。而。已。左。當。時。禮。廢。相。喪。亦。如。傳。君。辭。之。居。右。子。游。知。禮。故。難。賓。居。右。已。

居左也。澄曰：按禮記，滌婦之母死，相者由左，滌婦及共從由右相，滌婦賢人，居母之喪，相禮者由左，以其知禮也。及滌婦死，其從非能如滌婦之知禮，故從時由右。失禮而由右相，方氏曰：凶事尚右，子游為滌婦右故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廬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闔人辟之。涉內，實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為葬蓋去聲。內音納。孔氏曰：二子初時不具未服，則闔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闔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玉內實，則大夫皆避。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上

送葬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視之。君子遠矣。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澄曰：鄉者已告矣，謂鄉者初入之時已爲告之主人矣。以此言文其鄉者不內之過，辟之謂屏斥宅人，廣開其前以容二賢之人也。行如鸞，新之邦行矣之行，謂所往皆通達，無阻遏也。遠道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寶，容者德之華。君子正其本，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備也。曾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脩也，闔人拒之而不內，及其容之脩也，闔人敬而辟之。諸於內實，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闔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不愚不貴者乎。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問之也。」與曰：

問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曰：司徒，官氏。子許之，禮也。鄭氏曰：禮之禮，氏二人異。孔氏曰：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弔乃服弔經。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使出者，經乃有經之。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弔樂弔朋友同。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夫上音。鄭氏曰：曾子蓋知禴裘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故曾子笑之。子游於主人襲乃襲。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上

曾子達善于游。孔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皆屬。謂主喪主冠，緇衣素裳，又祖去上服，以爲弔。衣此禴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者朝服而加武以紼，武吉冠來也，不改冠，但加紼於武，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在腰，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但弔喪承備，將帶經行，故出服帶經而入也。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緇裳，當事皆首服，弁經。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達於禮樂也。子游小斂有守文處，有爲喪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葬，一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予出祖者

頃溫鄭音莫微或讀如字推吐同切
從去聲禮與音余大音扶飯扶萬切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毒

設遺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具乃。下柩載於階間。乘
轎車。設被褥。引微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
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卽位於階間。及設祖奠於柩西。
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微之。包
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
節也。曾子事於負夏氏。正堂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微
祖奠之後。設遺奠之。則而小。主人榮曾子之來。乃
微去。遺奠。更設祖奠。又。柩車少退而反之。轎北。扶既
夕。既祖而婦人降。蒼魚。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或
婦人得降。立階間。今無車。又還階間。或婦人降之。升
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遺車之禮。從曾
子者。意以爲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
其錯失。爲之隱。云。爾二者皆得。既得。止佳。何
不顧。顧以提給說於人。聞子游之答。是。自知已
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於我所說出祖也。視氏曰。

右記弔事凡七節

讀明會子曰非

古也。廷再告也。奉 賜音

厝計算

卷之十四

美

又寶之

郭氏曰。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凡鬼器與
人器。孔氏曰。士喪無祭器。則實明器。故既夕云。甕三
醴。醴。酢。醢。二醴酒也。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
鬼實人。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
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人器實之。明
器虛之。馬氏曰。既夕疏言陳明器。亦有季饗醴醢酒
醢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醴醢百甕。誠其多於
禮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竊按醴醢百
甕。則不獨實祭器矣。曾子識之。謂
祭器實可也。何爲并明器實之。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別入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11 大
12 小

卷之四

卷之十四

市

故曰明。其有於祭器。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
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乎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
又而不死。凶器則其凶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通其氣
道。有凶器具之以不用。而不道用也。由死道以
其氣。由不道而用之。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家
曰。明。而上下之分。亦。明。而。禮。雅。言。故。禮。
而。禮。雅。言。故。禮。

南才人集

○孔子曰：「食而多死，之仁而不仁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翼戚。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六曰明器。神明之也。如音智咏音沐若易切斷竹角切和朝臥切莫息允切虞音巨凡民日之。謂生者以物往送於死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死者處。而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鄭氏曰。殆。殘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也。於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孔氏曰。謂夏爲明器。知死長之道矣。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間。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之事。又言殷之美。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厝生人而殉死人也。

蕭詞知言

禮部志

張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音

鄭氏曰。窮靈。求其爲人。謂之靈。有神之類。言此與明
器同。備。備人也。有面目。機發似生人。孔子。善古而莊
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

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克音千屬之玉切殉音殉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棺

川九音剛
養去作

之私情。得念自息矣。

陳寅恪

解學正財

能

也而君何學焉農師讀如字不中去聲又如字

傳面又有幃請侯之項輅外雖無幃而亦重

若意。故詳言之。

乎。噫。弗果從。般音堙。封音寧。其母舊音無。今讀爲父母之母。

記纂言

應時卷六

天恩

方中。方中之內。先果棹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展

○季子阜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阜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

國齊大夫國氏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者蓋其字古初
人與禽獸一死者不葬後因人子不忍暴露其親故
掩之以土又不忍土侵其膚故末之以薪後以瓦棺
易薪又以木棺易瓦棺外又加以梓棺彌厚禮彌
矣哉而以木裹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歟而納之於棺
使人不見其末也葬而下棺於梓使人不見其棺也
既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梓也子高以
爲人子之葬其親如此處之者歟人之不得而見也
實土畢而封樹於外以表識之則人雖不見其棺也
然知其所藏之處矣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孔氏
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槨欲其深遠
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塋爲墳而植樹以標之哉馬
氏曰古之人略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後世墓
人嚴慎終之禮以瓦棺塋周爲不足易之以棺梓

衛公叔文子欲葬所樂之丘則亦罔成于高擇葬不

飲食必祭上世始爲飲食之人而後食亦是不忘本

此言禮家之用也
制作時說說說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廬博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
坎深不至於泉其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
可隱也既封左和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之兩切深式鳩切廣
切今如字

禮記集說
檀弓第十四
上
章

孔子曰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思死者就死亦
不至於泉人長入尺低而葬之半為四尺封墳已
矣季子乃左袒其水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葬則
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
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古禮故左袒也左袒說乃右
而開繞其封且號哭者三既曰人之骨肉乃食土物
而生今還歸復入於土乃自然之性若魂氣則無不
之消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恐傷離訣之意方氏曰坎
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欲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
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其
左焉為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昭昭
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
哀感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其不足矣添曰時處
謂當時所有之服既藏也人長八尺則半之其高
可以隱藏人之身人時左袒則右袒不見人時右袒
則左袒不見約計四尺也斯訓隱為據則如隱凡之
隱作去聲讀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
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
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
然故曰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游於天

禮記集說

檀弓第十四

上

章

合乎中庸其長子死焉季子乃左袒其水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葬則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古禮故左袒也左袒說乃右而開繞其封且號哭者三既曰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歸復入於土乃自然之性若魂氣則無不之消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恐傷離訣之意方氏曰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欲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其左焉為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昭昭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感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其不足矣添曰時處謂當時所有之服既藏也人長八尺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藏人之身人時左袒則右袒不見人時右袒則左袒不見約計四尺也斯訓隱為據則如隱凡之隱作去聲讀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游於天

○葬於菴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鄭氏曰古者不合葬葬有而而死因留葬焉菴梧
於周南施之地今為都帝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
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
人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三二十七
合二十九人周人法帝帝立正妃又三三二十七為
十一人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
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孔氏曰舜三妃按帝
王世紀長妃姚嬪無子次妃女嬪生商均次妃娥皇
生二女帝明嫺嫺無子次妃女嬪生商均次妃娥皇
生二女帝明嫺嫺無子次妃女嬪生商均次妃娥皇
人未知審悉故云蓋蓋曰孟子言舜生於諸鳴遷于
負夏卒于鳴條而淮南子云舜往三苗遂死者梧

注因之。史記又云。舜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韓文公
變廟碑云。昔舜南巡。方注謂舜昇道南方以死。地勢
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南方也。
謂舜死葬蒼梧。不可信。按堯舜攝位。巡守等事。
皆舜代行。舜為攝位。後亦當然也。故溫國司馬氏
詩云。虛舜南巡。後為天子。安得復南巡。遂遠
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雖注所謂四
三。及夏商周巡守而死者。安也。雖注所謂四
莫可考其
是否也

季武子曰。周公益祔。

鄭氏曰。祔。謂合葬。自周公以來。孔氏曰。記者既論古
不令葬與周不同。又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始
將後喪合前喪。謂葬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雖
不嚴指斥。雖不疑亦云蓋也。蓋曰。季武子之言見下
文。蓋因杜氏來合葬於其
西階之下。而武子云然。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
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音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風。自見夷人
冢墓。以為宅。欲文過。孔氏曰。武子云。合葬之禮。非古
法。從周公以來。始有。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更
是。周公以前。不須合葬。故夷人之以為疑。是文飾其
過。先儒皆以杜氏夷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
子合葬於防同。又按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遂
於阿。成道後。表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昭
將夷人葬。是許其大。哭是細。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
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夷。欲取其祖以歸
合葬也。山陰陸氏曰。然遂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
氏之夷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遂曰。是
于陸氏與注。從其始。存其說。○祔。按細玩。禮文是杜

氏以新死者。就寢令葬。武子謂合葬之禮。其來已久。
不能禁杜氏之不葬也。既許其葬。又何必新而不令
耶。然則因不脫葬。武子且葬之。何至夷人冢墓。其
夷墓為宅。杜氏欲合葬。可得乎。此與晏子春秋所
景公事。皆無
稽之論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氏曰。離之。有以闕其棺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與
合。孔氏曰。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
同處也。魯人則合葬而無置棺中。無別物隔之。
與生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

右記葬事凡二十節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重校

檀弓第十四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非也。其慎也。蒸殯也。問於卿受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音甫。慎。音引。今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以爲葬。但傳引棺以葬。故云其引也。蓋殯也。卿受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問卿受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母棺合葬於防。鄭氏曰。慎。音引。引。引。傳。引。棺。以。葬。引。傳。棺。以。葬。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方氏曰。衛。西。達。之。道。也。山。陰。陸氏。遺。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用。慎。有。如。非。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非。也。其。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蓋。曰。叔。梁。紇。成。人。葬。從。反。制。無。封。議。葬。後。人。不。知。下。孫。亦。無。於。前。之。禮。孔子。少。孤。母。既。死。則。不。知。其。父。墓。所。在。矣。殯。者。當。殯。於。家。殯。於。家。則。三。月。之。後。殯。正。葬。既。未。知。父。墓。所。在。則。正。葬。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防。蓋。在。野。則。殯。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人。見。將。極。出。外。皆。出。爲。正。葬。其。禮。又。甚。謹。慎。與。正。葬。同。雖。其。謹。慎。如。此。然。但。是。殯。而。非。葬。也。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訪。求。父。墓。所。在。而。葬。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訪。求。人。皆。不。能。知。故。且。殯。殯。在。後。因。見。卿。受。父。之。母。問。之。方。知。舊。日

與。已。母。爲。殯。用。厚。善。孔。母。葬。夫。之。時。此。母。必。須。送。葬。故。殯。能。知。其。墓。而。以。告。孔子。也。然。問。此。母。之。時。與。殯。已。母。之。時。非。在。一。年。之。內。其。殯。隔。年。歲。之。久。近。不。可。考。慎。字。張。子。陸。氏。讀。如。字。者。是。也。觀。孔子。之。不。知。父。墓。則。知。用。公。制。禮。保。有。封。議。且。設。官。掌。之。子。孫。得。常。展。省。天。婦。又。皆。合。葬。其。說。古。禮。之。簡。質。不。同。矣。此。夫。子。之。所。以。從。則。也。陳。氏。曰。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者。乎。○賦。按。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卿。受。父。之。母。見。五。父。之。衢。之。殯。如。此。其。慎。也。後。而。不。殯。以。待。求。父。墓。而。合。也。此。豈。少。而。無。知。者。之。所。能。母。在。而。不。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與。聖。母。善。其。情。禮。經。皆。然。無。過。于。此。亦。當。則。之。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二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鄭氏曰。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小。高。四尺。蓋。周之制。孔子先反。修墓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也。門人以孔子不聞。三言之。孔氏曰。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王制。高四尺。叔梁紇雖爲大夫。則應公侯伯之大夫。所命與天子中士同。張子曰。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有門人。蓋曰。按舊。防孔子喪母時年十七。合葬於防。必在數年之後。其時孔子已有門人也。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其。中。而。殯。其。上。葬。者。藏。也。使。人。弗。見。而。已。後。世。墳。墓。之。事。始。加。其。加。詳。有。二。厚。葬。也。墓。祭。也。古。人。以。爲

死者魂氣歸于天。而魄歸于地。於人之始死。為之名。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止。之後世始封為墳。既為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因有所不忍。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孔子自以不常居鄉。恐遠而不知葬所。因而識之。孔子之志。本不以封之為當然也。及大門人以墓崩。魯之而後至。孔子以為古者既葬。則去不復脩治。其墓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心亦有所不安。故法然流涕而言之。宋人始厚葬。其君若子。非之。漢明帝始祭其親。蔡邕與之。夫厚葬無益有害。宜為君子所非。若夫蔡邕之見。亦為其心有所不忍。則雖君子有所不能已。見孔子封墓。崇四尺而大言古不脩墓。法然流涕之意。學者可以考焉。張氏敬夫曰。墓祭非古也。禮記則降。精氣在上。故立之主以視。以收其精神之極。而遠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然次之別。則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是則成周之禮。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三

先王亦從而許之。○執按。程子謂孔子先及使弟子治葬。誠恐不至。緩而而墓崩。無論孔門弟子。無未師命而不誠敬者。事者。即聖人至仁至孝。豈肯以寬文大事。委之不慎之弟子。張子謂孔子時年十七。安得有門人。禮經駁難至此已甚。而吳文正公必曲為之護。殊不可解。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方氏曰。不在。顯與而在。蕭蕭之內。此言在不稱徵也。夏禮言能言之。紀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亦皆尚右。微孔子也。嗜學也。尚左復正也。其尚右有陰也。言尚左左陽也。張子曰。拱而尚右。又手

微。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故如此。山陰陸氏曰。三子纖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者。亦有學者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它室。

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字。其妻於衛。母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與廟絕矣。臨川王氏曰。似錄庶氏。則鄭云母姓庶氏。非也。方氏曰。宅室。其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它。○執按。以為出可也。豈有不待習者。而知其偽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曰。鄭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思其失禮。成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喪之禮。如子思之屬。不逾土人。孔氏曰。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故手足形還。美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送不逾土人也。鄭安游氏曰。弗行者。弗能禮行也。嫁母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若時弗可以行。則行之必有所不備。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澄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而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為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為之

禮記集言

檀弓卷下

五

以爲子思習於禮未嘗不備曰吾何樂食焉其
恨久矣昔是不喪者若與子思斯言義字之意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辭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

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降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

汚彼則安能爲彼也喪者是爲白也母不爲彼也妻者

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音

鄭氏曰禮爲出母期父年爲父後者不服所親也
有陸有執是退如禮孔氏曰按喪服出妻之子爲人
親也子思既在子思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

禮記集言

檀弓卷下

六

類孔子答人之問多有似此含蓄不露者子思此答
語意甚似聖人真可爲孔子之孫後○賦按禮記則

降道汚則汚道義也義可厚則厚可降則降不問禮
制之有無也按儀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又曰爲父後

者則不爲出母期先儒謂爲父後則父沒矣父沒主
祭故不爲出母期此則伯鍾父在喪出母爲禮子思

之不喪爲變于禮矣猶意喪服此條乃後儒增入孔
子子思時本無此語然母于天性有不能忍然于其

者伯鍾天資純厚夫子不忍違其志而聽服期蓋以
義起也義可降則降降者不妨降義可降禮者不

妨降然必見道之真如聖人乃能之大賢以下不得
不守其常故子思曰我則不能或曰先王制禮降殺

之宜審之悉矣安得有義外之美曰禮固通也而有
時不盡乎道者緣情也因時也如母喪三年禮教小

功婦服舅姑三年之類不得謂先王之制爲非亦不
得謂後人所變爲不是要辨之于道無悖焉耳然三

世出妻子思母嫁必非
實事先儒言之詳矣

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况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

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則殯封之謂

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胡氏曰

鄭氏曰封築土為墓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夏屋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中旁殺形旁殺力上而長孔子以為刃上雖登狹又易為功故從若斧者焉馬融封係同名焉覆夏之上其肉薄斧形似之也孔氏曰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謂今作孔子墳止用一日之功儉約不似多封者庶幾近行孔子平生之志也新板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於所安板側用繩約之令直立為墳納土於板之中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九

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新所納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起如此其墳成已止已其封也板廣二尺厚三版厚六版而云四尺者旁三漸飲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也故從其後者門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從其後者門人以夫子之志也食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築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以教諸儒也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槨置設披周也設

祭服以綢練設麻夏也

披我切

孔氏曰公西赤以飾棺槨夫子故為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蓋是以素練為棺外亦備草邊置絮恐車中顛倒而以繩左右縛持之此皆周法其延葬車所建黃旗則繪為素牙之飾此則設法又顧盛飾旗之等以素飾於紅首設長導之旌此則夏禮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爾必用

之喪公明

松丹而蟻結于四隅

切

八日亦謂章蟻葬以丹布蓋為禭棺不

嚴之蟻結 文書學於孔子故嚴禮孔氏曰

明是子 又是曾子弟子清謂嚴禮之

大夫以上其形似蟻士則 公明儀尊嚴

故特為禭不得 但似蟻形故云者墓以丹

布為之又於諸 角端蟻好之形交結往來故二

結于四隅 以 諸不異者用皮禮也所以肅

成禮士葬之 山陰陸氏曰丹質之布 謂如

以丹為地長樂 氏日子夏之喪公明儀 志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十

張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孔子之 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氏 變服 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山陰陸氏

曰。三子益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
下。章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證接
鄭氏。二說不同。皆當斷章字為一句。疑未安。而意
記者先記此。則弟子為師之特禮。又記凡為師與朋
友。必服如麻之常。於後以表出不釋經者。少。而特
而非常也。張子說。優張子曰。華於則經出則否。喪常
師之禮也。莊而出。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惟子曰。受祥肉。彈琴
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元。彈琴。子。使其哀已忘。則何必
彈琴。禮曰。所饋祥肉。謂新穀。再春大祥之祭肉也。喪
使孔子自為其衆子。麻。一。後亦不止樂矣。况喪
顏淵如喪子。而無服者乎。顏淵之死。已而。孔子每
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
食此祥肉之先。人一。係。以為孔子不彈琴。故其面後食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士

顏淵之祥肉。故見。鄭氏云。顏氏以散哀釋之。其實
孔子不為散。而為祥也。祥。子。於是。○就按聖人之
丁。子。所。出。則。并。濟。天下。處。而。後。道。後。世。者。也。自
顏子死。吾道。事。矣。聖人。固。饋。祥。肉。而。感。動。于。中。入。而
彈琴。所以。為。夏。禮。而。歌。在。衛。學。祭。也。
而後食者。不忍進食也。并。必。合。琴。而。即。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離之矣。遂命覆醢。

使色

鄭氏曰。殿中庭也。與。失。師。制。之。也。拜。弔。者。為。之。主
也。使者。自。衛。未。赴。者。故。謂。之。意。也。時。衛。世。子。則。贈
九。不。忍。山。陰。氏。曰。以。師。友。之。間。應。之。也。禮。曰
之內。故。離。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氏。曰。哭。於。中
觀。之。知。子。也。有人。弔。而。太。子。拜。之。自。視。知。父
也。遂。命。覆。醢。有。非。不。忍。食。之。又。當。忍。見。之。也。

右記師弟子相為之事凡四節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孔氏曰。宿草。一年。謂陳根。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
乃不哭也。張氏云。謂於一期之內。如朋友之喪。或
經。朋友之。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若。一。期。之
外。則不哭也。○就按有宿草不哭。謂一期之外。不復
哭也。若。始。聞。友。死。畢。在。數。年。之。後。有。不。哭。者。乎。或。謂
小功不稅。何。見。朋友。曰。哭。非。稅
也。彼。小。功。不。稅。能。無。哭。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齊衰

鄭氏曰。於朋友哀。若。其。而。在。哭。之。非。不。凡。聖。人。以
其。無。服。非。之。○就按。非。也。身。喪。而。哭。之。非。不。之。也。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主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子。子之無罪也。曾

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

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喪。則。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

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

過矣。吾離。曾。而。索。居。亦。已。久。矣。

喪其子。喪爾親。喪爾子。

去聲。女。音。汝。與。音。余。

張子曰。疑。汝。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使夫
子。無。以。異。於。子。真。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也。

右記朋友相爲之事凡三節

○賓客至無所館。未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執持謂之實譽者。以爲之主也。此實客之至。爲天子至也。爲子至者。不爲曾僉于子。無所僉。則僉之爲生。館之。死。館不殯之乎。此即論諸朋友既于喪殯之意。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與林魯曰反與於爾大曾子北面而弔

總記簿

樓閣

主

齊氏曰：昔南華之集，則爲不可奪，均於人，猶或出吳於秦，未合也。而齊人使事之，若其真有盛孔，而曰：於齊，齊立曾子之門，曾子齊其反哭於曾太舍之處，曾子所以事而南華者，齊太喪，主人西面，其實在門東北面，此所謂同國之是。曾子既齊，其反哭於女校，以同國，實禮北而事齊，故曰：以齊父死，齊立於門側之事。

伯高死於衛。赴於椁。孔子曰。吾惡乎哭諸。見於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絃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綏則已

重。夫由賜也。見於魯。魯公賜氏。遂命于其爲之主。曰。爲

爾哭也來者拜之如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爾音烏來音來

者以其交會尚新也哭兄弟又友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之外本於恩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爲之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兄弟親父大戚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天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希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爾則拜之若與伯高相弔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弔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是於正主益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孟皆指爲廢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

禮記集言

禮記集說

一、

彼之野。蓋謂園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耕殖於農
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如藏也。所
知。謂所識之人。如伯高。謂識伯高者。方氏曰。伯高之
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大疏而過於遠。又
非朋友之分。故於喪則太重而過於隆。其初由子貢
而見孔子。故哭諸子貢之家。且使禹之主之。以明親
之有所由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事切乘馬去羣

鄭氏曰。使者謂賄賂者。攝猶貸也。徒猶空也。道所以
謂思信也。澄曰。帛五匹爲束。馬四匹爲乘。以有失之
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僞不實也。故曰不
誠於伯高。○故我不誠。謂東帛乘馬非本意。所爲務
謂儀不
及物也。

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吐涕切。涕惡並去聲。

見也。夫子謂齊館人思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

一真。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疏瀹。客行無宅。物可以易之者。便筆以往。孔氏曰。若是舊所經。主人當云。是舊主人之屋。今云。主人所置。第令全。

曰者子貢不欲能勝夫子謂既爲出溪宜得虛德遂
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爾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

能比出游爲甚矣又昔律之思不舒以此觀則律
律有疏厚不待我須有贈賄則則師從之思乃是

檀子學士閣

發

常事。顏曰之瓦。必以等與之矣。賈誼書。凡諸安事。為得。故夫子抑之。方氏曰。單居曰。賈賈。時曰。雖此。以馬而曰。賈賈。以馬食賈賈。雖曰。從者。以到物。賈賈。賈賈之。賈賈。有賈賈。事無賈賈。物。賈賈。之。無。從。賈賈。呼。門。人。為。小子。今如。吾意行之。

吾意行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卷然末予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

也 女音如字今音汝
卷音權從去聲

蘇氏曰沐浴也。未料材也。託寄也。謂即木以作書。非關事而適之。件不知也。已盡止也。說氏曰從者。

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衷役俾得以終人事而已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衷

自作此歌也陸氏疑爲古雜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以雜首之庶然與下句執女手之然然女猶嫌如

字。或云音汝。蓋是男女親故聚會。執手相歡也。通鑑
釋首之七文卷與嬌字通用。韓詩云。揖我臂。嬌
我手。通鑑云。嬌。字。與。嬌。字。通。用。韓。詩。云。揖。我。臂。嬌。我。手。

言梓材文采似璽之首。下一句言孔子執斤斧起於人之手。拳拳然而柔弱其說蓋誤。陸氏始爲經首詩

者以有羣首二字也然鄭氏注射義又以所引食羣
侯氏以下八句爲羣首詩而陸亦從之則非矣蓋

禮已愆古

夫

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鄉風之采芣詩體相類風詩體也齊詩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車攻人雅之行露詩體相類雅詩體也今陸氏以羣首爲篇首之詞而孫侯氏爲其篇中之詞而各體不同惡可合爲一篇哉是不識風詩雅詩體製之異也後之讀者詳之射禮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羣首爲節卿大夫以不羣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所用四詩其三者皆各名南國風篇中獨羣首一詩逸然亦當是名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雉鳴侯氏爲羣首詩非也疑原樂所歌二句卽是其章且

右記知舊相爲之事凡六節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譴。有諸仲尼。固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謹喜悅也。言乃言悅。則長臣望其言久。延
氏曰。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字相近。義兩通。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請申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之公切
齊魯公卿
禮記集說卷十四

右記天子諸侯親喪之事凡二節

莊公之喪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請申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之公切
齊魯公卿
禮記集說卷十四

右記天子諸侯親喪之事凡二節

莊公之喪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禮記集說卷十四

公叔文子卒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仲曰日月有時將非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仲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

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孔氏曰衛康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當當生之曰若

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諡為之作諡易其名按諡

法氏曰諡者行之迹有跡稱言有數也無因有難諡

公二十年諡殺衛侯之兄棄也方氏曰班制古所

有文子仲修其班制諡言上下之次前言多少之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知悼子卒木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賁自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賁入寢歷階而升酌曰

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曠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

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詭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爲一飲一食言謂貪飲食忘君之疾言近臣當見君
疾也防禁放恣也平公聞之則服賜果也魯康公
得於君時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畢獻其君也
此得遂因杜預名謂之杜預杜預或作所則治日
與知防言與知防開非禮之事長樂陳氏曰先王制
爲喪臣之禮於服則哀於祭則樂於樂則樂則樂
與欲往也莫不盡禮悼于未葬平公飲酒設鐘可乎
此杜預所以識也非杜預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
彰杜預之善於後世矣

右記君爲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
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就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羣

扶服救之雖微旨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服音曰次

孔氏曰介夫匹庶之人子罕聞之即相以責哭也感
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
引詩厥哀凡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
之孔子與之哀是也言雖非晉天下更有善於晉者
誰能當之禮曰晉人之視宋者以爲不可伐雖非晉
人其誰以爲可伐乎故曰天下其孰能當之言誰敢
與之敵也孔子嘗云仁不可爲衆子罕蓋亦一事之
仁歟山林葉氏曰介夫至處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
視之不敵伐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之

○哀公使人弔晉尚遇諸道辟於路遺宮而受弔焉晉
子曰貴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

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
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齊苦怪切

切音音獲等發外

切音朝直通切
鄭氏曰尚宮地爲官象行中禮於野非魯喪二十
二年亦復襲舊杞植葬還載甲夜入且于之既來即
植也既葬而相送或爲免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
士於市執柩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
弔諸其室登曰辟於路謂開辟道路而盡爲宮也齊
尚必是其父死於兵間故哀公使人弔而遇諸道與
齊莊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同君不待其妻至家而急
弔之者以其爲國事而死也故會于但責其尚不能
如杞梁妻之不受弔而不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美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爲死也不可我
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晉人欲勿錡重汪
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錡也
不亦可乎

鄭氏曰遇見也保縣邑小城見走辟齊師將入保而

罷休加其杖頭上兩手據之而休息于道者便之病
謂錡備役任之重而時賦稅於子謂卿大夫將取稅
而後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勇人恥之故敢齊師
鄭里也重言當作重重水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齊師
敗死齊地孔氏曰按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
郎夏公十一年齊國書師伐我春秋直云戰于郎
此以爲戰于郎者郎是鄭國近邑也昭公二十二年
齊人此作禺人者禺與錡相近聲轉字異也禺人見
國人走避齊師而言上以備役使人雖疾困以賦稅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投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責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諒之士之有諒，自此始也。卷去聲

類切緩息佳切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毛

鄭氏曰戰東丘在魯莊公八年夏縣上皆氏也右諸
車有勇力者爲之馬驚奔失列或車之破曰佐段
乘公也宋之劉言微也上下國無勇也宋人善馬者
白肉服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
其壯敵之功士有謀也此始記處失所由來也遷曰
詠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也
也鄭注每解詠爲誄非也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
在右莊公未上宋縣記稱縣死而不言上死何耶
莊公之未上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卽
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
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
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
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謀始述其
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腹而無錯字按乘
是馬驚腹無敗績之事當時正

○邪妻復之以矢蓋自賊於升陞始也魯婦人之慳而

爭也。自敗於臺始也。音形臺始上音胡下音臺

鄭氏曰戰于升陘。常倍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和師。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鰭。晉襄公四
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鰭。時家家
有喪。璧而相弔。去靈。靈輸曰璧。鰭婦人弔服。大夫之
妻錫。莫士之妻則定。襄與晉吉。葬無首。素總。孔氏曰。
喪之以矢者。時邪人志在勝敵。矢者心之所好。故用
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唯死者招魂。鄭兼言傷者。因
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
致死。復有可生之理。則用矢招魂也。按士喪禮。棺
終幅。長六尺。所以縮髮凶事去之。但露紼而已。方氏
曰。矢以施於明。其以施於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蓋
以施於喪。非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喪而已。升陘之
野。戰以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然鄉姜因之而弗改。
則非矢。蓋歸之敗。以家各有喪。故璧而弔。感晉婦人
因之而弗改。則非矢。

禮記纂言

檀弓第十四

天

右記士庶國殤喪之事凡五節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飲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

鄭氏曰。賓主享祭主敬。凡氏曰。典禮有餘。謂明昏衣食之節。多也。祭禮有餘。謂祖豆牲牢之屬多也。禮曰。

哀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雖有本有文。本則為真。禮則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禮世教之辭。蓋本與文兩相得者。為禮者也。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三日。杖而後能起。

致丘致切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喪禮之制。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息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解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以親之思為同。極吾之情為無窮。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已不可得在人不可堪。是故天下之人而溺於孝

禮記集解

檀弓卷十四下

蓋

也。此子思所以不為曾子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使而飾之。光七日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蓋音

鄭氏曰。子春勉強過禮。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而不以為非。非勉強故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夫音

鄭氏曰。孺子泣。言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為繼。謂失禮之中。孔氏曰。聖人制禮。使人可得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則豈可過其使。使人不可得。為哭踊之節。中則哭。父母有常聲。上曾子曰。中路見失其母。何常聲之有。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志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哭飲之後。可以禮制。其

哭踊有節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去上

孔氏曰。有子言久欲去此喪禮之踊。而但如小兒之戲。是矣。孝子之情在於此。其是也。何須為哭踊之節乎。鄭氏曰。喪之踊。猶痛子之喪。慕微情。謂節哭踊。故與物。謂與物。直情徑行者。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禮道曰。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其節。文也。有子蓋以此人之哀慕如孺子。孝子之哀哭而踊。則情與哀情之真。如其情可也。禮家乃於哭踊

禮記集解

檀弓卷十四下

雷

之時為之。節節以分其哀情。予獨不曉。解此意。蓋謂云爾也。如謂曉解喪之則謂喪禮之踊。有子實厚而禮學。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也。微情。微也。故對事。故之故。謂有形跡可見也。與起也。物謂所行之事。野者常過於禮。則為之限。節以減其哀。親之。情。不肖者常不及於禮。則示之形。而提易之。謂過而不為之限。節以減其哀。之。傳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主毀誠。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與起之。傳直伸其情。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執持情在於斯。其是也。夫謂情所到處。但如其量而為之。則無不是矣。何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味與舞同。猶為舞。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舊本猶斯舞之下有

所加正个剛大辟匹亦切

禮記纂言

欽定四庫全書

聖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曰。上世以邇。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意爲路以載尸。交切。襲音拂。爲使云。僞。以下同。逮幸之去聲。食音嗣。舍音捨。

此示上文以故。陳物而廣言之。斯倍之矣。以上四句。言人身所有之事。有如此者。是故置發金以下九句。言以禮制其事也。人死。謂其形不活動。而四遠也。以其四遠。則視之異於生者。惡之。謂懼於親近。不受惡之也。無能。謂其神不主宰。而無復能有知覺也。以其無知覺。則待之異於有能者。倍之。謂怠於追報。不舊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皆也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

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顧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顧音懇

孔氏曰。禮。席以上。不杖。恭以下。先拜而後齎。杖。期以上。斷。哀以下。先齎額而後拜。拜者。主人孝子。并賓也。齎額者。病地無容也。拜是為賓。齎額為己。先賓後己。粗然而齎。斥也。煩。蠲。隱之至也。為親痛深貌。長樂陳氏曰。拜而後齎額。先致敬意。齎額而後拜。先致安也。禮廢。茲久。天下不知先齎額之為重。而或以拜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奉為禮。孔子救用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蓋曰。則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空。但與膝生。荀子所謂平首曰拜是也。則官謂之容首。尚書謂之拜首。與凡經傳記事。言拜字者。皆

拜

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日頓首先
兩膝著地大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此拜之
加重者也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
至也也在手之前首下膝高如也之頭低尾昂焉子
所謂下首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
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此之頓首其
首頓于地而下首特於稽首言之稽頓即其頓首
以耳為四禮最易者為頓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
再拜者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
稽頓凡拜中此名吉拜無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
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稽頓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四
拜重喪之拜用此此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黃夫子
正之曰三年之喪皆從其重者皆從二字與
論語所言之皆從下者從別者從先進意則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禮記纂言

檀弓卷十四下

尋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慟貌方氏曰皇皇言心
無所依望望言有所致其反而息言非反而止於
是為其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
口說之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
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
不能及故皇皇焉既葬謂迎棺而反在路之時其開
棺之如親已還反至家已而追逐不及力已疲
憊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慨然不安之其故曰
皇皇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前章云
始死充充如有親既殯皇皇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從而弗及與此語意互相足也○就按如不
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即下章其反如疑意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
也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

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送葬者子送其親就葬也其謂孝子孝子之往也送
親之形而往葬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從舉喪不忍
其去也孝子之反也理親之伸而反疑者不齊神來
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鄭氏曰墓謂小兒隨父母時
呼疑者其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連疾也夫子蓋謂
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氏曰疑則彷彿不進子貢意
葬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
彼是痛切之木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
不許盧慶胡氏曰善者善其哀慕山陸陸氏曰我未
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為之舉相類而意差後○就
按所以如疑者正為欲速反而虞也○就
之所為歟臨臨也臨非速反虞則亦可以從容
服慟然視成殯何如疑之有故孔子不言速虞之兆
第曰小

禮記纂言

檀弓卷十四下

秉

○高子卑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

登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于鼻
當不哭時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
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
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上繫泣血下連未嘗見齒
意貫上下言其三年之內
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
外也琴以手笙以氣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鼓素
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
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五日成者樂由之
一終者曲調之祥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
以彈琴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下終一曲而又廢也

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改集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議其早也。既祥自縗無絢，猶冠素也。方氏曰：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纓之飾，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禮如之何？曰：既祥既祥之禮如之何？曰：用素。有子門高第，而失禮者，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山爾責於人終無已。大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曰：山爾責於

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夫音扶

孔子曰：子路善哉。有惡學者致惑。待子路出更以正理言之。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日月哉。但踰後

禮記集言

檀弓卷四下

義

月即善。長樂陳氏曰：祥日鼓琴不為非，而歌為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張子曰：又多乎哉，言不多也。所去無幾，踰月則善也。○執事子魯人者，子其去也。未幾愈于世人之不待祥而歌也。

○孟獻子禫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此

孔氏曰：依禮，禫祭後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日乃作樂。依禮，禫祭後吉祭，如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不作樂。未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禫而猶省樂而不作，可以御人而不入殿，雖於禮是常，而特異於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放過也。子張既除

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

禮記集言

檀弓卷四下

義

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三子之除喪，孔子各與之琴也。既祥而和之，謂調絃。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子夏之情未忘，故調琴之絃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絃畢，彈之不能而和。起以為哀情未忘，故調琴之絃，其絃即調絃畢，彈之終曲而後起。以為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為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勉而至此。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孔氏曰：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衍而而樂。則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是當以彼為正。蓋子夏喪畢，無異與。

禮記集言

檀弓卷四下

義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問之，遂除之。此

澄曰：此一節不入孔氏喪葬章內者，以其與下文子路不除婦喪為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邪？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虞氏曰：子路嫁姊妹無主，使猶可得反屬。雖已寡兄弟，亦有中其本服之理。故於除也。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依中房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如服姊喪，則姊已出嫁，非在室也。蓋曰：行道，猶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是。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虞安葬，曰：天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有親也
徒猶安也始者主於敬孔氏曰若有君事大國則不
得哭墓故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適墓謂主家墳墓
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主主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宅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方氏曰行故曰贈
居故曰虞哭墓展墓所以存愛行者之處也式墓下
展者之禮也

鄭氏曰。桓司馬。梁向戎之驍。名顯庸者也。有子。傳之于子仲孫。蓋嘗失位去國。得反。義其貧。求職於君。桓曰。夫子達貧達恥之言。雖貧子與子游俱富聞之。然曾子之所聞者。界于游之所聞者。誣。曾子不知大者爲而言。而子游知之。曾子以有子有爲而言。之言告子游。而子游欺服。有子能得夫子之志。故謂其言之似夫子也。自猶獨也。天子至于庶人。皆是冰炭。應其易朽腐。而獨自爲不朽也。二年而不腐者。其之難。費財多也。愈猶云。勝也。反言去聞。今復疑也。是戰寶而朝者。蓋前時委棄家財而安。亦外能可寶用。

今再反國。然其前事。故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見車上。亦載寶貨。僅被若放逐。而此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貨謂財貨也。桓桓之國。以石為梓也。恐身死之後。速朽腐。大夫以其欲不朽。而修飾其財。若是不如不為。彼之腐。而寧死後速朽腐者。之勝於後也。故叔之常以寶貨隨身也。恐位喪之後。速貧乏。大夫以其欲不貧。而殉貨。然若是不如不為。彼之貧。而寧死後速貧者。之勝於後也。日不如日食。與已。夫以大夫之所不許。遂執以為大夫之正言。宜有子之不以為然也。此二語不同。時聞者。聯此前後。則加以欲字。失大夫之意矣。曾子亦隨衆所聞。而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稱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曾子因子游之言。而知夫子之言。果有為。是以子游之言。存於有子。嘉其所見之是也。又問有子何以能知夫子不欲速貧速朽之意。有子遂言夫子為中都宰時。為民定制。庶人棺厚四寸。外梓加厚一寸。使民送死無憾。則非墨氏之薄矣。雖然。為梓者。也。將往。應是昭王聘時。先使子夏往。再使冉有往。意欲仕楚得祿。則非隱者之窮居。安然。甘受貧困者也。蓋聖人之道。依乎中庸。以石為梓。唯恐速朽者。固未。棺三寸。而無槨。不恤其朽者。亦非於。如。實者。固非。避世終身而無嫌。不恤其貧者。亦非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禮曰。恭。在貌。敬在心。凡貌恭。必敬。心敬。則貌必恭。二者一有。則俱有。晏子。有恭。敬。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為知禮也。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造車七乘。大夫五個。造車五乘。晏子焉知禮。並去。罕焉。於。度切。

鄭氏曰。言其大儉。通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之。則。不。留。賓。客。有。事。也。孔氏曰。狐裘。貴。輕。新。而。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造。車。五。乘。而。唯。用。一。乘。以。葬。故。鄭。云。大。儉。通。下。也。大。儉。解。三。十。年。一。裘。通。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使。無。足。通。下。也。及。墓。前。葬。時。也。按。士。為。方。室。主。人。哭。踊。奠。用。何。等。拜。稽。頭。如。初。卒。親。拜。賓。賓。出。則。拜。送。葬。器。與。葬。者。重。如。實。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席。抗。木。實。土。主。人。拜。卿。人。乃。反。哭。今。晏。子。既。之。則。拜。稽。頭。而。不。復。拜。賓。送。賓。賓。客。盡。去。故。鄭。云。不。留。賓。客。有。事。也。有。子。更。舉。因。若。人。大。正。禮。以。證。晏。子。大。禮。所。包。往。體。士。少。半。包。三。個。包。拜。稽。頭。左。折。取。下。體。前。折。取。背。體。後。折。取。體。外。取。三。體。少。半。則。六。體。分。為。三。個。一。個。有。二。體。大。夫。以。上。用。大。半。凡。九。體。大。夫。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三。十。段。凡。九。包。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取。三。體。其。肉。少。晏。子。不。從。禮。教。故。云。焉。知。禮。也。淫。口。非。禮。以。道。車。一。乘。及。墓。而。反。為。二。事。其。解。及。墓。而。反。費。辭。而。不。明。義。詳。入。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儉。於。身。也。道。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也。及。墓。而。反。哭。墓。謂。但。以。道。車。一。乘。及。於。墓。所。葬。之。墓。中。而。造。反。哭。也。禮。於。墓。後。辭。親。拜。賓。竟。始。葬。器。葬。器。實。土。竟。始。反。哭。哭。大。夫。造。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今。晏。子。止。川。道。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實。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

而謂之知禮。有于言禮之文。故以其倫。
下字。謂之知禮。有于言禮之文。故以其倫。

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時之是也。長樂陳氏曰。國奢則示以儉者。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也。國儉則示以禮者。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也。禮曰。國無道則上自君身。下至民俗。皆驕奢淫亂也。奢滿也。謂於禮之當然。有亦滅殺而不使得益滿如正禮也。有子証晏子之儉。為不知禮。故曾子言君子處無道之國。以一身自處。於禮而不能隨時之弊為耻也。齊國素奢。奢者於禮有過無不及。則君子躬行率先。示以不及乎禮之儉。儉者非禮之正。始時而已。若國俗素儉者。於禮無過有不及。則當躬行於先。示以正合乎中之禮。禮者得禮之正。無過無不及者也。前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當也。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哭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焉。高大美言衆多。心誠其者也。諸大此者。祭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後復復為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亦當為原。蓋字之說。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晉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張老初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為獻焉。非或道武。讀獻文。
爾當考。

○趙文子與叔舉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舉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首。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叔舉。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作是也。陽處父。義公之太傅。并殖。專也。植。或為特。剛而專。已為參。射姑所殺。沒終也。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投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武子。十會也。食邑於隨。字季。孔氏曰。羊舌。已名晉公族。為大夫。生職。職生叔向。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歸。按左傳。文五年。葬驪姜。陽處父及還而還其妻。之。康曰。夫子問文六年。晉惠子與侯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惠子為中軍。以趙盾為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幸

為將。狐射姑。始為佐。狐射姑之。便。勸。勸。居。勸。勸。父并。謂升宅事以為己有。專權也。植。剛也。文子言處父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禍害。不得以理終。及其身。是無知以勝身。遠害也。僖五年。文公辟驪姜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投公子曰。臣負君。從君。至於天下。臣之罪甚多。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諸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君求利。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利其君。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謂保全父母遺體。凡入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友。左傳。襄二十七年。蒍穀於之。德。謂大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襄俱迎公子。雍在秦。二年。不見先襄。後十會還晉。遂不見先襄。而歸。是遺其友也。而云不遺者。彼共先襄也。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

也。晉曰。孔疏以士會不見先義為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一事。蓋晉使先義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秦若怒晉而怨其使。則二人俱不免於罪。幸秦釋寬容之。僖士會教見先義。似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會還晉。若見先義。秦必疑先義與知士會通歸之情。亦將累及先義。故還晉亦不見之也。蓋惟恐因已之見。使秦疑之。而或受禍也。并桓二字未詳。結從鄭注。并猶兼也。如子路之兼人。補謂剛直延立。如木之植。固節作廉直。疑是字。蓋廉字缺損。補從直字增多也。其勇犯之上。無以自。自文。記者記文子與叔譽之言。而特以晉人謂文子知人一句。結之於後也。方氏曰。武子有利。又有不遺友之知。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知。仁。與乎勇犯矣。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聖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

其子焉。音升。明如悅切。屬音屬。

方氏曰。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弱也。晉曰。言文子

身形雖不強壯。口語雖不敏給。而其行之善如此。所

舉於司管管庫藏之殷人。并為大夫。上而有案者。七

十有餘。謂衆多也。人有才能。雖賤必舉。此其利君

之忠也。生則於利無所欲。死則於子無所私。此其謀

身之介也。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

子。以終上文之意。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于隨會。故

所舉止于晉國。止于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于

已矣。

我其已夫。扶。夫音扶。

鄭氏曰。樂會學也。諸侯而用會樂。尊卑之義。賢也。不可者。諸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與魯者。一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強發賢也。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問謂使人以物往道之。而因致所欲言也。

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

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

不解乎。魚切。

禮記纂言

檀弓卷下

聖

鄭氏曰。墟墓無後之地。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

見非敬之處。則非敬。非必有使之者。蓋曰。此信此敬

民心固有。一有所感發。則其心油然而生。民心之信

敬。若心所同然也。虞夏之君。亦惟盡其信敬之道。於

己。以感發其民。而民自與信與敬。不待施教令也。誓

者。戒衆之辭。會者。聚衆之事。凡戒衆者。必會衆之。凡

聚會者。必誓戒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相能

能使之合。而民心離。故曰。唯周人之會。蓋欲於會之

之誓。而曉喻勸勵之也。反不能使之合。而民心離。故

曰。以此見殷周之言教。不如虞夏之身先也。然此

特殷周末世所為。爾如湯之誓。武王之會。民豈不呼

而信者哉。苟猶云若也。禮義之盛。謂敬也。忠信之誠

謂信也。人君若無此心。以臨衆。其民而感發之。雖欲

以誓會丁寧之言教。堅固而結之。使不解散。而時時

教之本。而徒待言教之末。民其有不解散而時時

乎。

或早。彭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厄而
笑。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
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
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
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縣音玄，暴步卜切，厄音光切，與音余，為去聲。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厄者，而祭天。謂天東而雨之，奚
若何如也。創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巫主接神，亦說
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則巫
女巫早曉則舞雲已，則甚也。徙市者，庶人之喪，則今
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喪孔氏曰：已疏言甚疏遠於求
雨之道理。天子諸侯之喪，必為市者，以庶人憂戚無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禮

復求見財利，要須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
內而為巷市。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山陰陸
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早也，
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實
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雲雩，以
雩，璧黃諸已者，本也。求諸神者，則以為文而已。公
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厄與巫，豈不惑哉。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攜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
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
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
為食而食，奉食也。音余。爾奉芳房切，與音余。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褻褻也。飲食，力德不能
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聞而呼之，非敬辭，
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氏曰：與，
助。助，助見餓者困乏而呼之來食。餓者聞其嗟已
無敬之心，於是發怒，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
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視之，豈從逐
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言餓者無如是
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
可反趨而食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
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蓋以哀亂之世，君昏
政暴，災疹薦至，賢者不樂其生，於世故謂云：知我如
此，不如無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豈若不屈其
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乎古乎？不然，作記之
人，徒何而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獨
幸苟生之人，有肩詭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
所愧耻，豈不盛哉。陳氏曰：今人之急於祿食，嗟
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矣。方氏曰：餓
言，故餓言人。證曰：為食，奉食。食飯也。目不剪之，猶

禮記集言

檀弓卷十四下

禮

下從目，貿易財貨之實。下從具，此實其同祭之字。
通川：嗟者，聞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
之中，餓者之操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于射，諸射之，斃一人，報
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
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
射食亦切，朝音潮，與音余。
鄭氏曰：工尹，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魯昭八年，楚
師滅陳，陳之困，號焉。至十二年，楚子使高侯潘子司
馬督尹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
亡，不忍傷人棄疾以王事勸之，斃什也。陳，朝也。報，弓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大宰嚭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是音旋。大音扶。嚭音彼。切與音余。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鄭無弑逆之事故解
定公以爲非常而驚也鄭氏曰臣弑君子弑父諸臣
子孫皆得殺之雖凡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凡在官者
言諸臣凡在官者言子孫猶是聚木之名洿其宮而
積焉謂掘其官使木聚積也澄曰凡在官凡在官而
被弑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故
謂縱之逸去也弑君弑父之賊凡在官在官者當即
時殺之不可緩謀逸賊故曰無赦無赦謂毋令緩逸
也宋萬弑閔公榘令出奔陳君子以爲宋無臣子也
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生弑君之果果是逆賊
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一官之
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同

此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

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

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苦尸沾切枕去聲朝音

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

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人也弗與共天下與弗共

武天同義市朝非戰鬪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

鬪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用其恩之至重故報讎之

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亦與之相

遇也衛君命而使遇之不鬪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

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音許六切為云為

鄭氏曰前所守封當為多陷謂沒於土方氏曰家

體皆不欲沒於土也家語言仲尼將行而無蓋以貧故

無蓋也石林葉氏曰惟蓋近於身以障蔽者也犬

○路馬死理之以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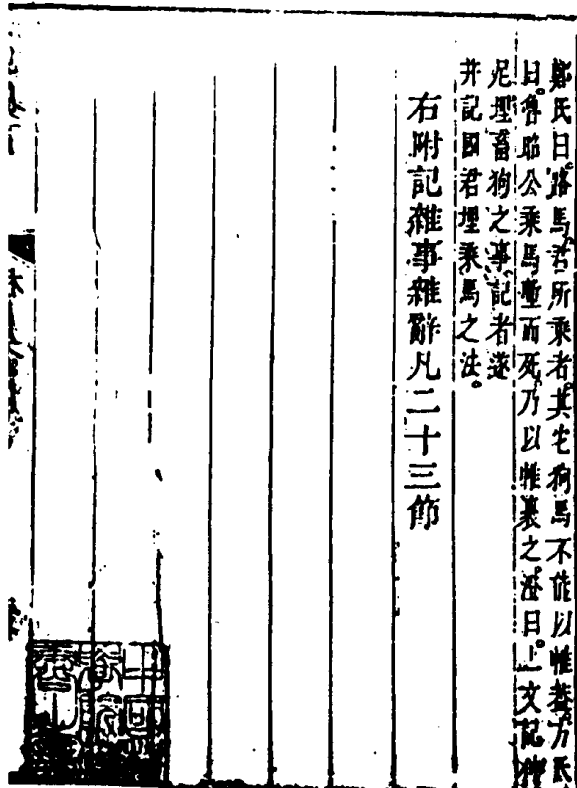
鄭氏曰路馬若所乘者其生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

曰魯昭公乘馬墮而死乃以帷裹之蓋曰上文記

尼理畜狗之事記者遂

并記國君理乘馬之法

右附記雜事雜辭凡二十三節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熹

曾子問第十五

此篇曾子問曰三十人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
故篇曾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
者一子夏問者一記人自記者一冠四十一章
應氏曰曾子以爲惡辟王之安而爲潛心守約
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
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平旁搜博
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
所防慮如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
而無窮其或講明之不清而釋然通之則其處
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
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意
故似異而可廢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義悉
盡其見

禮記纂言

曾子問卷五

又似難而不足憂夫子雖事制節而決其義是
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常
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
後其精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答答若無而
盡其見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見執束帛升自西階盡

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

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

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太祝音泰神舞支切

鄭氏曰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於西階南變於朝金
哭位也神見者後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屬

也神見也。祭服也。上服。卿大夫。大祝禱見。則大夫
之氏也。凡葬於殯。東。明。祭。也。衆主人。君之配。也。
中。婦人也。反位。及朝夕哭。也。子。年。祭。也。東。而。下。
之。清。間。孔。氏。曰。此。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而。下。
則。不。告。西。近。殯。位。而。下。也。卿。大。夫。等。皆。未。殯。而。下。
北。面。大。祝。禱。見。明。卿。大。夫。等。不。得。見。也。東。帛。下。告。
兩。也。鬼。神。以。丈。入。尺。爲。端。五。兩。三。丈。二。端。也。室。下。告。
則。大。遠。故。升。西。階。盡。等。級。不。升。堂。告。殯。也。東。帛。下。告。
升。堂。奠。所。仇。之。幣。于。殯。東。几。上。是。哭。哭。而。降。
階。君。之。親。及。諸。臣。及。婦。人。皆。哭。不。踊。反。哭。位。於。位。不
更。哭。遂。行。朝。奠。奠。訖。小。宰。乃。升。舉。幣。而。下。○。執。按
祝。辭。三。註。謂。噫。欲。疏。謂。祭。神。之。所。饗。爲。欲。思。意。意
如。今。祭。文。曰。嗚。呼。欲。如。云。尚。饗。在。求。神。之。詞。必。三。者。
求。之。迫。切。也。儀。禮。既。夕。士。虞。皆。然。惟。虞。祭。闕。門。啓。門
義。不。可。曉。若。後。世。以。噫。欲。爲。噫。聲。用。於。吉。祭。不。知。何
義。一。按。祭。禮。曾。子。問。以。成。論。噫。欲。闕。門。啓。門
之。義。今。讀。曾。子。問。極。前。見。之。未。當。也。

禮記纂言

曾子問卷五

二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

禱見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退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

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大宗音泰少去聲奉芳勇切從才用切見賢通切

鄭氏曰三日自子日也如初位初告生時也宰宗人

諸贊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臨奠杖奠子殯也奠者

謂朝奠孔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
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哭
主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士負之適
之而已子未見君三月爲名之時始見之也今既

禮記集言

曾子問卷五

三

喪禮者。於賓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時。用今禮。殺後不用也。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祭之官。初不拜見。今為奉子。故服神。故服神。是祭服。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記不云升堂。文不具。蓋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着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謂侯五日而殯。殯而咸服。或三日而殯。喪者。喪止在殯。與於未殯也。說主喪神。故先運少師奉子。大從祀也。大宰。大宗為諸告。君事。故大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東主人及諸臣。至已先列位。而哭。今宰祝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前告是初生時。哀甚。故祝升階則命止哭。今三日哀已殺。故故子入門乃哭止也。宰宗人。大宰。大宗也。祝先子從者。從吉祭之。祝特牲。少年。皆祝前主人後。若四祭。則主人前祝在後。士與祝是也。今此亦四祭。而祝在先者。以告神故也。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舉而不言也。項以東為前。項前則當項之東。相南北面。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項之東南。而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謂五祀。廟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故越祝。殺告之。孔氏曰。於內則左傳皆三月乃名。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者。以喪事促速。於禮簡也。見殯之時。既以名告。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孔氏曰。禰。父殯宮之主也。葬後。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新神事之也。大宰。大宗從大祝。三人告。不云禰主。葬時。禰主已升。祭焉。至于葬竟。又服受服。與之大事。便畢。故于生。則禰主不復與。率臣列位。而

禮記集言

曾子問卷五

四

下。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禰見而告。禰宮之主也。不云禰見。不言制。禰者。未葬尚禰見。凡告。禰制。等。不言自可知也。三人。側升階。故不言。蓋禰不升堂。不言某之子。生。故告者。亦自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三日不見。三月乃見。因見乃名于禰。凡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家經自依常禮。名於禰。亦命祝史徧告。前不云祝。祝宗。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鄭氏曰。葬後三月。於禰已禰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故亦告社稷。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梓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梓。柩也。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梓。其餘可死乃具也。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具也。孔氏曰。出。謂會也。三年之備。謂未余之喪。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天子。梓內有水。見諸公。梓內有兒。諸侯。梓內

身也其除神外屬與大棺等死後乃具。故按一之。備寒暑涼燠之所也。至三年則人壽不可必矣。故葬焉。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升經疏衰非杖入白闕升自西階。

鄭氏曰共殯服者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纁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水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子麻升經疏衰非杖者惟未安未忍成服於外也麻升經者布升而加環經也布升如爵者於生也升自西階亦其生也所設宗廟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殯殯既訖而設宗廟宮門西也於此入殯時所著之服麻升經布升也疏衰非杖也非杖者主人從在殯未忍成服唯當著布升也

禮記集說

會同卷五

五

殯既身著齊衰足著屨屬士屬麻杖同時今未成服而杖為己病也入宮之時設於宮門西邊牆而入升堂之時以經從外來創賓客就客位升階也於此正經束小斂後夾於堂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鄭氏曰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親未在家不忍異生時入升如常孔氏曰此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子首不麻升身不麻疏衰唯首若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上殿小斂主人揖髮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其柩入之時自門不自阼升自阼階不由西階猶如生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孔氏曰言上文從權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無君中之異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為云為則使色事切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公館者今縣官官也公所為若所命使舍己者孔氏曰卿大夫士之家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公家所造之館與及及公命所使停舍之處若所命停舍者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公命故亦謂之公館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見而出祀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

禮記集說

會同卷五

六

之朝音朝仕

鄭氏曰祖廟皆莫幣以告之告莫互文也祝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辨見為將廟受也禮者公家侯伯諸子男義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與事者命者勅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通也聘禮日出祖釋軺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牲幣當為制幣制幣一丈八尺孔氏曰按禮經侯氏神見天子受之於廟諸侯視朝當受視朝本素矣今服祥見者為生朝天子天子將於廟受之禮乃錄敬之以見服祥也天子與天子通莫于廟是一告先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行再告也徧告宗廟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都五大夫故云五官大夫多宗多直云五官者與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禮上奉史故不顯言命卿也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後出告者至行行為先以告廟或還主若久留不去則非禮故以五日為限登日反亦如之謂報告祖廟又命祝史徧告祖廟而入也○就按山川非一處

故待五日而復

諸侯相見必告于禘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孔氏曰諸侯朝服玄纁緇衣素裳諸侯相朝服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受服惟行臨朝聽事之服庶氏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出不云告祖或謂近變其常禮與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不殊也○祇按出不言告祖又不可備也前所告謂社稷山川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

禮記纂言

會商卷五

七

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踴老聃云齊制告切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羣有凶事者衆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衆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藏諸神者也踴止行者孔氏曰凡祭祝皆奉主下路齊車則一尊乘金路也方氏曰行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

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也廟是與去其國廟無主者示神人休戚同也祫祭時亦廟無主者以今食示反本也非是則廟主其可虛乎設曰遷廟主謂諸廟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遷廟之上最尊者也若將出行時備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祇之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則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欽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禮記纂言

會商卷五

八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皇氏云有遷主者宜以幣帛告神不勝出行即聖之階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庶氏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諸廟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親幣玉不以出者廟之遷時以此幣行幣玉告於祖禰事畢則埋於道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則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遷日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國未六世者未有當遷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所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言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大廟則告大廟而以幣玉行三世則以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入世者亦未有當遷之廟而無遷主其禮蓋亦如此唯商祖祫周祖禘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行主也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肅禮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皆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禘也

鄭氏曰會子開此經時有之孔子以尊卑中祫禘

上天之靈萬物者唯一曰上帝上之君焉非者唯一王

神嘗之所尊唯一太廟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之

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上所尊之

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曰若王若四

祭之上神皆有一而無二况主喪之孤依神之主

而可二乎此經明孤與上不可有二之義

下文乃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

鄭氏曰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偽

主非也孔氏曰亟數也數舉兵甫伐楚我伐山戎

禮記集言

會同卷五

九

伐自狄也言作假主以行

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

依二孤則莫適為主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設之

哉然魯歷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也若朝服之以編不可以言過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

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與音

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

有國君之子之慈母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保

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若

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母子如是則去親此子如已

親生子事此母如親母蓋重父之命故喪之齊衰三

年也若禮經傳所云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

已無此母矣安服小功章所云為庶母慈母者但名

為庶母慈母已者爾不名為慈母也國君之子之慈母

禮記集言

會同卷五

十

無服內則云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慈

母其次保母子師養三孤之師保母養三孤之保

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養於傳故孔子謂君舍

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

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也下文連

引魯昭公之事孔氏曰士為庶母慈母以慈已加服小

功也士之妻自養其子不得有慈已之庶母慈氏云

士適于無母命妻慈已亦為之小功父卒乃不服者

謂不服小功

仍服慈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

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

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

親冠以表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齊氏曰：良書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天子雖以慈母，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公之言又非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服。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不知何人也。孔氏曰：王所定家法，云孝公有慈母，良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怪也。禮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曰：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冠者，本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喪服記：公子其母練冠麻衣。公子不欲服其母，服於君而不經。故練冠麻衣。天子之庶子為王，不得服其母，故亦冠。彼皆為其親母欲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非欲服而不得服者，故曰非也。一非也。於慈母初死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士

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練冠以表慈母，或亦三月而除。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飲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掘弓所云夏后氏之塋，周也。周人用以葬下殤，周墓也。與與身通，共以手舉之也。棺，尸之也。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斥棺，但以衣飲尸而葬之。尸，柩不用車載，束手昇之。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主

以皆曾子問去。墓園遠者，可知如此。若去墓之遠，則昇尸以往，而不棺，不用車，假若不可，故問曾子。之何？孔子遂引老聃之言，史佚之事，以答曾子。曾子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昇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飲於宮中，棺飲者，謂納之棺中也。棺飲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葬，以表其不昇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曰：豈不可？豈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飲，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飲以衣，又飲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不棺，而別葬於園。今從張子之說，謂家皆以豈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說，謂子以墓是墓之園，則謂我祖草木處，既曰葬，必不別為園。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豈可也。下殤，雖不棺飲於宮中，即葬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孔氏曰：專猶抗也。禮者以木為

十問曰葬引至

百從老

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助葬於悲黨及塋，日有食之，老

聘曰丘止柩就道有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請入朝天子見日而行建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建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

店忠吾聞諸老聃云

鄭氏曰相道也變謂異禮也蓋名也就道右者行也一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謂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夜也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星作止也也

禮記集言

會問卷五

五

也以前人之父母行禮而恐其有患害不為也孔氏曰曾子問葬引至注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柩于且運行乎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禮日食老聃令止左因事交相右今行凶事相左者此際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其不可遲也今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至夜奠如早行至晨其吉辰也老聃言柩見星而行是輕人罪與罪人同病患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方氏曰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時之中有不測之患也旬日食而行則其大出莫宿者乎張子曰家備深恩之通也試按患危也病也病不必即危而幾于危者黑行時恐犯危患而不果患亦幸而免耳故君子不

有記喪之變禮失禮等事凡十章子生有常禮君

變而生則其禮變君薨有常禮在外而薨則其禮變臣之在外而卒亦然孔子言諸侯出一章曾子問師行一章非記喪禮因前章之文而以類附記者有二孤及喪慈母則喪之失禮棺下殯及遺日食又喪之變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通切義居豈切大者

禮記集言

會問卷五

五

鄭氏曰旅衆也人廟始廟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廟方色者東方未青南方未赤西方未白北方未黑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孔氏曰鄭注示奉時事解方色有所討解兵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不知兵之細別也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以日食陰侵陽不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設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節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其具也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故大無此災故不用諸日后之喪謂在前有疾正當諸侯入門之時而前也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失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則大當祭之禮所以除也於其廢也然後師諸侯以救火日有陽之位也馬氏曰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若通也其有不日則若陰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皆冬故書大異人走所以助

陽唯其以陽為不左故滿侯之族見與夫當祭之禮
亦可以存於其廢也然彼神清侯以教日祭者吉事
也朝有盛禮也祭有樂以備神亦有以樂賓有爵以
備主人亦有以相賓客其繁也至于十五飯其飲也
至於無算爵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為是也天子
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教之后
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而當服喪者可以不服
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服見則祭重故服
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雖雨不可廢蓋既陳饌
故既列諸侯相見揖讓而入其雨也可廢矣○執按
大日食喪廢禮宜也則何以廢當葬后時製五瑞畢
東衣去綳裳之章乘綽指勞之度而當服而失客為
乎成禮天子廢禮諸侯廢祭服侍儀客之所關無矣
與其失也何如廢祭服失客所以兩而廢禮之故
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色謂衣色謂侯各以其所屬
衣與兵也

禮記集言

章句卷五

主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
需服失容則廢

孔氏曰大廟君之大廟也非天子大廟也鄭氏曰夫
人君之夫人也此此亦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
崩內則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
而天子崩之內計至或主國君之夫人喪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宜幾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孔氏曰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謂天地之祭舉天地
宗廟之祭以上皆在其中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
此節言既陳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時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當祭而日不迎尸也孔氏曰天子崩后之喪
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此日食大廟火牲至未殺
則廢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殯
或不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接祭也達也達而祭之
不迎尸宗廟迎尸之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廟而行灌
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庭迎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
行朝踐禮設醴醴之則於尸前一也然後退而合豆
更迎尸入坐於奠行饋饗之禮二也此不迎尸者於
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入也郊社不迎尸
亦謂此時能入六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前已殺牲
無灌故也中饋謂為親奠于主乃始迎尸
此後則氏曰接祭謂接行事不徐徐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禮記集言

章句卷五

未

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飯扶晚切

孔氏曰初喪哀戚雖當祭五祀時不得行但五祀外
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既廢其情漸殺而後祭
也喪雖既殯其祭不得純如吉禮處宜降殺俯節也
迎尸入奠之禮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飭其食
使滿常數至十五飯也於時宰殺牲酌酒饋尸尸
受而酢不酢攝主而已者謂雖行此而已不為在後
餘事也大了諸侯祭禮仁儀禮唯大夫士祭禮約之
而大夫士五祀之祭也按上特條饋食禮是延尸于
東面尸而入而酢也飯告飽祝飭尸尸又飯至於
九飯畢上人的酒饋尸尸飲畢爵酢主人主人受酢
飲畢爵酢祝飲畢主人又酌獻牲食此士禮也大
夫少者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則諸侯十三飯天子
十五飯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非禮也

鄭氏曰：莫無尸，莫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此吉禮也。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凶祭小祥以前，莫祭及莫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與於吉禮者，四事莫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莫不致爵，謂致爵於賓，即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孔氏曰：練小祥祭也，莫無尸，莫不致爵，至小祥備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酬酢之事。大祥乃得行酬酢，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畧，於禮未備也。莫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練祭，但得致爵於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得旅酬，孝公不然，亦日非禮。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九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與音預為云

孔氏曰：下云喪祭，謂虞卒哭，此稱饋奠，謂在喪時莫也。曾子之問，謂已有大功，喪可與它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問已有大功，得為大功者饋奠與否。故各云斬衰以下，皆可與於饋奠，所為者斬衰與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參也。曾子不解，謂乃它人饋奠，故更問云：若為它人，不與饋奠已喪，而重它人相為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為它人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主人悲

號思慕，不服執事，故不親奠。大夫之喪，子及家臣皆服斬衰，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不得饋奠，亦亦亦。兄弟以次差之。天子諸侯斬衰者，莫大夫用齊衰，上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若之。莫大夫正齊衰，故兄弟莫，上位卑，不嫌故者，故朋友莫朋友，齊衰也。上之為官，為其長，事服加麻，於莫月朔之奠，既盛也。有性，事未盡，於莫月用人多，朋友不足，則取大功以下小功，繼麻者莫，若又不足，則反取前執事人先之。禮曰：不以之以與。已通本也。下章同。○執服反，更迭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十

鄭氏曰：祭，謂虞卒哭時。孔氏曰：知此祭，謂虞卒哭，非練祥者。以上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猶斬衰與祭也。○執服此章，問答意與上章同。斬衰以下，謂自斬衰迄於齊衰。蓋今天子諸侯大夫士言之，士祭不言何服，家上齊衰，士莫用朋友，此虞卒哭，主人親祭，故兄弟與焉。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與音與

相識有喪，服謂彼人於己為相識，而已有喪服也。喪服，謂總麻之服，不言總麻，而但曰喪服者，凡喪服，自斬衰而重，則總麻為始，自重而輕，則總麻為終。上既謂大功小功，則此所謂云喪服為總麻可知也。鄭氏曰：謂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氏曰：言身有喪服，尚不得自祭，已家祭，則何助於人祭乎？方氏曰：

練者。一卦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衆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期已甚。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訾。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哭邪。以哀生人之親乎。鄭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乃彼哀。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之事無辟，禮當有然。伯禽周公事也。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非費誓急王公伯禽有焉。今以二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無所為。蓋直舍利攻取，言吾不知，是不得為禮也。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猶在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禮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遺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右記喪之祭事從戎等事凡七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禮記集言

曾子問第五

重

孔氏曰：歸殯，父母之喪，反于君所，以殯君。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足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繼，若為禮，故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之喪，不可廢。大夫尊故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若君既殯，君所有殷事，大夫士在君所，在家朝夕之喪，有闕，亦攝行也。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若其歸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末殯君所。若乃還殯父母也。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降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為新之奠也。內子，大大適妻也。兩夫之君既殯，而有

易婦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孔氏曰：君薨後，親死，是君妻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者，若殯既訖，君所無事，故降於父母。恒居於家，君喪在朔月，月半，為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則不往哭君。唯在家治父母喪對言之，則對妻曰：內子，大夫喪，日命婦，故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君既殯後，而內子有舅姑之喪，歸殯於家。君有殷事之時，非但夫往君所，內子亦往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舉此一條，則君既殯，反送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禮記集言

曾子問第五

重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殯服私服也。孔氏曰：歸哭而反，往送君葬，身量而歸。不待君之奠祭，其對與卒哭未加臣往君所與否，若父母之喪，既殯，而有君之喪，則亦在哭於君所。而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開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鄭氏曰：遂，送葬也。封，當為定。子，謂君也。孔氏曰：君葬在路，遣父母喪，遂送葬，既葬而歸，定下棺也。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殯畢，必在于還之後，故知封當為定。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收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定。收服，括髮徒跣而深衣，披上袂，不以私喪也。至墓，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纓，小飲，始殯。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纓者，尋常走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纓。今臣有父母喪，葬在於塗，首七服

見忽聞者或若并義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除喪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漸恩若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蓋子問者孔氏曰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成喪服為重也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使伸兄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又曰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祭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

禮記纂言

曾子問卷五

章

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適于仕宦者主祭事故特除君服行二祥祭若夫于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連于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方氏曰有君喪服於身而不敢私服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思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孔氏曰曾子謂適于除君服乃有殷祭除君服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於禮可也孔子先王制禮過時不追舉非是不能除改也思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重謂春時雖既滿君子履之休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四時之祭適時所以不追者今春雖過明年應復有春故當時所祭過時則不補若適于仕者除君服後祥祭非為

成時是孝子存親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葬於在殯者殯當為奠於賓謂告將葬期也孔氏曰親同者親父母及世叔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母母殯之後至葬母欲出之前唯設母帶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莫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不奠父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重喪所以不奠者恐欲輕喪先葬者速葬葬是喪之大事永無常禮不可以不奠也

禮記纂言

曾子問卷五

章

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擊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父喪在殯為重不敢為母伸哀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者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及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於賓以明日將葬父殯則奠是莫之類故亦先重後輕孔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莫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祭精問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比異日于氏云祭云婦未廟見者不朝廟而葬亦相也虞當異日遷日歸於殯不須改殯為賓告告殯以殯期既降乃遂脩葬事

右記君親二親並喪等事凡五章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神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不弟。父
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
謂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
朱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禮
一爾。父母不在，則稱伯父母。禮不可廢也。伯父母
又不存，則稱叔父母。皆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
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皆見喪。女之父母使人隨，謂
戚婦也。女免喪，婿之父母亦使人隨，其已葬時，亦致

世

命。○賦按男女婚姻。時爲大。禮次之。擇梅之迎吉。畏
強暴也。綢繆之詩曰。見此良人。見此衆者。若謂不圖
今夕得見。出望外也。以是知懲創之患方大耳。況室
家嗣續。所關甚重。年三十二十矣。父母之心。能無汲
汲乎。又或親老待養。并日之供不可缺。女父母老且
死。無功親族可依。必遲之三年。豈徒情有未安。妻
亦有罔不可。不寧惟是。天時人事。常出意外。假而
姻乍起。欲佳薦舉。轉徒流離之不免。相符也。不相
手。順之。爲女計。女之辭。爲誓計也。古人之厚道也。
或曰。納幣矣。因喪而易之。貞婦義夫。當不其然。曰。固
牢而後成妻。期見面後成婦。未親迎。尚未爲夫婦也。
未爲夫婦。何不貞不義之有。曰。律嚴悔婚何也。曰。
後世爲不信者。防古人未嘗有是。女子已嫁。爲其
母降服期。既爲人婦。不得而子之也。若在主則厥
妻。猶然于耳。知喪君子。忍以已喪累人子乎。曰。果爾
何以許而不嫁。曰。不嫁。又何以許爲。曰。不嫁者。禮之
所貴。苟有故。如所謂女無夫。男不能待。強暴之汚。可
處。然則。試使出于意外。則竟嫁矣。許諾者。不欺。然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姐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采

鄭氏曰。布深衣。編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室而父母死。則女反奔父。服墓。孔氏曰。女之嫁。服士。祿大夫。夫妻展衣。鄭氏則謂衣。女在室。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服。深衣。謂衣相連。前後深逢。袖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上束。帶。始死。婦人將斬髮者。去笄而纓。將奔喪者。去笄而纓。至將飲。齊衰婦人。亦去纓。纓。而笄。首不云編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首。笄。衰三年。今旣在室。非復在室。故服墓。但在室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旣在室。故爲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而深衣編總。反而奔喪。○戴義深衣篇。總如死服也。親迎在塗。雖未成昏。已不爲女。而爲婦矣。故改服。赴喪。斬衰三年。旣除而後成昏。若家無無姑。則快喪。月賓。行主婚禮。女父母死。亦服深衣。而纓。而奔喪。齊衰不杖期。除喪而歸。增俟于室。不迎。

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

哭齊音鄭氏曰不謂妻即改服者皆禮重於齊衰以下孔氏曰女既不至婿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男謂婿也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內之女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未位而哭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女謂婿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謂婿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不謂喪即改服者皆禮重於齊衰以下之喪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齊衰大功則行昏禮此鄭氏之說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則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價值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齊衰禮注云不

禮記纂言

元

見喪不改服彼謂不改素冠而著免爾其改吉服而著布深衣素冠者謂不改即改之也黃叔陽曰親迎未至猶未成婚也男始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親迎與廟雖爲輕重有合或昏見舅姑與廟之重則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且除喪不復低則前時今已至終廢見舅姑與廟見之禮也○執按今至哀麻哭踊而婿與婦盛服成位苟有人心笑忍出此改服即位天理人情之正也至除喪不復昏禮所謂改服即位者謂婿與婦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於三月之後若除喪而昏之月即廟見無待三月男婦入門雖未成昏無不見舅姑之禮即男可不見舅姑有期年九月之久婦始屬絕不相見者乎後相見矣能不一拜再拜乎意既殯喪事備矣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尊不事陳設贊罷注言飲食之禮正謂此也若月之儀非謂同室之禮可廢也

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

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復猶舊也過時不祭以重凶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曾子以初昏禮喪不成禮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是奉祀鬼魂皆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而廢輕者可復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思也女服新衰孔氏曰既葬除之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思也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思以齊服齊衰故知女服新衰○執按婦人不出壻而弔人今齊死而弔弔也歟哉婦哭其夫也既服其服而哭之矣是未亡人也既葬可無除乎除而後可謂貞乎在塗爲婦在室爲女雖有吉日尚未爲昏禮也

禮記纂言

手

女死壻弔不失爲厚夫死女弔則古禮之迂而無當者矣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見賢通切

女未廟見歸未三月也廟見之義詳見下章鄭氏曰遷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孔氏曰婦雖死於已家然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祔不遷於廟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弗履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葬葬也○執按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而猶示之未成婦之禮見其不敢自尊也○執按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是也夫既爲服期矣猶以未爲婦而歸

冠禮然則既因表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茲
「冠禮」云若不冠則無別酒禮是古之酒為重酒是
後代之法為輕酌而無酬酢曰醜諸侯大夫此受賜
服而饗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
醉也若其改而更冠應必酌禮以禮之
今既受賜服而來不改冠故不酬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
而后饗冠者

孔氏曰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釋
父及加冠之禮鄭氏曰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愛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出舍於公館吉凶不可以同處也孔氏曰
宿受君命而宿齊衰也祭是吉喪是凶不可同處

禮記集言 會南卷五 堂

以出舍公館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秋按內喪謂
同門正親不以期蓋公尸為重既受命而宿不可以
更宿非齊衰而喪同門正親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此承上章孔子答曾子為尸禮喪之問因附記孔子
所言事尸之法自此章至篇終皆因類附記也凡
君尸者服其君之上服上公之君其尸首服九旒之
冕侯伯之君其尸首服七旒之冕子男之君其尸首
服五旒之冕若君之先則不為君而為大夫士則足
冬服其生時助祭於君之服大夫助祭於君者首服
七旒之冕助祭於君者首服爵弁故記云尸弁冕
出而助祭謂君先祖或為人大士也鄭氏曰為君尸
或先君先祖或為人大士也鄭氏曰為君尸
尸小祝禮之前驅為辟道孔氏曰士虞禮云尸服卒

者之上服君之先為上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
子孫祭之尸服爵弁大夫助祭者著冕按禮禮特牲
士禮尸服玄纁少牢大夫禮尸服朝服皆在家自祭
之服不為爵弁及冕若大夫士卑屬於人君故尸服
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助祭之尸服助祭之上服
尸或出於道路卿大夫來車見尸則下尸當馮式小
僕以敬之尸出行必有前驅辟道之人也○就按尸
服詳見喪服小記註疏以弁冕為生時助祭服未
信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
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
也

禮記集言 會南卷五 堂

孔氏曰曾子以神本無形象何須以生人象之祭是
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無用此尸為祭
初尸未入之前宜設饌食以厭飲見神如此無尸亦
應可孔子以成人有父之父之遺戚是備必須有
尸以象神之威儀若無尸在焉人遺木備戚儀而
不足象以不成人故尸也祭成人但厭飲而
是猶成人與神同也○陰氏曰厭飲之有飲也
朝服獨禮之有饗也○陰氏曰厭飲之有飲也
然則齊朝服也○陰氏曰厭飲之有饗也
夜燕私也○陰氏曰厭飲之有饗也
燕以合好而已○陰氏曰厭飲之有饗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廟下不爰顯明屋之
陰奧處也以其西南隅謂之奧正當廟下不爰顯明屋之
屋滿正與陽對爰謂之明屋之滿光處也又為室之
白白光明也以其東曰陽厭者但使見神食

曾子問曰。殯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附當爲講，言塋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鬼，遵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陽則不備，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旨，將謂祭焉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謂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祭爲簡畧不備，何謂備有陰厭陽厭也。山陰陸氏曰：按北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奠，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徹薦俎，設饗，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徹俎，設教几筵，納一尊，闔牖戶，所以依神，則禮所謂歲其階者，此與非陽厭也。庶鴟從祖，附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

禮記纂言

曾子問卷十五

審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
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所音其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吉祭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舉肺脊斯祖利成禮之施於尸者不舉無所祖不告利成無玄酒以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此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孔氏曰凡子更爲殤云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禮不可闕族人以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宗子有貽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未葬特尊之從成人之禮也凡殤降於宗子之殤故用特豚爲

氏云。禘與饗復者。唯禘與祫。服三祭。則止。此言吉祭。祫與祫。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不用特牲。祭此禘時。以無尸。故不舉肺脊。所是尸所食。歸脰之俎。以無尸。故無所俎。利猶養也。牛共養之。禮成祭畢。無所可告。故不告。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注云。此其無尸也。祭成人有玄酒。重古之義。本不爲尸。故今祭獨遺焉。處玄酒是降。故注云。及所降也。正祭於廟。與陰關之處。是謂陰厭。云宗子爲禘而死。不顧大小。故云小宗爲禘。祭禮亦加之。知此是指大宗者。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通之本也。此云爲禘而死。不得爲復。若非禘死。則得爲復。故知是大宗也。宗子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爲復。若立兄弟爲復。則不可。

凡殯與無柩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足謂陽厭。

禮記集言

重刊卷五

栗

鄭氏曰凡稱謂庶子之適或見弟之子或從父見弟也無役者如兄弟及諸父尊此死者皆宗子大功內之親共祖廟言祭於宗子之家爲有異居者無廟者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富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廟也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稱適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稱謂非宗子之適無復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二者皆祭於宗子家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當室之白按特牲禮尊於戶東宗子之適祭於室奧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稱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適也凡稱有二一是兄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兄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役者亦有二一是兄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廟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兄弟之子兄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兄弟及兄弟之子共祖者嫡士適適士二廟有祔有祖無曾祖廟若祭諸父當合祖廟者爲畢

而先遣陳之布莫於賓賓莫不舉以下尊言祭
而殺之事先以此入守發其時乃言不歸肉以至祭
而宿賓之歸凡二事亦自祭而初通陳之也故謂陳
祭之將末歸肉者祭之最末祭神者祭之方初宿賓
者祭之最初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

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

以時祭壇大升切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于廟無
爵者廢遠辟正主孔氏曰曾子既知宗子有罪居它
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祭但未知庶子無爵在
國居者可祭與否黃問之孔子許其祭以禮無正文
故云祭哉或者疑而量度之疑雖有廟在宗子之家
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家之廟而祭唯可望墓所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堯

祭都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去在它國
亦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宗子去國以廟從本國不
得有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
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
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言祭於家祭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與與之
同其辭但言子某為其常事至于可以稱孝以用也
用此禮祭也言本也誣誣妄也孔氏曰宗子既死庶
子無所可祭當云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容
宗子之家無廟而於庶子之家祭也宗子所以無廟
者宗子無爵不令立廟也又宗子以廟從本家不復
有廟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當神但稱
名不稱孝稱宗子也庶子身死其子是庶子適子祭

庶子之時可以稱孝禮曰漢初猶有七十子徒所記
之書子游以下記者所自出也此章先記孔子答曾子
之言謂其門弟子也子游之門徒有庶子以此孔子所
言之義而祭謂祭先告墓而后於家右但稱子而不
稱孝者此乃今事理之宜記者又謂今有庶子祭者
不能如子游之門徒本祖此義故其於祭為誣明禮
之所無是誣罔也方氏曰庶殺於適庶殺於貧庶之
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
之殺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

也

鄭氏曰族人婦人不可無主婦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
妻者不復娶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鄭

禮記集言

曾問卷五

早

穆生重不可廢則必須有主婦故雖年七十猶娶
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
於子孫也禮曰周上章有孔子答曾子所問

○賤不誄貴勿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大之

鄭氏曰誄謂列生時行述當由尊者天子稱天以其
無尊而諸侯大夫誄於天子也孔氏曰非但賤不誄
貴不誄相誄亦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禮曰誄謂
死後之誄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氏解誄為誄
已言此誄矣如魯哀公誄孔子曰
乃子也哉是父何嘗為孔子作誄哉

有記冠冠為尸遭喪等事凡十四章止記喪禮

章因類附記

大傳第十六

儀禮經十七篇唯喪服一篇之經有傳此篇通
用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喪服傳逐章釋經如
易之象象傳此篇不釋經而汎論則如易之繫
辭傳不釋經而汎論大凡也以人繫辭傳為易
大傳故此篇
亦名大傳云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
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賙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禮記集言切今讀如字與音韻
賜金說切紙四兩切穆音謬

治親其大也故報功舉賢使能繼之功謂世臣舊臣
已用之賢能有功於國者急報答之或登庸於內或
封建於外皆報其功也故報功為五先之二賢謂有
德者雖非有功之臣然有德而未用急舉擢之俾為
卿大夫也故舉賢為五先之三能謂有才者雖非有
德之賢然有才而可用急使令之俾居一職任一事
也故使能為五先之四仁民以平天下又其次也故
存愛繼之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
皆當有愛之之心論語所謂汎愛眾也故存愛為五
先之五上言民不與焉此言有愛其所愛者即民也
乃云不與何哉蓋有愛也者有愛民之心爾民也者
行治民之事先有不忍人之心而後有不忍人之政
也一得謂所先五事一行之皆得其當而無失也
下是謂民財民力兩無虧欠賙則又有餘饒也民財
足謂財之是賙謂力之是賙物紕繆謂所先五事也

有一事行之失其當也既經猶絲之紛亂無紀先五
者而繼之以行仁政則賦歛必輕徭役必有而民財
不空民力不困既無欠而又有余也若於所當先之
五事但有一事錯外則必必重役必繁而民受其
疲勞之禍不得其正命而死也五先皆得而民生始
可厚五先一失而民死族不救見福民則難滿民則
易也方氏曰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為
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
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
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上治祖
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重音亮微譚切下同長長知
兩切謂年歲
切經謂如後

人道上文所謂治親也所先五者中之第一事故治
天正自此而始也傳謂五種錄兩斤鈞石稱物之重
謂五量也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度物之長短者也
謂五量也合升斗斛量物之多少者也文章謂禮樂
之秩序也奏成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色謂所服車馬
各有其色也徽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謂所服車馬
各有其制也器械謂器用之制也衣服謂所服車馬
各有其制也此五者皆人道之綱領也立權度量考
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得
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則有矣親親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
革者也上治祖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
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凡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親
得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
同時而食故曰合族其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雖
繁夫尊卑而定母婦之名道猶行列也若其夫屬於
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故嫁已伯叔之列即謂為
母嫁已子行即謂為婦也凡子行之妻則謂之婦兄
弟同倫嫌於親實弟雖非子行則其妻為婦同子行
者卑遠之也弟妻既得為婦則其妻兄妻亦得為
母嫁故云嫂亦可謂之母乎以疑之言其不可也
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婦名故借嫂老之名為
號尊嚴之也母婦之名得則昭穆明失則上下亂是
人治之人須慎之也方氏曰弟之妻為婦者蓋推
而遠之別嫌爾弟之妻謂之婦而從卑則可兄之妻
謂之母而從尊則不可是嫂雖少當敬忌如嫂乃所
以別嫌人道之治而不亂者以是不日治人而日人
治蓋非其所以治人也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九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卑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別
道然也

鄭氏曰四世其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
無屬自之族之五世而無服姓正姓也始祖為正
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
小史掌三繫世所昭穆孔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
不已兄弟服非一從兄弟服大功再從兄弟服小功三
從兄弟服總麻故四世而總服窮盡也五世謂父
承高祖之父有但免而無正服故殺同姓也六世謂
世承高祖之祖者不服祖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
矣庶姓也高祖以外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五世以後

各為氏族不共高祖是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
遠也謂四從兄弟各自為宗庶親盡於下也同姓
姓別親盡昏姻庶可以通問其可通與否各言庶姓
雖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無
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通親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
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禮然也者謂期遠
如此也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
姓高祖也五世則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矣周官言
定世繫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所謂
綴之以食也方氏曰上古洪荒氏生至堯舜禹湯其
後聖人出而為之君師人類始漸與禽獸異然其禮
猶質而簡故有其初同出于原其未相去漸遠則不
辨其姓而或通昏姻者焉至唐虞夏商有司徒之
官教以人倫使之男女有別則與古初不同矣然其
未若周禮之文而詳也高祖以下有小宗各分庶姓
以辨其支派之文而詳也高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
其本原之同記所言四世服窮五世殺同姓六世親
屬竭者辨其異也所謂百世昏姻不通者會其同也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十

於是從宗合族屬而親疎有等王名治際會
而男女有別周之道所以為經制大備也與

右記人道之男女有別按喪服大功九月章夫之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有其夫屬乎父道者妻
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妻之
弟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可無慎乎五十字與此章之文同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
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嗣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百世則

其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為云仙切下為其同長叔

宗別子之所自出者今

此章論族人道治其弟服術曰長幼之義君思難下親其族人而族人以臣禮不敢上視君為親故不敢宗君而各宗其兄弟之嫡長為宗子以相統屬也庶子非宗子則不得主祭又不得為長子三年者所以明宗子之重也重其宗者遠其君而不致戚故也下乃言大宗小宗之異而總以宗祖結之若人臣之家所以立宗者始自不敢戚君而終於尊祖也大宗雖服外必為奔喪三月之服小宗則各以本親之服服之四宗所統之諸昆弟亦各以其本服相為屬此服術之所謂長幼也鄭氏曰位謂齒列也若思何以下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三

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尊君別嫌也族人上不得君下不得宗乃能相序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為祖也繼別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繼別者父之嫡也兄弟宗之謂之小宗遠親變易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別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別皆有繼則曾祖與祖亦有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氏曰君統宗合食者設族食燕飲有合合族人之道皆領族人而族人不敢言已親戚與君齒列也兄弟親屬多有累代之嫌故遠自卑退也以下歷陳五宗義疏侯嫡子繼世為君第二子以下悉不得視先君故云別子或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故亦云別子也並為其後世始祖故云為祖也別子之嫡子世繼別子為大宗父之嫡子上繼於祖者謂之小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近祖之正體尊宗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宗先祖之義也來子曰庶子不祭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

也小記云庶子不祭謂明其宗也庶子不祭謂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不如大傳語確簡而事反該悉也宗其繼別子下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作其時方誤爾東萊呂氏曰別子為祖如魯桓公在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康父叔牙季友為別子繼別為宗如公孫敖繼康父是為大宗繼別者為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公孫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孫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別者蓋自繼其父不繼祖故也長樂陳氏曰諸侯之支子為卿大夫者謂之別子有自它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宗而為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仲孫叔孫季孫之類嫡子弟之長子則為小宗所謂繼高祖者大宗則一百世不遷小宗有四有繼高祖而兄弟宗之有繼高祖而堂宗之有繼高祖而再從宗之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至於四從親屬絕五世則遷矣凡此皆卿大夫之制公子則具下文○說按

為祖即為宗詳見小記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三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為云何切鄭氏曰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是弟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奔喪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奔喪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公子有此三事也孔氏曰以前皆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士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入土傾君無嫡昆弟適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若有嫡昆弟使之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它公子為宗是無宗也然無它公子來宗於已足亦莫之宗也百此

禮記集言

卷十六

主

三事它人無唯公子有故云公子是也又禮記公子之宗道以公子有宗道一句起文公子之公君也公之君是嫡昆弟為君者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者所謂公子也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立公子士大夫嫡者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此嫡小宗嫡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大宗之正本是嫡子之嫡今公子為大宗謂嫡如之非正大宗也庶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厥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為大宗故齊衰其母則小宗與君同母也為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服宗子之妻也若無嫡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宗禮如小宗與常時兄弟相為同君在厥降庶大功九月庶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宗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嫡則須令庶長權攝宗事傳至于子則自為宗矣庶田呂氏曰國君之嫡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人

禮記集言

卷十六

主

嗣而其嫡子與繼別之為大宗者同矣若無嫡公子而但立庶長公子為宗以統諸弟至其身後則其嫡長但得為繼嗣之小宗不得為繼別之大宗又一世則為繼祖之小宗又一世則為繼曾祖之小宗又一世則為繼高祖之小宗至第六世則不復相宗而各為一族之高祖其再世三世四世五世又為繼祖繼祖繼曾繼高之四小宗至十一世則又各為一族之高祖如前但此公子本身之為宗者一君但有一大宗非若其它別子之為祖而不為宗者每一公子為一大宗與此數公子共一大宗者不同也注疏及諸家之說皆然則此章第一節是言卿大夫士繼別之子之宗第二節乃是特言公子本身自為宗之宗二義各異若庶田呂氏之說則後一節與前一節其義不殊一君但有一公子謂之別子若之子孫多也東萊一人為大宗以下皆不得謂之別子彼魯三桓之為三大宗即七穆之為七大宗者蓋非正禮魯二桓未詳就是兩存之說故有公宗而無大宗者若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為宗至其子則各自為宗故有小宗而無大宗然所貴乎收族者大宗也周公為文王別子魯公為繼別之宗凡諸弟宗之皆奉鄭氏亦宗之列皆應尊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衰於諸侯皆魯為之主勝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宗國魯先君亦其之行是魯之所係于周者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為同姓諸侯取則于且所不令為大宗者為其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為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為大宗乎君之庶可為君大宗之庶可繼為大宗而謂別子非適子不可為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為之族同宗則可為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去宗不可絕而為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子所謂一君一宗為周同姓大宗也鄭云如大宗者正以一君一宗之宗亦如始封之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憲於諸君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

其子乃為宗果爾則繼嗣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
大宗故無適仰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
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右記人道之長幼按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得有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十三字又齊衰

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傳有尊祖故敬宗敬宗

尊祖之道也十二字與此章之文同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

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作延字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五

此章推廣人道治子孫服術曰親親之義子孫者
與三祖之諸子諸孫也高曾祖禰之子孫皆主為族
移推而方及之也高祖之族其服旁及者族曾祖
從父再從兄弟皆小功族子繼祖之族其服旁及者
從父再從兄弟大功再從子小功族孫繼祖之族其
服旁及者從父再從兄弟大功再從子小功族孫繼
此為絕族族絕則無旁及之服矣若在族內為高曾
祖禰之親者各以子之屬孫之屬曾孫之屬立孫之
屬而服之也自恩服推親之親而上以至於祖與曾
高之親其親漸上而漸輕自義服推高曾祖之親
而下以至於禰之親其親愈下而愈重此人道之親
親者也鄭氏曰從兄弟之子不相為服有親者族
各以其屬親也孔氏曰同從族屬既絕故無服在
旁而及曰移言不延及之也有親者各以屬而為服
故曰親者屬也張子曰君子小人之澤若五世而
故曰從六世為絕族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
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

親之道如斯而已然絕非其所屬自仁率親而上
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則為
子親親焉人道
如終乎親親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

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

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

於人斯此之謂也

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
高遠故云尊祖是祖之正者故云敬宗族人既敬
宗下子故收族人族人既收骨肉手誼則宗廟祭
不廢肅敬之則親族不散重有倫宗廟之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五

以尊服也先能宗廟後乃能保重社稷上無淫刑
淫罰則庶民安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
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
志悉成是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
樂謂民樂不厭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此一篇之綱人愛其父必推其生我父者祖也又
推其生我祖者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敬祖之
道必始於親蓋天之生物一本譬木枝葉繁盛而所
本者一故族如窮因者故而養之不知學者教而教
之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散離無
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邪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
廟故必重社稷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故必愛
百姓心誠愛民則謹於刑罰矣庶民安則民有安
而上下不擾之所以生殖財用時和歲豐萬物盛多
用既足故百志成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
成矣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刑是儀刑
之屬禮曰禮俗刑謂民化于親親之禮而威俗則于
四海可謂後世法入君自一身起親一家親親至于

一曰皆親其親天下皆親其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
廟一室親親之效也重社稷愛百姓而刑罰中民
民安則用是百志成一國親親之效也禮俗刑而民
樂天下親親之效也顯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
其下永者下能從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教於人
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就此詩頌清廟篇之辭引者
借用以結上文之意始乎仁親終乎
仁民百章所先五事之極功蓋如此

右記人道之親親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

為母傳有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七字與此章之文

同此篇與喪服傳文重者四章凡五處豈此篇襲

彼之文歟抑彼傳襲此之文歟孰先孰後未可知

也竊疑前志有之而作此篇者與作儀禮傳之人

禮記集言

大傳卷十六

七

皆引用之爾然因其所重之文詳其所演之義此

之汎說視彼傳之釋經為優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問傳第十七

問傳如字鄭氏曰問傳者記喪服之問輕重所
宜或曰當讀為問廟之問問者廟於其間而
正也齊桓晉文為正廟秦穆楚莊非正廟而
於二正廟之間則謂之問廟自赤黃白黑為正
色綠紅紫黑紫非正色而廟於五正色之間則
謂之問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
經文此篇總論喪服正經之發見非釋經之
正傳而廟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問傳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

衰貌若其齊衰貌若采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

禮記集言

問傳卷十七

一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齊音咨采思里切

儀禮經斬衰苴經杖齊衰壯麻經傳曰苴麻有黃者
壯麻采也孔氏曰苴是整黑之色故為惡貌經其經
用采色同大功轉輒心無斬制故說不為之變鄭氏
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澄曰斬衰服苴謂采采經
杖苴苴色也苴者有子麻色若黑貌之惡似之首其
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
首在內則其尾末見諸外也齊衰猶輕於斬衰經不
用苴而用采采者無子麻色亦若黑而無若若若采
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采春
之生貌靜止者采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
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
之厚者貌亦異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
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其薄喪與其家不足而
意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家有餘可也云者微不滿之
之意容貌謂儀容身體形之可見於外者
孟○賦按首當讀去聲謂表而出之也

世
世
以

可也之意同上。

斬衰唯而不對。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濯日。從麻凡。郭皆得陳說而議。但議不樂之事。爾方氏曰。唯顧之而已。對則有

記纂古

開傳卷十七

記纂書

開傳卷十七

言語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不食

再不食士與飲

一、溢米莫一溢

之喪不食醯醢。

者也。與音韻論音

三不食當是義服
下不食則再不食

非泛泛交遊可
不與歟者與歟

父母之喪既虞卒

果又期而大祥

者先飲醴酒始

父母之喪既虞
後所食與大功

則漸復常而飲

記聚言

問傳卷十七

記聚言
閩傳卷十七

子不忍發初御

父母之喪居倚

三、字彙不納。大

之發於居處者

原居土居聖室。

孝君親父爲宗
事室者乃尊者

切矩

小祥後乃得居室也。小祥後寢有席則與大功初喪同。禫後沐乃與小功總麻初喪同也。

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起呂切

記纂言

問傳卷十七

四

之斬衰義服則三升
半。總則降正義同。

步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

切 息

初練後男子首除葛絰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
首葛絰不除鄭氏曰葛帶三重爲男子也五分去一

禮記纂言

問傳卷十七

五

禘祭既訖。而首著纁冠。身著素端黼裳。以至吉祭。若

吉祭在禘月猶未純吉禘祭畢竟未得無所不備
之後月吉祭後乃得服平常也晉賀氏曰新衰既成
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大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
既成衰殺是故以細代粗以齊代斬爾若斬新之則
非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細斬者則疏矣之
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
之服以名其哀爾不謂終其月日皆不變也○緇
受承也緇也謂以後服繼前服也緇冠緇練緇溫
布緇淺絳色以緇練練冠所以飾哀也練水以黃為
裏亦以縗為緣至大祥水麻衣反不黃裏練者以
大祥去矣非若練水之為承哀中衣也禘後緇冠
冠之服蓋端黃裳也至吉祭而後復常○又按除重
之重謂男子首飾人妻承上文而言也易輕謂以後
喪下服之麻易前喪上服之葛也記禮者恐人誤以
輕為男子帶婦人絰故於下節詳釋之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成卒哭遭齊衰之
禮記集言 開傳卷十七 六

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喪
既成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
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
麻同小功之葛與緇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
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承上易服者易輕者之文專明上服之後遭下服
易新練之制其一斬衰卒哭後遭齊衰而麻葛二
新衰練後遭大功而麻葛其三齊衰卒哭後遭大
功而麻葛其四大功而麻葛其五小功而麻葛其六
月後易練之新麻大功小功之先言新葛與齊麻
同者即上文斬衰卒哭後易齊衰新麻者也言齊麻
與大功麻同者即上文齊衰卒哭後易大功新麻者
也於其一而言輕包重特於其二而言麻葛也於其

三而言麻葛兼服之於其四亦言兼服之乃總提兼
服之三又以服重者則易輕者釋兼服之義而
結前文也鄭氏曰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既成卒哭
遭齊衰謂齊衰可以易斬服之節也包特者明於卑
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
麻以包新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
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既練遭
大功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
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
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
麻之輕婦人絰其故葛絰帶則之葛帶謂之重葛齊
衰既成卒哭遭大功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
兼絰而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者其義兼者明
有絰有帶爾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
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
有葛爾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爾葛與麻
同則兼服之者竟言有上服既成卒哭遭下服之喪

禮記集言

開傳卷十七

七

也服重者則易輕者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
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
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孔氏
曰既成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若大夫以上則虞受
服輕者包新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
要得者齊衰要帶而兼包新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重
得者齊衰首絰而包新衰之絰也重者特者男子重
首特留斬衰首絰婦人重要特留新衰要帶也新衰
齊衰是重服云包云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既
練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者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者
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
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大功既成卒哭之後大功
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葛帶大功
功首絰輕於練之葛絰故婦人反服其練之葛絰
齊衰既成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
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
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麻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
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兼服

也所以不期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
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於先既單今首經要帶皆有故
須稱重今期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帶皆無經帶婦
人亦然既不以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又明五服
為之與麻粗細相同則得服後麻麻前葛也服重
者前文重者特是也易輕者男子婦人各換其輕者
前文輕者包是也前文麻葛兼服但麻於男子今男
子易於要帶婦人易於首俱得易輕故鄭云則者則男
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難易別服之輕後服既葬還
須反服前喪之服故鄭云反其故為帶葛絲也檀弓
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
婦人亦葛帶○賦按此稱易服易輕之義所謂易服
易輕者蓋以喪之麻葛前喪之葛也後喪之麻葛
以前喪之葛為基以新喪之葛與齊麻同下至小
功之於總莫不皆然故凡服皆以重者易輕者也新
喪卒哭男受葛帶婦受葛絲矣如遺齊喪之喪則以
齊之麻易新之葛麻可包葛也其男輕婦帶則不易
也若既練遺大功之喪則始而重麻既而重葛重麻

禮記纂言

問傳卷十七

八

者既練男除經婦除帶故特為大功新喪著麻其男
要帶首之受葛輕於大功之麻故以功麻易受葛而
上下皆麻焉重葛者大功卒哭男受葛輕婦受葛帶
此本大功受服於新喪之練無與也惟男要女首在
大功亦應變葛而大功之葛輕於練之葛則勿帶輕
其故葛而不以役易前知重者之不易益知易者之
必輕矣此條文意重麻而以重為形之至齊喪卒
哭遺大功之喪初喪以大功之麻兼齊喪之葛至大
功卒哭則以齊喪故葛兼大功之新葛上下皆麻皆
葛與上文麻為重同上言重者以特著之麻與易輕
之麻重特著之葛與前喪不易之葛重故曰麻葛重
此言兼者謂上下皆易始以麻兼葛既以重葛兼輕
葛故曰兼兼即易也包也舊註謂麻為一時兼服未
當新哀之葛與齊喪同一段中言所以重包輕之故
小記

右記喪服衰戚輕重之義一章凡六節馬氏曰問

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

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雖皆初隆而漸

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

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久而漸

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記言哀之發於

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收

變之節於后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

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

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

禮記纂言

問傳卷十七

九

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裏正著於衣服也故

六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問喪第十八

前牛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牛篇問喪禮欲免杖之義以問喪各篇服問三年問二篇之名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專問一事此篇廣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喪若曰喪問則不成辭矣方氏據鄭里為之廢所以飲食之一句以問為問遠之問而不以為問答之問非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披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

禮記集言

問喪卷六

一

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音雞徒初治切初而食音扶

鄭氏曰雞斯當為雞雞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雞雞猶也孔氏曰雞為骨節雞為髮之類去冠雞猶猶也徒跣無履而生也莊子深衣前袷以跣履履跣為跣故授之於帶交手哭者文手附心而哭也肺上燥故云焦肝逆肺故云乾腎下潤故云傷腎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不可食故鄰里為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滯口而一節言初死至三日以前之哀大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問喪徒跣雞斯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

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祖故發胸擊心脅踊殷因用如環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鄭氏曰故祖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附屬是不絕地也注曰此一節言既飲至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謂初死至飲時舉柩謂既葬至葬時動柩之月舉柩之既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與同同心願也氣盛氣清塞也祖而踊以運動其身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婦人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祖男婦知人之親是起而高女屬如爵之跪足不離地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皆謂墻廟創之聲也孔氏曰如環墻然言

禮記集言

問喪卷六

二

將欲崩例也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亦切又方氏曰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懷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鄭氏曰辟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奠也望望望望之貌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其不知神之來否孔氏曰汲汲從急之情皇皇意傍徨也如慕如疑子之瞻慕於母如疑如人之有疑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違爾皇皇無所向也

又弗見也。凶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喪去聲。又切。

孔子曰。說反哭之美。孔氏曰。喪亦凶也。重言之者。下章之意。若人之逃不復來也。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止也。

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

鬼饗之。微幸復反也。微。勅亮切。愴。初切。

鄭氏曰。說反哭之美。孔氏曰。心悵愴愴。愴愴皆失其無。今何之說。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反哭以安之。孔氏曰。明反哭之後。祭之宗廟也。虞祭於殯。宮廟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饗

禮記集言

問喪卷十八

三

之尊而禮之。其神魂復反也。

成殯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

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苦。始沾切。枕。枕之。

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床。孔氏曰。明葬後猶居倚廬。寢苦枕塊。不敢入室。處此。山陰陸氏曰。成殯而歸。猶如此。於是為至矣。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

實也。

鄭氏曰。勤。謂憂勞。孔氏曰。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言非許偽為之。是人情思慕之實也。

右記喪禮悲痛思慕之美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制制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

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

之禮制也。制。音制。制。謂斷決。又切。上為。

鄭氏曰。問者怪其遲也。制。謂斷決。又切。上為。也。方氏曰。如死未忍歛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歛之者。聖人之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為之斷決。而後能為之。

禮記集言

問喪卷十八

四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儀

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假者不袒。蹠者

不踊。罪不悲也。身有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

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拊

額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冠。平聲。免。音問。禿。吐。蹠。切。拊。於。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相為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觸地。免。謂和先免。禿者。假者。此三疾。俱不觸地。不袒。不拊。所以言者。各為一節。擊胸傷心。拊額觸地。不袒。不拊。若此而可。就按喪主於哀。哀不關於袒免。觸地。是以女子不袒而發胸。男子不袒免。觸地而拊。觸地。不得以其不袒免。觸地。而拊。非哀之至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為云。

孔氏曰。不冠謂未冠童子。童子不總。此義。服正經之文。言不為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之童。乃為族人著總服。總者其免也。言童子當室為父母著免。乃為族人著總服。所以有總服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得為族人著總也。方氏曰。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實以成人之備。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為云。為切。直字餘切。

禮記集言

周喪祭十八

五

孔氏曰。父是尊。故直。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直。惡之。邑。雖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於父。削。是問父之義。故不用竹木也。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喪親如字。羸力。垂切。辟音避。

孔氏曰。所以為母堂上不敢杖者。以堂上是父之所。在也。為母所以堂上不為喪趨者。示父以聞。不促達也。若堂上而趨。則成勸父情。便憂戚也。故不杖不趨。莫不動父慈哀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也。

除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時。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杖。杖尊者所在故也。此旁。若降。父喪。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陸氏如父。是之謂野。禮曰。按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四句。以盡其義。

右記喪禮飲祖免杖之義

禮記集言

周喪祭十八

六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三年問第十九

此猶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爲

三年之喪何也

孔氏曰：記者欲稱三
年之義，故假設其間。

曰無情而立文因以節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攬

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稱良經切別後
列切易青沐

鄭氏曰。稱情而直文。稱人情與直而制其辭也。率稱親之真。金易。猶不易也。孔氏曰。使諸老成。皆謂王康

禮記集言

五十四

之親。因此三年之喪。各異其親。當期。則各異其節。謂大功以上。麻。謂小功以下。黃。謂天子諸侯。絕期。則大夫降期以下。麻。謂士庶人。麻。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者。引書語麻文。無不也。各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證曰。曰者。證爲答辭也。問者。尋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三年。及期九月五月三月。制服輕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羣謂服五服之衆人。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之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長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毀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毀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其書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

爲至痛飾也

孔氏曰鉅大也。愈差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其
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未遇
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焉
至痛之極。澄曰。三年之文。斬其衰苴。其杖居則在傍
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苦。所枕者塊。此皆三年喪之始
文。所以文內情至痛之表飾也。此一節乃是正答重
喪三年之義。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者
其日久一句。痛甚釋創鉅。愈遲釋日久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

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新丁亂切。復音伏。

斷丁亂切
復音伏

孔氏曰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月其喪服之外文以足斷割者豈不是殯死之情須有已止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須生禮

禮記集說

卷十九

11

復吉常之禮。鄭氏曰。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禮曰。前一節正答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一節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未葬。杖則喪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而已。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

不窮喪去聲號音豪竊直亦切屬直錄切動音動

孔氏曰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犬

小各能思其種類凡在於人鄰氏曰凡鳥也言其

之思不如大鳥獸犬鳥獸不如人合血氣之類人

有知而思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合之至死無止也

日翔則鳴鳴則呼呼則應應則隨隨則逐逐則

聚聚則散散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聚則聚

禮記集言

卷九

三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

節宜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夫音扶與音餘

患對病也患邪淫謂有邪僻淫泆之病從之謂有其

情而順從之也謂鳥獸羣居者其尊卑長幼無序疎

其情得之得違也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死而多

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

不如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哀

禮記集言

卷九

四

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

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為使如子殺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

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

是象之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

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

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

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不知所由來。論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禮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有記喪服年月隆殺之義。

禮記集言

卷之九

五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蔡

後學朱軾重校

喪服四制第二十

鄭氏曰。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禮。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曾者。紫一音。音知音智。

禮記集言

卷之九

一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說曰。言。言禮內禮與禮。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漢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義說體天地者。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也。其道者。言吉凶各不同也。變而從宜者。門內主恩。若於門外。變而行義。考卑禮制有恆。以曾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禮是皆變而從宜。取諸人情也。思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人道具矣。禮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諒人情。吉凶。寡。貧。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為陽。凶禮為陰。似大拘。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名

禮記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而重其門內諸親之服皆是恩制鄭氏曰服其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斷丁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掩蔽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子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既在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

禮記集言

喪服制卷十

二

奉大夫為君者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皆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亦同於父也鄭氏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

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增祥之日鼓素琴告

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直衰之衰雖破不補一成五段之後不培益其土也則若氏曰桓弓云祥而禭是月禭從月集自練至祥而禭吉則既祥可樂矣又至於祥之徒月為禭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喪乃可樂未問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自然而既祥而樂猶可

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杖按者民有終則總承謂人哀宜有終時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

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

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

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

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髡

髡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

者也見賢通切皆是

禮記集言

喪服制卷十

三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而服則有異家無二尊故也杖本為爵者設故云爵也擔主謂無母而杖者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也童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輔其病故也婦人童子何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雖有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也大夫士既無百官喪服須已言而后行故不許輕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入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至者婦人之大紛重喪雖麻纓髮者無髮故不髡男子禿亦不免也禿者髡髮髡者無髮故不髡也人脚妻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僮僕不食湯味必致減故酒肉養之大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致過故聖人權宜制也人者庚氏云父存為妻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

垢四也禿五髡六跛七老病八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
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
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
慈良於喪當此之收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解佳買切殺色界切諒闇音累

又切

此一節明喪三年之義鄭氏曰不怠不絕聲也不
所不解本而居不倦怠也孔氏曰期悲哀謂期之屬

禮記集言

喪期制卷手

四

朝夕往哭三年憂者謂不
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

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

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

議而不及樂

此一節明三年喪不言之義蓋田君氏曰不言而後
事行此人所共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
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謂斬
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亦
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
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
倡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
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

及之也故備引
五服之節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
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
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誠皆可得而察焉此必利

切知

此一節總論喪有三大節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
也察猶知也孔氏曰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
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
居喪則合道理強者居喪則能守志節用禮以治喪
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誠皆可得而察焉
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於三月一也子三

禮記集言

喪期制卷手

五

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
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
稱者則孝子弟弟貞誠皆可得而知也制但痛疾若
志滿非仁者之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節
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直情徑行者其知
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論發於
飲食發於居處發於未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於
集舍飲啖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
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
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
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親人者祭其
言動之所趨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人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
知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蓋曰為首
為目為心為舌為足為手為指為目為心為舌為足
為手為指為目為心為舌為足為手為指為目為心
之也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若首

四者則分而言之如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則就人而言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子所以修德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受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即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弟弟貞婦也善喪其父謂之孝善喪其兄謂之弟善喪其夫謂之貞然此本只是言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末句乃兼言弟貞婦者蓋能為人子則能為人弟為人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而傳重者也哀其兄所以哀其父也為人婦者亦以能為人子者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

右記喪服恩禮節權之義凡八節

禮記集言

喪服制卷下

六

禮記集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祭法第二十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大計切

禮記集言

祭法卷三十一

一

祖也宗者為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者也有虞氏承堯以顓頊為始祖黃帝者始祖之祖也故無廟而追尊嚳者始祖之子也故郊天而配享舜親受天下於堯堯猶父也故定為百世不遷之宗此蓋舜嗣堯位之後正為此制也夏之祖與禘皆同有虞禹嗣舜位之後而其禮亦當郊堯宗舜禹未及立制而崩今郊禘宗禹者蓋禹既傳子故啓嗣位之後定為此制而堯舜二帝則未均之國各以焉始祖而以天子之禮祀之商以契為始祖嚳始祖之父也無廟而追尊其始祖之孫也郊天則配享湯始有天下既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與始祖同也虞夏商三代遠不可考且依此記之文釋之周制則與此記異則以周後世為始祖追禘帝嚳與商同然稷為始祖故以郊則兼祖與郊矣文王正當配郊然稷既有稷故別制一禮季秋祀上帝於文王之廟而以文王配亦與配郊同此禮自周始有前代所無也武王始有天下而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如商之於湯也周祖后稷記言祖文王非是文王與武王皆為宗項

氏曰此豈經生用其師說推以爲當然乎必有文可據也後人必欲爲之考實難矣按此篇本自解其宜先序帝學堯舜禹之功大序黃帝顓頊契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於民者故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神祇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謂而後之有天下者故借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捨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折常列切

鄭氏曰折棄改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之謂堯舜禹湯周七代通數顓頊及譽也孔氏曰龜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書曰命萬物無疆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禮記集言

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壇壇有祫焉祭之無祫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壇壇有祫焉祭之無祫

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廟考無廟有祫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一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祫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土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親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書曰三壇同壇方氏曰王立七廟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王考至祖考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父稱親而近故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父也其生謂之大

父故以大言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故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太祖也以爲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祫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嘗言嘗禘與太祖之廟而五月祭者三蓋視天子之視廟享嘗者二蓋視天子之二祫廟大夫立三廟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馬氏曰說者謂七廟之中祫廟二爲文武之廟非也遠廟爲祫而二祫之廟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非先王尊祖宗之意也祫有去之意祫盡而服窮祫所以去之以有可殺之理而禮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祫爲壇去壇爲壇二祫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壇無祫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壇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曰去祫爲鬼則祖可毀何也蓋祭

四

五

經 101-593

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令故祭於宮中
拔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遺令以輔過
有隨令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遺令謂行善而過與
也隨令謂施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
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秦屬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
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
棄其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魂
或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亦屬
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禘祫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爲
立五祀美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竈故三祀
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日門日行者其大夫無民
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道

人

而已。一獻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大宗伯司。取小司南。禮月令。曾子問。禮見於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饋。非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殿壇壝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遺禮。并不在五祀。恐本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祭井。厲無後者也。祭無後者。是亦仁術。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後禮雖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略。范甯高堂書。徒以爲門井戶竈中霤。特祭法却以司命。李陽居七祀。七祀之制。不見它經。鄭注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侯禮雖士亦僅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陸殺之數。祭法自七祀擬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高堂書之五祀。并皆與焉。隋書參用月令祭法之說。正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給月令。各求祀井而不祀。術者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鄴鴻水而
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音扶。音笑。音。

神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堯后稷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軾

郊特牲第二十二

此篇記郊祀大端及宗廟祭禮之義。舊本郊特牲而社稷人宰一句在篇首三字名篇今更定其章此句雖不在篇首而名篇則仍其舊

天子適四方先柴

鄭氏曰所利必先有事于上帝孔氏曰巡守至方獄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口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羣屬陶匏以象天地之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性也於郊故謂之郊性用晦尚赤也用犢黃誠也

方氏曰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用事天以始事為禘也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天神不可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先明焉之祭城郊通光之可明也既曰南郊又曰南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先此先五帝于四郊是也地亦謂之先若此所言是矣此先祭天而祭地之所祭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性用晦即牧人所謂陽祀用牲也宗伯以蒼璧禮天神等幣其器之色則視天之性用蒼乃與牧人異者蒼赤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黃與白其類也視天之性不必著其類而已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則官所謂凡樂冬日至于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焉勢質畧是之謂大報若此故展其報不美不足為報也少之為貴多之為美天道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

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以於野以疏祭之郊節之鄭氏曰大報天大猶福也天之福日為尊孔氏曰報天之諸神惟日為尊故以日為諸神之主如君尊臣使膳宰為主人也燔黍在壇正祭于地故云以地而祭陶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曰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也陳氏集說謂周家始郊祀適遇至辛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鄭用辛而始郊也始郊何取于辛以至日適值辛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廟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哲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

戒百官也太廟之命百百姓也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神聖之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晉勃之以禮也禮器曰奉賢而晉之奉來而晉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晉命重相巾物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之親也入廟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無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郊也廟宮廟廟先告祖受命又至廟廟行之也

就親近者也以射擇上因呼為澤宮至澤宮射以助祭之人是舉賢而用之也又使有司尊養尊養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璽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方氏曰璽衆而無非為王也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卜用辛日也註疏甚明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芳制切

鄭氏曰報猶白也風與朝服以待白祭祀者乃後服

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案省牲告

於王告備於王也反道刻今新上在上而燭出首為燭

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氏曰郊月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

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上

也本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且人之民者不哭哭

不放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吉祭汜埽廣埽也六鄉之

民廣埽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

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視合州里

除不調禁刑者任人及內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

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馬氏

日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

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放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

莫不從而敬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

為田燭弗命

而民聽上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
素車貴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又玉象望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
報本反始也。
孔氏曰報本者。天為本。祖為王本。祭天
所以報其本反始。其初始。謝其
其初。謂之反。其本。謂之始。故祭
配之所以報本而反。其初。身所
右記郊祭天神之義凡二。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
用甲。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一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鄭去聲。大吉奉。
以日月而設。祭焉。故曰。中車之
交龍焉。其設日月者。無能章設龍章者。無日月焉。
此言龍焉。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若容泛記。謂在
之禮。謂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王
聖人觀焉。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
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
而作。則焉。所以明之。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具所以
其天神。與人鬼也。彼列切。
孔氏曰。天以時。後為配。以養牲。其二。以養祭也。凡
帝牲。稷牛。初時。皆上取。紫牛。生。為之三月。若臨時有
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不吉。一死。傷則用。養
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天。既。稷。故帝牛
必須在滌三月。人鬼。稍卑。稷牛。臨時。別取。
具而。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
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四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_三取財於地。取

五

鄭氏中雷卜土神孔氏曰社於地之道此

象者。明地。或引天爲對。地者其物下垂其象所附。在天爲天。在地成形也。野聖在地出。今人所取。知四時早晚。皆依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一祭之。天子祭天是也。地以爲民所食。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面與庶民共祭社是也。鄉人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甬。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言祭之。示其爲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子也。單也。鄉里若也。社既爲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用獵也。畢。造也。作行也。說人人得社福。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習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

流示之令而鹽諸利以觀二不犯令也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本

鄭氏曰流猶行也行行田也蓋讀爲號行田示之以
貪使欲號之觀其用命不也謂貪爲利者凡田大賦
公之小貪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
貪其得也孔氏曰仲春祭社之前田獵以貪以祭社
祭社既用仲春用焚而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
火逆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
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按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於
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
伯讓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盡殺得火田以至仲春
也既焚之後備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
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衆以及軍旅旣而遂田以所
得之禽獸因而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
起或物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于習武變動之事故
陣訖而行田禮馳禽于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貪
也利則得也驅禽示之而欲飽之以貪之利也於
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不犯軍其士
卒之志使進退休養不飲貪其犯命苟得于貪言失
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爲得禮故戰則克勝則受

右記社祭地示之義凡一節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靖劬詐切
青巨夷切

體記纂要

鄭特牲卷三

七

當祭

種之勇切郵音尤喉貞劣切
 蘇音甫爲云偶切坊音房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

鄭氏曰十反其宅至

禮記集言

20 特價卷二

三

面以君也。不以竹而以松者。喪也。而實非喪。故云喪殺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與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氏曰移之言美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蓋非難施以洽百禮此其美之與歟謂收飲饋聚也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氏曰年殺不得和順成熱則當方入蜡之神不得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入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也後魯民息民為臘與蜡異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也野夫也野夫若黃冠是季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陸氏曰言謂以不忌四方百物之功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入蜡不通記其凶也順成之左其蜡乃通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

禮記集言

九

收之也物既收而民亦息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也故既蜡君子不與功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後終亦反于土而息冬時反于土之勝也土爰稼穡有田夫之事故凡野夫皆黃冠草服謂草野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諸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

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鳥鳥則作羅備諸網罟之類周禮不云掌羅氏掌云獸者以其受貢賦故也四方諸侯有貢賦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若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不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說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事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實天子之富全侯者反兩以告成其君故云諸客告也好田好女者

亡其國此宜諸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用獵所得之物女是田獵之女非每國無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謂大子相與瓜與果歲供一時之食不是收飲久藏之種與民爭利而使者歸告其君也劉氏曰瓜及果歲時解之物不可以自食而致不可以收飲而藏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養非食其利亦告諸侯母廣樹植務收飲以奉民利也周氏曰羅氏作羅備羅則鹿之所以獲者羅則女之所衣者故致之以戒諸侯方氏曰致鹿非貴致鹿致所以獲鹿之物致女非貴致女致所以獲女之物羅氏成好田而又成好女者以其皆陰事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蠃蜜謂果桃李之屬蠃瓜之屬蜜果即華之成實蠃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蠃此言瓜華互相傳也鄭氏曰冬事瓜華之種特可供斯須之求非足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五

十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燔祭用氣也燔夕鄭氏曰尚謂先為之孔氏曰尚謂貴尚先為者對合亨醴氣為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諸神於室腥謂初設腥醢肉於堂燔謂沈肉於湯大腥亦薦於堂以血腥酒三者而祭並非孰是用氣也方氏曰血氣燔三畜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用氣然燔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應氏曰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曰帝王革其風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開止也公樂三編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間廣神明聞之走求陽之義也方氏曰尚聲自樂始也臭未成未用

也。味未成。未殺牲也。馬氏曰。凡聲陽也。人之死。魂氣歸於天。魄歸於地。以報其魂也。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猶陽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廣。此舉其尚聲之意也。應氏曰。湯湯者。深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與陽氣。

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羶。燔如悅切羶。

鄭氏曰。灌。謂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已乃進牲於廟。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

云。祝酌奠於銅南是也。蕭。謂蕭也。燔以廟。合黍稷。燔之。孔氏曰。周變於殷。故尚臭。先求陰於臭。謂鬯臭也。

禮記祭義

郊特牲第三

十一

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鬱合金草也。鬯。謂鬯酒。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潤地也。又持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茂。故云鬱合鬯。用鬱。鬱。潤地。是用臭氣求陰達于淵泉也。以圭璋為瑋之柄。瑋。所以對地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地。先致氣于陰。故云致陰氣。蕭合黍稷。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合黍稷。燒之。此謂飲食時。以臭氣求陽達于墻屋也。既奠然後燔蕭合羶羶者。明上燔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是尸戶內更從熟始也。於薦熟時。祝先酌酒奠于銅南之南。祝尸未入。于是取香。香。以薦。薦。謂合黍稷。陰達于淵泉。以形。形。歸于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陽達于墻屋。以氣。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若灌以圭。大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奠。言既灌之後。而進牲。既奠然後燔蕭。是迎牲奠。奠。皆在既灌之後。而燔蕭。又在既奠之後。而燔蕭。大之。才。諸陰而事。

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謂羶。羶。骨之氣也。亦黍稷之氣也。祭。祭。謂燔蕭。燔。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奠。之禮。祭。祭。謂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肅肅。肅。肅。於室。以達其臭。氣。而奠。定之所。謂。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應氏曰。陳氏說是也。蓋既奠之。乃夫人奠。奠。之。莫。在朝事時。而鄭氏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銅南之。莫。以釋之。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與字絕句。鄭以與字屬下句者非。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骨所主。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管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於天。故求諸陽。形魄歸於地。故求諸陰。成。謂。其。禮。

禮記祭義

郊特牲第三

主

及其死也。形魄復歸於地。故求諸陰。先求諸陽。則。魂。氣。先。求。諸。陰。則。向。臭。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只。以。氣。而。生。故。凡。臭。皆。陰。也。殷。求。諸。陽。周。求。諸。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皆。兼。用。焉。經。言。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室。索祭。祝於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廟。尚曰求諸遠者。與。荀百彭切。

孔氏曰。詔。謂也。祝。祝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尸。謂南面坐。上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用薦。薦。豆。也。薦。乃取。取。牛。肝。骨。燔。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薦。祭。於。土。謂。分。減。肝。骨。以。祭。主。前。當。此。時。王。乃。親。流。爵。於。壺。壺。而。婦。之。以。祭。於。土。謂。制。也。謂。制。其。所。而。不。相。離。今。云。詔。祝。於。室。是。燔。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

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生戶西面南面也上云
祝於室天云用牲升首云宗祭以文夫之故知直
祭祝於室當為熱之節薦熟止祭之時祝官以祝辭
告於主若低禮少牢或用柔毛則用薦薦事於室
祖伯某是也宗祭祝於房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
求祭於房也房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
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於房註云門內平
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祭
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房於於東方是也今此宗
祭是正祭日之房禮器云為於於外以其稱外故注
云明日釋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
祭之也祀大也毛血告廟今之物皆陳正祭之日明
此房亦正祭之日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此解正祭在廟門之時或設祭在室或設祭在堂不
知神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室乎故兩處設
祭也或謂遠人主此祭祭為於於之時其神靈或遠
離於人不在廟中祭於房者庶幾求於遠者與言其
遠處求神也鄭注云至為難乃更延主於室之與者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主

主

約少牢特牲饋食在與室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
主北焉者以在與室而以南方為尊主尊故居南主
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是尸
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注此注雖參禮記
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
委曲也云謂之於以於祭祭名也者以於是有門門
日祭也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祭時當朝
祭之節鄭氏詔祝於室朝事是尸於戶西南面有主
席東面取牲腍骨燎於爐炭洗肝於甕地而燔之入
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用制
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尸履
人制腍殷人先求諸陽月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
朝政時取牲腍骨燎炭洗肝於甕地而燔之若周
人制屍雖在此時其取腍骨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
節詔祝於室詔使人以告神方是時諸事畢而朝事
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諸神皆在後可以詔祝
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謂制牲時

當饋食之節半人所謂制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於
主謂尸未入祝於主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而
黃運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
毛則薦用薦薦事於室祖伯某向饗當此節宗祭
於廟謂尸已出祝於房而已是之謂宗祭若周祭
尸出於廟門卒養有司徹饌饌於室中西北隅有司
之設當此節諸請求諸陽灌地求諸陰奏樂求諸天
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諸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
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
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
上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於主宗祭祝於房直祭
祝於主求諸近也宗祭祝於房求諸遠也方氏曰直
祝於室即血毛諸於室坐尸於堂即奠定諸於堂用
牲於庭即納牲諸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
於室即升首報陽直祭祝於主凡室事是也宗祭
於房凡門事是也宗祭即求之不曰求而曰求者以
於於無不之也故此之謂不遠近人而已又通神之
遠人然不可舍是以求求以動諸廟前之鬼神焉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主

主

故覆祭於房前日求諸遠者與廟
門之旁豈貴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訪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頂
也相饗之也既長也大也尸陳也依音陳所音新
鄭氏曰倮猶素也倮或為說所者尸有所俎也肅
人君服辭有富也或曰福也者倮也直者訓所以升
首祭也直或為倮相謂諸倮也諸倮尸者欲使倮此
倮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各拜其親其親
人受祭福曰倮長大謂也尸或於為主此尸神其
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此訓祭祝所為之事
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既取半心舌載於所俎
俎也直也言首為一體之正特牲饗尸時尸執
南之俎設饌以饗之尸遂祭味是相饗之也尸
主人俎倮長久廣大也方氏曰倮也素祭祝於
於正祭之後而又素焉非強有力者不能如此有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鹽之
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斲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后斷也應呼今切

孔氏曰。修物皆人功。和合爲之。則天產自然。故云
貴天產也。煎鹽治之也。設之於醴醢之止。故云煎鹽。
刀之用。必用斲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
聲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菜蓀

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

禮記集言

郊特牲

五

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養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和去聲。琢注音。大圭。切。黼。音。古。老。切。黻。音。八。切。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也。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

明水。司。明。以。陰。所。取。於。月。之。水。也。清。越。菜。蓀。藉。神

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亦當爲菜字之誤也。是謂蒲

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人。云。疏。布。入。尊

醴。祭。天。則。蒲。越。菜。蓀。之。尚。是。神。明。與。應。謂。刺。鐵。言。當

車。以。升。漆。雕。飾。之。爲。近。郊。而。祭。天。乘。素。車。者。尊。其。質

素。貴。其。質。而。已。矣。此。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
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
同。於。尋。常。身。所。安。養。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
交。神。明。之。美。方。氏。曰。天。味。以。淡。爲。本。成。於。醴。作。於。醢
化。於。苦。窮。於。甘。發。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
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

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以天地之文。自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織五采所會
織五采所會。言其文則章可知。言織則織可知。是皆色
之美者也。布之於帛。升多而審。粗者升少而疏。女功
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楊雄曰。舊穀之組。屬
也。其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
於蒲越菜蓀。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菜之貴者。莫
如法。大羹則以淡爲貴。而巳。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
則以玉爲貴。而巳。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
言其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
質而已。前曰不可同於所安養之義。此曰不可同於
所安養之其樂。猶
有義焉。義則甚矣。

右記祭禮所用器物之義凡一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禮記集言

郊特牲

五

孔氏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主皆
特牲。社優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
則駝

○天子適諸侯。諸侯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

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天子適諸侯。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

用饋。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

亦饋也。鄭氏曰。饋者。饋也。有牲。牲之情。享。任子也。

周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特牲。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

但以貴誠爲主。蓋諸侯以事天子者。而事天子。則足以
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則足以貴其功也。
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繁步

鄭氏曰此因士以少為貴禮器言大路者更此乘
子之誤也孔氏曰後三器猶賁大路者更此乘
如以兩故大路五牲禮器非加兩之義若大路為
也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一則則同其
言大路繁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
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
就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蓋言大路以兼車木土
則殺之太路五就七就屬宜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
是

右記祭禮貴誠賤物等義凡三節

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解郊血饗腥血氣也夫
饗食有味人宜近事天宜極誠用血是貴氣而否
貴味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近味近又降於
宗廟用燔燔又近味鄭氏曰禮以全於天者為沈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三

厚近於天者為差厚以近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
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燔者近
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
之禮也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故方氏曰一獻孰
則饗味矣非不敬也特
不若血腥燔之為至敬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修而已矣

服切

孔氏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後
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鬱鬯是臭故云用臭也此
亦明貴氣之禮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
食之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
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禮雖設大半之饗
先薦服脩於庭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此亦
明不饗味之義也鄭氏曰
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大饗者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三

鄭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
敬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生肉之辭
則有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
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
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
也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逾三重諸侯之席止於
二重則君之席三重者是殷制也蓋受殷之文雖不及
於周之盛而禮之設有多於周制則周於夏殷之席
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歷曰按大饗有三禮異名同
大饗腥謂大饗先王先公也人饗尚服脩天子饗諸
侯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諸侯相饗也饗先王先公
謂之大者以大饗設廟之主畢陳此時始時祭止及
親廟者則為大也饗諸侯謂之大者言天子饗元侯
之禮盛比常時饗諸侯者大夫諸大夫諸臣等則為大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三

也故三者皆
名為大饗

右記祭禮貴氣賤味等義凡三節

饗神有樂而食皆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食養陰氣也故春哂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凡聲陽

也 禮記集言

孔氏曰饗謂春嘗孤子神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
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神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
故無樂無樂者陰有樂者陽也陰陽之義也飲是清
虛養陽氣食是滯實養陰氣神饗在春為陽食嘗在
秋為陰神嘗同是追養養食同是實功其事無殊故
云一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禮得上文陽時為饗則

有樂故知凡聲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大廟則
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春曰禘。此篇所論夏殷之禮也。
舉者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按王制
夏后氏養老以饗。則用春時。有樂無食。食之禮。成
人養老以食。則用秋時。不作樂。無春之禮。用人
而樂。陳氏曰。食音無。養非殷周之制。則氏曰。考於
商頌周官。則食音有。未有不有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執按凡飲以下。推明陰陽之義。要食音有。其義無二。
而有用樂不用樂之分者。以飲食別陰陽。而凡聲皆
陽。故也。止言飲食者。神音祀祖考。祖考之氣。即天地
陰陽之氣。顯而易見。不待言也。又按神當作禘。夏殷
禘也。禘音也。而禘也。春物未成。祭品不具。宗廟之祭。
主於灌獻而已。秋則百物成。主於饋食。故曰。禘是禘
死者者之子孫。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壹

孔氏曰。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
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而五聲八音。陰陽也。禮以形生
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者也。形教謂事
卑大小并伏之事。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禮樂
由於天地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是日。此因上文凡聲陽也而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舉
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莞竹在下。貴人
聲也。

孔氏曰。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有王事勞者。其
燕饗之禮。奏樂之節。說義行無禮而入。奏門。行樂
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以進賓。蓋周頌肆夏詩。有式序
在位。莫不震疊之文。樂實而作此詩。蓋示和易中情。
嚴敬之節。賓主交錯之時。高堂隆肅。肅之意也。賓主
獻酬而樂作。及卒爵而樂闋。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

宜天子養美之也。人復饋賓。與此酬酢之時。樂王
升堂而歌。清廟之詩。蓋周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
發賓主好德之心。如禮樂之義。發主之仁德。禮
肅之敬。發賓之義德也。陳氏曰。示易以敬者。所開示
情也。要德者。示德也。莞竹在下。所謂示事也。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之禮。樂
不止於卒爵。樂闋。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樂。故者。
中以明上下也。然夏公問言入門而全作。則不止於
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清廟。言
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
則不止於肆夏。何也。蓋夏公所言者。天樂之禮。則
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也。○就按曰。天門
樂自此始也。日展歌。則始於終。之矣。樂闋。云者。
猶言闋離之亂也。此二句當在貴人聲之下。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遍為
列先知也。以鍾大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

禮記集言 郊特牲卷三 貳

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列後

孔氏曰。旅幣也。通也。鍾金也。獻金為作。鍾其大
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孔氏曰。幣。庭實也。車
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
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所貢之
各有所期也。通以下。即旅幣無方之義。是蓋知之。
陳之最在前。陳金則大於禮後。不謂金金而謂之。禮
者。黃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鐘也。金性柔。和。禮
時變。金而後幣。金周者。禮之中。故云。參之。禮
約是成。禮之成。今得其皮。未列在庭。表示君臣之
能服四方之成。德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
或錦。緇。緇。緇。之上。是表往歸於德也。謂主
君有德而往歸之。此一節朝聘庭實之物。

○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
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
夫王時設爵，不敢自尊於諸侯。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
路切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大夫饗君，由阼且當也。孔氏曰：春秋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則諸侯祭天子，亂世非正法。臣既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大夫富貴，專制名君而饗之，則干闕亂紀殺之，是猶絕惡淵，得其義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桓公于也。才欲立慶父，季友以君命駁之，慶父秋二君路殺季友以略求之於魯。魯人歸之及魯，使公子魚請，不許。乃歸。案三桓之前，齊有無知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作亂殺君，而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三

禮記集言

卷之五

卷之五

桓之後，若某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

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
鄭氏曰：私覲，是外交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若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孔氏曰：朝覲，諸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為人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若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按禮，臣出使有私覲，謂大夫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則可以私覲。所以申已之誠信也。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所以致敬於已君也。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記記者，諷其與君無異。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百，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天子也。肆夏，借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收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列於庭也。天子百，楚并桓，魯用後世之。大射禮，燕饗諸侯，猶奏肆夏。文子亦奏之，此謂猶賓樂也。

右記祭禮有樂無樂等義凡七節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采于陂，粢而舞。武采大路，諸侯之借禮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千，通也。擊，得其實，如擊也。武采，大路，殿天子禮。孔氏曰：天子宮縣，諸侯千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實，但不得采于陂，諸侯

禮記集言

卷之五

卷之五

服而舞，諸侯合采時王車，今乃東萊之夫，諸侯祭明堂位云：祀周本於大廟，牲用白牡。至春秋，祭統云：采于王，威見而舞，大武皆天子禮樂，特舉公魯唯用公廟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反它國諸侯，二王之後，祀父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借也。詩云：錫鞶以金飾，謂用金革，傳其音，貴外高如廟，貴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也。
鄭氏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魯氏旅樹，門，臺，猶蔽也。趙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象士以雉。反玷，反爵之玷也。蓋在尊南，而君相見，王諸既就，反爵於是，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黼為黼，繡黻為黻。名也。詩云：素衣朱紱，又云：素衣朱紱，繡黼也。孔氏曰：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加木曰臺門，樹也。中衣，以上為之中衣，謂是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朱為紱，又五色繡曰繡，白與黑曰黼。

音清

鄭氏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魯氏旅樹，門，臺，猶蔽也。趙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象士以雉。反玷，反爵之玷也。蓋在尊南，而君相見，王諸既就，反爵於是，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黼為黼，繡黻為黻。名也。詩云：素衣朱紱，又云：素衣朱紱，繡黼也。孔氏曰：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加木曰臺門，樹也。中衣，以上為之中衣，謂是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朱為紱，又五色繡曰繡，白與黑曰黼。

雖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結為結請於結上刺刺不刺
扶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
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也
不得結請為領升朱為緣耳

故天子微諸侯借大夫強諸侯存於此相貴以等相親
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借所由孔氏曰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
於君而相相尊貴以等列相親以貨者大夫私相賂
以貨賄不辟君也馬氏曰諸侯之借由天子之微諸
侯之見者由大夫之強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財
不譽其所欲此天
下之禮所以亂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
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禮記集言

帝考卷五

卷

鄭氏曰魯以周松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
見而借焉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孔氏曰天子繼
而立子孫以不肖故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
之所以為二代之後者猶尊尚其往昔之賢取其法
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則不可
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
也左氏說周家月夏殷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
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惟則敬也敬其先
而封其後漢唐天寶三格二王後漢曰一云二五
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格此據樂記武王克商
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
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有一代通二王為二
格此據左傳云封郊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
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有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通
於三以通三正梁崔靈恩云初說為長何者禮記郊

禮記集言

帝考卷五

卷

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
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
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
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郊公以
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按
二王三恪經無正文若案禮記武王之封遂以
為通存五代則無不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
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益以堯有則天
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於星辰正名定物自以功濟
萬代經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
通法故此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
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雖師法豈
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
左傳云封郊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况歷代至
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若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
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若虞氏之時棄為高
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稷祀是也丹朱為唐
作質於虞清廟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
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為夏氏之後後得雖不
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為二王後矣周則封
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虞
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陸氏曰新之言可以
已也雖可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恐太過故不
過二代○鄭氏按凡受命為天子必封前二代之後
得自行其禮樂正朔以為本朝法故曰尊賢也一代
之前豈不可尊然世遠不能盡法周封虞後而封唐
後封之而已不存
其禮樂正朔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孔氏曰寓公者何地久地之君也或天子
削地或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取以寄
寓也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
寄寓而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
古者不使
之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日之北面答君也。鄭氏曰：君南鄉，天子諸侯而南。

天子諸侯而南。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鄭氏曰：大夫之臣，先首至地，祇之隆也。

鄭氏曰：大夫之臣，先首至地，祇之隆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鄭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者，有賜，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答已也。

鄭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者，有賜，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答已也。

以人也。

右記祭禮之僭等義凡七節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禮記集言

卷之五

聖

○

孔氏曰：敬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唱，專一其心，用以祭禮，猶恐爲敬不足，於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也。

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遠，故設而問之，方氏曰：祭者，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致齊之，齊不絕蓋其

事矣。

○

孔子曰：緹之於庫門內，初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

鄭氏曰：初之，禮宜於庫門外之西室，緹又於其室，初

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緹，其祭禮而事

尸禮人，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

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主，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孔氏曰：緹祭當於廟門外之

西，今乃下庫門內，初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下庫門

○東方，朝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

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初是求神之名，緹是

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室內求

神，堂上接尸，二者同時也。

○鄉人視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氏曰：鄉人視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鄭氏曰：鄉人視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神有驚恐，身者朝服立於阼之阼階，存室神之

朝服以祭，故川祭服以依神也。葉氏曰：雖有二名，

猶視也。以祭服爲義，故文從難，鄭氏曰：雖有二名，

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之名誤也。

故以影爲名，鄭氏曰：以爲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

氏曰：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容相應，何以能射，

容與樂節相應，言其兩事相應也。鄭氏曰：何以

言其難也。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止於禮，非難，而其

此於樂爲難，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

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

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如此。

而身可以言會，故曰何以。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孔氏曰：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

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之義相

似也。爲士理合能射，不能則垂於爲士之義。

右記祭禮之失等義凡五節

禮記集言

卷之五

聖

祭義第二十三

鄭氏曰祭義者記祭禮齊肅肅羞之義也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也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既則為義而附儀禮經後矣此篇雖名祭義然是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而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非引儀禮經文而釋之故不附經後而存諸記篇之中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禮記集言

祭義卷五

一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數色各切

天道一歲有四時君子取法於天道而一府一祭歲通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方氏曰數疏言其時須忘言其事不數與忘言其心

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

迎來賓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後音備伏教律切

陽宅歷切等以之樂音洛

鄭氏曰禘嘗既降上脫秋字今從之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悽愴悲慘意怵惕驚恐意來謂雨而生物長物之氣伸而末謂雨之濕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雨而收

物歲物之氣屈而在則屈考之魂氣旁隨之而在也歲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慘者非往其樂而然以而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留也履時而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知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天地之氣春秋往而祖考之來往與之俱存之祭也孝子追其考之來而樂於見之故春祠有樂以樂之也秋之祭也孝子送其祖考之往而哀其不復故秋嘗無樂以哀之也然禮記按天子諸侯之祭孔疏謂周禮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四時皆不用樂此記云春有樂秋無樂蓋是言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何據全屬可考朱子曰春秋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祠有樂以迎來秋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也按此節經文本明當註不免穿鑿凡祭莫不哀悽悽悽也洋洋如在之誠當體神也若據舊說樂悽悽也而非哀矣秋而悽悽不必役問樂見矣樂悽悽其樂之謂與若將見之耳文耳若謂孝子之樂悽悽

禮記集言

祭義卷五

二

怵惕者無時解念如見其親非徒寒暑適運之應也如見者如見其親如見其在也故初祭而樂以迎之祭終而哀以送之送之謂之正以致孝子如在之誠也燕禘其聲所以求神於陽故於迎言樂祭終則哀蓋其故於送言哀其實迎來未嘗不哀送往亦當無樂經特各舉其重者言之耳末二句是古經不知何代之說記禮者引之以明禮才送往之哀若謂古人嘗有樂禘無樂者亦只是迎來送往之故蓋春神之氣即造物之氣春夏造物之氣至祖考之魂氣亦至秋冬造物之氣在祖考之魂氣亦在故嘗有樂禘無樂即此可知仁人孝子之所以樂其親實有愛則存慈則著者非徒借歲事之文而已

致齊於內服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謂皆切所樂五數切所為云云

為齊之親也。

發通音旋
恢開代切

發通音旋
恢開代切

題記集言

卷之五

三

食穀之屬要也孝子肅然辭獻行步周旋或或月
當此時必肅肅然如聞孝動容止之聲設焉已焉孝
子出戶而靜聽愴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或
士虞禮云無尸則聽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饋
視問尸廟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故謂虞祭無尸
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韓氏曰便發與饗義通
不分明我肅謂靜而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便發肅
然愴然蓋所謂如在其上也在其左者也張子曰肅
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某家氏曰前言致其祭思
於未祭之始此又言祭之日也以愛之至則存不忘
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於無聲
之中而有所聞周旋出戶者以觀之在此不忍遽退
故必周旋而后出戶祭聲者思至於饌玉之時猶出
戶而聽愴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饗親之將始
而不得見也心馳志巷而然既愴然矣又有聞焉則
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誠之

不敬乎？

夫音扶 慈苦角切

題詞集

祭義卷五

附

所至而

不敢盡其

○唯聖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第許亮切作

字倫羊朱切
享祭二字義不同而字通用辨之不明則易於相亂享獻也祭享之享假借字字謂烹飪祭物而獻之也神也燕享則以飲食獻諸賓客朝享聘享則以庭實獻諸王公皆是享字而亦有通用饗者饗帝饗親之饗謂能致神明來飲饗其祭也從食從鄉謂鄉字也祝辭曰饗曰尚饗皆是饗字而亦有通用享者此與忠者孝子專一以鄉其親而飲其親之飲饗也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旁天誠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邑不鄉曰作與委相

禮記集解

卷之三

五

春齊之莫也此時若率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僕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豆進豆隨勿勿猶勉勉然受之貌孔氏曰此則孝子祭莫也親故饗之意饗帝為難故唯聖人能之饗親不難故唯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饗然後能使神安故饗齊齊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也山陰陸氏曰孝子臨尸而不作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為親則宜有作容若率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後鄭氏謂釋祭莫也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宜待釋祭而後已釋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率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奠盞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率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率以相助也內直之謂敬也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已則事無不順愉愉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貌

戒止其宅而專心一志以鄉于親而莫其饗也○按此節重鄉字惟鄉然後能饗可知饗親之不易與享帝等臨尸不作至忠也皆言孝子之鄉親所以然者饗不以鄉而以誠無以鄉之敬道考之饗可辨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且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文王與詩

孔氏曰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欲復生也周中上不降下於重房而親之親如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忠誠也故思思親之不在時欲如見親所愛在祭則自思思小雅小雅之篇而云文王詩者

禮記集解

卷之三

六

記者斷章取義饗而致之已從而思之者既設饗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欲饗故必樂又思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難故必哀也方氏曰事死如事生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至痛極也思日必哀有終身之哀也解詩如見親聞名心懼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况祭之正日乎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就按如欲至然福是上意謂如見親受飲之色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繼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贗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

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三

七

邱氏曰嘗秋祭也。親請身親執事時也。聖與趙趙。少戚儀也。趙請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父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自血屋始。至反饋。是連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惟惇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當。有祭宗廟。賓客漆漆。濟濟。主大慈而趨趙氏曰。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後饋。故云反饋。斯士大夫從饋執始。樂成。謂設饌進孰拾樂成畢。謂進饌。

設恍惚者想像之精方氏曰恍惚若無惚焉若
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像如此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
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
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愍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
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音還復扶又切
衛音連

禮記纂言

卷之五

及奠之也。又見于客親。饗是日。行。必恐及奠之也。又身必誠。孝子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如懼不及愛。所謂致愛則存。如高焉而未綽。所謂如親聽命。如將弗見。所謂如將失之。如將復入。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聞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心。遂遂言思親之心鍵乎所。言實而無偽。善言愛而無惡。義成健者如真。常不盡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委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慮言慮生。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邑言。敬齊之邑。不再持。鄭氏曰。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受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隨之屬也。宿者皆出。闕。賁。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祭祀畢而不知親所在也。賁則遂迷相隨行之。親恩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處事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時三也。宿者皆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視。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受之親。蓋望其來之切。為奠之時。神已歿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未之者。未語也。蓋喜

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則
益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其將見其復入，
益喜其不去而復來也。這猶離去也。然善不遠身，如
懼不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遠心，如語焉而未之然時，
也。思慮不遠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
心形諸色，而齊省之。如將復入之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弗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
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
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
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懽懽以與神明交，庶
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禮記集言

祭義三十三

九

鄭氏曰：此時猶先時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備既
設，謂掃除及黜聖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論其志意，謂
日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洞洞屬屬，
也。孝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如恐將失所奉持之懼。
此孝子敬心之至極也。既薦，於是使祝官啓告曉諭
鬼神，以志其思念情深，懽懽似神明交接。庶乎神
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鄭氏曰：洞洞內之重
幽深屬屬，言其瞻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登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三。慮事具物，而虛中以治之。
一也。此祭之先也。備百物既備，則夫婦奉承而進之。
二也。此祭之始也。再申其義。蓋夫婦奉承者，致愛
也。而又洞洞屬屬，以敬其敬焉。乃以孝敬之心至也。
與一句結之。房室禮樂既陳，則百官奉承而進之。三
也。此祭之中也。再竟其義。蓋百官奉承者，致敬也。

又論神交神以敬其愛焉。乃
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敬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
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已而已。如若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也。孔氏曰：慈惠謂心盡其意而愬焉。謂外亦慈其信
與敬，皆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也。衆事非一可概云。
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退必敬，衆事非一可概云。
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就我慈
而慈者，慈之至也。慈信敬屬內，禮屬外。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其進之也敬，以
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

禮記集言

祭義三十三

十

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
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放也。已徹而
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敬齊者，謂
切皆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事可以知其心也。
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
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退
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盡退而立
則全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謂其身之居
也。而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敬也。退而立，如將受命
則則終始如始矣。鄭氏曰：進之謂進血饌也。饋饌已
也。房之謂進饌也。欲，猶願也。齊，猶齊也。因循質陋也
而忘本，而新字也。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誦，以其特現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奉芳勇切候魚
檢切格苦角反

以上十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要

禮記集言

祭義卷二十三

士

心者言氣以先於體而言也。以見於面者言容以重於身者言和順之氣愉悅之色婉順之容皆深愛之發也。此孝子之家由中而達於外者故其愛之所行有如春之溫也。玉重寶也執之在手唯恐其或墜或器中水滿則奉之在手唯恐其或溢故其恭敬安詳洞制始焉然所性雖輕亦如至重而不能有所奉歸正亦如敬慎而將失之失之前益出其水也。此孝子之教以愛而達故其效之所形非如秋之厲也若夫嚴乎其整肅而外見可畏之威儼乎其矜莊而內守不洽之情則敬勝其愛而非孝子所以事親之道乃既進成人者之道也蓋孝子事親常當款愉如始如承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嚴威儼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故入戴記云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番陽饒氏云執玉未盈以卑承身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後魏會如執玉奉盈並按諸家解洞洞屬局孔疏引虞翻輔氏屈氏以字義損之或云洞洞實懸貌屬局專一貌皆未為盡竊疑四字是恭敬安詳之意或爲以卑承尊之敬

而與嚴威儼格以上臨下之敬不同也。慕容氏曰：在人心也。孝子之所本。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延。平周氏曰：如孝王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鄭氏曰：成人既冠者。孝天則不失其端。子之心也。

右記宗廟祭人鬼之義凡十一節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爲神魂清人之體則
則其體魄之靈爲鬼死者并昧而無知生者顯著而易
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固其盛者可以知
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
神爲鬼聖人制禮合祭已分經之魂魄而報祭
之以此牧民其義聖奧妙故爲教之極至也

潛記纂言

卷二十三

主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此言人之靈魂死則爲鬼也。靈魂之能活動爲生，不活動爲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於土。以其歸土故名之曰鬼。歸於土者，人之骨肉死則葬埋於地下，朽腐而爲野中土。壤。○叔按：魂，魄者，人之靈也。魂附氣，魄附形。靈魂出入氣也，所以靈魂者，魂自耳日聰明者也，所以聰明者，魄也。人死，則魂升於上，魄降於下。魂，陽也，陽升而爲神。魄，陰也，陰降而爲鬼。衆歸也，往而不可見也。神，伸也，來而若有像也。人死，骨肉歸土，骨肉亦也。魄附形而有形，聖則魄往而無所著，故謂之鬼。非以骨肉歸土爲鬼也。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爲神也。不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於上。而爲昭明與天之賦明者混爲一。其昭明者。卽其魂氣之蒸。萬悽愴者也。君如火氣之上蒸。萬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金氣之氣之涼寒。此卽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者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於上。蒸骨肉變於下。而言爲昭明。對爲野土。而言蒸萬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者也。對此之說鬼而言。心賦發昭明。尤景活潑也。茲言凝結熏蒸也。悽愴渠烈悽愴也。皆謂氣之發揚。百物卽衆生。精氣之靈也。惟靈故謂之神。又按上節衆生必死。胃二節。文正謂百物之精與衆生必死對。是。

禮記集言

彙纂卷二十三

主

萬民以服康熟其切

上分言鬼神而此總言之。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蓋神是陽精之靈，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爲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著而名之。日鬼曰神，名之曰神，是與天地生物長物之氣來而伸者同名之日鬼，是與天地收物藏物之氣往而屈者同是爲鬼之極。使民皆知死者有靈而報事之，是爲民之法則也。然首黑首之民也，人莫不思慕其親，故其心莫不敬畏，悅服百衆萬民。互言也。一統按鬼神二字不並言鬼而神也，惟鬼而神，故人尊而奉之，是即聖人所以示人則也。故民皆畏服其教焉。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
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

方氏曰。言明命鬼神。則爲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故聖人以是爲未足。築爲宮室。則致其實矣。宮室者。廟之宮室。非人之宮室也。宮室。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親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邇可見矣。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爲宗。疏而遠者爲祧。廟則備矣。祧則黜矣。所以別親疏。遠邇也。祖則以教反始也。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祫曰宗。廟之名也。禘。百世不遷之宗而言。祧。遠廟也。廟之親而邇者爲宗。疏而遠者爲祧。反。還也。古猶昔也。反古。謂還思往昔之時。復與反字同義。如。謂魂氣之所始也。不忘。謂常思念也。所由生。謂禮魄之所由以生也。於廟之疏而遠者。則追思吾受氣之所始。謂自彌以性。建於祖也。於廟之親而邇者。則常念吾賦形之所由生。謂自母也。上達於父也。此人心所同。故以此教民。則民悅服。而聽順其教者。甚教遠。瑤管。不待盟之而後從也。○狀

禮記集言

樂善堂

市

按反復追尋也。歸來祖禱。不思所由生。補足上意。又正公以始爲受氣所自始。出生爲形所由。欲似屬近理。又泥舊註分屬祖禱。則自相矛盾矣。○前首專以鬼神之幾。民已服。長今教以報祭。通得乎人心之真。故益悅服而聽且速焉。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黷蕝。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苾苾見聞。以俟。緇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聲力名切。癯注音聲。今讀如字。見
 重音開。隔之間。俠古洽切。無音武。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
 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
 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闕字之誤也。有當爲聲
 聲之誤也。燔燎饗齊。雖以蕭尤。取性祭脂也。尤猶氣

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脾。配以佳饌。謂雜之兩醑。醑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本其類。孔氏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氣魄既殊。故祭之時。二禮亦異。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朝事謂早朝祭事。饋孰謂取膳。皆燎於爐炭。謂雖也。燔肝。謂兼焚蕭蒿。是雜以蕭蒿。此三者是報氣也。饋孰時。薦此黍稷。謂肝肺首心。雖以兩醑醑酒。此皆是報祭形魄也。加以饔飧者。非但薦孰是報魄。以魄在地下。飫飽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也。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燔燎。得香蕭先之。為是氣。黍稷。肝脾之屬。是實物。氣虛。遠以馨香。虛氣報之。時所薦之血。腥及所發之肺骨。及至安之薦。三者之臭。皆聞於鼻。而其馨上達於天者。故以也。報升天之魂氣。預讀如字。謂所發肺骨之臭也。饋孰時。所薦之黍稷及所薦之肝脾。首心。及醑。孰之醑。三者之味。皆可於口。而其馨不達於地。故以此氣降地之醑。言所報之醑酒。而因及祭初灌地之饔飧。亦是下達於地而報魄者也。報氣者。孝子反思愛氣之所始。故曰。秋。秋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賦。既之所由生。故曰。收。民相愛。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父甚愛其子之身。以其為吾體之遺也。子亦甚愛其父母之身。以其為吾體之所由以生也。是謂相愛。上謂天。下謂地。與前登揚於上。斃於下之上下同。以臭之。虛報氣者。求親之魂氣於天。是於在上之天。而用其情也。以味之實報魄者。求親之體魄於地。是於在下之地。而用其情也。是二禮者。義理與於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養
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在才切。紘音宏。耒力內切。醴音洛。齊音資。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長樂陳氏曰天子爲不
干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見而未結。朱者正陽之
位也。見而未結。朱者正陽之位也。見而未結。朱者正陽之位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龜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
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幃而受
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
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
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

新詩斤切奉芳勇切禮章勇切戾力計切
食音嗣單音丹繭古真切與音余下同幃

音馳率音律又音類
又所律切纁悉刀切

謝氏曰大野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災之者及早涼麗末之風災之使靈氣燥乃以食穀豔惡淫也風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茂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帝王后之服而云夫人

此一小時亦分三小節養獸之官屬牧人是也及歲時謂之歲時祭而犧牲之時也及正時則養獸之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闍。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

十

注 音 公 或 如 字

孔氏曰：此春分朔日。秋分夕月也。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外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內。是別內外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用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聘，聘之月。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食，是致入下之牲也。方氏曰：封土爲壇，其形高而顯，龜土爲坎，其形深而幽，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封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明在外，人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祀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勢，以出於人爲也，故言制上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平

丙切

夫起呂切奇紀
宜切邪似嗟切
鄭氏曰因祭之義泛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物行
入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
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致猶
少也方氏曰用志不至用力不至不能有致則不足
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
致物用致義禮所以盡人道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
正澄曰致謂推而極之致反始謂報社之禮人物未
始於天地故祭祀以報之上文宗廟報氣亦云復始
此之反始則專言天地之神示也致鬼神謂宗廟之
禮鬼神即夫子各半乎所問者禮運祭山川亦云佑
鬼神此之鬼神則專言宗廟之人鬼也和用猶言利
用和濟利於人而不爭反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
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義也讓
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

生也。或長或幼。或貴或賤。或先或後。或和或用。或富或貴。或後或先。也。厚。所重也。重其所本。本謂氣於天。賦形於地也。和。謂在己之上。故尊敬其鬼神也。物。謂食貨之物。民用所資者。民衣食足。則可致之孝弟。而正民之紀也。民紀。即義。義事也。謂君父之尊及兄與夫也。相推讓。則無復有爭。故曰去爭。合此五者為句。以治天下之禮解上。天下之禮。謂此禮乃先王以治之。治天下者。以此五者之禮治天下。則天下皆治。而無奇邪不從治之民。縱或有之。亦微少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孔氏曰。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長樂陳氏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向位。宗廟於人道所尊。則不左其親之意也。陰陸氏曰。左宗廟。不忘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賢家右宗廟。尚親親。又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

禮記集言

祭義卷三十三

至

右記祭鬼神示之義凡四節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長如兩切。為云四切。

鄭氏曰。貴老。則凡在己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貴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慈也。貴也。推其所為。如此。則天下之大。可運於掌。其於定天下。何有焉。澄曰。治謂理之使不亂。定則各安其常。而無不洽。通謂聖人盡道。與天為一。有德。謂賢人能得此道於心者。有德者。則未至於道。然近於道矣。貴。為公卿大夫。雖非比君。然其位之貴。近於君矣。老。謂人

之老。雖非吾父。然其年之老。近於吾父矣。長。謂人之長。雖非吾兄。然其年之長。近於吾兄矣。幼。謂人之幼。雖非吾子。然其年之幼。近於吾子矣。惟其相近。故推吾之所尊。所敬。所愛。以及之也。○就按。惟能體道。慈貴近道者。惟忠於君。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子。故貴近君。近親。近兄。近子者。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上子。况切。

是故二字。承上起下。上文言五者。前此不申言。首二句。未一句。但舉中間貴老敬長二者言之。貴老。孝也。敬長。弟也。至孝者。中之事其父。如天下之事王。王者天下之所尊。父雖非王。而其尊有同於天下之王。故曰近於王。至弟者。中之事其兄。如列國之事霸。霸者列國之所長。兄雖非霸。而其長有同於列國之霸。必有父

禮記集言

祭義卷三十三

至

父。謂父之也。必有兄。兄。謂兄之也。又夏解上二句。至孝者之事父。如王。而天下之事王。如父。王者天子之尊。雖非人父。而必有父之者焉。謂天下尊之。如其父也。至弟者之事兄。如霸。而列國之事霸。如兄。霸者諸侯之長。雖非人兄。而必有兄之者焉。謂列國長之。如其兄也。子之事父。如王。弟之事兄。如霸。天下列國之事王。事霸。如父兄。此人心自然之理。先王之教。因人之心。自然而不改。變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如衣之揭其領。而衣無不隨順也。○就按。人知上與霸之尊。而不知至孝至弟之事父兄。如事王與霸。蓋其尊同也。惟父與王同尊。故雖天子亦必尊其父。惟兄與霸同尊。雖諸侯必尊其兄。此非我提。特長愛敬之。且先王因而不改。而治天下之大綱。於是舉矣。應氏謂至孝至弟。合乎王霸之道。非文正公以必有父兄為人父天子兄。諸侯亦未嘗

子曰。言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故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初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言上文所言孝弟之義。謂建
立於此不謂什也。仁者於人無所不愛。而當先於已
之父。故曰自親始。蓋者於人無所不敬。而當先於已
之兄。故曰自長始。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
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其猶推也。言以此
為事。而不敢懈也。有親謂知有其親。而已父之
親。而於凡有服之親。皆知有之也。用命謂能川其命
而已。兄之命。至於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也。慈睦。即
愛親之孝。所尤敬長。即恭順之弟。所本。錯。實也。以此
二者之教。置之天下。則無不從其教者。故曰無所不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尚記纂言

卷三十三

重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鄭氏曰。貴。謂無陽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
其室也。孔氏曰。此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尊德
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示尚齒。夏后氏
尚功。功高則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
貴之。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累世有功。世尊
而富。乃貴之。殷人雖而富者。猶貴之。用人於已有親
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補氏曰。有德者必有貴
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
厚親以反本。此周之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也。若夫
四代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馬氏曰。貴親尚齒。
已在此而後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親。尊親
則孝。故周人承之以貴親。貴親則尊親。尊親則孝。故
周人承之以貴親。貴親則尊親。尊親則孝。故周人承之以貴親。

親。所以貴富也。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貴富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

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承上文申言四代貴尚齒之義。謂不忘之與建
其親之遺。同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
尊尚年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
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

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

鄭氏曰。同爵尚齒。則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
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廷。不俟朝君。揖之
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
不許。其禮而已。孔氏曰。言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

禮記纂言

卷三十三

重

行。肩而不僂不僂則隨凡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鄭氏曰。僂。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隨行。車徒辟。乘車
步行者皆避老人也。班。白者。髮難色也。任。所擔持也。
不以任。少者代之也。孔氏曰。行肩而不僂。謂老少並
行。肩背不倚。少者若退在後。朋友肩隨是也。不僂
則隨者。若兄黨為難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行
也。出於此。則亦行焉。若難之。行。參差少邪。方氏
曰。車徒。其任行乎道路。凡老者則責。無不辟也。班
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班白者。不從也。凡此
皆道路禮順之事。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

鄭氏曰。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卷猶闕也。方氏曰。艾者老者爲老。歸寡孤獨爲窮。石林葉氏曰。雖以力計。果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然弟所以達于州卷。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狹狹

鄭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戍。不從力役之事。城之官分也。除猶多也。長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役。冬獵爲狩。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時方役煩重。適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墾田與追胥竭作。卽所謂旬徒也。允儒誤以爲丘甸之制。

龔

凡此皆搜狩禮順之
事故曰第達于搜狩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遠乎軍旅矣。

鄭氏曰什伍士卒部曲也孔氏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牛謂步卒軍旅之中主帥部領固當聚故云部曲方氏曰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言軍旅聚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書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尚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達曰凡軍旅五人爲一伍四伍爲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爲伍者四爲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乃所謂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蓋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一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又得什下士是爲同爲什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爲尚齒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縣放乎狹狹脩乎軍

旅衆以義化之而不叛也。往放切

孔氏曰此總結上文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親孝故能弟弟則孝之大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皇行孝弟雖死不捨也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履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履狩者用衆於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爲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欺和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黜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孟

業

鄭氏曰。西學則小學也。方氏曰。彰明堂以享帝。而事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先賢則樂舞。西學則簪笄。啓宗廟學。樂祖則有遺德者。所以教德也。朝覲以尊天子。而政爲臣之義。故以之教臣。馬氏曰。耕藉以供桑蠶。故以之教養。澄曰。凡享先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事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爲最大。孝經謂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弟一事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醕音

此承上文就五教之中獨提教弟一事詳言之也鄭氏曰高性孝組實地足而總于親在舞位以樂飭食也孔氏曰昨入之時入了祖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爵而饋食罷視執爵而歸于房也親在舞位持爵而

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有齒謂年有齒者之當敬老窮不遺者敬老所行之事不犯弱者不暴寡則敬老所推之條也孔氏曰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則寡者皆化而養之不見遺棄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故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此以下又歷敘尚齒之事此尚齒之第一事也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並其中學而五置於一處重其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兩旁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詩

禮記集言

祭義第十三

毛

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詩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爲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天子不得預大子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故云四學孔氏曰當入學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大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守手又切竟與境同

此尚齒之第二事也孔氏曰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方氏曰章者繼上至此而竟也待於竟而不敗越其所守外見百年者上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其禮待至竟者待問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此尚齒之第三事也鄭氏曰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試按東西相近之詞謂左右也行路也八十九十者在路之左吾在路之右行必見之不致越而過也若欲言政雖不值左右亦就而見之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此尚齒之第四事也方氏曰一命齒於鄉里其族則以爵齒不以齒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周官當正屬民於序以正齒位其言與此合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禮記集言

祭義第十三

毛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尚齒之第五事也鄭氏曰謂致仕在家者其人親君先與之爲禮而後揖卿大夫士諸日自有與氏貴德而尚齒至此凡十六小節前之一言德爵齒親之貴而四而尚齒獨專其一其二承上申言尚齒之事其三是以故以下至其七分言弟長之事其日有五其四而教弟亦與其一其二承上詳言教弟之事其三是以故以下總言尚齒之義以起下其四至其八乃各言之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樞而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

導以尊天也卷古本切知音

建猶豎立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為奇偶之象以明之，猶豎立標的，使人見之也。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是謂奇偶之象，相變易者也。指易之書而言，下易指變之易，指字占易之官而言也。周官大卜是也。易所繫筮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蓋卜筮一也。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大卜之職，而兼掌三易之龜是也。鄭氏曰：前以為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官大卜大卜主三光三易三變之占。孔氏曰：占易之官抱龜而西，尊其神明也。天子親執卑通，以卷見北而詳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決斷其已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尊，以尊敬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上文言在上者不自尊其智而尊天，事不自決，待神而決，是尊天也。此言在下者不自伐其善而尊賢也。

禮記集言

祭義卷十三

齊

不自善，稱人之善，是尊賢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曰：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為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惟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也。德善之所積，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善，唯讓於天則言德也。自外至內，謂之歸，自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歸，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陳則施之及賤，爵

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重，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義曰：古者明君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於天，師上又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自有其善而讓於人，亦廣上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既讓善於天，諸侯既歸善於天子矣，又不取自專而尊其祖考，皆為人下者之順道也。故曰：示願承前所言尚齒敬長之義，而及讓善尊上之順道者，弟之推也。

右附記孝弟等義，此三節舊本附記又附尊卑大

孝一節繫是大戴記全篇之文，此不重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祭統第二十四

後學朱軾

陳氏曰祭統者總序大綱。孝貢百職。統成下。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祭義則統成之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夫音扶沐

禮記纂言

卷二十四

一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怵念親之貌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言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高

羊向切音許六切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薦樂也。不求其爲爲謂福佑爲已之報。謂福於德教。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福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衆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己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爲敬。順於君長爲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

禮記纂言

卷二十四

二

此止以三者爲備者。以三者爲十倫之大故也。二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忌諱。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時。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飾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爲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爲也。明與明。與明與明。與明與明。不求其爲者。或爲己。或爲人。皆未免乎有所爲。是祭者。長則事親之事。孝。謂事親之道。追其往。繼其終。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高。應氏曰高。同爲高。養之義。而本有止而高。聚之意焉。○誠。按福也者。三句。釋福字義。言盡於己以下。釋非世之所謂福意。蓋己之所行。無不順。而神之所報。亦無不順。故曰然。後能祭。謂能祭而受福也。然以順致福者。乃自然之報。而孝子無容心焉。故曰不求其爲。蓋字。應氏作高。樂解最當。蓋孝爲德之本。能孝則百行俱得。而百福自聚矣。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親其順也喪則親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盡子忍切

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也

於聲言而見於本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

祭之敬也所以節其誠敬者祭之時也

孔氏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三者皆孝子之所當行故曰通行而有可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

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

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

禮記纂言

祭統卷二十四

三

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不其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

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取七仕切

鄭氏曰言王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其備

具謂所供祭物也水草之菹芹菲之屬陸產之醢醢

謂之屬人子之祭入豆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凡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

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

純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蠶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

共音恭齊音齊祭音

鄭氏曰純服亦見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新色見以

人禮少變也齊或為梁孔氏曰此禮結上文必夫蠶

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大

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也

與后同也其耕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貪無穀

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親之

禮記纂言

祭統卷二十四

四

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記其

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

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

於神明也

齊者精明之至也

鄭氏曰散齊七日以治外齊三日以治內內

治謂心也外治謂志也志不敬則心不依於道

非散齊不齊也齊者不齊而進奇動也

故記曰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交

於神明也

又坊書曰：「昔者亂曰亂也。致專
執定之之謂齊。言定亦齊之謂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

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盜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薤薤。夫人薦豆。此之謂矣。

婦親之 并忍以忍二切從才用切舅初俱切近衛雙切

又音蕭羞
嘖才細切

重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瓊瓊瓊也。以圭璋爲節。

禮記集言

祭統卷二十四

五

酌鬱壘曰：『陳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皆上玄下柱，其服亦然。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纁而祭。副及衿，后衣之。新書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榆狄，人闕狄，並束房以塞行事。尸既入之後，辨就西房。太宗主宗廟禮者，亞祫之禮，夫人親爲之。武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莫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君執胡者，胡半鼻繩，君自執之。人繫於碑，卿大夫從，張之反敘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舞耒耜，閭薑也。以其教性周而末矣。吳蓋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澆齊而薦之。牲齊沈酌，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泔之。謂之沈酌，沈仰盞齊也。夫人薦盞不薦明水。今薦沈之下更直水，以盞齊加明水，使記者因盞而連言明水耳。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盞齊但言盞，畧耳。侯伯子男之祭，但有醴齊也。君執特刀，左啐，哂肝肺也。嚼有二時，一足朝踐之時，取肝以當饌之，入室燎於臑炭，出薦之主。

第二謂饒熟之時君以魯刀割割所羞物而饒之使不絕亦臭於俎上戶並辨之故云羞辨一云羞逆

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當率

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馬言宿縣。蓋

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

市君純堯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東房，與明堂位。

摩而曰純者孔子謂麻是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

此袞見鬲犀。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番

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者儀有副有

中故以之配鞠服次爲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袿衣

記集言

祭禮卷二十四

計本

巴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祔。則王后之所獨。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秋雖同用副。然以配衾衣爲正。故經未有言副。檢屈者止曰副衾而已。周官大宗伯攝夫人亞裸之禮矣。大宗卽宗伯也。君執綢率之。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令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螯。則宗婦之所獨。皆有五面。婦止執螯者。祔君率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盥。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盥。此言宗婦執螯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淅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淅者。貴人而用者。則必用淅矣。祭義不言者。畧也。辨者。尸所祭之鼎也。簠則簠之也。以尸之所升。故君執簠也。夫人薦之也。尸必所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也。祭義所言同義。

及入舞。君執千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以樂音者竟音境下皆同

鄭氏曰。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尸。言君尸者。尊之方氏曰。千戚。武舞所執也。射籥。文舞所執也。止言于謂是矣。上言執千戚。而不言射籥。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知不特執千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楊子曰。率神莫大於得四心是矣。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

禮記纂言

卷之二十四

七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蠶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備名也。周道。舊用之禮。孔氏曰。此三陳所重。皆假借外物。而以增進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則此等亦輕。若內志重。則此等亦重。故重矣。皇氏曰。即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亳。而紂自其夜。卒。皆歡樂。故樂以待日。因名。禮記曰。武宿夜。而人武之樂也。方氏曰。祿有九百。奉其一是。以居之。於祿言。則禮者可知矣。陳氏曰。祿之居有九。而莫重於禮。是以降神者。爲重。九祿。猶大

大及羣有司皆共。其禮者也。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不者。皆其輕者也。此周道也。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不必重。升歌不必重。武宿夜不必重。祭之有是。故諸君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實於內者。也。意重於外者。安得而輕。即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稱。天下有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夫祭有饌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設。君與卿

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

禮記纂言

卷之二十四

八

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餼音餼。所六切。

鄭氏曰。所。猶法也。爲政尚施惠。進當爲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餼。孔氏曰。廢不有初。尊克有終。祭之有餼。是已餼者。人餼尸之餘也。王侯初薦毛。與燔燎是薦於鬼神。王侯薦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言尸餼是施恩惠之法。行施恩惠。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矣。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者。食尸餘是。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未祀之祭也。祭及下。示博恩惠也。士廟中。餼庶人。庶人。各執其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百官餼。諸侯。各執其具。而人。之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因諸侯受惠於其君。餼有受以樂。故始則君與三。終則君與八。受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

人又與百官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百官謂中下之七切及於百官之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百官之宜矣爾雅曰義興也而君而下皆言其德於言讓者戶神象也故特以讓言之氏曰百官言上下以其統事未必有得也

凡俊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廷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俊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祭統卷三

祭統卷三

九

鄭氏曰鬼神之惠福廟中如國君之惠福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祭之使人飲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孔氏曰興起也初俊貴而少後俊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俊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飲見其恩惠倍豐皆福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爵厭之祭故也豈有奉饌特云黍者見其美舉奉則饌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福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飲臣下後飲也方氏曰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大人同猶言人人也某氏講義曰見其備於廟中情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願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祭事宗廟

其後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屈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共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為百品樂事樂舞也必身行之言祭已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故由祭興生也孔氏曰祭之為物謂諸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興物謂典禮也禮者自備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順也百品皆足備也禮人設教皆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曰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曰子孫順孝人君親自行之祭其事上下之禮又焉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教由此生

祭統卷三

祭統卷三

一

鄭氏曰祭統卷三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陳氏曰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五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親疏上下五者外之倫也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肅有所尊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殺親疏則親疏有所別故曰均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序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

祭統卷三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凡醴祭或無神之神
莊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神孔氏曰尸本是臣在
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者若廟過則殺尸者
還爲臣之道故云執恭也若在廟則齊祭之道全也
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則君臣故舉於全父也若
則臣門外則君道還舉平當不異是疑於君父廟門
以君而曰神孔氏曰尸者尊之象若者人之主廟固
之外以人道爲向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向凡迎之禮
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
其有君臣之異所以別尊卑也故曰饗曰饔

鄭氏曰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獻卿大夫士
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賓爲據上
公九獻之禮凡祭三獻擗用鬯鬯尸祭其醑不飲
爵醑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
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凡饋七
也乃以鬯酌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爵不飲
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爲加爵尸又
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蘇士及賓有司
也若賤伯七獻別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
飲三也下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
而獻賓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下大夫不賓尸與七
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其凡
九陳氏曰卿之德隆而其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
而獻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特舉尤賜黃獻以象男

而巳。陳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禮。其
飲，當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饋
矣。七獻五飲，尸飲三，於是獻卿。先備謂子男五獻
食訖，酌尸飲一，尸飲二，卽獻卿。非
其差也。瑞得散爵，不言沈，畧之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等
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夾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孔氏曰：昭穆，兩尸
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昭有
次序，是無亂也。祭大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
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
出之廟尸至。其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夾倫，親疏
殺也。示親疏有漸也。周氏曰：有事於大廟，言昭穆

禮記集解

卷三十四

三

方氏曰：昭穆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
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
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故下總謂之親
疏之殺也。夫有隆然，便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
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
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
祭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也。

而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

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鄭氏反

鄭氏曰：一獻，一酌尸也。舍奠，爲禘。非時而祭曰禘。
氏曰：爵表德，祿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舍奠

民知禮必由尊也。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尸先
不俟獻終而命者，以尊爲重也。應氏曰：一獻，謂始獻
耳。始獻卽發賜祿，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所誦。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鉶，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與衰同，校尸

登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
豆，則執鉶，鉶豆下對也。孔氏曰：此謂上公夫人。或謂
爵也。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
受酢，則執爵足。夫婦交相授受，其執之不相因，故

禮記集解

卷三十四

四

幾，因也。主人受主婦之爵，必易其爵。男子不承爵
人得也。夫人獻尸以醴，齊授醴之人，而爵以授夫人。
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
所掌故也。陳氏曰：爵，爵言夫人在房而東，爵言此
本房者，西房也。而此言爵，神立於東房，蓋婦人貴於
從夫，夫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
辨位則卽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
不相襲處，則與其所立，亦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
執足。非是，爵之柄下有二支，足則支也。以豆觀之，其
爲柄，乃中央直者也。
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爲祖者，以竹爲主。竹有貴賤，成人貴，則周人貴。凡
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

校辭
切必

我！

應言

卷二十四

主

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路氏曰。昭穆。宗兄弟也。事有司。猶宗室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醕之。孔氏曰。族醕時。賜助祭者酒。爵。君宗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族。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穆齒。與穆齒。亦知陽爵爲醕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則昭穆。故知爲醕也。陳氏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族。賜之前。賜得主恩。而隆於族。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穆齒。穆與穆齒。已罕有。同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夫祭有畀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以德之君爲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
餘畀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音秋以見
賢過切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雍周禮作鞀謂鞀磔皮革之官也。司教習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孔氏曰異與也。鞀脫羈關四者皆是跌官祭未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磔按也鞀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號之以爲鼓故云鞀磔皮革之官也。方氏曰夫祭之有祖罔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升至墜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斷以

禮記集言

卷二十四

夫

爲異姓。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爲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職於族姓。而輝胞羣屬又職於羣有司。○試按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正見守門皆賤者也。四守謂職司此四事者。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

烝，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

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勸音

國車馬之設皆禮夏尊卑者秋萬物成爵命屬陽木茂而支爰給養官時則始行小刑也孔氏曰記者引前聖之文蓋春秋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罰則爲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孔氏曰代天府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於嘗秋政若省欲誦別特長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爲臣不令。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

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

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

我

親泣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

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

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登謂機登也。旣臨也。君不
失其義者。君雖不自親祭。禮無闕於君也。不損也。凡

氏曰人君道德盛則念親志厚念親厚則事親祭禮其義章明章明則其祭也敬使人謂君有故使人疑

之方氏曰。禮固所以爲義。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
人。義之所可故也。代之驛在乎人。使之則出乎義。代

之鄉有其事。世之則本乎義。故曰難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則其民故也。某氏講義曰。人君躬行子孫之

道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皆民也
所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野。於祭之不發聲。

1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

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

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

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點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刻之以識事。自名謂著己名。列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者於

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顧謂孝順之行也。故所以後世。孔氏曰。論語說。孝謂謹。方氏且

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面有序也

太

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故

曰上下皆得。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稱
故曰自名也。蓋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

顯其先也。徒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爾

猶酌古之酌。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老已名於先祖之下井也。若有心於自著。

已名何以爲孝子此大也銘其祖而身名處焉是身
此也○祔按銘者名也然必立身行道子孫自有可

著之名而後能名其顯考如言文武臣業而歸美於
后稷公劉大王王季也蓋凡爲祖宗者莫不有美有

忠孝之心誰不欲揚其先世之美但已無可稱何
從揚其先世故曰唯賢者能之論議四句一氣讀

自名以名其祖。祖名著而己之名亦附以顯所附身
比也。此者。合也。惟德與祖合。故名與祖俱也。孝子順

德自其致之先利聞之者
自其成諸己身謂之順

知音智

利申上美其所爲。即前節身比焉。顯處。知者無之有。

卷二十四

利卽順也。不伐者。歸美於祖。孝也。

五

切所古貞切女音汝辟必亦切羸如字

與氏曰孔惺從大大也。公爲莊公駟駟也。德孔惺之
 立已休禮矣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請
 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舅公爲策者尊呼孔惺而命
 之也。乃猶大也。莊叔惺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襄
 謂成公爲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卽宮
 宗廟後反得國生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實之
 室也。射厥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
 靖京猶名王城爲宗廟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曾孫也
 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居右獻公使納
 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孟也。右助也。乃命成叔孫
 乃祖厥。莊叔也。履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穀改圖。莊
 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

卷二四

非

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舊事也。若
 祭乃考服。若猶故也。文叔之父之事。敬其志如父子
 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夫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實
 之也。施於烝。與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尊。與
 尊也。孔氏曰。林氏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
 至韓。韓是自著其名於下方。氏曰。啓右者。非特左右
 以助之。而又啓通之也。韓亦有條。止曰。應銘者。舉重
 以誡之也。庶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在。其先世之志
 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慕而能興起之也。作半。謂者
 起而倡率之。虔。廟也。古者慶卿同責。故虔雲謂之廟
 雲。先世纂乃祖。廣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英也。修
 出於孔。性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劉
 之。作頌。必請於周。既銘功。必請於君也。對答也。勗大
 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於祭
 器也。賦按銘詞分三段。一美莊。一美成。一美文。各
 若獻公。謂成叔能開啓右。勗厥公也。陳氏曰。對揚十
 三字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以君殷勤之大命。施於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

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

樂也。康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

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逸併音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簫吹簫而舞武象之樂也采干素盾威

奔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循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入列。立言之耳。虞猶變大也。

禮記纂下

卷二 四

三

不廢不廢此禮樂也。董猶尊也。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堯路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

重於保國亦光揚之事陳氏曰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

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方氏曰命之者成王耳而著言康王者成王之志

而康王又能繼之也。○軾按前節引孔懷義銘謂懷能自名以名其祖也。此節言周公有助勞得賜天子

禮樂。子孫能慕之而不廢。周公之德賴以著。而其國亦因以重。明周公之德。是名其祖。國以重。是自名也。

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一者交誼至魯公之庸亦用天子盛樂其惜其矣衛莊姜孔悝以自固无君子所

深恥而羞道也。禮經引爲鼎彝之法。以哉。

有記宗廟祭人鬼之義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禮運第二十五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運非推移而
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

巴矣。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方

氏曰帝王盛時以義起而驅騁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

大小之辨同異之名
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凡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禮記纂前

卷十五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去魏切
讀音代

顏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國也。孔子昂鼻。

君祭禮有不備。又觀衆執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何孔子弟子于游大道。謂五帝時也。其俊選之尤者。處

及也。孔氏曰：仲尼與蜡祭，齊臣而稱賓者，祭視飲以賓客爲榮故也。觀，謂宮門雙闕，舊稱法象，使民觀之。

處四謂之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關者以天子禮也魯宗廟在樞門外左

孔子蜡祭事畢。出廟在雉門。登遊於觀之上。明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蓋疑辭謬也。言假使

於是問所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惡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大道之行。與三代英異之主。

雖不及身見。而有志記之書存焉。披覽尚可。知也。志是認識之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得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起

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

大同長切兩切於古頑切分扶

鄭氏曰公猶共也。選位授能。不家也。賔親也。不獨。其親也。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遺之。有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也。謀閉不興。盜竊不作。向辭謀故也。同猶和也。蓋曰。豈非真盜。亂賊不亂。謂有為盜為亂之才者。地。謂棄人之貨以野也。

禮記集言 卷之五十五 二

賦謂退己之力以告人。作為也。豈才雖能。其才雖能賦。而者不作其事。下文謀用是作之作。作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焉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宋有不遷於

禮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誨讓示民有

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棄以為殃是謂小康常言

孔氏曰孔子生三代之末故稱今天下為家言不傳

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人也其力以成己事大

子其子自藏其貨以資已用自出其力以成己事大

人謂諸侯亦皆世祿父傳子曰世祿也父傳子曰世

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故曰

邪外邪池城之重邪力邪財不重邪不重故設險以

自衛固也然如絲之幾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

能無失故須以禮義為之紀若君臣合故曰正父子

天然故曰篤兄弟厚也兄弟同義故曰睦夫婦義故

日和又設為宮室衣服車馬飲食土所資賦各有其

少之制度田疇耕稼之所里居宅之地授之田宅其

亦各異而實猶榮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者

詐須智以容所以榮重勇智之士道功起事不為己

人以智計度而謀作以勇戰而兵起是謂禮義之

用也此謂禮義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能用此禮義

以為治故為王代之美選也

禮記集言 卷之五十五 三

者皆以禮為重而行下正事也禮者禮也事者未

禮明之而使皆得其宜者也更有相親以禮成之

而後皆以其實有過差者以禮辨之使是非不惑

則也行仁者以禮為則則用禮與義諸論之使非

也禮行上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示民以為常法

為君上者不能用此禮以行之則雖在富貴勢位

果人親之為禮焉如宋紂而周則失其天下而後

去己也此以上言三王之禮不及五帝大禮之禮

天下小安而已應氏曰云云大人謂侯也下

云焉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執按八人親其

其長而天下平即應之義無過於此大

同之義則自老莊漢儒推入禮經誤矣

○言假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者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

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切失音

市專切殺音殺冠

禮曰本猶根也殺讀作效列陳布不一之意見禮廟山川五祀之屬言制禮者必根本乎天殺效乎地而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禮記集解

禮記集解

四

鄭氏曰夏之禮夏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版之後坤乾股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注曰禮之名數制度非可以虛言言也故子游復問夫子之禮極言禮其所考禮有可得而聞者否夏時之禮謂夏之禮股陽之禮也之在也徵証也杞宋是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禮天子之禮以視其先王之禮觀夏股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肯不足徵但於杞得夏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畧可推夏時之書其畧可見夏禮故禮其書既無可證禮焉姑以是正禮禮禮而巳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或曰坤乾書義更難言等何也曰二書既入不可知已說者謂坤乾為歸藏易則亦占筮之書如周易之有六十四卦但大甲不耳耳韓宣子於齊見周之易為兩篇兩篇在龜在易其卦象之義而云說者又謂夏時為夏外至之屬小正一篇今在汝墳禮記如小戴說之月令禮記是如月令載月所行之政事故云等也按禮記

所記意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或欲不足徵者或謂謂之者或欲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一說謂吾得時吾得坤乾非因之杞之宋而得此二書也蓋夏時之禮杞宋既不足徵猶幸平日得此一書吾得以是知其大槩而已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稷舍音拾

禮記集解

禮記集解

五

考之杞宋已初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

○大禮之制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賁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音桴音捭焉

音桴音捭

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殺有黍然未有釜既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燔黍能聚木也故汙尊飲水知用罔也故抔飲宜始諸飲食之事孔子曰禮以飲食為本中古賢聖雖有火化未有釜鬲以水洗滌黍米捭桴豚肉加於德不之土而執之非但可以事生如此亦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鄭氏曰言其物雖賁桴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於鬼神鬼神饗之不覺味也釋者捭也初於燒石之上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賁桴為白古而也謂搏土為桴也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直。號故

人皆謂地祇也。龍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鄉皆從其初 與千聲音並食扶晚切莊子條

鄒氏曰。升屋而號。稱之於天也。北首。陰也。南向。陽也。

云飯罷川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直隸者欲不設遺

卷之五

皇天祐我。地祇訓葬。以嚴中。所以維繫。由豐。魄州。登

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土。數道證曰。及其朔及望。

知氣謂神藏魂氣在上謂升生在天其號其告聖而

求諸天之陽明者蓋不知氣之在土而然此時猶以

則直頭藏而歸諸地之陰兩者蓋若體象之厚而終

者北首。生者南鄉。一句結上文也。從其初。推是

其以下所言之壽當今日死之前陰生之向陽皆是

初至此第五節之一○賦按體曉二句皆承天竺地

者南鄉征

大聖之義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

其羽皮屬苦忽切備音曾
茹音汝灰於既切

淫曰營窟。上處以避寒也。憎巢木處以避暑也。餓則

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爲大朴隱。

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徑聖有什然徑仲少之利亢金合土以無臺柳宮室屬

戶以炮以燭以亨以炙以爲醢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以養生送死。以祀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煩亨普佯切炙之石

方氏曰。非無火也。特未識情之以利人耳。元陽盡滅。

勝謂形范之范范全而集之各士而陶之而無月出

原論集言
卷之三
七

醴酪之類以代卑毛。治麻爲布。治絲爲帛。以代羽皮。

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
不特可以養生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

其南。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澄日。修火之科。一。龜。龜。

也。治麻治絲爲布帛三也。皆須火之利以養生。捨不

下所結之通。謂今日人之始終。秦乞卜大指。是以

古以後之所居所食所服者也。朔亦初也。視猶日暹

每月之始謂宮居火食衣帛木布三事之始也自青

者先王至此。
第五節之二。

又玄酒王。室醴酸在尸。案醢在堂。醢酒在下。陳其饌牲。

其性且可其學亦皆通達

其先以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水天之德以服切案才細切難

鄭氏曰家國為齊之義也則五齊一引泛齊二

日齊齊三日齊齊四日齊齊五日齊齊手舉其義與

為主人齊神之辭也故說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及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也酒亦也五齊

也皇氏云醴在戶內醴在戶外其酒齊當在室酒齊

醴齊北齊齊齊此據齊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

齊酒清酒又卑故在室下醴其性醴醴齊之

齊性之時及祭日之具醴性醴入醴於齊齊性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八

陳鼎美門外北而設在鼎南東門外北而設

言其天子諸侯少省牲之辭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而

上備其最重者以牲主於饋饗在廟門之外是謂

陳鼎於廟門外東而設於鼎西以大饗於鼎也

序西而北上祖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罕聖者不

在堂而設於下堂設於下堂以陳是也其罕聖者

亦在堂下上神在上神之下神之下神之下神

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祭統曰君在廟門外祭

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而祭北面而祭是也

獻長兄弟兄弟是以陳兄弟也又云尸飲五酒

王爵獻尸飲七以瑞爵獻大夫是以瑞上下

爵云君在昨大夫在房及特牲未竭交加致爵

時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福也

此發言祭之初事也君臣父子皆指尸與君言兄弟

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若與夫人也祭之

云正尊尊齊有所也第五節之三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趣

席疏布以罷衣其滌帛醴醴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莫之六切設音介連音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疏說有六

鬼祇牲畜等所以尊神顯物也其牲謂解解而

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中古也越席謂解解而

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謂解解而

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我

鬼神所以重古焉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以血毛告於室也其血毛者亦解解而

禮記集言

禮記集言

九

祖廟兩通於尸前也按士喪禮小飲之奠其牲體

解兩通而解并解凡七體也上虞禮主人不脫解

注云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為解解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有少半則十

一體加以解帶代骨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然後退而合亨。禮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則羹。視以孝告。假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禮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祭也。假以慈告。假以慈告。各得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通爲善也。孔氏曰。然後其至。今亨者。謂明燭既未。今至饋食。乃退取解。其不藏者。乃左體等。亦於饋中亨之。故云合亨。亨之。則藏。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祭也。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祖者。以此所陳多。是祭未之生。故爲未祭。實薦之衆祖也。實其簋豆。謂饋食。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證曰。此蓋言祭之末事也。成。猶言全備也。自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成云大成。第五節之五。

禮記集言

禮運卷三十五

十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方氏曰。祝嘏。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祝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祝嘏辭說。古有常訓。不可易焉。故莫敢易。亦曰。大謂尊大之假。謂君與尸所假以告神告人之辭。尊大其辭。而不欺。祗有改易也。故曰大假。或曰。假與假字通用。此第五節之六。陳氏集註。

祝嘏辭說藏於宗廟。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乃棄去不用。藏於宗廟。此史之失也。更爲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當氏曰。藏於宗廟。則巫史不聞也。幽。闇也。幽國者。謂國之闇也。此第五節之七。

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孔氏曰。酸。是夏爵。是殷爵。是平周氏曰。及尸。君者。君以酸。而尸以爵。君也。鄭氏曰。酸。先王之爵也。惟魯與王者之役得用。其餘諸侯用時王之爵。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此第五節之八。

凡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孔氏曰。凡。是。兵革。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家。藏。物。見。此。君。被。兵。革。也。將。氏。曰。兵。革。小。物。君。子。惜。之。今。也。見。兵。革。藏。於。私。家。不。失。其。物。謂。侯。爵。使。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所以。謂。僭。借。道。之。事。莫。之。祭。與。證。曰。此。第。五。節。之。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孔氏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看。地。雖。造。而。不。得。具。足。是。謂。僭。借。公。私。以。上。得。備。造。周。禮。四。命。受。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有。封。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日。大夫。祭。不得。用。樂。或。少。字。饋。食。無。樂。樂。之。大。雅。有。焉。乃。有。之。大夫。雖。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延。平。周。氏。曰。以。官。事。不。得。聲。樂。皆。具。具。爲。非。禮。則。然。以。祭。器。不。假。爲。非。禮。

禮記集言

禮運卷三十五

十一

則謀。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祭器。果。入。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祭。器。未。成。未。嘗。有。耶。非。先。王。義。成。德。者。之。意。也。證。曰。此。第。五。節。之。十。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同國。期。居。其。切。衰。裳。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僕。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孔。氏。曰。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則。恆。在。於。國。臣。有。喪。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君。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雜。居。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是。君。臣。共。國。也。證。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

與僕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與僕者之不從定以見臣服安矣人君朝者之為非禮也此第五節之一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大夫雖不封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古之制度如此今則不然新安王氏曰南周諸君有君亂國君與臣同國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別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田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采邑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禮義安得有首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歷日此第五節之十二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音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與禮儀記率津焉也天子雖尊舍其宗廟猶有敬焉自損勤也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歷日此第五節之十三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是于周氏曰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讎讐

此第五節之十四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偵鬼神考制度

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罰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

無列禮無列則上不事也刑罰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

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儀必勿切

鄭氏曰政今夫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故政不正以下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重

駁也其病也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須斤斧之柄此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茅婦不夜哭別

嫌也君子未微明微也接實以禮日慎日恐天視地及一切神明是偵鬼神也制度以禮考之仁義各使中

禮記集言 卷三十五 主

禮有分別也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國政得治若獲安有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者行私小臣士以下稱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倍君小臣盜竊君無奈何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重上下事離故云俗敝則民弗歸也俗敝則禮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武備廢日凡言故者皆承上之辭是故者舉承上而又更增也此一節內自是謂承天之祐始言是謂者十三而此修最在後又此修以前人是謂皆指失禮之一事言而此一修舉失禮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為起語也別謂此列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祭之役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偵鬼神也希希長短以刀義之日制以人量之口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夫人事於顯感鬼神於幽微而考長短廣狹之器義精而引親使事卑之等級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迷言君虐政亂之禍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

古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與人
謂役於人君者德可為師身皆無過故人親僕之君
君親僕人則是身猶有過而不足為師矣以一人而
享萬人之未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身
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
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於君之德以
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其君若無德而與得自
安者也竭智力以服事其君若任使之而與得自
者也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文禮所以安君之意
○賦按財成制相者聖人之以禮用天地厚生正德
者聖人之以禮用人民由是參贊位育民物雍熙天
不愛道地不愛寶人各尊君親上而三才皆為我
矣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
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

禮記纂言

禮記卷三十五

夫

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分扶同切知音
者去老呂切樂

今讀
如字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孔氏曰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
皆知之是禮之達也尊者居上卑者居下是分之定
也愛謂貪愛也謂厭惡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
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故致死救之也孔子曰禮
之世在上覆蓋合育則其生也自足忠於其時為
不善何所容其身致民若足正為禮達分定故在下
不敢存其私意也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詐怒貪者人
分用知而知者上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
仁者去其貪怒如子有御克以公取報風然也食如
田氏好施以解其於己也左日承上言君因天地人
之自然而以禮用之則身得無過德既絕人而位又
極尊故為人所明所養所事而無明人養人事人之
禮此禮既達於下則上下分定為下知盡其分危難

之世則思盡節而以委命致死為樂故曰愛其死安
平之也思盡忠而以窮食命生為恥故曰忠其生
凡有知有勇有仁而為君所用者皆為君死而
以私惡知者能謀而或私以己之滿詐為謀身者能
武而或私以己之忿怒為武仁能愛人而或私以己
之貪慾為愛則是不盡於己有負於君故知者去其
私詐勇者去其私怒仁者去其私貪而不以害其
者之公理也所謂思其生者如此設或國有大禍君
以死社稷為義則臣皆從君死社稷以為義也若為
己之宗廟而死雖或可死而與為君而死者不同故
謂之變而不謂之義義者禮之正而合其宜變者禮
之變而非其常也所謂愛其死者如此諸家解忠其
生與愛其死只是一義唯張子說精當今
從之自故天生時至此第五節之十七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禮記纂言

禮記卷三十五

七

耐音能
辟音開

鄭氏曰耐古能字意心所私慮辟開也孔氏曰此因
上生下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虛度而已知民之七情
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
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
感應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
氏曰天下大木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
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一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此豈虛度料想始為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
心起天下聯絡觀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忤之習左
亦灼見是理而為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
之義與利銷患而人心一惟不知天下之情
是以失天下之義利銷患而人心離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意鳥盛切下同

鄭氏曰：惟禮可治之耳。孔氏曰：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好，六情之外，增一懼焉。七人義從親者爲始，以漸云疏，故長幼者在後。君臣處才，陳氏曰：吾愛欲而能也。又慈子孝兄者，陰之情，出於天然，故言弗愛，欲而能也。又慈子孝兄，良兄弟夫義，婦聽之義，長惠幼順者，屬靈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信則無所欺，則有所顧省。此皆知義，故謂人利乎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名禍，故謂人惠。蔣氏曰：此義旣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相與，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志起，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制，惟其合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前唐

天

立義與利去忠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度大洛切見賢通切

孔氏曰：『謂進人深心厚貌。內外幸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得知。故外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

人心者無事於心我見於外若七情美善于義流行
則事已無不合處若七情違僻于義虧損則動作皆
失其正故云舍禮何以異禮曰自古聖人所以天下
爲一家至此第
五節二十八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

是也。五行之氣以生，最遠於萬物，是其秀神之
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卽神也，要終卽歸也。神之
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
而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
備焉。而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舍陽
而欲備天地之德，惟神明之容哉。一試按之，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或以成形，理亦賦焉。德卽理也。此理
不獨人有，人之所異於物者，其受氣獨清故耳。陰陽
氣也。五行分陰陽，亦各具一陰陽。鬼神者，二氣之屈
伸以二氣言。陰鬼也，陽神也。以一氣言氣之至，爲神。
其返爲鬼。祭義所言體魂魄氣，就人身上鬼神說。此
經則止言屈伸之氣耳。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22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精持也。氣，孔也。三五者，攝五行於四時也。月生而歷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孔氏曰：上言人秉天地陰陽五行鬼神而生，此又達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約，歲不重出，天秉持陽氣，攝陰日星以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月之生，稟於日光，三五十五日而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缺，盈謂具伸，缺謂其屈，大盈言垂日星而已，月有虧盈，故備言之。方氏曰：攝者，承布也。董氏曰：五行言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巳時言十二支，寅卯辰屬木，巳午未屬火，申酉戌屬金，亥子丑屬水，攝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謂布五行於六支爲三十日，而野朔一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矣。歷日，天有日月星辰，日明乎晝而生月，星明乎夜而亮辰，懸垂於上以照地之形於下，地有水火土石，山者，土石之凸起而藏火，川者，土石之凹陷而行水，孔氏於下以

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流行而作故此以下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既言陰陽而又言四時但言日月星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爲詳畧也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象也羣所以操事田人所持治也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言其所用者也門庭以爲高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通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應氏曰天地以全體言天根大本之先立者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開闢造驗之可見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大昊執規堯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月星辰運乎周天之度驗其大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月一月編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挹其水鬼神有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此爲法則幽微變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使之各司其局而不致失也五行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賢則事可復而不可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所畜則天地之間亦潛運而事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也山川也孔氏曰豈是衆物之長長既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川也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莫失其物然所不用其性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應陵胡氏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其主也民以爲主也昭十有三年傳云國有與土○然按舉備也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事有守謂所可復有始有終如五行之迭運不窮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鼈不

禮記集言

禮運卷二十五

言

淪鳳以爲畜故鳥不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

故人情不失凡此切音審慎

鄭氏曰淪之言潤也猶飛走之使也失猶去也孔氏曰淪念爲潤音從水潤字從門中人言水中鳥從水獸從火故淪既淪來爲人之畜則其居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獸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其情不失也然上三言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知人情者與上三義相類焉氏曰於此言人情不失蓋能通達知人之情狀而善言內皆不能逃也應曰自故

故先王秉耒耨遍列祭祀庠序禮制設制度故國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應曰仍切

鄭氏曰皆上堂所造置也應氏曰燕祭帛曰緇言緇也緇或作黹孔氏曰上言緇知人情故此言上堂造置之事先聖王時有大事必采裁者而問吉凶言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視謂郊廟以下皆用卜者也應氏曰地運性也緇之言謂謂理告又謂神也祇祇有魯爾更宜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陸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既重用上堂故國必有禮也國既有禮故百官各仰其事官既有制故百事各有職主而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就按此真下節一意制度即祭視之制度國有禮謂此祭視之禮達於下也官有禮謂有職自下節三公三老在朝在學之意禮有存謂禮行於天下也言註事重者應文正公謂此爲達於上下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

禮記集言

禮運卷二十五

圭

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執術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爲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應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宗宗人也贊樂人也方氏曰禮之始自天子出終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應禮之不達於下必有以致故以祭視者使民知畏敬也祭視以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祀社以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親故曰本仁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鬼神在外有賓道故曰信鬼神如是則天下達於典作之禮矣五祀則所以用神於日本時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廟者神之所在而宗祝所以祀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出而三老所以來教故亦

神記集言

卷五

業

學不祗御於未然故前聖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對前聖言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也嘗以典樂侑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曰一舉以樂侑食嘗而者嘗言其人侑言其事耳孔氏曰天子行臣禮而事天是欲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至尊而猶自視祖是敬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馬氏曰祖廟達則殺之以示義近則睦之以示仁樂而審之明孝義之別合而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視祖廟所以本仁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皆有興作之功而有鬼神以助其幽故視山川所以慎鬼神中雷戶墮門行刺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視五祀所以本義自郊社至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三老在學執大倫之禮前聖後史一室嘗侑者在左右除其疑正其行防其失夫如是者敬王之中必無爲也無爲矣而曰守至正何也聖心不爲於惑達則寂然不動是性之正也達曰達自此而通於彼也承上章之義而言謂聖人凡事問於冢廟則聖者上達於神然猶慮其不能下達於民也故身行於下而外大小之祭使尊敬者受報事諸禮民皆親德與之由之則是禮達於下矣而又隨其所在羣臣各効忠用則王之一心常在中間外無作爲事物不撓而自以守其至正也至正謂不偏之極心不著於四旁也○賦按天位乎上面疊物本至尊也郊以薄祀故知王者猶稱臣於天而後天之尊定兩人達於其尊之禮矣地出財其利民無窮也庫之祭所以酬地之利於人而不可不報斯人達乎施報之禮亦孝者仁之本祖廟之祭所以示民爲繼述本而使達於親戚之禮也侑賓也禮莫嚴於賓宴然若主賓未對賓山川之材可供興作故沉埋聖祀以茲禮其鬼神使人達於興作之禮也莫非制禮而飲食居處與人接爲百事之本故祭五祀使達於制度之禮也達於下而百官勸職庶績勳焉王者臨於萬民而入

下治矣。中心者。心至虛至。觀無偏無倚也。存之內持中。持之外者正。正即中也。無爲猶論語贊丹夫何爲。中心守正。奉己正南面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恆豐。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禮
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
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孔氏曰此論
飛達於下而見於衆庶百神天之尊神也王者郊天備
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稷禮則正穀豐稔金
玉露形蓋爲國家之具故云降福祭廟盡禮而天下
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宜此
樂陳氏曰百神衆職爲者以其大德天所百神莫不

與之也。百鬼明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牧資之。功
生也。孝慈服焉者以其有親。以告人之孝。有親以孝
廉之意也。正法勝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
則也。澄曰。孝慈服焉。下謂禮行於山外而報功。德焉
十字。今補之。謂祭山川以禮。則皆知山川所出之。則
可以興作。是皆有功德於民者。而報祀之也。五祀中
實。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於季夏。戶自內而出
外。象春陽之闕而出。單扉者。勸奇也。故祀之於春。既
門自外而入。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
祀之於秋。時電火之所宅。焚費以舍人。象夏氣之蒼
物。故祀之於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草木之茂。動庭
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於冬。時祭此制度。因
以上法。則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禮謂坐羣
無虧闕。藏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各祀之宜。禮在其
中矣。故曰。義之節而禮之藏也。按上文祭郊社祖廟
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利。本仁愷鬼神
本孝則其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
不知其義者有之。求春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有之。此

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圖學方術之對

事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於外者。而禮義乃

四端中之二。此百行為大。故曰大端。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言人之形體。會合也。膚最在外。肌次之。筋又次之。骸最在內。以肌合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有禮義。則凡所講談。皆信實之言。凡所作為。皆睦姻之行。形體非重。皆能堅耐。雖立而不怠。情欲肆而大。順則不違。逆天所與我之性。而生建於天道矣。言達也。人性之動。有愛喜樂惡怒懼之情。以禮義節之。則發皆中節。為無所乖戾之和。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逆天所與我之性。而生建於天道矣。言達也。天道在順人情之上者。以大小為序。不以先後為序。也。言謂水穴溝口。上受泉源。下注川流者也。三所以字。始言敬身。中言明倫。終言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故惟有人能知此禮之不可不為。而不已於為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壞其國家。以其身者。蓋不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也。壞國。謂壞亂之。國喪矣。謂喪敗之。家。以人謂以身之人。以禮治人。譬如以藥釀酒。均之為用。藥之酒也。厚用藥則其酒醇。薄用藥則其酒醜。均之為用。禮之人也。厚於禮則為

君子。薄於禮則為小人。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人之知禮。然此之小人。則厚矣。小人者。鄙夫。雖未至如壞國喪家。此人之去禮。然此之君子。則為薄矣。其品有四。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小人也。去其禮者。壞其國。喪其家。以其身之下愚不肖也。首句言禮義下文似言禮者。省文。有禮則自有義也。則人情三字。為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篇終皆演此順字之意。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得奴

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無禮無義者。心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謂言禮者。君之大柄。而此以義為柄。禮

者。義之實。則謂之柄。亦禮而。以仁為本。而用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是。王。之。田。也。夫。用。者。耕。田。聖。人。以。禮。正。而。既。畢。則。聖。王。以。義。教。之。農。夫。使。勤。力。以。存。是。去。非。則。善。也。亦。氏。曰。治。者。去。取。機。長。清。華。也。脩。理。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耨。則。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益。也。總。氏。曰。學。探。千。古。章。經。之。奧。而。思。索。洞。辟。以。求。其。正。也。禮。之。去。草。而。耘。治。益。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序。禮。以。豐。其。成。猶。獲。之。學。飲。而。收。取。自。道。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發。越。以。宜。其。和。猶。既。獲。之。後。安。生。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也。凡。日。用。常。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所。說。者。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為。賊。然。以。大。邦。耕。聖。其。則。則。田。不。荒。蕪。也。耕。者。所。當。然。之。事。者。所。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聖。之

必。博。考。前。言。往。行。審。問。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衆。義。之。義。則。能。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之。義。之。禮。學。之。禮。事。非。一。端。各。執。其。枝。條。而。別。白。之。也。理。雖。有。由。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總。聚。於。一。而。心。德。全。矣。是。之。謂。仁。然。有。強。仁。者。有。利。仁。者。未。達。至。於。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至。樂。者。貴。人。性。情。而。變。化。氣。質。其。功。最。大。播。揚。歌。舞。漸。染。薰。陶。則。文。而。自。化。不。自。知。其。至。於。安。也。學。者。格。物。致。知。之。智。義。以。學。而。後。其。義。精。仁。以。樂。而。後。其。仁。熟。子。而。終。乎。樂。此。聖。王。執。師。道。以。教。天。下。之。民。其。大。端。如。此。也。○。賦。於。田。之。所。重。莫。如。種。匪。種。何。耕。匪。種。何。聚。者。聚。此。也。安。者。安。此。也。以。喻。人。情。則。必。有。根。本。之。義。以。為。之。本。而。後。深。遠。自。得。漸。至。於。渾。全。純。熟。之。域。然。非。防。外。無。以。植。內。非。閑。邪。無。以。存。誠。則。格。致。諸。理。又。先。資。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承上文而釋禮義仁三字禮者其事義者其理事對理言則事實理處故曰禮者義之實也作也合之於義而合則禮皆所未有之禮可就此義而作此禮蓋雖未有其禮而義固在禮之先矣及已有其禮則義全在禮之內也禮之與義一而二也禮者所成之事禮是也故禮為六藝之一禮之分則所宜者為義故曰義者藝之分仁者全體節制竹之節裁制各有其則者為義故曰仁之節以其為藝之分故義能合於義講猶明也以其為仁之節故義能明於仁發強則發足以有執故得義者強譬之木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其一根本者為仁故曰仁者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無違道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

禮記纂言

禮運卷十五

學

全體之中發而大用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樂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義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與下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委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谷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禮猶食而弗肥也

也

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禮之所尊者其義也禮和義精精者粗之本故

為禮必本於義也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精種耨者非一處種則合眾而積於一處我按既同是也仁而未幾安是與仁為二也仁未為我之所不積所獲雖已積聚然未得於木竹飯而食之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和失飯食之而充其腹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之後內腹雖充而外體弗肥也仁之功用滿溢於兩間而無不顧則猶食之而滋液周浹於一身而體皆肥也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人情之極功焉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

禮記纂言

禮運卷十五

學

順

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弟弟恭而其情親夫婦夫婦而其情不離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特備小臣有分辦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為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通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偽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國家天下皆順故曰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生而養之死而葬之以公而祭之各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

禮記集言

禮運卷三十五

音

順以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也孔氏曰前明家曰天下之順而月於律曰順禮廣義所不在此更結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焉常孔子答無違之問云生事死葬及祭之皆以禮是也齊氏曰治至於大順此聖人御世之極功今不遇即常事以言順可見至治非難事也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於滯則死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經所從起事莫不有細也細而不能曲中於理則項碎之失所由萌至於深遠而不通於情成盛而無以爲別連則有相及之迹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制天下事物之宜使之相安而有以相使相因而有以相成相率而有以相養相維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分者大順之功用也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庶事大積者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死結矣遂行者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曲達謂之深其勢易順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維順則其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舉世之人皆明於順則上下分定事物各當可以保守而不至於危凡名位不同處亦異數卑賤者不可加尊尊貴者不可減殺各安其素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過度而可以相協其危也合謂相協和協者危者不離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

禮記集言

禮運卷三十五

音

故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薈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充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寶也切享魚列切無音義闕缺規切則是無故臨信以達順故也身並故字句絕是平周氏曰父子爲兄弟睦以下言順之人也大雅而不克以下言順之道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之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焉氏曰小洲曰諸廣平曰原山者利其鳥獸者利其畜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不易其利若長失則勞故矣川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桑春蠶登登秋熟龜魚也用水謂蠶國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李秋種火也用水謂仲夏新陰水食食謂食濟用水謂山虞仲冬祈陽水仲夏新陰水食食謂食濟視春時天也視夏時春齊視秋時依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親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土猶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然蟲之屬也應氏曰用水不若藏冰須冰止水蓄水之局皆是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孔氏曰合男女使畜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也曰前文是謂大順順之至也所於順皆謂一君之順至聖王所以順又本於禮義治人情之事非一此卿舉其大義耳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時物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德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是惡之衆人不離凶饑妖孽之災然大順之世天地人之

禮記纂言

禮運卷三十五

美

右記論禮之辭凡五節

應不止於無咎微而已。而又休微也。天降膏露。河出馬圖。天之不愛其道也。地出醴泉。山之不愛其情也。青露之味。其旨如膏也。醴泉之味。其醇如醴也。器車珍寶。禮云其政太平。山車重釣。謂山木自成車材。不採治而自圓也。河圖發皇時。河出龍馬。符有旋毛。如國其數。一六。前二十七。左三八。右四九。五。十也。郊報郊之報也。宮治宮之治也。民淳德厚。正性之情。發見正於赤子。無所故害。有知之。物不起於。與人。仲習。因。當在人間。馬賦。亦不。人無其家。也。是無故。猶云此無。大順之應。如此。則此。無。之。表。以。故。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達。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大。順。理。初。無。形。象。今。兩。關。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自。是。故。大。順。必。本。於。大。一。至。此。第。五。節。之。二。十。一。朱。子。曰。信。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禮器第二十六

張子曰禮運云者謂其達也禮器云在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禮記纂言

禮器卷二十六

一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宗儀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也必大備乃利川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室礙不達處禮未而則亦有不達處鄭氏曰釋猶主也同邪辭也端本也竹箭松栢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子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然不氏曰竹大竹也竹外青皮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田於有禮如竹箭四時慈翠而外有筠也如松柏茂於有禮如竹箭四時慈翠而外有筠也怨者君子內外俱美如竹箭四時慈翠而外有筠也於仁物既仁故鬼神亦饗德也○誠按美質忠信也學禮則為去而誠日其持之身施之世無往不得釋回增美其內臂之則松栢之貞也措正施行言其外臂之則竹箭之文也文故宜物而無事貞故乎故而無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交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氏曰此篇論義理為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俾合天
時俯合地理由通人事則其禮乃行也合天時即依
於四時及應節氣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
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配之必順不違是
也雖合天會地則于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
行若能事如土則行若得所則魚鳥獸蟲是萬物各
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有生若春賦垂夏屬麥
魚是也地之四時各有所有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
禾麥是也人君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生司馬奉
羊及府人治民治財治尊祖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
若雞彘有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是也天不生清非
時之陽春夏暑秋寒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
之魚龍澤之魚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
弗與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陽生于子故祀天於
冬至以陰生于午故祭地於夏至以飲食養
陽氣故饗諸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地也禮所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
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
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記集言

禮記卷三

二

禮記集言

禮記卷三

三

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靈之食水土
之品足以爲養之資此禮所以示遠物之致也
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
高故燔黍以稷以地之深故醴醢於地故求諸此
天故燔黍以稷以地之深故醴醢於地故求諸此
理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
爲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
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
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
田必於昆蟲未熟之時爵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
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爵祭然後田獵此禮所以
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
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治人者也故於天者曰
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祭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
有成理也故曰禮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
未之也若止生於春春生於夏夏生於秋所謂天時
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魚丘陵則宜貉墳衍
則宜黃土所謂地理有宜也蓬萊案琴瑟成曲正聲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則
上之制禮也節矣發色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
常差上下謂年之豐凶也殺謂殺不熟也節恐也後
言用之有節也孔氏曰禮物必節之所有故有國者
必審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經
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因地廣狹爲法即貢
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少謂年豐

廟之事則有所謂天地山川祫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食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文則盡殺客之文則禮降皆從其義而已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是太平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顧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一也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際曰稱如律之稱物使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爲之謂順形之辨之爲體事之美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充之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桀紂之力之能爲蒼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事追文王之道以應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出乎自然之倫而人則順而儀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人鬼之倫自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聖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明有所祭之異以事辨言之則薦少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饗。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饗。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饗。此以多爲貴也。重並龍切。饗所甲切。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饗飯於上大夫堂上。天子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存四。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觴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雀門內壺君尊瓦甒
此以小爲貴也

鄭氏曰尼志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觥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壹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二用缶孔氏曰按鄒特牲云主人獻尸用瓦缶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大夫皆獻尸以爵無廢者獻以散之文處文散匹星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寧大

禮記集言

禮樂卷三十八

卑者舉角者。按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尊觥是尊者舉
觥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或是士大夫
丁諸侯祭禮以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
禮獻敬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此以小爲貴。近者
小遠者大。爵在門外則大於壹矣。凡饗有酒其列尊
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壹在門內。若尊謂子男尊也。不
云內外則陳之於室小尊近若大尊在門是以小爲
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
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敬者佐食主
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爵者
皇尸舉角者主人舉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
故以體言之于瓦甒言君尊則知壹缶爲飲諸臣之
尊。于甒言瓦則知壹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蓋
不言其明容以算去推之。按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
二謂之觥則缶爲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而之用
則不同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者也有用
之以浸水者若北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以能樂者
若離所謂鼓缶者矣陸氏曰官子男饗禮五獻別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周法也周氏曰九尺非周制周
之士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
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
五諸侯以三方其居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爲貴也於於

郊氏曰：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禁如今方案，階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至敬不墮，墮，地面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于李壇，燔柴訖于墮下，墮地面設正祭。此周法也。於長四尺，

禮記集言

禮部卷下六

九

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未中。畫青雲氣。菱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未中。畫青雲氣。菱華爲飾。刻其足爲菱華之形也。明是舉名。如今大木簠。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簠之舉。少半司宮尊兩縣於房戶之間同舉。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禁也。陳氏曰。雖差異於禁。而簠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畫有危。謂前勅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身養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喪酒之過。方氏曰。戰也。禁也。皆所以爲戒。戒曰。操。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合而言之。禁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操。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幾禁則又下矣。孰按。禁亦禁也。以其無足。故謂之禁。亦謂斯禁。士禁。大夫操。天子諸侯去之。真下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朱與聚同篇音切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于德德多則文備

天子龍章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采藻虎

伯鷩十男毳毼翟雉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首

諸侯黼大夫黻藻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

辰山龍今云龍章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

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禮也周藻五采也十

二謂龍章也諸侯九以下亦夏禮也周藻五采也十

其天子龍章諸侯大夫等皆用此法無嫌諸侯

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龍也孤稱冕而下其中亦有

也詩終南美秦義公飯衣纁裳是特言纁也陳氏曰

天子不言大裘曰龍章主以文爲貴諸侯之服雖自

衰冕而下然其飾貴乎龍章故言龍章不舉其下皆之

禮記集言

禮記卷三

十

卿大夫之屬自玄冕而下其章有數故曰服以其德

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

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謂其弁旒不同異代之禮

也蓋藻藻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藻見之

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纁以絲爲之或作纁以王

貴之也纁纁或謂之紫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纁

袍前長後短諸臣纁袍有前後無後非古也方氏曰

必五采特曰朱纁則舉其華者以設之也亦與華者

同義

日在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

謂父之喪也以其素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

天子制日月之圭而質無琢削恒滿之文大裘用汁

也而無縫飾也太古初變理但衣肉而飲其乳未

知衣和衣人祭既而古但盛肉而飲之矣大裘

祭天也遠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祭

天用白紵紵以爲爲專爲紵紵於上或用織形爲

是更及纁也纁纁內無縫也謂天時以紵作爲

以覆車也其素故用白紵木爲紵纁氏曰八尋所以

祭天地故高質六尋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紵紵之

所宜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

言解也殺所

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方氏曰自禮以多

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貴於形名處勢之

禮記集言

禮記卷六

七

問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

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

雖其稱而已此爲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

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

經 101-661

本為康樂需設祭以存親非為新廟報也則自
大新之科非祀之常也蓋謂先時也不以新舊未至
而先時養及為也祭宗廟之制也祭之器幣未至
長短自有常宜幣道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食
高大為之也嘉賓則皆也人生二十成人自宜冠三
十則世自宜皆若無親者皆三月祭以告廟則畢
地而祭而直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也
肥人者謂郊牛之角滿稟宗廟角則射殺角尺各有
所宜不必及肥人焉不美多品者為祭品味各有
其宜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半也。其後
此謂言禮之貴稱以見不可不慎祭自得其稱非以
福也故事不可不豫非以養為快也當祭大面祭大
非謂于大祭也則皆必先祭非其善而祭也
有財而祭品有時而多非求肥而美多也

孔子曰藏文仲安知禮夏父弗恭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與天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音息具音
變下同夫音

禮記集言

禮記卷之六

音

扶盛音成

為大夫文仲魯公子強之曾孫藏孫辰也莊文之同
為大夫文仲二年八月丁卯大廟于大廟孫信矣始
祀是夏父弗恭為宗伯之為也與焉為費字之誤也
或作食禮尸卒食而祭能養費也時人以為祭火
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金瓶瓶器也明此祭先
非祭火燔柴與夫之孔氏曰儲公問公俱是祭
之子問小伯大問為君時儲為臣問少而後乃
儲信死其子文公立弗恭為宗伯與儲依文公云
見儲與大故與小以問儲信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
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祭費養有其有
功于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恭謂是大魂燔柴祭
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養費者是老婦之祭
其祭也雖盛食于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待燔柴
祭之故注謂與當為費也祝融并與及費三者不同
祝融古火官之長凡祀之禮祀于郊與祀于廟是
謂常祀在夏以老婦祀之有祖及後凡祀于廟則

其尸入與費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者燔之禮在于
費者三者所以不同也蓋曰自君子日祭祀不漸王
此二小節
言宜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音丁

體謂身之百體成謂完全人身之百體皆備乃為完
全之人若缺其一體則非全人矣蓋謂所置之處
耳日鼻口手足各在其處也設之不備謂若指在
下日在鼻上或手之指短足之指長之類皆謂不
則雖備猶
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
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

禮記集言

禮記卷之六

音

也

上既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千皆不可缺
人之百體也凡禮大小顯微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體
之俱備也損之益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
之俱備也損之益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損之
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損謂減損其大而使之
之微大謂充其微而使之顯也蓋謂至極其大或
小或顯或微其條共有三千三百之多其為禮之至
極也一不可有所去取亦如人之百體一皆當
愛養也孔氏曰禮有大有小謂有大及貴為貴也
有微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貴為貴也
及下為貴也

未有人室而不出戶者

又以戶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人室者必由乎凡
此禮之為體所以有一之不可缺而或不可當者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者。有美而文而誠者。

鄭氏曰若顧也屬情虛慎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美面文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孔氏曰求竭已情盡其戒旣致其恭敬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外也歷曰若者句末之助辭猶易之出辭於若嘆嗟若若字屬不訓顧然或內或外各以其誠其于人道之倫爲顧也沈氏曰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卽誠意而發爲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于誠意則爲僞另陸氏曰誠之所在當自若也不爲質文加損○誠者誠之本內心外心俱率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矜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太

有順而討也。有順而撫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遷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後所戒切。據之石切。漸所聖切。放方往切。

鄭氏曰。經而等者。天子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重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而而殺若父在爲孝期也。順而誄若天子以下三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則猶去也。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侯士沐果。順而擗則憂殺有所與也。擗之言及也。若祭者貴嚴。若有所得。不使卑也。擗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猶新故而不致。若諸侯自而龍以下。孔氏曰。經帶也。而謂什已而。行順。順者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猶去之也。擗猶拾取也。君沐梁上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擗布也。諸君祭而臣助。下至服制。悉有所得。是變上貴之矣。以布納于下也。故法也。法天以爲文也。致擗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待極也。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禮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婦。女

有象是矣直而行謂行吾誠于內而無所屈若內事
不詔至發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爲所挫者厭而不
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卿燕不以卿爲賓長是矣頭面
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之義
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閭門是矣順而拙者謂
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絕倫以從冢葬下以從禮
是矣斷而拙者謂拙此以拙於彼若族情之違賤使
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情已于是矣放而
文謂觀象放法以攷其偏若天子之服龍袞見其旗
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見而下其旗
自龍而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無謂不變等謂同
也若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寺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
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爲入條皆變而不
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篇以順而計爲對非也順
而討自與順而拙爲對脫簡誤在未耳討去也拙反
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法減去以去當順此以多
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

十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鄭氏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用也。注曰。共由。猶云通行。言
夏殷周三代之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因
爲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
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
因不變而無不同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向白青尚黑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同於
 澄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祭禮之本則更
 造作於黃殷因襲于後無不同者方長曰或素或青
 皆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青則知素

之爲賓言殷之因夏則
制之因殷可如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伯武方其禮亦然其
道一也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亦坐尸因
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而
尸食飲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
夏禮言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
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
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殷人坐尸月
因坐之禮告也衍動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在宗廟
之中禮主於孝凡陳功祭皆得告尸或儀賓尸飲食
無常人也按特牲延尸及諸伯相尸之禮皆見尸食
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見視官皆得爲之不當
用一視也周禮大司馬大夫二人上上四人小司馬
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就此衆親之中皆得相倚尸

禮記集言

禮記卷二十六

太

也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伯亦
無方則則文又備不惟坐尸而且詔伯無方也蓋
言尸之或立或坐殷與於夏詔伯或有方或無方
與於殷日亦然者言亦如上文或坐或立之不同也
繼之曰其道一也言生立及有方無方雖不同而其
敬祭之道則一也道即禮也此句與上文三代之禮
一也一句
相始終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

鄭氏曰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酬
錢飲酒爲旅酬相酌似之孔氏曰六尸謂諸侯
身祭廟之上于大廟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墀東向
爲發爵之主不與于旅酬餘尸凡六在后稷之東
南北對焉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之東
而周立之然大司馬多主禮云六尸者發廟但有主
無尸也凡飲饌飲酒必合均通與旅酬相似故曾子
引世事證周禮禮記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

但詔伯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
子孫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
此四小節言時之事○賦按祭用尸本古禮之
而無常言者言尸之禮變于一室打譚成何禮
見此賦尸于旅酬又何從非其倫也此
漢儒所說必非周公之制曾子之論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一獻孰

鄭氏曰近人情者饗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
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
肉于湯也血腥燔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
而下至小祀孰而已孔氏曰血爲遠腥次之燔熟
孰最近遠者古近者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三事皇氏曰
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燔熟今此兼說之先後
都則先說血後說腥與燔熟以郊爲主其祭天者
然也大饗之時血腥與燔熟俱備當朝事連尸于尸

禮記集言

禮記卷二十六

太

郊爲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
三獻之祭血腥與燔熟一時同薦凡爲燔熟之時皆在薦
腥之後但就稷五祀初降祭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
文是也至正祭薦燔熟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
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燔熟也以其神卑
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薦者設之居後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已慈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須官晉人將

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

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慶子六切又音從與并同
惡音呼池大河切都息亮切

鄭氏曰作祀也。曰藉甚也。慙覺恩親。孔氏曰君子特
禮當有黃軒鼎足從起而致山之情皆有所由以爲
始也。晉人無后穆之廟。今將祭天先告后穆是先告
畢後祭晉也。先告野池肥林然後祭河及秦山此費
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半勞之三月祭前十
日十日散齊三日宿齋積漸收斂不敢逼切也。溫藉
相見有積相臨先作樂之人無日有扶相行也。溫藉
之至極也。皇氏曰風謂承藉凡玉以物組屨承藉者
子亦以威儀損相以自承藉也。陳氏樂誌作如作樂
明之作遇意爲之也太原懲則無禮之文太迫愛則
之祭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詭。朝事以
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鬻刀之貴。筮之安。

中

而蔡邕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堯音官藥古老切
蘇江入切

鄭氏曰哭泣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修古也。有主謂本與古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啜菽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三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剖刀今刀也。斂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筦今之席也。蕤絺除穗粒取稬葉爲席。祭祀坐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芻豢不用莞蒻之安而設蕤絺之麓席皆修古也。方氏曰本者未之初。古者今之初。本末一物。進退之而已。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曰修。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過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祭之始也。祭後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禮以損詔所以示前代之

文也。凶事則用吉而己。故不設樂。以備食。所以盡事
生之歡也。祭則雖在凶而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饒
朝事。則如在吉。非反本者乎。上賓賓主之主。某之所
從故也。蓋本者本之主。古者今之主。少則得多。則減
以其有主。則禮多不減。故可述而多學也。○執技方
氏以朝事爲祭禮。朝踐之事。於不忘其初意較切。

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氏曰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不爲民物改作故禮爲萬物之至極也方氏曰直者卽物自然而爲之謂者也能度彼者以吾有度也能量彼者以吾有量也可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哉觀者禮物以制節者

主

也。山澤乃能得物之情也。○試按此言物之致
言以禮致物也。下節言致其義者以物致禮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齊聲焉禮人
所切
鄭氏曰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盛熱而郊說見而
始殺而嘗謂饗而黍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
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嘗聲勉勉
也君子愛物見人由者皆勉勉勸樂孔氏曰自作大
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
於東門之外爲夕謂秋分之夕視月於西門之外亦
謂天之時也天地成祭而降而澤人君愛物生而勉
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
以民其長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大事若春有以
夏有輪秋有嘗冬有黍此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

孔氏曰。鹿則舉賢任能。養享天地。遂致龜龍降集。茅
暑順時。至將來之時。還舉賢達。置之祭位。則射以提
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苦戒之。其有不孝。則服大刑。
是也。方氏曰。射無天子將來。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

禮記集言

卷二十六

幸

以得士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亦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馘百也。大廟之命。馘百也。此舉衆而置之也。遷按。賢謂有德有道者。衆謂有能者。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

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麒麟假饗帝於郊

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云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也升上也升中於天陰陽氣和而致衆物也養帝於閏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因地事地。上文爲高必因丘陵爲。必因川澤是也。澄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圖丘方澤之正。祭四名山。因

吉士言告凡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揚其高。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

禮記纂言

禮記卷二十一

華

幾於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祭封泰山承襲才與於天之說而誤下禪梁父承襲雲帝於帝之說而誤或曰樂帝於郊爲先五帝於四郊非也實乃常祭爾○純按鄭注中成也謂以成功升告於天也又正以後漢疏言封禪皆緣人主好大喜功故不從注解愚竊謂崔天書之爲者此無鳳凰等語誤之必猶共見瑞可詐爲者謂登山而享瑞地而祭便可謂元贊化休哉協應此丁謂王欽若之見反不若秦皇漢武假托羽德之爲愈也○愚記牛山漢儒杜撰此類俱不足深信文正謂非知道者不及誤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尊尊在阼犧尊在西廟
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最大明生
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鬱鬯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西酌饌矣。衆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饌，衆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孔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大人在西房以象月。巽尊在阼，夫人所酌也。儀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縣之。巽尊在阼階堂上，儀尊在西階堂上。故君於阼階西酌，酌儀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酌，酌巽尊。酌交動乎上，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勑於堂上也。衆交應乎下者，謂衆鼓應鼓交相應於堂下也。上下殿衆交相應，合和諧之至極也。馬氏曰：天道至教，非無極也。聖人至德，非無放也。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儀衆，夫人東酌巽尊，此至德之一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巽尊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巽尊以陰而上交于陽也。儀尊在西者，陰也。君位者

禮樂堂

雷

昨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
 乎上也廟堂之下大旅以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
 是以陽交乎陰也應鼓以和衆陰道也其位則在東
 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
 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周氏曰簡陽也牛陰也
 故犧在左而犂馬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應鼓而對
 應鼓則應鼓非犂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犂鼓則
 應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爲陰故舉鼓
 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吾在東昨所以祖
 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
 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
 夫人在西房而東酌善酒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
 之配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

也邇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凡氏曰據王業之初。功之所自生。據王業之末。故云。所以成以禮爲友本。故用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終以道己志。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機器之害。要而知工匠巧。禍亂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曰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曰亂也。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載按禮者。理也。人受性於天。莫不具此親義信別之理。但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天秩天序之賦於生初者。有時而晦矣。反其所自生者。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正是學者切要工夫。到得造詣純全。則從容和順而樂生矣。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禮雖制於治定之後。其實所以爲治者。卽此禮也。功成作樂。樂所以象其功也。功卽治之成也。是治身治世。莫不以禮始以樂終。禮

禮記纂言

禮器卷二十六

生

者樂之所自始樂
者禮之所自成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制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蠡道求而末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祔於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孔氏曰：禘，大祭也。君出廟門迎牲，率牲而納於庭，大夫贊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廟制牲，肝洗於鬱尊，人以祭神。至於此之時，夫人薦盥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

右記論禮之辭凡十一節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經解第二十七

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之所以教故以經解名篇皇氏曰解者分并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

禮記纂言

經解卷二十七

一

事春秋教也

易良以親切屬此此毗志切

此以下纂記者之言篇首先引夫子一語而推廣其義謂入其國見其國內之為人如此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民也溫者如春陽不嚴冷也柔者能婉順不剛戾也敦猶篤也厚謂不僣薄詩風清威風靡不迫切不重許人過而陰道人於善處謂開明通達微善藏古先帝王之事使人心識明微上知久遠樂之聲容器物非其為廣博須悉備具而其大要則以清醇查淳為源邪穢使人心境平易歸於善良易訓列人事之吉凶如水清照見底裏而無謬誤天道之幽深未易窺測若謂不假傳後謂不假傳此謂外低之聲教謂內心之善局聖學所修之辭此並各因所行之事或事同而辭異或事異而辭同此篇之旨有如此者皇氏六者言周道雖共而禮教之自天子而行之於侯甸男采衛風非治國其具亦也○然按詞謂其非家乘之詞此方也方

法狄

春秋之失亂

因循長其道變化無方執之則反害矣。

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名則深於樂者

經解卷二十七

二

深於禮者也，拘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致之事，悉故以爲記者之言，而非夫子之言也。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照因海。不遺殺小。

其併不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經解卷十七

三

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為天子也。

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異

成故以此禮本之為物小者
役調大有論齊故以此比焉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
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
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辭亦切行下孟切

鄭氏曰若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不至謂夫親迎
而女不至不答謂夫不答於婦飲酒禮明長幼相

禮記集言

緝解卷三十七

六

敬讓若廢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也喪
祭之禮所以敬始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
常相存念若廢不行則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
被遺忘夫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也
說前文於人倫急切者在前先婚姻大鄉飲酒乃至
聘覲也后林業氏曰微者形而未大也微以使人儀
化以使人遷故從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微之兆也
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違罪而不自知也曰微謂未
顯未形謂未見而言陰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
禮之上下之人崇重此禮也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義
方勸之方其禁人為惡亦在善義未見之時非若其
立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非懲過之也故
又引易以證之而為第四節之結語始謂其初未顯
未見之時言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
失此戒也或謂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難
若桑榆之近言其其小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
止之則難為力其謬乃有千里之遠言其其大
也○山陰陸氏曰引易今無之蓋遠山歸藏之說

禮記集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哀公問第二十八

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
哀公三問二問禮二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官禮何其尊也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孔氏曰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
禮鄭氏曰不足以知禮謀也

子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
大

禮記集言

哀公問卷天

一

孔氏曰否止其謀也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
大禮之問下文乃詳言之○其
後人之生也直豈禮則因矣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
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
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不廢其會節長知兩切別微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故以事天地之
神為先節者事天地各以其儀各以其器各以其時
皆有節也禮曰此之謂尊敬然者此指節事辨別之
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辨別
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其尊之
問也禮者嘉美之會會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

禮記集言卷之六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鄭氏曰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節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也口有成謂無毀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也君子以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於後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脂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其者特然之辭鄭氏謂民皆由禮有履無違也修又敬之以美祭之禮蓋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敬之以禮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二

等嗣之皆施於生人者也生人之禮最重則敬之事死如事生焉慎終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終以曉諭人也美其美謂教也履之禮食其數內莫吉祭並有幾與承而蓋吉內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居居謂居處之節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諸居山各適其宜是也既言喪祭乃及安其居節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生也洪範八政三曰曰司空司馬司士者居民之官見其死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戴氏喪祭無憾而後人心得而居處安此君子所以將營宮室必先廢廟也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則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醜爲也卑之也衣服卑宮室是也不雕幾不刻鏤言質素不事華飾雖國家豐盛之時亦如少儀所宜

國家敬讓之時雖不貳味而之非敬讓也上文三節後皆收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修身以儉之事蓋能修身以儉則財有節而不重欲故家給人足民不迫重財行禮也易富而後可教也亦氏曰儉者不與人放能與民同利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年其聚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背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午其來也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方氏曰好實無厭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德通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放其心也固民之財而不歸民是盡謂盡民之力而不計其窮盡民之財而不歸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三

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違者人之所惡而反夜之未得當其所欲不顧義理也鄭氏其說故曰不以其所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戴氏按國專固也務欲盡民財而後已也山前謂上所言禮由後謂此節所言非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憮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鄭氏曰憮然變動貌作猶變也俗猶福也禮人道謂治人之道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子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

從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義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義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禮曰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

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諸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

正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

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

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

禮記纂言

卷之六

四

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遺遺敬切舍

方氏曰禮以敬爲至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

矣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

通必是所以敬其敬禮所以敬其禮已親其大

迎可謂敬矣不由其無以合二姓之外故曰與敬焉

親舍敬是遺親也無以相舍而其親疏弗敬則

無以相親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親而其親疏弗敬則

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其政之本與禮曰

治猶治天下之謂也理之也君之爲政欲使人各遂

其性而已故曰愛人有理則人各安其分不致爭鬪

而禮之生是禮也所以愛人也通迎之親已自親

昏之禮故夫子因其問而言及於此○就按治猶爲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好呼

鄭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

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君何謂已重焉焉得於

皇氏曰固不固不固皆爲固固上固言已之固固下

禮記纂言

卷之六

五

寡人固句禮曰或云上固半矣孟子我固有之之固

如中庸固聰明德知之固固言其也蓋固固不

知所以問人若非素來固固無知何得因問而得固

此言也此各辭與上一節意同方氏曰心有敬問之

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言請益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

道成夫昏傳萬世之嗣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

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

足以典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既答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曰推廣言之則

氏曰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之位配天地也蓋正

君臣之行有可取者是以教之是以典復之焉
也昔者而令舉謂之典方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
出以治直言之也夫婦人治婦人內事家
後國治也石林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而音周
出足以治直言之理推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正
立上下之教至於事之廢興可廢者足以振之
之衰弱可廢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先於此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
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祖以及祖

禮記集言

哀公問孝

大

君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
矣惟許氣切
大王音泰

孔氏曰有道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方氏曰
主於內子以著代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
猶木之有本相須共體又非特為主焉後而已尤不
致不敬也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濫惡言不出忿言不
反皆敬身之道也是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
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乃敬其親也石林葉氏
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效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
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慎乎
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然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
得於政矣鄭氏曰慎猶至也澄曰家範云所敬法也
君能敬身敬妻子而百姓效法之亦能敬其身與妻
子之君能敬其身以及百姓之身也國家廟謂一
家一國之人皆能敬此三者其心和順也

公曰政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
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違辭動不違則百姓不命而敬
身是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辭
言也無其體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修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
天不能成其身

禮記集言

哀公問孝

七

公曰政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謂
成其親之名也已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辭
言也無其體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修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
天不能成其身

愛人者天下之人與吾同一氣故均受之有其身則
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
隨其所處之理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
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
樂天。大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
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程曰不過乎物者處事皆無差失
也。苟事有一之差失則此身不可謂完全而無虧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
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又問樂天二字而問天道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子思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蓋天道之可貴在於不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人

已。日月東西相從始指人房未見者而自不已之一
事耳。故以如言之。謂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
數千萬年之久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
有爲之之迹物已完成則自然著明而可見此三者
皆言天道
不已之妙。

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意昌容切就子
六勿辟音避

鄭氏曰志謂爲善謀知也言孝慈與類不能明理此
子之心所知也。蹴然蹴然曰吾聞無所覺焉謂衆
昧與諸無所見煩謂或亂志或亂如字言我之不明
子固志記於心而知之矣蓋謂衆孔子所對之言無
所了解也。蹴然不安貌孔子承君之謙抑故蹴然不
安避席起立而後對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寡

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仁人者能全心德之
人孝子者善事父母之至。仁人盡人道孝子盡子道
故並無差失之事。事親如事天者孝子之心以如事
親者仁人也。然仁人能兼孝子之行故先言其事親
如事天而後言其事天如事親。孝子雖未必能盡仁
人之道然其親也無一事之差失故亦可謂之成
身。黃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理。大
謂天子我以是理而我梓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
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天孝
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即仁矣。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
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孔氏曰寡公問畢有謙退之辭謂寡人既聞子之言
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有罪失何孔子答
以君懷後罪是臣之福耶。
氏曰善哀公及此言也。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九

石記問答及福之辭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仲尼燕居第二十九

取篇首四字爲名山陰陸氏曰退朝日燕退居日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則居之事也燕居仲尼閒居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汝三

人者吾語汝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音汝

鄭氏曰縱言沈說事孔氏曰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方氏曰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滯厚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禮記纂言

卷之五

一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貞

子曰給奪慈仁

上既言野給逆三失矣此又特言給之一失者爲子貢言也仁者內心慈愛重厚寡言取給於口者失其本心蓋本誠近仁乃言鮮仁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食音嗣

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失上商雖不在衆言之名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又道不足有餘者爲過不足者爲不及師而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行不及故

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重言之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扶夫音

軾按先云禮者謂禮之名爲禮者何爲乎後云禮者謂禮有節文之禮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金好者與子曰

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特禘之禮

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

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余

鄭氏曰饗猶治也射禮也應氏曰饋謂進饌也射之也惡者飲飲而無饗射者渾全而無射矣

禮記纂言

卷之五

二

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其經蓋有三百此於吉禮止言郊社射鄉饋奠之禮其要則言射鄉饋奠四禮則言不及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饋奠四禮則言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郊社之尊敬報本嘗禘之孝愛追養報本之情文致哀射鄉之儀節開胃食饗之恩意隆厚皆自然慈良之心所發見故謂之仁能此五者則其修禮備皆可能也○軾按仁者本心之德爲愛之理萬善之長也而於禮得之此所謂全好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禘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

有禮故戎事聞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長知兩切。朝音潮。七故切。

禮記集言

集解卷五

三

垂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專。車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官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錯置也。家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方氏曰。車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竹車之謂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之謂也。加於身以藏於身也。錯於前以藏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眾者。眾則不一。凡則不一之謂也。

子曰。禮者何也。師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許之無相與。俱俱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

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相息亮切。供物莫切。

孔氏曰。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每事失禮。則無以為眾人倡始而使之合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要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禮記集言

集解卷五

四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闌。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箏序典。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微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汝也。

古。犬切。縣。音玄。闌。古。犬切。鸞。音。樂。中。貞。仲。切。還。音。旋。齊。在。私。切。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禮。今。三。人。使。同。慎。聽。謂。禮。不。止。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要。有。四。并。前。之。五。共。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禮。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要。之。四。是。就。一。禮。之。中。金。

禮記集言

卷之五

五

其目而言苟能如此九者則雖窮而在下處辭欲之中無聖人之位而其所知之禮固皆聖人之事已大矣
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視
焉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饗有四初迎賓一也次
獻賓二也大饗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惟燕入門而舞
與此迎賓時也相類升堂而樂闋此獻賓時也獻賓
工人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送與燕
舞夏箏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樂
之詩振羽之時所陳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
之樂章先後皆有片也自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
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肅然親厚相愛之心故曰
如仁焉中規矩亦齊汎言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
俱有儀則也樂者則樂名祭畢則歌此詩以敬
因名其詩為雍歌振羽者則頌歌之詩迎賓獻賓
樂賓之時既以有禮而知其仁及至送賓之時禮畢
矣而其仁如初無少減於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作不能詩於禮終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也者循理之序也樂也者中節之和也孔氏曰詩
能通達情意不能習詩則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無大

文備於禮不能習樂則於禮模稜內心厚於德則外
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虛陳氏曰具於詩者未
有不及於禮不能詩則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序
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不能樂則於禮必失之無次
能無素乎人而薄於德則於
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為是也文為在
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但是也周氏曰文言也為行也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重也
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
禮之法也從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韓氏曰所謂
人者必與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
共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燕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

禮記集言

卷之六

六

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謂之偏夫藝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
之人也與音余

鄭氏曰藝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素謂朴素偏謂不備具也曰夫子既言不能
樂者於禮素薄於德者於禮虛又言行禮在禮德本
人子貢意謂樂既不能樂又未得德何緣但聞其達樂
不聞其達禮故問藝之於禮其果不達與與謂不達
也古謂年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也先曰古之人與孔
自為問辭後曰古之人也者自為答辭也夫子謂禮
樂二事專能其一不能兼今者曰素曰偏均為不備
然今人謂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蓋要當時為典
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
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
既是年代久遠之人莫可詳知則不可臆說也

禮記集言

集言卷五

七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奠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以是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望而無與，阼則亂於室，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卿大夫，賁賁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

音洛夫音扶切

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云，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而行而樂之爲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無其位焉，固不可故曰：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方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有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爾有與者，有所與，則於卑，階有作，主人所履，別於賓，所謂室有與作也。

處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尚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卿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此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渚曰：鋪，五也。東而指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貴衆以難言，長幼以齒言，遠近言，夏五服，周九服之界域，男女言一身之別，內外言一家之限，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昭然若發矇，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渚曰：矇，謂以巾幕其目，蒙者微而去之也。此篇子貢問者三子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謂三子既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微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禮記集言

集言卷五

八

子張問答及禮之辭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孔子閒居第三十

孔氏曰退閒
避人曰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災禍

方氏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於

禮記纂言

孔子閒居

一

故曰行橫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敗者成

之對不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孔氏

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知微知者豫見禍害使民

安齊氏曰有敗而先知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天下乃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樂易之君

父母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為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

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

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

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謂使民各達其
民各哀其哀吾志之所到能使民各達其情各得其
理各樂其樂各哀其哀而天下平矣此志所到人之
耳目不得而見聞而充塞于天地之間如此方體之
達禮樂之原非豈乎君子不能也鄭氏曰至者至於
民也民之父母者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
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呂氏曰聽欲傾耳
出禮樂二者而已志與詩其感發之始至者周禮乎
精誠之運者也無者
趨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

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詩是三者

禮記纂言

孔子閒居

二

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而後為服故曰三無

之呂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威之至

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

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命音基禮

面切匍音蒲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

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宜廣靜密天下之樂

大於此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不可選擇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哀以仁存心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曰：服，身也。君子有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澄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

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志，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

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

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

禮記纂言

卷之五

三

孫子：施以敦切下同

孔氏曰：此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遠，民但不起，是與起也。是從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行舒遲，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與進也。五則施及四國，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志，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謂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者也。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志，氣而志氣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儀，而儀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一統按：內恕，恕仁也。仁愛，親于心，悲痛，惻也。發于不自已，不必哀麻，踴躍而後為喪也。又按：氣志不遠，無非於也。既得，則和順積中矣。既從，月

聞動而變也。既起，則遠普而不知為之者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勞刀

鄭氏曰：奉，天地也。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也。澄曰：勞，謂安其居，而共其力，使勞者得休息也。

子曰：敢問何為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地之厚也，凡在下者無不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

禮記纂言

卷之五

四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音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故又日齊，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于九州也。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于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降也。湯降應遲不遲，而惟應于日新之德，其昭著昭格，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是其奉天而無私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氣之下音重出，神氣風霆四字全。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
 射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天下之
 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
 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霓呂氏曰天有四時
 行于地地載神氣動作于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
 以有天地神氣動作于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
 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元風雨
 震於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薄之
 法無非教也然風雲猶風雨皆神氣也降于天
 地以成化育者也獨于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
 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
 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榮之所謂者
 至有開於與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與王
 時雨也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與王
 聖明聖賢是謂志氣如神

禮記集言

卷之六

五

地之政令聖人之清明與天地同德故其如神
 如天地之政令及將與王則天地必先為之
 天地聖人合一無二故其交相感應如此○執按
 化無方之謂神本大德之教化為小德之川流此天
 地之神氣也人得之而為
 聖明聖賢是謂志氣如神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

中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子宜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嵩高嶽也嶽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
 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善衛
 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宜王詩也文武之德如此
 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義也鄭氏曰孔子開居之
 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
 寔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
 者也雖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月天

地山川之神為鐘而為人人心清明與宇宙之運行
 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取之有如甫申之生乃
 倫于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
 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因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于時教
 明之感山川與雲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
 然哉其有以開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豈曰則
 人才衆多此文武將興之祥備申甫以驗周初所生
 之賢聖氏謂甫申之生由文武二王積德所感此以
 證言意者非引詩證之
 意然其言精深故兼取之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開音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明
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

四國大王之德也大音

禮記集言

卷之六

六

鄭氏曰不已不倦止也德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
 風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
 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天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
 以洽為協聲之義也此亦宜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矣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
 之德皆取諸詩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皆論
 參於天地之德故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為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
 詩賢作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
 故以崇高江漢之詩申言之

子夏慨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嚴居

鄭氏曰承奉承不失隆也起
負牆者所問竟辭後來者

有記問答及禮之辭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坊記第三十一

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坊民之義故曰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

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解之音與音餘

張子曰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孔氏曰君子坊民之

過譬如坊之端小坊民之所不足焉立坊之義也

禮記纂言

坊記第三十一

止况不禁止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

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貧不嫌於上故亂盜亡

條切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

爵命之級也惟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為

富貴貧賤之法制富者居室丈尺粗豆衣冠之事各

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白鵲此

坊而施則貴臣無嫌恨君祿爵之薄也等差也

無也為亂之道漸無

也不云然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聚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貧亂寧為茶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

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樂音洛乘

鄭氏曰大族聚家恒多為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

寡也寧安也民之貧亂寧為茶毒言民之貧為亂

安其茶毒之行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

丈方五百步此謂大國三國之下方氏曰制國不過

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

之國也非用之法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

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

之害也鄭公卿王子榮所食之采地雉則五里

百雉則其城五百雉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

百乘之國也千乘即孟子所謂千乘之國也

禮記纂言

坊記第三十一

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雉多則城大

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者

亦互相備所坊之事不止於民每以民為首者蓋民

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

子能以禮自坊則無

經 101-686

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諸侯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大小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亦由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進退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

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

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息

盍音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

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曰者。天子

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

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發議

不知亂者。尊也。蓋且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

人若惡其欲反。責夜而鳴。則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

禮記集言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

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嗣之道者也。

非此則無嫌也。侯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惟在軍

車者。示以恩中之義。即父子與官也。異姓。謂不與同

不妨同。如士沐梁之類。士卑無嫌也。示民不嫌。早示

異姓。何必異姓。乃不嫌。正見同姓之不能無嫌也。不

同服。意不重。謂異姓可使同車。但不同服而已。嫌者

嫌其與也。言也。遠矣。貴正所以全恩愛。惟義至乃仁

也。陳可大集註。謂不同車以違害。又云。墓祔常起

木行革之時。何仁恩少。治也。使外崇西醴之文中。雖

鮮刺之。此後世中主之所不為。以為醴也可。平。然

云。民猶有同姓以弑其君者。甚言人情之不可不防

非謂與欲逆而不與同車也。周公使管叔監國。成

知人之哲。益見親愛之仁。如陳

註云云。所見又在陳賈下矣。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

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

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醵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貨。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

之無見。相惡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犯也。孔氏曰。相惡一方。其相惡。恨。在

一方。不相往來。方氏曰。蓋以臥者為衽。坐者為席。合

言之

一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

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曰。貴人

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

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後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故也錄其人之微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其孫為其去國三世則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其死者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恤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為死無所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職事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按此切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其祿職事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子役矣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職事皆兩任賢使能錫與之而無所吝也入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而可知言事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使事

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鄭氏言者虛文而無實後世人生博好士之俗如齊魯所以待孔子穆公僎鼎肉于子思齊宣欲養孟子以萬鍾是皆不與共天位食天祿未可謂能貴人尚技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

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始政切音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蕘也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民乃施之孔氏曰上不酌民言則民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酌民言則民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

天職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引詩證上酌民言之事○杜牧下天上施下民也天天之也民感上之施知天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上爾筮履無咎言

言在人者善稱人過稱己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之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己也引詩斷意蓋人不怨己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繩正之武王成之度後

讓善與上章不爭同孔氏曰錫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

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與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足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民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卜

子無良人言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與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善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也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謂之孝

鄭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也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謂之孝也方氏曰子為父設所謂敬其美也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謂之孝也方氏曰子為父設所謂敬其美也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謂之孝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待云孝子不匿其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七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為族也

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為族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承其志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氏曰辨別也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敬也辟君也忝辱也

○子云父毋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禮記集言 卷之三 八

方氏曰父毋在不稱老與稱祖猶不稱老同義也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處其厚于子而薄于親故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方氏曰敬老為其近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宗廟之內故于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

禮考同義釋子曰祭非
上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

子尚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非芳切食音嗣饋其

鄭氏曰祭器選豆簋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

之謂饗食也盤豆之屬為燕饗之具故展之是不

敬也既濟下坎上離為牛坎為水西鄰禴祭則用

祭器而饗不以親饋而敬也引禮者言君子饗則用

禮也君子不以費棄禮禮廢則不行不可以財物豐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祭義第十

多華美沈過于禮方氏曰此篇所

記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

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醴酒在下示民不滯也

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

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切聲音

歡喜得其節也方氏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

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

大齊威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云以

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醴若郊特牲

云酒醴之美也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

為醴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醴酒在下是也

有沉酒之禍故曰示民不滯也尸飲三衆賓飲

卑者飲上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

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阼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示遠也省力故切飯共

孔氏曰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醵至階三醵

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鄭氏曰每加以讓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祭義第十

遠之所以崇敬也昨或為堂方氏曰

自浴於中饋而下皆喪禮示遠之禮

○殷人弔於殯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死民之

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斃而不葬者

孔氏曰殷人即殯上面弔於送死大儒周人孝于死

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禮是情聖備具鄭氏曰周人

送死尤備○執按此承上節示遠而言死者人之本

事然未葬猶以生禮事之喪然後立主而奠又哭而

方氏曰：既曰「義」，又曰「義位」，言之也。鄭氏曰：「升自
各階，受事於位。」謂反哭者也。既葬，夫猶不出於階，不
忍即父位也。未及喪，沒葬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時
內二年，稱子。」至其臣，王、公、卿、大夫，則謂之君矣。吳、齊與
子皆諡公之子也。蘇公卒，其年與齊殺，明年而卒，子
諡。孔氏曰：「卒于除年秋，而經書載其君是除年稱君。」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
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
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
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國，
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食
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求

禮記集言

坊記卷三

十一

其君，喪父喪君
並手舞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則君
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雖遠為政也。上之曰，謂君者
故而為之也。二當為義，唯卜之時，解得日君之義，
其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
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尊也。父母在，
身及時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于君
也。車馬，家物之重者。○蘇按此段，以重不貳君，而以親
配言，至尊者親，以孝親之道事君，而事長則繼以弟
道，見國之尊無二也。君與親同服，可知君親同尊，故
事君者不敢有其室，事親者不敢有其身與馬
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
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

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以此坊民，民
猶貨祿而賤行。」
孟卯

鄭氏曰：「禮，謂所供之費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
以飾好，利賄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私，欲
也。賄，道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獲，
不菑畲，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菑乃獲，貪也。交
有無事而取利者，手賤行，行賄事也。言務得其利，不
務其事。孔氏曰：「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祿也。交
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而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
之禮，直行已情，則有相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
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蘇按
先將幣帛而後相見，禮是重財輕禮也。故起民爭，無
辭而行，情者全不以禮，不但後禮已也。故起民爭，無
辭與受，與之辭，如孟子所謂低賤賂，是也。受之，則
如士相見禮，所謂致辭，其不足，以自禮，致
四辭是也。不能見，則不獲行禮，故不視其饋。」

禮記集言

坊記卷三

三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時食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音莫遠，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
身。」
鄭氏曰：「賜切，芳容切。」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時食，謂食四
時之膳，力穡也。天子諸侯有秩，脫古者殺牲食其
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也。孔氏曰：「言君
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遺利遺與民也。田稼既多，獲則
促遠，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秉與穧，皆
拾以爲利，雖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者求珍，若
谷風記者，引詩「采芣」，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採芣，
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無得并棄。」

之則是其故而之也。坐若左氏所訓食其肉。其皮是矣。不言系則以有剛氣不宜生故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

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哉。

麻如之何。橫從其敬。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取七樹切。後同。從子容切。

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別。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礙者。是以為之紀矣。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補氏曰。不日稱而曰媒。

禮記集言

坊記卷三

主

紀之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哭。其死曰孟

子卒。去起昌切。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設音試。一如字。總音移。

孔氏曰。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而君之。論本問何罔。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餐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餐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是

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太饗夫人出

○齊鄰國之君。得

有男女交爵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

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通切。辟音避。遠去聲。下遠色同。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

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

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

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有淫泆而亂於族。好。升切。

禮記集言

坊記卷三

主

坊記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丁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遠色。不自取於國中。也。皆禮始納采。謂未擇其可者也。凡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無所擇也。凡於族。犯

非禮。西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禮。通魚。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承奉女子以付。投於壻。父或女曰。夙夜無

違。命。曰。女曰。毋違官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方氏曰。昏禮。父母或女。毋違命。毋違官事。故曰。恐事之

違也。不至。謂違婦

事而有所不至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三十九節

記纂言

卷三十一

五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纂

後學朱軾重校

表記第三十二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呂氏曰自此至表則不告天指言敬而已歸乎者猶在數日歸與歸與也蓋曰隱而顯顯然而曰章是也

禮記纂言

表記卷三十一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而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久謂失其容止之節也忌之言戒也呂氏曰曾子信而敬元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辭氣顏色而已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是則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情此二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質也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蓋者襲襲下襲之襲是也禮不襲者襲父事是也孔氏曰襲見楊衣襲襲上襲衣襲衣行聘聘聘襲襲主至聘說又字時資魯未東加襲案行享

女 潮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官
春朝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呂氏曰。杜敬者。諱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弔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衆則敬弛。朝廷之禮則廢。明微正名分。辨貴毀之等。叙羣吏之治。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拚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

呂氏曰。惟鷹鷂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老
於鷂乎。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不愧而取鷂者也。鷹
其行則孰者。何事於檢乎。剛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
見君子。則捨不善而著其善。不爲而好捨者也。鷹其

觀記纂言

表記卷三

一一

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

躬僂焉如不終日。僂在鑑切

1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彌。妄安則物欲肆行。寂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儉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僥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而君子一以血內而斯須無不莊之態。則小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子。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齊側皆切
見賢遍切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諸臣在邑竟者。孔氏曰。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則

論見君須擇日月也。方氏曰：王漢言：君道公所宿，神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養事而卜日。漢戒，則事見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禮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其說不可潰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且之於君，無道而非事也。蓋養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遽相輕侮
而慢相殺雖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棄。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禮記集說

表記卷五十一

車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虞謂贊也。頌之言褒也。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褒頌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贊幣之禮以示己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褒頌之義。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

下之利也

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禮。報者禮也。而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爲禮。固明不曰施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就接刑者順也。一往一來而後人情乃安。无王制處所。以順而導之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與
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

鄭氏曰以德報怨則人之怨雖不足以致有德而德
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身
人之德既不足以勸而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
己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蓋曰言好仁惡不仁皆
有所為而為之者也○就按無所為而為者不買

禮記集言
表記卷三十一
四

望之衆人故置法以治之治者善有賞不善有罰
民皆知勸善而懲惡若律已則惟知有道而已為善
未必福而不善必不可為為不善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
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與者仁者有三謂安仁利仁與仁也利仁者功
與安仁者功不同則其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
而利過之者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曰仁者

與者仁者有三謂安仁利仁與仁也利仁者功
與安仁者功不同則其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
而利過之者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曰仁者

知
本知禮過於詩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
知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
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
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又承上文而申其意人身脈候之位右上面左微下
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和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
樂後志至氣大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

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絕也仁
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
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性而之氣

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象多者義厚而仁薄仁
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毅然之裁制故人
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也此二道字專指義而言

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五帝之禮樂
至道謂道之極至而後加者即安仁之聖也義道謂
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即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

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即與仁之人希賢者也全德
備不學而能仁體道成而包并乎義是爲安仁者之
至道隨事詳察篤行乃能一以貫之義理精熟而造

詣乎仁是爲利仁者之義道勇於銳進悉心竭力十
倍百倍其功以從義求仁而後可與利仁者一是有
與仁者之考道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

道之聖人可以君天下而爲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
諸侯而爲霸考道之至於費雖未可爲諸侯之長其
可保其諸侯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爲卿大夫士能保

其家能保其身俱可謂之無失者應氏曰至道即仁
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厚
而有方故得其裁制斷制以爲霸蓋稽考之道而事
不極舉焉亦可以無失矣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

孔子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繩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燕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前音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曰中心惛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繩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王有雉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大武王行仁道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國風谷風之篇取仁而行惟在一身何暇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養發源之數數世之仁終身之仁

禮記集言

卷之三

六

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義有以高為貴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大小此言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美者善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其莫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

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才數在切大

音長度得洛切
方氏曰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

令鄭氏曰取數多者謂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張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德多者為賢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蓋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蓋義以度人非望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試按賢者可知謂不必聖人也以人望人猶云以人治人仁之為道極言之則非亦猶病切言之則求即足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由鮮息

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仁也舉求至焉不敢不備○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七

按此經言求仁不可不勉如仲山甫舉人之所不能舉而不求助於人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解

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

馬自有華髮斃而後已景行如字好鄭並去聲倪音勉華音茲斃音弊

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治則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鄭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牛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孔氏曰古昔聖賢好愛仁德如此之甚鄭仁道而行力罷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已身之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使倪馬斃而後已力之勞不而後已也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及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使倪馬斃而後已力之勞不道而行中道而廢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張子曰不

知年數之不足是大壽不貳也。○執
按中道而廢謂豈背中道而廢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

辭也。易以

鄭氏曰。辭猶解說也。仁者雖有過。不為甚矣。惟聖人
無所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
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之所以難成矣。
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
厚故也。若則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
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若
君親而有過。此所以為過。○故按人失其所好。則
云。天地有憾。非猶病。惟其然。故仁者不能無過。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
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人

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無害於物。實
近仁。言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
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馬氏曰。恭
則不侮人。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近禮。儉則不奪人
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仁。信則不欺於物。情也。而
未盡情之道。故近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實。
而行之以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面不與相
敬。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
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方氏曰。得則為當。失
則為過。過之不善。猶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
呂氏曰。溫溫恭人。雖
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
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

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

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

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移昌氏切。

鄭氏曰。惟君子能之。言能成仁道者少也。病人愧人
謂罪者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罪者勸勉。不
及者愧恥。其言乃行也。移昌氏切。大也。極。致也。言謂
心於善。呂氏曰。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施。衆
人必有不不能者矣。使衆人做己之所施。則病矣。使衆
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
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以用乎人。孔氏曰。朋友以極之
謂相勉。屬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教
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也。澄曰。上言愧人。我愧之。通
下言愧恥。使自愧也。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人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
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
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
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
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鶴在梁。不濡其翼。
彼記之子。不稱其服。移昌氏切。鶴。鳥也。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孔氏曰。言
充也。澄曰。此言服必有其容。容必有其辭。辭必有其
德。以三。是故發端。第二。是故又添行字。謂必行之
於外。而後德可見也。是故至引詩。但言服必有容。一
亦猶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家盛拒也以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容盛音成拒音巨也勅亮切

呂氏曰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也雖天子必有事焉况於諸侯乎應氏曰天子竭力致教以尊乎上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祭上帝有相禮者凡禮有二一以和之以敬謂之帶也帶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房以灌也若不和則謂之配也配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相養為之以肅其誠也言相也得以事上帝某氏謂義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宜也天子親耕藉田為東盛以充重為相禮以重事也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為諸侯者所以為諸侯也故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所以事上帝則諸侯

禮記集言

卷之三

十

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孝慈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求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庇必利切葛音幹施以政切與音餘

鄭氏曰役之言為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也微利也舉易之君子其求福爵德以俟之不為同邪之行以要之方四方也受四方之闢謂王天下孔氏曰恭儉節儉以求為仁信實退讓以求為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恆行其是不苟易其道也方氏曰案儉可為仁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以役言求役者求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所尚已未嘗自尚之也雖為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於欲非慕欲也謹於賢非爭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己故能畏義君子之為此者豈它求哉求以事君而已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命也命者天之所命也王之王之受命則公之攝政皆君之事也雖然當有是心故不林樂氏曰恭儉求役之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利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獨有舜禹文王周公為

禮記集言

卷之三

十一

若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惟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惟文王周公為有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就按君民謂自專擅人臣施德於民必稱君命所謂善則歸君受君之至也役仁役禮者以其身為仁為禮用而竭力以求之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諡音示

鄭氏曰諡者行之迹也壹讀為一專猶善也言聲譽雖多以其行一大善為號也稱也過行不復循行猶

傷容切音

禮記集言

東記卷三十一

五

呂氏曰：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廟也，謂也。凡親之遠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賁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文，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脩桑梓而畢盟，則也。先鬼而後禮，則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誼而後祭享也。賁謂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狄訟之類。至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教之，其末也不能無缺，如清之末，至於是，而中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不責其所以不能，而及之，其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不責其所以不能，而及之，未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舊業，不問於刑罰，故不為許，讓其民則意而愚，其風則奢而野，其事則莊而不文也。香高大也，如厥木為杓之香，安自高夫而無文，乃泰愚之風也，不必首為矯也，志之微，臣若愚也。

禮記集言

東記卷三十一

五

○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柔濟神而賞爵，罰窮矣。朕於親切，鄭氏曰：未濟，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養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示殷變之，殷也，辭，謂窮矣，言其繁文備，謂氏曰：夏尚忠，忠者，以行不以言，故未濟，辭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差，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也，忠之俗，求行，雖俗，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始濟，辭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尚質，雖辭之責，而尚未以繁辭之大治之，故未濟，禮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所以求備於民也，質之俗，求辭，雖責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始濟，辭，致其誠，安政其言，責人也，殷人敬，故禮先於祭，周人敬，而不辭，則未濟，神，至周未信，謂聖事，新濟，神矣，殷民，雖之於善，而之有爵，實不從，有刑，罰，故其賞刑，謂窮矣，殷曰：夏雖尊命，而未有言辭之強，殷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解上不求備二字，殷，神而未有禮文之繁，周，尊禮，則強民，以其所不

能行矣雖敬事鬼神而能遠之則謂其質勝也蓋先
得貴以勸人之善為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為急
則謂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刑罰而
不足以懲故曰殷矣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故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孔氏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故也呂氏曰賈者責
人也暑故寡怨於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
刑責以驅之
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繁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鄭氏曰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
曰至矣言極矣蓋其文也文少而質多其不勝
其質殷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其不勝其文

禮記集言

卷之三

本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惻怛之愛有恩
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
君子尊仁畏義恥於貪貨忠而不犯義而順父而嚴寬
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
此乎

鄭氏曰言既不得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而費不
為辭費出空言也賈謂財貨也辨別也德寬而果
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
之言得人也聖曰取費不修用也賈實不食財也後
功記宋記編本三篇蓋一手所記坊記三十九章
表二十四章每章皆附子云子曰首章獨稱子言者

朱記一篇附子言之者八蓋以五十三章分為七段
每一段之首又解子言之自第二十六至三十三章
為第五段此章雖居第五段之終然以其言虞帝
之德故特大其事而附子言之俾與於前四段後
二段也○賦按生無怨謂怨切脫舉也孟子云教人
子受之極其誠惻惻謂怨切脫舉也孟子云教人
以善謂之忠利順也順其性而道之虞書所謂教養
五教在寬是也愛則民安教則民敬威而愛謂民
畏身敬也當而有禮則民典與德而能散則民
仁不勞敬愛其上而已也君子謂在位諸臣尊仁
義目下數句賈賈輕賈賈貪貪而廉財利者仁義之
故特言之忠而不犯四句各二句為對賈賈賈賈
溫寬而樂是也交謂有條理靜謂深穆簡易也又
以上五節尊卑而昭三代乃老莊見解非孔子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說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共受祿不任其受罪

禮記集言

卷之三

本

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
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義
死而不負也於事不信曰誣方氏曰先資其言者死
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祿其
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臣能任
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
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也
言益寡而已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
學皆豫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
以為藉手而進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躬身以求食
如書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賦按賈賈
是言也故必獻身以行其言而後
知言之非虛是以獻身成其信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

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能也。孔氏曰：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張子曰：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人則可小利。○執按：人臣敬事後。多所望者。於社稷蒼生有濟耳。而君之於臣。又不可無以教之。君子謂君受授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達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孔氏曰：所引小雅。鄭氏曰：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呂氏曰：生達者，君子高明，如斯其君不及受爵，非受爵之過，不致。鄭氏曰：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于污下。如謂吾君不能達，君之惡者也。尚辭而實不辭，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為主者。親近臣以其所主，親遠臣以其所為主。主，義也。與侍人游，環其其人而自之也。三者皆在已，不正非所謂端。共，正直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諫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孔氏曰：事君遠，欲諫乎？是謂人望後自達。祭則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呂氏曰：非其職而諫，以求自達，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則忠而諫。近而不諫，則似忠而實非忠。似忠而實非忠，則利也。孔氏曰：遠而諫，則利。近而不諫，則利。非孔子之言。

○子曰：進臣守和，守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進臣，和謂調和君事。守正，守中也。士治百官。孔氏曰：進臣親近之臣，祿可替百官。贊於君以誼。

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亦兼冢宰。但冢宰居中，故首正百官耳。葉氏曰：謂臣三公四輔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冢宰處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作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頌之言，謂言其過於中。孔氏曰：陳善閉邪謂之陳。故諫不欲陳。陳之則忘矣。之，通矣。詩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席易進而難退，則位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鄭氏曰：難進易退，則位有席。易進難退，則位有席。孔氏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孔氏曰：三違而不出竟，內實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君而何。鄭氏曰：利祿言為貪祿也。臣以道去君，去是貪位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慎始，易也。君子所恥。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進始也。退以義，所以敬終也。方氏曰：慎始，則利祿也。

終不為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義○就按在通謂之亂可殺而不可使亂度人之不在是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顧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亂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爵其

事辟音避難乃且切初音潮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時時而退之也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虞在朝廷之中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三

不辟年歲之所待也謂方使當臣之才也終事則退也既本非己才事竟難辦而退也得志及不遇難而退是臣行之為厚也引易象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孔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事退則亂亂於野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朝廷則亂也處其位而不顧其事則亂亂於名實者也得志則令所使之臣素志也否則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而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所謂而慎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怨於不待志而不事事故熟慮而從之不事君命而慎慮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熟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于上故曰臣之厚也○就按不得志有二一違其願一違其才違其願者如北山詩人勞於王事不得委其父母之類是也違其才者或才大而居於小或任重而力於力如士元不堪百里五公難不可為滕薛大夫是也熟慮而從者靜氣平心問答博考務於國事有

若必不可言亦不得勉從以辱君命可為而不為亦避難即辭也亦不可為而為是重違君命而難誤國也
鄭氏曰言從不言不從然曰熟慮而從則亦有不從者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鴆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氏曰鴉士倫切賁音奔

呂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爲順爲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則爲逆爲臣者雖令不從矣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爲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士受命於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胡氏曰順命言從命也逆命言逆於法志也先儒謂逆命爲行逆義

禮記集言

卷之三

三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償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行去聲贈音音

呂氏曰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故如水淡而可久不飽惠則在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

人也。苟悅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能同而
不能遷。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
故曰甘以取。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
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
害。故言盜言孔。
世亂是用佞。

○子曰。君子不以口舉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樂
則求之。問人之仇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必
之憂矣。於我歸說。舉音余。本之於既切。食之。

鄭氏曰。與。繩也。孔氏曰。繩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
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此引詩解章。章既盡。意
義不與詩
相當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齒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禮記纂言
卷之三
學

誥責也。寧有己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音音。哭已怨音。

鄭氏曰。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孔
氏曰。謂許人物。實謂許而不與。故責也。引詩張之
篇。謂諾而不與。
被人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
之盜也。與音余。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
親。內外不一。心不忠實。而畏於人。如細人盜盜也。方
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疎。恐人之
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就按此節。承上不以色親人。謂
情欲其信耳。辭欲其巧耳。

○子言之。晉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策不相襲也。

鄭氏曰。神明。謂華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在卜筮
也。日月。謂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月
也。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十日而用之。不敢必其
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
事之也。日月者。如冬至。至。國丘以視天神。夏日至。至
澤以視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家。不用
卜。至於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
定。祭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蓋卜筮之
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蓋卜筮之
之皆不教也。○就按無非用卜筮。謂性物皆用卜筮。

禮記纂言
卷之三
學

也。所以然者。以上帝不可以私褻事也。言上帝之威
可知矣。不犯日月。犯亦違也。謂除一定之日。月不可
違。其餘則樂從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謂
重復。解見曲禮。原本不相襲句。則屬下節未實。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

怨乎百姓。與音余。齊音成。

鄭氏曰。牲。內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
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
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于四時。牲。則
純也。方氏曰。牲。牲又產。案盛地產。應者成儀。樂者節
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
盡。苟或有違於禮樂。又烏能向無鬼神之吉。明也。
百社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卜日而又不卜月。
不特卜戶而又不卜姓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

神依人而行者。鬼神有書。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
上節。謂其上不犯日月。若神則無定日。而
用上節。不違其意。則此定是以無害上似言。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先王。厥無罪愆。以迄於今。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神世之祿。此儉者之祭。易富
也。呂氏曰。后稷之祀。竭力以供。祭盛無非。誠信故易
富也。其祀也。未無罪愆。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於
今。至於周。推后稷以配天。一川后稷之法。故其祿及
子孫。方氏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養神。其欲
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道。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禮
經必百世祀。故其祿及子孫。○故按高祖也。人之意
也。雖謂祀之辭。如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曰。辭曰。辭
辭。求其貞之。則后稷之祠。則不重此。但致其恭儉。

已蓋其欲儉。不願望大福。富之易者。以此恭
辭不求福。而其福自及于孫。故引詩以証之。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

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綴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從後出師
若遇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守筮。守國之筮。國
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
筮。諸侯人宅。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高
氏說。義威敬。不若人說。只言筮之體。惟其威敬。故
用之有節。天子二句。或用卜不用筮。或用筮不用卜。
下四句。凡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者。又有時而
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有時而不
用卜。用此器有辨。正見威敬處。非威敬之實也。○其
按威敬也。則筮尊嚴。使人畏敬也。天子卜。諸侯筮。實
得任意輕用。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愷筮。以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瀆於上。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時。賓客祭。不祇用燕
器也。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
一也。敬則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至也。
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觀宗
遇。一日之有朝。夕。不致廢也。不違愷筮者。欲見其君
長。及其所貢獻。若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自不
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之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
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
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
止不瀆於民。下不瀆於上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集說卷五十五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

後學朱熹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歆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好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養心待民，則民亦以養心待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妄生詐起，死者莫之勝也。刑之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遷。

禮記纂言

緇衣卷三十三

一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上烏路切。下如字。

鄭氏曰：緇衣，巷伯詩篇名。緇，衣之惡者。巷伯，惡之甚，爵不濫者，不輕爵人。試，用也。咸，皆也。儀，法也。子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呂氏曰：好善不諛，雖實不敷，惡惡不諛，雖刑不濫。好賢必如緇衣之詩，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思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而民畏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鄭氏曰：苗，水也。遂，絕也。五，猶多也。苗民，苗之惡者也。甫刑，周之末，諸侯有三苗者，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此見滅。葉氏曰：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蒞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恭而已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禮記纂言

緇衣卷三十三

二

鄭氏曰：民之從君，如景逐去。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鄭氏曰：遂，猶達也。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格德行，四國順之。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格天也。直也。孔氏曰：上好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

他人爲首者。當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存敬仁道。以
 子愛百姓。則民改惡行仁之意。以悅樂其上矣。呂氏
 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正不可易之。道。
 以教之。所示所教。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所以示之。
 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所以教之也。
 所謂民致行己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次
 以奉之。不
 忍違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韓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韓音弗倡昌尚切行而行不愆下孟切後同音音立

鄭氏曰。給。今有飲。膏夫所餽也。終引柏素也。雖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則

言言行相應也。淑善也。賢過也。言善慎。汝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孔氏曰。王者山言下所敎之事漸大。不可不慎。綸。綸於絲。綸。綸於綸。按漢百官表。第有秩。書大夫掌秩。張華云。綸如宛轉。綸。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浮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澄曰。綸。以絲合爲小繩。可用以釣。呂氏曰。如絲如綸。如綸。言其端其微。其末其大也。綸。絞也。大於絲矣。綸。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慈篤實之言。天下猶有妄欺以因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言不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止不爲於先王廟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言。無迋爾身。慎爾所行。無失厥身。言而行之。則民言而信之。

語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語胡氏切。
郭氏曰。樂。言謹也。稽。猶敬也。議也。注曰。道人謂吾所
言者。始得言之也。樂人謂吾所不行者。不得行之也。
言以道人。故不嚴。輕言而必慮其所終。所以禁人。故
不敢輕行。而必稽其所歛。不輕言以道之。則民謹於
言矣。不輕行以禁之。則民慎於行矣。出語言也。威儀
行也。敬止。言文王於言於行。無一不敬也。○統按。致
吾導之使爲善。禁者禁之。使不爲惡。言言道。行言禁。
互見也。兩以字與爲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字同。謂君
子以己之言行。示民法則。而道之禁之也。言之易者。
其終必不能踐。行過高者。其流不免于歛。以此道民。
欲其謹言慎行。可得乎。呂氏曰。選取于善者。吏考其
行而不掩。猶不免于狂。況不在于善者乎。故曰言必
應其所終。吏惠之清和。其末猶爲
臨與不恭。故曰行必慮其所歛。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章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鄭氏曰。戴不章也。章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言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處人之上。其衣服容貌。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試按言衣服。則一身容貌。統之矣。尸鳩所佩其帶伊緇。其弁伊緇。是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音青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爲吉威。皆也。君臣皆有壹意不貳則無疑惑也。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

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效而知呂氏曰可重而知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於一無二三也。可重而知者不言而合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虞。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志乎。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

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切後同共音恭好去聲下同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孔氏曰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核按人心風俗之美無過癉者。厚反是則許。爲而貳矣。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

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

禮記纂言

卷之三

五

不重離不授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重如字又去聲儀注讀爲義

孔氏曰不重離不向虛辭也不授引其君行所不逮及之事不煩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儀

當爲義言臣義事則行也上帝喻君也板板碎也卒

毒也瘁病也此君使民試之時既非也耳勞也言臣

不止於恭儉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言也

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奸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

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使君以所難知

難行之事業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愚可以無惑下以誠同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無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刑爲法而不重離則君不勞矣○核按上人之疑有二猶取之主用舍不疑綜核之君成福莫測善不必賞惡不必罰此民所以

從違其定也。惟章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于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爲矣。下之難知。新進其惑。誇無實聽其言。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後而不收。而無成。如蠱錯之更令。安石之變法。人主一惑其言。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當發有不當發。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今後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紜滋擾。費勝貽誤。雖有哲匠。不可入堯舜之道者也。大人引君當道。正己物正。人不不足。適政不足。問而使吾君垂裳端拱。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何勞之有。儀讀如字。謂行可儀法。不重離。謂所重不在言辭。非全無諫道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

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發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禮記纂言

卷之三

六

甫刑曰播刑之不理勸懲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禮所以不成者。由君上庸懦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耻其爲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孔氏曰賞罰不可輕發。康誥云刑罰必教而明之。前刑戒聲。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重刑之義。鄭氏曰播猶施也。不衍字。通也。○核按

刑實所以弼政。教刑則不足以耻。爵祿則不足以勸。雖有政教。其如民之不信何。鄭註最爲

是。以勸。雖有政教。其如民之不信何。鄭註最爲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大臣不治而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

表也。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

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遇臣不疾。而遠

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遇臣不疾。而遠

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遇臣不疾。而遠

不敬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無所怨。切切，實實。

鄭氏曰：近也。言近以見遠。言人以見小。互言也。此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猶從也。國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過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是舉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願令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亦非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孔氏曰：大臣雖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愛於臣，所以致然。出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為君理治職事，由過臣與上相親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制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君令，大臣不怨，深於君也。

禮記集言

緇衣卷三

七

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辟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過臣發實，李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過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過臣寵服，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近臣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遠臣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三事長樂陳氏曰：大臣權重，常見謀於小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棄，不地之圖，令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可謀而已。若內臣之於

外臣，則勢足以圖之。故於小大言謀，內外官同。臣生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謀，臣言疾。○試按大臣不親，由于忠教不足。忠教不足，由于富貴已過，蓋功高天下，則策主位極，人臣則難君。由是猜嫌起而恩惠薄，上下之交不孚。而左右嬖習之臣，乘隙而為之構，其害存不可勝言者矣。夫大臣之問，自古難之。成王之于周公，內以流言而致其仇，惟聖人遇變而處之，危若安，小心翼翼，亦且凡則精誠所通，自有以成風雷而消疑謔。否則持重守謙，引身避嫌，以保全名，而全君臣之交，亦不失為臣也。然臣之忠實多始於君之敬，如傳優賜食不置，寵冠謝罪，雖出教養之義，固非大臣秉君之威，然亦景帝之也。

禮記集言

緇衣卷三

八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之，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我。鄭氏曰：親，失其所當親也。教，順。由信賤也。賤者無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我得，既得我，持我仇仇，然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執，按實者。民之所親信也。上不任賢，則民失所親矣。民之從教，從其所信也。既失親，則雖日進而教之，其如民之不信何。此說令所以日進而無益也。若子小人不並立，不親賢則必信。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蒙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輕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由難悔，易以溺人，未民閉於人，而有難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

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罔彜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
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夫音扶易去聲貴芳貴切

兌音說孽魚列切逆乎亂

鄭氏曰皆在其所蒙也言人不溺於所蒙者溺於所蒙
決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能泳之溺之亦復而無
減心以取溺焉愛猶患也言口多言言煩數也通言
一出則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占陳辭亦如溺矣民
不道於人道而心歸詐難卒告論凡君欲慎以臨之
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
故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發乃不溺矣越之為言屢
也覆敗也言無自顧履女之政教以自毀壞漢王曰

禮記纂言

緇衣卷三

九

微之地者也機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食
勢已張從機開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
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定
命允當為說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求尚書篇名也通
猶斥也惟口起羞當無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
旅之事也違猶避也道途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
先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
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
在毫西呂氏曰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也夫人在
其易而委之也不至柔之物民和而極之則難巨則
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有謂水
之德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臨達而已不
費而煩於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
于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禍人
乎民至愚至戇乃知者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
於心而不可以明喻惟康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厭
焉上公言彼而不傲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

所以溺人曲馬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木近於人
而溺人之意也○然彼德謂水性易狎難親與易曲
難狎可敬不可慢一類謂口不可言鄙心謂心不
諱也小民至愚至戇雖有疾痛不敢自達然心實
諱怨乎上所謂放怒不敢言
也故為上者多忽而溺之

○子曰民以君為心心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
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王其言明
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為正辛勞百姓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愬咨冬耶
寒小民亦惟曰咨怨雅音

禮記纂言

緇衣卷三

十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
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
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外然資乎
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孔氏曰諒人謂
昔吾之有先王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清遠國家所
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遺詩也陳
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幽王
不然權臣在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
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
姓所以勞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而暑之
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故按心有疾
則體傷體有疾則心利以此君民所謂病泉一體休
戚相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
也

鄭氏曰：類此式。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立。不立，故行無類。不立，謂不能專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別於其言也。長樂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其形於可見之行，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實，不實則德二三。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遠。○誠按：義也。義不立，不恒其德也。類，品節也。卽下章所謂格行，不類，行無格也。不類，承不正，不壹，承不格爲實。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白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知如字。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執，行須有定。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美善不可奪，質而守之，親之略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義守簡要也。引君陳、成王、戒君陳之言，詩、書、風、馬爲之篇，皆謂政教齊一也。呂氏曰：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放信也。所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出多聞，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而略。而行之，略約也。出入白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其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平歸於一也。○誠按：物，實也。格，矩也。蓋在下，則無物也。格，矩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注讀爲匹。

鄭氏曰：正，當爲匹。匹，謂知法朋友，爲方，喻章類也。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仇，匹也。孔氏曰：此明朋友之事。

以下六君子好仇，故知正爲匹。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喻貌而知其近不惑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詩，言以好爲匹也。呂氏曰：先儒以正爲匹，只作正字，亦明。明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是與，故惡之。方氏曰：君子非持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持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善，所與直也。小人好惡之辨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若柔便佞也。○誠按：此卽歐陽文忠所謂君子有黨，黨久要不忘，聞流言而不信，好其匹也。同類相與，其匹也。故惟君子乃有合志同方之朋友，而小人則無之。其好惡無定，不似君子之好其匹而惡非其匹也。舊註正作匹，爲富人惟好惡無定，故人不之信。君子友有鄉而惡有方，此達通之人，所以相信無疑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也。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之人。○誠按：明知其當絕也，以其富貴而難于絕之，一念之游移，頭喪平生之大節。此楊雄、蔡邕所以爲天下萬世罪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同，道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與，謂邪僻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淫曰：言雖有私惠之恩，惠而不歸於德，則君子不肖以爲德也。君子不肖，如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爲貨取也。

雜記彙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儒行第三十四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孔子以以儒
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
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
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若氏曰魯哀公問
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孔子歷言之今
考其言謂諸君之行減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
則可疑也諸君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
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者
於大勝人之氣少雖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
力爭於一旦相意未盡儒者將以自養其德
道者不爲也顯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
者殊寡學者果能莫言亦不致於爲儒矣此先

禮記纂言

儒行卷三十四

儒所以存於篇今日
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古
亂
切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遂爲儒服而問之也達猶大也大袂之袂大袂謂求君子有道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面之宋而冠爲其具祖所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帶言不知儒服以哀公志不在於儒也庶人衣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孔氏曰臣朝於君應者也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服故衣冠異也掖謂肘掖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

注司屈云。倭之者。半面蓋。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殫也。孔子若依尋常估袷之屬。

則東公無山性之以其大袂禪衣與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耳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達掖是大袂深衣也方氏曰學也博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褊不忌其所本也○就按學則博而無方服則隨其所處之方面已備之所以異於人者學耳服無論焉故曰不知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進數之不能終其物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勿後以意求之不事音適其嫌切數色主切更活

孔氏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遽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試之則乃大久侯侍我他日國代之未可終也我若不代侯則未可盡也

禮記集言

備行卷三十四

三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無
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

鄭氏曰爲孔子布席於室與之坐也君遠其臣才自
昨賸所在如主方氏曰席所以藉物曲禮謂載玉有
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晏氏曰
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櫝
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
待聘日出而作風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
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是我
衆人而求息也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此夜學是我
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
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當二者有臣道焉故云恭
事待取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神身
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發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一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恥。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鼓切下險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恥。言之不偏也。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己。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微慢然。讓小物如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官商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謂專愚之貌。鄭注。儒但急切之意。張子曰。求道中。謂易之仲反。謂末冠中於禮也。事有大小。如讓位讓國。大讓也。誠然而讓。如湯之讓天下。豈為飾而己。直是不受。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亦為之。以為儀耳。未必實讓。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國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動作慎者。慎於事。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大讓粥粥之貌。天下勇於爭鬪者。

禮記集言

儒行卷三

三

鄭氏曰。故如慢如恥。小讓者。粥粥。正內讓而受辱。席之上。讓而就底。故如偽如愧。難進者。進以讓也。主於讓。故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以義也。義主於辭。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尼之不脫見是已。是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我。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故如微慢。威。維氏之則。則。澄曰。則。謂守法不踰。則也。於事之大者。如有所畏。而不敢為。於事之小者。如有所辭。而不肯為。○執。按。張子。解如慢如恥。最當。蘇之以天下。非不受也。而必以讓為儀。故曰。如偽如愧。也。大讓。乃人節所關。小讓。則應酬小節也。如威如愧。者。敬恭辭之詞。嚴。正。若示人以威。使之不敢所進。如愧者。雖將受而先不受。若歉然不敢當此盛禮也。惟如威如愧。故如偽。故如恥。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

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特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制音切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還處。所以遠險。孔氏曰。塗。路也。行通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此世人所競。惟儒者讓而不爭也。張子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諸後是皆備豫之道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事曰難。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放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傲慢。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己。而務善於人。冬夏不爭。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己。而務幸於人。愛其死。者。樂壽而哀天也。養將以俟天之時。故曰。有特養其身者。非豐己而忘物也。養將以行己之道。故曰。有為。氏曰。居處齊難。齊人新齊難之貌。道。起。音。人。物。

禮記集言

儒行卷三

四

華敬之。笑言先信。則。本。斯。取。信。矣。信。中。正。則。人。與。其。正。矣。以至不予其利。故人實其利。不爭其利。故。人。其。和。愛。其。死。故。足。以。存。身。養。其。身。故。足。以。存。身。若。是。則。非。有。待。物。之。信。先。為。之。讓。必。不。足。以。致。此。○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音許六切鄭氏曰。所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人久留也。養猶事也。積或為貨。孔氏曰。信。信。而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交。人則見而近之。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胡氏曰。立義以為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履仁而處義。晏氏曰。易日何

木乃三ノ不人ヤ強クハ熱氣ヲ持テ不食ノ弱

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

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
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義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非日而食。上谷之不敢以疑。上不谷不敢以詘。其
仕有如此者。各音

鄭氏曰。宮。謂墻垣也。環堵。而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
為宮。室。門。則竹。幾。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甕。牖。為之。如
圭。矣。非。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谷。之。謂。君。應。用
其。言。孔。氏。曰。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力。之。則。東
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墻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
謂周迴也。東西南北第一堵。環門。環。謂。環。門。無。邊。為。戶。又
以。蓬。來。門。謂。之。蓬。戶。甕。牖。如。甕。口。又。云。以。甕。為
口。為。甕。易。未。謂。更。相。本。合。家。共。一。末。此。則。更。著。之。也
君。應。各。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言。而。君。不。用
則。靜。然。不。敢。謂。求。進。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義
也。

禮記集言

儒行卷三

七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稽。邇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詭譎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
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慮
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投音家推昌離切此疏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今。則。不。合。於。今。人。也。投。音
別。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要。害。之。也。起。居。猶。舉
事。也。作。信。猶。如。屈。伸。之。伸。猶。開。也。孔。氏。曰。稽。法。式。也
舉。危。起。居。舉。凡。舉。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持
已。之。志。謂。不。變。易。也。此。明。儒。者。雖。身。不。若。明。代。猶。能
憂。思。憂。及。於。人。也。呂。氏。曰。尚。友。於。古。人。為。法。於。後。世
知。之。事。也。身。可。危。志。不。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慮。百
姓。之。病。仁。之。事。也。梁。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今。人

與居也。謂與今人論世。古人與稽也。邇弗逢世。謂
面援推者。天也。詭譎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
舉危。竟伸其志。天與人莫之害也。胡氏
曰。稽。猶。考。也。投。音。家。推。昌。離。切。云。尚。且。也。

○儒有博學而不可窮。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
毀方而瓦合。其寬俗有如此者。各音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窮處時也。上通。謂仕進
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美忠信。法禮
樂。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
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孔氏曰。淫。謂傾邪。人有
忠信。則己美之。人和柔。則己法之。見賢思齊。是慕賢
汎愛。一切是容眾。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芒也。毀
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己。同凡。呂氏曰。辱不
己故不窮。德可久故不倦。窮不失義。故不淫。達不毀
也。

禮記集言

儒行卷三

八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
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有如此者。各音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邪。奚。舉。子。不。辟。怨。若。邪。奚
舉。賢。儒。者。舉。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如。賢。乃。推
而。進。之。不。求。其。報。也。苟。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
所。欲。此。推。賢。達。士。雖。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呂。氏。曰。舉。賢。於。人。求。富。貴。也。不。求。富。貴。也。不。求。富。貴。也。不。求。富。貴。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深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禮記纂言

儒行卷三

九

而想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此者切獨行下孟切孔氏曰深身謂深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自清也陳言曰言猶疏也微也弗臨深而為高弗不以己小勝自於大也呂氏曰深身浴德正己也陳言曰言猶疏也微也弗不以己小勝自於大也呂氏曰深身浴德正己也陳言曰言猶疏也微也弗

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為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言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事也日我先攻其邪心也蓋而想之者諫有精有威而微微切以激之謂之微也又不可急為也夫如是豈可以達哉不以彼深故自臨之以為高不以彼少故自下加之以為多晏氏曰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自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君進以求利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世亂則人君立者其立不固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馬氏曰立見於有寺行見於有為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則異矣自立以對衆言之也

禮記纂言

儒行卷三

十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孔氏曰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鄭氏曰強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君少國以蘇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陸氏曰慎靜夫之狹者慎毅夫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窮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非其美也非其德也砥厲之以下下弗顧也澄日服近言如未服服之而常近身也猶曰被服備衛云爾善以服字屬之上句者此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方氏曰學雖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聖前而庸行矣廉猶隅之義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以况君子之不苟合或以平之屬以判之則修治之謂也

切行下孟切

禮記集言

儲行卷三十四

土

義朋友以
義合者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致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孫音遜
始鼓切

鄭氏曰此兼上十五條蓋聖人之備行也方氏曰溫
夏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慎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
迫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本有本然後可以
有行故繼以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作作用見其
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貌形於貌
則必有所備故繼以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
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
育仁以立符仁以行儒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

得發行而

○儒有不齔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暴長上。不閑行司。故曰儒。

鄭氏曰：「困，困迫失志之貌。充，諫。善，大節之貌。愚，猶學也。累，猶係也。問，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遺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
 陸氏曰：「困，如簿之困而剝害，覆如禾之覆而枯槁。不問養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諫，則以高而必危。不能諫於富貴，是富貴不能移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想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想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問有司。不想羣臣。」

體記纂言

續行卷三十四

世

者不爲汚吏以取時君王也。不爲與上者不爲逐利以進及於長上也。不問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勝於有司也。陸氏曰。賈不獲也。充不諫也。言雖不問於賈賈亦不獲於賈賈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諫於富貴。修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日自立。五事所以修身而修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觀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謹。故三曰備養。備養者治己重以周而或失於太嚴嚴則人不親。故四曰近人。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愛。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爲之也。故繼之以舉賢。舉能舉賢接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接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亦弗愧也。故繼之以親爲。凡此雖在戒亦交友之力也。故繼之以交友。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淳而已。故繼之以專讓。

左天音

禮記集說

儒行卷二十四

五

是以此名詭病之也。終沒吾世。亦記者之言而
哀公耳。○獻按。從方氏所妄字斷句爲實。

記論儒之辭

禮記纂言

臨川吳文正公集

後學朱軾重校

學記第三十五

記古者建學教人之事

發慮慙求善長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禮記集言

學龍卷三

之化。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者學。謂謫爲學校。序以教之。言發心之處。而合於法。利性之善。而全其良。此能修己矣。而未能及人也。賢師友而兼有衆善。則有諸中。彰諸外。足以感動衆人。而未能使之化也。必有學校。庠序之教。開導誘掖。薰陶涵養。使之耳濡目染之深。日漸月積之久。則民之遷善。不期然而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咸美俗矣。戴氏曰。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爲善。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賦技藝虛惠。猶云中。處中倫。彼即中也。射者發而後中。必言行無過。而後可以求善。良。否則善良不爲我用矣。善良卽賢。就親之至也。懷若己有之也。就之繼之。則不善求之己。感人之道。無過尚賢。養之而須。揚解美深之。而鼓舞振興。故曰。設問。日勸。衆勤。此典起其好善惡惡之心矣。終不能家喻戶曉。使之遷善。以惡而成美俗。故學校不可不設。化卽於意。齊註謂遷

一、

應龍舞

新刊

—

教民爲學亦當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

學半其此之謂乎
切學學上首效下如

學以上學讀作效教也

夕坐於門側之室謂之燕立百家爲

遂州縣黨部

學記卷三十五

齊

習於其家

年知為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任其

易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緘子
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言後又偏中法說樂五者切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未入也中獨開也雖經
旬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邪也知事樂之止
也強立也暗事不惑也不反不遠矢師道也道者德之
懷來也安也誠也既辟之子微墨爾時所成
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師孔氏曰則一歲一年三年
五年七年之類是也考校於年終考其業也七年
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禮義事類通達
疑義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成于時時術學
士而成大旺者學時時學問而成大道蓋曰時
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
一歲校者察其學業之進何幾大比者謂九年大
成之後每三年則大比其能行通達而實與
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能行通達而實與
志之果向學與否敬業者謂其能行之幾而實與

禮記集言

大學章句

五

志樂事者如食而已知其味樂其前居之不素焉
之此於三年之歲終察視之博習而學經其又
況及之矩焉授師說展席不失而親近其師焉
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而義理已明
論說學之是美而識人品高下取其善者以為文
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
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進數之為九
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後君子
之間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聖王謂守之
不反謂其已能者不返轉凡少學力行之效也若
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
上君子之行也蓋近而教其教者既肯心誠而厚
而聞其風者亦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上禮不脫

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勿問學
不厭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

志其此之謂乎言消肆以二切孫去聲下同夏古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王先師菜
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詩也習小雅之三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親和之
為始學者習之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親和之
教義學鼓篋者乃發舊出所治經業也存心審思
夏楚夏復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教
飲聖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慎慎然後
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蓋曰
始入學必習業於先聖先師成大學始初之教有
先服皮弁履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
道也宵雅玄冠今加服皮弁者蓋之象也

禮記集言

大學章句

五

示敬也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猶侍者必敬其
教而能專對小雅三詩言言為君使之事使之
聖教官事於其始也入學必先學鼓篋而後發舊
是識其志而不忽遠也并作敬刑所以收聖其
也禮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比之謂蓋周之祭
謂周之前春祭名謂見王制郊特牲或云謂即
之祭謂學而考試學者習業或謂親往或謂有司
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
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觀示也語告也時
有以示之而弗與之而使之存其心以致思也
但聽長者講說不得微問蓋教之法不可論越
叙也官謂已仕者士謂未仕者已仕者先教之以
官之事未仕者先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者春夏秋冬四時之教也謂所學之事正業謂
春學樂夏學詩秋學禮冬讀書各當其時正所當學

達之以其所不可達欲達之而後不達知其益也
使強益件終久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焉所行非
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必速鄭氏曰刑罰威也刑
教人不威者由此補氏曰刑猶儀刑之刑其教不足
為人之儀刑也○就按文正
教讀入聲言字斷句最宜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親而善之謂靡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孔氏曰達防於未發之前
云豫時可受教故云時朱子曰禁於未發謂其心
防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於
於未然之前時長善於可教之際近日說者謂
如竹之節候其能此亦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水而
不激併相親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發情欲於
而教之則此亦善也厚如而不相厚互相資焉子
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親而善之益多蓋謂此者三

學記卷第五

易於師一
易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雖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

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胡牛切格照客切勝音

扞格如字格音怪辟音弊

於未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則受教者抵拒而不順

其禁制教之當於可以受教之時至於其時已過則

其難明知應已不及昔學之難勤苦而難得完成也
學者須是已能一事然後再學一事若無作次難
施之而不順片則所學多端必皆躓躓參亂而不
治也學者須是羣居共學相親而善互有所益方
自為學則孤卑僻陋而所聞者寡師以正者遠若

身親樂慢之朋則染習不正必至於其害其學
無益之言勿聽若耳聞染慢之語則無益有損至
於荒廢其學朱子曰燕朋謂私聚之朋損者三次之
類大戴記保傅篇存左右之習反其師燕辟謂
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澄謂前四者教之所
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
三在學者三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
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

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易和

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易以言喻之也道謂開導其真若猶教也強謂教之
之抑猶偏也開謂發其端使達謂達其理也

學記卷第五

知前四者為教之所由興與後六者為教之所
由以廢則可以為師而教人矣蓋其教而達之也
但引導其後使之自達而不以力挽之以達其理
受教者不至於卒其厭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
偏之以達其理則受教者不至於厭勉其志而自
促而不盡言以直達於底裏則受教者必須深思
自得之於學者之情不辛而亦不難而易也

思而後得如此則可謂善於教而喻人者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

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知

延平周氏曰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失則寡者愚之

所以不及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失則止者不肖之

所以不及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其才不足者其
後快者止純滑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類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其病處方始能治。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簡，寡者博之以文。易者辨之以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教其失也。況日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加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教者使之減損，除去以救其失。此一節皆言學者之失所當持者。

○善教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歷日善於教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興之，以繼其聲。若夫後承者之聲，終善於教者，則導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得之，以繼其志。此後承者之志也。教者之志，繼其志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朱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故

有美惡。則其論有淺深，如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況日如其難易美惡，故能適其淺深，高下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於一途。所謂博喻也。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以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孔氏曰：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夏。聖人無不擇師為懷，故云惟其師。引舊記結止擇師之重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集言 卷之五 士 鄭氏曰：嚴，尊敬也。武王踐阼，則黃帝額項之道存焉。師向父曰：在井井，王齊三日，端冕，師向父亦端冕。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師向父曰：先王之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師向父西面，道書之。孔氏曰：雖天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諸告也。天子雖至尊，當告諸之，不使師北面，示尊嚴氏曰：此為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師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哉。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今為難。蓋言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自尊則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徒隨也。庸，功也。方氏曰：以其有功於我，故庸之。虞翻補氏曰：謂子曰：夫子何術能然？吾欲以文約義，以辭約能，不能。既而吾才，知有所立，卓爾欲從之，未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玉曰：通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事之也。所謂又從而庸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冉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音如字，音音悅解音，音音切。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將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張其難處，先其易處，易

處易處通，則堅節自達，而無疑矣。若先其難者，則必頓挫而後通，不可不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焉。虞翻自為說而解之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說如字。解音聲。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能解，解散也。從容謂解之餘，從容而將盡者也。音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方氏曰：節，木理之剛者，說，對所謂堅多節是矣。曰，木理之精者，引人所謂節目，必恭是矣。音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從非求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成而為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同，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音去聲，音上聲。

因上文善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孔氏曰：記問，謂述記他人雜問，略語，謂聽問者之語，依問為答也。史

集者才力不能同，待其憤悱之間，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往，待後更語之也。虞翻補氏曰：記問之學，據己所有以告人，語者，謂人之所疑以答之。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箠，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由見其家細補穿絮之器也。補者，其金采乃合，有似於為裘，必學為箠，由見其家角神也。角神，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箠之其也。孔氏曰：學者數見教習，則善於三體之良善也。始駕馬者，謂治之者，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使金鐵柔合，以補破器，皆令全好，故學為裘，補箠，皮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為箠之箠，使角幹相勝，和馬弓，故其子弟亦學取物和柔，箠之箠也。為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須從車後而行，故曰反之。車在馬前，所以教者，此謂沐浴濡馬

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明日見車之行，慎習而後駕之，則不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縱之屬，然後示其乘則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鄭氏曰：醜，猶比也。比物醜類，以事相類。音丑，音日。

言此以申上文箕裘弓冶，駕馬三者之譬。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人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音去聲，音字，又音。

鼓革音之樂實猶主也凡樂金石絲竹地土各具其
 音五聲之樂若無革音則不相協合是故王者之
 本也水謂清木凡繪畫之采各分青赤黃白黑五色
 惟水於五色之中不偏主於一色然五色之采有非
 木質則不可彰施是木者五色之平也治官者官
 官刑官事官五官之職各有所治惟可從以德行
 義教民於五官所治無所不學不專主於學何官也
 然非為學之人則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
 本也新蔡齊大功小功總麻五等之服各有其制
 得師之教則不能親五服之親是師者五服之本也
 既言四事之有其本又以君子日申明其義小德
 有可取如官之各有其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備如
 一官之祖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
 器之各有其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備如一器之德
 通一川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德許諾里者事必
 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是賢心德細字相契是謂大

禮記集說

學記卷五

古

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寒暑無不齊
 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
 可以齊同測者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
 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於此則可以
 志於本也○就投買疏論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
 張橫渠謂兼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
 不主於一官也長樂陳氏永嘉戴氏
 則以五官為人身五事未知孰是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

謂移水

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
 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統
 乃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故先之
 海受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宜
 本之當先以中上文大
 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右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禮記集說

學記卷五

三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下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遠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就其

也辭讓之禮所以達恭敬也極致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思息

方氏曰人安而樂而政之興人怨而亂而政之衰人哀而思而政之亡

哀而思而政之亡

音之道與政通蓋見風之不可不察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

怙惡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教音官

切悉昌制切陵慢

義切原字義切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者其尊卑

也故欲不和者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矣

故也商聲亂則其聲不中正而民臣不治於官官

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不中正而民臣不治於官官

亂則其聲哀苦由後食不依民中動身故也羽音亂

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迭五也陵越也互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亡國之音

鄭氏曰此皆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

於濮水後師延爲馬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

間在濮陽南諸同也孔氏曰鄭國之音好淫淫志

國之樂促淫促淫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公實

云此於慢同前之慢也○就按此引鄭衛之音以申

滅亡意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君子爲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

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孔氏曰此音爲

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

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

應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惟君子能知之○

賦按通倫理謂與君臣民事之理相通也唯君子

察君臣民事之理故能知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禮者近也。禮樂而知其幾，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體也。○賦按：不知音不可與言樂，不知樂不可與言政，如其知。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音活有于知字音

胡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承清廟也。朱絃，朱弦也。疏越，疏越也。壹，一也。倡，三也。三嘆，三嘆也。大饗，大饗也。尚玄酒，尚玄酒也。俎腥魚，俎腥魚也。大羹，大羹也。不和，不和也。有遺音者，有遺音者也。有遺味者，有遺味者也。

禮記集言
卷之六
樂記第六

餘也。孔氏曰：樂之隆，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樂之隆，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身乎報切焉

孔氏曰：聖酒，莊魚大羹，是謂極口腹也。朱絃而疏越，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其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所謂情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之所形也。好惡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有性之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雖其不自覺，知無所而動，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於放逸而不自知也。有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於放逸者，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天理滅息，此正天理人欲之機，不可不察也。惟是躬自克己，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廣漢張氏曰：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幸與不幸，其心幸則情得其正，幸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心不幸，則情流而陷於其性，專為人欲矣。心不幸，而情徇於物，或貴於反躬焉，平曰：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賦按：物至而知，止知字，所謂人心有覺也。事物之來，以吾心之覺覺之，斯好惡動於中，而形於外，自然發皆中節，節即知也。吾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湛然虛明，任事物之來，莫不有其一之之則，順而應之，若鑑空衡平，絲毫不可不備。惟惟而應於平日，自察失於當幾，則本體之明，愈而不知，反為物所誘，良心未泯，初猶存焉，進而求之，便已惺惺，若在其外，遠而不知求，則人欲熾而天理不遠矣。

禮記集言
卷之六
樂記第六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
物也人化物也者誠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
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
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
大亂之道也

夫音狀情布內切快音速強
朱子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
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夫好惡之實天
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率制萬物人之所以爲
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雖存其存之有未至也而
反賊之入欲雖無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
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又理乘義務非可珍誠愛
樂者初未嘗滅也但覺其已與理遠而理之未
盡記集言

樂者言太
易流非屬知下之身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
初耳長樂陳氏曰天理誠則其心亡矣安得無行違背
僞生於其心乎人欲窮則其行喪矣安得無淫佚作亂
發於其事乎夫然後窮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
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
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爲者無所恃而爲者無所恃而爲
平好惡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思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朱子曰音聲則彼列切食音則
孔氏曰人爲節爲人也言制禮樂爲人作法節也方
氏曰人爲之節者因人而制爲之節也因人之有喪
紀也故制爲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
制爲鐘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之於男女射鄉食

樂之於交接非若若而己禮爲節樂爲和禮曰爲之
節者蓋樂雖節而不流是乃所以爲之節也以至於
男如交交接無非節而已朱子
曰人爲之節言人六皆爲之節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
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刑防正之四事通達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
右樂本第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知音
鄭氏曰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氏曰言人有血氣而
有心知其性雖一而所感不齊初未嘗定也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朱子曰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也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道心也何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
也○賦技心知者孔子所謂氣質之性也當其未發
喜怒哀樂全無然先何常之有迨與物接感感而
而爲喜怒哀樂爲哀爲樂之心乃隨處發見循道
所形不一如
道和之分岐

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
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隘之音作而民
淫亂
朱子曰是切殺色界切思思史切卑昌善切易以疏
淫亂以實扶格切肉而教切切呼報切辟匹亦切滌大

序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也其簡而少易也音末動使四肢也音讀為情情也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發憤肉肥也秋後往來表也也音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長樂陳氏曰思家心所感也康樂樂心所感也則秋後往來表也也其音作而民思愛心所感也淫亂喜心所感也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世之中者以為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夫肉倍好者聲也好倍肉者聲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秋猶北秋謂之秋以其有合秋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秋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鄭氏曰惟猶也對怨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等文所以極其盛焉所以者其謂和易猶俗言美滿也○秋按陳氏注作爲創言極其盛也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

九

謂樂之初起已粗厲而猛奮末廣而靜至終越奮而廣其音平聲者用宏在音時黃鐘鐘俱調大廣大猶粗厲也聲之孔曰好其身曰肉內外皆調此樂聲之圓轉也通秋成陳註謂秋與是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秋成言其一終甚長注決之意也徐潛如水之滌盪泛盪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行下孟切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孔氏曰上既明樂之成人此明先王修人情性陽主發動失在流散教之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主幽靜失在閉塞教之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省西領切辨去聲

禮記集言

樂記卷六

十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也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小大謂高聲五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宮爲君商爲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張莫不和和莫不和親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廣以謂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所謂立之等也○賦按學樂有等差始而試習漸加增廣又必審其文本文采者謂云節節奏之合蓋節止也表作也合之而五音具備清濁相應如五色成文也繩正也以是樂正人之性而州之厚者庶不浸於薄至於大小之稱始於片所以示人行事之衆則也節奏文采統言之大小始終顯言之也內而繩其德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間諸然有恩以相接外而象其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交秩然有禮以相防所謂經之於曲者是也故曰其理皆形於樂觀其深者謂非淺

德志切士

師氏曰遂猶成也感穢也孔氏曰飲謂勞飲煩謂煩
擾陽之氣妄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感惡也淫遇也
其道妄亂上下無序故感惡男女無節
故樂淫以上三事皆論禮惡樂淫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湑以忘

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

以君子賤之也。易以裝切
論語鮮切

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威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朋注於家是役易以犯難傷滿酌康虐是流滿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鼓滿之聲欲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急達也暢舒也廣

體記纂要

樂記卷二十六

士

謂棄而不用也。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勅之微也。詩云：無感我悅兮。或言感，或言戒，相備也。方氏曰：求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酒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設犯節流則不知止，酒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惑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溫曰：求則不謹狎，宜莊也。而乃不莊，榮則不危，虛宜安也。而乃不安，不莊故至於慢易，不安故至於流。陳氏曰：感或作處，感條暢之氣，則與令生氣之和者反矣。

石樂言第二今本第五鄭目錄第四史記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和謂風切分去聲

孔氏曰：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氣。淫榮逆興，紆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衆，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於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河謂季達邪，謂邪辟言季達邪辟，而之與前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万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早出爲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爲樂。聲感於上，而衆應於下，河則有矣。邪爲此言其聲之別。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末

主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也此類所以責諸人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此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此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蓋聲氣已不留於心而樂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者也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以內治外者也夫如是則耳之暴聲目之暴色鼻之暴臭心知百體之暴快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毛。從以
蕭管。會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音者，樂之始也。孔氏曰：謂樂之志也。以
聲爲樂，則音以琴瑟爲樂，動以干戚爲樂，志以
則神明來降，感物以時氣序之和，而風雨順，寒暑時
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者，音之所生，言
言聲，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王感所以爲武，故言
日，在已則音，在德之先，在天則動，在氣之先，在地則
著萬物之理，山陰陸氏曰：音，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
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故按若成也，則
四時和，則萬物得遂其性，而後育長養也，則四氣之
有也，音至德之光，與陸氏較視。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竇，百度得數而有常，小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

三

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鄭氏曰：清，明也。謂人聲也。廣，大也。謂鐘鼓也。周旋，象風雨
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樂聲至也。應，謂應也。謂
錢至仲呂，方氏曰：清，明也。謂樂聲至也。應，謂應也。謂
之聲，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
也。故象風雨合之以和，樂之始也。止之以成，樂之終
也。故備乃安，樂之屬也。以反爲文，樂之還也。故按
清，明也。大，終始也。周旋，謂樂聲至也。應，謂應也。謂
何，言五色即五聲謂之色者，以有節奏之飾，大風
律，謂八風按節而至，而律應之也。百度，即三分損
益之數，是相爲經，謂十二月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

樂

鄭氏曰：言樂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孔
氏曰：樂行而倫清，謂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受其教也。風，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子曰：正樂，能行成人倫之道，清不亂之俗，故視
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聲
俗革，教是養德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俗，從
今之善俗，上行謂
之風，下謂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禮智也。謂淫邪也。孔氏曰：以道制欲，則
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
得歡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十六

古

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
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

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樂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
能爲樂也。孔氏曰：德本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
爲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
器也。詩，謂言辭也。其志，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
聲。樂在內，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
此三者，無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
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
者德之華也。樂之氣，謂和氣也。樂曰陽來，是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則思慮淡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顯
積在中故英華發外也然則外感動於物者變化神
通也氣盛則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者變化神
也則情於心中言辭聲言發見是英華發外也
據正樂者事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
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聲善之善不可得也故云
唯樂不可以為偽○或按氣盛於中則手舞足蹈舞
指乃氣盛之驗所謂誠則明也化神所謂事顯變
則化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禮記樂言

樂記卷三

主

鄭氏曰文采樂之成儀也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
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心動而有聲聲成而有象
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為樂
之形象等無曲折則人實樂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
樂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
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樂之飾也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節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
歸奮疾而不反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
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節謂辨
別曲直也三節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復王
樂更始以明伐而再往也復亂以飾歸謂鳴樂而
舞再更始以明伐而再往也復亂以飾歸謂鳴樂而

謂明以格歸也音疾謂舞者也極則謂歌者也孔氏
曰方謂方將欲舞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
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樂武王伐紂既畢舞
於而還歸也坊也謂舞者當必疾速而不至大疾
歌者生歌不動是極而舞而舞起起而不墜也世
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厥其仁義之德
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厥道理以能備衆而行之
以利天下不私自忘己之情欲也情見則武王伐紂
之情見於樂也義立則武王伐紂之義立也義立
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
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而類如此則好行善道
小人觀武王之樂而亦慕效之也怨過也生養人民
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最廣餘
樂莫及故也○或按著往見方意謂往以廣德而
後前進三節亦是作勢又在一始之節如開扉之
亂之亂也謂復本位特列聖賢不復亂也先
六句言樂源樂四句言武樂之民本武王之樂之

盛也行其志自不拂乎道猶乎道自不拂乎義反
言之也義立者謂見其情則義可知如草立於此而
人無不見也

禮記樂言

樂記卷三

夫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
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孔氏
曰禮樂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德反報
之意但有恩施而已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者言報
也若武王只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
受施處上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
也蓋徒報情反施就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
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
子祖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或按朱子云樂
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禮
意思外面卻做一節文表當他據此是以行之節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
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系軌霜切

鄭氏曰：謂諸侯謂宋初蘇姑。宋之以聘。孔氏曰：貳叔
覆報之。謂侯將以宋剛貳子。貳子以貳將報宋之。

不明樂業者其事易知黃帝之次郭金華池城並公
及同姓諸侯若吳姓則象義西衛則津格者同居水
郭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郭也蓋廣九城據上公言
之侯伯則七施子男則五廉實施之中重以青黑爲
緣天子既與之大郭說廣及費龜占義又從以牛帶
弄一故謂華方氏曰郭印居也此言大郭印金華以
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王郭則以視而不以封焉
牛羊者燕祭之所用則用之非所先焉故曰從之然

右樂象第三今錄第六目錄第八史記第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謠。知其

行也行戶剛切
綴知劣切

荀氏曰：憂欲分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而風長養之
風也。民勞則德薄。德薄而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
舞布去近。舞人多也。論者行之差也。孔氏曰：五弦既
無。文武二弦。雖宮商等五弦也。案世本神農作琴。今
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或
謂鄭衛謂鄭樂。舞人行位之處。立表。抑以識之。舞之
之經。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
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以表德也。人以識此舞
間證之。善不如其行之好惡也。長樂陳氏曰：黃帝作
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黃帝以始制言之。方氏曰
樂所以象德。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樂始制
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惟律呂人所從者。樂則其教
尊而人事修。人事修則天時應。災穰之以五弦。時氣
德盛。敬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弦時氣。則考其形者
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
補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禹天子

禮記集解

樂記卷三十六

大

而欲此爲樂則諸侯之君良者亦當法舜之德雖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要因其事而寫之於金石雖竹當時諸侯之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衰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咸池黃帝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然舜樂名夏禹樂名於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石林葉氏曰備者德之全也盡者聲之存也。蓋此言堯舜禹湯五代之樂鄭氏以咸池爲黃帝樂名非也。考周官大司樂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則此所謂大章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爲大咸若使咸池果爲黃帝之樂則豈可次於大章。堯樂之徵哉。孔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享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於天下也。無不周備焉。故備具矣。品聲也者言舜之

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奕矣言於人事益極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生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日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飢。氣山瘳。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殺者民之災。暑欲其得時故也。節者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無功。孔氏曰。以法治者。寒暑則治。得寒不吾則治。暑

尤

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
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
 各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綏淫也夫音快
 緩知旁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餼爲作也言秦豕作酒本以
養神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醢以致穀醢也豈獻士飲
酒之禮百拜以幣乞焉猶止也孔氏曰人君作樂以
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擬止淫
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禍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喪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
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也。大者。必有禮以興之。
凶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國敗絕亂。人事之大者
也。大宗伯皆以四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
之也。以振攝之禮。視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爾麻以
興之。禮視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以
有禮以興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喪樂而我樂之。哀樂
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馬氏曰。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言有禮以終之。輔氏曰。皆以禮
終。則不至於過也。黃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辛

鄭氏曰者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風雨水土之風氣有舒疾則柔俗謂君上之情欲有好惡趨舍用樂化之故惡風移改異俗變易方氏曰君上所化離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達止之徒為移更有為無曰易唐氏曰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而以至大事大福矣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來矣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求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菁樂之效蓋謂樂初無二理禮不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節則寒暑不成矣者節尊卑而安順之也

右樂施第四目錄第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所常也禮之所可易者制理則不可易義理主於

整蟲昭蘇羽者媪伏毛者孕謂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顧本著蔽去偽樂本。竊
本知變所和別也正也。豈謂鼓琴瑟也。後川居後贊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

鄭氏曰不猶違也行也。義據也。詩川也。孔氏曰。勞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行於民由於謹敬。故不爭。居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孔氏曰：禮樂之情，能第本知變者，減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展伸俯仰，升降上下，知其文，故能訓誨。禮樂義理，而不能制作禮樂也。愚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集者成終曰述，所以因循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賦，按情謂合受春敬之情。文，謂殊事異文。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

樂記卷第六

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
制及法天地也通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荀氏曰嘗
謂陰陽是天地之和證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主於
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欲合天
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議則必誤誤制禮則事舉亂
亂誤作樂則樂罷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兼
亂也馬氏曰明於天地然後興
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偷。惡類也。惡。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孔氏曰。準。主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焉。樂統在貌。則取言歡愛。故爲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辟。是謂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謂之節制也。延

十月四日。新倫而無意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愉也。中
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
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奉順者。禮之所執。故曰
禮之司也。故曰。情質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鳴。
笙者。本也。阿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賦按。樂以
欣喜。故受爲主。而其本則發於心之和。禮以莊敬。禮
順爲利。而其原則出於心之誠。諸倫與中正對。窮窮
倫。詩要憂窮於倫。致致是也。諸倫無患。謂倫類相接
之地。肺受爲聲。無一毫
乖戾之氣。此樂之本也。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夫音扶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孔氏曰施於金石
越於聲音明樂也川於宗廟社稷享乎山川鬼神明
禮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一類皆不
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

樂記卷三十六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右樂論第六今本目錄史記並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且下成之舞非備樂也孰享而祀非達禮也

又音過字
又音字

鄭氏曰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精微也千戚之衆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爲備孔子曰節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號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麥腥三獻燭一獻饗王敬不樂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具文德備具不備謂千戚之衆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號亨而祀周樂千戚之舞非如郊時文德之備樂

也後世執字作體而祭謂非郊五帝血應之達也
○賦按樂者文武之舞謂之備禮樂歷萬之萬謂之
具所以然者由功大治樂所作為樂無不全不備
之儀此五帝三王之所謂樂間有損益不相治其
其具備則一也獨是備則樂則極而反生受
頻則粗而反僂非聖人先能備情立文而終始無
手必無受不偏乃為一也故曰十城非禮樂非禮
千城之舞謂有文又不在武就字而謂有禮又有義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
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

鄭氏曰不相沿樂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
在淫僻禮人之所勸也皆在德義故厚也此曰
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則王以禮為是也此
論禮樂之達損益有殊隨時而改不指湯漢也樂

禮記樂言

樂記卷六

元

好而不止放蕩者佚樂極則反樂去憂又類乎
聲怡心耳則憂憂生也禮樂不壞此生樂極則
致粗是偏則德器不周備也及大厚重於樂知止而
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傷害大聖之
人能如
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
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氏曰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理
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
氏曰高下散殊各有尊卑大小是天地之道亦有禮
制行於萬物也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
而品彙化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曰敦和與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居鬼
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
得其事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冲氣以為和是也
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不和矣樂則
之使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其不
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
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所之盛而天以賜為德則
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
故作焉為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
氏曰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天地
各宜
其位

禮記樂言

樂記卷六

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孔氏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
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靜有常也小大
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天謂常存不絕
時變化不絕故云殊也方謂方土各有所歸之屬各以類
聚不相雜也物謂羣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
於萬物者也行應有禮性故稱方羣生無心而自殊
於萬物者也各有區分性命之謂聖人因此制禮樂
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鄭氏曰易云形聚散分謂木火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中不調和喜樂則難保作偶之志入於心矣不我適
治躬而外不莊敬恭敬則難保作偶之志入於心矣
矣朱子曰禮者外飾也子孫在慈良近且天謂禮注
然神謂神妙不測心要平易無難深險固所以難不
和不樂則難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難易之心
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飾使然非本心實有虛
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建安
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之本故斯須不
可去之致者備其至之謂也樂之旨和平中正故
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則樂善端之重
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
後能久也久則天澤天庥無所作為也天則神
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無言人自信之以其不
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安久者
子所謂善信矣夫大也至於天且滿則大而化之矣
以崇倫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見以
身則自然威嚴天威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樂
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蓋天有自

禮記纂言

樂記卷十六

禮

然之謂治身而至於最成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
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
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樂與交泰之說
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
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
心無上則和易易與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難保
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難保易入之善惡相為
如木火然此盛則彼衰也故斯須易慢非本有之
之心者和樂不存則斯須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
慢易入而為之主天既為主於內非必而何者行
非本也捷而渴之是亦水矣此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而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
下無難矣

鄭氏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禮容貌之進止也
動於內者山內達外而外無為也動於外者以外達
內而外有事也外無為者惟欣敬樂不能自已故
和而外有事者尊卑貴賤皆宜故極順和則德
勢而民皆承聽天澤與爭與則條理著而民皆承
夫誰敢慢舉而措之無難者謂以治天下易易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

禮記纂言

樂記卷十六

禮

也報音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禮治於
聲樂不能止也報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禮治於
其言四之歸其義一謂俱起立於中不辭不讓也
氏曰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遠則禮道銷衰樂主盈
滿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
於禮節退還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
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
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使
性情之正又曰上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
反須回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自止也。人道之所為也。性術皆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是人情之所聚，樂不能自止也。內心歡樂，見於聲，則嗷歌咏矣。是也。形見於物，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也。變謂變動也。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之變。轉謂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孔氏曰：人生而後，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春應味，秋應手，舞足蹈性之變也。過此則放淫，故曰盡於此。○其按動靜謂所傳。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用。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計古者能守。孔氏曰：此人自樂之性，有善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則或歌或舞，不節，作有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夫樂也，謂其日形而不為道，則衛之樂是也。

禮記樂官

樂記卷三

量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也。息，猶窮也。方，道也。孔氏曰：先王恥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淫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曲謂聲音放直，繁多，瘠謂省約，廉謂聲清，肉謂聲濁。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或須省約，或須清，或須濁，小廉或謂細小也。凡樂器大面強者，其聲濁，小面強者，其聲清也。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作或止，隨分而作，以合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謂之以樂，是得其意，得其和。故放而不邪，不邪接於性情矣。○其按雅頌之聲，兼下聲與文雅頌之聲，足以樂而不淫於放蕩。雅頌之文，足以論說而不可窮盡。孔氏曰：不盡謂意，朱次長言之。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此見。

禮記樂官

樂記卷三

要

心一面所應者不一。指善者奏於東，理之中，以求其食，守一以定其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音節要平。

鄭氏曰：綴兆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地也。舞者連連所至也。要，約會也。命，故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曰：樂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聖人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下成是成儀之容，俯仰諒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與得莊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作，此之謂之中和。紀，總要之所名。人感天地而生，又感於樂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

情不能自免也。周氏曰：樂能育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太百合天地，小百紀中。和而共歸於樂，則一而足。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儔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欽方夫力

夫缺方

鄭氏曰偷猶常類喜怒哀節之以禮樂則先民知從而畏敬之孔氏曰樂以節哀非樂不哭是喜得倚賴故金節怒非怒不旋旋臥鎮是怒得其倚賴非善不實故天下和之非怒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論樂章末云禮樂者以此章首述禮樂故以禮樂結之其樂陳氏曰禮有五章居其一焉以節喜為樂則節怒為禮矣先王之於喜也未嘗容私皆得其倚靠由是知先王之通禮樂正其盛者也○賦按倚謂倚靠而

禮記集言

樂記卷二十六

三

喜當怒而怒。各得其類也。夫王之喜也。羣臣作而說之。民有物。非一人之私喜。先王之怒也。羣臣張而除之。主暴非一人之私怒。

右樂化第八今本第十目錄第七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味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忍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生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間諸莠。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遠責

鄭氏曰武謂大武備戒擊鼓齊衆也病猶憂也。以不
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嘆淫液歌謠之也恐不逮
事達及也。事或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官施也。致有
害方致謂勝至也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非武生言
武之事無生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聘
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竹猶說也。
老者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特人妄說也。甚弘月大
夫孔氏曰寅年姓賈名初論生事大及於樂同是孔
子對是寅年賈五則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孔子同
作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大若竹舞有
也賈答舞者久不卽出是象武王伐紂要不得衆心
此答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終吟咏之長或
之其音連然而聲被不絕吟思遲遲是介姜之義也
也賈答衆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凡答是
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抑揚踴躍地面振厲於
云已長賈以爲衆武王及時伐紂事凡答是也下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十六

天

云登指踰屨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爲
有時而生以有勝致地左足軒走何也牛跪也致至
也軒走也頁答此非是武人之生以無法無生也此
答亦非下云武亂皆生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
以時人之意問頁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食也
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可以武王
應天從人不不得已而依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
武音也孔子則問貪商之歌何音也頁答典樂者失
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老遂有貪商之志也讀
於也吾子相親之辭韜氏曰頁五答皆是頁委當時
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以武樂問之此亦與人爲善之一端

賓車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開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樂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趾皆坐周名之治也

鄭氏曰進之避謂久立於終若猶安坐也

之事也也約千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

立待諸侯也必揚蹈履所以象成武時也武舞象戰

闕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生象周公名必以

文止武也孔氏曰賓年賈所答孔子之問雖為孔

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復請問於孔子也免虎避

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或久立於終

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賓年賈說其將舞

之意言作舞所以放象其成功舞人總持千盾以正

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履象大公德武應

揚之志輔氏曰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

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賈見季倫

謀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

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然賈知其一未知其二故孔子

因而答之三句其盡武樂之義此蓋孔子之所自得

者若其舞於其外者則與賈之言合方氏曰賈問

禮也樂言

其行列之亂大德之志武王之治也以武舞若大

公故樂之以大德周名之治則武王之治也以文其

若周名故樂之以周名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

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

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

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

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

而反也四奏象南土附盤之國使時者服也五奏象

周公名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

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

大將夾舞古樂舞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詳之誤也武

樂象也每奏四代一第一則為一食後舞自今日

之事不過四代五代今大面退公猶部曲也東為

也勝威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別又夾振之者象用兵

於早威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孔氏

曰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在北而後南第一二位

北出大及第二二位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二位

舞之時從北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

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光滿於天下也作武樂

時第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

成於十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成武於十國也孔氏

云前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

武王北出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二位至第三

位象武王滅商與前文再始以著在為一也三成

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去王克

封而南還也四成謂武而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

即至第二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繼

也五成謂從第二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

左名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象南頭而後

禮記樂言

者從第三位而南至本位謂其樂象武王之

德光滿天下象武王伐紂之時今二人振舞象舞

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象張子曰報先王以表行

列死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

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長樂陳氏曰先儒

立四表於郊丘所延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為一佾自

二表至三表為二佾自三表至北表為三佾方轉而

南向自一表至二表為四佾自二表至三表為五佾自三

表至南表為六佾則天神皆降若八佾則又自南而

北為七佾自二表至三表為八佾則地祇皆出若九佾

又自三表至北表為九佾八佾可得而禮焉益周禮

商之西而南都則之東北而舞始而北出則至三表矣

再始以著在者也三成而南則至西表矣象師而南

下而反象師而南則至西表矣象師而南至三表

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而德者也家語以崇下有其字天子服上句三
而北出則出東之東北以商若東北其也三
則入表之西南以周若西南故也方氏曰復報以
功成而還歸也武成則歸諸天子歸功所以崇之
也故曰以崇天子應氏曰武成之始終大槩不違乎
聖與久之而歸而巳歸之已至大將之鼓勇也亦
夫之聖濟三軍之衆形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
而勇進久立以有待不戰而進使而連進故以起天
時而以聖爲貴則動如無石之不可動一經以起天
而久爲貴則動如無石之不可動一經以起天
可備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備於聖者豈
人無貪利之心道而後應不爲已而後歸也

且女獨未問牧野之誥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

禮記集言

樂記卷十六

聖

千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
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紆淵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
業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如字音計行下

武成復音伏弗復扶又切時音新
切制丁老切建其展切樂音造
方氏曰反商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謂音反商
政之事也山陰陸氏曰投商之後微子也雖謂之復
其資封也澤口反復也反商謂克商之後復商也
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
由商而封之各令有國也投爵置也天下土地皆
國而今於封之各令有國也投爵置也天下土地皆

商之所宜今周既代商則豈殷之役於宋地傳記其
先王不日封而日役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
史記家語受音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
把宋同時而封微子詩傳亦以微子爲武王所封
史記及商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叛誅
封微子非也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封武王誅封在天
下公議則爲天討正武庚私情則爲不共戴天之讐
豈當使之受封也聖人處事必當人情合天理決不
如是惟荀子所言與此樂記合使之行商容宋語之
作人鄭氏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非也蓋平周以
以使之連上句讀謂釋箕子而使之爲臣亦非也
氏某曰今衛州所理陳縣即牧野之墟商州縣也
陳州縣也今衛州所理陳縣即牧野之墟商州縣也
王伐封中果從懷州河陽縣南渡黃河至洛州從洛
城而西歸洛陽也鄭氏曰反當爲及及商謂至封
牧野也至於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牧野
之辭也積土爲封封比干墓樂賢也行看視也賢者
所處皆令反其居也鄭氏去其封之音政也信賢者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

聖

其封時薄者也故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盤也
樂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謂爲
兵甲之衣曰建建也言開藏甲兵也孔氏曰未及下
車言封之速也三王之後其禮大故特下車而封之
倍祿庶士祿薄者倍益之以血塗物爲樂也倒載干
戈而還鎗京凡載兵之法皆亦向外今倒載者示
示武王威猛能自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包裹兵
欲以見文正武也封將帥之士爲諸侯者以報其勞
賞其功也建備也家語之樂也言鎗及兵戈也
樂記之樂於廟而鍵閉之故名之曰建業也○載
按周書武成商容謂商之賢人也山陰陸氏曰行
備視也行而復其位用非特式其間而已然玩文氣
似當連上句讀使箕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而居於
位也商容如大雅篇
是則領白馬之新

散軍而郊射左射習射右射習射而貫革之射也

冕招芻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

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亦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射食亦

禮記集言

樂記卷第六

樂

右賓牟賈第九史記第十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通也。文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惟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速。歷時若星之

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大遲久矣。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

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舉萬之侯。借諸侯者也。古樂

先王之正樂也。孔氏曰。端冕。玄纁也。凡冕服。皆謂之

正幅。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故稱端也。古樂。謂以

什索如彼。使人不至於厭。新樂。何以前美。使人嗜

愛不知。

其休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聲匏笙簧會

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喚以雅。君予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大音扶和。

鄭氏曰。樂。猶俱也。俱。進退俱。言其勢一也。和。正以廣

無。亦聲也。會。猶合也。拊。鼓。事。樂。樂。皆將。事。樂。乃。作。夫

謂鼓也。武。謂金也。相。謂拊也。亦。謂。樂。樂。皆。將。事。樂。乃。作。夫

表。裝之以。禮。禮。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禮。焉

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有。機。孔。氏。曰。古。樂。選

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不。齊。任。其。聲

鼓。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鼓。舞。畢。欲。退。之。時。則。擊。金

鐘。也。金。屬。西。方。可。為。兵。器。故。為。武。鼓。主。發。動。象。在。武

為。文。相。所以。輔。相。於。樂。理。也。言。治。理。樂。樂。之。時。先

擊。相。也。舞。者。謂。其。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

說。樂。之。義。理。道。古。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

古。樂。近。修。其。身。大。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長。樂。陳。氏

曰。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拊。之。以。笙。簧。堂。上。弄。特。琴

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弄。特。笙。簧。也。又。會。守。瑟。焉。特

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折。讓。征。誅。之。義。盡。矣。于。羽。之。舞

雖。然。重。奏。容。有。失。行。則。而。不。治。其。疾。速。而。不。刺。者。先

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相。而。不。迷。也。以

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齊。而。不。後。也。樂。終。於。舞

禮記集言

樂記卷第六

樂

如此則樂終而德尊言合守指鼓則樂得共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指鼓又曰治亂以和則相非相也。鄭氏以相為指鼓矣。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指也。周禮笙師掌教春廣應雅以教鼓樂。蓋樂者正其氣出而春雅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飲其氣疾而不失正也。其出之養雅有樂則工舞之義。雅各以其舞之曲賦方氏曰。論即大司馬所謂樂舞。道古自若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聲言樂之聲。見於事者如此。不言無上下之篇。均言無遠近之異。○賦鼓首二句。已盡容之矣。下六句又斷言之。其得也。謂樂聲皆待指鼓而後作。統於一而不亂也。其必宜之以鼓。舞之亂亦必傷之以鼓也。亂也。舞言始。言言見也。如此而有不齊之不一。而亂也。言則以相治之。相擊而亂者。蓋有舞之不一而亂者。者則以雅馴之。雅馴而亂者。蓋有舞之不一而亂者。見古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

樂

樂之有節制。不同於新聲之淫。淫徐伯言。樂者。不道。和而不流。樂之盡善者也。故其一終。君子於此。其和敬之原。而不覺歎息之深。談論之長也。由是致。樂以治心。則廣而柔。和而節。其身修矣。夫及於家。親相敬。其家齊矣。舉之天下。合教同愛。天下均平矣。登謂見於容。容驗於功。效。對下文禮樂之本而言。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盡聲以溢。而而不止。及優侏僂。獲。離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傳音。獨。乃刀切。

鄭氏曰。優。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淫。猶也。而而不止。淫。無以治之。獨。猶也。言舞者如獨。無故也。亂。男。女之聲。相或為優。不氏曰。備。謂樂終而後。行。伍。雜。亂。聲。之。聲。蓋。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

時。及有俳優侏僂。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同。離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君。臣。之。禮。既。與。古。樂。幸。遠。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樂。論。淫。即。前。章。所。謂。淫。聲。淫。聲。淫。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秋。成。謂。游。諸。淫。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秋。成。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然猶之類音為音。應律乃為樂。孔氏曰。古樂有聲。律呂。今樂亦有聲。音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平。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為樂。是不同也。陳氏曰。古以德貴。謂之樂。今以清音為之。則非樂也。淫聲之音而已。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如音而不知樂。直樂之見。爾方氏曰。有音而無樂。則樂與音相近而不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馬氏曰。文侯所問。樂先正之雅樂。而其音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辨以音與樂之別。

禮記集言

樂記卷三

樂

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當丁浪切。疾。勑。勑。切。莫。范。伯。切。長。知。兩。切。王。此。於。光。切。施。于。以。政。律。當。為。此。切。及。父。切。

經 101—750

陳已德也。歌以打躬至也。直登其房中之所有。非作而致之。故雅歌所感。其應無方。動已四句。言歌之誠。動以明道。已陳德。惟歌以成德。故欲成其德者。不可不擇所宜歌。直已一。原本在宜歌。齊後文。正從陳氏。分。

正最奇。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誠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誠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斷丁。

禮記集言

樂記卷十六

聖

孔氏曰。師乙不敢定所宜。故稱爾所聞之詩。頌者。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德聲大。安舒和柔。正直者。宜歌之。大雅者。歌其大正也。故志意弘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宜歌之。小雅者。小正也。故以嚴自持。以約自處。動不越法者。宜歌之。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齊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千戚所起。其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以其肆直慈愛。故聲聲是。非。故能斷。是。非。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己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是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以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非明乎歌之音。不足以保今之故也。○就按克柔。處

失疏達恭儉。正直廉肆。溫良。是高明一邊。靜正。信好。是靜謙一邊。慈愛。能斷。是沉潛一邊。高明。而濟以沉潛。則中正無弊矣。各句俱以上。義為主。然工。大。得全在下。義。道。本。無。偏。而。見。仁。見。知。各。隨。其。性。之。所。近。上。裁。乃。諸。力。所。到。凡。成。如。此。下。裁。是。將。去。醫。那。上。裁。則。病。痛。要。得。透。洋。盡。去。統。粹。以。精。必。須。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所。謂。成。於。樂。者。是。也。舒。肆。直。達。者。少。恐。切。之。意。其。蔽。在。不。斷。溫。和。平。易。者。之。廉。隅。之。守。其。蔽。在。不。讓。此。所。以。宜。歌。商。與。齊。也。如。商。齊。而。風。雅。須。可。類。推。矣。又。按。上。裁。是。廣。大。高。明。下。裁。是。要。盡。精。微。通。中。廣。闊。學。之。功。因。由。故。知。力。行。而。語。其。成。就。以。漸。而。修。又。必。息。焉。遊。焉。而。後。藝。典。而。學。成。也。歌。詩。是。游。藝。下。夫。又。風。雅。頌。諸。歌。之。體。非。指。周。雅。三。頌。十。五。國。風。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陳直義。切折之說。切。柔。音。老。切。倨。音。中。之。音。切。句。句。見。其。切。鉤。古。低。

禮記集言

樂記卷十六

聖

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倨。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間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前。不前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累累乎。言其聲相擊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就按此。節。形。容。歌。之。聲。調。亦。見。出。於。德。性。之。自。然。非。作。而。致。之。也。倨。方。也。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陳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緩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歌之至也。

子貢問樂

友氏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曉非同義。

右師乙第十一目錄第十

子貢問樂

右師乙第十一目錄第十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元吳澄原本

國朝朱軾重訂澄有易纂言軾有周易傳義合訂皆已著錄是書篇目註釋一仍原刻惟軾有所辨定發明者以軾案二字爲別附載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間有旁涉他文者如註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一節云軾按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入神子嘗閱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靜寂無人語已而風動大纛如驚鴻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聲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擊乃知急繕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見卽筆於書後來編錄校刊之時失於刪削歟